



精忠傳彈詞

泉唐女士嚴周惠風穎芳氏著

男 開 第 恭 校

女 杏 徵 燕 徵 祺 徵

全 校

媳 敬 徵 玉 徵 頤 徵



3 0528 0836 1

高宗皇帝



東窗詭計漫言之
竟與浮雲蔽日同
幸得江山留半壁
不如樽帥早和我

詩
卷
第
一
集

李綱



三朝賢字於白髮老
林泉蔽日乾坤暗高
湖身價全

旗
山
偶
書

宗留守



英雄無計抗狂瀾終
抱葵心是此乍敷角
弊中悠白髮切成竟
比鷹時難

王夢敬題

陸登



願竭孤臣力切動奏未
成志竟難遷散雖死
尚如生

馬敏好題

韓蕲王



秦捷金山未有時如天
勳業失前期頭微自墨
清涼後一丘傷心說與
誰

蟾西氏題

梁夫人



莫嫌中惘少英雄蕩
掃都歸粉黛叨仗
劍從軍太媯弱紅
顏惟時鼓聲中

汪甫
題

岳武穆王



純孝更精忠 今古群
臣推獨步
經文兼緯武 春秋壯
志嘆無雙

周穎芳敬書

岳忠烈侯



童年有志 婦娘烟
馬尋親路 干歲得錦
囊錢十二 偏從道左訂
良緣

嚴杏徵敬題

張成義侯



自小燈風塵英雄志
欲伸懷才人似玉臨戰
膽色身南宋稱名將未
休未遂姻從軍圍劫國
忠義本天真 歲文厚顯

岳孝義郡主



生慈偏付美人身家
國同慈此返戈止水襟
怀花樣貌著名畢竟
騰曹娥

月佳宋著敬顯

岳平壯公



鐵甲重驅百萬兵天教
後起復邊城十年功蹟
今堪繼可慰蒼生恨不
平

馬徵敬題

岳智勇侯



不止誇三鳳才高
勝昔賢英雄同冠
絕風雅似神仙

嚴開茅敬題

岳仁勇侯



仁勇可稱豪傑士
將軍本作棟梁材

蓬初葭社徵

岳信勇將軍



誰稱馬氏白眉良棠棟
芳名自古揚時值艱難
方叶角雅身歷盡劫
紅羊

澠生撰題

湯棟



五國冰霜獨恣号
軍門無復論功
高道人萬里揚先
血淚淋漓洒戰袍

從嚴
頭

王貴



力除王善
名振金邦

硯
出
閣
畫

張顯



堪稱豪傑之流
 同垣門牆之色
 生忠義
 六豆干
 焮
 釣龍宗顯

牛皋



乞得穿雲箭一枝
 林深處遇仙師將軍
 酒氣連兵氣
 正值沙場
 踞臥時
 兔齋顯

施全



高義捐身千古
恨芳名出自萬安
橋

蘭初燕杏徵題

余化龍



慨慕英雄千古義
泥塗久辱倖遭逢
魚鱗變化原在定
志意風雲杖九重

嚴社徵教題

何元慶



壯哉元慶勇冠三
軍名垂竹帛高
義推君

致君題

高中



英豪無敵將可惜
殤青春一死真千古
沖霄志已伸

麻賓敬題

楊再興



英雄重可繼家聲
雪裏冤歸死亦清
當日幸逢賢主契
使從千古總留名

忠孝教頌

羅延慶



家聲容易繼
羅成志抱凌霄
欲請纓如此英雄
知量力武場例戰
不求名

忠孝教頌

伍尚志



洞房花燭惹新愁
媒妁翻從敵國求
幸得銀河良夜渡
早成功蹟讓牽牛

震書

孝宗皇帝



重振江山賴有傳
萬民齊賦中興詩
九天已返英雄將
轉悔當年踞位遲

序

青谿嚴氏。浙西望族也。百年來忠良文學。萃於一門。即閩關中亦自有卓絕之行。流傳之作。足以風世而感人焉。精忠傳彈詞三十六卷。爲前清追贈太僕寺卿嚴叔和先生之德配。少和觀察之萱堂。周惠風太夫人所著也。太夫人生長於錢唐世族。家學淵源。自歸太僕公後。賢孝聞於戚鄰。咸豐庚申杭垣失守。母氏鄭澹若太君飲鹵以殉。其時太夫人隨宦在黔。聞耗痛不欲生。迨同治乙丑太僕公治苗匪。陣亡於石阡府任內。太夫人捨生不遂。乃奉君姑。並攜六月孤兒。伴纓回浙。實居於海寧桐木村舊戚馬氏之見遠山樓。自此含冰茹蘖之中。愴曲盡其事長撫難之責矣。太夫人固巾幗鬚眉。生平愛慕古名臣。以宋岳忠武爲首推。因就世傳之精忠傳說部。辨其訛而求其是。改爲彈詞若干卷。冀其精忠事蹟。家喻戶曉。不感於無稽之談。用心亦良苦已。惟此書之成。自同治戊辰至光緒乙未。二十八年中。或作或輟。風雨蓬廬。消遣窮愁幾許。不意此書告成之日。卽爲太夫人仙去之年。蓋其中有數存焉。光緒庚子。從子鳧鄉觀察校警於梧州公廨。有徐君德升一序四

詩爲紀。中華民國建元歲次壬子。鳧鄉觀察在直隸清河道任內。復況極重。校一過。並屬略敘此書之緣起。雖不文。何敢遜謝。況鳧鄉觀察什襲數十年。幾閱滄桑。毫無損失。精誠所注。欽佩尤深。因念周太夫人著此書。雖屬彈詞小品。而表揚大節。激勵人心。名教攸關。至大且重。卽追溯精忠心迹。墓木有靈。枝無北向。英雄遺恨。終古難平。然而神器傳家。豈無鼎革。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共和一統。永息戰爭。岳忠武在天有知。當亦可以釋然無憾矣。噫。

時中華民國元年八月卽壬子年六月岩梁李樞拜序

序

嚴叔和太守諱謹。浙之桐鄉人也。幼承家學。長更淹通。以太學生應南北鄉試。屢薦不售。嘗侍宦游滇中。流覽山川。詩才大進。著有清嘯樓集若干卷。行於世。德配周惠。風夫人為世家名媛。有至性。且通書史。諳吟詠。著有硯香閣詩草二卷待刊。曾因尊嫜病。偕小姑剖股和藥。以進。孝聞遐邇。叔和公自失。乾隆為將母計。納粟得貳尹。仕於黔。夫人偕行焉。公以戰功超遷不次。同治乙丑。典郡石阡。五月寇大至。其時外無援兵。衆寡莫敵。會夜雨城陷。猶自督隊巷戰。身被數創以殉。黔人感念政績。鳩資歸其喪。故鄉人哀而榮之。周夫人素慕漢關壯繆。宋岳武之為人。忠義之氣。根於性成。而又痛夫子沒於王事。暇日排悶。偶檢閱精忠傳說部。因內有俗傳大鵬女士。冤冤相報等事。不然其說。嘆曰。從古邪正不並立。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若再飾以果報。則將何以辨是非。而勵名節。爰提筆補作精忠傳彈詞三十六卷。自始至終。總歸諸數。教忠教孝。隱寓箴銘。娓娓萬言。真有令人讀之而感憤流涕者矣。今承令阮臯。薌觀察命為襄校。藉得盟誦全書。爰敘其緣起而歸之。并

題小詩四章。以誌欽仰云。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春三月。上泮皖南徐德升嘯三拜識於梧州公廡時年六十有七。

罡風吹倒石阡城。回首蠻荒苦戰爭。歷盡滄桑感身世。筆尖猶挾鼓鼙聲。

閩中孝行久流傳。善寫忠肝此一編。十二金牌三字獄。那堪揮派聽哀絃。

桓婆何事續傳奇。清嘯樓頭有所思。千古孤中同一恨。史編應補斷腸詞。

旣旣太守早成仁。留得冰霜植緯身。博採精英芟稗說。班昭而外有才人。

德升拜題

題前精忠傳奇

首唱

泉塘周穎芳 鑿鳳

敢將聖蹟細凝眸。憶到歸神痛莫籌。汗馬功傾終古恨。奇忠豈獨享千秋。
天地英雄萎草萊。瓊枝玉樹盡良材。岳侯純孝張侯義。慘日愁雲一例哀。
孝娥仙去井猶存。留向人間作勝論。冰雪襟懷光日月。那容豔筆弔芳魂。
英名千古並關王。稚子猶知蕪瓣香。二帝不回傷社稷。權奸底事助豺狼。

和作

桐溪嚴 鈿也秋

幾回展卷餘雙眸。緯武經文第一籌。私淑聖門高弟子。胸中左氏有春秋。
荒田莫治任蕪萊。忍把良材作藥材。可惜蒼生望時雨。攀轅難挽不勝哀。
英雄勳業至今存。讀史何須作憤論。獨振巨綱千古事。要

多後起繼忠魂。
志在蒙塵返二王。豈圖千載姓名香。天心似合東窗計。縛虎功成實縱狼。

和作

海寧馬 徵禮西

後人弔古淚盈眸。帷幄空教費運籌。未遂丹心安宋室。觸懷壯志到千秋。
英靈一自返蓬萊。重振江山竟乏材。想見黃龍餘戰壘。荒烟蔓草不勝哀。
痛恨東窗詭計存。蒙塵二帝尙何論。可憐奉詔班師後。惟許軍門待返魂。
神歸心尙向君王。枝盡朝南樹亦香。祇見西冷遺塚在。更何人再縛豺狼。

和作

桐鄉嚴文藻 逸香

書中英氣射雙眸。試較羣忠勝幾籌。馬策刀環勞半世。那知空望太平秋。
十載奇功付草萊。緣何生此棟梁材。借他一管凌雲筆。表出精忠萬古哀。

武穆英名自古存。後人尙作不平論。雄心未了身先歿。二
帝空歸異域魂。
墓畔枝還向帝王。更思五桂亦生香。一輪空照沙場月。從
此無人逐虎狼。

疊前韻

周穎芳

乾坤大節耀人眸。忠孝兼全最上籌。辛苦偏安全社稷。論
功更不止千秋。
天星何事謫蓬萊。儒雅多文屈將材。未許黃龍謀痛飲。功
成中廢有餘哀。
帷幄英奇聖蹟存。神機妙法更無論。補天莫補丹心恨。望
斷胡塵二帝魂。
當年父老挽
賢王。爭祝長春萬柱香。留得蒼生遺像在。英姿猶望攝豺
狼。

857.5
429

精忠傳彈詞卷上目次

第一回	降天星雙禾呈瑞	夢彩鳳百里尋賢	一
第二回	岳賢母閉門課子	周隱士設帳授徒	六
第三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瀝泉洞老蛇怪獻鎗	一一
第四回	岳神童巧試九枝箭	李縣令慨縮百年婚	一六
第五回	瀝泉山岳王廬墓	亂草崗牛泉翦徑	二三
第六回	岳秋元板輿歸故土	洪中軍糾盜劫行裝	二九
第七回	周三畏導詞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三六
第八回	占鰲頭梁王揭榜	龍武場宗帥追賢	四三
第九回	岳鵬舉破賊酬知己	施智士翦徑遇良朋	五三
第十回	金兀朮與兵入寇	陸子敬殉國捐身	六三
第十一回	梁夫人礮炸兩狼關	張太守假降保一郡	七〇
第十二回	哈迷噠扶主渡黃河	秦惡賊助奸傾社稷	七八
第十三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八五
第十四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九一
第十五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割地絕神交	九七
第十六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金萱訓子	一〇四
第十七回	元帥府岳總制談兵	鳳梧廳張公子乞箭	一一一

第十八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侯設計敗金兵	一七
第十九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復相	一六
第二十回	霸渡口王橫遇主	獻黃河曹賊背君	一三三
第二十一回	岳侯大戰愛花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一四二
第二十二回	岳軍門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河被擒	一五一
第二十三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漁翁兄弟投誠	一五七
第二十四回	破兵船岳侯定計	襲洞庭楊虎歸降	一六三
第二十五回	穿棧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一七〇
第二十六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一七八
第二十七回	掘陷坑吉青中計	認兄弟張用獻關	一八六
第二十八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一九七
第二十九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二〇五
第三十回	五通神顯航大海	宋高宗被困牛頭山	二一四
第三十一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二二二
第三十二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二三〇
第三十三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良馬關鈴結義兄	二三六
第三十四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二四三
第三十五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番王韓彥直結盟	二四九
第三十六回	旗開玉殿武昌公勸王復社稷	鼓擊金山成安郡敗寇黃天蕩	二五五

精忠傳彈詞卷下目次

第三十七回	掘通老鶴河金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少保歸里	一
第三十八回	言往事蓬瀛雅集	完原配衣錦承歡	八
第三十九回	慶華筵賢主帥賜婚	議宗嗣國夫人歸省	一七
第四十回	兀朮施恩養賊槍	苗傅啣怒殺王淵	二六
第四十一回	雲公子迎養慰鸞儔	岳少保離神證仙果	三四
第四十二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召良帥賢后賜旂	四五
第四十三回	楊景夢授殺手鋼	王佐計設金蘭宴	五四
第四十四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	六五
第四十五回	打酒樓福將遇神仙	探冒山元戎遭厄難	七六
第四十六回	伍尙志計擺火牛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八二
第四十七回	嚴成方較鎗結義	戚統制暗箭報仇	九〇
第四十八回	岳元帥計破五方陣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九七
第四十九回	貶九成賊槍弄權	送欽差湯懷自刎	一〇三
第五十回	無恥徒殃民誤國	精忠帥力疾勤王	一一〇
第五十一回	保儲位三番臣力瘁	進讒言一夕帝心更	一一七
第五十二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一二六
第五十三回	論古今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寧弑父	一三三

第五十四回	演鈞連大破環甲馬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一四〇
第五十五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喪命	大破金龍陣關鈴邊能	一四八
第五十六回	岳樞相銳氣復三城	陸文龍恩襲佩雙符	一五五
第五十七回	造偽書雲憲受讒言	示寶劍精忠秉素老	一六四
第五十八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一七五
第五十九回	張總兵死義英明主	國夫人夢拆鳳凰儔	一八一
第六十回	東窗下雙奸盜設計	風波亭三父子歸神	一九〇
第六十一回	烈女殉身投古井	賢王顯聖阻長江	一九八
第六十二回	避豺狼雷爺尊母示	嘆炎涼鈞子夢仙書	二〇七
第六十三回	韓世忠忤奸辭帝闕	金兀朮割地領神州	二一五
第六十四回	鞏夫人冰清玉潔	紫郡娘感義酬恩	二二七
第六十五回	鳴不平胡迪遊陰曹	刺元惡施全棄東市	二三三
第六十六回	刺惡賊義士捐軀	退番兵英靈保國	二四三
第六十七回	退番兵死佑金關	誅佞賊生墮泥犁	二五二
第六十八回	表精忠御祭鄂王墳	定奸罪正法棲霞嶺	二五九
第六十九回	拆孫祠英雄逞武	拈紅豆淑女題箋	二七九
第七十回	李漢智取黑風珠	牛鼻氣死金兀朮	二八七
第七十一回	湯御帶巧施火箭破番營	岳世子直搗黃龍酬先志	二九七
第七十二回	孝弟千里秋俎豆	金陀園百世承恩	三〇二
第七十三回	祀聖廟墓頂加封	進霞觴情關集樂	三〇七

精忠傳彈詞卷上

第一回

降天星雙禾呈瑞 夢彩鳳百里尋賢

歷朝帝業言難盡。話到興亡總愴神。不講唐虞與三代。不講李唐與宋明。只講汴梁建國宋朝事。開國明君趙匡胤。龍蟠虎踞江山固。君聖臣良世太平。後起多賢民樂業。風調雨順政昌明。傳到徽宗第八帝。窮奢極欲失民心。奸邪當道忠良黜。北虜猖狂重犯關。遍地干戈不太平。可憐那錦繡江山指日傾。天意不教宋室絕。康王一騎出番營。渡江來到臨安地。江山重整坐龍廷。那時節有一天星來降世。身經百戰轉危君。精忠孝義傳千古。冠絕乾坤第一人。只恨中途遭毒手。空懷壯志未能伸。莫須有冤屈無從訴。只落得一顆丹心照汗青。忠佞從來不並立。算來此事最傷心。敢將古調翻新調。要使那婦孺皆知忠烈名。

卻說河南相州府湯陰縣孝弟里永寧鄉。有一名士姓岳名和。通經博學。娶妻姚氏。乃巾幗奇才。女中君子。真外生性慈祥。勇於為善。家有良田千畝。專以濟困扶危。毫不吝惜。一縣中莫不敬仰。年屆四十。院君身方登孕。這一天正值百花生日。早有幾個詩酒良朋來邀。員外出外飲酒。為百花慶壽。岳公應允了。回至後堂更衣。尋院君不見。問侍兒。方知因倦入臥。隨即走進臥室。院君聞得員外進房。連忙擁衾坐起。員外問道。為何此時忽睡。莫非有甚不適麼。院君答道。昨夜妾身夢見一鷹飛繞房頂。正在驚疑之際。忽而投入懷中。仔細一認。卻是一隻彩鳳。光華奪目。喜悅而醒。此時覺得身體困倦。腹中作痛。想要分婉了。請相公出去。命他們整備香案。員外聽了。心中歡喜。即出去整備一切。不多時。覺得天空紅光燄燄。擡頭一看。只見祥雲五色。半空中彩鳳翱翔。一陣陣異香撲鼻。早有侍兒前來報說。院君吉時添了一位小爺。特命婢子前來報喜。員外一聽。喜不自勝。忙在家堂焚香點燭。拜謝天地。急來臥房。只見院君滿面喜色。懷中抱着新生小孩。叫一聲相公恭喜。請看此兒生得如何。員外接在手中。仔細一看。只見

姿容如玉神秋水。額角方方貌不羣。天庭飽滿藏威秀。唇若塗脂田字形。鼻如懸膽丹鳳眼。異香遍體有精神。岳公看抱多時久。美滿平生一片心。當時仍遞院君手。就坐拈毫欲取名。院君含笑開言道。昨夢飛鳳入寢門。可將飛字為名兆。君意何如可贊成。員外聞言連道好。依卿即取此為名。又題表號稱鵬舉。鵬程萬里看飛騰。書成遞與安人看。互相稱贊慰歡情。當時高供家堂上。合門賀喜慶筵陳。外邊遞東人催促。請邀員外慶花神。岳公只得來辭謝。改日相陪出外行。三朝治酒延賓客。人人想覩玉麒麟。岳公笑說須從緩。許言彌月會諸親。衆人便重重請。開尊入席主賓分。傳杯勸飲歡呼際。來了鄉莊報事人。

氣。祥光猶照吉門庭。張燈結彩開新釀。親友齊來慶玉麟。人人要看新公子。員外親身抱出廳。諸賓齊集來觀看。凝眸個個贊連聲。粉妝玉琢天然秀。不信塵凡有此形。貴格天生人莫及。長成定做紫衣人。岳公謙遜稱言重。諸兄過獎弟難禁。抱看一番忙捧進。大家入席飲杯巡。歡呼暢飲諸親友。人人盡醉始回程。岳公自得連城璧。感謝蒼天賜福深。租減良田收半賦。開倉發穀濟貧民。駒光轉眼春將暮。綠艾紅榴換一新。又值黃梅連日雨。竹籬秋菊綻黃英。登高倏過茱萸節。一枝梅萼報初春。爆竹聲中更歲序。下降天星已二齡。日坐親懷開笑口。啞啞學語齒牙清。彈指已經三歲了。小爺資質甚聰明。詩書上口能成誦。講解無差衆口稱。只爲岳公多慈愛。不教多讀保其真。一朝員外將門出。見有花缸覺稱心。買歸笑對院君說。此缸我欲養金麟。院君聞語急稱妙。小爺牽袖叫嚴親。這隻花缸兒所欲。作爲舟楫樂心情。岳公笑允忙懷抱。準與吾兒不養麟。從此每天朝食後。必到缸中坐一巡。十數侍兒隨左右。岳公夫婦也同行。有朝天半鳥雲起。

開遍紅桃春景好。天星下降已三旬。異香不斷氤氳而去。光陰迅速。又是滿月良辰。

風雨連綿不住停。這回煩惱新公子。惆悵天公不放晴。只好花缸移進園廊內。院君在側笑吟吟。忽然公子牽羅袂。要母花缸共坐身。院君答道成何體。兒身獨坐始相應。小爺不肯來釋手。定要娘親缸內行。院君不悅低聲喝。爲母如何缸內蹲。回身不睬新公子。小爺拉住放悲聲。院君此際情無奈。只得坐入花缸手抱珍。忽地一聲驚霹靂。眼前頃刻大波生。汪洋一片風聲急。花缸漂去自浮沈。田廬室舍渾無在。更不曉岳公身在那方存。侍女家僮都不見。波濤洶湧浪千層。院君至此魂飛散。如醉如癡眼不睜。嬌兒兩手牢牢抱。一任那花缸漂泊北西東。天星有難諸神駭。急來保護不遲停。當頭百鳥團團繞。擁護花缸不使傾。漂來漂去多時候。行行不覺到黃城。此時要說黃城縣。縣中有一富鄉民。卻說那湖北大名府內黃縣麒麟村中。有一富家。姓王名明。安人何氏。性情不十分純厚。且有嫉妒之心。所以夫婦同庚五十。膝下猶虛。是日三更。王明夢見一彩鳳從水面飛來。直至中庭松枝上。驚喜而醒。遂將夢兆訴與何氏。道丹鳳來儀。定有意外富貴。我們膝下又無兒

女。好處從何而來。安人聽罷。笑了一聲。道。我聽得古來常有當今天子。或是皇太子改扮出宮。私行察訪。住在貧民小戶人家。那人家就即刻興發起來。難道我們這裏皇帝就走不到的麼。王明聽了。也不答語。立起來道。我要到一個所在去走走。傍晚方歸。言畢。帶了院子莊丁。照着夢中之路尋去。走不上五十里路。只聽得一片人聲。王明吃了一驚。飛跑至江口一看。吖。噲。一聲道。不好了。不知道那裏水發。直至拱辰臺上了。此時水面上漂來許多傢伙。什物。那些村夫都去搶奪。故此喧嚷之聲不絕。王明正在驚疑處。耳內又聞百鳥鳴。留神四面來眺望。拱辰臺左集飛禽。翅連翼接團團撲。宛如傘蓋罩江濱。十分詫異。王員外。看定他來不轉睛。須臾流到江村岸。花缸一隻大於盆。缸中坐着中年婦。好比娘娘送子神。懷抱風雞低首坐。大家風度豈常人。王明呆看疑雙目。院丁遙指說緣因。羣鷹聚集將缸護。想必是貴人臨。此時員外心思想。昨宵夢兆果然真。能使飛禽來護衛。料來此子不凡人。但不知何處漂流至。待我前迎問個明。想罷急趨缸畔

立。懇勸啓口喚安人。貴鄉何處遭洪水。尊姓稱爲甚郡名。院君此際渾如夢。忽聞人語夢方醒。聽他問及鄉和姓。不禁悲啼淚滿襟。嗔吁良久擡雙眼。望着王明把話云。從容啓口呼尊丈。不知此地叫何名。王明答道內黃縣。麒麟村是我家門。老漢王明爲姓字。祖居世代善良民。院君細述遭災事。故鄉回首不堪論。不知家口歸何處。存亡無定痛難云。資財產業隨波沒。只剩我伶仃母子好傷心。言至其間乃大慟。淚珠如雨灑難停。王明也覺生傷感。深憫賢人遭難星。道安人不必生煩惱。老妻素性善留賓。不嫌怠慢能移玉。暫住寒家候信音。水平老漢差人去。湯陰訪問岳兄身。吉人天相應無恙。到那時當送安人返故庭。不知尊意謂然否。老漢愚言可中聽。

岳院君聽了王明這番言語。暗想難得他一片好心。但不知我家員外死生的信。自恨遭此大禍。何惜餘生。奈幼兒在抱。不得不強延殘息。倘能撫養長成。接起岳家一脈香煙。纔算盡責。現資斧皆無。惟有隨身衣服和手上一對金釧。即便變價。亦不上二百金之數。此去依人廡下。非親非友。何以爲情。所幸我長兄現在東魯。尚可告貸。目前祇可暫作苟安之計了。想得停當。就叫一聲老丈如此厚意。何以克當。小兒又在襁褓。不知何日長成。以期報恩於萬一。王明道。安人好說。老漢看令郎遭難。百鳥擁護。將來定是不凡。那時候老漢還望光庇門戶哩。請安人此刻就到舍下去安歇罷。院君向王明稱謝不絕。王明卽喚過兩個解事莊丁。道回莊尚有百里之程。你們去左近尋一肩輿來。二人去不多時。擡了一乘肩輿到來。請岳院君坐上。王明遂叫一個走內堂的莊丁過來。命他好好抱了岳小爺。同行前去。他自己慢慢的。一步步走回家來。不表。

院君來到王家宅。廳前下轎步香塵。何氏懇勸忙接待。內堂相見禮來行。當時謙遜分賓坐。侍兒送上好香茗。從容兩下來相問。院君珠淚落紛紛。細言洪水來沖散。分飛外子痛難云。言時悲不能自勝。兩淚交流不住停。何氏懇勸忙勸慰。說聲我姊莫傷心。吉人天相從來說。骨肉團圓自有辰。况男兒不比裙釵女。四海爲家可隱身。正當勸處王明進。莊丁手抱上天星。一齊來到中堂上。兩邊相見禮來行。

岳院君重復來行禮。慇懃拜謝姓王人。又傳公子來相見。呆了安人何氏身。抱坐膝間來細看。口中稱贊不停聲。美玉無瑕光奪目。水秀山靈鍾毓成。燦燦英姿真貴相。他年定作紫衣人。回頭說與王員外。彩鳳來儀果是真。王明便講宵來兆。將言細達岳安人。令郎不是凡人物。安人後福正非輕。老漢夫妻無善德。年登五十尚無丁。院君拭淚稱言重。小小嬰孩難作憑。談論片時侍婢進。請一同用膳到中廳。王明自向書齋去。何氏相陪岳院君。酒滿肴佳同入座。主人誠意勸頻頻。院君悲苦難下咽。沒奈何勉飲三杯淚暗傾。膳罷撤筵同散席。主人親送到東庭。三間精舍多清雅。一帶紅欄繞院庭。修竹數竿如玉立。庭花多半不知名。雙雙步入中堂去。分賓坐下又談心。何氏特選青衣婢。命他伏侍岳安人。此婢是名叫菊兒身姓左。聰明伶俐貌超羣。何氏又整備諸般動用物。告安人下程草草莫嫌輕。院君是深感王家賢夫婦。相逢萍水怎酬恩。向腕間卸下黃金釧。叫聲賢姊聽原因。妹身漂泊家資盡。幸留此釧尚隨身。多蒙厚意來留住。敬呈此物表微誠。

家兄現在山東地。待麟鴻有便寄書音。妹有千金存嫂處。等他寄到算房金。何氏不允開言道。這般見外不相應。我今有一私衷在。不知賢姊聞之可允行。院君忙道何言語。悉聽吩咐必依違。何氏聞言連道好。我心欲與姊結同盟。彼此相親如骨肉。免得諸多客套惱人心。金釧留與賢公子。作為零用在房門。此時院君情無奈。只好相依緩緩云。隨即相同拜天地。結為姊妹各歡欣。又言談片刻方分手。各歸臥室去安身。來朝相聚尤親熱。倏忽光陰過兩旬。王明差出莊丁去。湯陰查問岳君身。回稱水退城如洗。岳員外蹤影全無難找尋。院君知其情事。哭斷肝腸痛碎心。早知今日人天別。捨身同穴葬河濱。安人悲慟無朝夕。費盡慇懃何氏心。勸慰多端千萬語。相陪日夜不離分。更有那小爺頓悟能解事。每見親悲必放聲。安人到此真無奈。只得略放悲懷度日辰。轉眼光陰秋已老。院君居此半年春。溫和德性人人敬。體態端嚴品自尊。何氏素來多乖戾。受薰陶也變善良人。王明深感賢人化。婢僕皆稱普渡君。後事如何暫擱筆。請諸公稍待莫焦心。

第二回

岳賢母閉門課子 周隱士設帳授徒

卻說那岳院君居住王宅。不覺已過半載。與何氏早晚相見。情同骨肉。一日何氏到來。閑中說起王員外無子。常被親友暗算。岳院君乘機說道。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依妹愚見。不若為員外納一偏房。倘得生下一男半女。既不絕了王門一脈。吾姊亦無愧於王氏祖先。未知尊意以為然否。從前王院君本來有些醋勁。不許丈夫納妾。自從岳院君到來。日坐春風。漸漸賢惠起來。今日聽得這番言語。便滿口稱好道。

承示良言真有幸。即當遵照不延捱。明晨即遣媒婆去。擇個佳人貌似花。望他生下兒和女。免得宗業屬他家。正當姊妹言心曲。來了個聰明小婢娃。春葱手把茶盤托。細步盈盈目不斜。將茶杯分送茶几上。細語低言請用茶。何氏座中呼妹妹。菊兒舉止近來佳。自從得奉妝臺下。壓倒同輩諸婢娃。繡餘尚解吟紅豆。背人窗下學簪花。古云良將無庸卒。

鄭家慧婢實堪誇。院君聽罷忙呼姊。適纔姊說擇裙釵。妹思何必多周折。此婢看來着實佳。相似宜男品性好。抱衾侍櫛允宜家。當時大喜王何氏。妹言入理信無差。即今便往前廳去。對員外說明就裏好鋪排。

何氏到了前廳。即將與岳安人所議各節。告訴王明。這回樂煞了王員外。起身奉揖對妻房說。可惜為時嫌過晚。不然蘭玉早芬芳。何氏聞言輕一啐。不知你命中應得幾兒郎。莫多言快把良辰擇。休教樂得太顛狂。當時隨即回身轉。進後堂打點娶姨娘。無多一刻王明進。說後天黃道最辰良。何氏暗思真性急。但既經允許納偏房。時間遲早無關係。落得個悉聽夫君自主張。

王明既將菊兒納作側室。吩咐上下人等。以後皆稱為左姨。不許呼名。何氏見菊兒性情溫柔。也是十分愛重。過了一年。菊兒居然生下一子。取名王貴。此時王明夫婦十分感激岳安人。光陰如箭。不覺又過了五個年頭。那日岳院君來對何氏道。小兒已是年長。妹意欲另尋房屋居住。何氏不允。院君再三要去。何氏只得商之王

明。王明道。你們如不捨得分開。我前門外有一所房屋。一樓一底。可賃與岳安人。雖然各開門戶。出進甚便。何氏歡喜。即去對岳院君說知。院君即揮吉搬移出外。王明夫婦十分要好。一切柴米日用等物。仍照舊供給。院君甚不過意。至於日用之資。皆由山東匯來。不在話下。春秋佳日時光好。公子英年已七齡。能書大字如盆大。愛讀春秋古聖文。聰穎過人懷大志。寬洪心性善容人。事親顏色常和悅。純孝天然執並論。院君深識英奇子。悉心課讀不辭勸。公子天生性好學。手常執卷伴孤燈。王明夫婦知其事。羨煞英才邁等倫。王明自歎無佳運。暮年生子不如人。不讀詩書情性猛。打拳舞棍過光陰。幾番打倒同行伴。被人吵鬧上門庭。陪盡小心因劣子。這般洵氣怎區分。有一天王明正在心中悶。湯宅安人問候臨。他家員外湯文仲。與王明卻是兩連襟。湯安人何氏同胞妹。生一子湯懷名字七齡春。此日安人來到王家宅。至親相見話寒溫。一巡茶罷收杯去。湯宅安人說事因。妹婿今晨莊外去。忽逢舊雨老先生。才兼文武人皆曉。周侗名字陝西人。當時招接來家內。杯酒

言歡洽主賓。說到你姪兒頑劣無人教。周先生奮然自薦願勞心。妹婿聞言心大喜。便言右鄰張達一良朋。他親生一子名張顯。也要求師未得人。老兄既肯來設帳。可令他一同受業到師門。周師當下無言語。張達聞之大喜欣。可是館設何方無善地。因思尊處有名亭。亭名修竹多幽雅。作為書室最相應。因此登門來奉懇。請求出借感隆情。若蒙慷慨來允許。我兩家重重出租金。王明一聽連稱妙。我正為劣子強橫悶在心。萬不料老友周公身到此。且蒙不棄作西賓。若得他傳諸子輩。何愁異日不成名。我今也要來加入。三家公請一先生。修金各自勻攤送。供奉之資三股分。修竹亭自然借用何消說。說甚租金與賃金。我今即刻差人去。請張湯二位一同臨。同時并邀周公室。三面商通決此情。員外說罷。隨即出廳喚人從速去請張湯二人及周老先生。不多時。三人陸續來到。相見禮畢。王明對周躬躬身道。老大哥久不相會。一向聞在東京。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周侗道。山人向在此處城北。置下薄田數畝。特來算帳。順便探望諸位。王明道。難得大哥到此。老嫂何不

同來。現在又添得幾位令郎了。周侗道。不要說起。老妻去世已久。小兒一人。去歲征遼。沒於軍中。如今舉目無親。一身漂泊。言之愴神。三人聞言。同聲歎息。王明隨說。聞老哥擬在此教授湯張兩家賢姪。弟亦有一子。愚魯不堪。且生性頑劣。亦欲奉請吾哥一同管教。不識能蒙允諾否。周侗道。山人年邁力衰。恐難勝任。王明再三懇求。并說從前也請過幾位先生。都被逆子打走。非得老哥這樣人訓誨。必將走入下流。萬望看弟薄面。慈悲救度。感恩不盡。

周侗聽罷。微微笑。道。既然賢弟這般云。山人只得來應允。訓課諸郎。不計辛。三人俱各躬身謝。即命人鋪下紅氈在大廳。立時各喚親生子。當前八拜叫先生。半禮相還。周隱士。詳觀三子。暗思尋。文仲之兒多儀表。張王粗俗不清靈。當時禮畢。開言道。諸郎個個貌超羣。看來不必多耽擱。便擇定明朝上課讀書文。三人見說。同聲謝。王明便喚人收拾廳旁修竹亭。預備周侗好下榻。又立時擺宴待先生。三人陪侍多恭敬。不多時。酒闌席散。各回身。周侗安寢歸書室。一宵晚景不須云。明朝三子皆來到。王貴銅條

帶在身。張顯篋中藏短棍。安排動手打先生。周侗當眾開言道。我做先生法要行。各人窗下同歸座。勤讀書須用心。登時王貴雙眉豎。圓睜兩目便開聲。客人尚未將書上。如何叫我讀書文。不通怎把先生做。我身豈是省油燈。言時抽出銅條子。劈頭打下不容情。周侗毫不心驚恐。猿臂輕舒王貴擒。將他按倒塵埃地。取將界尺便施刑。今朝王貴真無奈。要脫身時難脫身。看看打到將三十。十分痛楚不能禁。開言只得哀求告。學生是從今不敢再胡行。舉手高擡饒了罷。泣求逾格廣施恩。周侗住手高聲喝。好個蠻橫小學生。藐視我身真大膽。問伊今後若何能。旁邊張顯渾呆了。暗將木棍棄牆陰。從此三人皆率教。不斯文處也斯文。周侗教授多勤懇。不離寸步坐書廳。一朝天氣晴明好。先生意欲出遊行。起身正要更衣。來了書齋服役人。

書童進來稟道。北鄉有一個什麼王老實。要見老相公有話說哩。周侗道。我正要去找尋他。叫他進來便了。書童應聲而出。不多時。引着那人到書房中來。見了周侗。叩頭稟說道。小一向種的老相公田地。共有一十六畝。

老相公有十餘年不會到此。小人將歷年租米賣去。將銀錢收在家裏。並清册一本在此。今聞老相公在此。特意帶來清册一本。請老相公過目。并且要請相公下鄉。察看一番。周侗道。難得你老人家這等誠實。便叫王貴近前。吩咐道。你進去對王安說。先生有個佃戶到來。可留他吃一餐便飯。王貴領命而去。周侗又問王老實。目下收成可好。王老實道。老相公的田。一年總有兩年的收成。今年更有一樁奇事。田內的穀。多成雙穗。周侗道。禾生雙穗。主出貴人。果是奇事。待我吃了飯。同你去看看。正說間。書童來叫王老實去吃飯。周侗也同着三個學生。吃了飯。飲了一杯茶。便立起身來。換了衣服。來到書案邊坐下。寫好三個題目。喚三個學生交付道。我去鄉間查產業。無多耽擱。即回程。留下文題計三個。待我回來須做成。三人答應先生出。一齊相送出廳門。岳家有子無雙士。知得周侗設帳情。欲向絳帷承訓示。奈何家計不如人。此朝聽得旁人說。周侗郊外去遊行。起身稟明慈親命。欲思訪友到王門。院君應允無他說。小爺信步出門庭。修竹亭前門未閉。學生三個鬧盈盈。當時王貴擡頭見。上前

扯定岳爺身。言道你等來相看。此是鵬舉神童稱。家住相州身姓岳。他年長我兩齡春。張湯二子忙行上。四人見禮且談心。張顯思量籌一計。先生命我做時文。不若請他為代筆。我們出外去遊行。登時舉手開言道。岳兄在此暫稍停。只因先生出了題三個。欲求代做感隆情。湯懷王貴同聲道。俱欲求兄費錦心。小爺允說何難事。只愁文不中先生。三人齊道休謙遜。繡口天才獨讓君。岳爺微哂言承獎。諸君不棄代揮成。三人此際無邊喜。一轟而去快如雲。暗把書房門扣上。追禽磊石去陶情。小爺就坐先生椅。案頭細細看書文。暗驚周翁才華好。如此良師實可欽。奈余未得從其學。孤負凌雲志莫伸。凝神良久發懷抱。且將那三人窗課細觀吟。照他各各題中意。援筆立成不用心。書完偶觸平生感。吟成奇句更凌雲。玉手拈毫題案壁。筆花開處墨痕馨。錦心繡口文中子。感慨詩成倍有神。後書岳某湯陰籍。下注神童年七齡。正當放下霜臺處。忽見三人飛步隨。口中不好連聲叫。岳兄快去莫留停。到把小爺吃一嚇。問言你等為何情。湯懷答道先生到。岳

爺一笑便回身。少時步進周夫子。手撮雙禾說事因。
小小村莊呈吉兆。貴人不識那方臨。言時傍案將
身坐。觀看三人所作文。注目沉吟心下想。三徒文
理煥然新。英思風發詞泉湧。未必三人有此能。周
侗是沈吟疑惑頻思忖。不覺稱奇拍案云。難怪禾苗
雙結穗。莫不是山人帳下出奇英。低頭又把文重讀。
法度非常理更明。此文果出三人作。到只怕青出於藍
蓋我身。周先生是咕哩幾回疑莫定。猛擡頭睜目卓
然驚。粉牆上面留詩句。筆法如神翰墨新。起身細
看渾呆了。好一個凌雲懷抱句清芬。十分驚訝連聲贊。
嗚一聲人間那得此仙才。款錄七齡年幼子。一聲拍
案道奇哉。莫不是玉樓謫降神仙下。來要山人老眼開。
想時頻把頭來點。必須問訊莫徘徊。呀是了王兄與
我常常道。說神童原是揆天才。閉戶下帷慈訓美。不
隨時俗隱蒿萊。安得神童歸帳下。借他名姓上金階。
叫一聲王貴小徒來近案。便問道適纔書舍有誰來。七
律一章誰寫壁。三文代筆出何才。不知王貴如何答。
好從下卷細詳猜。

第三回

麒麟村小英雄結義 灑泉洞老蛇怪獻鎗

卻說王貴當時聽得先生問他何人代做書文之事。嚇得面上通紅。低下頭來。一言不發。只見周侗手指壁上道。我也不窮追你了。快去請這題詩的人來見我。王貴連忙答應一聲。連奔帶喘。跑到小爺門首。走將進去。對着他大聲嚷道。你在書房內牆壁上不知寫了些甚麼東西。先生見了發怒。叫我來請你。趕快去罷。院君聽得王貴說了個請字。料無他事。便對小爺道。你就前去。遇事須要小心。不可造次。小爺應道。母親放心。孩兒知道。遂別了安人。同着王貴往書房中來。那周侗見小爺英姿奪目。秀色驚人。心下已十分歡喜。只見他態度從容。走上行禮已畢。退立椅側。啓口道。適蒙先生呼喚。不知有何使令。周侗正在愛慕之際。又聽他出言溫雅。迥與凡輩不同。雖則小小年紀。已覺得格局高貴。舉止端方。忙叫王貴移過一張椅子。請小爺坐下。便問道。這壁上詩句。可是你題的麼。小爺被問。玉面微紅。躬身答道。小

輩年幼無知。一時狂妄。望先生恕罪。周侗問他有表字否。小爺應道。是先人命鵬舉二字。周侗道。好。不知你的文理。是何師傳授。小爺道。只因家下清貧。家母親自課讀。並無他師傳授。周侗又道。書法是何師傳授。小爺答道。也是母親所授。

當時呆了周高士。暗思此子必成名。山人有幸。今相會。錯過之時沒處尋。當時即便開言道。奉請尊慈有話云。小爺聽說沉吟。家母孀居未便臨。失言自悔周夫子。此兒智慧果堪驚。連忙喚過王家子。請令堂陪奉岳安人。並請令尊同到館。說我有事相商。即刻行。王貴聞言忙入內。小爺此刻也回身。將言稟述金萱曉。問母親肯否到書廳。院君未及回言。答王明夫婦已來臨。齊言周老先生意。要去相商一事情。院君見有王家姊。隨即相同攜手行。小爺王貴來前導。四人隨後入書廳。周侗迎進分賓主。茶罷收杯說事因。道言奉請安人到。只爲着令郎英秀世無倫。山人大膽來相懇。欲求過繼令郎身。院君聽罷周侗語。感今念昔淚珠零。既一整感蒙不棄。應當允。無如獨子不相應。岳氏宗祧惟一脈。未能從命恕。

愚情。周侗又復將言道。山人契重十分深。安人不允螟蛉議。可許賢郎隨我身。待山人把全身本領來傳授。好使他將來立業建勳名。山人年邁風中燭。身後須教一力承。名雖師弟猶父子。望勿推辭感盛情。院君暗訝周夫子。曠懷高遠果奇人。當時檢衽將言允。逾格恩情海樣深。即命小爺行八拜。待師如父禮當承。在聽人衆皆歡喜。賀先生從此得傳人。十分得意周高士。絳帷竟得棟樑臣。小爺至性天生就。敬師好比奉嚴親。晨昏定省無差誤。宛然父子兩情深。夏去秋來容易度。星回斗轉五經春。小爺一十零三歲。儀表亭亭已長成。十八般武藝般般曉。博通今古學驚人。雖然同館人三個。比小爺個個欠三分。小爺是與湯懷情意尤投合。論文習武最知心。有一天湯懷忽向先生稟。欲與那小爺換帖結苦岑。王張一聽齊聲說。我們要一同加入稱心情。周侗大喜連稱妙。弟兄結義正該應。明日天開黃道日。好訂金蘭管鮑盟。小爺歸裏慈帷曉。院君允許喜於心。來朝結義書廳上。八拜相交稱弟兄。各家父母多歡悅。一天熱鬧不須云。景逢三月晴和好。

花藏樓閣柳藏鶯。周老先生多興致。欲向名山訪道尊。用罷早膳更常服。便對諸人說事因。我有個道友。名叫志明。道高德厚。現在灑泉山駐錫。一向不會去看得。今日無事。我想去訪他。多則兩日。少則一日。即便回來。小爺稟道。學生們也想去遊玩遊玩。先生如肯挈帶。路上亦不寂寞了。周侗最喜的是小爺。十言九順。即時應允。喜得王湯張三人都手舞足蹈起來。遂各自回去。稟明父母。出來跟先生一同出門。師徒五位。信步而行。直往灑泉山來。一路上春光明媚。桃李爭妍。將到山前。周侗見那東南角上有一座小山。心中暗想。此山好塊風水地。不知不覺的停了下來。小爺見周侗立着呆看。近前問道。先生看甚麼。周侗道。我看這小山。山向甚好。土色又佳。來龍得勢。聚氣藏風。不知是那家產業。王貴道。此山前後周圍一帶。都是我家的。倘若先生死了。就葬在此地罷。小爺喝一聲。你休得亂道。周侗道。這也何妨。人孰無死。只要學生有師在念。便是幸事。回頭向小爺道。鵬舉好生記着。小爺當下應師言。迤邐而行到嶺巔。見一帶茂林高百尺。灑泉山色接雲天。圍牆一帶雙扉闕。此中高隱

老神仙。周侗立脚將身住。命小爺去扣禪扉走近前。小爺奉命忙移步。禪扉輕扣意殷虔。只聽得剝卓一聲門啓處。走出個小小沙彌帶笑顏。問聲貴客何方至。周侗走上說因緣。周侗拜訪親身到。相煩通報汝師前。沙彌聽了連點首。回身入內不遲延。片時長老親迎出。舊雨重逢意適然。迎入寺中常禮畢。主賓分坐話當年。四位少年分左右。從容垂手立階前。志明瞥觀人中傑。不覺心驚難出言。周侗見狀隨稱說。此兒禪師是否識容顏。現與山人師弟爲名分。卻情同父子有關連。志明說老兄何福來消受。此子將來定不凡。定國安邦功業大。我等是欲求目覩恨無緣。周侗太息言稱是。語去言來日已偏。志明挽友山中歇。掃榻留賓情意虔。用罷晚齋交初鼓。周侗此夜住雲禪。禪房清靜無塵俗。五衆師徒一室眠。長老回身歸方丈。蒲團盤膝坐當前。來朝周老先生起。辭別禪師欲下山。志明不允重留挽。道必須膳後始言旋。當時重入禪堂坐。沙彌呈上好天泉。周侗執盞從容品。望着禪師開話言。聞得這山中的泉水。烹茶甚佳。此言真否。長老道。此山

後面有一洞。洞中有一股泉水。卽名瀝泉。不但烹茶甘美。且取來洗眼。可使昏花轉明。本寺原取以奉客。不意近日出一怪事。那洞中出了一條毒蛇。常常噴出一股毒氣。只覺煙霧迷漫。人若觸着他。卽便昏迷不醒。因此不能奉敬。這幾日只吃些天泉。周侗道。這也是小弟無緣。所以有此奇事。岳爺在旁聽得。便道。有這等奇事。待學生等前去看看。周侗點首應允。長老向着岳爺道。須仔細。隨卽喚過一個沙彌。爲岳爺兄弟四位引導。岳爺同着三個盟弟。出了禪堂。轉向山後。從山徑中間行過去。無多一刻到山東。半山便是瀝泉洞。大書着瀝泉奇品字懸空。小爺行近攬雙目。見洞口蛇頭一個勢崢嶸。睛光兩道殊堪畏。口沫淋漓滴水。小爺不覺心中怒。像這般貽毒害無窮。堪笑那禪師枉是多道法。不能除害實凡庸。沉思半晌神威起。俯身檢石快如風。流星般擲出蛇頭中。只聽得一聲響亮倒山同。那蛇怪全身騰向空中去。一轉眼竄來直搏小英雄。小爺是絕不驚慌身一側。倒拖蛇尾顯神通。拿來一看渾呆了。有什麼蛇精作怪又稱雄。原來是一支鑽鐵長鎗長丈八。鎗桿上瀝泉

矛刻雕工。小爺心定來觀看。不覺心歡生笑容。連呼諸弟無蹤影。那知道三人個個怕蛇凶。見他張開口如盆大。目若銅鈴現半空。急急奔回稱禍事。將情說與老周侗。先生聽了吃了一嚇。那志明是在旁邊改面容。正是大家驚恐際。禪室外小爺走進笑溶溶。蛇矛一手來拿定。向先生細細稟情衷。當時大喜周高士。長老躬身把話通。

卻說那志明長老當時對周侗道。令高徒有作有爲。前程萬里。只是這山風水已被他破去。山僧難以久留。祇得仍回五台山了。我與老友俱是年邁之人。後會無期。我與賢徒亦不能復見。倒是二十年後。我小徒弟道悅與岳君有會面之緣。謹記此言。周侗道。如此說來。都是小弟的罪。有誤禪師。長老道。此乃天定。老兄何罪之有。說罷。即進雲房。取出一個錦匣。親授岳爺。囑咐道。此中有兵書一冊。並神鎗法一卷。岳君好生帶去。用心練習。自有妙用。小爺連忙道謝。當時師徒五人。拜別志明。一同下山。周侗好生歡喜。就叫他弟兄們備備弓箭習射。張王湯三人圍着小爺爭看。那鎗閃爍光亮如同白銀一般。鎗桿鑄着一行八分書。灑泉神矛四個大字。真是神

物。他三人用手一舉。覺得十分費力。那小爺使起來卻舞動如飛。也是天生神力。當日小爺歸家。稟呈慈闈。院君甚爲歡喜。從此弟兄四位。每日間在後面空場上學習射擊。一日周侗問湯懷道。你要用甚麼傢伙。湯懷道。我見岳兄弟舞的鎗好。明日我要請先生傳授鎗法。周侗道。善。張顯道。我相那鎗雖好。倘然一鎗戳去。刺個空兒。過了頭。怎得鎗頭上用個鈎兒方好。周侗道。原有此鎗。其名鈎連鎗。待我傳授你便了。王貴趕上來嚷道。我要使大刀。又爽快。一刀砍去。少則三四個。多則五六個。若是早上砍到晚上。沒有幾千個。亦有幾百個。說罷。自家哈哈大笑起來。引得那岳爺張顯湯懷俱各撲嗤一笑。周侗原曉得王貴是個勇夫。也笑將起來道。甚好甚好。就教你使大刀法罷。從此定期雙日課文。單日習武。王貴道。文可不學。到也。自在。周侗喝道。你要胡謔。王貴無奈。只得跟着三位兄長文武兼習。不知不覺又過了幾個年頭了。

岳爺自獲神鎗後。單日習藝。雙日課文。左右弓開三百步。連枝箭法妙如神。周侗甚愜平生意。那得如此好門生。回憶林中虛俊義。也難及得腳邊塵。湯懷

船有三分肖。張王他日猛將軍。同窗習武論文字。與會飄舉各欣欣。岳翁友誼情如海。兄弟同心似嫡親。有朝同坐書齋裏。三家員外急來臨。閒談看玩多時久。邀了先生步出廳。站立莊前憑晚眺。含山紅日尚光明。只見那牧童橫笛牛歸去。來往的攜鋤多半採樵人。四人正在徘徊處。見一個村中里長笑相迎。上前先揖周高士。後揖三家員外身。道小人有事要稟聞。只因縣主開童考。要選精通武藝人。見相公四位真英俊。已將考冊共填名。話到其間尤未盡。王明變色怒開聲。他四人年紀還輕幼。誰要你填名冊上存。算來多事真多事。諸兒難考怎區分。周侗忙道無妨事。諸生雖小武堪爭。湯張兩老齊言是。大家整備去爭名。王明不答雙眉皺。深愁王貴不如人。里長無言身退去。十分掃興走如雲。四人方始身歸內。人人思想望兒榮。周侗自轉書齋去。岳爺行上稟情衷。學生不取今科榜。他時整備兆蜚熊。周侗笑問因何事。想賢才豈怕衆英雄。一顧那四方豪傑如雲集。也難勝你箭法神鎗絕頂工。小爺回語非因此。難將那富武貧文俗語通。深愁家下貧如洗。怎能個製袍買

馬去爭雄。思量不若遲科罷。得失難憑一戰中。周侗點首連連應。說一聲我有方兒慰你胸。不知道出何言語。且從下卷識英雄。

第四回

岳神童巧試九枝箭 李縣令慨締百年婚

卻說周侗聽了小爺這番言語。點頭道：說得有理。為師有蜀錦袍料一件。係小徒林冲進見的禮。因他顏色太嬌。故未製就。奉送你穿正好。說罷。入內開箱取出。那件袍料。卻是粉紅底起花閃藍色。十分光彩。就送與小爺道：開得令堂鍼黹甚工。可請他照你身裁製一件小戰袍。餘下的可做包巾。鸞帶。砍肩。俱是現成的。賢才不棄。將就可用。前日王員外送我這匹馬。尚稱雄壯。借與你騎。日後遇了駿馬。容再相買一匹。岳爺應是拿回家去。對母親說知。院君即便裁就。連夜做成。且說周侗次朝。正坐窗下。翻看諸生課卷。聽得脚步聲響。擡頭看見湯懷到。只見他近案從容稟事。道：小徒奉着家嚴命。請先生用目把徒觀。這般服色。堪行否。尚求指示。稟家嚴。周侗注目從頭看。見他裝束頗不凡。包巾素白。紅花繡。牡丹一朵。藍縷。稱體繡袍。秋月白。砍肩紅映勝。硃丹。銀絲鸞帶。拴腰下。烏靴粉底。

不沾埃。觀時不覺連稱妙。貌才兼美慰余懷。湯懷又把先生叫。家父傳言稟候安。來辰還望先生降。舍間早膳莫推謙。好同一路將城進。方免臨場兼顧難。周侗不允湯懷請。道我借鵬舉一同來。正當話此來張顯。後隨王貴魯愚材。互相同請先生看。渾身錦撥更花圍。玉膏是紅袍映日紅巾豔。那張顯是綠巾綠鏡映莓苔。好一片紅光赤赤搖雙目。喜露靨綠草葱蔥闌賦才。點首凝眸連道好。吾徒俱是將能材。姑且各回家舍去。明辰約會教場來。三人奉示回程轉。此宵無事話更闌。天明夫子推衾坐。正思整袂下牀來。揭籬步進岳鵬舉。春風鶴鶴候辰安。稟請先生臨舍下。粗簡早備佐朝餐。周侗瞥見他英姿華服。丰儀俊。賞歎點首歎無限。此袍正是賢才服。不負山人疊篋絨。

一面說話。一面更衣。同了小爺過去用好早飯。少頃師生二位步出門來。小爺即請先生上馬。自己隨後步行。來至內黃縣城教場。只見人山人海。各樣售賣東西的攤兒。并那茶棚酒肆。都布滿了。好不熱鬧。周侗揀了一個清淨茶棚。把馬拴在門首樹上。同着小爺入內坐下。

品茶不多時。三家員外各帶着兒子來至棚內。見了周侗。同聲道：老先生好早吓。當時各各坐下。周侗對着三人道：停一會點到你們的名字。你三個先上去。倘若縣主問及你弟兄。可說在後邊就來。三個員外即口問道：卻是爲何。周侗道：因鵬舉的弓硬些。顯不出他三人的本事。三個員外聽了十分歡喜。齊齊的向着三個道：須謹遵師命。三人應聲曉得。按下慢表。

接上上文開別調。詞中聽表一家情。歷任黃城侯百里。青蓮家世本才人。一肩翠鶴隨身物。兩袖清風政美名。雨後有人耕綠野。月明無犬吠花村。久虛中饋元禎感。鶴子梅妻效隱君。膝前幸有嬌愛女。仙姿應勝洛川神。鼻鼻婷婷年二八。孝娥小字女中英。徽號又呼李鳳倩。閉月羞花不待云。天生絕世無雙女。蕙質蘭心秀出羣。詠絮簪花稱獨步。賢良德性更無倫。蘭閨深護連城壁。要配個坦腹如意人。庸村樗櫟餘子輩。無人能中李公心。屢年童試諸文武。用心選取俊才人。一因天子求賢計。二爲嬌兒設雀屏。演武廳開人似海。值班吏役兩邊分。三通堂鼓升廳坐。吏呈考冊點童名。考過幾排弓箭手。

點到麒麟村上名。張湯王貴人三個。齊至階前參縣尊。李公坐上開言問。岳某緣何不應名。湯懷行上躬身稟。略遲片刻即來臨。李公點首來傳示。三人先考箭雕翎。王湯張顯齊聲稟。箭垛須開百步程。湯懷認取頭弓箭。二把神弓王貴承。三號彎弓張顯射。三人階下顯精神。輪流各按册名立。箭法如神鼓播頻。當時射罷三排箭。喝彩之聲振武廳。歡喜贊歎賢令尹。傳宣三傑上高庭。三人奉命齊聲應。從新參叩禮來行。李公當下開言問。箭師傳授出何人。張湯尚未將言答。王貴迎前自逞能。答言會奉先生教。李公又問姓何名。愚蒙好個粗王貴。道言是我老師身。絕倒李公難住笑。目注張湯兩個人。湯懷暗惱王無用。這般粗率被人輕。又見縣尊將彼視。只好趨前稟一巡。師是陝西關裏產。周侗名姓隱君身。李公聽是相知友。十分喜悅又開聲。問他近狀如何樣。身居卻在此鄉村。雲山久隔魚書杳。數年疎失故人情。他今設帳課君子。可把來由達我聞。湯懷垂手臺前立。細稟當年設帳情。喜慰李公人一個。私衙即刻便差人。遂命三人同去請。奉

近關西周隱君。傍晚私衙歡一聚。萬弗推辭卻我心。須將我渴想情由從直達。好念我數年闊別恨知音。言完又把册名點。岳爺行上見琴尊。李公注目渾呆。了。何幸塵凡出此君。美玉姿容光奪目。春風鶴鶴態凌雲。龍腰虎背非常貴。玉樹臨風秀絕倫。儀表亭亭年弱冠。他年定作棟梁臣。李公看定心花放。那岳爺近前稟請試雕翎。李公點首默然應。命將箭塚近廳臨。小爺稟道須開遠。李公笑語是何因。此塚已離一百二。豈堪再遠射難精。岳爺又向李公稟。箭步須開三百零。即傳左右將弓獻。岳爺玉手挽雕翎。步下瑤階身立定。弓開滿月箭流星。連發九枝神妙箭。枝枝同中一紅心。當場驚倒諸豪士。打鼓之人手也疼。中塚一枝為領袖。九枝神箭蓋羣英。人山人海漸漸散。喝采之聲四野聞。座中呆了李公祖。不料他書生人品將材能。召上箭廳忙命坐。賜茶已畢問家聲。翁岳承問從容稟。李公相顧愛非輕。考事已完因散衆。留下無雙蓋世英。又命侍人催請去。安排盛席會良朋。李公挽手奇英士。雙雙竟入內書廳。清茗談心言韻事。岳爺儘雅善論文。縣尊

愛煞神仙子。文武全才冠古今。訪遍天涯無處覓。翩然彩鳳九霄臨。李公正在沉思想。報言請到姓周人。琴堂親到瑤階接。好友重逢喜氣生。卻說李公同了岳爺下階而迎。上得堂來。見禮已畢。分主賓而坐。李公就坐岳爺肩下。周侗道。從無此理。名列師生。何得作此謙狀。李公不允。只得坐下。茶畢。李公道。難得老兄隱居敝縣。設帳課徒。不蒙賜過。卻是為何。周侗道。非是為兄的不來看望。因這麒麟村中的居民。是好訟的。若見為兄的到賢弟衙中走動了。就有央說人情等事。賢弟若聽了人情。就壞了國法。不聽又傷了和氣。故此不敢造次登堂。李公道。極承見諒。感何如之。深羨老兄授得這樣賢徒。當誇絕頂。就是那湯張王三人亦能出衆。周侗道。好說。若說岳某名雖師生。情同父子。遂將家事訴說了一遍。令尹同聲話寂寥。我弟兄同命太蕭條。內子入京成永隔。平陽孀小尙垂髫。香煙一脈難重繼。東曉晚菊太孤高。周侗便答琴堂主。理應進喜續鸞膠。李公長嘆回言道。續絃兩字久相拋。八載清心堪悟道。此心無意望兒曹。痼疾在身當靜養。一塵不染是心

苗。况兼小弟年將邁。五旬年近懶煩勞。向平有願求佳婿。衰年相托免飄飄。但歷視乾坤諸子輩。東牀坦腹竟難招。嬌兒二八年及笄。雀屏難選俊才高。今觀岳子人中傑。正合秦樓配玉簫。莫使他人先作計。乘龍仙客我難招。周侗聞語沉吟久。良久之間說事苗。佳偶同庚緣巧合。天生好對鳳鸞交。只是小徒家下貧如洗。難就琴堂門第高。李公笑道君休語。此言使我聽蹊蹊。目前濁富何須論。定看起鳳更騰蛟。賢才不是塵凡物。文全武備冠當朝。一言之下休推托。年庚帖子送親邀。笑容願語無雙士。諒令堂允我雀屏招。周侗代應言誠是。口呼鵬舉謝恩褒。承蒙青眼憐才重。錦堂許訂鳳鸞簫。小爺不敢違師命。從容八拜展青袍。喜煞琴堂賢令尹。抱住那小爺英俊豪。口中連道當不起。下官何福竟能消。腰間解下羊脂帶。出自藍田價倍高。親贈岳君珍重受。慇懃含笑道根苗。

吓排宴。酒已數巡。周侗對着李公道。酒已喝醉了。就此散席罷。李公不允。必要終席纔分手。便向左右道。周爺隨使你等好生相待。周侗道。小兄弟生二人。只用一馬來。未帶下人。不消費心了。李公道。既然如此。賢婿到此。無物相送。驛號上現添買了十四匹好馬。言罷。傳命管號的家人上來。吩咐道。速令馬夫將驛中所蓄之馬盡行牽來。請岳爺挑選一匹。家人應命下去。不多時。同着四個馬夫牽着二十餘匹馬來至堂下。稟請岳爺看試。李公便挽着小爺的手。同了周侗一齊步下堂來觀看。小爺只管看。並不道一個好字。李公笑着對岳爺問道。岳君莫非多不中意麼。周侗也向岳爺道。蒙李公盛意。賢契何不實稟。李公道。想來這些俱是無用的馬。故岳君不甚賞識也。岳爺道。非也。既承厚愛。須得匹上得戰場。臨得大敵的良馬。始不負公之賜。李公點首言是。又道。但是先送一匹與賢婿代步。日後買得好的。再行奉送。正說之間。忽聽得隔壁馬嘶聲響。岳爺道。此馬必良。周侗笑道。賢契尚未見馬。何知其良。小爺道。先生其聲洪。則其力必大。是以知其良。李爺道。賢婿識力果然不錯。此馬乃是家人周天祿在北方買來。已有年餘。奈無人

敢騎真所謂泛駕之馬。賢婿要看。命他們將廐門打開。須要站遠些看。不可大意。若果降得他下。即以奉贈。岳爺應是。那些下人聽得岳爺要去看馬。大家俱要跟去。看看岳爺怎樣一個降馬的法兒。到得院子門首。取了鑰匙。來把馬廐的門開了。齊齊的上來請岳爺相馬。所謂是。

自古驊騮逢伯樂。果然馳聘待王良。岳爺步進其門首。那馬何來咆哮腔。撫他頸背多仁善。細注龍駒件件強。雪亮皮毛銀線尾。蹄圓耳小眼神光。六尺身高長約丈。千金駿骨不尋常。那馬去是行前又退心生怕。岳爺親自挽絲韁。牽出圍門前空地。坐上雕鞍緩緩行。衆人看得渾呆了。龍駒自擇主無雙。小爺下馬來堂上。遂把那降伏神駒道細詳。周侗歡喜無須說。李爺不絕贊東林。果然良馬尋英主。圖畫凌煙馬也光。傳呼左右中堂取。拿一付錦繡鞍轡助馬妝。典致偏多賢令尹。看着那無雙愛婿喜洋洋。岳爺是行前拜謝名公賜。與先生雙雙辭別下琴堂。那孝公是殷勤送出儀門首。命家人代送到村莊。周侗是師生并馬將城出。回到了麒麟村內舊門牆。重賞來人回府去。走出了

三家員外問其詳。周侗細說連烟事。人人歡喜坐書房。岳爺亦稟慈幃曉。月輪歸去換晨光。縣尊送到年庚帖。家人捧盒上高堂。吉果呈祥如意茗。綉質繁文不細詳。院君回儀多齊整。款待家人羅酒漿。王明邀請諸同好。十分敬服李琴堂。登時同合村親友人人至。酒闌席散月東牆。荏苒光陰炎日盡。梧桐葉落景初涼。李公自得乘龍客。美滿平生擇婿腸。日來老病時時發。思量完配美紅妝。蓮沼尚留荷未盡。桂香陣陣繞迴廊。傳示廚人排盛席。麒麟村去請東林。並邀好友周高士。同來私第議衷腸。周侗他事難承命。岳爺單騎謁琴堂。邀入後堂同榻坐。只因秋水伊人日在望。翁婿閑談傳玉茗。方到那菱荷亭北賞名芳。輕裘緩帶黃城令。儒雅多文玉潤郎。信步同移臨曲選。轉過了小橋流水讀書堂。同上荷亭憑檻坐。好不過綠楊圍繞採蓮塘。紅白雙蓮呈豔色。風來水面覺秋涼。李公傳命移新釀。開樽笑對俊東林。酒飲半酣方啓口。我有言辭與婿商。爲岳中年悲失侶。蕭條家室景淒惶。近年多病心煩甚。向平有願托東林。選中賢才千萬幸。深慰平生擇婿腸。

但思一事縈余抱。今冬任滿意辭皇。隱居甘作林泉士。扁舟一葉返南陽。人歸故土無遺憾。游仙一枕醒黃梁。自分不才明主棄。眼高心會古人降。久輕人世榮華貴。嘯傲山林樂未央。歸心已決追陶令。更無他念掛胸膛。思量小女終身事。必須完就這鴛鴦。良宵擇定秋期節。兩星河漢渡成雙。岳爺當下聞斯語。從容啓語答琴堂。大人吩咐當遵命。其奈門生乞緩商。一因家計清貧甚。二來名姓未標揚。功名成就從公賜。始稱無愧大人望。尚祈見諒門生志。京兆回程謁錦堂。李公作色何言語。賢才拂我太荒唐。我心已決無更改。斷無推托另相商。令堂定許容余念。令師友誼必依將。賢才乃是人中傑。穎靈想可鑒余腸。岳爺見彼言辭決。料難進語再商量。只得躬身唯應是。又將他語論偏長。月過花梢猶勸飲。幾番告別不容行。歸到麒麟村裏地。迢迢更鼓漏聲長。岳爺下了龍駒子。從容步入見萱堂。院君正坐在燈下觀書。只見岳爺行近見禮。道孩兒淹流過久。這時候尙累母親等門。深負罪也。岳母道。正事在外。恕兒無罪。見小爺於言語之間。露出一種疑難的

意思。便問道。岳父有甚話麼。岳爺遂將李公之言。一一稟知。院君笑道。承他美意。如此周到。是最好的事。吾兒何必過慮。岳爺道。孩兒贅他處。非是一天半日。母親獨居於此。左右無人侍奉。兒有虧爲子之道。所以深慮耳。岳母道。吾兒愁的是無人侍奉我。便是差了。身爲男子。報國揚名。不在日日相守。我居於此。虛的是無人作伴。明日去請左姨來伴便了。岳爺深恐他母親動怒。更不多言。侍親安寢。方纔就枕。不題。到了次日。岳母來至王院君處。將岳爺昨日至李公處赴宴之事。說了一遍。并言李公要岳爺入贅的話。卻好王明入內。見了岳院君。便就問及此事。何氏就岳爺推辭之語。說知王明。王明聽罷。笑向岳母道。極妙的喜事。姪兒反生煩惱。卻是爲何。岳爺將細情陳說。王明道。有何難事。叫左姨奉陪。令堂便了。王院君即口道。不要他去。待我來奉陪賢妹。老人愛老人。最是相宜的事。王明道。善。岳爺走上來謝了何氏。回到周侗那邊去。稟陳其事。周侗連道甚好。正該完就良姻。代爲師的看看。以慰平生。日後芝蘭盛茂。分一枝照應爲師的墳墓。亦不負教授一場。并那三家員外周老先生都十分高興。重送賀禮。到七月四日。那李

公處送冠袍諸物。不計其數。一切應用。皆自備來。衆人無不稱羨。到了結婚那一天。即借王明的大廳。鋪設整齊。岳爺更衣堂上。拜別了院君。又與諸長親拜別。人人賀喜。個個稱揚。早有李府執事排道而迎。不上十里之程。已到縣轅。升炮遠接。所謂金屋笙歌偕卜鳳。洞房花燭喜承龍。

巧雲淡淡清風細。銀河隱隱鵲橋成。三通鼓奏霓裳曲。堂開金雀錦成林。此時客滿琴堂上。絳燭通宵待貴人。喜娘妝束天仙樣。娥婦初出月宮門。良宵

大好雙星會。天上人間共此情。燭影搖紅歌好合。英雄仙子結同心。鳳樓靜好留香夢。艷句新詞歌細

評。三朝廟見行雙禮。坐中喜煞李公身。瓊花得近擎天柱。好雙仙侶世無尋。曲奏新聲開大宴。李公

親手獻嬌賓。又敬諸親和衆友。開場演戲鬧盈盈。羅列珍饈呈美酒。高歌暢飲入霄雲。人人贊羨乘龍

客。個個凝眸看不停。酒過數巡方散席。一宵美景慶良辰。次日李公窗下坐。岳爺來做問安人。輕呼

岳父將言稟。欲轉麒麟一省親。李爺應允忙呼坐。深惜嬌賓起早晨。道言連日勞賢駕。佳婿遠宜暫養

神。即呼左右傳言出。差人備禮獻新親。慫勸送出儀門外。囑咐東牀早轉程。岳爺奉示唯唯應。儀門上馬轉麒麟。李公來到迎鳳室。仙娥對鏡巧妝成。繡衣五色飄鸞帶。移蓮施禮叫嚴親。李公命坐多嬌女。父女談心品玉津。擇期十八天恩日。會親盛席備豐盈。要知後事如何集。且從下卷接前文。

第五回

灑泉山岳王廬墓 亂草崗牛鼻剪徑

卻說李公整備會親諸事已畢。不知不覺又值滿月佳辰。李公親送小姐到麒麟村來參見君姑。岳院君見新人端莊美麗。十分欣喜。只因前日會親。院君力辭不去。今逢初面。甚慰慈懷。更有那三家院君及鄉眾個個都稱揚不置。是日擺酒款待。至晚方歸。只因李公冬間要回南陽。故留小姐送別後。再歸岳府。這也是人之常理。且說周侗看見岳爺成親。新人出色。又見岳爺雖然入贅李府。而常常往來。情好如昨。心中十分喜慰。不意日來老病時增。不能出外。漸漸的飲食少減起來。尤恐岳爺知道。添些煩惱。故不使知。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岳爺完婚以來。頗稱蘭房靜好。林下風清。所謂應合移家天上。坐雙雙。人影仙神。李小姐是德性溫柔。深明大義。凡事俱體岳爺心意而行。

日奉親。奈何家父無兒媳。年來多病侍無人。相公體諒容儀意。自虧婦職愧殊深。岳爺回答佳人道。憐卿亦在兩難情。何時寸進成家業。迎歸一室始安心。余今思一從權計。諒卿雅量體余心。休違時俗煩文禮。卿奉尊嚴我奉親。縣城村外無千里。黃姑免累隔年情。數言深合仙娥意。感君體貼好調停。明晨儂稟嚴親曉。與君兩地奉尊親。君住麒麟儂縣北。莫繁人間兒女情。岳爺笑對仙娥道。感卿清寂在閨門。聞語孝娥微一笑。人間天上豈無情。溫言細語香生齒。坐對仙娥品格清。木樨戶外風吹入。扶疎玉鏡又東升。迎鳳堂前排酒宴。岳爺舉案月中人。淺斟低唱輪班婢。紅袖添香奉玉樽。夜靜酒闌更漏永。月移花影露華凝。良霄美景休多表。來朝同做問安人。時新佳點廚人獻。英雄仙子伴嚴親。龍津同品言心曲。孝娥款款稟衷情。李公深愛乘龍婿。十進言辭九必聽。當時應允無他說。早宴完時告起身。李公囑咐東床道。一月須當幾度臨。堂上諸親皆代候。蒙恕嬌兒遲奉親。岳爺拜別稱言重。凡百事端累大人。回身又別天仙子。方纔上馬指回

程。回至麒麟日正午。重賞回來侍從人。下馬登堂。參母畢。問安遂稟李家情。院君大喜稱難得。岳門有幸娶賢人。吾兒難免傍人笑。拋別新婚太不情。岳爺含笑回身去。問安親近老先生。周侗贊羨李小姐。不愧賢才內助人。果然是娶婦也須無俗韻。生兒他日定才人。言談半晌多歡悅。岳爺正欲拜諸人。卻好三家員外齊來到。賀喜賢才福不輕。岳爺見禮諸人畢。親來致謝姓王人。何氏殷勤回禮道。拋卻新婚爲甚因。姪媳人才天下少。相伴英才可并稱。那煩煩絮語言難盡。早見那王湯張顯進來臨。近前同把哥哥叫。甚風吹得到家庭。岳爺回道休如此。兄弟何須取笑人。從今按日隨師習。莫荒文武要經營。方纔伯父言兄曉。兄弟拋荒一月零。湯懷忙道無其事。只因着先生抱恙罷論文。岳爺半晌重言道。諸君罷武是何心。三人默默無言答。各將他話共談論。從此岳爺居館舍。習武論文各上心。桂子天香雲外落。團圓今夕一輪明。李公傳東迎嬌客。慶賞良霄舉玉樽。岳爺難卻盛情意。只得城中走一巡。回村堂上參慈母。方歸修竹謁先生。黃花已過重陽節。周

侗臥病內書林。岳爺侍疾非他比。湯藥親嘗不計辛。先生病勢增無減。門人個個帶憂心。話說岳爺自回家以來。已及月餘。李公數次差人來迎。只中秋去過一次。茲因周侗抱病。無暇謁見李公。李公十分繫念。屢次差人探望。知得周侗病重。便來對小姐道。爲父的明日親自到麒麟村去。一來探望老友的病。二來日久不見賢婿。心中實在繫念得很。吾女有甚言語轉達賢婿。小姐道。相公情重之人。見周老夫子客中久病。想待奉湯藥一定不離。但是慈姑身伴也不可無人。待僕歸侍奉慈姑。一來可以稍盡婦職。二來可以免得相公心挂兩頭。豈不是好。伏乞大人俯賜允許。並恕暫離膝前之罪。那李公聞語。想了一想道。難得吾兒深明大義。明日隨爲父的一同前去。周老夫子年高病重。吉凶未卜。事定之後。吾女仍回家來。侍父膝前。小姐應允。次日同李公來至麒麟村中。那三家員外。早出來迎接。進廳坐了一坐。來至書齋。李公親到床前探看老友。見他病勢沉重。那李公就在床側坐下。叫一聲老兄。日來怎麼樣了。周侗此時覺得眼目昏花。坐立不起。聽得李公叫他。便欲擡身起坐。已不能的了。岳爺慌忙上

前扶住道。先生不可勞神。臥談無妨。李公接口道。你兄弟兄何必客套。周侗道。真對不起了。我恐一病不起。君以後想與我相見。便沒有緣了。李公聽了。幾欲掉下淚來。道。老兄何出此言。疾病人所常有。吉人天相。耐煩爲是。說罷立起身來。向着岳爺道。爲岳的因縣中有事。不能耽擱。改日再來。岳爺未及回言。早有那三家員外上前挽留早膳。李公只好坐下。又談了一會。方纔上轎回縣不題。且說中堂內。眷迎得李小姐進來。人人歡喜的了不得。見禮待茶已畢。何氏來對岳院君道。賢妹那裏窄小。不如仍移至我處爲便。院君應允。當時遣出莊丁僕婦。前去幫同料理。搬入東庭。一霎時。即已佈置停當。不在話下。岳爺因母親身邊有了李小姐侍奉。便一心侍奉周侗。稱藥量水。調護極爲周到。

此朝侍疾書房裏。眼看先生病已增。深承設帳師恩重。贏得含悲無限情。周侗自曉無生理。將言囑咐岳爺云。爲師死後無遺憾。凡事賢才體我心。將師所置諸般物。變價安排築我坟。壽過古稀將近八。一生衣鉢授賢昆。賢才珍重休傷感。你顯親來光我名。岳爺聞語咽喉塞。淚洒胸懷刀刺心。周侗又叫

三徒近。訣別訓言贈幾聲。三家員外同聲勸。老兄保重免勞神。周侗手指三徒道。要望成名親岳君。言完痰湧奄然逝。宣和十七年春。眉壽已登七十九。文武宗師高尚人。一生無過飄然去。感懷蘭台宋玉身。回首春風成永訣。一慟師門幾碎心。合房人衆俱悲感。園床同做舉哀人。岳爺雖在悲傷際。料理諸般不亂神。更有三徒幫料理。衣衾棺槨及時新。靈停脩竹高廳上。李公哭弔自親臨。助送百金爲賻禮。聊表相知舊雨情。僧道誦經求冥福。擇期送殯入坟塋。灑泉山地王明送。分攤諸項屬門人。岳爺廬墓荒山住。養生送死奉師尊。烏啼月落添悲感。夢想徒勞減玉神。日坐山林明月伴。離離芳草已成茵。三家員外常來勸。兄弟三人往復回。岳爺不肯還家去。一定要守將百日始歸來。衆人無計能回意。只好一任悼師宋子懷。日月如梭容易度。隆冬雪景又體體。三家員外齊同至。李公手札勸賢才。不容再向坟前住。節序匆匆歲又闌。張湯王貴人三個。瑣瑣言辭勸不還。岳爺難允諸人命。只恨人天路渺漫。當時王貴心生計。將蘆棚一扯倒香壇。不

消一個時辰候。折了心望，糊兒眼界寬。張湯拍手齊言妙。員外三人笑滿懷。果然王貴通天手。弄得那岳爺無計可安排。當時應允同歸去。意在徘徊不忍回。即請那三家員外先歸去。一聲小姪隨同諸弟來。三人回去無多刻。見莊丁抬盒奉壺來。道言奉命李小姐。特備來岳爺別墓獻坟台。王湯張顯稱難得。嫂嫂賢良內助才。難怪哥哥恩義好。九天仙女降瑤台。言時點燭將香上。岳爺拜倒在塵埃。三人勸住將山下。同到那柳陰深處舉金杯。他三人是傳杯照盞多興致。那岳爺是鍾情杯捲怎能開。湯懷當下開言道。武藝荒疎志未摧。不知怎樣求名去。尚望賢兄教授來。岳爺聞語長吁嘆。提起浮名惱亂懷。一自恩師逝去後。只覺得此身潦倒夢難安。三人閒語同聲勸。願哥哥精神平復要去愁煩。岳爺兄弟言心曲。又聽得細草微風響石間。正當王貴抽身起。草邊立定定睛看。卻說王貴回頭一看。將脚向草中一抖。只見草叢中扒出一個人來。叫聲大王饒命。早被王貴一把捉將起來。大聲叫道。快獻寶來。岳爺忙上前叫道。你休得胡說。快些放手。王貴大笑。把那人放下。岳爺道。我們弟兄是好人。

在此祭奠坟墓。飲酒散福。怎麼稱我們做大王。那人道。原來是幾位相公。便向草邊說。你們都出來。是幾位相公在此。只聽得枯草裏颼颼的響。忽然鑽出二十多個人來。都是背着包袱雨傘的。齊說道。相公們這裏不是吃酒的所在。前面地名叫做亂草崗。是太平地面。近日不知那裏來了一個強盜。在那裏攔路搶劫往來人的財帛。現今攔住了一班客人。小人們是後邊抄小路到此。見了相公們。小的們疑是歹人。故此躲在草內。不道驚動了相公們。小的們自要往內黃縣去的。岳爺道。內黃縣是下山一直大路。爾等放心去罷。衆人謝了。歡喜的而去。岳爺回對衆兄弟道。我們也收拾回家去罷。王貴道。大哥那強盜不知那麼樣的。我們去看看也好。岳爺道。那強盜不過昧着良心。不顧性命。希圖日下的錢財。不願後來結果。這等人看他做甚。王貴道。我們不會見過。去看看也不妨事。岳爺道。我們不會帶得兵器。倘然他動手動脚起來。將如之何。張顯道。大哥我們揀那不多大的樹。拔他兩棵起來。也當得兵器。難道我們四個人。到怕了一個強盜不成。湯懷道。哥哥好人。同我們走走罷。岳爺被他們我一句。你一句。說得個無法子了。

遂吩咐莊丁道。你等先收拾回莊。我們一去就來。內中有幾個膽大的莊丁說道。岳相公帶小人去看看。岳爺道。你這些人不知死活。倘然強盜兇狠。我們自顧不暇。那裏還照應得你們。這是甚麼好看的事。帶爾等去看看。快快回去罷。岳爺當時遣了莊丁。同着王張湯三個由山後取路前進。

打從山徑行將去。亂草山崗好其探。遙望見強人雄壯顏如漆。頭大睛圓甚勇蠻。續鐵武盔頭上戴。戰袍鐵甲式連環。身騎一匹烏驄馬。雙鋼高擎把路攔。見一夥客商齊俯伏。哀聲乞命跪塵間。那人不允高聲喝。不獻金銀莫下山。敢說三聲不獻寶。看這獨立揮狗命有何難。商人正在無生路。救星忽降乘心歡。岳爺回語諸賢弟。遠遠而窺莫進觀。愚兄前去將他會。可能夠收伏好漢化奸頑。湯懷忙道兄休去。手無寸鐵恐爲難。岳爺回道無妨事。待兄智取綠林還。言完信步忙行上。既一聲小弟言情望放寬。見那人開語忙抬眼。見岳爺是英姿秀色戴儒冠。那人呆看開言說。便說道你身也合獻金來。岳爺回語當承應。那漢哈哈笑口開。言道在行真有理。那岳爺是殷勤從復說情懷。

道小弟經商販大貨。車箱珠璧後隨來。又指着地下諸人來說道。這小本經營有甚財。大王曷若饒他罷。小弟從豐獻不慳。

話說那漢聽了岳爺說。少停待我等多送些與大王的。話好生得意。便對衆人道。既是這小英雄這樣講。饒了你等的狗命。快快滾了去罷。衆人聽說。叩了頭。爬起身來。沒命的奔去了。那漢對着岳爺道。如今你獻寶出來。岳爺道。我便是這等說了。只是我有兩個夥計不允。怎麼處呢。那漢道。你夥計是誰。在那裏。岳爺握着雙拳。對他樣了一樣道。就是我的夥計。那漢道。這是怎麼講。岳爺道。你若打得他過。他便送些與你。若然打他不過。卻是休想。那漢大怒道。諒你有什么本領。敢來尋我虎鬚。但你一雙空拳。我是手裏持的鐵鋼。贏了你。算不得好漢。也罷。我也是拳頭對你便。一面說。一面把雙鋼挂在鞍上。跳下馬來。舉起拳頭望岳爺劈面打來。衆兄弟看見齊吃了一驚。卻待上前。只見岳爺也不去抵架。他的拳頭只把身子一閃。反閃在那漢身後。那漢側轉身。又是一拳望心口打來。岳爺把身子向左邊一閃。把右腳一踢。這一脚正踢着那漢的左肋。顛翻在地。湯懷等見

了。齊聲叫道好武藝。好武藝。那漢由地下一轂轆扒將起來。大叫一聲氣死我也。遂在腰間拔出那把刀來。就要自刎。岳爺慌忙一把攔腰抱住。叫聲好漢。為何如此。那漢道。我從來沒有被人打倒。今日如此出醜。罷了罷了。真正活不成了。岳爺道。你這朋友真正性急。我又不曾與你交手。是你自己靴底滑跌了一交。你若自盡。豈不白送了性命。那漢回頭望着岳爺。叫道好大力氣。我倒看不出小英雄如此本領。請問尊姓大名。

岳爺當下通名姓。那漢聞知暗付論。俺家眼見諸豪傑。如此英雄罕比倫。春風鶴言溫雅。令人敬慕一時生。即便符言忙問道。英雄既是在麒麟。可曉關西周隱士。侗字為名年邁人。當下岳爺承彼問。

頓揮眼淚答其人。恩師謝世期秋末。鶴駕西回已百旬。那人聽罷言遲了。那知師父脫凡塵。小可虛生年十八。無父堂前一母親。只因老父臨終語。成名要近姓周人。不辭千里來相訪。帶了年高白髮親。

回思罷了真罷了。離鄉背井出何因。不如即把英雄拜。權當周侗師父身。言時跪下連連拜。岳爺扶住不容情。武藝相傳無不可。絳帷可惜死先生。壯士

甚名何姓氏。尚乞言之使弟聞。那人聽說回言答。牛皋兩字陝西人。今朝不必多言語。定要相從美俊英。岳爺應允安他意。問言壯士住何村。年老令堂休跋涉。理合同邀到弟門。燒燄營巢行正道。望名先要正其心。身為七尺奇男子。豈堪失足在綠林。牛皋拱手連稱是。美語金言敢不遵。當時燒了烏山寨。背包奉母指麒麟。岳爺兄弟由前進。到莊步入函書廳。稟知收伏牛皋事。王明歡喜不須云。要知相會如何集。好憑下卷續前文。

第六回

岳秋元板輿歸故土 洪中軍糾盜劫行裝

卻說岳爺收伏了牛臯回到莊上。先見了王明。然後至母處稟知此事。岳院君便道：化人為善。正該如此。遂同李小姐出來迎得牛母入堂。見禮畢。分主賓坐談。岳爺帶了牛臯來到大廳。見了王明。王明以岳爺能羅致草野英雄。為之大喜。牛臯遂將自己履歷說了一遍。王明即差人去請了張湯二位員外到來。說知其事。當日設席與牛家母子接風。王明見了牛臯。甚為賞識。吩咐王貴與他結為異姓兄弟。湯懷道：我們一起結義罷。岳爺道：甚好。牛臯道：岳爺是我的師父。如何做起弟兄來。岳爺道：教授武藝。互相切磋。是朋友們應盡的職分。何必如此客氣。我們兄弟結義罷。張顯道：我們有例的。少兄老弟就照前拜罷。三家員外同聲道：妙。揀日結拜。牛臯便從岳爺學習武藝。不在話下。且說李公因紳民挽留。故而遂初難賦。聞得岳爺廬墓荒山。十分繫念。自己又因縣中事煩。無計脫身。屢次差人來勸岳爺回家。此

日探得已回莊了。即差僕婦來迎姑爺小姐回署。岳院君即命小姐歸去奉親。岳爺推故不去。李小姐拜別。姑爺向岳爺道：聲萬福。岳爺回禮。便囑咐小姐代向李公請安。恕不從命。明日登堂謝罪罷了。小姐應是。又去別了王院君左姨。眾人送至大廳。李小姐方纔上轎出莊而去。到了次日。岳爺進城拜謝李公。至晚方歸。終日教授他弟兄四人。又以牛臯講究些文字。奈他總不領悟。與王貴二人宛如天生成的一對猛夫。這也不在話下。牛母依岳院君作伴。甚為相安。何氏左氏。日相往來。到覺十分熱鬧。

慢表牛臯居岳府。卻先要說相州城。只因天子求賢士。特放欽差劉大人。節度河南使領袖。招集三湘各俊英。名作世光東魯籍。國家梁棟有才能。曉諭各路行文帖。要使英雄齊聚臨。當時傳到黃城縣。麒麟村內早知聞。報知員外湯文仲。思量子姪去求名。匆匆來把王明訪。兩人坐下便談心。難得聖恩開曠典。好卜功名進帝京。王明點首連稱好。東庭快請岳爺臨。當時大眾齊來到。商量同進相州城。湯張王貴多歡喜。個個心中勇躍生。牛臯大怒高聲

裏。你們多要去求名。俺家小考來遲了。今朝到做失時人。衆人在坐齊無語。岳爺當下便開聲。道言牛弟心何急。待兄到縣補童名。附冊填名何大事。不須煩惱動噴心。岳爺言罷擡身起。出莊上馬進城行。到縣李公迎入內。岳爺啓稟補名情。李爺應允傳書吏。即時封簡遞麒麟。道言賢婿湯陰去。縣宰徐仁有政名。爲岳與他爲莫逆。同年進士有才能。賢才相見情當好。素心人喜素心人。琴堂談笑多時節。手挽乘龍進內庭。迎風堂上同行進。丫鬟僕婦捲簾迎。互相見禮分賓主。命排家宴獻金樽。李公邀坐乘龍客。雙仙陪奉飲杯巡。李公顧盼非常喜。佳婿嬌兒慰向平。席撤李爺歸寢室。遲遲更漏露華生。月映倚窗明似鏡。香飄羅帳夢俱清。日上杏花仙子起。澹妝風雅畫難成。岳爺並坐梁鴻案。玉鏡台開翰墨林。書生風度英雄態。相對無窮雅意深。岳爺暗約天仙子。歸去麒麟伴母親。遂來堂上將安問。稟辭出署相州行。李公只得殷勤送。來至儀門王貴臨。張湯同着牛臯至。齊來拜謁告辭行。李公挽着無雙士。一同堂上再談心。

且說李公挽住岳爺。一面吩咐安排早宴。款留他弟兄四個。那牛臯是一來辭行。二來叩謝李公補名送冊之恩。李公見他也是個好漢。又與岳爺是結拜的弟兄。也認做門生了。當時入席暢飲而別。上馬回至麒麟村中。次日辰刻時分。各各拜別父母。來約岳爺同行。岳爺當時別了母親。院君囑咐了幾句言語。方纔出門。同着弟兄四人上馬並行。出了莊口。一路朝行夜宿。非止一日。他四人說說笑笑。十分高興。只有那岳爺進了相州地界。觸起心事來了。暗思道。我本是湯陰祖籍。漂泊在外。想到此處不禁傷感起來。王張牛三人皆不會意。獨那湯懷識得岳爺心事。忙忙的執手道。好哥哥不要悲傷。我們兄弟五人離家在外。家裏的人俱盼望着好好的將考事完了。各各回去慰藉那幾個老人。王張牛三個聽得湯懷說得熱鬧。也上來我一句。你一句。說得岳爺收了淚。不一日到了相州。衆弟兄進了南門。走不到里許。就有許多客店。岳爺抬頭看時。只有一家店門上。挂着一面招牌。上書江振子安寓客商七個大字。岳爺看那店中到也潔淨。他五人就下了馬。只見裏邊江振子忙忙的出來迎接。叫小二快將五位貴客行李搬上樓。

去把馬牽到槽上料。自己來陪五位小爺坐下吃茶。問了尊姓大名。連忙整備接風酒飯。岳爺問道。不知此處離縣衙前有多少路。江振子答道。此去不遠。出了小店的門往東再往南。看見有一所高大的房子。就是衙門。岳爺帶領他弟兄四個上馬前去。且說那徐仁早得了李春的手札。知得湯陰岳某是他的令坦。今聞得到來。忙叫啓門迎接。

弟兄同進琴堂上。行前個個禮殷勤。徐公愛殺無雙士。如此人才那裏尋。當時茶罷收杯去。坐上徐公說事因。明日演廳開大考。三湘聚集萬千人。賢契五人須早到。領考之差本縣承。岳爺兄弟齊稱謝。方纔辭別出衙門。此宵無事休多表。赴轅明日顯豪英。徐仁領考參都院。細稟良才五俊英。劉爺未及回言答。大怒中軍洪姓人。他來送考無常例。我今遇了破財星。倘然考上皇城土。從今徐老更胡行。即忙跪下將言稟。望大人在上聽原因。黃縣武生人五個。弓馬平常氣力輕。劉公叱退洪先出。傳上黃城五俊英。點名按冊來參見。劉爺注目卓然驚。英奇個個真豪傑。風度非常岳武生。秀奪山川龍鳳表。

迎人爽氣遠山青。劉公呆看多時節。心下籌思暗付論。雖然岳某英姿好。武藝高強定四人。當時吩咐隨堂將。大啓轅門演武廳。鼓樂三通八似海。如山擁集動潮聲。洪先進案低頭跪。必要求恩較試爭。武藝低微黃縣士。當堂比武始平心。大人爲國求賢士。屬官豈可薦私親。徐仁含怒無言答。岳爺行上請交爭。

卻說岳爺見洪先與徐仁有勢不兩立之意。只好走上向劉節度打一躬道。望大人出令。命洪中軍與武生比武。免得洪中軍志懷不平。劉爺暗想道。洪先武藝高強。武生有失。如此人才。豈不可惜。意在遲疑間。岳爺又稟道。望大人賜準。劉都院道。也罷。回對洪先道。就命你二人比試武藝。與本院看看。二人領命下去。各自佔個地步。洪先擎出一把三股叉來。只聽得索郎郎的叉盤聲響。使個餓虎擒羊。大叫你敢來麼。岳爺不慌不忙的取過瀝泉鎗來。輕輕的立個旗鼓。叫做丹鳳朝天勢。但見那冷颼颼的雪花舞繞。說一聲。恕無禮了。洪先掙起平生本事。恨不得一叉就斷送了岳爺爲快。舉起那叉來。望岳爺劈將下來。岳爺把頭一側。讓過了叉。心中暗道。

他與我並非仇讎。何苦傷他性命。那洪先又來一叉向岳爺劈面飛過。岳爺將頭一低。閃身拽步。拖鎗而走。洪先只道他輸了。大步趕上。望岳爺背上一叉。岳爺忽轉過身來。將鎗向上一隔。洪先的叉已上半天裏去了。岳爺趕勢倒轉鎗桿。在洪先背上。輕輕的一捺。那洪先站立不住。撲地一交。那演武廳上下的人。禁不住叫一聲。果然好武藝。那徐縣主十分得意。那劉都院更爲驚訝。當時拍案大怒。傳命趕出洪先沒用的賊。左右應一聲。便。

當堂叉出貪財貨。政廳試考衆英雄。命徐仁去擬文題目。要選那武備文全保帝宮。岳爺神力天生就。武藝精通件件工。錦繡才華誇獨步。羣英盡獨英雄。考事已完開蕊榜。無雙名占榜頭龍。其餘黃縣三豪士。牛阜名姓五名中。鹿鳴宴裏參都院。喜慰劉公得土胸。花廳坐會詢家事。岳爺啓稟禮從容。細陳洪水遭災事。真裏到周桐設帳授諸雄。劉爺聽罷秋元語。便道周桐名果雄。本院久欽朝野曉。不承皇聘隱高風。賢契五人門下士。果然壓倒衆英雄。言時傳上徐知縣。都院從頭道細衷。敢煩黃縣回衙去。查

出那岳家基業莫朦朧。好使那秋元重振鄉園地。莫使他無雙國士嘆飄蓬。蒼天尚有憐才意。何況是你我門生第一龍。發銀捐造他房屋。蓋皇他日好奇逢。琴堂歡喜連稱是。大人巨眼識英雄。岳爺當下躬身拜。都院雙扶長笑容。款留夜宴方纔散。次朝拜謁那徐公。碾碌數天回縣去。合村賀喜聚諸朋。岳爺回室參慈母。細稟歸宗喜慰胸。回身又見李小姐。院君相看面春風。三家員外同來到。悲喜交加淚眼紅。賀賀延功成名就歸鄉井。光彩門庭果是雄。只是令師昔日臨危語。要將諸弟託於兄。你今奉母湯陰去。教他怎得功名達九重。秋元正感恩師棄。怎經得三人言語觸離驚。當時淚洒青袍袖。愁上眉梢意更濃。今朝難壞了無雙士。無方縮地慰諸翁。且說岳爺感動離思。情不自禁。便對王明道。小姪只因劉大人恩義。難以違命。就是小姪蒙老伯十餘年護庇之恩。一旦分去。怎生捨得老伯并諸弟兄。實出於無奈。張達道。我到有個主意在此。包你們一世不得分離。湯文仲忙道。快快說來。是何主見。張達道。我掙了一分家財。只得這個孩子。望他一舉成名。光耀祖宗。即將田產

房屋交付本家管領。細軟珍寶。收拾收拾。一同岳賢姪遷往湯陰。有何不可。衆人齊聲道好。我們三家也照此辦理。岳爺道。這個如何使得。諸位老伯。人多資重。爲了小姪一人。即欲遷往湯陰。使小姪於心何安。還求三思而行。三家員外同聲說道。我等心意相同。主意已定。賢姪再勿多言。岳爺無奈。歸稟母夫人知道。牛臯尋岳爺說話。由外邊進來。聽得此言。便道。我是自要跟大哥回去的。院君道。牛賢姪母子既在我處。理應同去。衆員外雖有此論。且等我去與各院君再行商酌。岳爺別了母親。來至縣前下馬入內。李公前到村賀喜時。翁婿已會過面的了。昨日小姐回家話別。今見岳爺。那裏肯放。自然留住的了。岳爺是天性最厚。到得此時。也覺離情難遣。李小姐是相依日短。女子有行。按禮無辭。到得是日。設下離筵。依依決別。又有那三家員外及各門生一齊辭行拜別而去。李公先送小姐上轎。又停了一會。翁婿步出二堂。上馬並行。來到麒麟村送行。衆員外迎請入內。坐了一坐。要回縣去。便請岳親母夫人相見。院君出堂相見。兩邊通候已畢。李公便對院君道。小女自幼失教。全仗親母夫人訓誨。又對各位員外道。小婿年幼。望

諸位提攜。念我縣中有事。不能親送行了。說畢。挽着岳爺的手。道。賢契同往東京。爲岳在此端望。諸兄珍攝。將來小女分晚。無論男女。總要早寄音問。慰我遠懷。岳爺應是。同着諸弟兄。送出莊外。直至看不見了。方纔回來。便到周佃上哭別一番。回得村來。已是初更時分。到了次日。各家打點齊集車馬。來到王家莊上。五姓男女共有百餘口人。細軟車子百餘輛。騾馬挑夫不計其數。到時各各登車。各小爺乘馬取路進發。當時出了黃城縣。遙指湯陰取進程。在路行程方二日。行來將近野貓村。眼前一片花郊景。煙火全無。失問津。岳爺勒馬呼諸弟。宿頭錯過。怎區分。只爲食程天已暮。怎能前進。覓前程。湯弟先行窺左右。可有閒房暫歇。張顯便言同去。他二人加鞭一霎去如雲。秋元獨騎由前進。王貴牛臯斷後程。五家男婦居中路。細軟箱車緩緩行。不多時候。張湯轉。叫言前面有安身。土地高祠山脚下。楹壁皆頽大殿庭。但是廟中寂靜無人跡。鍋鏟全無冷寺門。王貴道。言隨帶有。牛臯接口道。高聲。你們不必多言說。趕行速速莫留停。我肚中飢餓多時候。快到祠中吃一椀。

湯懷張顯前引道。行來已到廟前存。門前各把龍駒下。眷屬車兒推入庭。兩廊安放諸行李。殿中安歇內閣人。莊丁造飯多忙亂。白酒盤殘嘆市無。諸人夜膳方才畢。牛臯賜飲獨提壺。酒杯不能盤盤食。岳爺止住覆杯盃。勸言牛弟休多飲。酒能誤事况長途。豈堪任性陶然醉。且到湯陰任舉壺。牛臯笑道真奇怪。大哥膽小奈何如。今朝只好從兄罷。一殮飽飯月初明。五家眷屬皆安睡。員外三人鼻息呼。且說那岳爺來看母親睡了。走出殿外。對湯張兩個道。二位賢弟。今夜不可便睡。可將衣服拴好。在殿後破屋內看守。若是後邊有失。與愚兄不相干。二人應是。岳爺又對王貴道。左邊牆角破壞。煩弟看守。王貴笑了一笑道。干係在我身上。就是岳爺又叫一聲牛賢弟何在。牛臯道。在這裏。有甚麼話吩咐。岳爺道。右邊的牆也要快倒了。你可守着右邊。牛臯道。大哥辛辛苦苦。睡了罷。有甚麼事故。俱在牛臯身上便了。岳爺微笑不言。回至殿上去了。那牛臯自言自語道。也能大哥既如此說。右邊待我來看守便了。但是如今太平時節。有甚強盜况。有我們一班弟兄。怕他怎的。大哥只管嘮嘮叨叨。這麼

膽小。就將自己的馬拴好在廊柱上。把雙劍掛在馬鞍上。憑着闌干打盹。那岳爺進殿穿了戰袍。出來探看。把大門隨手關上。回見大殿中間有石香爐。將手一搖。卻是連座雕成的。岳爺奮起膂力。雙手抱將起來。把大門靠緊了。將那桿滌泉鎗靠在門右。岳爺佈置多停當。手拂青袍坐石吟。風靜涼生交半夜。耳邊遠遠有人聲。少時一片燈光亮。馬嘶人喊。一人高聲叫。莫放湯陰岳某身。叫時只覺推門響。秋元當下卓然驚。回憶英年交十七。有甚仇人誣我名。打從門縫凝眸看。洪先底事作強人。誰知他響馬出身非善類。忌才貪賄草前程。仍歸落草荒山寨。懷恨秋元放到臨。一爲眼紅車輻重。二來親做報仇人。招集僂兵三四百。一雙賊子有精神。逕到廟門攻不破。呼聲一片敵鏖鳴。岳爺暗道仇宜解。無心來敵沒名人。我今守住無他慮。手按銀鎗不啓門。且說牛臯居左角。埋頭甜睡鼻呼呼。猛然驚覺抬頭看。只見火光直射壁牆紅。忙揉雙眼躍身起。嗅有趨呵拜服神機岳大兄。果然強盜來尋我。待我來試試平

生武藝工。要搶狀元須比武。且向強人一逞雄。連
忙上馬提雙劍。打開破壁逞豪雄。話說遲來揮劍快。
打傷兩個送其終。外邊殺得天花亂。聽言王貴睡
矇矓。喝聲不好忙忙起。莫被他們得了功。提着大
刀砍左壁。一馬沖開力似風。刀起人頭拋下馬。十
分豪勇力無窮。二人大叫同迎敵。那邊是燈球火把照
人紅。洪先匹馬擎叉至。抵柱牛臯各逞雄。洪武洪
文雙賊子。敵住王貴兩爭鋒。不知勝負如何集。好
從下卷顯英雄。

第七回

周三畏遊詞贈寶劍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且說牛臯當時大罵道。狗強盜。你敢來惹爺的事麼。使動這一對鑲鐵錐。飛舞打來。王貴喊道。那怕你一齊來。留了一個。也不算爺爺的本事。岳爺聽得說一聲不好。這兩個出去。必要鬧出亂子了。待我勸他罷手了。省得冤恨越結越深。遂將石香爐移在榜邊開門上馬。正待上前。那後邊張湯兩個早已趕到殿前。叫聲爹媽們休要驚慌。強盜自有衆兄弟抵禦。不致有失。待我二人前去操操脾胃來。說着一齊上馬。拿了軍器。沖出廟門。那些嘍兵逢着就死。碰着就亡。洪武見老子戰牛臯不下。舉戟來助。洪文軍敵王貴。被王貴一刀砍下馬來。洪武吃了一驚。被牛臯一錐削去了半個天靈蓋。洪先大叫一聲。殺我二子。怎肯干休。縱馬搖叉直取牛臯。岳爺在後喝聲休得無理。岳某在此。洪先敵牛臯。聽得岳爺自來。心中着了慌。正待回馬。不意張顯上來一鎗連鎗扯下馬來。湯懷趕上前一鎗。結果了洪先性命。那些賊

四散而逃。王貴牛臯趕上去殺個爽快。岳爺道。賢弟們讓他們逃去罷了。不要殺了。他兩個那裏肯聽。岳爺叫道。兩位賢弟快快轉來。廟後又來了一夥。二人不知道是岳爺哄他。勒馬轉來。問道。賊在那裏。岳爺道。他們看見害怕已經逃走了。吾弟何必定要殺絕。就此罷手也可。但是我等殺了這許多人。明日豈不要連累地方上人麼。且進殿商議處置的方法。說罷。岳爺先去看院君小姐衆內眷。並那三個員外。正在着急。見岳爺安然而來。諒已無事。岳爺弟兄隨將殺賊的事說了一遍。衆人放下了心。岳爺來對衆兄弟道。你看天已明了。倘有人知曉。雖說殺了強盜。不至償命。免不得吃場官司。究竟怎麼處置才好。王貴道。我們走了。官府如何拿得到我。岳爺道。這尸首堆積遍地。終非了局。牛臯接口道。尸首有何難處。只要大衆動手。將尸首推入廟中。尋些亂草枯枝來。放一把火。燒得他娘的乾乾淨淨。叫鬼來也尋不着。岳爺笑道。賢弟這話講得極是。我們就依着這麼辦罷。張湯王三個一齊拍手道。妙。呵呵。怪不得牛兄弟前日在亂草崗剪徑。原來殺人放火。是他的道地。本領了。衆人聽了。俱各大笑。即時領了衆莊丁。扛抬尸首。堆

積殿上。忙發行李先走。遂請眷屬起了身。牛車就夫尋些火種。把那些破碎窗棧推倒。放起一把火來。風猛火烈。一時間把一座破廟送上天去了。

不消半個時辰後。頓教楹殿化為塵。岳爺催令諸兄弟。遙望湯陰取進程。朝行夜宿無多日。紫雲深處相州城。先尋客寓安家屬。弟兄同去謁師門。徐公聽得諸人至。連稱高義衆門生。姜家大被唐皇枕。名不虛傳果有真。當時茶罷收杯去。回對岳爺說事因。業產居房清一半。劉公捐造數椽新。尙有閒基空北面。任從賢契自修成。岳爺起謝徐知縣。深感恩公愛士心。徐仁挽住秋元手。連稱些小敢爲恩。遂叫家人來備馬。親身送到永寧村。徐公前引爲鄉導。岳爺兄弟並駒行。一番指看回城轉。次朝同去謁轅門。岳爺參拜劉都院。垂青逾格感師恩。世光言道當如此。爲國求賢臣禮遊。賢才他日非常器。我等光生十二分。言時即命排筵宴。請到徐公共舉樽。月過花梢方撤席。齊齊謝酒別轅門。岳爺歸請慈韓示。擇期搬入永寧村。院君深感劉公德。重整門庭幸十分。到期五姓諸男女。車馬滔滔出了城。

那岳院君是重來不是前番景。大厦朱扉換小門。梧桐紅葉山如舊。風景依稀舊日村。獨不見鹿門偕隱人何在。只覺得隻影空懷月一輪。眼前雖有佳兒婦。傷心難覓九原人。院君進得中堂上。難免悲啼哭失聲。衆多女眷齊齊勸。院君難以住悲聲。岳爺在外容凄慘。哭聲知是母夫人。忙入後堂抬秀目。含悲行近跪慈親。言辭宛轉寬親意。善解慈懷憂恨心。院君收淚言兒起。殷勤安置所來人。命排家宴廚人奉。分開四席送諸門。岳爺親送諸人去。自歸堂上奉慈親。羣芳領袖李小姐。今古無雙秋榜人。侍兒進上長生釀。英雄仙子勸金樽。院君左右佳兒婦。願盼當時喜悅生。溫言說笑談今古。掃除煩惱慰親心。傳杯換盞多時候。月影穿簾始罷斟。殷勤奉母身安寢。良久方纔各起身。岳爺風情歸闈室。良宵容易日東昇。問安堂上參慈母。遍拜村中左右隣。閒同諸弟談兵法。歷碌駒光又幾巡。劉公都院差人至。催請秋元上帝京。岳爺率領諸兄弟。赴轅謁縣拜辭行。歸來五姓多忙亂。行囊整備各經營。到期各各辭參母。行色匆匆指去程。秋元堂上牽衣別。裏一聲

想兒遠去愧晨昏。望親珍重加餐飯。自知寒暖望寬心。院君命起英奇子。慈訓金言囑一巡。岳爺尤恐添親感。忍淚回身別玉人。離情黯淡天仙子。翠袖輕籠細語云。料得汴京春色好。宮袍綠染柳條青。秋元稱謝將言答。奉癡承歡盡仗卿。珍重身軀宜自愛。紅箋早晚慰征人。仙娥低應拋珠淚。話別臨歧倍愴神。一番拜別方辭出。向前跨馬出莊門。弟兄早在莊前等。觀面相逢並轡行。青山綠水娛人目。早行夜宿趕途程。

卻說岳爺兄弟五位催隨行程。已非一日。看看早已望見都城。岳爺便對牛臯道。牛弟。我們進城去。須要把舊時性子收拾些。此乃京都。非比荒村小縣。倘若粗粗鹵鹵惹出事來。有誰解救。牛臯道。我聽得來京裏的人。必要吃人的。故而防懼。岳爺未及回言。王貴接口道。我們進了城。閉着嘴不說歪話就是了。湯懷道。不是這等說。大哥的話。確是我們的鍼砭。我們以後凡事須要仔細些。便是了。當時各各無話。又走了半日。忽然一個人由南薰門趕將出來。氣喘喘的一手攙住岳爺的坐馬。絲縷叫一聲岳解元。你把我害了。怎不照顧我。岳爺回頭

一看。叫一聲呵呀。你卻緣何在此。怎說我害了你。那江振子道。不瞞岳解元說。自從相公起身之後。有個洪中軍說是被相公在劉都院面前贏了他。害他革職。就領了許多人來尋相公算賬。小人回他說。已去了兩日了。他怪小人留了相公們。將小人家中打得粉碎。又吩咐地方上不容小人在那裏開店。無奈只得搬到這裏南薰門內。仍舊開個客店。方纔小二來報說。岳解元同着幾位爺來了。故此小人趕來請各位相公仍到小店去歇。岳爺感嘆道。正是他鄉遇故知。只是我弄得你如此受累。怎麼是好。江振子道。相公不可介意。也是小人命運不好。偏偏遇着這等壞人。湯懷領着那三個早已立住馬。聽罷一番言語。齊齊的道。如此。就到你店中去住。甚好。當時各各策馬來至店門前。一同下馬。江振子忙叫小二把相公們行李搬上樓去。將馬送入槽上料。忙忙的送獻茶點。忙個不住。岳爺五位弟兄在店候者。終日間論文講武。

終朝在店閒無事。岳爺窗下看書文。湯懷同着牛臯至。齊齊行上說原因。今日晴和天氣好。望兄帶弟略遊行。帝京乃是豪華地。海市蜃樓伴伴精。貨物

俱全諸店廣。我們去買一龍泉作護身。岳爺開語言稱善。當時掩卷便起身。弟兄前後將樓下。邀了張王兩個人。託他店主觀行李。五人同步六街塵。打從小巷穿將去。正是皇都大市心。遙遙聽得人吆喝。行人止步坐起身。岳爺會意呼諸弟。同閃旁邊看一巡。軍校行行為引導。排班執事急如雲。綠呢大轎諸人擁。內坐官員白髮新。一行過去人聲寂。兄弟方纔取進程。言言笑笑同移步。行來又過幾家門。牛鼻笑問秋元道。看這官想是帝皇親。岳爺當下言非也。或是宗公留守臣。四人聽了無言語。行來一店甚清新。吳鉤掛滿金光耀。古畫圖書色色精。店主躬身忙出接。一聲道諸君賜顧乞登廳。秋元領袖諸人進。坐下之時獻劍臨。岳爺選看多時節。並無一劍合其心。當時店主忙相問。相公不賞是何因。岳爺聞語從容答。諸劍皆為看樣珍。三尺龍泉當定國。借他鋒利作防身。那人一聽渾呆了。暗道英雄果不羣。當時告訴秋元道。舍弟家藏有一珍。乞容小可前行去。喚弟攜珍來會君。岳爺便向其人道。尊府相離有幾程。那人答道無多遠。望去迢迢綠樹陰。

秋元便向其人道。待余兄弟往相尋。言完拱手相辭出。行行半里見其門。綠樹陰中人寂寂。岳爺親做叩門人。只見那人徐步出。飄巾儒服態彬彬。手搖書扇名人派。行前拱手見諸人。邀入客堂分序坐。龍津獻後請通名。卻說岳爺當下拱手道。請問先生尊姓大名。那人道。先請教列位尊姓大名。貴鄉何處。岳爺道。小弟湯陰人氏。姓岳。名某。那人道。久仰久仰。岳爺回指衆兄弟道。此是義弟湯懷。王貴。張顯。俱是內黃縣籍。牛鼻不待岳爺說完。他便接口道。我叫做牛鼻。家居陝西。我自家有嘴。不須大哥代說。岳爺道。此弟生性粗鹵。先生休要見笑。那人道。倒是個爽快的人。岳爺正待重問他的名姓。見他起身來道聲少待。竟入內去了。湯懷也立起來觀看他的字畫。岳爺道。此人原來姓周。湯懷道。兄長尚未與他通問名姓。怎麼就知道呢。岳爺道。你看他楹帖便就知道了一齊看着對子道。周字在那裏。岳爺向着湯懷道。賢弟你看那對聯。是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今人不知。每到營伍處。皆用此對。但不知此對。乃唐李晉王贈周德威的。因此愚兄說他周姓也。

湯懷當下無言語。牛鼻接口笑開聲。管他甚麼名和姓。待等他來便問明。當時望見其人至。手捧龍泉劍一根。見他放在花梨桌。轉身連把失陪稱。解元拱手稱言重。道請教先生尊姓名。那人當下躬身答。周姓三畏賤字稱。湯懷等衆稱奇異。長兄真個是仙人。坐中三畏抬身起。吳鉤雙手獻殷勤。岳爺接劍舒猿臂。一抽耀眼覺寒傾。離鞘剛將三四寸。凜凜寒光氣逼人。霜鋒出鞘銀光潔。凝神鳳目細光睜。隨手將他推入鞘。遞付周君三畏身。只說一聲收去罷。其時三畏啓言云。岳兄不賞緣何事。莫非物不中君心。價值幾多胡不說。還乞高明見示聞。岳爺微哂從容答。先生言重這般云。此乃府中無價寶。豈能擬價讓於君。千金難買連城壁。豈比尋常泛泛珍。聞言三畏驚還喜。暗思名劍遇知音。答言弟聽君家議。必知此劍有前因。還求見教開茅塞。不負當初藏劍情。岳爺說與周三畏。弟疑此劍二三分。說來猶恐非其物。豈非遺笑大方聞。先生必欲窮追究。只得從容聽述陳。三畏連聲言領教。晚生洗耳靜恭聽。

岳爺道。小弟當初聽得先師說。凡劍之利者。水斷蛟龍。陸割犀象。有龍泉。太阿。白虹。紫電。莫耶。干將。魚腸。巨闕。諸名俱載之典籍。此劍出鞘。卽有寒氣逼人。乃是春秋之時。楚王欲霸諸侯事。直說到如何鑄劍。如何喪命。故楚有三頭墓事。此劍名曰湛盧。唐薛仁貴曾得之。不知何故傳到先生之手。未知是此劍否。三畏聽了這一席話。不覺欣然笑道。岳兄果然博古通今。一些不差。忙將寶劍奉上。向岳爺道。此劍埋沒數世。今日方遇其主。謹以奉贈岳兄。以俾他日爲國平亂禦侮之具。不負我先祖遺言。我家世原係武職。故遺下此劍。迄今已傳三世。文人寶此如獲石田。先祖遺囑。後人有識此劍者。卽便贈之。分文不可取受。岳爺道。決無此理。先生休得執一偏見。三畏道。此乃遺命。在下焉敢不遵。岳爺再四推辭不脫。三畏親與岳爺佩在腰下。岳爺只得拜謝了贈劍之惠。告辭起身。三畏送出門外。道聲珍重而別。岳爺同他們又遊行一會。買了三口寶刀。回至寓中。不覺天色已晚。店主人來談談說說。夜膳不提。

慢說岳爺居旅店。暫言宗澤老朝臣。正從金殿朝覲畢。拜謁同寅日未曛。歸來勤政勞王事。公餘退進

內書林。節度劉君書札至。考取湯陰第一名。無雙蓋世英奇士。文武全才冠古今。國家棟棟非凡品。真是乾坤第一人。尚有同榜人四個。贊他多是將才能。按期早至京師地。怎不前來謁我們。適纔道出長安巷。見那茶市簷前五俊英。軒昂各有英雄氣。更見那儀表非常玉貌人。想他必是經魁首。如此人才果出羣。下官爲國求賢士。應取文全武備人。不如改扮私行去。密訪皇家住石臣。看他果是真才學。下官設計好調停。思量即便將衣換。烏紗換了一方巾。道袍米色圍絲帶。大紅硃履簇新新。手中搖着鵝毛扇。飄然像個道仙尊。囑咐家人休洩漏。帶一隨身識路人。就從窄巷行將去。逼看招商客寓門。荆樹一株橫屋角。中有紅關小店門。眼見兩人門外立。持將書扇細觀睜。宗爺眼快遙相見。筆舞龍蛇秀射睛。行前低首從旁看。款落湯陰岳某名。此時大喜宗留守。細問門前持扇人。書法何方求到此。此是劉爺新中人。二人聽問抬頭看。道言老丈那方臨。宗爺答道來程遠。特訪湯陰魁首人。觀看二位持書扇。定曉秋元歇寓門。二人見問忙收扇。手指紅

關內店門。答言我店秋元住。今朝演箭試雕翎。卻說那二人正在看得高興。忽見這老丈到來。又說特訪岳解元的。他二人心下好不駭異。便道岳解元住在這裏。今日卻是無暇會客。正在後面射箭。宗爺道。你對他說。我與劉爺相識的。他必見我。小二道。不好不好。他有一位同年的牛相公。性格凶狠。一句說話不來頭。便喊便叫。不是我們得罪老丈說。實實不便通報。明日來罷。宗爺暗想道。那有此理。難道今日就白走了。定要訪個真實。方休。等我來嚇他一嚇。看這厮怎樣答我。便道也罷。你二人如此作難。我就不會岳解元了。待我訴說劉都爺知道。都爺與你處宗大人至好。那時候管教你們這店開得成麼。他二人聽了此言。嚇了一大跳。忙忙的。近前拜揖說。求老丈恕我們年少無知。但是有一件事。要求方便。宗公道。你且說來。二人近前取出那扇道。此扇係岳解元親書的。我那主人好容易乞來。珍而藏之。今日卻好去看相公們射箭去了。我二人聽得主人家說是墨寶。又說價等連城。我二人趁此空兒偷出來看看。不想被老丈看見了。若會了岳爺。說起見了扇子。才訪得下落。豈非我二人該死了麼。宗公道。原來如

此。我會週全的。我帶來的人。命他回去。免得多嘴。說罷。將手一揮。那人會意。便由來路歸去了。當時二人引路。不多步。轉入客堂背後。有一小小甬道。擺着箭靶。那五位小爺。輪流而射。卻好輪着岳爺。忽見那小二進來道。劉都院有位朋友。特來訪岳爺的話。未說了。見那人早已步入。向着岳爺拱手道。久仰久仰。岳爺放下弓箭。回身拱手道。請教尊姓大名。現居何處。怎麼知道岳某在此。宗爺道。老漢姓金名汗宗。前接劉君來信。題及解元文武全才。特來拜訪。岳爺道。承蒙見愛。殊不敢當。當下遜坐了。江振子忙叫送茶上來。宗公道。請岳君發箭賜觀。岳爺心下有些疑惑。又聽他要發箭。卻好輪着岳爺。便應道。只是獻醜了。請勿見笑。宗公道。言重了。必要請教的。

從容態度秋元首。玉手持弓步下庭。連枝箭法如神妙。一排九箭中紅心。當時呆了宗留守。如此英奇目未經。看他玉樹臨風立。秀奪江山少對人。今朝拜服劉都院。得土如斯果稱心。朝廷幸獲擎天柱。借他福澤保乾坤。當時大贊無雙士。拜服英雄第一人。岳爺謙遜言承獎。令余顏汗愧殊深。言時輕把

雕弓放。坐談良久甚投情。看看日色西偏去。宗爺告別欲回程。岳爺再四留難住。只得殷勤送起身。問言尊丈居何處。明晨謝步再登門。宗爺只好含糊應。分手而行出店門。岳爺兄弟齊齊送。見他去遠始回身。諸人心下無分曉。神往秋闈第一人。深疑此丈宗留守。想他有意試才人。思之不覺微微笑。他今有意我無心。慢言旅客無雙士。回表宗公返府門。六街寂寂稀人跡。未行多步接人臨。只因引路人回去。報說宗爺在店門。故由此路來迎接。肩與乘坐入衙門。一宵無事休多表。翌日天明早起身。不識宗爺何故事。要從下卷再言明。

第八回

占鰲頭梁王揭榜 罷武場宗帥追賢

卻說宗澤留守汴京。政聲卓著。且自負能藻鑒人才。今因朝廷多事之秋。立意求賢。今日訪得岳爺的消息。歡喜而歸。次日早起。即命廚人備下酒餚一席。傳上心腹家人。吩咐道。你將此席酒餚送到南薰門內江振子店裏。說我特送與湯陰縣岳解元的。當時那家人應一聲。叫人抬了酒席。望店而來。且說岳爺此時。同着弟兄們。正在推開後樓窗子遠眺。只聽江振子聲音叫上來道。留守衙門送一席酒餚來。說是特送與岳相公的。岳爺暗想。昨日來此。必是此公。果不出我意料之外。但是承他如此垂青。我不去見他。則未免無禮。便向店主人道。酒餚你爲我收下。遂即封了二兩銀子。遞與江振子道。你去對那來人說。我即刻起轅叩謝宗大人。振子應是。發付來人回府轉上樓來。對岳爺道。小人聽他來人說。宗爺正想相公去會他呢。岳爺道。他的衙門在那裏。振子道。不遠不遠。相公要去。小人引路便了。岳爺道。如

此甚好。即便更衣。牛臯道。哥哥要去。帶着我。岳爺道。此事不可。他那裏能帶你亂走的。麼。倘然惹出事來。豈不有累愚兄。牛臯道。我在衙門前等你便了。岳爺執意不允。王貴道。哥哥好人。我們一齊同去。認認這留守衙門。不許牛兄弟生事便了。岳爺無可奈何。便道。既是賢弟們一定要去。須要小心。不可弄出事來。四人道。包管無事便了。說罷。就將樓門鎖了。江振子引路。出了店門。一直來到留守衙門口。岳爺兄弟立定。早有旗牌出來。因奉宗爺之命。故來門前探看。見了岳爺。忙忙的上前問道。那一位是湯陰縣岳解元。岳爺行上應聲。是某。遂將名帖遞上。煩你通報一聲。旗牌應聲解元爺少待。說罷入內去了。不多時出來。對着岳爺拱手道。大人說有請。

當時大喜。宗留守。傳宣請上政公廳。岳爺來到巡簷下。宗公便服降階迎。岳爺展拜行全體。參謁來遲。恕罪深。感蒙垂照。恩何重。一介微才。愧識名。昨朝逆旅多唐突。大人不罪反加恩。宗公此際非常喜。佩服奇才智慧深。國家有幸逢賢士。我等光生十二分。迎前雙手忙扶起。笑說道。訪士求賢我職應。只是賢

才穎悟非常慧。不讓南陽漢孔明。遂將都院劄爺信。細說無雙國士聽。侍人左右將茶獻。岳爺當下稟衷情。細將際遇諸般事。從頭一一稟知聞。宗公坐對秋元客。竊鶴春風入座生。忽然想起前番事。不覺微微失嘆聲。深慮他良才不遇如何好。有屈全材文武能。尤只恐正不勝邪宵小衆。若教義孤忠無計挽天心。沉吟良久方纔道。尤只恐賢契今來不遇春。岳爺聞嘆心疑惑。更聞此語暗心驚。大人忽發如斯語。必有疑懷請示明。宗爺當下低聲道。賢契難知就裏情。滇南威鎮藩王位。堂堂帝戚姓柴人。封號梁王名桂字。今春朝賀入都城。不知天子存何意。許其金殿奪科名。欽點考官入四個。大總裁是邦昌張姓掌朝臣。第二個是大堂兵部叫王鐸。第三個是右軍都督姓張名俊人險惡。三人受賄買私情。狀元暗許梁王奪國法全無任性行。私收厚賂賤君上。三賊同謀氣死人。下官職掌文衡首。無奈名排第四人。秋元不覺渾呆了。此事無端惱亂人。藩王豈在龍頭顯。定有他謀誤國情。盈廷宵小非祥兆。宋室江山少太平。又思榜首他人占。空抱凌雲志不伸。坐中勉強躬

身容。望大人爲國善調停。上至聖主求賢意。下庇求名士子心。宗公點首連稱是。且到臨場再理論。此回煩惱無雙士。起身拜別出轅門。四人正在茶坊坐。振子相邀品玉津。此筵卻在轅門側。衙中出入了然明。當時遠見岳爺出。弟兄離坐出相迎。近前齊把哥哥叫。細問衙中相會情。是岳爺玉容略減春風色。爲甚雙眉隱隱帶愁痕。莫不是宗公無理將兄譏。呀是了提起先生觸舊情。岳爺回語皆非也。留守垂青雅愛深。四人不信重重問。岳爺不悅答諸人。且回旅店言心曲。怎在街前纏繞人。四人默默無言語。隨同兄長轉回程。卻說岳爺兄弟回到店中。已是黃昏時候。就在客堂上坐了一坐。便上樓去。那主人家就也跟上樓去。叫小二搬酒席上來。擺在桌上。將燈點好。起身向五位相公道。明日再會說罷去了。岳爺對牛臯道。將此菜分出四色。命小二送與他主人去。牛臯應一聲。是遂將菜碗用盤子裝了。叫小二送去。他五位坐下飲酒。他四人便要行令。同聲的道。此酒宗留守送大哥的。大哥即是主人。令官該是誰做。岳爺正在心中煩惱。見他們十分高興。也

只好道。就是王賢弟罷。當時起令。行了一遍。恰巧輪到牛臯收令。牛臯道。你們說的是英雄宴會的故事。我是不曉得這些古人出處。我如何說法呢。請大哥代我說罷。那岳爺心中有事。飲不滿杯。已覺微有醉意。神不自在。就靠在桌上。竟睡着了。牛臯正說開。把眼一看。失聲叫道。完了。湯懷忙忙伸手掩着他嘴道。不要驚醒了哥哥。回向張顯道。為何哥哥今日不言不語。不知惱着甚事。張顯點頭不語。他二人坐了一會。也去旁邊榻上睡了。王貴已多吃了幾杯。歪着身子。靠在椅背上睡着去了。只剩牛臯一個。獨自拿着大碗。吃個不了。看看他們都睡去了。我何不趁此時刻。到街上去看看景致。有何不可。遂輕輕的走下樓。對主人家道。他們多吃了幾杯。現在都昏昏沉沉睡着了。不可上去驚動他們。我去出個恭就來了。江振子道。既是牛相公去出恭。小人在客廳照應門戶便了。牛臯應一聲好。低着頭。出了店門。望東亂走。看着一路上挨挨擠擠。果然熱鬧。不覺走到三叉路口。立住了脚。想道。向那裏去好。

牛臯正在遲疑際。見前邊步過兩豪英。一個是長身九尺容顏白。一個是體壯身肥面帶紅。看二人挽手情親密。聽

說到東京國寺好游行。牛臯當下心花放。待我隨他耍一巡。行來將近天王殿。人山人海圍裏人。只見那紅衣大漢抬雙手。推開人衆上階行。見一個書場坐滿人無數。有一個年老先生說傳評。那二人是分開人衆將身坐。趕起那聽書人衆盡回身。只因二人身雄壯。故使人人懼若神。牛臯暗羨真雄偉。也向旁邊坐定身。見先生當下將書說。却說着北宋金鎗倒馬因。直說到幽州解困楊家勇。方纔住口飲香茗。只見那白袍豪士身邊摸。出銀手遞說書人。那老人歡喜連稱謝。牛臯心下暗思尋。不知搗甚他娘鬼。騙了他身兩錠銀。忽聽得紅袍壯士開言道。為甚哥哥重賞銀。白漢回言君不曉。他書贊我祖先人。牛臯方始心明白。原來爲着祖先尊。倘然說着俺家祖。奈我今朝未帶銀。回頭一看他人去。牛臯急急也抬身。一頭鑽入人叢裏。看來又是說書廳。三人尋坐將書聽。說的是與唐故事世民君。羅成小將逞雄武。喜動紅袍壯漢身。白銀四錠當場送。見兩人當下動爭論。

卻說那穿白袍的道。我賞了兩錠銀子。你說多了。如今你賞四錠。不是更多於我麼。穿紅袍的道。不是我欺哥

哥。實是我的祖宗很些。白袍道。何以見得。紅袍的道。五龍會上。獨是稱雄。你九個宗先。保個皇帝。尚不能保全性命。白袍的道。你欺我呵。來來回去。披掛上馬。往小校場去比武。看勝得的。在此搶狀元。否則回去。下科再來。說罷。一哄而去。牛臯道。好在有我在。此聽見。若不。狀元被這兩個狗頭搶去了。說着。忙忙的趕回店去。上樓一看。見他們睡着未醒。心中想道。不要通知他們。待我去搶了狀元。送與大哥罷。悄悄的拿了雙劍下來。對主人家道。我要牽馬去飲水。將鞍轡備好。主人應是。牛臯出了店門。上馬就走。卻不知小校場在那裏。見兩個老人坐在竹籬笆邊講古話。牛臯催馬上前叫道。呸。老頭兒。俺問你小校場往那裏去。那老人聽了。氣得目瞪口呆。只把眼看着牛臯不應。牛臯道。快快說來。那老只是不應。牛臯道。悔氣撞着了。嗔子。若在家裏。惹起俺家性兒。打死他了。那老人道。冒失鬼。京城裏容得你撒野。幸得遇我兩個老人家。遇着後生輩。那就對你不起。我告訴你罷。投東上南去。就是小校場了。牛臯道。老殺才。何不早說。有這多嘴。若不。看俺大哥面上。就一劍打死你。說罷。拍馬去了。這兩個老人肚子都氣破了。說天下

那有這樣蠻人。真真罷了。不言老丈私談論。且說牛臯認路行。鞭催戰馬如飛去。抬頭已見校場門。圍靜二目團團看。見二人正在鬪輸贏。牛臯跑上高聲喊。狀元乃是大哥名。看爺這劍非輕可。教你今朝認認人。說話遲來揮劍快。迎頭來打兩豪英。白袍鎗舞龍蛇繞。笑問何來此野人。回頭便叫羅兄弟。我們何必賭輸贏。不如將彼來取藥。耍耍。獸呆無用人。十分奮勇紅袍士。世代稱雄白面人。牛臯本事雖然好。一人怎敵兩人英。三人酣戰多時節。牛臯力卻喊高聲。大哥再不前來。到。狀元穩送兩人身。二人好笑心思想。料來他令兄必是一英雄。故而緩緩將他逼。意在遲遲圖士達。話來聽表秋元首。伏桌沉沉睡思濃。醒來只見人三個。獨少牛臯吃一驚。行前推醒張湯弟。問言牛弟那方存。二人答道無知曉。王貴當時夢也醒。齊言不見牛兄弟。未卜他身那裏行。弟兄秉燭將樓下。來問江家店主。人。振子回言牽馬出。約來也是一時辰。岳爺回首呼王弟。看他軍器可隨身。當時王貴樓頭去。雙劍尋來不見形。回身來告哥哥曉。想他

雙劍定隨身。岳爺是此言一聽，渾呆了。英姿失色，卓然驚。說聲罷了，如何處。料他必入是非門。遂呼小二忙備馬。隨帶三家結義人，備劍提鎗登寶馬。弟兄出店向前行。行來將近三叉路。秋元勒馬意沉吟。知他卻向何方進。教兄爲弟識途程。凝神忽聽人言笑。望去籬笆竹院門。見老叟一雙門前坐。指天劃地笑談論。岳爺遂把雕鞍下。拱手行前老丈稱。可見個身雄黑漢騎烏馬。這纔曾否過君門。那老人見問，呆呆看。便問道：尊駕和他甚麼親。岳爺回語金蘭弟。老叟難禁笑失聲。看君家彬彬儒雅非常態。那令弟是宛然一個養牛精。如何這樣天淵別。雅俗居然共義盟。遂將問路情由事。細訴岳爺一一聽。又將去路明明指。投東南轉校場門。岳爺拱手言承教。方上雕鞍取進程。行來演武廳門首。只聽牛臯叫不停。狀元已被他人搶。大哥怎不快來臨。岳爺暗異忙催馬。秀目詳觀吃一驚。見牛臯失色將無力。見一雙大漢勇無倫。回呼三弟休前進。待兄去作解圍人。言完拍馬如飛上。喝一聲休傷吾弟舉鎗臨。二人一看忙來敵。好一個無雙國士藝驚人。將銀鎗一擲丁當響。那二人是鎗頭

着地力難伸。

卻說岳爺走馬上前。大喝一聲。休傷吾弟。那二人丟了牛臯。兩桿鎗齊向岳爺挑去。岳爺把手中鎗往下一擲。只聽得一聲響。那二人的鎗頭着地。右手拿在鎗鑽上邊。這個武藝名爲敗鎗法。再無救處的。二人大驚。把岳爺一看。說道：今科狀元。必是此人。我們去罷。遂拍馬而走。岳爺隨後趕上。大叫二位好漢。請留名姓。二人回頭應道：我乃山後楊再興。我乃湖廣羅延慶。是也。今科狀元。權且讓你。日後再得相會說罷。竟自去了。岳爺回轉馬頭來。到小校場。看見牛臯面容失色。喘氣未定。便道：你爲何與他相殺起來。牛臯道：你說得好笑。我在此與他相殺。無非要奪狀元送你。殺他不過。幸得哥哥自來。贏了這個狀元。岳爺笑道：多承賢弟美意。但是這狀元要與天下英雄比武。無人勝得。方爲狀元。那有兩三個人私搶的麼。牛臯道：若是這等說。我到白白的同他殺這半夜了。衆兄弟大笑。各各上馬回寓。到了次日。天色微明。岳爺兄弟用了早膳。各各披掛下樓。來到店門外。各各上馬起身。只見小二託個糖色果盒。主人家提着酒壺。叫聲各位相公請吃上馬杯。好搶狀元

回來。每人奉了三杯。岳爺謝了一聲。

當時離了那旅店。行行早至校場門。只見各州舉子齊來到。擠擠挨挨數不清。岳爺說向諸兄弟。且尋靜所暫消停。言時轉過前邊去。互相候考品龍津。聽言演武廳中事。四人主考進高廳。發柳三次升坐堂。鼓亭奏樂集諸人。邦昌茶罷開言道。拱手相看留守臣。道聞得大人門下士。文經武緯世難尋。果然合占鰲頭貴。快將虎榜早填名。宗公一聽心生怒。正色開言說事因。此言無理真堪笑。當面欺人太過深。未填新榜何憑據。緣何我有貴門生。邦昌冷笑呵

呵道。湯陰岳某豈無名。宗爺此際心明白。料他知我餽蔬珍。故今出此踐躄話。可惱奸臣賊性成。坐中良久回言答。國家大典豈私行。你今疑我存私意。我卻懷疑張大人。莫非因着金珠累。人有私心轉

謗生。邦昌變色言奇怪。怎般疑我好奇文。宗公答道何須辯。一定要四人立誓表明心。上不負朝廷來重任。下不負求名舉子們。上天日月明心跡。方可今朝考得成。國家正在求賢際。我等為臣豈不聞。正當竭力求豪傑。定國安邦望武臣。我因年邁當榮職。恐

負王家倚畀恩。愛才之念人人有。存私買賄不知因。今朝定要立盟誓。表我無私一片心。即傳左右排香案。此心天鑑定分明。宗爺即便抽身起。撩袍先自跪埃塵。道下官宗澤官留守。浙江省下義烏人。皇王曠典開科考。蒙恩欽點試官臣。求取天下豪傑士。自秉忠君愛國心。若存愛賄貪賊念。死於刀箭少收成。望天廣把人心照。蔽日浮雲要掃清。拔取賢才能定國。明珠魚目要分明。當場誰若懷私念。求財受賄負君恩。凡人豈識其中細。皆望蒼蒼上鑒分。宗公誓畢抬身起。此心無愧水澄清。當時傳令添香燭。就請邦昌把誓盟。

宗公邀張邦昌過來立誓。邦昌暗想道。這老頭子好不討厭。發起誓來了。好教我有法難施。沒奈何他。只好跪下道。小官張邦昌。黃州人氏。蒙恩同考試。若有欺心害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王鐸見了邦昌立誓。亦跪下道。小官王鐸。與邦昌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為豬。小官變羊。一同死法。你道這兩個誓話。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的。我們這樣大官。怎到外國去做豬做羊。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為得計。張俊

討厭。發起誓來了。好教我有法難施。沒奈何他。只好跪下道。小官張邦昌。黃州人氏。蒙恩同考試。若有欺心害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王鐸見了邦昌立誓。亦跪下道。小官王鐸。與邦昌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為豬。小官變羊。一同死法。你道這兩個誓話。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的。我們這樣大官。怎到外國去做豬做羊。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為得計。張俊

討厭。發起誓來了。好教我有法難施。沒奈何他。只好跪下道。小官張邦昌。黃州人氏。蒙恩同考試。若有欺心害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王鐸見了邦昌立誓。亦跪下道。小官王鐸。與邦昌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為豬。小官變羊。一同死法。你道這兩個誓話。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的。我們這樣大官。怎到外國去做豬做羊。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為得計。張俊

討厭。發起誓來了。好教我有法難施。沒奈何他。只好跪下道。小官張邦昌。黃州人氏。蒙恩同考試。若有欺心害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王鐸見了邦昌立誓。亦跪下道。小官王鐸。與邦昌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為豬。小官變羊。一同死法。你道這兩個誓話。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的。我們這樣大官。怎到外國去做豬做羊。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為得計。張俊

討厭。發起誓來了。好教我有法難施。沒奈何他。只好跪下道。小官張邦昌。黃州人氏。蒙恩同考試。若有欺心害賢。今生就在外國為豬。死於刀下。王鐸見了邦昌立誓。亦跪下道。小官王鐸。與邦昌同鄉人氏。若有欺心。他既為豬。小官變羊。一同死法。你道這兩個誓話。從來沒有聽見過的。是他心裏想出來的。我們這樣大官。怎到外國去做豬做羊。豈不是個牙疼咒。自以為得計。張俊

也上來雙膝跪下。暗想道：你會好，我也會刁。難道我學你們不來，便道小官張俊，順州人氏，如有欺心，死於萬人之口。你道這個誓立得奇不奇。這變豬變羊原是口頭言語，不過今生來世。外國番邦，是弄舌之言。那有一個人能死在萬人之口麼？誰知岳武穆王墓頂褒封的時候，他竟應了此誓，也是一件奇事。且說宗公是一個正人君子，聽了他們三個誓言，也不去理會。只要自己真心無愧，便了誓畢。各各歸坐。早有那九省四百好漢，俱已到齊，發鼓催考。

此番更勝秋闈考。天下英雄盡到臨。人人要顯平生藝。個個思量拜紫宸。惟有那驚天動地才當首。故使九州豪傑減精神。岳爺是天生神力原無敵。更有那錦繡才華屈宋文。怎能名在諸人下。天然不讓榜頭名。一任他貪賊誤國奸邪輩。臨場立誓怎施行。當時鼓樂齊聲奏。榜開龍虎勢猙獰。人山人海如潮湧。萬姓抬頭看榜文。會元高中州士。祖籍湯陰岳某名。百萬英雄皆悅服。奇才原合上龍廷。人人名顯歡聲振。個個春風得意生。正當擁擠觀天榜。只聽得喊聲一片近轅臨。高頭大馬梁王坐。手舉鋼刀殺氣生。

話說遲來行得快。馬頭直撞抵轅門。龍虎榜前這一望。三丈無名火直噴。大聲喊罵三奸賊。受我金珠背了盟。會元標了湯陰士。狀元隱隱定他身。孤家不占驚頭貴。怎肯甘休罷了情。言時揭去了蟠龍榜。待我去先問奸臣後面君。回駒直奔公堂去。嚇殺了巡場武共文。一個個面如土色無理會。一個個口內惟將不好稱。慌得那直堂將梭忙忙擋。除些兒打上至公廳。宗爺雖則無私蔽。也無良策治橫人。三奸到覺心花放。巴不得直抵金鑾毀了君。假妝失色驚慌狀。向梁王推故說宗君。那堂上是正當難解難分處。解危尤仗會元臨。未曾衣紫朝天子。先為皇家除叛臣。灑泉鎗舉銀光現。架住金刀出諫論。聲音洪暢多人聽。儀態從容千歲稱。試看那乾坤不少諸豪士。文武寒窗盡苦心。惟期一日鵬程達。直上扶搖拜紫宸。千歲是堂堂一個藩王主。榮華應勝狀頭人。何須蕊榜爭名姓。尚乞三思善自尊。下全豪傑求名志。上慰朝廷望士心。岳解元是言詞款款多諷諫。弄得個梁王怒氣滅三分。便答道：既然依你如斯論。理合龍頭標你名。但是孤家一國藩王貴。仗勢應當奪你名。當着這天下英雄

人不少。教孤難做失時人。岳驥元可龍頭若把孤客讓。包你榮華過一生。岳爺回道難從命。豈不被天下英雄笑煞人。當時柴桂圓睜目。喝一聲如此無知有甚能。你今阻四推三語。要教我不決雌雄不能情。

卻說柴桂只因朝賀來京。路過太行山。那山上有個大王。使一口金背砍刀。江湖上都稱他爲金刀大王。此人姓王名善。有萬夫不當之勇。手下聚集勇將十餘員。嘍兵五六萬。霸佔着太行山。打家劫舍。官兵不敢犯他。他久有心謀奪宋室江山。卻少個內應。那日打聽梁王經過此山。忙忙的接上山去。設宴款待。將言挑撥他道。大王何不趁此機會。謀奪武魁。結交了三百六十個同年進士。通了當權之人。收爲心腹。必成大事。只要密寄一書。知會我們發兵前來幫助大王。柴桂大喜道。孤家久有此心。大事成功。與卿同享富貴。故此柴桂有心要占狀元。賄賂了奸臣。滿望如願。不期恰恰遇了岳爺。文武俱居其上。今日榜出名落孫山。一時大怒。揭去榜文。趕進至公堂。又被這三個奸臣花言巧語。一味推在宗公身上。那柴桂正想發落宗公。被岳爺上來攔住。又說了這番言語。柴桂無奈。暗道。人人說這岳秋元是個天下

英雄。我卻與他比一比武。如果勝他不得。待我將好言說他歸順。宋室江山。定歸孤掌中矣。想得停當。轉下面來。便上公堂。向四主考官道。如今也不論別的事件。只要與岳舉人比武便了。宗公未曾答應。那三個奸臣同聲言善。傳命岳爺。梁王比武。一聲令下。校場裏外。頃刻人山人海。來看。岳爺暗想。且慢。我與柴桂。尊卑有別。走馬交鋒。豈無失誤。他是藩王。位尊名貴。倘若傷我性命。定無人究。或是我傷了他。現有這三個考官在此作證。我命休矣。尤恐累及他人。想至此間。稱聲有了。遂上來稟道。望各位大人作主。今令武舉與柴王比武。必須各立下一張生死憑文。方妥。自古有言。壯士臨陣。不死即傷。不論誰人失手。皆須免究。宗公言善。邦昌道。諒岳某有甚本事。說得這等割切。王爺可就同他立下憑文。傷了他性命。好教衆舉子心服。免得別有話說。柴桂只得應允。當時各把憑文寫定。畫上了花押。送與四個主考官用了印。邦昌一手接來。道。都交我收着便了。當時岳秋元下來。尋着諸弟兄。囑咐道。恐兄今與柴桂比武。業已立下生死憑文。不知勝負何如。倘若愚兄失手賢弟收尸回去。切不可滋事生非。衆人道。大哥何出此言。岳

爺亦不說話。整盔束帶。提鎗上馬。來至校場。慢表。聽言柴桂朝王至。暗率千軍萬馬來。校場左右安棚。察風捉影暗謀裁。生死憑文交代出。轉身來到自營盤。悄悄囑付諸家將。備候孤家一戰安。果能僥倖贏岳某。三軍直搗上金鑾。立時弑卻欽宗帝。孤家穩穩坐朝參。你們個個加官爵。酬汝相隨千里來。若然掃興孤輸了。當場只怕命哀哉。你們收我尸骸去。急速奔喪返故關。一邊寄遞凶音札。報仇求救太行山。金刀王善知其事。豈肯輕輕下了台。爲孤定把深仇報。你們竭力助他來。奪得江山孤慰意。雖死如生名壯哉。衆多家將回言道。料他岳某有何才。豈能勝得王爺藝。包他穩失宋江山。柴桂欣欣多得志。全身披掛上雕鞍。一鞭搖動來場所。卻遇驚天動地才。當場觀面雙駒會。橫鎗立馬陣雲開。柴桂抬頭觀仔細。只認得秋元威勢凜雄哉。英姿不似初時態。春風秋水秀堪餐。此時威重如山岳。壯氣堂堂凜凜然。風陣含怒光千丈。重重殺氣映春山。神威之下真堪畏。柴桂其時着了呆。進退兩難心懼卻。暗呼罷罷惱心懷。又只好硬着頭皮催馬上。

開言先致揆天才。

叫一聲岳會元。順了孤罷。讓這狀元與孤。許你平半江山之分。岳爺吃了一驚。暗道。果在我意料中。事已如此。我只得拚此一身了。卻大事。想得停妥。便答道。柴千歲差矣。何得作此妄念。不若請回貴郡。完節全名。弄斧班門。斷非良策。品極藩王。有何不美。尙希三思而行。柴桂聽了岳爺這幾句話。言言入耳。句句銘心。倒覺惱羞起來。勃然大怒道。好胡說吓。你既不識賢愚。看孤的刀罷。就將金刀提起。照會元頭頂上就是一刀。岳爺舉鎗一架。只聽得叮噹一聲。振得柴桂兩臂酸麻。叫聲不好。心慌意亂。再一刀砍去。岳爺又把鎗輕輕一舉。將柴桂的刀架開了。柴桂見岳爺不還手。就膽大了。使開金刀。就上三下四。左五右六。向着岳爺砍個不住手。岳爺左避右讓。他砍得岳爺性起。叫一聲柴桂。好不知進退。差不多些。全你個體面。早早罷手去罷。柴桂大怒。喝道。岳某直呼本藩名姓。太無理了。不要走。再吃我一刀。話又未完。那刀望着岳爺項上呼的一聲。砍將下來。岳爺不慌不忙。舉鎗一架。把刀避開了。纔用鎗望梁王心窩裏刺去。柴桂見來得利害。把身子一偏。正中甲縫。岳爺將鎗

一起。梁王雙脚朝天。跌翻馬下。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只聽得合場的舉子。並看的人等。齊齊喝采。好武藝。好武藝。

會元挑死謀王寇。嚇壞公堂上下人。人人轉色。渾呆了。事到如斯。個個驚。當時大怒三奸賊。喝聲綁下會元身。塔前武士齊齊應。正思動手上前行。早有湯懷率領諸兄弟。執鎗威立警諸人。牛車大叫飛身上。銅擊桅杆響一聲。哄嚷聲響如山倒。大羅高桅擲地輕。只聽得喊聲一片驚天地。天下英雄盡不平。果然要去秋元首。一霎打上公堂把話論。此時嚇了三奸賊。渾身發抖失真魂。上前扭住宗留守。求懇元戎救我們。但憑怎樣調停法。小官三個總依聽。宗公冷笑回道。殺人償命禮該應。奈他生死憑文立。怎能任性要施刑。須知道九州豪士心難服。下官無計代調停。算來算去無良策。只有個罪釋秋元不認真。三人忙道該如此。但願個保全性命解危星。宗爺當下忙傳令。赦過龍頭第一人。一聲命下人人服。須與人散靜無聲。那岳翁是當廳挑死柴王桂。依舊英姿不帶驚。下駒手倚銀鎗立。候他堂上怎施行。雖然

出了權臣手。難免胸中憤憤生。候他令下方登馬。懶向公堂見眾人。當時會見諸兄弟。並馬而行轉店門。作書致別宗留守。店賬歸清別主人。振子再三留不住。難慰英雄抱屈情。殷勤送出南門外。岳翁兄弟取歸程。回言宗帥諸文武。眼前危解覺身輕。轅門走了無雙士。火滅煙消演武廳。只因奸賊貪賂。空負君王望士心。當場散了諸豪傑。贏得人人抱不平。宗公忍怒回私第。關者持書獻主人。會元親至轅門道。此書致謝老爺恩。宗公閱看書中意。賢才悔卻利名心。看完頓足長吁嘆。國家無福辜賢臣。但是下官怎肯將他捨。棟梁材豈老山林。想當時蕭何月下追韓信。力扶漢室建奇勳。賢才更在韓侯上。必要攜他近紫宸。文全武備無雙士。大宋乾坤望此人。月色如銀今夕好。我當單騎趕賢臣。好一個扶王赤膽宗留守。月下追韓效古人。不知途次如何集。且將下卷接前文。

第九回

岳鵬舉破賊酬知己 施智士翦徑遇良朋

卻說那衆文武見武場散了。遂吩咐柴王的家將收拾了尸首。送回滇南。然後一同來到午門。早有張邦昌奏道。今科武場。被宗澤門生岳某挑死了梁王。以致擺去武場。有失聖主求賢之心。天子聞奏。暗想柴桂久懷叛意。今日之死。卻是自討的。但是散去武場。覺得掃興。便降旨道。孤念宗澤兩朝老臣。降三級。留京供職。宗公謝聖出朝。回至私第。接着岳爺書札。大驚道。不想他竟自拋名而去。但是宋寧江山。非此人莫救。便對諸家將道。去把我的卷箱擡出來。又取了川資。帶了從人。一路趕來。諷表。且說岳爺兄弟出了城門。加鞭拍馬而行。行了半天。牛臯道。到了此處。還怕他怎麼。岳爺道。休得多言。方纔釋脫愚兄。一因衆英雄不服。二因恩師迴護。三因解危之計。那奸臣未必真心肯放。愚兄若不自退。又恐發生意外之事。豈不悔之晚矣。衆人道。哥哥說得不差。我們快走的是。一面說。一面走。不多時。早已金烏西墜。

玉兔東升。衆人乘着月色前進。離城約有二十餘里。忽聽馬嘶人喊。漸漸而至。岳爺勒馬。凝神不語。牛臯道。必是梁王的家將追來了。王貴道。哥哥。我們不要走。等他來。索性殺個乾淨。牛臯又道。也是大哥氣量大。照着俺的性兒。殺上殿去。先砍奸臣。後逐了天子。奪了汴京。岳大哥就做了皇帝。我們四個都做了大將。豈不是好。受他們什麼鳥氣。還要考什麼武狀元。那岳爺正在勒馬出神之際。也不留意。直聽道大哥做了皇帝這句話。大怒起來。向着牛臯喝道。好胡說。你可是瘋子麼。快住嘴。罷。牛臯弩着嘴道。照着這樣懼怕。等他們趕來。待我們伸長頸子。等他們來砍了罷。王貴道。不要說了。我的肚子要氣破了。張湯二人笑個不住。忽聽一聲喊來。岳會元慢行。宗大人來了。衆人擡頭時。那將已到面前。下了馬。上前向岳爺道。幸得家爺來得快。會元爺尚未去裏。岳爺道。原來恩師來了。當時率領諸弟下馬相迎。宗爺一見。連忙下馬。岳爺兄弟各各上前行禮。宗公雙手扶着會元。叫一聲賢契。不可介懷。老夫特來追你。有幾句要言。囑託謹記。遂將邦昌奏章移禍之事。說了一遍。又道。老夫雖蒙聖恩高厚。自知年邁。而且孤掌難鳴。欲思

退隱。讓他們自在自在。岳爺再三請罪。累及老師。問心自愧。宗爺再三安慰。回問家將道。此處可有什麼好所在。借他一宿。家將稟道。前邊高白粉牆。乃是諫議大夫李老爺的花園。可以借得的。宗爺言善。同了岳爺兄弟上馬。行至其門。前下馬。步入房室。坐定。吩咐將士快到招豐鎮去買菜菓。廚司忙忙的整了五席佳餚。擡上來。宗爺將四席分開。王張湯牛各人一席。自己同着岳爺對酌。飲了一會。叫人擡過卷箱來。向秋元道。老夫無物相贈。奉上一副冠袍鎧甲。聊表寸心。岳爺出坐拜謝。宗公又道。賢契目下功名未遂。他日定在老夫之上。宋室江山。尚賴賢契扶持。以老夫之衣甲為記。萬勿灰心。以慰我望。言罷。取出袍來。親自披在岳爺身上。岳爺只好穿了。重新入席。清談漫飲。且說下邊四席。張湯二人也從從容容的且談且飲。只有牛皋王貴坐在席上。也不管他們談天說地。只低着頭吃個不了。那知廚子因天晚了。手脚忙亂。菜裏多下了些鹽醬。這兩個將兩席菜菓吃光。方纔罷手。吃完了方覺得口渴起來了。只管討茶吃。吃了幾小杯。還不覺。又吃了幾大碗。說道。爽快爽快。散席。宗公與岳爺相對談心。不覺天色黎明。岳爺

便與宗公作別。彼此俱有難捨難分之勢。宗公又命從人讓一匹馬來與岳爺駝了卷箱。方纔分道而行。看看日出。已是辰初時刻了。
 賜飲通宵達五更。扶桑日影又東昇。知音聚首難為別。一程分作兩程行。宗公是帶隨僕從回城去。這裏是弟兄並馬指湯陰。談談說說都中事。嘆恨權臣太妄行。岳爺是名心灰卻題橋志。三分倒有憶師心。承他萬種垂青意。畢竟師恩似海深。此番場內諸般事。累及師門受謗論。曠懷不介加垂照。單騎追余不忘君。回思昔日先師教。盼余名姓重朝勳。浮雲蔽日何時散。願盡丹忱答帝心。明訓金言常在念。此身何惜報君親。忽見白雲起天末。歸心漸漸繫離情。襟懷惓惓輕風送。勒馬遲遲取進程。忽聞王貴高聲喊。跌下雕鞍人已昏。面如土色牙關閉。嚇殺金蘭幾個人。齊齊都下龍駒馬。行前圍看姓王人。岳爺執手呼賢弟。叫之不應喚無聲。此番嚇壞無雙士。難免英雄哭失聲。君家若有長和短。教兄無面見尊親。功名不就歸鄉井。已覺同懷不幸深。倘然再出非常事。窮途逆旅怎為情。言之至此情難任。淚濕

青袍透幾層。湯懷張顯皆慌了。正當無法勸兄身。牛臯扯住岳爺袖。大哥且請住悲聲。俺家醫治多良法。可把王哥救轉身。岳爺此際方收淚。催促牛臯快救人。牛臯便道無妨事。王哥場內受虛驚。途中又把風寒冒。昨宵茶酒飲多巡。言時也向塵埃坐。便與他撫摩胸腹半時辰。聽他腹內雷鳴響。氣透三關漸漸醒。呻吟不住開雙目。此刻秋元略放心。隨同諸弟來行上。扶將王貴上鞍心。又呼湯弟前行去。尋一招商清靜門。輕輕又喚王賢弟。診他六脈尚和平。囑聲牛弟扶王弟。馬不加鞭緩緩行。須臾卻好湯懷到。報說前邊有店門。地名叫做招豐鎮。十分熱鬧有醫生。岳爺點首稱言善。兄弟行行進店廳。下馬同觀精舍好。輕扶王貴人重衾。延醫診脈多忙亂。藥餌親調仗故人。慢言旅店諸般事。要說金刀王善身。探知挑死藩王主。罷去英雄九省人。當今不用忠良輩。重任權臣胡亂行。趕他朝內無良將。思量直取汴京城。先鋒馬保人雄壯。左右軍師名鄧成。更有何氏英雄將。兄弟同心助賊人。田奇為帥持旗令。點起傾山無數兵。分爲三隊人和馬。扮

作官兵樣子形。逢州遇縣悄悄過。並無人擔任他行。離着汴京無百里。安營下寨住三軍。黃門侍尉知其事。飛報金鑾聖主聞。欽宗天子升龍座。宣集朝中文武臣。太行山盜與兵至。譏調何人去領兵。宣詔三通人不應。君王座上怒生噴。龍睛注定邦昌相。便說道國事諸卿不在心。養兵千日虛糧草。受祿須當報國恩。今聞盜至無人敵。枉用朝中武共文。聖諭未完環珮響。班中閃出一公卿。諫議大夫身姓李。網字爲名輔國臣。當時象簡當胸執。跪下金階奏聖君。臣聞輔國安天下。必須除佞重賢臣。滿朝文武人非少。重任兵威獨少人。望求陛下垂龍目。復詔林泉宗澤臨。命他重振將軍令。帥字旗開蕩寇平。老臣前去將他詔。先要安排守路軍。欽宗天子龍顏悅。老卿所奏不差分。李綱展拜承王命。下殿登車去似雲。君王殿上重傳旨。即傳張俊守南門。當時張俊驚呆了。天子偏偏宣我名。思量無計將身脫。無奈金階跪見君。哭奏小臣身有疾。不能把守正南門。君王一聞張俊語。大發雷霆喝住聲。推諉國政虧職守。理應廷杖示薄懲。一聲聖旨來傳下。錦

衣侍尉應高聲。當時更不由分說。按倒貪生怕死人。重打御前金藤棍。責將四十皮膚青。革去右軍都督職。當時驅逐下龍廷。殿前又去狠心賊。喜殺京都官與民。君王聖駕回宮去。散了朝廷大小臣。要表李綱承聖詔。來到宗公留守門。

卻說宗公自那日追着岳爺勸勉一番。師生分手。回至衙中。又過幾日。暗想朝廷文武臣工。盡奸佞。安得如岳某這樣有爲之人。大加廓清廓清。想來想去。我恐不能登進賢良。又不能與那班宵小同流合污。只好解職歸田。反落得乾淨些。因此遂上了一道乞病的疏。皇上俞允了。方纔蒔花看竹。享受林下的風味。不意李公奉了詔書來至其門。求見。早有公子宗方出來迎接。李綱道。令尊不出來接旨。卻是何故。宗方道。家父日來怔忡病發。臥床不起。是以不能接旨。罪該萬死。李綱道。既然如此。且將聖旨供在中堂。待我去看看令尊。可引我去罷。宗方道。不敢勞動老伯。李公道。好說。當時宗方前引李綱步入。來到床前。只見羅幃半啓。鼻息如雷。宗方正待上前通知。只聽得宗澤睡夢中叫一聲奸賊吓。翻身向外。又睡去了。李綱向宗公子道。不要驚動令尊。待我

去復了旨。再來。宗方慇懃送出。李綱來至金階。俯伏奏道。宗澤有病。不能領旨。天子降旨命太醫診治。須臾李綱同着太醫上來復旨。奏道。宗澤之病。非藥石可治。天子愕然。問道。李卿快奏上來。必有他故。李綱奏道。臣見他夢中大喊奸臣。此乃心病。如無心藥。怎能醫得心病呢。天子正在沉吟之際。只見張邦昌俯伏奏道。兵部尚書王鐸。頗爲不法。宗澤夢中所呼奸臣。定是暗指此人。天子准奏。傳旨拿下王鐸。交部議處。你道邦昌爲甚攻擊王鐸。只因武場受賄一事。恐李綱奏將出來。他兩個就一同難逃性命了。故而先與他遞了一個眼色。奏出這番話來。李綱暗暗切齒。不便再奏。只好辭駕下殿。來到宗公府中。述知其事。又過了兩日。宗澤病起。同了李綱入朝覲見。早有張邦昌奏稱王善烏合之衆。皇上只消發兵五千。命宗澤帶領去勦。必能克奏膚功。皇上採納了張邦昌的奏對。遂下一道著宗澤勦辦王匪的諭旨。宗公領旨出朝。來對李綱道。打虎不着。反被虎傷。如之奈何。李公道。老元戎好好率師前去。我在後去籌餉。添兵相助便了。當時二人分手。次日宗澤點齊人馬。帶着宗方來到牟駝崗。遠遠的望見賊兵如螻蟻一般。宗

公歎道。我只有五千人馬。怎能相敵。傳令札營。向公子道。我兒好生固守在此。待爲父領兵迎敵。若能取勝。叨天之幸。若然敗了。死於陣內。以報國恩。亦是我平生之願。我兒速即回城。送了家眷回歸故土。言至此。父子揮淚而別。衆家將齊齊上馬奔往前敵。宗爺身先士卒。手提鐵桿鎗。鞭催烏駒馬。來至賊營。大叫一聲。當我者死。避我者生。宗留守來也。衆嘍囉聽見。擡頭看時。但看宗大人威風凜凜。殺氣昂昂。好似天神一般。到有三分懼。怯。忙忙報知王善說。有宗大人突進營來。十分利害。已殺去了三四十壯兵了。王善道。宗澤乃是大宋名將。他今殺進營來。定是被奸臣算計。萬不得已。故拚此命。我們若得此人歸順。何愁江山不得。即命五營大小三軍速出。將他團團圍困。只許生擒。不容傷他性命。一聲令下。就將宗爺重重疊疊圍得起來。大叫宗澤。此時不降。更待何時。宗爺至此。所謂得意狐狸強似虎。敗羽鸚鵡不如鷄。

慢言被困宗留守。聽表抱薪旅客情。自從王貴沉河後。兄弟同心看病人。岳爺友誼非常重。湯藥親調日夕親。王貴病軀今略可。連朝坐起話談心。此宵

思品蘭芽露。兄弟窗前正看文。岳爺遂喚湯賢弟。去呼小二取茶臨。湯懷秉燭來前進。連喚無人應一聲。親身來至茶爐首。只好烹茶親手陳。正執茶盃回步去。忽聞剝啄啓門聲。回觀店主低頭入。後隨小二色兢兢。湯懷止步含噴道。你等何方去散心。叫喚半天人不應。我身自做煮茶人。主人開語忙回答。相公息怒聽原因。只爲著太行山強盜兵戈起。與兵將近午朝門。若然搶了京城尤自可。我們無害尙平平。只恐官兵打散諸強盜。那時此鎮災難寧。逢州遇縣憑他搶。何況招豐這小村。相公須要來防備。莫被他來難脫身。湯懷一笑回身去。來房親奉姓王人。岳爺遂向湯懷道。怎麼多時始到臨。王弟幾番咆哮起。弟身在外豈知聞。湯懷遂述方纔事。岳爺難辭假和真。傳進主人來問訊。主人回道萬千真。朝廷業已差官出。太行勦賊決輸贏。岳爺開語開言道。備駒造飯代煩心。主人諾諾連聲應。回身整備飯來臨。岳爺回語湯懷道。太行征寇定師門。湯懷聞語微微笑。緣何兄料是其人。岳爺言弟無知曉。君料誰人肯立勳。朝中是無非執笏隨朝輩。爲國爲民

少大臣。冲鋒必是恩師去。念他孤掌暮年人。愚兄率弟前行上。稍舒微力助師門。店中留下牛臯弟。相陪王弟病中身。言時又喚張賢弟。相隨接應要留心。張湯兩個欣然應。牛臯聽語怒聲噴。王哥病已安全了。何故偏偏丟我身。岳爺便道君差矣。獨留王弟怎安心。理應吾弟將兄伴。此行不足論功勳。愚兄與張湯相同去。弟兄彼此有何分。

卻說牛臯聽得岳爺說。留他在店。陪伴王貴。就叫將起來道。王哥病已好了。留我在此做甚。岳爺道。雖然好了。豈可丟他一個在店的道理。況且此去相助恩師。並非圖名之事。兄去與賢弟去一樣。牛臯再要開口。早有王貴將手在他腿上捻了一把。牛臯便道。什麼一樣不一樣。不要我去就罷了。正說之間。小二送上飯來。王貴本不吃飯。牛臯賭氣也不吃飯。他三位用了膳。披掛起身。各提兵器出店上馬去了。這裏牛臯問道。王哥你方纔捻我一把做什麼。王貴道。你這獸子。大哥既不要你去說也徒然。你曉得我為何生起病來。牛臯道。我那裏曉得。王貴道。我對你說了罷。只因我前日在武場中。不曾殺得一個人。故此生出這場病來。你不聽見如今太行

山上的強盜去劫搶汴京。我捻你這一把。等他們去了。我和你從後趕去。不要叫大哥曉得。殺他一個暢快。只當我病後吃一劑大補藥。自然全好了。你道。我該去不該去。牛臯拍手道。該去該去。於是二人也吃了飯。披掛好了。託店主照着行李。自己出店上馬而行。且說岳爺同着張湯二人來到牟駝崗前。擡頭觀看。果是宗澤的旗號。岳爺叫一聲。哎。怎麼怎麼。怎麼扎營在此崗上。此乃不祥之兆。我們且上崗去。看是如何。拍馬來至崗上。早有小校報知公子宗方。忙忙出營迎入。岳爺便問為何結營險地。倘被敵人困汲水道。如何是好。宗方哭訴奸臣陷害。只得與家嚴拚一死以報君。現已率師踏營去了。岳爺道。既如此。公子可遙為接應。待愚弟下去殺進賊營便了。遂向湯懷道。吾弟可從左邊殺進。張賢弟可從右邊殺進。愚兄由中營冲入。誰人尋着恩師。叫應一聲。湯懷道。哥哥你看這許多賊兵。一時那裏殺得進去。岳爺道。吾弟差矣。兄意只要擒拿賊首。救出恩師。以酬素志。怎麼去慮到賊兵多寡。二人道。哥哥言之有理。當時齊齊拍馬。殺入賊營。湯懷舞動爛銀鎗。好似毒龍出海。惡虎翻山。冲進營來。那些嘍兵。怎能抵擋得住。這張顯提

起那鈎連鎗。橫沖直撞。好似半天中大鵬展翅。斜刺裏獅子搖頭。殺得賊兵馬仰人翻。岳爺威風凜凜。人如玉。殺氣漫漫。透五雲。擺動這桿滌泉鎗。猶如風舞梨花。坐着白龍馬。宛似天神下降。鎗來處人人喪命。馬到時個個身亡。進得營來。大叫一聲岳某來也。這宗公正被衆賊困住中營。殺得個氣喘不住。但聽得那些人口中聲聲只叫宗澤。俺大王有令。不容我等放箭。教你好好降了罷。宗公大罵叛賊。你得胡想。宗某有死而已。衆賊兵正待行兇。早聽得一片聲喊。快散快散。搶挑小梁王的岳某。殺進營來了。宗公暗想。他已回去。難道我在夢中不成。正在疑惑。只見衆嘍兵漸漸而散。須臾見岳爺來至面前。叫一聲恩師。門生來遲。望乞恕罪。話聲未絕。只見湯懷從左殺來。張顯從右殺來。岳爺道。恩師在此。賢弟速來相見。且並力殺出去罷。宗公大喜。四人並在一處。逢人便殺。好似破瓜切菜一般。不道那王貴牛臯二人急急趕來。一望歡喜道。還有還有。他們不曾殺完。王貴扯住牛臯道。你且慢上來。等我先去吃兩貼補藥。補補精神。看牛臯道。王哥你是病後。且讓我先上去燥燥脾胃。一個舞動雙鋼。宛如猛虎離山。一個使開大刀。好

是蛟龍舒爪。一齊殺將上來。真個人逢人倒。馬遇馬傷。衆嘍兵那裏抵擋得住了。忙忙報知王善。金刀王善聞其報。全身披掛舉刀迎。正逢王貴催駒到。雙馬迎頭各逞能。雙刀同舞方交手。牛臯舉劍亦來臨。高聲便把王哥叫。這一貼補藥留俺補精神。這一聲喊喝非兒戲。宛然霹靂半天鳴。王善吃驚將墜馬。手鬆刀落走真魂。趕上了英雄王貴真無敵。一刀砍去賊翻身。連肩帶背隨刀斷。送卻無常一命傾。王貴下鞍梟賊首。奪換金刀更戰征。當時大怒牛臯士。三丈無名火直噴。他今殺了強人首。俺家只好殺無名。舞開雙鋼天花墜。打來拒去不曾停。正逢秋首無雙士。回顧牛臯暗忖論。知他卻是何時到。丟去王賢弟一人。正待開言來動問。須臾王貴掉刀臨。腰間掛着強人首。追來賊將鄧成臨。岳爺馬上觀明白。灑泉鎗起鄧成傾。田奇賊帥催駒到。手舉方天畫戟臨。牛臯手快臨頭打。田奇腦破命歸陰。霎時大潰嘍兵衆。賊聲一片願投誠。此時大喜宗留守。招伏降兵無數人。並收資重無其數。重安營帳賞三軍。安排盛宴開營帳。親賀岳爺建大勳。宗

方公子親斟酒。筵前勸飲狀頭人。岳爺不願論功績。聊報師門知遇恩。宗爺不允秋元請。定要將功奏聖聞。秋元至此情無奈。推辭猶恐惱師心。次朝宗帥朝天子。早有那邦阻聖君。立朝豈許無雙士。我們權柄就難行。忙忙俯伏金階下。宛奏梁王死日情。算來總是皇王戚。被他挑死目無君。花言巧語重重奏。欽宗天子信權臣。當時降旨宗留守。岳某奇功合責麟。只因挑死王柴柱。將功折罪是該應。權爲承信郎封職。有功之日再加升。宗爺明曉邦昌意。可恨無知竟蔽君。殿前只好將恩謝。回衙思想氣難平。無顏來見英奇士。短嘆長吁不絕聲。岳爺天性非常曠。秋水爲神七孔心。當時知得其中事。轉將好語慰師門。宵小當權非盛世。門生久已薄功名。餘生奉母酬初願。恩師幸勿意殷殷。言時率領諸兄弟。拜辭留守要歸程。宗帥慇懃留不住。再三珍重始分襟。可惜了無雙國士飄然去。此後江山日漸傾。卻說那岳爺兄弟五位。拜別了宗爺。回到招豐鎮上。收拾行李。別了店主。望着湯陰並馬而進。岳爺向着湯懷道。奸臣當道。怎能取得功名。辜負恩師期望之殷。牛阜

道。雖不得功名。也教我殺得爽快。有日把那些朝臣。也是這樣殺了纔好。岳爺道。休得胡說。王貴道。若不是大哥。我們在朝內把那個什麼張邦昌揪將下來。一頓拳頭打殺了。拚得償了他的命。不到得殺了我的頭。又把我去充了軍。湯懷道。你這冒失鬼。若是外邊打死人。一命抵一命。皇帝面前打死了人。就是欺君的罪名。好不利害。弟兄正在馬上閒話。忽見前面一夥客人。約有十多個。慌張失色而來。見馬上坐着五位少年。說說笑笑。連轡而行。內中有一人便喊道。前邊去不得。由別路進罷。一面說。一面就走了。張顯跳下馬來。上前扯着一個問道。你說前邊去不得。卻是何故。快快說來。那人苦掙不脫。着了急。便道。前邊紅羅山下有強盜阻路。我們的行李多被他搶去了。幸而走得快。逃了性命。我好意通你一個信。你反扯着我做甚麼。張顯道。原來有強盜。怎麼大驚小怪。把手一鬆。那人撲地一交。扒起來。直奔去了。張顯向岳爺道。前面有強盜。沒甚大事。牛阜大喜道。快活快活。又是買賣到了。岳爺道。休得如此。也要小心爲妙。湯贊弟上前探聽。我們隨後上來。行至一山。湯懷正待上前。只見對面山上走下一人。騎着紅紗馬。

提著青鋼刀。攔住去路。喝道。拿買路錢來。湯懷道。你要買路錢罷。我以為有甚麼大事。只問我夥計便了。遂將爛銀鎗一擺。說道。這就是我夥計。你認認他便了。那人大怒。舉起大刀。照頭劈來。湯懷忙把鎗一舉。架開了刀。向心刺來。那人將身子一閃。還刀就砍。刀來鎗架。鎗去刀迎。戰有二十回合。真是對手。真個高下。恰好岳爺等四位到來。看見湯懷與那人酣戰。張顯把鈎連鎗挑去。大喝我來也。話猶未了。山上紅戰袍。金鎧甲。提着鎗拍馬下來。又跑下一人。面似黃土。遍體金裝。坐下黃標馬。手托三股托天叉。接住王貴大戰。牛皋看得火起。舞動雙鋼打來。只見一人生得青面獠牙。海下無鬚。坐着青鬃馬。舞着狼牙棒。抵住牛皋接戰。岳爺想道。不知這山上有多少強盜。看他四對人相殺。沒個高下。我若不上去。怎能分解。便將白龍駒一拍。卻待上前。

岳爺正待向前進。只聽得鑿鈴響處一人隔。方天畫戟長丈二。銀盔白鎧貌如神。坐鞍雪亮銀鬃馬。聲似洪鐘響又明。大喝一聲挑戰起。直刺無雙第一人。岳爺遂把銀鎗架。英雄相對逞豪雄。戰來尚未卅餘合。見那人跳出圈兒把話通。問聲國士佳名姓。真詭得何方圖畫識英風。岳爺回語湯陰舉。草莽何能識我容。那人重復躬身道。莫不是鎗挑柴桂的岳英雄。岳爺當下言然也。那人下馬倒戈從。忙忙跪下龍駒道。便說道天下英雄拜下風。只看着英姿清減當場色。故而冒犯怨愚蒙。岳爺亦下龍駒馬。袍袖雙扶問細衷。英雄既向當場會。岳某無知不識公。請言尊姓何方氏。可憐了綠林事業困英雄。那人被問忙回道。兩字施全是姓名。只為着英雄挑死藩王主。威名赫赫振乾坤。小校場中親一面。令人神往到如今。欽心投帳將師奉。不辭千里訪湯陰。誰知道旅川資盡。滯跡紅羅山下存。拒去毛圍攔路賊。霸佔其山獨自尊。思量聚集金和寶。作為進見拜君門。岳爺不覺心歡喜。感君雅愛太真情。棄家就友來千里。怎累英雄跋涉辛。拜師兩字余難任。非義之財豈敢承。素心相識平生慰。願訂神交生死盟。受藝談兵為事業。知音幸勿論錢神。施全此際大歡喜。暗羨英雄果不羣。曠懷慷慨非常品。何幸人間見此身。聞他許訂金蘭義。美滿平生交友心。當時喚過諸兄弟。快見無雙岳俊英。四人見禮方完畢。施全代說姓和名。

要知四漢何名姓。且從下卷表分明。

第十回

金元朮與兵入寇 陸子敬殉國捐身

卻說施全叫弟兄們上來見過了岳爺。便指着使刀的向岳爺道。這個兄弟叫做趙芸。那揄鎗的叫周青。拿叉的叫梁興。用狼牙棒的叫吉青。俱是結義兄弟。岳爺一一回禮。亦叫湯懷兄弟四人過來。與施見禮。各通名姓已畢。施全要請岳爺上山去結義。岳爺回辭不允。湯懷會意。便在山下看去有座涼亭。來對岳爺道。知其詳。岳爺大喜。隨同施全步行入內。衆兄弟早已擺了香案。先請岳爺施全結拜了。隨後兄弟各各結義。禮畢。岳爺遂對施全道。賢弟上山去散了嘍兵。毀了山寨。愚兄前行候弟便了。言畢。率領湯張牛王別了諸人先自去了。施全上得山去。各各收拾行李。燒了山寨。遣散嘍兵。趕來與岳爺等同路而行。早行夜宿。到了湯陰。按下漫表。且說那北帝女真國黃龍府。有一個總領大王。叫做老狼主。又稱完顏烏骨達。國號大金。生有五子。長名粘罕。次名喇罕。三名答罕。四名兀朮。五名澤利。又有左右

丞相哈哩強。軍師哈迷崙。參謀勿迷西。大元帥粘歷忽。二元帥咬摩忽。三元帥奇溫斂朮真。四元帥烏裏布。五元帥瓦理波。管下六國三川。地方甚廣。尙想侵略中原。奪取宋室江山。一日老狼主升殿。當有小番官奏稱。哈迷崙回來了。老狼主宣詔入殿。哈迷崙奏道。臣到中原。探得老南蠻皇帝早經讓位與小皇欽宗。這小皇自即位以來。不理朝政。任用奸邪。貶退忠良。那些關塞要口。並無重兵防守。狼主要奪中原。機會萬不可失。趁此一舉。成功必矣。狼主大喜。遂挑兵選將。忙個不了。那日狼主親至校場誓師。兩邊文武朝拜已畢。傳下旨來。廳前這座鐵龍。原是先王遺下鎮國之寶。重有一千餘斤。何人能舉鐵龍。即封爲昌平王。掃南大元帥之職。這一聲旨下。霎時間。人山人海。把個演武廳。擁塞不通。

番邦狼主纔傳旨。人人都想逞英雄。當時聚滿諸文武。個個思量舉鐵龍。揀袍捲袖同行上。奮力空爭氣不雄。無人動得安邦器。狼主當時變怒容。聞當年臨潼會上舉銅鼎。子胥獨自逞英雄。孤王空有諸文武。無人能舉鐵金龍。言時惱怒雙眉繃。走上了狼王四子一軍驚。面如火炭雙眉豎。眼若銅鈴氣若虹。

丈二身裁誠奇偉。名稱兀朮小英雄。赤讓龍特降番邦地。大宋江山彼掌中。幸而出了神機帥。挽回帝室獨英雄。此皆後話從容說。且表當朝際遇逢。四王上殿躬身拜。道臣兒能舉鐵金龍。狼王老主聞其語。拍案重重振九重。大聲呼喊來傳綁。快砍奴才暢我胸。番軍武士齊齊應。立時綁下赤鬚龍。看官你道何緣故。待把其詳說細衷。只因他雖然生長番邦地。愛與南朝裝扮同。常常穿作南朝服。諸般不與北方同。故常失卻天倫愛。偏偏當殿又稱雄。午門網綁無人救。閃出了掌國軍師俯伏恭。其人叫做哈迷蚩。頗稱刁滑一奸雄。突步直上金鑾殿。奏稱狼主聽情衷。今朝選將開烽火。尚乞恩將太子鬆。鐵龍即命他來舉。許他得勝再論功。番王當下從其奏。放開兀朮進廷中。殿前遂把王恩謝。回身便要顯英雄。

為昌平王。掃南大元帥。統領六國三川兵馬。隨帶軍師參謀左右丞相大小元帥。選定吉日良辰。發兵五十萬。祭了珍珠寶雲旗。辭了老狼主。兵進中原。真個人如惡虎。馬似遊龍。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在路行了一月有餘。看看來至第一關口了。漁陽聲鼓驚天地。三關九塞盡胡塵。勢如破竹無人敵。看看將近潞安城。關前節度初聞報。聚集州中武共文。籌策戒嚴防守計。安排將士退番兵。子敬陸公稱表號。其名登守有能人。夫人謝氏名門女。生子三齡待長成。子敬人才文武備。綽號人稱小孔明。一邊整備防城事。一邊寫表達朝廷。文書告急行州縣。按程插羽不留停。親身率領諸軍校。巡城查夜保危城。兩狼關上韓元帥。河間郡守姓張人。陸登皆發文書去。望彼同來做救兵。誰知兩地無消息。金兵百萬已臨城。相去未多程百里。駝鼓聲中已札營。黃沙滾滾烟塵起。大礮三通左近聞。子敬登城窺賊勢。見他威武甚猙獰。諸軍請令思迎敵。趁他初到好開兵。陸登搖手言差矣。他今銳氣甚森森。我們只好來堅守。救兵不到莫輕征。逞能冒險

卻說兀朮謝了恩下來。仰天暗祝。我若進佔中原。奪得宋室江山。神天佑我舉起鐵龍。祝罷。就左手擦衣。右手將鐵龍前足一提。就舉將起來。接連舉了三次。老狼主見了大喜。各平章。各殿下。無不稱奇喝采。老狼主即封

非良策。以逸待勞且暫停。衆將諸人情默默。多言尤恐亂軍心。且言兀朮番邦主。高坐牛皮寶帳門。當時問向哈迷蚩。路安州鎮守是誰人。軍師當下回言道。探知節度是陸登。其人稱作小諸葛。文武全材軼羣倫。聞言兀朮心生敬。此人是否陸忠臣。軍師當下稱是。兀朮擡身披掛臨。道言孤去將他會。軍師隨我一同行。點起五千番將士。口吹喇叭衆番兵。皮鼓琴瑟聲悲壯。胡騎簇簇馬蹄聲。行行將至城樓下。陸登早曉敵人情。全身披掛將城出。吊橋放下發軍聲。一聲礮響驚天地。旗門閃出陸將軍。威風凜凜人雄壯。單鎗匹馬親來臨。陣前兀朮擡頭看。暗讚南人果出羣。一聲大喝如雷振。來人是否名陸登。陸爺怒目言稱是。番王笑面叫將軍。某家進兵中原地。來取江山服萬人。潞安第一關前路。聞將軍赫赫有威名。孤家勸你來歸順。奪得江山與你分。榮華許你全終始。將軍意下若何如。陸登鎗指番王面。喝言你卻是何人。當時兀朮通名姓。大怒關前節度臣。大呼休得胡言語。邦城須知中外分。吾朝天子存仁德。恩施夷狄不加兵。不思守分

修朝政。與兵竟犯我州城。知幾迅速將兵退。免得天朝起大兵。兀朮聞言呼住口。你朝皇帝太無能。肆行無道民心變。理合江山屬我們。孤念你小小城池經不起。踏平不用半時辰。敢將大語將孤犯。將軍休得報迷心。順天行道方稱慧。保全城市救黎民。陸登不覺重重怒。大罵奴才錯認人。爺爺豈是貪生輩。你將胡言對我云。言時即把銀鎗舉。直刺番邦兀朮身。兀朮忙揮金雀斧。拒搶就砍陸將軍。鎗來斧去多時候。陸登力竭漸難禁。雖說是陸爺韓武稱名將。怎認得番王刀大勇無能。施鎗只好回城去。大呼放礮打番兵。陸登回至城樓上。說向隨身將士們。兀朮英雄非小可。十分利害有精神。加兵添將城中守。礮弩安排備小心。且言兀朮回營去。軍師便問適纔情。

卻說兀朮回至營中。哈迷蚩便問道。適纔陸登單騎敢去。四王何不趕上前去。將他拿住。兀朮道。陸登一人出馬。必有埋伏。况他城上大礮打來。甚是厲害。怎能趕他。哈迷蚩道。四王言之有理。到了次日。兀朮又到城下挑戰。城上即將免戰牌挂出。任你叫罵。總不出仗。守了半

個多月。兀朮心焦起來。遂命烏國龍烏國虎去造雲梯。令三元帥奇溫木真領兵五千打頭陣。兀朮自領大兵爲後隊。來到城河。叫小番將雲梯放下水中。當作吊橋。以渡大兵。過河將雲梯向城牆搭起。令小番扒入城中。城中寂無聲息。兀朮想道。想必陸登逃走了。不然怎的城上沒個守軍。正想間。只聽得城上一片聲嘶。伏兵盡起。滾糞打出。那些小番一個個翻下雲梯。盡皆跌死。城上軍士忙把雲梯扯上城去了。兀朮便向軍師道。怎麼這些扒城軍跌下來便死了。是何緣故。哈迷蚩道。此乃陸登用滾糞打人。名爲臘汁。沾着一點卽死的。兀朮大驚。忙令收兵回營。陸登叫軍士將跌死小番。取了首級。下令將那些雲梯盡行毀壞。以作煎熬滾糞的燃料。且說兀朮坐在牛皮帳中。細問哈迷蚩。滾糞怎樣一個造法。軍師答道。每造用糞桶一千隻。內中裝滿人糞。並用毒藥火藥二種。約有千餘桶。用粗竹片攪勻。調入人糞內。置大鍋內煎熬。名曰臘汁。兀朮大怒道。怎麼你會知道。何不早些告訴我。哈迷蚩道。從前只耳聞其事。又不曾見過。怎好亂道。今日目覩。始信然也。兀朮點頭不語。哈迷蚩道。臣想白日扒城。怕的是打出滾糞來。待今夜

黑暗中去看他如何。兀朮道妙。當下算計已定。到得更深。領着人馬。渡過河去。又用雲梯架上城去。那些番兵一齊扒進城口。兀朮大喜道。這遭必得潞安州了。話說未完。只聽得城上一聲砲響。一霎時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把那些小番的頭盡皆拋下城來。兀朮大驚。問軍師道。爲何小番又被他殺了。哈迷蚩道。臣也不知原來。那城上齊齊張着鐵網。那番兵又在黑暗中扒將進去。投入網中。所以盡行殺了。兀朮見此光景。大哭起來。衆平章忙勸兀朮回營去了。

連朝兀朮心煩惱。要到山前去散心。隨帶軍師哈迷蚩。弩弓獵犬盡隨身。打圍來到深林處。小番捉得一人。臨。扭他跪在塵埃地。軍師兀朮齊鳴聲。教他速速從頭說。吱唔半句刀將臨。那人俯伏龍駒下。叩首連連稟事因。小人實係良家子。謀生關外一貧民。聞得大王龍駕至。潛形避入這山林。自知冒犯王爺駕。望求饒恕小人身。兀朮怛然言放去。軍師扯住不容情。看他不像良民樣。懼色全無有別情。將他帶領回營去。從嚴盤問往來因。那人照着當前話。一字無差說得明。番王又向軍師道。何必多疑

苦費心。細心好個哈迷蚩。一定要搜檢其人始放行。飛開右腳將他跌。見那人屁股輕輕一物臨。當時物墮塵埃地。軍師拍手喝高聲。果然奸細前來探。怎能出我手中心。早有小番來拾起。呈上番王兀朮。接入手中全不識。軍師便乃說知聞。叫做蠟丸書三字。用刀破出案前呈。摩平縐紙從頭看。一一行行寫得真。卻是世忠韓帥字。私寄邊關陸姓人。上寫着汗梁節度呼孫浩。領兵來助隘關城。此人奸詐非良輩。邦昌門下有權人。妨他反復生他事。書呈子敬要留心。下寫來人名得勝。營武之中趙姓人。兀朮笑言無大事。又出來人莫用論。軍師遂道非兒戲。書雖平淡有機情。

卻說哈迷蚩道。狠主這封書雖然平淡。內中卻有機密。孫浩提兵前來與狠主交戰。若是陸登領兵來助戰。只消暗暗發兵。一面就去奪城。倘陸登得了此書。不出來助戰。只顧堅守城池。一時無有得進據此城之望。兀朮道。然而如此。計將安出。哈迷蚩道。我們仿刻他的圖章。描摹他的筆跡。另寫一封書信。納入蠟丸內。說刻有大軍來援。到時務望引兵出城。以收夾擊之效云云。陸登得了此書。一定會出城迎戰的。我們悄悄領兵去襲城。出其不意。收功在此一舉。兀朮大喜道。快快打點。命把奸細推去砍了。哈迷蚩道。這個奸細不可殺他。臣自有用處。賞了巨罷。兀朮道。軍師要他快領了去罷。到了次日。哈迷蚩將蠟丸書做好了。來見兀朮。兀朮便問誰人敢去下書。問了數聲。無人答應。哈迷蚩道。做奸細須要隨機應變。既無人敢去。待臣自去便了。倘然有甚差錯。只要四王照顧臣的妻室兒女便了。兀朮道。放心放心。但願大事早成。當重重的賞你的勛勞。哈迷蚩即去換了趙得勝的衣帽。悄悄出營前往。軍師改扮多停當。蠟丸藏好出番營。悄悄來至城樓下。低低叫喚守城軍。道言機密軍情事。速速開城放我臨。卻好陸登城上坐。令示巡城左右軍。放下筐籃傳語下。教來人坐入此中央。這回暗惱哈迷蚩。只好依他軍令行。將身坐入筐籃內。遊繩牽上溜安城。近將梁口繩拴住。陸爺親自問其人。軍師至此真無奈。悔殺今朝走這巡。幾番來探中原事。未曾遇着這般人。莫定驚魄哈迷蚩。陸登城上問一聲。來人速語名何姓。奉何使令快言明。軍師只得將

名答。元帥韓爺特遣臨。陸登暗想無差錯。韓帥營中有此人。知名未得來晤面。且將往事探分明。便問道你家元帥何功績。方纔升授此關城。軍師答道招安事。平服梁山好漢們。陸爺又乃開言問。夫人何氏其敘裙。軍師應對如流水。梁氏夫人赫赫名。若言生長何方地。小人怎敢亂談論。若詢公子人兩個。尚德之名是長君。今歲正當一十五。十分了得將才人。要知彥直小公子。未冠之年約四春。言時說向南朝將。快快放我送膏障。陸登不允開言道。看了來書再放人。十分無奈哈迷蚩。雙手捧出蠟丸呈。卻說哈迷蚩到此地步。無可奈何只得將蠟丸呈上。你道他怎麼曉得韓元帥家事。陸爺盤查不出。因他拿住的來的先晚向趙得勝探聽得明明白白。都說得一點不差。且說陸子敬把蠟丸剖開。取出書來。看了一遍。心中暗想道。孫浩是奸臣的門下。怎麼反叫他來援我。况且我去出仗。倘兀兀分兵前來襲城。如何是好。正疑惑間。忽然一陣羊騷氣撲鼻。便問諸家將道。今日你們吃了羊肉麼。家將稟道。小人們並不會吃羊肉。陸登再將此書細細一看。把書在鼻邊聞了一聞。向哈迷蚩大笑

道。若不是這陣羊騷氣。竟被他瞞過了。你這騷奴才。設這樣圈套來哄我。趕快把那奸謀說出來。若在番邦有些聲名的。我便放你。若是無名小卒。要你做甚。不如殺了。哈迷蚩想道。此人果然利害。便笑道。明知山有虎。故作探樵人。因我主無計攻城。故用此誘敵計耳。我乃大金國左右軍師哈迷蚩便是。陸登點頭道。我也聞得番邦有個哈迷蚩。就是你麼。我聞你每每私進中原。探聽消息。以致犯我疆界。我今殺你。恐天下人笑我怕了你。若就是這樣放你回去。你下次又來做奸細。如何認識呢。遂吩咐左右將他鼻子割去。放他回去。家將一聲答應。即刻將他鼻子割去。推入筐籃。放下城去。哈迷蚩保全了性命。奔回番營。來見兀兀。細訴其事。兀兀見他渾身血跡。又沒了鼻子。勃然大怒。痛罵陸登。軍師快去養息好了。商議攻城的法子。哈迷蚩賊皮賊骨。不久即已全愈。做了一個假鼻子。帶將起來。與兀兀商量去攻城。當時點起一千餘人。捱至黃昏。悄悄來到水關。一齊下水。思想偷進水關。誰知水關上有網攔住。網上繫了銅鈴。如人在水中碰着。即有響聲。早有小軍將番兵擒獲。盡行殺了。並梟首城上示衆。那岸上番兵看見。忙報兀

充道。水關去的十餘人。皆被那邊擒獲。現將首級掛在城上。兀兀無奈。與哈迷蠻道。此人計謀果然利害。待某家拚了此命。不若三更時候。親入水關。便了。當時算計已定。到時帶了一千人馬。兀兀先下水去。看看將至水關。把頭鑽進關口。果然這頭撞在網裏。銅鈴一響。城上軍士聽得。忙要收網。早被兀兀將刀割斷。跳上岸去。提起金雀斧。砍死宋軍幾個。直奔至城下。即將城門砍開。放下吊橋。霎時大陵番兵齊到。吹動胡笳。挨擠而進。卻好陸登回衙理事。這夜不在城上。因此無人阻擋。任其所之。

胡笳聲奏天昏暗。金兵已陷潞安城。陸登此際魂飛散。後堂來見謝夫人。嘆蒼天竟佑金邦寇。下官力盡已無生。城池已陷何顏面。只憑一死報君恩。夫人含淚回言道。君報君恩妾殉君。懷中公子方三歲。將他託付乳娘身。乳娘呵陸氏門中惟一脈。全仗你撫養成人莫大恩。又將珠寶來相贈。傷心嗚咽斷腸聲。乳娘哭抱小公子。言道夫人請放心。悲哭一番分手去。夫人仗劍起雄心。一刎粉頸人傾地。斷送千秋節烈身。陸爺回進親來看。夫人已作九泉人。合

悲蹬足長吁嘆。罷了連呼不住聲。腰間拔出青鋒劍。刎喉已作殉主身。英軀不倒昂然立。手持寶劍宛如生。下人婢僕來堂上。一番哭拜各逃生。要知後事如何集。下卷之中再細論。

第十一回

梁夫人礮炸兩狼關 張太守假降保一郡

卻說陸子敬當時拔劍自刎。氣雖絕了。那身卻岿然而立。並不跌倒。家人們見了老爺夫人已死。各各逃生去了。那奶娘收拾東西。正要逃走。他見兀朮早已騎馬進門。慌得無法。只好往那門背後一躲。那兀朮下得馬來。見堂上一人。手執利劍。昂然而立。兀朮大喝一聲。你是何人。見不出聲。近前一看。認得是陸登。已經自刎。兀朮倒吃了一驚。那有人死了不倒之理。遂即提斧走入後堂。並無人跡。只見有一個婦人尸首橫倒在地。再往各處看了一遍。回至堂上。再看陸登尸首還立着。兀朮道。我曉得了。敢是怕某家進來傷害你的尸首。殺戮你的百姓。故此立着麼。正想之間。只見哈迷蚩進來道。臣聞得四王在此。特來隨駕。兀朮道。來得正好。與我傳令出去。吩咐三軍穿城而去。尋一個大地方安營便了。不許傷害百姓。違令者斬。哈迷蚩領令去了。兀朮道。陸老先生某家並不傷你百姓。你放心倒了罷。說畢。也不見倒。兀

朮又道。是那堂後婦人的尸首。想是先生的夫人。爲夫盡節而亡。如今某家將你夫婦合葬在大路口。等過往之人。曉得是忠臣節婦之墓。如何。說了又不見倒。兀朮道。是了。某家聞得當年楚霸王自刎。直到漢王下拜。方纔跌倒。如今陸老先生是個忠臣。某家就拜你幾拜。何妨。兀朮拜了兩拜。又不見倒。兀朮道。這也奇了。就拖過一把椅子來。坐在旁邊思想。只見一個小番拿住一個婦人手中抱着個小孩來稟道。這婦人抱着這孩子在門背後吃乳。被小人拿着。請四王爺發落。兀朮便問婦人。你是何人。抱的孩子是誰。奶娘哭道。這是陸老爺的公子。小婦人是他的乳母。可憐老爺夫人爲國盡忠。只存這點骨血。求大王饒命。兀朮聽了。不覺惘然道。原來爲此。便向陸登道。陸老先生。某家決不絕你後代。把你之子撫爲己子。送往本國。就着這乳母撫養。直待成人長大。承你之姓。接你香煙。如何。說聲未完。只見那陸登身子向後一仰倒去了。兀朮大喜。就將公子抱在懷中。恰值哈迷蚩進來看見。便問道。這孩子那裏來的。兀朮將前事說了一遍。哈迷蚩道。既是陸登之子。費了臣去。將他斷送了。以報割鼻之仇。兀朮怒道。此乃各爲其

主你拿着奸細。也不肯輕放了他。某家敬他是個忠臣。可遠差官帶領軍士五百名護送公子並乳母同到本邦。一面收拾陸登同着夫人的尸首合葬在城外高岡之上。

好賢好個金邦主。天生心性愛忠臣。將陸公夫婦高岡葬。華表阡竿色色新。又傳番帥哈利祿。授他職掌潞安城。自帶番兵番將帥。踏踏催動馬蹄聲。胡笳吹起煙塵漫。駝鼓聲高又近城。兩狼關上韓元帥。聞知此報暗心驚。潞安已囑金邦界。陸君夫婦殉朝廷。旗牌不絕頻頻報。只離百里賊安營。世忠急急傳軍令。三山谷口盡屯兵。傳齊將士防關隘。把守狼關倍小心。正當整備防城事。小軍報事進轅門。道有汴京節度名孫浩。統帶雄兵五萬人。繞城而過番營去。特來報上帥爺聞。韓爺一聽重重怒。此賊遲遲今始臨。會征怎不來知會。他將本帥當何人。金兵銳氣如狼虎。諒他擅敢踏番營。滅身自取將誰怪。可笑無知孫畜生。韓爺正在沉吟想。內堂步出賢夫人。夫妻常禮分賓坐。鶯聲燕語論軍情。妾聞孫浩關前過。領兵直達外邦營。此人卻是無能輩。

全軍覆沒怎區分。將軍若不將他救。理上難逃坐視名。邦昌扭奏陳天子。我們反坐罪無名。世忠笑說言雖是。便宜奸臣碧眼睛。即時點起諸軍將。解圍誰做領兵人。帳中閃出長公子。應聲兒去助交征。坐中夫婦成呆面。偏偏應令自親生。此時無奈真無奈。付其雄壯一千兵。尙德戎裝辭父母。下階正欲出儀門。梁氏夫人忙喚轉。囑咐女兒要小心。見機行事防身策。切休冒險踏番營。尙德應聲兒曉得。帶領軍兵便出城。遙遙望去番兵衆。星羅棋布密如林。不知孫浩兵何在。卻從那路去追尋。身臨重地無方法。只好良言撫衆軍。札下營盤軍士守。單身去做踏營人。回頭吩咐諸軍將。你們在此候佳音。倘然救得孫浩出。三軍同奏凱歌聲。倘然敗死番營內。全軍回報老爺聞。言完拍馬提刀去。十分奮勇小將軍。大言尙德韓公子。世忠元帥長郎君。通話遲來刀起快。殺倒番兵遍地橫。破瓜切菜偏容易。軍帥番主兩心驚。當時傳令諸軍將。團團圍定姓韓人。饒他生有通天手。怎抵百萬雄兵勇莫倫。倘教得他來投順。喜添虎將壯旂門。一聲令下人人奉。

尚德難擎孤掌軍。只因來救孫奸賊。那堪反困小將軍。孫浩屈膝番王主。韓帥如何曉此情。漫言被困韓公子。且言兵士報轅門。梁氏夫人知此信。雙蹬金蓮大放聲。姣兒未受皇家祿。戰死沙場爲甚因。奴家夫婦勤王事。理應竭力報朝廷。言至於此添悲感。哭聲不絕淚傾盆。韓爺忍淚來堂上。挽住夫人勸不停。道兒雖困番營內。生死難憑漫槍神。下官仍帶原兵去。且出關前探賊情。二來親把兒仇報。殺盡番奴始稱心。言完披掛將堂下。坐下雕鞍急急行。橫刀拍馬多雄壯。催動諸軍不住停。行來未近番營寨。宋軍勒馬不前。韓爺驚問何緣故。軍士同聲稟事因。

卻說韓元帥隨帶了這一千人馬來至關外。遠遠望見金營衆軍士皆停馬不走。韓爺就問爲何你等不行。軍士道。大公子有令說金營人馬衆多。我們這千把人去。枉送性命。着在這裏等的。世忠聽了。流下淚來道。既有此令你們在此說罷。一馬直入番營。大叫一聲。大宋元帥韓世忠來了。搖動手中刀。殺入重圍。逢着就死。擋着就亡。好不利害。殺透幾個營盤。無人抵敵。忙忙報上元

元。元尤連連稱贊好個韓世忠。吓就與哈迷蚩計議。下令叫衆平章等將韓元帥圍住。一面調兵去搶兩狼關。叫他首尾不能照應。那韓爺雖是個英雄。怎當得番兵衆多。一層一層圍裏攏來。一時那裏殺得出來。元尤帶領大兵。浩浩蕩蕩殺奔兩狼關來。那韓爺帶來的一千兵士。等候元帥不見出來。反見番兵殺上關來了。齊道不好了。元帥決無性命了。奔回關來。報知夫人。梁氏恐亂了軍心。不敢高聲痛哭。只得暗暗垂淚不止。叫過乳公奶母上堂。悄悄吩咐抱了公子。帶了金珠並兩個印信。騎馬先出關去。在左右探聽消息。我若得勝。你們回來。我若死了。你將公子撫養成人。只算是你的兒子一般。待他長成送入朝中。襲父之職。這個重任託在你二人身上。二人奉命收拾去了。不一會探子來報。金兵已到關下。說聲未了。來報番將討戰。接連來了五六報。衆將士上前稟知夫人。只宜堅守。不可迎敵。夫人道。列位之言雖是。然元帥父子二人俱死賊手。此仇不共戴天。決計與他拚一死戰。你等不必攔阻。你們可將鐵華車排列端正。把大礮設放三山口上。等那時番兵近關。推出華車擋住。打放大礮。不得有誤。衆將領令去了。梁氏

安排停當。披掛上馬。隨帶軍兵。放礮出關。對着番兵排下隊伍。那邊兀朮看見這邊調遣。暗暗的喝采。忽聞礮響。忙忙上前接戰。

金邦兀朮擡頭看。閃出旂門娘子軍。巧梳雲髻。珠冠罩。星眼蛾眉。一點脣。桃花粉面。如秋月。柳腰一稔。掌中輕。戎衣蜀錦。春花色。繡鎧魚鱗。綠錦裙。龍泉三尺。橫腰下。狐革袋內。皂雕翎。坐鞍上色。黃膠馬。尖尖十指。大刀掄。番王不覺渾呆了。此女莫是漢昭君。雙睛注定。呆呆看。梁氏夫人喝一聲。番奴送死來迎敵。陣前速速快通名。當時大怒。金邦主。喝道。蠻婆洗耳聽。某家是大金國內王殿下。官拜昌平元帥身。完顏兀朮威名大。難道蠻方不曉聞。既向陣前來會戰。合對孤王報下名。聞言惱了梁紅玉。喝聲兀朮聽言名。大宋殿前親筆點。狼關元帥領千軍。五軍都督梁紅玉。赫赫威名誰不聞。兀朮回言稱久仰。女中豪傑善行兵。果然是個聰明婦。當識天時順逆行。你朝國運行看盡。不如投順我邦君。夫人喝道。你胡說。兀朮何奴與你大仇不共戴天深。孩兒夫子遭奸手。恨不得碎尸萬段賊番人。番王仰面呼呼笑。

夫人此話好奇文。你夫兒子皆無恙。困某營中未喪身。你今好好歸降我。還你兒夫兩個人。更且不封王位。老皇恩勝你朝君。紅玉喝言休胡道。你把虛言哄甚人。當時催動黃膠馬。大刀掄動砍番君。兀朮忙忙揮雀斧。二人對敵半時辰。紅玉看看嬌力盡。轉身敗去欲回城。回頭望見金邦主。奔近狼關這座城。夫人此際渾呆了。一身香汗透戎襟。嬌聲大鳴如鳴鳳。傳令城頭放砲臨。誰知天意如人意。愁雲四起日西沉。

卻說梁夫人見兀朮趕將上來。着了慌。高叫一聲放礮。那三山口上。衆將正待開礮。霎時間。滿天雲霧迷漫。只聽得半空中霹靂交加。不想敵人未曾擊中。卻把那兩狼關打開一條大路。兀朮趁勢擁將上來。闖入關中。梁氏見礮炸倒了城牆。也使不得鐵華車。關已失去。急得喪魂落魄。只得踉蹌而逃。前面一帶茂林。正待想奔入息歇。忽聽林中叫道。夫人快進來。公子在此。梁氏勒馬看時。卻是奶公乳母。遂即下馬入林。抱住大哭一場。正在進退兩難。按下慢表。再說那韓世忠在番營大戰。只見番兵往前後走動。原來那些番兵知道奪了兩狼關。

都想搶進關去。故此圍兵漸漸稀了。韓爺奮勇往外冲去。卻見馬上一員小將。被番將趕來。細認卻是尙德。叫一聲爲父的在此。尙德叫聲爹爹。番將利害。殺他不過。韓爺拍馬上前。舉刀望着那番將劈頭砍下。正中了那番將頭盔。忽見那員番將頭上。冒出一道白光。刀不能下。看官你道那番將是誰。其名叫做奇溫。溫鐵木。只因他日後生下一子名爲忽必烈。卻是元朝始祖。故有此異。那將被韓元帥這一刀吃了一驚。拖槍敗去。

韓爺暗暗稱奇異。此人際遇定隆興。當時殺出重圍去。來至關前用目睜。旌旗換了番邦字。悠悠頂上走真魂。蒼黃而去鞭催馬。父子雙雙各慘神。逃至茂林深靜處。夫人卻好內中存。林中先把將軍叫。悲喜交加各泪零。尙德大郎忙下馬。世忠同步近夫人。各言失意遭災事。絕處逢生感上神。夫人具說狼關失。韓爺細告被圍情。此皆天意無從挽。夫人切莫介芳心。全家人口歡無恙。萬姓名香拜玉京。夫人半晌將言問。我們何處去棲身。世忠纔着雙眉道。只好京中候聖裁。梁氏點頭微作嘆。夫妻只得入郡行。行來將近黃河口。早有差官覆旨臨。世忠

失了狼關隘。因念前功免典刑。削職爲民歸井去。交還雙印謝皇恩。當時失婦將恩謝。隱身歸至陝西城。回言兀朮將關進。查點軍糧倉庫銀。見了華車全不識。軍師當下稟分明。昔日韓侯困項籍。全仗此物建功勳。我朝狼主非常福。銳氣軍威天助成。而今先取河間郡。後渡黃河直抵京。兀朮歡然運道好。望着河間府進兵。

卻說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聞報失了兩狼關。兀朮統領大兵來取河間府。不覺大驚。心中暗想。那陸登智謀過人。尚不能保全。韓世忠夫婦饒勇異常。况有大礮鐵華車。尚且失守。下官這小小郡城。怎麼抵當得起。想定主意。就與衆將士計議。傳令城上豎起降旗。等金兵到來。權且詐降。以保一府百姓。免受殺戮之慘。等他渡過黃河。各路勤王兵集。那時我將兵截其歸路。必擒兀朮也。諸將領令僞降。不道那張叔夜有兩位公子。長名張立。身長一丈。方面大耳。次名張用。身長一丈。淡黑面龐。這弟兄兩個。各使一根鐵棍。力大無比。這日同在書房中讀書。直到了午後。還不見送飯進來。張用對哥哥道。今日這時候還不送飯來。張立道。想是忘記了。正

談說之間。只見書童端飯進來。大爺道。爲何這時候纔送飯來。二爺道。相是你這狗才往那裏去。頭要忘記了。將我二人不放在心上麼。該打該打。書童道。今日雖則遲了些。還有飯吃。再過兩日。只怕沒得吃了。大爺怒道。這狗才越發胡說了。爲甚事情。就到沒飯吃。書童道。公子二位坐在這裏。那知外邊的事情。金兵入寇。潞安州兩狼關俱已失去。如今將到河間府。老爺害怕。在堂上同衆將商量。料理投降之事。一府亂慌慌的。故此送飯遲了。倘若金兀兀不容投降。殺進城來。豈不是沒飯吃了嗎。張用道。我不相信。那裏有這回事。我家老爺豈肯降那韃子。童子道。公子不肯信。去問夫人便知。端底說罷。往外去了。大爺道。難道爹要做奸臣不成。二爺道。哥哥快吃了飯去問母親罷。果有其事。只要向母親討兩百銀子。我們弟兄殺了出去。逃往他方。再作道理。如何。大爺道。兄弟言之有理。快快去罷。

求娘二百雪花銀。夫人問道。何緣故。危急之間。用甚銀。公子回言。娘不曉。金兵一進事難行。萬民皆屬他們管。孩兒求物一無能。夫人也不窮追究。心緒慌慌不可論。進房遂把花銀取。遞與姪兒兩個人。公子雙雙辭母出。書房打點去逃生。開了後園門。兩扇。各將兵器帶隨身。行來不尙卅餘里。眼望前去。是番人。弟兄急急回身轉。就上高岡去潛形。那知道番兵隊隊如潮湧。胡騎滔滔次第臨。二人至此真無奈。只好使開鐵棒敵番人。打得個東逃西走。諸番卒。打得個落花流水。小番軍。忙忙報上金邦主。道來了一雙大漢勇無倫。軍師兀朮同傳令。吩咐平章大小軍。快把兩人圍困起。不可打傷要活擒。弟兄對敵多時候。看看將近月黃昏。眼前不見了親兄弟。張立心中自忖論。此時不走何時走。奮雄心。打開血路出番營。蒼黃而去逃生命。地北天南雁序分。要思日後相逢聚。全仗那神機元帥好賢心。三番收服何元慶。那時候。兄弟逢賢受國恩。此皆後話。休多表。回言兀朮賊營情。當時走了雙兄弟。可惜連稱三兩聲。設寨安營無話說。次朝齊隊近關城。遙遙望去城門啓。

降旗高插靜軍聲。卻說兀朮催兵近城。只見降旂高插。遠遠一位官員帶着一隊將士跪接道旁。口稱河間府節度使張叔夜歸降。特來迎請狼主進城。小番忙報兀朮。兀朮上前一看。果然是叔夜俯伏在地。兀朮向軍師道。此人是個忠臣。還是個奸臣。哈迷蚩道。久聞他是個宋朝的忠臣。叫做張叔夜。兀朮道。既是忠臣。待某家問他一問。便道。張叔夜。我久聞你是個忠臣。怎麼樹起降旂來了。莫非是詐麼。叔夜道。微臣怎敢有詐。只因潞安州兩狼關俱失。狼主兵勇到此。微臣獨力難支。寡不敵衆。况當朝中奸臣弄權。善惡難分。不若投明棄暗。保全百姓。免受誅戮。出如天賜。故此情愿歸順。以救合郡生靈。非圖爵祿厚位耳。望狼主垂鑒。兀朮聽了這番言語。拍手大喜道。果然是個忠臣。張老兒既識天時。仁心救民。難得難得。某家就封你爲魯王。仍守此城。我的大兵只收你的犒賞。遠城而去。不許進城。如有一個不遵。斬首示衆。張叔夜謝恩而退。遂將猪羊酒米等類犒賞番兵吃了。俱各遠城而過。來到黃河。選一大空地。面安下營寨。製造船隻。以備渡河。便可直抵汴京。

此時按下番邦事。且言天子宋朝君。這朝正坐金鑾殿。文武三呼見至尊。表章雪片黃門報。一連失去數州城。番兵已扎黃河口。渡河即近汴京門。君王一聽驚非小。龍顏失色駭然驚。兩班文武仰面視。一籌莫展靜無聲。班中幸有宗留守。閃出金階奏聖君。黃河若有疎虞處。那時國政怎調停。望皇速發雄兵將。守住三邊急進兵。微臣願領冲鋒隊。受皇之祿報皇恩。欽宗天子聞斯奏。便說道難得宗卿爲國心。正當傳旨恩綸下。走上邦昌算巧人。奏言宗澤過黃河便到京。天翻地覆非常事。多道能員定太平。巨觀滿朝文武人多少。李綱才調冠羣臣。不如命彼持符節。並同宗澤會征情。欽宗天性多懦弱。一任權臣朦蔽君。當時納奏忙傳旨。恩封左右兩軍門。李綱左帥新持節。右帥仍歸宗澤身。加封掃北元戎職。欽賜上方劍一根。發點精兵入五萬。有功之日再加升。李綱承旨真無奈。殿前只得謝皇恩。文臣把筆安天下。誰見提刀定太平。今朝墮入邦昌計。君命難辭只得行。退出朝班歸府第。十分煩惱對夫

人。細言奸賊行危計。君前所奏這般情。夫人不覺
渾呆了。怎把文臣作武臣。金兵銳氣多猖獗。相公
須要見機行。忙傳家將呼張保。此人力大抵千軍。
相公帶彼同行去。做個防身服侍人。李爺點首連稱
妙。此人岳父帶隨征。聞他本領多雄壯。况他生性
有忠心。但是下官帶彼邊關去。內堂使喚乏其人。夫
人回道無妨事。直班現有小童們。言時收拾諸行李。
拜別夫人便起身。隨同宗帥將旗祭。發礮鳴金大
隊行。不知怎樣平番賊。且從下卷續前文。

第十二回

哈迷嗤扶主渡黃河 秦惡賊助奸傾社稷

卻說宗李二公兵至黃河口上。放礮安營。諸事已畢。宗澤寫下一封書札。差出心腹之人。星夜前往湯陰縣。去請岳爺率領諸弟兄同來助戰。誰知去不多日。送書的人回來稟說。岳解元病重。不能前來。那些相公們不肯離了岳爺。俱各推故不來。小人無奈。只得回來覆命。說罷。將覆書呈上。宗澤拆開一看。見不是岳爺的親筆。長嘆一聲。鵬舉果然病了。此乃老天欲喪宋室也。李綱聞知此信。也來與宗爺商議道。岳解元有病不來。此事怎好。宗澤道。只好堅守。並無他法。遂令衆軍士向沿河一帶密密布防。將四面船隻收拾上岸。不題。且說兀朮差燕子國元帥烏國龍烏國虎往河間府取齊船匠。備辦木料。在黃河口搭起廠篷。製造船隻。準備渡河。李綱探聽得的實。即着張保領數十隻小船保守黃河口。以防金人奸細過河窺探。那日張保暗想。聽得人說番兵有五六十萬。不知是真是假。我不免過河去探聽個信息。

主意定了。到黃昏後。帶領十來個水手。放一隻小船。趁着星光。搖到對岸。把船藏在蘆葦中間。挨到五更。張保腰間掛着一把短刀。手提鐵棍。跳上岸去了。當時張保來河口。手提鐵棍。將身跳上河旁岸。輕輕穿入賊營門。只見小番齊打睡。一片呼鼻息聲。張保眼明伸手快。撈將一個小番軍。飛身走至林深處。放下番奴吃一驚。只因落手非常重。夾死番人口血噴。張保此時言悔氣。拋了番兒又轉身。從向番營擒一卒。掩其賊口至深林。將他放下塵埃地。短刀拔出詢番兵。喝聲從實來相告。你邦共有幾多人。那座營頭藏兀朮。說明饒你命殘生。小番嚇得索索抖。口叫爺爺不住稱。方纔你進營寨所。黑風高官是先行。對面大營雙帥住。國龍國虎姓烏人。王爺寶寨相離遠。此去遙遙卅里程。當時張保詢明白。一刀揮死小番人。黑風高寨翻身進。一聲大吼棍高擎。揮來打去雄無敵。打死番邦無數人。金營人衆渾呆了。好個英雄張保能。梟將賊首無其數。掛滿腰間始轉身。船匠廠中來跳進。排頭打去造船人。有命潛形無命死。零星躲得影無形。

張保十分心性起。悄悄放火警番人。霎時廠所焚燒了。舟楫功成已化塵。小番急得匆匆報。黑風高帥失三魂。趕來那有張保影。新船焚化匠人傾。無風捉影空爭氣。收尸只得稟番君。聽言張保回營去。李爺帳下報功勳。

卻說張保來見李綱報道。焚燬敵人造船廠並斃敵多名等情。李爺大怒道。你不奉軍令。擅敢冒險過河。倘被番兵殺了。豈不白送性命。損我軍威。以後若再如此。必以軍法從事。張保叩頭辭出營來。笑道。雖沒有功勞。卻是被我殺得活活。仍舊自到黃河口去把守不提。李宗二公擁着重兵住防南岸。兀兀雖狡。豈能飛渡。詎是年八月初三。猛然刮起大風。連日不止。天氣驟然寒冷。番營中人人俱穿皮衣。尚擋不住。那宋營兵將從沒有經過奇冷。越發凍得個個發抖。加以連日陰雲密布。細雨紛紛。把個黃河連底都凍了。軍師來見兀兀道。臣聞南暖北寒。天道之正。那有仲秋時候如此寒冷。這是主公洪福所至。兀兀道。你是怎講的。哈迷嚙道。聽說黃河已經凍了。可差人去視察視察。倘若黃河凍了。汴京在我掌中。兀兀連忙差了人去。不多時回報道。果然連底凍

了。兀兀大喜。就下令發兵。竟踏着冰過去。好似潮湧似的一隊一隊而來。宋營軍士叫聲呵吓不好。盡皆拚命逃去。張保見不是頭路。忙進營來。背起主人就走。宗澤見軍士已潰。蹬足呼岳某不來。竟無一人捨死迎敵。天意滅宋。我何生為。諸將力諫元帥不可性急。徐圖挽救。岳解元病好了。再去請來。那時再作計議。言時不由分說。扶了宗公上馬。加上一鞭。趕上李爺。一同入京候旨。先有飛報到都。天子駭然道。冰凍黃河。亦非人力可挽。只將李綱宗澤削職為民便了。

李綱宗澤歸鄉井。殿前更少棟梁臣。無人能敵金邦寇。牢牢只得守皇城。欽宗天子親傳旨。速調勤王各路兵。聽言兀兀多雄壯。得了黃河勢更橫。走馬上前多銳氣。點集精雄大小兵。黑風高帥為頭隊。二隊烏家兩弟兄。自領大兵星趕月。滔滔直抵汴京城。離城廿里安營寨。黃門飛報九龍廷。欽宗天子升龍座。寶扇分開君見臣。兩班文武朝參畢。君王殿上降鈞綸。猖狂賊勢如何退。社稷難安怎理論。諸臣聽罷君王語。面面相觀不作聲。邦昌俯伏金鑾下。奏言臣自為調停。各方去召勤王將。望皇上龍

駕轉宮門。明日早朝臣復旨。高枕無憂望太平。立時散了諸文武。鑾輿回轉景陽門。要說邦昌回相府。提出迷天惡鬼臨。朽檜呼名秦臭姓。鷹隼鼠耳毒蛇心。雖然賊種秦家出。拖油瓶帶到孫門。孫浩娶他媽作妾。十分寵愛再婚人。只因蕩婦拖油到。孫浩心中不喜欣。又觀秦氏家財曠。人財一並付孫門。奸臣本是貪財貨。見了錢財便喜欣。立將秦氏為妻室。遂將臭檜養成人。思量要娶兒媳婦。冤逼媒人難締姻。家家雖有閨中女。鼠耳鷹隼怎中屏。高不成來低不就。賊檜淫邪十二分。孫浩夫妻難管束。任他街巷亂扯人。一朝撞入挖煤廠。搭上妖燒四姓人。賤媼原是刁家女。頭夫嫁一姓丁人。家資小可為生理。鐵行開在汴京城。夫妻反目休歸去。二夫嫁進姓王門。丈夫開個挖煤廠。十分生意有錢文。尤然不中妖燒意。打扮風情沒半分。無錫縣中淫賤種。為媼為妓性生成。頭髻喜挽時新式。衣衫打扮要鮮明。丈夫是個勤工漢。怎曉風花雪月情。因之煩惱妖燒婦。倚門賣俏看男人。雖然臭檜非人樣。孫官之子有錢銀。外邊稱做孫公子。華衣鮮帽簇

新新。來來往往成勾當。王家怕勢懼孫門。說通認做王門女。奸認孫官富貴門。王氏之兒不在意。暗棄妖燒淫賤身。孫門騙得金和寶。妻妻要個做家人。你也歡來我也喜。立時成了這頭姻。回來說與媽媽曉。即時花轎便來迎。卻好孫浩投番去。凡事娘兒一任行。妻來未過三朝日。便與婆婆口角爭。到得孫門方兩月。打婆終日鬧家庭。六族之人皆不服。立時趕出賤妖精。僻靜山邊有一廟。供奉幽冥教主尊。將他趕出庵中住。從今不許入孫門。檜賊見妻趕出去。一場哄鬧也同行。夫妻同向庵堂住。賤人賣俏弄風情。檜賊多謀孫氏產。夫妻快活過光陰。但只是幽冥教主光明殿。屈做妖燒接客廳。幸逢徐氏將香進。妖燒迷惑二夫人。阿奴夫婦無錫籍。常州府下長生成。夫人貴處常州府。雖然貴賤是鄉親。騙得徐氏心歡喜。認作螟蛉子女人。來來往往張家去。邦昌最寵二夫人。納將檜賊為外寵。夫妻搬進相府門。從今佛殿多清靜。不使淫邪濁殿庭。邦昌自得奸邪檜。凡有奸謀必共論。因之辭帝回家轉。來尋鼠賊議與兵。

卻說邦昌正妻蔣氏是個吃素好善。不管家事的。到是個明禮之人。邦昌卻不喜。獨寵徐氏。今牽到這雙臭物來家。越不成體統了。秦王氏終日伏侍二夫人梳頭裹足。日日換樣。故此徐氏十分寵愛。邦昌見秦檜十分巴結得好。便將新科狀元許了。召見之日。欽宗不悅。明知鼠輩立朝。有傷國體。只因邦昌勢燄灼天。天子也無奈。其何不想剛剛三日。就出了金兵入寇之事。邦昌回得家來。便向秦檜商議道。目下我們尚未謀得大事。倒被這金韃子殺進來了。只怕江山倒在他的了。檜道。成事在天。談事在人。何必恐懼。邦昌道。我的兒呵。也不要去講那些商量。明日復旨。如何退敵的法子。檜道。呵吓。親爹爹差了。難道你要拚了這條老命替他做忠臣嗎。只勸他求和息事罷了。邦昌道。一聲妙阿。老子也不識怎樣做忠做好的。如今也不要說了。快快商量寫一憑記。免得我這年忘卻爲要。檜道。這點小事。要不肯子辦起來。很容易的。就是老親爹要不肯子的老婆。也是甘心的。邦昌道。放你媽的屁。老子做到這樣大官。肯娶三婚。婆娘來做妾麼。檜道。孫浩官拜元帥。尚且娶我老阿媽作妻。不是一婚嗎。難道就不够稱夫人太太。邦昌怒道。

丈夫投賊。妻子分身。合門正法。你難道不知麼。檜道。這是昏君無道。說他做甚。邦昌道。好好快開條子來。秦檜聽了。便去找了一張紙。一枝筆。寫就一篇。雙手呈上。邦昌喜得手舞足蹈。連稱道。妙計。妙計。好才學。好才學。檜賊洋洋得意道。若說我無才學。那能中狀元。邦昌大怒道。放你媽的屁。不是做老子的掌相。輪也輪不到你頭上。這忘本臭奴才。你有什麼才學。還不是買關節得來的。幾乎出了浪子賤子。問問心着。臭檜一聽。走向邦昌。吓了一口臭吐沫道。到不是靠你。靠的是親媽媽老婆二人來的。說罷。由後堂去了。邦昌忍着氣。因爲要與他商量。傾覆社稷之計。到得次日早朝。跪奏天子道。臣昨日澈夜尋思。籌得一法。伏乞皇上允准。方保無虞。欽宗天子道。老卿快快奏來。邦昌道。古人說得好。窮韃子富倭子。求主上賞他一分厚禮。暫與言和。叫他將兵退出黃河。那俾吾國得以從容整軍。再行征伐。欽宗道。從古以來。以求和爲一件最可恥的事。怎麼能行。邦昌道。但事有經權。豈可固執常見。到了此時。舍言和還有別的法兒嗎。依臣管見。送他黃金白銀各一兩。彩緞萬疋。美女歌童一百。豬羊牛酒之類。只是押送的使臣一時頗

難其選。天子不語。邦昌又道。可命秦檜去最好。當時皇上準了禮物齊備。命臭檜押送前往。來至番營。黑風高問道。你這蠻奴是送禮到這裏來的麼。檜道。賤臣一來送禮。二來有機密事。要與狼主面商。黑風高大怒。喝叫左右將這賊蠻奴打出去便了。臭檜連連叩頭道。黑元帥賞看禮物。黑風高道。又他出去。有話待轉稟。狼主便了。命將禮物擡進營來。

黑風高帥從頭看。綵緞金珠數不清。歌童美女娛人目。這般盛禮世難尋。待我收了先回去。不管他娘戰共爭。一聲拔寨回歸路。兀兀聞知大吃驚。難詳就裏何緣故。黑帥無端萌退心。忙調精雄燕子國。行前五里設番營。欽宗天子知其事。召上邦昌降旨云。昨早送去求和禮。今日全然無好音。反將番寨來移近。莫非秦檜起謀心。邦昌頓首忙忙奏。伏乞皇上納微言。秦檜占元無半月。想他新進小心人。想來想去無他事。一定是禮少人多不夠分。吾皇再送求和禮。包管無辭許太平。君王至此真無奈。一任權奸胡亂行。仍命臭奴秦檜去。帶將厚禮入番營。小番傳命奸奴進。跪行直進大番營。叩頭一同雞啄。

黍。連呼狼主口稱臣。忙將禮物來擡進。美女歌童盡列庭。國龍國虎擡頭看。果然財帛動人心。喝聲秦檜先回去。俺家待你奏王聞。臭檜叩頭忙退出。朝中覆旨不多云。烏家兄弟忙收拾。回歸金國去如雲。此番兀兀聞斯報。奇怪連稱了不成。某家正奪中原地。他等因何盡退兵。待孤只好親身去。安營正對汴京城。君王殿上知其事。龍顏不悅怪連稱。邦昌也覺驚慌了。俯伏金階奏聖君。他邦只愛金和寶。願皇再賜勿厭頻。十分無奈欽宗帝。龍首頻點降諭音。

卻說天子沉吟道。已經送去厚禮兩副。叫朕何處措辦。邦昌道。此副禮不送。小臣無計再商了。天子道。既是如此。可差官先向民間購求歌童美女。再備禮物。邦昌道。若去外邊買。恐兀兀不中意。不若仍在宮中挑選。天子無奈。只得在後宮選了幾個宮女。并搜括金珠首飾。纔把禮物湊齊。邦昌帶了秦檜來至番營。邦昌先見平章等稟明送禮之事。兀兀命宣進來。邦昌秦檜跪下叩頭。兀兀喝問下面蠻奴姓甚名誰。快快報來。邦昌叩頭道。小臣宋相張邦昌。秦檜道。小臣新科狀元秦檜。兀兀聽

了。哈哈大笑道。難怪你們的江山要屬某家了。出了這一對醜鬼。遂問哈迷豷道。這二人是好人。是壞人。哈迷豷道。這二人是宋朝的第一個奸臣。兀朮道。又出殺了罷。哈迷豷道。不可不可。正要用奸臣的時候。待得了天下。再殺未遲。兀朮大喜。將禮收進。邦昌被召入金頭牛皮帳中。張邦昌俯伏在地。口稱小臣張邦昌見駕。願狼主千歲千歲千千歲。兀朮道。你有什么言快快道來。邦昌道。小臣與秦檜二人。一片真心歸服狼主。曾呈過厚禮兩副。俱被元帥們收去了。兀朮方纔明白兩次兵馬回國去的緣故。便道。今你二人又有何計。邦昌尚未開口。秦檜道。請狼主差兩位大官。同着小臣們去。只說要一位親王為質。方肯罷兵。添些利害言語哄嚇他。不怕他不獻太子出來。兀朮暗暗捏箇假說妙呵。快去快去。歌童美女某家用不着。仍帶回去罷。當時四人一路來至午門。

救回殿下保安寧。吾皇若不依他議。打破京城玉石焚。朝臣束手無良策。只好由皇自主行。小臣兩個籌思盡。逃生只得各潛形。邦昌秦檜黃蜂嘴。毒意虛言哄至尊。欽宗天性偏懦弱。一番聽罷色然驚。龍眉鎖上千條纜。半晌遲疑始出聲。道卿率領番官去。金亭館驛暫安身。候朕進宮商上帝。大事還須緩緩行。

卻說天子入宮朝見太上皇。奏稱金賊要親王為質。方肯罷兵。徽宗天子聞奏。不覺淚下道。吾兒此計必出奸臣之意。事既如此。無可挽回。只好令你弟趙王前去便了。當時命值宮內監宣趙王進安樂宮來。趙王應召入內。朝見畢。上皇賜坐。細述金人犯闕之事。言至要親王為質證語。太上皇慘然道。欲遣你前往。又捨不得你。如何了事。

此位殿下年十五。完字為名有孝心。因見上皇憂鬱色。行前跪下奏衷情。創基祖業非容易。大宋江山豈屬金。父王捨卻臣兒罷。國家社稷要全存。只求早調勤王將。救轉臣兒返漢關。上皇少帝聞斯語。齊將別淚灑衣襟。趙王掩面號啕哭。兩皇悲淚幾曾

停。在宮人衆皆垂淚。一番哭別死生分。可憐極樂王宮院。做了離亭腸斷廳。太上皇帝親升殿。百官朝賀口稱臣。參畢分班排左右。上殿上降鈞綸。金人議要親王質。朕今特遣趙王行。諸卿速速同朝議。誰人保駕去番營。邦昌一聽忙行上。奏稱秦檜願同行。徽宗宣上鷹膠賊。好語金言示佞臣。愛卿善保王殿下。回朝之日重加恩。邦昌秦檜同稽首。拜謝天恩下殿廷。當時走上兩番相。催促親王快起身。君王此際真無奈。趙王哭拜下殿廷。悲傷觸目辭皇去。朝臣側目淚沾襟。須臾已到金營寨。邦昌秦檜叩番君。齊齊俯伏營門下。奏說南朝殿下臨。兀朮聞言心大喜。便云速請趙王臨。蒲蘆番將多兇惡。撩衣勒袖出營門。誤聽請字爲拿字。趕出營來用目睜。問言誰是皇殿下。鼠賊回言是此人。番奴力大真無比。一擒皇子下鞍心。輕輕一來橫腰下。趙王被嚇已昏沉。秦賊假裝驚慌狀。趕前一步叫高聲。莫教嚇了王殿下。趙王是個膽虛人。口中假作人言語。黑心竟起弑君心。按定相關傷命處。一擒之時王命傾。那堪玉葉金枝貴。命送番奴並佞臣。

蒲蘆是個粗愚漢。不料蠻奴自弑君。只知他謔駕前來。誰曉奸奴起毒心。兀朮當時心大怒。命斬番奴蒲姓人。如何驚死南皇子。刀下難容魯猛人。推出蘆溫鼻首去。又傳秦檜案前臨。命他安葬王殿下。重宣邦昌說事因。你家殿下身亡了。今事如何再議論。邦昌無語觀秦檜。鼠賊忙忙跪奏聞。吾朝尚有欽宗子。其名趙構正青春。此是宋王九殿下。叫做康王有膽人。若然恩主心歡喜。小臣設計驅他臨。番王暗暗將牙挫。這樣奸臣世少尋。假言說道卿休去。你今已作吾邦人。張老先兒前去罷。照彼言辭面達君。那時騙到九殿下。二卿我國大功臣。奸臣賊子非常喜。叩頭不絕謝新恩。旁邊走上哈迷蚩。要代秦奸乞國恩。秦檜既然居吾處。禮合恩封甚職稱。兀朮點頭提筆寫。恩封雜職管東門。應恩鼠賊將恩謝。邦昌叩別外邦君。將身方出營門首。秦檜追來把話云。不知又出何奸計。下卷之中再細論。

第十三回

李侍郎拚命罵番王 崔總兵進衣傳血詔

卻說張邦昌出得金營。秦檜趕着悄悄的道。親爺此去。只要如此而行。包管將那兩個昏君一併送出。豈不是天下歸了親爺。不肖子也當做個王殿下。豈不美哉。邦昌點頭言善。方欲轉身。被秦賊一把拉住道。不肖子的老婆。千萬要設法移來。這是要緊的事情。邦昌道。做老子的曉得便是了。說罷。急急回至午門。入殿跪奏。二帝道。不幸趙王墮馬跌死。兀朮仍要一位親王為質。方肯退兵。若不依他。就要殺進宮來了。天子聞言。苦惱萬分。只得召康王上殿。示知其事。康王道。社稷為重。臣兒不惜此微軀。前往金營便了。二帝又問誰人保駕。早有吏部侍郎李若水上殿奏稱。微臣隨駕。遂同了康王。朝出殿。到得番營。站立在外。邦昌先進叩頭。奏稱殿下。來了。兀朮聽奏。忙忙吩咐軍師出外迎接。李若水暗暗對康王道。殿下須知能弱能強。隨機行事。不可失了銳氣。康王點頭。遂同了哈迷蚩進見番王。兀朮看了康王

年方弱冠。美容如玉。不覺十分大喜道。好個人品。使道。殿下若肯拜某家為父。我奪了江山。仍還與你做個皇帝。康王原其以其言近侮辱。頗為憤懣。及聽了還他的帝業。只得上前道。父王在上。容臣兒拜見。兀朮大喜道。王兒平身。就命康王往後營歇息。李若水跟隨入內。兀朮問道。你是何人。李公答道。你管我是誰。隨了康王便走。軍師上前奏道。此人乃是宋朝第一個忠臣。現居吏部侍郎。叫李若水。兀朮道。某家看他怒目揚威。不覺起敬。果像個忠臣樣子。到失敬了他。正說間。見邦昌入內叩頭告辭。兀朮道。張愛卿有功。先封楚王之職。送出二帝。再加賞獎。邦昌謝恩已畢。回至城中。申奏天子道。他們君臣計議說道。九王爺是個親王。必要五代先王牌位。臣想牌位還沒甚要緊。即能退敵。不妨與他。且等各省勤王兵到。那時仍舊迎回便了。二帝無奈。齊至太廟大哭一場道。不孝子孫不能自奮。致累先王。微飲二帝拜罷。便叫邦昌可捧先王牌位出去。邦昌道。須得主上親送一程。二帝依言。親送神主出城。纔過吊橋。早被番兵拿住二帝。送往大營報功去了。

可憐二帝來番寨。兀朮當時把令行。點起雄兵八一

百。押送那上皇少帝外邦行。忠肝好個李吏部。一聽其言大怒噴。忙呼賊檜隨皇駕。親身直進大番營。手指番王來大罵。你邦天理在何存。堂堂天子南朝帝。竟被番奴如此輕。既要我主番邦去。我身定要一同行。兀兀聞言無可奈。便對軍師說事因。李先生多傲性。此行難保死和生。父王見彼行如此。定要加刑損彼身。他今必要同行去。軍師方便善調停。憐他是個丹心士。某家敬愛十分深。哈迷豈連聲應是。辭別番王便起身。傷心二聖蒙塵去。押赴黃龍五國城。看看行至河間府。道旁跪下假降人。口稱叔夜迎皇駕。哭倒塵埃血淚零。上皇少帝皆垂淚。若水當時怒目睜。身作大員甘降賊。更有何顏面對君。此時叔夜聞斯語。屈殺仁心保郡人。只說道眼前假作降番計。專望勤王九省兵。浮雲掃散窺天日。洗淨瘴癘宇宙清。詎知天意原難挽。叔夜無才負聖明。此身難盡皇家力。只憑一死魄隨君。言時拔出魚腸劍。揮斷咽喉氣已冰。上皇少帝嚔啣哭。可憐今日識忠臣。若水難禁揮痛淚。張君果是丈夫身。便向哈迷豈言道。香棺好殮姓張人。掩埋

就在河間府。留得忠良蓋世名。上皇少帝齊齊噀。悔殺朝班用佞臣。今朝苦雨淒風去。殉皇只得幾忠臣。行行將近黃龍府。軍師便向李公云。先生本性須當改。宮中方好面狼君。狼王不肯憐忠士。存心不及四王身。李公馬上回言道。李某忠肝天所生。只憑一死將君報。屈膝低頭萬不能。言時已到番王殿。衆番集看上邦君。狼王聞報非常喜。宜召南朝二帝身。殿前轉上哈迷豈。細奏中原多少情。四王得勝非常銳。掃盡南朝九省兵。今朝押上南蠻帝。表章恭賀老狼君。老王大喜連聲讚。半仗軍師建大勳。傳坐金墩來細問。軍中詳細快中明。卻說哈迷豈奏道。中原雖然沒有皇帝。還有九省兵馬未服。殿下不敢直搗汴京。暫行退回本國。稍作休息。待開春再行出兵。掃平宋室。請狼主前去登位。老狼主大喜。一面吩咐擺宴。一面令解徽欽二帝進來。番官帶領二帝來到裏邊。見了狼主。立而不跪。狼主道。你屢屢傷害我之兵將。今日被擒。猶然見孤不跪。吩咐左右把銀安殿裏邊的燒熱。將二帝衣帽脫了。頭上帶了狗皮帽。身上著了青衣。後邊掛上一個狗尾巴。腰間掛着銅鼓。

并六個大響鈴。把他的手背綁着。靴襪都脫去了。少刻地下燒紅。小番下來把二帝抱上去。放在那熱地上。燙着脚底疼痛難忍。身子顫動。銅鈴鑼鼓俱響起來了。他君臣看了他父子跳得有興。齊聲哈哈大笑。飲酒作樂。可憐南朝皇帝。當做把戲一般。下邊李若水看見。心中大怒。趕上來把太上皇抱了下去。又上來把皇帝抱了下去。老狼主就問哈迷蚩道。這是誰人。哈迷蚩答道。這是他國臣子李若水。卻是個忠臣。四殿下極重他的。因他性情癡直。恐犯老狼主。故命臣好生看管。望乞老狼主寬恩。狼主點頭。李若水走上殿來。指着狼主罵道。你這囚奴。不知天理的。把上邦天子如此凌辱。不日天兵到來。殺至黃龍府。把你這些囚奴殺個乾乾淨淨。纔出我今日之氣。那李公口內不住的千囚奴。萬番賊。罵個不住。老狼主不由大怒起來。吩咐小番將他手指割去了。當時小番上前將李公手指割去一個。李公又換一指。指着狼主罵道。囚奴你把我李若水當做什麼人。雖被你割去一指。我罵賊之口。豈肯少屈。即斷我十指。我豈懼你囚奴麼。說罷。罵聲不絕。狼主大怒。命左右將他十指俱斷。鮮血染衣。兩手沒了手指。還在大罵不止。

丹心好個李吏部。殿前怒目罵番君。可憐十指淋漓斷。猶然喊罵鐵錚錚。當時大怒老狼主。大喝階前武士們。割去南蠻三寸舌。看他怎樣罵孤身。那知若水忠爲性。口流鮮血尙精神。雖然言語非清白。尤作噲噲怒罵聲。跳來跳去身難定。番人觀看笑難停。豈堪上國忠良士。反被他邦辱此身。若水此時痛噴血。趕將殿上抱番君。雙手將他這一摟。口咬番王左耳根。衆人呆着無理會。狼主此刻痛難禁。平章太子皆慌了。齊齊來扯李公身。用力扯來王耳落。此時吏部料難生。一推拖下金鑾殿。亂刀起處李公傾。可憐爲主捐身死。青史當傳不朽名。卻說當時衆番官俱各上前來請老狼主的安。哈迷蚩悄悄着人收拾了李公的尸首。盛在一個金漆盒內。私自藏好。老狼主叫太醫用藥敷了耳朵。傳旨將二帝發下五國城。拘在陷阱之內。令他坐井觀天。過不得一二十天。兀朮大兵回國拜見父王。奏說。臣兒初進中原。勢如破竹。老狼主大喜。又說起被李若水咬去耳朵之事。兀朮再三請安。老狼主又傳旨命番官分頭往各國借兵幫助。約定來年新春一同進攻中原。慢表。再說代州

總兵崔孝。失陷在番已經一十八年。善於醫馬。因此在此番營裏四下往來。與那些番兵番將個個要好。到也過得日子。這日聽得二帝囚於五國城內。便取了兩件老羊皮襖子。燒了幾十斤牛牛脯。又帶了幾斤皮條。來至五國城對那些平章道。我進去看看舊主。盡我一點忠心。衆平章道。若說別人那裏肯放他進去。既是你我們常有煩你之處。就放你進去。須要快快出來的。崔孝道。聲曉得。那平章開了門。放了崔孝進去。

番奴開了生門路。聽言崔孝老朝臣。踉蹌跌跌前行。走。口口惟將二帝尋。行來半日無蹤影。邁年潦倒眼昏沉。便向地中來坐下。氣喘呼呼不住停。忽聞井內人聲響。宛然二帝子呼親。此時崔孝心明白。料知二帝在井中。傷心漫漫擡身起。尋聲直向井邊臨。對着井中呼萬歲。老臣崔孝探王身。總兵會守代州地。兩宮也否記臣名。可憐今日聞皇難。拚身一見舊君臣。臣慚無物親呈敬。牛脯羊羔獻聖君。更有白羊裘兩件。望加龍體避風侵。上皇少帝聞斯語。齊說這難得雀卿一片心。君臣深井難相見。皮條送物井中臨。君王接物皆傷感。言道雀卿聽朕云。

趙王跌死真凄慘。康王同困在胡塵。老臣聽說康王在。連道江山尚可與。望皇書詔九殿下。命他回國整龍亭。上皇少帝聞斯語。揮淚開言說事因。朕今坐井觀天際。筆硯全無怎理論。崔孝叩頭稱萬死。望皇血詔賜儲君。二帝聞言皆大哭。扯衣書詔好傷心。

卻說二帝哭了一會。只得將襦衣白衫扯下一方。咬指血書數字。叫康王透回中原即位。重鑿江山。不失先皇祭祀。寫完就縛在皮條上。崔孝吊起來。藏在夾衣內。哭了一場。辭別二帝道。臣去了。二帝俱各垂淚道。老卿家常來看看朕射二人。崔孝道。主上二位保重。老臣有隙。定來看望陛下。說罷。遂別了二帝出來。覓空去見康王。按下慢表。此時要說那兀朮自班師回來。十分起與這日正要打圍。

聽言兀朮多高興。圍場設在伏虎林。隨身帶着哈迷蚩。更有奸奴秦佞臣。番官文武人無數。點齊一百御林軍。開弓射箭多雄壯。走馬當先各逞英。可笑賣國秦檜賊。只會迷天起惡心。跑馬開弓皆不識。翻身跌下馬鞍心。撲地宛然狗吃糞。扒將半日始擡

身。衆人到也無留意。兀朮離鞍坐看明。窺見賊奴袍內服。杏黃顏色是龍襟。他豈能穿龍與鳳。此袍定是宋皇珍。暗驚此賊非人類。怎把龍衣私掛身。某家國內遼朝制。豈許奸臣胡亂行。當時拋下雕弓箭。卽忙升坐小龍亭。命將秦檜來拿下。當案吆喝跪在塵。四王剛直無情面。喝叫番兒左右人。卻將秦檜將衣剝。究問龍服那方臨。諸番按倒鷹隼賊。剝下龍袍獻上亭。兀朮一觀心大怒。喝言速速快招承。倘有半句虛言語。打死奸奴賣國人。臭檜此時惟叩首。亂龍袍當舖贖來珍。扭將賊話從頭認。兀朮幾乎認作真。當時通示諸文武。衆卿同證此衣襟。案前轉上哈迷蚩。奏稱此係趙王珍。坐中兀朮開斯奏。大怒重重拍案云。可恨奸奴何大膽。良心喪盡目無君。佞臣更有何言賴。速速當堂招認明。鼠賊吱唔言不一。番王怒喝衆番軍。傳示一聲來掌嘴。一百把掌打面門。賊檜嚇饒呼求免。衆番打罷始回身。笑賊奴迷天本事何從使。當堂只得實招承。道小人生就黑良心。見趙王龍服起好心。葬時剝下黃龍服。舊衣裹葬趙王身。那知今日機關漏。望王寬恕感天

恩。四王當下將牙挫。佞臣真是毒蛇心。忍心剝下亡尸服。如此行爲豈是人。喝聲重責廷前杖。杖他一百尙遠輕。立時忙了諸番卒。拉翻臭檜地中心。洗剝衣衫揮大棍。吆喝重打不曾停。賊奴喊叫驚天地。饑命高呼不住聲。打完一百廷前棍。賊皮揭起兩三層。當時又把供反了。喊罵番王負舊情。全然不把前功記。反將刑杖責吾身。龍袍當舖贖來物。如何認做趙王珍。當年騙出皇太子。不是我功甚人。騙將上國金和寶。求和來獻你朝廷。論我功勞真不小。理應逾格廣加恩。如何今日將我打。幫他死鬼趙王身。兀朮聽完心大怒。拍案驚天罵賊臣。賣國稱功天理黑。良心喪盡大非人。趙王既死應憐憫。宋臣怎剝宋皇襟。胡說信口成何話。理合敲牙割舌根。你將賣國稱功績。某家最恨是奸臣。當初假意來稱讚。逆賊居然想畫麟。臭奴不把龍衣盜。某家亦不慢奸臣。你罪實難逃國法。理該殄滅示朝臣。某今略略施恩惠。傳言交與法司臣。流徙鎖禁從寬判。筆下超生畜禍根。番王示畢隨傳令。卽將刑具上好臣。吩咐番兒拖出去。脚擦手靠出轅門。

此時秦賊翻身倒。賴在階前大放聲。十數番奴齊用力。鐵條強拉往前行。推的推來擁的擁。好比那母豬要去受刀刑。須臾刑部堂前到。法官升座甚嚴尊。吆喝一聲來帶到。拖上廳腮鼠耳人。但見他披枷帶鎖真囚犯。垢面蓬頭惡鬼形。當堂雙膝低頭跪。法官高喝問奸情。賊奴到案言無定。反覆供詞語不清。大怒法司三大憲。齊齊拍案罵奸臣。欺君蒙上奸邪賊。尤敢含糊不認明。喝叫左右施刑杖。手鎚一百打奸臣。左脚打完打右脚。賊奴喊叫振雲天。咬定龍衣當舖得。何曾偷盜趙王珍。法官大喝休胡說。掩耳偷鈴供甚人。本司不把新刑用。賊槍安能招認明。當時吩咐諸衙役。炭爐燃火莫遲停。取出鐵鞋只一隻。其名叫做繡鞋刑。將鞋放在紅爐內。生鐵燒成火炭形。穿上脚兒皮肉爛。一受其刑即廢人。兩班人役齊聲應。立時布置上堂臨。看賊秦怎樣將鞋套。下卷之中再述明。

第十四回

金營神鳥引真主 夾江泥馬渡康王

卻說那三法官當時傳命將鐵鞋燒紅。兩班人役忙忙的動手。脫下秦檜鞋襪。遂將紅繡鞋套上。只聽得吱吱聲響。那秦檜喊呼不絕。直燒得皮開肉綻。死而復生。方纔罷手。衆役上堂復命。三法官同聲問道。秦檜知罪麼。賊檜道。阿唷。屈死人。三法官怒喝。道。秦檜尚敢呼屈。快將他右脚的紅鞋套起來。堂下嘎的一聲。蜂擁上來。秦檜連連叩頭。道。小人知罪。不敢叫屈。願盡供存案。三大人開一線之恩。免受套繡鞋之刑。三法官問了此言。相顧大笑。道。此賊也知疼痛。遂喝道。畫供上來。再有反復。決不寬饒。賊檜叩頭。應聲。小人不敢再辯一言。遂將供單畫好。打上手印。三法官看了供單。傳示收禁。事畢。退堂。次日。奏知四王。兀兀下。令道。侯秦檜爛脚好了。用大枷一面。押出。示衆。法官應諾。遵照辦理。光陰似箭。日月如梭。秦檜枷期已滿。仍坐禁中。終日終夜。吵鬧。不喊即叫。衆禁子恨恨不絕。多來告稟。堂官。轉稟法官。三

法官即刻升堂。把秦檜提出。重打一百大板。加上大枷。令四個小番軍。押解遊行四門。夜間。毋庸收禁。就在城外。三畜東。廟關鎖便了。因四太子。吩示過的。只須使他受點痛苦。並不置之死地。衆役奉了堂官之命。遵照辦理。看官。你知道。三畜東。廟。究竟是一個什麼所在。原來是一個填牛糞馬糞豬糞的地方。填滿了。作為廢坑。金人拿了強盜匪類之徒。皆囚禁此中。四邊。作起牆壁。中間。開一洞。只能鑽頭進去。內中。臭氣不堪。鐵門一閉。宛是個黑暗地獄。將此賊囚將進去。當時。無話。到得。枷鎖期滿。鎖上鐵鎗。日間。毋須用人看管。夜間。仍禁廟中。那知四番王。留下了這條狗命。害得。徽欽二帝。埋骨沙漠。保國忠臣。死遭枉屈。真所謂是。無心。留下迷天賊。社稷。功臣。付草萊。按下。開文。歸正傳。詞中。聽表。永寧村。武場。受屈。無雙主。空抱。凌雲志。莫伸。牢。駝。崗上。酬知己。紅羅。山下。遇良朋。幸得。歸來。春日好。金萱。無恙。樂晨昏。相莊。鴻案。神仙侶。瀟灑。林泉。共奉親。院君。高尚。除塵俗。慈懷。惟有。望添孫。含飴。約在。春光暮。遲遲。卻值。早秋深。巧月。廿三黃道日。香滿。蘭房。慶玉麟。院君。堂上。非常喜。紅綾

書記岳雲名。長成他日非常器。文武兼全小俊英。童年保屬英名重。千里尋親孝子心。受職武康軍節度。更加左武大夫身。當先百戰奇勳重。獨立旗門異域驚。安邊大將拒金虜。生報君恩死殉親。繼忠侯爵明君獎。信史名馨廟貌尊。後文慢表言今日。會元進賀母夫人。盈庭賀客開佳釀。紋集金蘭喜氣生。岳爺修札黃城去。報慰冰清期望心。荏苒流光秋欲暮。風雖懷抱解知人。一門歡樂消清福。親慈子孝婦賢能。會元自拂題橋志。奉親餘暇授諸人。論文習武諸兄弟。日夕無違似雁行。無雙國士鍾情主。友義情懷十二分。更有湯懷施智士。如蘭契合迥異人。那岳爺是招豐鎮上悲王貴。受驚傷感滅丰神。歸來實覺身慵倦。凡事從容免強行。那堪是夏稍增暑。相如一病幾經旬。時值宗爺飛札召。難承師命去交兵。回書尤倩湯懷代。病骨支離臥羅衾。時值九秋除藥餌。劉爺視疾自登門。此時玉體方全愈。慰了高堂慈母情。夫人侍疾忘殮寢。茶罷藥爐煞費心。香竈寶鼎開爐鴨。梅窗對弈共怡情。簾捲西風人共瘦。芙蓉時對月中人。莫誇清絕林泉好。深

愁孤負好頭顱。此朝聞得朝廷信。二帝蒙塵被擄情。青袍濕盡英雄淚。霄漢空存捧日心。長吁短嘆悲王事。鬱鬱襟懷不自禁。強作歡容來慰母。婉言此事達親聽。院君聞說頻嗟嘆。國運如斯怎理論。言談不覺初更後。夜膳完時月上庭。那會元是奉母歸牀情不寐。愁心正對一輪明。翹首長空增浩嘆。恨無良策蕩胡塵。幾忘白露侵羅袖。一段新愁憶北征。正是憤懷消不得。早教驚覺圍中人。移蓮來近無雙士。朱唇輕啟相公稱。久欽君是人中傑。月樣靈台曠達襟。緣何京兆歸來後。鬱鬱常懷不足心。今朝聖上蒙塵事。廢寢忘殮更不禁。時勢本是英雄造。天意中興計後成。願君洗卻諸凡慮。玉神無恙報君親。况悶懷病後無良藥。有礙金萱憂子心。喜君七孔玲瓏性。不待深言已會情。此言提醒無雙士。深承賢婦指迷津。玉容回響欣然道。顯慧如卿伴件精。言時聯步穿花徑。英雄仙子共觀星。會元此際心中異。見紫微星北放光明。上帝兩星皆暗淡。昏昏如入土坑沉。觀時默默心香爇。延取天邊少帝星。願天心如許重興宋。斗轉星移照汴京。從此排開諸慮鬱。

每從良夜禱天廷。丹心一點通霄漢。紫微星果覺移行。至誠爲國無雙士。感動天廷過往神。太白星君承玉旨。引將神鳥到番營。不知怎樣迎真主。鬼使神差巧合成。霜毫慢寫南朝事。聽表番邦兀朮情。卻說兀朮過了新春。到了二月半。帶領五十萬人馬。并各國番王。一同殺奔南朝。所謂金兀朮二進中原。一路上但見那些番兵番將。一個個威風凜凜。殺氣騰騰。行共四月中。方進了潞安州城。你道這次爲何遲遲其來。只因在路上打了幾次圍。故此耽延了許久日子。兀朮把陸節度盡忠之事。與衆軍細說了一番。衆軍莫不贊嘆。不一日至兩狼關。又把雷震三山口。礮炸兩狼關的事。也說了一遍。衆殿下俱道。此乃我主洪福所致。迺選到了河間府。兀朮傳令不許入城騷擾百姓。以副張叔夜投順之心。又一日到了黃河。已是六月中旬了。天氣炎熱。兀朮傳令仍舊沿河一帶安下營盤。待等天氣稍涼。然後渡河。光陰容易。彈指之間。又到了七月十五日。兀朮先已傳令搭起一座蘆篷。宰了多少豬羊魚鴨之類。望北祀祖。衆王爺早已齊集伺候。只見兀朮坐着火龍駒。後邊跟着那個王子。穿着大紅團龍夾紗戰

袍。金軟帶勒腰。左挂弓。右插箭。挂口腰刀。坐下紅鬃馬。頭戴束髮紫金冠。插着兩根雉尾。左右分開。那崔孝也跟在後頭來看。打聽得這王子就是康王。故而急急跟上。康王騎的馬忽然失了前蹄。幾乎跌下馬來。那康王忙把手一勒。這馬就趁勢立起來了。兀朮回頭見了大喜道。王兒馬上的本事。倒也好。康王因馬一蹶。飛魚袋內的一張弓。墮在地下。崔孝忙忙的走上前一步。拾起弓來。雙手遞上。說道。王爺收好。兀朮聽見崔孝是中原口音。便問你是何人。崔孝便向馬前跪下。答道。小臣崔孝。原是南人。在狼主這裏醫馬。今已十九年了。兀朮大喜道。看你這個老人家。倒也忠厚。就着你服侍王爺。待某家取了宋朝天下。封你個大大的官兒。便了。崔孝謝了。就跟着康王來至廠前下馬。進來拜見了伯王叔王。兀朮率衆望北遙祭。焚香點燭。忙個不住。一番祭祀方完畢。營中羅列酒筵。呈分開次序同歸坐。傳杯弄盞各欣欣。酒看那康王在坐心煩惱。想起蒙塵二聖君。可憐受辱居枯井。帝位皆空社稷傾。番人祭祀多嚴肅。嘆我無家問死生。枉稱玉葉金枝貴。寄人廡下豈甘心。思量至此雙垂淚。坐中低首

暗傷神。當時驚動番邦主。忙叫王兒問事因。緣何不飲杯中物。落淚傷心憶甚情。康王未及回言答。崔孝行前跪在塵。奏稱殿下無他事。只為着這纔馬上受虛驚。此時腹疼心煩悶。珍饈難咽酒難吞。聞言兀兀雙眉縐。便說道既是王兒體少寧。你可扶他歸後帳。營中安息養精神。當時崔孝忙承命。扶進康王示小軍。你等不須輕入帳。今朝殿下欠安寧。小番歡喜齊聲應。帳外嬉遊各稱心。崔孝忙將王帳揭。口稱殿下快擡身。老臣特奉皇王旨。寬差來獻吾王睜。康王聞說擡身起。整冠跪下淚沾襟。崔孝衣中忙捧出。雙手忙呈殿下身。康王接詔從頭看。無限傷心痛泪零。君臣彼此同傷感。小番忽報四王臨。此時慌了南朝主。血詔忙忙藏在襟。出營接駕躬身候。兀兀親扶殿下身。忙問王兒安好否。康王謝後答言云。臣兒目下稍安好。父王動駕感非輕。言時同進牛皮帳。坐下清談品玉津。

身上五彩毛羽甚是奪目。落在對門帳篷頂上。朝着營中又叫了兩聲。康王同着崔孝十分驚異。兀兀也走將出來聽了鳥聲。不解所謂。便問康王道。這鳥叫些什麼。某家從不曾聽見這鳥之言。倒像你們南朝人說話一般。康王道。此鳥名為鷲鷲。見則不祥。他在那裏罵父王。兀兀道。吓他在那裏罵我什麼。康王道。臣兒不敢說。兀兀道。此非你之罪也。何妨說來我聽。康王道。他罵父王道。驢狗。驢狗。絕了你喉。斷了你首。兀兀怒道。待某家射他下來。康王道。父王賜與臣兒射了罷。兀兀道。好就看康王弓箭若何。康王挽弓在手。搭上雕翎。暗暗騰告道。若是神鳥引我逃命。天不絕宋祚。此箭射去。箭到鳥落。祝罷。一箭射去。那神鳥張開口把箭啣着飛去了。崔孝即忙把康王的馬牽將過來道。殿下快上馬追去。康王一躍上馬加了一鞭。隨着神鳥趕去了。康王忙上龍駒馬。追將神鳥出番營。崔孝執鞭隨後趕。行行不識幾多程。君臣急急由前進。馬不停蹄亂踏營。拉倒帳篷六七座。番兒多半受傷人。且言兀兀營中坐。呆看康王出了營。見他上馬如飛去。心中暗暗笑難停。雕翎豈值連城價。獸兒未免太癡。

心。一頭思想抽身起。仍回前寨飲杯巡。正當痛飲
歡呼際。走上平章報事因。奏稱殿下飛駒過。帳房
踏壞十餘層。連着小番多踹壞。故而特稟四王聞。
坐中兀朮高聲喝。值甚驚天大事情。何須急急當筵
報。這般掃興惱人心。平章被責忙忙退。不敢重言
稟事因。諸多王子心生妬。暗想兀朮爲何因。國中
子姪人非少。他偏重愛小蠻君。思量個個心難服。
即便開筵把話論。蹣了帳篷無大事。但只怕殿下年輕
膽小人。馬劣爭先恐墜跌。深愁跌壞志區分。此言
提醒金兀朮。當時出席便擡身。心慌忙上火龍馬。
回頭急問小番軍。這纔殿下從何走。小番承間說知
聞。兀朮加鞭忙趕去。馬不停蹄急急奔。追趕一程
遙望去。遠見康王飛騎行。一任相呼無戀眷。愈行
愈遠盼難明。此時兀朮慌張了。大叫王兒快轉身。
而今天下皆歸我。你向何方去遁身。康王正在前邊
走。忽驚此語失三魂。忙催坐下龍駒子。沒命而奔
向茂林。兀朮暗呼無義子。待某家放箭射他身。即時
便把雕弓挽。看定康王一箭臨。卻中白龍駒後腿。
康王落馬走真魂。只好地中忙立起。快步而逃惜未

經。正當危急無生路。見一個白髮蒼蒼老丈身。方巾
道服無塵俗。手牽一馬錦纏繩。口叫主公來上馬。
康王此際不開聲。昏昏如入黃梁夢。接鞭登馬去如
雲。這邊兀朮追難上。怒氣冲天罵一聲。必是南蠻
崔孝賊。引兒離卻我邦人。言時急急由前上。趕來
已到夾江滾。康王急得雙垂淚。眼看長江無路行。
茫茫一片清波闊。三魂渺渺已離身。後邊兀朮追駒
到。上天入地兩無門。大叫一聲天喪我。忽然坐馬
覺騰雲。將王一背烘然起。跳落江中已潛形。兀朮
觀明心慘切。痛惜王兒落水濱。嗚咽多時方轉馬。
慢尋歸路指番營。行來處處無人跡。道旁只見一人
橫。看時認得崔忠士。自刎而亡殉小君。兀朮悽然
回寨去。細將此事告諸人。衆多王子齊齊勸。俱說
康王無福人。慢言番寨營中事。聽表南朝宋帝君。
馬入江中浮水渡。早有神明護佑臨。施將遮眼神仙
術。放彼那金邦兀朮望難真。泥馬渡江千古事。賢王
爲主感通神。天差神鳥將王引。力扶社稷幾升沈。
艱難百戰偏安定。奇功更上武侯君。第一次是鎗挑叛
逆名柴桂。第二次是力除王善保都城。第三次是暗救康

王泥馬渡。茅廬未出立功勳。縱使他漢家天子圖麟閣。
難畫英雄第一人。昔語今言皆按下。且從下卷續
前文。

第十五回

宋高宗金陵卽帝位 岳鵬舉劃地絕神交

却說那康王的馬跳入江中。原是浮在水面上的。那康王騎在馬上。好像在雲霧中一般。那裏敢開眼睛。耳朵裏但聽得呼呼的水響。不一個时辰。那馬已過了江。跳上岸。又行了一程。到一茂林的處所。騎的馬將身一登。把康王掉了下來。向林中跑去了。康王道。馬啊。我是不能走了。你再駝我幾步便好。怎麼拋却我在這裏。康王一面想。一面擡起頭來。見日已西墜。天已晚了。只得慢慢的走入林中。原來有一座古廟在此。擡頭一看。那廟門上有個舊扁額。雖已剝落。上面的字還看得出。却是五個金字。寫着崔府君神廟。康王走入廟門。見塑着一匹泥馬。顏色與方纔所騎的一樣。又看他渾身是水。暗道。莫非渡我過江的。就是此馬不成。想了又想。忽然失聲道。那馬是泥的。若沾了水。怎樣不壞。言未畢。只聽得一聲響。泥馬就散開了。康王走上殿。向神明舉手道。我趙構深荷神力護佑。若果然復得宋室社稷。那時與你

重修廟宇。再塑金身。說罷。就將廟門關上。尋塊石頭頂住了門。遂向神廚裏去睡。

此回聽表豐邱令。都姓名寬是縣尊。朦朧睡至三更後。夢見神明崔府君。牙床急速擡身起。傳言要坐夜堂門。掌燈點燭忙難住。發梆升坐二堂廳。排班人役多嚴肅。不知就裏是何情。書吏思量難揣度。只得行前稟問明。有何緊急公文事。老爺尚乞賜知聞。都寬堂上開言道。本縣宵來入夢魂。崔府真君來告我。傳言接駕去迎君。不知廟宇居何處。你等當知速稟明。那書吏是回說。小人真不曉。老爺心夢豈爲憑。日有所思成此兆。尙求珍重去憂心。都寬逼問諸衙吏。個個皆言不曉因。登時煩惱都知縣。坐中眼淚落難停。國無帝主如何好。民不聊生怎理論。言時喚個隨身僕。命他前去取茶臨。門子應言忙退下。走入茶房裏面行。茶夫却好爐前候。二人當下話談論。

却說茶夫姓蔡名茂。聽得縣主升堂。連忙起來。正在扇茶。却好門子進來叫道。老蔡。快拿茶來。老爺等着要喝。蔡茂道。快了快了。就滾了。半夜三更。爲什麼黑天瞎地

坐起堂來。也要叫人來得及的。門子道。真正好笑。老爺一些事也沒有。做了一個夢。就吵得滿堂不得安穩。蔡茂道。他做的是什麼夢。就坐起堂來。門子道。是夢見什麼。崔府君叫他去接駕。如今要查那崔府君廟在那裏。又沒人曉得。此時還坐在堂上出眼淚呢。你道好笑不好笑。蔡茂道。崔府君廟我到曉得。只是接什麼駕。真正是夢。一面說。一面泡了一碗茶。遞與門子道。你不要七搭八搭說我曉得。又惹煩惱。等他吃了茶。好進去睡。那門子將頭點了一點。一直走到堂上。送上茶去。都寬一面吃茶。一面沈思。瞥見門子在那裏忍笑不住。都寬喝道。你這奴才有什麼好笑。扯起籤來要打。門子慌忙跪下稟道。不是小人敢笑。那崔府君神廟茶夫曉得。却叫小人不要說。都寬道。快去叫他來。門子奔進茶房裏來。埋怨蔡茂道。你叫我不說。幾乎連累我被打。老爺叫你快去。蔡茂到吃了一驚。鶻鶻突突來到堂上跪下。都寬道。你既曉得。如何反叫他不告我。好刁太過。我且恕你。快快講來。蔡茂道。小人其實不知。只因祖居夾江邊。聞得有個崔府君廟。離城有五六里路。不知老爺夢的是不是這個廟。故小人不敢說。乞老爺着保甲查問。

查問。都寬道。神明說王爺從江中逃難來的。衣服俱溼。廟近江邊。一定無疑的。快叫備馬掌燈。又命門子到裏邊取出一副冠袍靴襪。忙忙碌碌的亂了一會。帶了從人。叫茶夫引路。望着夾江而去。都寬當下多齊備。帶了諸人出縣門。便叫茶夫前引路。一行人衆出城行。看看天色東方亮。曙光初透。鳥初鳴。行來數里無人跡。迢遙將近夾江濱。蔡茂馬前來稟道。老爺催馬快行程。茂林深處崔君廟。望去無多是寺門。縣主點頭催馬進。果然神廟面前存。離鞍回示諸人道。你等無須入廟門。廟前屏息悄悄候。不許高聲大語云。諸人奉命齊齊應。都寬親做扣門人。隨帶門子同行上。主僕推開廟裏門。雙雙走上神明殿。四處詳觀那有君。都寬命掀神廚帳。端詳可是夢中神。門子上前開幔帳。吃驚幾做失魂人。只見雉尾兩根來搖動。不知何怪此中存。大叫老爺回去罷。妖怪來時命必傾。這一聲喊醒南朝帝。手執腰刀跳起身。走出神廚高聲問。是誰焉敢犯孤身。都寬忙上將身跪。口稱不敢兩三聲。小臣現任豐邱縣。都寬兩字是臣名。主公請勿生驚恐。

小臣接駕特來臨。康王聞語方回籬。細示由來與彼聽。都寬一奏神入夢。君臣彼此感神明。躬身請帝衙中去。康王允應便起身。縣令執鞭扶主上。登駒出廟望歸程。都寬隨衆皆徒步。須臾已到縣衙門。琴堂開閣王升坐。班齊人役兩邊分。都寬率衆庭參畢。敬呈酒飯甚豐盈。下邊整備防城事。又至堂前待至尊。康王坐上開言問。城中約有幾多兵。都寬行上躬身奏。馬步雄兵六百人。康王不覺雙眉縹。深愁寡不敵金兵。倘然追至如何好。都卿須要善調停。君臣當下同商議。旨調勤王各路軍。大張告示城門帖。榜招豪傑四方臨。正當安頓諸般事。忽報張元帥到臨。五千人馬隨身帶。來做勤王保駕臣。康王聞報非常喜。立召金陵總鎮人。張所趨前參拜畢。君臣聚首各沾襟。康王細訴神駒力。夾江渡過始安心。都卿忠義親來接。朕躬昨日至豐邱。開言張所稱難得。主公洪福果非輕。微臣亦感神明指。方得今朝得覲君。夢中神語分明記。命臣保駕帶雄兵。神稱東漢崔子玉。望王珍重記神名。言間又見門軍報。王淵元帥領兵臨。三千人馬城前扎。候

王降旨進城門。君臣個個皆歡喜。宣召王淵至帳前。亦言崔府真君夢。指引微臣來保君。康王也述來由事。當時賜坐議軍情。

卻說康王當時看見了張所王淵。十分喜悅。便道此處地方偏小。又無重兵。倘金兵來襲。如何是好。王淵道。二帝北狩。國中不可一日無君。臣愿主公駕回汴京。明正大位。號召四方將士。以圖恢復。張所道。汴京已被金兵殘破。况有奸相張邦昌盤踞其地。此人心懷叵測。不宜輕往。金陵乃先王受命之地。又居四方之中。便於漕運。可以建都。康王准了。擇日起身往金陵進發。一路上州縣各官。俱各送糧供應一切。所有舊臣聞知。齊來保駕。到了金陵。權住鴻慶宮。駐節諸臣。依次朝見。早有衆大臣進上冠冕法服。即於五月初一日。即位於南京。改元建炎。大赦天下。發詔播告萬民。召集四方勤王兵馬。數日之間。趙鼎、田思中、李綱、宗澤。並各路節度使。各路總兵。俱來出師勤王。又遣差官往各省催取糧餉。各路聞風。漸漸解送接應。內中來了一位清官。就是湯陰縣徐仁。

廉明好個徐知縣。陶令風高素有名。聞得新君初即位。

位。親身來做送糧人。年荒斗米升珠貴。強漢軍糧來助君。千擔數成非易易。克勤克儉為君民。此朝來到金陵地。糧車扎往外城門。吩咐解軍來看守。自到轅門候令行。先見中軍稟稟冊。相煩通報見軍門。中軍故作為難色。從頭打量姓徐人。笑他枉做湯陰縣。十分寒素態清貧。況且俗禮無知曉。猶想前來謁大人。當時冷笑開言道。帥爺無暇不升廳。你要見他須改日。我身也要向他行。言時即便回身走。徐爺會意喚家人。取個紅封雙手奉。陪笑慇懃說事因。薄儀些微休見棄。尚望週全稟大人。送解軍糧非小事。莫使耽延感你情。中軍接過紅封子。十分惱怒禮何輕。將封擲在塵埃下。口出狂言罵縣尊。登時放下無情面。怒目睜睜即轉身。徐仁此際正猶豫。難道說除了中軍事不成。怒烘烘抽出了鞭駒棍。亂鞭堂鼓不停聲。當時驚動王元帥。急速升堂究問情。傳上旗牌來詢示。緣何擊鼓亂軍心。旗牌階下忙忙稟。邑令徐仁候謁因。王淵點首傳他進。徐爺參拜在中庭。親呈手本乘糧冊。王淵大喜賜平身。道言縣令辛勞了。解糧大事果非輕。但是進

謁須遵例。因甚事不遣中軍送我聞。幸而本帥深仔細。縣令清風數數稱。故而不罪敲堂鼓。若遇他人事不輕。徐仁當下躬身稟。中軍留難不通情。一時卑職無其奈。冒犯軍威懼罪深。王淵方曉其中故。小人得勢太橫行。令把中軍推去斬。徐爺走上宛求情。王淵應允徐仁稟。杖責中軍又出門。因念徐仁清苦况。贈他五十路儀金。徐爺拜謝將轅出。王淵元帥事生心。速時堂上忙傳令。差去旗牌一個人。急行請轉徐知縣。告他本帥有言論。旗牌奉命忙忙去。出轅直趕姓徐人。卻說那旗牌原來有些耳聾。錯聽做捉拿徐縣官轉來。出了轅門。飛跑上去。大叫徐知縣慢走。大人叫拿你回去。就一把抓住。那件員領本來舊的。被他一扯就扯破了半邊。徐公大怒。就跑馬上轅門來。不等通報。下馬一直走到大堂上。把紗帽除了下來。望着王元帥案前。一擲。那王元帥倒吃了一驚。便問道。縣令為何如此。徐仁道。卑職辛苦苦解糧前來。就承賜了這點路費。也不為過。為何叫旗牌趕將上來。當街拿我。又將袍服扯破。如此出醜。還要這頂烏紗做甚。王淵聽罷。大怒。叫上旗

牌喝問道。本帥叫你去請徐爺。爲何當街扯破他的衣服。旗牌連叩頭道。小的該死。實因小的的耳朵有毛病聽錯了。又看徐老爺馬去得快。小的着了急。趕上去輕輕扯一把。不料這件員領不牢。一扯就扯破了。王淵喝道。這點小事尚然如此。若遇了軍情大事。難道也錯聽了。叫左右推去斬首。徐仁暗想道。既是他錯聽了。何苦害他一條性命。只得走上將紗帽帶好了。跪下討饒。王淵看了徐仁的面子。將旗牌重責四十軍棍。又出轅門而去。便對徐仁道。本帥請縣令轉來。非爲別事。因當年貴縣中有個武魁岳某。如今怎樣了。縣令必知詳細。故特請將他的近况告訴我。徐仁稟道。岳某只因在武場中失意而歸。現在鄉居務農養親。王淵道。既是如此。縣令在驛館暫歇一宵。明日本帥入朝。奏聞聖上。徐仁即在驛中等候。次日王淵奏知岳爺現在湯陰務農養親。高宗大喜道。此人果有文武全材。堪爲國家棟樑。快傳徐仁上殿。速往湯陰徵召。來京供職。忙傳旨將詔書一道並寶賜有加。面諭徐仁道。朕躬初登大寶。不能遠出。徐卿代朕一行。望岳某急速來京。休卻朕意。又賜御酒三杯。徐仁吃了。謝恩出朝。早有那張王二位元

帥差人送上一盤禮物。乃紗帽員領朝靴玉帶並束帖一張。徐仁看了束帖。卻是催他快聘岳會元來京同佐王室。禮物送與足下。聊申薄意。當下徐仁好不歡喜。忙忙整備一切。徑往湯陰去了。按下慢表。

忙整備一切。徑往湯陰去了。按下慢表。

回文提起劉郡院。節度河南不計春。年豐好歲民安樂。時雨甘霖得士心。山東接取全家至。團圍官關過光陰。金兵入寇多猖獗。兵戈擾亂各州城。四方搶擄人民變。安然無恙相州城。萬民感戴劉公德。誰識其中別有因。只因懼恐無雙士。威名赫赫遍乾坤。武場當日魁天下。鎗挑柴桂遠揚名。故今異國皆知曉。誰敢無知犯界隄。劉爺從此聲威重。防嚴各路更留心。雖然不犯刀兵劫。瘟疫流行少太平。年荒穀米非常貴。民不聊生起亂心。十分無奈劉郡院。開倉平糶計安民。話來要說無雙士。丹心力挽宋乾坤。參星此日期將滿。是夜三更倦玉神。強至五更方就枕。夢中相見一星君。細言神鳥番營去。眞主迎歸特報君。不久金陵開帝業。他時珍重望功臣。會元正待將言答。帳前不見那星君。覺來窗外紅輪照。回思夢景甚分明。起身梳洗來親舍。安候

慈親共語云。少時風情來房內。仙侶雙雙共奉親。鳳雛五歲非常慧。也來同作候安人。細言夢兆佳人曉。未卜虛無事可憑。玉人說向秋元道。神人指示料然真。君家漫作虛無想。星轉南方可作憑。誠心感格非輕可。為國丹心獨有君。言時不覺微嗟嘆。低垂粉黛柳含顰。岳爺驚覺忙相問。卿因何事繫愁心。仙娥良久方纔答。僕愧無能不及君。君家未仕尤忠國。孝悌兼全數數稱。奈儂空抱烏私念。難報生身養育恩。自聞金寇干戈起。思親夜夜夢家庭。膝前獨少諸兄弟。淒清誰看白頭人。去秋卸任黃城令。鄉居一載了無聞。魚書不達家非遠。令人惆悵白雲深。言之至此添悲感。芳心切切淚珠傾。十分感動無雙土。相對仙娥強慰情。寄書難達卿休慮。邊城不警故遲臨。月中施弟南陽去。令彼前行候大人。繼嗣一事常在念。與卿彼此耽憂心。正當仙侶言心曲。小鬟待玉進房臨。近前垂手將言稟。湯爺等候在花廳。邀請姑爺同出獵。道衆齋齊集候爺行。岳爺別去神仙侶。稟問慈親方出門。卻說岳爺同着諸弟兄論文習武。日夕無閒。十分相投。

只因岳爺秋間一病。功課不免曠廢。他弟兄們就漸漸的走入邪僻。直待岳爺病好了。見他們如此行爲。屢將好言勸戒。無奈他兄弟不聽。轉將岳爺漸漸的疎遠了。岳爺天性獨厚。那裏肯冷眼相看。還是時時勸戒。不想那年瘟疫盛行。王員外夫婦相繼辭世。湯安人前來送殯。亦染著死了。那牛皋是吃慣好的。值此年歲兇荒。引起他的舊性。便亂行亂做起來。他母親因見他不肖。戒之不聽。一口氣就氣死了。湯懷在家守制。足不出戶。不期未及兩月。湯員外又染病亡了。惟有那岳爺府上清平無恙。小姐并日親操。可謂賢良內助。見此年歲米珠薪桂。遂將手飾奩金概與岳爺奉親濟友。並賻助王張接濟王貴母子。王貴被牛皋吉青勾引出去。十日半月不歸。岳爺洞悉其事。稟知院君。將左氏接來陪伴母親。並且希冀王貴早日回頭。誰知王貴墮入迷途。一去不復返了。奈何功課拋荒後。諸人無意取功名。吉青領袖開邪路。引誘諸人不正經。王張兩個因親故。也來親近綠林人。王道不行行霸道。漸漸疎遠秋首人。岳爺

至此真無奈。費盡玲瓏七孔心。一片婆心言藥石。諸人反作逆言聽。施全訪戚南陽去。湯懷守孝在家庭。襟懷展轉生煩惱。痛死憐生無限情。此朝偶憶先師訓。學業休荒似奉尊。一從諸弟分心後。無心演習到如今。今日風和天日好。騎馬前行走一巡。修竹林中人寂寂。空場之上逞平生。正當下馬演鎗法。忽聽前邊笑語聲。一行來了諸兄弟。一個個全身甲冑勢橫行。嘲嘲笑笑多歡悅。獨有岳爺百感生。卻說岳爺來到空場之上。正要下馬練鎗。忽見那邊衆弟兄俱各全身甲冑牽着馬匹。說說笑笑而來。失聲嘆道。我幾次苦勸他們休取無義之財。今番必定又去幹那勾當。待我問他們一聲。看是如何。便叫聲諸賢弟何往。衆人俱不答應。只有牛皋應道。大哥可曉得饑寒二字難忍麼。岳爺道。昔日邵康節先生有言。爲人心正不邪。自有餘慶。張顯道。大哥只知康節先生說的。卻不知管子所說衣食足然後知禮義。兄弟們現在無飯吃。沒衣穿。那裏還講的這些。王貴接口道。少說點書。我不耐煩聽了。我們走罷。岳爺聽了便道。賢弟們不聽愚兄之言。此去若得富貴。也不要與我岳某相見。倘若被人拿

去。也不要說出岳某來便了。遂將手中這桿滌泉鎗就向地下劃了一條斷紋。叫聲衆兄弟。愚兄從此與你們劃地斷義。各自努力罷了。衆人道。我們也顧不得這許多。竟各自上馬一齊去了。

岳爺見衆烘然去。無言獨自淚沾襟。相依好比同林鳥。今日分飛竟失羣。看他們一片歡聲去。遙窺如隔萬重雲。想當初同窗共結關張義。最傷心。豈期中道絕諸人。他人不肯尤輕可。難割張王兩弟身。十分情厚王賢伯。望子心堅無比倫。豈堪失足隨他類。令我平生抱負深。思量至此添悲感。淚染襟袍無限情。登時悔卻來時興。無心演武試雕翎。悶悶上了龍駒子。緩行正欲轉家庭。忽念湯懷三日別。禁人懷抱繫人心。高山流水懷同調。未能相見訴知音。思時折轉銀鬃馬。揚鞭取路訪湯君。馬前愁見青山色。風景年年無改更。須臾已到湯懷宅。離鞍親自扣其門。相逢怎樣言心曲。下卷之中再表明。

第十六回

結義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金萱罰子

卻說岳爺當時到得湯宅下馬。親叩其門。湯懷在內聽得。忙忙走出。開門一看。不覺大喜道。甚風吹得兄長到此。那岳爺是一言不發。同着湯懷進了中堂。便雙手將湯懷攙住。放聲大哭起來。嚇得湯懷措手不及。只得將岳爺奉住了。向旁邊榻上一同坐下。岳爺方纔放手。只是哭個不住。湯懷再四相勸。纔住了悲聲。便問道。兄長何故如此傷感。岳爺揮淚道。愚兄數十次勸勉諸弟莫入那綠林道路。怎奈忠言逆耳。不但不聽。日來更加肆無忌憚了。愚兄自恨德薄。不能感化他們。剛纔在路上遇見他們。又去幹那些勾當。初則好言相勸。既以絕交激之。他們毫無纏綿之意。可見他們甘心走入邪僻。王張二弟自幼相依。今竟無法使其自覺。故而見著賢弟。不禁悲感起來。湯懷道。原來爲此。王弟不肖。聞伊生母久欲驅逐出外。岳爺道。愚兄只因此事。故接王姨至舍。欲拘牽王弟來室。不期他竟自拋母而去。今日分手。不

知還有會面的日子麼。湯懷道。他們既不聽你的忠告。朋友的情分總算盡了。只好聽其自然罷了。兄長現有伯母在堂。諸凡尚望珍攝。免使老年人耽憂。小弟遭此大故。抱恨終天。痛何可言。那湯懷言至此。也痛哭起來。那岳爺越發傷心。他兩人好似楚囚相對一般。後來住了悲聲。談了些別的事情。一會兒天色已晚。將下來。岳爺遂起身告別。回家中。見了院君。告訴絕交之事。安人道。人各有志。聽他們罷了。吾兒毋庸介懷。卻好左姨李小姐進房。聞知其事。左氏對院君道。王貴自從跟了他們。竟無回心之意。只好聽其自然罷了。院君點頭。當時談論了一會。各各散去。一宵無事。光陰迅速。又過了幾日。要說那岳爺。

一從斷絕諸人後。深情懷抱自難禁。傷心愁看呼羣雁。無心習武更論文。閉門未及催租節。何來急急叩門聲。案中捲卷來行出。親啓雙扉看一巡。闐然一聲門啓處。外邊走進遠來人。只見他軍裝服色非庸俗。身背黃包行伍形。無鬚圓面人年少。氣喘呼呼直上廳。放下黃包方啓口。道此間可是岳爺門。會元當下言稱是。那人是連呼失敬不停聲。納頭拜

倒塵埃地。便說道：久慕英名幸識荆。特來投拜君門下。春風披拂感非輕。若蒙允應平生幸。原訂金蘭結義盟。借宿寶莊朝夕伴。授學親承武共文。岳爺當下將言問。尊駕緣何到小村。乞賜尊名何許氏。貴鄉何處示知聞。那人回答岳爺道：在下子工是姓名。祖居湖廣無家室。賤庚二十二年春。不辭千里來相訪。務望周全結義盟。焚香八拜當天誓。永勝同胞無異心。會元允彼傳文武。言誓焚香且慢論。投機異姓原兄弟。何須海誓共山盟。只爲着感傷割地神交絕。因此尙何須意外雁行成。那人也不來相強。只得連將遵命稱。既然許我爲兄弟。乞示尊庚依次稱。岳爺難拂懇懇意。答言長弟一年春。那人歡喜呼兄長。當時對拜訂交情。卻說岳爺不允結盟。無奈那人再三懇乞。只得允許。那人取出白銀二百兩送與岳爺。岳爺推辭不受。那人道：如今既爲兄弟。不必推遜見外了。岳爺只得收了。那人道：兄長有大盤子。取出幾個來。岳爺道：卽進內堂去取了幾個盤子出來。交與那人。他親自動手把桌子移在中間。將盤安放得停當。打開黃包。取出十個馬蹄金。

放在一盤。又取出數十粒大珠子。也裝一盤。又將一件猩紅戰袍。一條羊脂玉玲瓏寶帶。九個溫涼金鑲九子套杯等等。放在盤內。又向胸中衣襟裏摸出一封書來。供在中央。便叫岳賢兄快來接旨。岳爺道：賢弟所費何旨。怎麼不說個明白。卻教爲兄的接起旨來。不知此旨是何處而來。豈非賢弟蒙蔽愚兄麼。必須說個明白方可。那人道：瞞不得兄長說。小弟並非子工。乃是湖廣洞庭湖通聖大王楊梟駕下官封東勝侯姓王名佐。只因朝廷不明。任用奸邪。外患內憂。相迫而至。目下二帝被金人擄去。國家無主。因此主公應天順人。志欲恢復中原。以安百姓。久慕兄長文武全材。因此特命小弟前來聘請。以匡大事。請兄長速整行裝。岳爺不悅道：好漢子幸而與我結義在先。不然就拿賢弟去送官。連性命也難保全了。我岳某生在宋朝。身雖未被一命之榮。然食毛踐土。此心早已許國。焉肯投賊。切勿多言。惱我心緒。恐有唐突於你。快將諸物收去。請便了罷。王佐道：兄長當知古人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現今二帝被擄。天下無主。人民離亂。未知鹿死誰手。兄長不趁此時幹功立業。還待何時不可執迷。尙乞三思。岳

爺道。爲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岳某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本欲屈留賢弟暫住幾日。今日既有此嫌疑。就不便留了。請賢弟速速回去答覆你的主人罷。王佐見岳爺言詞決絕。無可奈何。只得把禮物收了。仍舊包好。告辭去了。

會元一席光明話。日月同光冠古今。當時王佐無言答。敬慕之心逾格深。求之不得無良策。只好收將聘寶珍。仍然照舊包藏好。依依不捨慢行程。岳爺入內將銀取。完璧全歸王姓人。王佐吃驚言怪事。此銀小弟表微心。金珠聘物知兄棄。小弟微儀望納存。會元回道君差矣。愚兄已領弟隆情。此銀轉送爲川費。推辭不像弟兄情。王佐深知君子性。只好收回告起身。仍把黃包揣上背。悄然辭出會元門。岳爺送去了王佐。甚覺心懷不喜欣。內堂來見賢慈母。無言默默意沉吟。院君便乃將言問。遠客如何便轉身。盤餐未獻何輕慢。不該薄待遠來賓。會元聞母如斯語。良久方纔稟母親。還乞金萱休說起。無端多事惱人心。何曾于姓良家子。洞庭叛寇遣來人。其名王佐他邦帥。特聘孩兒湖廣行。被兒一席

光明話。拒他急速轉歸程。思量當日爭魁累。空教四野播虛名。院君聽罷此情事。便說道。原來有此一椿情。吾兒爲母排香案。我有言詞示你聞。說完款步回房去。岳爺香燭已擺成。須臾見母來堂上。隨行仙侶孝蛾身。院君禮拜神明後。居中坐下便開聲。喚過岳爺吩咐道。吾兒聽我有言論。會元聞喚忙行近。跪在親前聽示云。院君當下將言說。吾兒辭聘果奇英。不貪濁富懷高志。甘守清貧效古人。但

是眼前世界隨人改。只恐你久後難堅今日心。他時我死誰垂訓。深慮兒爲不肖人。他人望子惟榮貴。我望孩兒重在名。流芳百世人人羨。岳氏名譽稱我心。盡忠報國爲家訓。刺兒背上善遵行。卻說院君對岳爺道。但恐我死之後。又有那些不肖之徒。前來勾引。倘若我兒一時失足。做出些不忠不義的事來。豈不把半生芳名。喪於一旦。我今有祝告天地祖先。要在你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使你時時不忘。好好的做個忠臣。豈不名流百世。爲母的亦含笑於九泉了。岳爺道。聖人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母親訓誨。孩兒自能領遵。免刺字罷。院君道。胡說。岳爺道。母

親息怒。就與孩兒刺字罷。遂將衣服卸下。院君便叫聲媳婦磨墨。孝娥應是。那院君取過筆來。先在岳爺背上正脊之中。寫下精忠報國四字。然後將小花針拿在手中。向岳爺背上刺去。只見岳爺背上的肉一戰。院君道我兒痛麼。岳爺道。母親刺也不會刺着。怎麼問孩兒痛不痛。院君不覺淚落道。我兒。你恐怕爲娘的手軟。故假說不痛。言罷。咬着牙根而刺。刺完。遂將花針放下。岳爺起來。整衣拜領了母親訓誨之恩。又過了幾日光陰。荏苒冬盡春初。又是一番風景了。

駒光過眼年華速。寒梅已過一枝春。雙雙紫燕籬前舞。杏花紅上綺窗楹。鳳毛繼美添佳兆。玉樹雙枝又降麟。高堂大喜賢慈母。岳門有幸後人興。安排香案酬神祖。紅綾丈二記書名。岳雷二字重韓筆。兄弟排行第二人。安邦定國擎天柱。能全父志掃胡塵。官封平北公王爵。孝宗殿下大功臣。文經武緯非常器。冠絕凌煙罕比倫。玉麟彰鳳忠良後。豈比凡胎俗骨生。洗兒三日賓朋聚。人人羨賀會元身。岳爺常念先師託。將兒許彼祭墳塋。金萱風情皆言善。不負先生設帳情。彌月之辰誠祭祀。周侖有幸

死如生。雷爺名姓魁天下。榮華光顯兩門庭。後文按下休多表。聽說施全訪友人。束裝此日南陽轉。來見無雙第一人。登堂先見義兄母。院君喜悅命平身。坐中告說添孫喜。施全忙賀嫂夫人。李公手札親呈上。候安伯母許多情。並說李公康健好。諸般物寄嫂兄身。會元細述諸人事。兩相嗟嘆惜分襟。款留小酌言心曲。月過花梢始罷樽。施全告別回家去。岳爺奉母轉房門。一雙仙侶陪親坐。繞膝芝蘭笑語溫。玉人喜接平安信。嚴親高尚樂榆粉。家門安好芳心悅。唱隨詩好一堂春。日來無事無須說。太平安樂過光陰。陽和春景風光好。桃花流水問仙津。這朝岳母參禪畢。晴窗偶坐動離思。聞得金兵連犯界。九省人民被擄情。山東四載無消息。兄嫂難逃此劫行。未知會產兒和女。姚氏宗虛常夢驚。思量至此神馳往。感傷不覺淚沾襟。會元卻好來房內。見親淚落忽然驚。和顏款款忙行上。跪親膝下問原因。未知何事親煩惱。尙乞分明賜示聞。院君應說無他事。偶念山東舅父門。存亡難卜音書絕。怎教人不動愁心。岳爺當下聞親語。私心亦念消陽

情。強將他語將親慰。宛宛言辭釋悶心。正當房內言談處。孝娥左氏一同臨。進房一見其情事。侍立窗前各暗驚。當時不便來相問。正在爲難無理論。卻好雲爺湯宅轉。來房安候祖慈親。

卻說岳爺正在勸慰母親。院君悲感不住。岳爺無奈。跪在院君膝前不起。適纔那李小姐同着王左氏進房來。與院君閒話。見此光景。只好侍立於側。俱各不便進言。正在爲難之際。雲爺從湯宅回來。不見母親。知在祖母房內。即便走將進去。擡頭只見祖母坐着垂淚。母親同着左姨立着父親跪在祖母跟前。他也忙忙走上跪在。大人後邊。引得那岳院君不覺失笑起來。忙叫孫兒起來。雲爺道。大人不起。孫兒怎敢起來。院君便叫岳爺起來。即攜着雲爺之手。向左氏並李小姐道。此兒頗有孝心。左氏並李小姐齊聲應是。院君即命各各坐下。又與雲爺說笑了一會。按下慢表。要說那湯陰縣縣令徐仁奉着聖旨。齎了御物。回到湯陰來。徵召岳爺。那一日帶領了衆多衙役。擡了御物。並羊酒花紅等件。來到岳家莊上叩門。岳爺聞得。出來看去。卻是徐仁。就請入中堂。會元正待要問朝廷消息。那徐仁便叫一聲賢契。快排

香案接旨。岳爺暗想。月前王佐來叫我接旨。今日恩師也來叫我接旨。目今二帝北狩。朝內無君。必定是張邦昌奸賊僭位。放我不下。故來算計我也。即便躬身向徐公道。恩師所賣何人之旨。尚乞言明。門生方好接旨。徐仁道。賢契。你還不知麼。遂將九殿下康王泥馬渡江即位金陵的事說了一遍。這就是大宋新君的旨。岳爺聽了大喜。連忙跪下。徐仁即將聖旨宣讀道。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朕聞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予小子遭家不造。金寇猖狂。二帝北轅。九廟邱虛。朕荷天眷。不絕宋祚。泥馬渡江。諸臣擁戴。嗣位金陵。日有羽書之報。夜有狼煙之警。正我君臣臥薪嘗膽之秋。圖復中興。報仇雪恥之日也。必有鷹揚之將。急遏猾夏之虞。茲爾岳某材兼文武。正堪大用。故命徐仁。賚賜黃金彩緞。羊酒花紅。即着來京供職。率兵討賊。殄滅腥膻。迎二帝於沙漠。救生民於塗炭。爾其兼道並進。以慰朕懷。欽此。

當時那徐仁讀罷。便將聖旨交與岳爺。岳爺雙手接來。供在中央。徐仁道。軍情緊急。今日就要起身。我回衙去一轉。即來候賢契同行。岳爺道。既有聖旨。怎敢有違。請

恩師衙中少待片時。午後成行便了。徐仁言善。岳爺將他送出。回至堂中告稟母親。當今康王即位。特命徐恩師前來徵召孩兒赴闕。今日午後便要起身。只得就此叩別母親了。院君道。既然聖上來召。吾兒不可遲延。急速成行爲是。卻好湯懷施全開得欽召大哥進京的信。息忙來問訊。到得堂中參見岳太夫人。述知其事。各各歡喜致賀。岳爺要與二弟同去。二人滿口應允。岳母只是催促岳爺起身。岳爺無奈。只得同着湯施二人。就將皇封御酒打開在堂中先祭了祖宗。又在周侗牌位前拜奠了一番。然後斟了一杯酒。向太夫人跪下。敬上道。孩兒此去。歸計難期。尚望母親樂桑榆。加餐飯。以慰孺慕之思。太夫人接杯在手道。爲母的今日吃了這杯酒。但願你國而忘家。做個忠臣。名垂青史。吾願足矣。切勿忘。岳爺便道。謹遵慈命。

樓。仙娥強忍分離淚。輕籠彩袖接金樽。低徊慢啓吟香口。侍奉慈親儂分承。相公爲國勤王事。慢將家事繫離情。言時款款移蓮步。回身亦舉玉壺春。尖尖玉指將杯奉。轉敬無雙第一人。輕言慢吐將君喚。更盡葡萄此一樽。願君珍重平胡虜。紅旗早寄捷書音。萱堂年邁儂勤奉。雲兒弱女善教成。乘風破浪風雲會。爲國忘家君子心。會元立飲金樽酒。袍袖高擡謝玉人。便說道。感卿意美承夫職。內助無違我敬君。言時又近賢慈母。依依膝下惜離情。太夫人聞中巾幗英雄性。別恨離懷看得輕。惟將國事頻頻囑。催促岳爺快起身。岳爺是。遲延尤恐親噴怒。只得含悲告起程。行前八拜牽衣別。不盡離情別語呈。回身又把夫人別。仙侶同心惜別情。雷爺更有雙小姐。侍人抱引送嚴親。王姨左氏來堂上。也來親送應徵人。湯懷更有施全士。一同拜別太夫人。諸多人役門前候。徐公等候已多辰。岳爺無奈將階下。欲行又轉戀慈親。心懷寸草難爲別。無限離情海樣深。弟兄方出中門外。徐爺牽馬執鞭隨。行前拱手慇懃說。奉請秋元上馬行。岳爺謙遜忙辭謝。

分明。邑令當時說事因。要知徐令言何語。好從下卷聽

第十七回

元帥府岳總制談兵 鳳梧廳張公子乞箭

卻說岳爺別母出來。行至門首。但見徐縣主一手牽馬。一手執着鞭道。請賢契上馬。岳爺道。恩師。門生怎敢當此。徐仁道。賢契不要看輕了。當今天子本要親來徵聘。只因初登大位。不能遠出。故在金殿上賜我御酒三杯。命我代勞。效蕭何推輪捧轂的故事。賢契可勿謙遜。有違聖意。岳爺只得告罪上馬。正待起行。忽見雲公子趕來。跪在馬前。岳爺便問道。吾兒來做什麼。公子道。孩兒在館中聽得人說。縣主奉旨來聘大人。故此孩兒趕來送行。請問大人向何處去。做什麼事。那岳爺是因他年幼。恐其不忍分離。故不與他知道。今見他來送行。便吩咐道。為父的蒙新君召去殺韃子。保江山。你在家須要孝順祖母。敬奉母親。友愛兄弟。用心讀書。謹記我訓。公子道。孩兒遵命。但是那些韃子。大人不要殺完了。岳爺問道。這是為何。公子道。留一半與孩兒殺殺。岳爺喝道。休得胡說。快回去罷。公子到底是個孩子。並不留戀。就

在馬前磕了一個頭起來。又向湯施二位叔叔跟前磕頭送行。便跳跳舞舞的回去了。徐仁看了十分稱羨。當時各各催馬走了幾步。那徐爺叫聲賢契。先請前進。我隨着糧草在後趕來。岳爺道。恩師請便。唔。劉都院時乞代門生致謝奉旨兼程。不獲拜辭之嫌。徐仁應是分別而去。岳爺乍別慈韓。心懷寸草。一路上頗牽離緒。幸有湯懷施全行宿相隨。說說笑笑。藉解愁悶。不幾日。徐仁同着糧草車子趕上同至京城。來到午門候旨。黃門官奏過天子。皇上即傳徐仁上殿。徐仁來至殿前。申奏岳某已至午門候旨。皇上大喜道。有勞賢卿了。勅賜金帛彩緞。仍回湯陰理事。容當拔擢副府。徐仁謝恩。退出金殿。皇上忙降旨召岳爺上殿。岳爺來至金鑾殿。望闕三呼。見君。高宗天子盪龍目。且驚且喜。且思尋。莫非天遣無雙士。來做孤家玉殿臣。儀表非凡誇獨秀。英姿美玉畫難成。才誇梁棟非虛語。圖畫凌煙第一人。當時大喜高宗帝。忙諭金階衆大臣。岳飛果是人中鳳。當封顯職稱賢人。班中閃出宗留守。象笏當胸奏聖君。太行山寨平王善。上帝當年封職陳。獎加承信郎之職。吾皇

照職再加陞。高宗當下回言道。此事先皇欠朕明。大材小用非當職。有屈英雄文武能。言時殿上傳鈞諭。總制三邊重任卿。且隨張所同征北。有功之日再加恩。岳爺展拜承皇旨。正欲歸班未起身。高宗龍座重傳旨。召上臣工近至尊。立傳內侍宮中去。取將圖畫殿前陪。君王御手開圖畫。笑容說向岳爺聞。此圖金國五王像。賢卿一一要觀明。他時臨陣交鋒際。用心擒獲五番人。總制應言臣領旨。鳳目端詳已認明。看能一番收捲好。侍臣仍奉入宮門。君王駕進朝陽院。散了朝前文武臣。不說諸人歸府第。聽言總制岳將軍。御爐香染羅袍袖。回歸私第午牌辰。施全同着湯懷士。弟兄見賀坐花廳。同行朝友皆來賀。岳爺是坐騎午後又離門。馮恩宗帥相知義。久別師生情更深。只因金殿承皇旨。回駒來見姓張人。金陵元帥名張所。統領兵權管萬軍。才稱文武兼全備。立朝正色有丹心。祖居沐省開封籍。世代簪纓將相門。聞得岳爺來進謁。十分歡喜啓轅迎。朝班曾見無雙士。愛慕心懷無限深。卻說張所聽得岳爺進謁。十分歡喜。忙忙傳命啓轅迎。

接岳爺來至大堂。庭參已畢。張所忙命左右看坐。岳爺道。大人在上。小將擅敢僭坐。張所道。岳將軍名重朝野。勿與本帥作世俗之論。不必太謙。請坐了。好談談戎事。益我胸懷。岳爺告過了坐。就在左首坐下。少時。左右送上茶來。張所便向岳爺道。久知岳將軍武魁天下。鎗挑小梁王。太行山力除大盜。金刀王善威名洋溢。武藝高強。真是國家樑棟。欽佩欽佩。想必那些行兵佈陣之法。般般熟習的了。岳爺道。大人過獎。使小將何以克當。若說那按圖佈陣之法。此乃是兵家之死法。亦不必深究也。張所聽了。不覺詫異道。岳將軍據汝這等說來。古人那些兵書陣法。都不必用了。岳爺道。大人雖說得是。然排了陣。然後交戰。地有廣狹險易。豈用得一定的陣圖。夫用兵大都須要出奇。使那敵人不能測度。我之虛實。方可取勝。倘若賊人倉卒而來。或四面圍困。那時怎麼有暇排佈了陣勢。再與他厮杀呢。用兵之妙。只要以權濟變。全在一心也。張所當時聽了這一番議論。不覺大喜。拱手向岳爺道。真是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當時呆了張元帥。拜服驚天動地人。笑容來近無雙士。執手開言說事因。屈留小酌談心曲。爽我襟懷。

快我心。言時同轉階步。繞過迴廊孔雀屏。值班家將皆隨侍。行來又進幾重門。風送花香遠綻蕊。松搖疊翠見園林。岳爺張所同臨徑。轉過垂楊折柳亭。小橋曲曲通蓮沼。碧梧圍定鳳梧廳。桐陰寂寞遮炎暑。珠簾十二錦爲屏。內中鋪設無塵俗。古畫圖書色色精。水晶缸內金鱗戲。榴花紅上古銅瓶。當時張所忙吩咐。速移家膳到花廳。侍人奉命安排好。東西交椅兩邊分。金壺呈上神仙酒。張公把盞奉將軍。岳爺謙遜方歸坐。侍人左右扇風輕。珍饈羅列排銀案。菓品時新白玉盆。酒過三巡菜五味。岳爺出席告辭行。張公不允忙留挽。笑說道將軍何故卻微情。與君相逢正恨晚。酒未深杯告起行。我心向有多多事。還望清談洗耳聽。同將軍神箭非常妙。可容本帥一觀睇。總制應言承雅鑒。只愁遺笑虎威軍。張所歡然傳將士。取將弓箭到花廳。當時撤席重歸坐。玉露蘭芽奉一巡。張公坐對英奇士。心中默默自思尋。聞得也單鎗解困宗留守。威名四海盡知聞。今見他春風儒雅論文史。定勝那沉香亭北謫仙神。只覺得將軍玉貌加紅暈。三分春色覺風

薰。當時坐上呼家將。管將軍解帶換衣襟。命將箭垛來排好。要看穿楊箭法精。岳爺當下擡身起。侍人左右奉衣襟。退下了玲瓏白玉羊脂帶。換去了蟒袍雲錦柳芽青。內襯着羅袍窄袖荷花色。登上了連環寶帶軟鑲金。烏紗覆額垂雙翅。圖畫張仙太妙齡。那岳將軍是更衣已畢重歸坐。張所相邀步出廳。侍人左右呈弓箭。岳爺試看皂雕翎。連挽數弓難稱手。張所當時問事因。諸弓不中將軍意。未知平素用何珍。岳爺回對張公道。諸弓太軟射難精。素挽鐵弓三百石。左右能開三百程。張公隨即呼家將。快去將軍府第取弓隨。當時傳出旗牌去。須臾覆命轉衙門。寶弓神箭神人器。左右忙忙向上呈。岳爺即示諸家將。遠移箭垛下階心。衆人奉命安排好。奉請將軍出客庭。岳爺當下將弓挽。輕舒猿臂發雕翎。寶弓開滿中秋月。神箭連枝一氣臨。傍觀只見弓絃響。九枝一孔中紅心。人人看得渾呆了。張所歡然讚不停。將軍神箭人間少。文武全才獨步稱。岳爺當下回言道。幸承過獎愧殊深。言時將帥重歸坐。品茗清談軍國情。月上梧桐炎暑退。蟬吟碧樹

漸稀聲。岳將軍是幾番告別難成別。那張所是暢論軍中帷幄情。取上神弓親擲看。便說道果然神力獨將軍。

我今用盡平生力。開滿弓絃卻不能。試玩一番仍放下。又尋別話共談論。忽見那燈光一片人聲笑。

看看將至風梧廳。原來張所親生子。憲字佳名年六齡。聞得岳爺演妙箭。家將當時抱出庭。盤在那碧

桐深處偷觀看。十分愛慕岳將軍。轉至上房頻吵鬧。要來園內風梧廳。張太夫人無可奈。只得由他走

一巡。當時吩咐諸家將。好生看管莫粗心。故而秉燭攜燈至。奉將小主入園門。

卻說張所同着岳爺正在談論兵法。不覺投機神往之際。忽見燈光亮處。公子到來。張所一眼看見。忙叫家將

快放公子下來拜見岳將軍。岳爺正欲起身回禮。早被張所一把將岳爺按在椅中道。我子即將軍之子。何必

作此客套。岳爺不便推辭。只好還其半禮。公子拜罷起身。就向岳爺懷中一撲道。我要岳將軍抱抱。引得張所

十分歡喜。向岳爺道。此兒從不輕易見客。今日見了將軍如此親熱。真是緣法。那岳爺見他也覺歡喜。遂抱在懷中。但看他生得十分韶秀。暗想道。此子與雲兒相並。

無分高下。遂問他文字書詩。對答如流。遂出一對與他。他便應聲而對。雖不工巧。亦覺天然。岳爺十分喜悅。便

向着他道。公子性喜何物。公子即便答道。別的東西我都不愛。只愛岳將軍的九枝神箭。若肯見賜。如獲至寶。

岳爺笑而允之。遂命隨來侍人取箭過來。奉送公子。便了。張所大喜。便向岳爺道。此是將軍熟用之物。豈可見

賜小兒。岳爺道。公子童年能愛此物。他日必能用之。張所見岳將軍必欲相贈。恐拂美意。又因張憲深愛此箭。

若不予之。恐他啼哭起來。忙叫憲兒快過來拜謝岳將軍。公子好不歡喜。便向岳爺磕頭拜罷。立起身來。捧着

神箭。正欲入內去見祖母。早被父親一把扯住道。吾兒過來。再向岳將軍一拜。他日長成。還望將軍教授文武。

本帥同深感戴。岳爺道。大人何出此言。公子英俊。出自將門。何愁異日不顯達。張所道。必要拜託。只望將軍傳

授得神箭。他日長成。能步將軍後塵。一二。即吾張門之萬幸也。遂命公子又拜。方纔各各歸坐。

當時公子回歸內。將軍亦欲告辭行。遲遲更漏交三鼓。張帥難留。遂起身。臨行囑咐重言道。衝鋒領袖

仗將軍。校場明日須親去。將軍選擇衆親軍。再行

擇日將旗祭。等候秋涼好進兵。岳爺當下言承命。出轅上馬轉回程。將軍爲愛蟾光好。吩咐諸軍屏去燈。揚鞭走馬無多路。到來私第已更深。弟兄相見同歸坐。湯懷含笑說緣因。畢竟皇都春色好。吾兄忘卻弟兄情。九枝神箭何方去。莫非相贈與何人。施全拍手哈哈笑。我說新交勝我們。將軍失笑言奇事。何故兩弟屈兄情。遂將乞箭情由事。細訴湯施二弟聞。備言張憲賢公子。此兄英俊可人心。二人聽了齊聲道。未必如君後代英。雷雲兩姪非常器。即使神仙難並稱。岳爺當下言承愛。過獎言詞兄怎禁。二人言道非虛語。吾兄休得太謙深。弟兄言笑多時節。各歸羅帳去安身。次日天明身早起。將軍親至校場門。三軍排隊多嚴肅。鎗刀劍戟立如林。三聲號礮驚天地。將軍升座演武廳。點名次序操諸藝。挑選沙場借戰軍。又考幾排弓箭手。遂將册子去填名。選來選去皆常輩。數萬中挑六百人。龍門一入身何幸。千秋名重岳家軍。

中也去挑選些。岳爺應命。又在張所麾下的挑了兵士二百名。連前共有八百名。又見張所覆命。張所道。岳將軍眼力太高了。難道一千人都挑不中麼。岳爺道。就是這八百名罷了。張所深知岳將軍精習兵法。也便由他。當日無話。到了次日。張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各歸班序。張所便向岳爺道。本帥奉旨進勦。就點岳將軍帶領這八百兒郎作第一隊。開路先行。總制應令。張所又問那一位將軍敢爲第二隊救應。連問了幾聲。並無一人答應。張所怒道。都是這樣貪生畏死。無怪日日蹙地喪師了。待我點名去叫他。看他怎樣躲過。便叫道。山東節度使劉豫。劉豫答應一聲走上。張所道。劉將軍你可帶領本部人馬爲第二隊救應。劉豫無奈。只得勉強領令。張所遂向岳爺劉豫拱手道。二位將軍。由今日起。各督部下軍兵。不時操習操習。等候秋涼。本帥即行祭旗進勦。岳爺劉豫齊聲應令。當時各各散去。又停了幾日了。時當夏暑薰風際。盼殺秋涼景未臨。景陽鐘響皇升殿。玉階仙仗衆朝臣。花迎劍佩星初落。文武三呼拜至尊。日色纔臨仙掌動。氤氳香繞九龍亭。朝參已畢分班序。早有黃門急報臨。忙忙呈上鑑龍案。

高宗龍目細觀。原來孫浩欺君賊。當年背國順番人。不知內有何緣故。棄了番邦又進兵。長驅已抵吳江驛。奪了姑蘇一座城。總兵節度無能敵。失城待罪乞天恩。孫賊猖狂還了得。狐羣狗黨助奸臣。號旗上寫吳大帝。居然割地自稱尊。生靈塗炭遭殘害。望乞天兵救萬民。君王當下詳觀畢。龍眉深鎖諭朝臣。朕躬正在思平北。豈堪叛賊又胡行。諸臣速速籌良策。掃除孫賊保黎民。殿前轉上當朝相。俯伏金階奏聖君。雖然孫賊猖狂甚。值此炎天怎戰征。况乎賊寇將城佔。豈能一鼓蕩清平。他今銳氣非常盛。我國疎虞怎理論。目前且作嚴防計。出其不意再加兵。班中張所聞其奏。執笏趨前跪奏君。臣聞李相言雖是。內中尚有兩難情。遲遲不遣天兵去。愁的是養癰成患更胡行。若然急速論征勦。豈能一戰便成功。天兵有失他輕視。賊勢縱橫費削平。炎天酷暑非輕易。那能籌策久安營。限臣三日選良將。旗開奏捷始相應。君王點首連稱善。二卿為朕善調停。當時相帥歸班序。思量誰肯建奇勳。張公李相觀宗澤。留守無言早會情。迴環同注無雙士。

將軍早已會丹心。只因初進朝班立。欲作毛遂難啓唇。回觀大衆疑難際。炎天畏做進兵人。將軍能體恩師意。出班展拜奏明君。微臣岳某蒙欽召。寸功未立受天恩。目今孫浩猖狂甚。臣願提兵復郡城。惟求陛下垂金鑒。天兵早發慰蒼生。高宗聞奏非常喜。即時殿上降絲綸。岳飛有膽平戎易。朕躬有幸遇賢臣。忙傳兵部將兵點。又傳戶部發糧銀。岳飛勦寇功成日。回朝優獎再加升。將軍奉旨辭皇出別了朝前武共文。當時率領湯施弟。統帶軍兵一萬人。更有親隨兵八百。長驅催動出金陵。軍威嚴肅兼仁愛。秋毫無犯鬼神驚。行來將近吳江界。盤山衝出一枝兵。不知卻是何人馬。再從下回續前文。

第十八回

胡先奉令探功績 岳侯設計收金兵

卻說岳總制當日辭駕出朝。率領三軍來至校場營師出發行。至吳江驛口。忽見前面盤山背後衝出一隊人馬。那一萬八百兒郎。微帶驚疑。未奉將令。又不敢住脚。早見岳將軍勒馬上來。向着三軍道。你等不必驚慌。隨着本督而進。那大小三軍。同聲應令。覺得一個個壯氣頓生。當時催動人馬直抵山下。只見人隊裏跑出一匹馬來。馬上坐着一個強盜。生得青面獠牙。十分兇惡。手舞狼牙鐵棒。向着岳爺大叫一聲。來者何人。快拿買路錢來。那岳總制催馬迎上一步。舉目一看。卻原是吉青便喝道。你甘心爲賊。還敢來冒犯我。快快下馬受縛罷。吉青在馬上仔細一看。岳爺勒馬橫鎗立在面前。卻也覺得面善。及聞其言。始恍然大悟。便跳下馬來道。不要動手。我且問你是湯陰岳大哥麼。岳爺應是。吉青道。我今去邪歸正。跟隨大哥出征。不知肯收容麼。岳爺大喜道。你能去邪歸正。是我弟也。但是問你現居此山。共聚

幾多人馬。吉青道。就是這眼前二百餘人。寨中積得千餘金。並無他物了。岳爺回看他那手下的嘍兵。手中拿着的那裏是什麼軍器。多是一些鋤頭鐵搭木棍。麵刀。亂哄哄。不成模樣。不覺微笑。便問吉青道。你這夥人。卻從何處得來。吉青道。因孫浩占了姑蘇。這盡是些逃難的災民。岳爺道。既是難民。目下無家可歸。吾弟帶他們且回山去。即將積資分給諸人。命他們就在此間耕種爲業。候我捷音。如能一鼓蕩平。他等即可各歸故里了。那岳將軍此言一出。那馬前馬後跪下了那二百餘人。只聽得一片歡聲震地。及感謝深恩的話。岳將軍即時催動人馬。望着吳城而進。不多時。已到姑蘇。離城百里安營下寨。須臾。吉青趕到覆命。稟說。盤山營寨俱已拆毀了。資糧亦已分給這些難民了。岳爺正要訪問王貴張顯等人的下落。忽見湯懷施全督領大隊已到。進營覆令。岳爺吩咐發動鼓聲。施放大礮。紮住全營。以震軍威。使賊人知覺。果然孫浩那邊早有探子急急報進城去了。

當時孫浩聞其報。急急登城看一巡。悄悄遣人來打聽。偷窺大宋出何軍。但只見紅旗大纛高飄蕩。上

書岳字大如益。看時不覺驚呆了。罷罷連呼不住聲。朝中將帥人非少。卻無岳姓領兵人。一定是鎗挑柴桂的湯陰舉。武魁天下播威名。果然即是其人至。教孤只好議投誠。急忙傳上毛山道。名呼陸遜巧機心。自命不凡能弄巧。假說天文地理情。鞠躬城上君臣見。孫浩軍師口內稱。你來快快親窺探。商量只好作降臣。毛山野道忙承命。詳觀大宋虎威軍。旌旗嚴肅多威武。頓起三分懼畏心。回身來見孫奸賊。也讚軍威銳氣深。主公速速來調度。早遣雄軍望太平。聞言孫浩頻搖手。擬說道軍師且慢議開征。遂將總制爭魁事。細訴毛山野道聽。莫說威名揚宋室。吾邦狼主懼其人。軍師快去從頭想。只好投降順宋君。不該輕棄狼關鎖。今朝有失退無門。陸遜聞言誇大口。主公何故失威名。駕前不少能征將。小臣帷幄會調停。主公既要重歸宋。不合番邦又動兵。今朝自把威風滅。何其反覆失經營。此言大怒孤拳主。碧眼圓睜說事因。

卻說孫浩聽了此言。勃然大怒喝道。軍師住口罷。若說不該來到此地。也是你作成孤家的。當日孤家投順金邦。只圖富貴安悅計耳。蒙四殿下天恩。受孤兩狼關右總兵之職。正在做得好。又被你千言萬語。引誘孤家。不甘居人手下。當初孤的廬祖蕪業江東。國號吳大帝。好不榮耀。說得孤家性起。方與那左總兵烏爺大鬧一場。背城至此。誰知今日事在兩難。只好惟你是問。便了。陸遜怒道。在我身上。包你成功。孫浩道。計將安出。快快講來。免得明日大軍臨城。措手不及。陸遜道。小臣籌得一計在此。即用豹子軍阿呂蒙帶領一千短刀軍。並帶火繩火彈。繞從蛇腸小徑。前去劫取他的大營。憑他有通天手段。逃不出小臣之手。孫浩大喜。忙命安排事。不宜遲。急速為妙。陸遜領命前去調遣。不表。要說那岳總制當時發徵安營。看看天色將晚。那湯施吉三位飯後約了同出營門。向那山樹林中納涼散步去了。衆人散步消殘暑。大營聽表岳將軍。思量今日兵初至。料他必有探軍臨。我今若不先防備。有失軍威誤國情。想時座上搔身起。取過龍泉佩在身。悄然信步來營外。仰看蒼天夜氣清。滿天星斗無明月。巡邏建報初更。樹梢風動炎蒸退。四山唧唧草蟲鳴。岳爺按劍觀天象。不覺丹心吃一驚。果然不出

余心料。賊星將犯我營門。想他到此人非少。定有陰謀拒我軍。思時回步歸營帳。傳令同盟三弟昆。即時按調諸軍將。分開三路敵來人。暗藏燈火屏聲息。按兵不動候金聲。引其直至營門下。拒他有進出無門。但聞礮響爭先接。法度須看本督行。一聲令下人人奉。四山藏跡九千人。又傳軍卒河邊去。水淋寶帳套營門。炎天暑熱非常甚。防他火箭要燒營。將軍諸事安排定。退出蓮花寶帳門。旌旗排列多嚴肅。虛設營盤彼豈聞。自領親軍歸後寨。神機妙算計天生。慢言總制親防備。且說諸軍奉令行。湯懷埋伏東山上。將令初遵倍小心。初更早過交三鼓。迢迢良夜靜無聲。思量冗長何多慮。妙計安排太費心。耳邊又聽更鑼響。三更更盡四更深。三千軍卒皆輕議。今宵空守出無名。湯懷聽得心思。難怪他們出怨聲。諸軍個個沉思際。微聞山脚有人行。現出火光星樣大。潛從曲徑繞將臨。三軍信服神謀主。果然七孔玲瓏心。

嘍兵由羊腸曲徑而來。望着大營直進。卻不防對面茂林中有人埋伏。在那裏看的明明白白。約有一千人。各各手中拿着火繩火彈。只見內中一人好比江洋大盜的一般。右手掉着短刀。左手拿着火繩。卻是燃着的。尤像流星一小點。在前引路。直撲大營去了。湯懷同着兵卒齊齊打點動手。候聽後營礮響。阿呂蒙帶得嘍兵直至大營。暗道。原來岳某的聲名甚是煊赫。今看他巡哨無人。軍兵寂寂燈火無光。如此調度。卻也不當。何足爲懼。當時忙令衆嘍兵點起火繩。放出火彈。排作四面。直望大營打去。只聽後面一聲礮響。四圍人馬包抄而來。一片聲的吶喊。早見燈球火把照得如同白晝一般。阿呂蒙見打過火彈不炸。正在着急。聞此吶喊之聲。早已嚇得三魂出頂。七魄離身。硬着頭皮轉身。拋了火繩。舞動短刀。正思逃命。只見眼前一位將軍。縱馬掄鎗。立在前。面。大。喝。一。聲。膽。大。毛。賊。欲。待。何。往。此。回。嚇。殺。阿。呂。蒙。自。投。羅。網。悔。無。門。上。天。那。有。雲。梯。架。思。量。入。地。更。無。坑。拚。身。亂。舞。雙。刀。子。不。分。門。路。敵。將。軍。湯。懷。因。奉。將。軍。令。生。擒。毛。賊。不。加。兵。鎗。鎗。舞。動。天。花。墜。正。當。兩。下。逞。精。神。卻。好。施。全。揮。戟。至。

吉青舞棒對相迎。須臾走上撓鈎手。馬前呂賊即成擒。繩穿索綁忙拿定。烘然多作報功人。嘍兵一片降聲懇。三軍歡頌將軍能。岳爺升坐蓮花帳。湯懷進見禮來行。稟稱毛賊今擒獲。綁在營前候命遵。一千嘍卒皆投順。此仗全勝報將軍。岳爺應允來傳進。抓將呂賊跪埃塵。將軍喝問竊營賊。擅敢偷營犯我軍。竟思放火燒營寨。豈知墜我計中行。快言毛賊何人氏。刀下親饒宵小軍。呂蒙叩頭雞啄羹。哀求饒命不停聲。小人呂蒙阿為姓。卻是番邦豹子軍。今朝特奉軍師命。斗膽思量劫大營。望求都督開恩典。公侯萬代蔭兒孫。將軍座上微微哂。傳令隨營大小軍。論理賊奴應斬首。辜念無知初犯情。即將呂賊來拖下。挖其右眼按軍行。一聲令下人人應。營前按倒姓阿人。尖刀起處珠睛出。蒙賊號呼悔十分。依前拖上營前跪。岳爺當下說分明。本應梟首依軍法。挖睛全你命殘生。一千嘍卒無虧殞。完壁全歸復你君。命他急速安排定。莫待臨時悔不能。知機早達投降表。免教本督自臨城。生靈塗炭兵戈劫。累他玉石盡皆焚。數言遂你愚朦主。速速

回頭彼岸登。案前呂蒙連叩首。深感將軍活命恩。當時滾出來營外。領帶嘍囉便起身。望其歸路忙忙去。晨光灑灑正天明。大營推出偷窺賊。吉青行上問將軍。今宵枉用防嚴力。一人不殺太奇文。照依這等行軍令。勞績無功誰奉遵。岳爺回道君休惱。示衆頭顱獻你睜。言時取過紅旗令。飭他督領本營軍。收拾火彈兼火索。預備軍前試一行。看看天色東方白。催督三軍即進兵。滔滔人馬如流水。鼓聲催動抵吳城。當時放礮安營寨。排開隊伍決輸贏。探軍急急城中報。聽言孫浩失三魂。卻說孫浩正同着陸遜坐在城中等候阿呂蒙消息。直待天明。還不見轉來。正在猜疑之際。忽見阿呂蒙狼狽而至。跪倒在地。哭訴一番。陸遜在側。嚇得面如土色。啞口無言。只見孫浩變下面來。大叫一聲呂蒙叛賊。你敢背孤負恩麼。阿呂蒙叩頭如搗蒜一般。哭奏道。小臣被他剗去右眼。如何反謂小臣投順。望求主公三思明鑒。孫浩道。不必強辯。你既不會投順了他。他怎麼不傷一卒。你想來做內應麼。不必多言。拖出去斬首示衆。當時不由分說。將阿呂蒙細綁起來。推出轅門。一刀兩段。獻

上頭來。孫浩吩咐挂在城頭示衆。那陸遜正待求情。見獻上首級。心生一計。忙上前道。宋軍如此無理。小臣督大軍出城迎敵。必報昨宵輕視我軍之仇。孫浩正在着急。探子已報了五六次。說宋營排齊陣勢。在城下討戰了。孫浩向他道。快點左右先鋒諸將同往。陸遜道。且慢。待小臣獨擒宋將捷奏君前。方顯手段。說罷。提刀上馬。冲出城去。孫浩急急上城觀看。兩軍勝負。陸遜帶領一萬人馬出城。排齊隊伍。發動金聲。兩軍正待交綬。一聲號砲驚天地。旗門閃出岳將軍。橫鎗立馬親臨陣。英姿奪目畫難能。神威凜凜神仙將。果然江山第一人。陣前陸遜渾呆了。只得開言問姓名。將軍馬上回言答。草寇應知岳某名。鎗挑柴桂除王善。三次今當誅叛臣。無能鼠輩從容聽。天心厭亂洗兵清。馬前好好先歸順。免教本督即攻城。傳諭孫浩欺君賊。早奉降書自負荆。聖代即今多雨露。包容草寇有餘生。何方毛賊輕臨敵。受死軍前合報名。毛山野道高聲答。本軍陸遜慣長征。我今奉命來擒你。狂言休得太欺人。言時催馬來迎上。掄刀直斫岳軍門。將軍更不回言答。挺鎗躍馬決輸贏。交手

未會三五合。陸遜洋洋敗不禁。怎敵灑泉鎗法非常妙。銀光萬道雪花紛。況且陸遜懷逃意。無心戀戰鬪精神。手中刀法無門路。踉蹌而遁急逃生。將軍不拒無名賊。一聲令下即攻城。齊將火彈高拋去。三軍吶喊向城云。將軍完壁全歸趙。命你毛王好投誠。說話遲來燃火快。烽煙起處復吳城。城頭細下吳大帝。傾刻煙消散六軍。江東霸業空遺笑。狐羣狗黨那方存。稱孤道寡欺君上。到頭合做吃刀人。四城門啓迎天將。萬民羅拜主軍臣。歡聲雷動姑蘇郡。士農紳宦盡皆臨。將軍駐節留賓館。當時安頓衆三軍。吉青更有湯懷士。施全同督大軍臨。岳爺升坐蓮花帳。帷幄英奇衆所欽。命提孫浩來堂上。打入囚車解進京。即時修表朝中去。請皇早遣守城軍。又點雄兵人一萬。更兼同義兩將軍。施全奉令忙行上。湯懷承命也來臨。岳爺坐上親吩咐。押解囚車要小心。籠中首級阿呂蒙。一齊發解到金陵。當時調度多停當。城中又撫衆紳民。開倉平糶周民困。清查業產理民情。慈祥愷悌人人惠。甘霖時雨慰蒼生。令嚴軍卒無侵犯。萬民咸戴盡沾恩。

家供奉長生位。願公永鎮在吳城。太平歡樂時光易。不覺流光一月臨。朝廷差出諸文武。總兵節度鎮吳城。將軍奏凱承皇旨。擇期起馬進金陵。父老攀轅留不住。香花遮道送行旌。將軍出了姑蘇境。統督精兵轉帝京。午門下馬朝天子。寶扇分開君見臣。十分大喜高宗帝。殿前賜起岳將軍。賢卿功績真堪賞。馬到功成慰朕心。力除叛寇安吳郡。理應照職再加陞。忙傳吏部加功獎。岳爺展拜奏天廷。望王慢降恩綸詔。微臣寸績豈言勳。今擒孫寇安吳郡。全賴天恩兵士能。乞恩陛下垂臣願。移功三士并雄兵。細陳安撫盤山事。吉青歸順慰天心。君王聞奏甚心悅。依卿所奏便移恩。將軍俯伏將恩謝。願上英雄三弟兄。高宗天子擡龍目。三人舉致頗豪英。殿前召上當朝相。褒獎湯施并吉青。三人統制皇封職。隨征皆付岳將軍。赫聲麾下同征北。立功照職再加恩。將軍率領三昆弟。三呼萬歲謝頒綸。君王寵案重傳旨。上方寶劍付功臣。旨諭孫賊應梟首。監斬奸臣卿一行。將軍奉旨辭王出。法場監斬霸王臣。午時三刻人頭落。永絕孫權賊子孫。總制

入朝親復旨。人頭號令四城門。并將呂蒙頭顱挂。法網難容霸國人。橫行數盡天開眼。人民稱快順天心。當時散了諸文武。人人來賀岳將軍。梧桐葉落消炎暑。桂花初蕊議行兵。卻說湯懷受了統制之職。意欲乞假回湯陰去卜葬父母。以盡人子之道。施全亦欲往南陽就娶。岳爺允許入朝代表。天子准如所請。次日湯施二人拜辭去了。岳爺是只因正議出兵之際。未便乞假省親。無奈身耽皇事。難全寸草之思。正所謂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然見了他們兩人回去。不免有所感觸。暗暗掉下淚來。不兩日金陵張元帥差人來約定岳總制明日祭旗出征。到了次日辭皇出朝。別了各文武。岳將軍領兵八百。隨帶吉青先往鬼愁關進勦。劉豫領兵五千為第二隊先行。張元帥自督大兵十萬準備迎敵。且說兀朮在河間府聞報康王在金陵即位。用張所為天下都元帥。聚兵拒敵。不覺大怒。即令金牙忽銀牙忽左右大番帥各領兵五千為開路先鋒。又請大王兄粘罕同着總帥銅先文郎。率領衆平章統帶大兵十萬殺奔金陵而來。帶領兒郎人八慢言金寇入中原。聽表將軍蓋世賢。

百。吉青副將亦同前。經過一山高嶺表。八盤兩字石頭鏽。停鞭總制傳軍令。三軍暫歇不迎前。回環鳳目端詳久。願謂隨征吉將言。妙極山靈能助我。徑幽曲曲畫難全。吉青聞語呼呼笑。開懷便乃答兄言。好山風水兄深曉。莫非有意卜牛眠。岳爺一笑稱默語。行軍地利要知焉。愛其山勢藏兵易。欲誘金奴到此間。吉青笑道原如此。我身怎樣曉先天。正當言處兒郎報。探得番兵隊伍連。浩浩而來將近界。胡笳鼙鼓奏連綿。將軍舉手雲天告。聖明洪福使其然。令符調遣諸軍率。強弓硬弩伏山邊。四百健兒承將令。兵分左右列深淵。吉青誘敵迎前去。也攜四百戰軍先。抖擻精神鞭快馬。少時覲面兩軍前。兩員番將俱雄壯。金銀牙忽兩名兼。一見南軍皆失笑。寥寥人馬太清閑。同聲馬上高聲道。咱想南蠻異樣嚴。觀此賊形真惹惱。未有三頭六臂連。吉青一聽冲冠怒。大呼瘟賊慢言宣。賊形是你尊先祖。鼠輩無知敢亂言。言時舞動狼牙棒。直打金牙忽面前。兩員番將忙招架。刀來鎗去不遲延。吉青暗暗心中想。將軍命我莫爭先。不許取贏惟許敗。

如何引彼入山顛。想定之時虛幌棍。匆匆回馬去如烟。金銀牙忽無分曉。統領番兒急急追。眼前不見奇形將。霎時間。兩山聲振伏兵喧。吶喊之聲驚貫耳。蜚蝗箭發不能前。冤歸不及真無奈。轉馬思量一着先。忽聽得大喝一聲。番賊向那裏走。岳爺在此。擺動手中這桿滌泉鎗。迎着金牙忽刺去銀牙忽上前幫助。吉青回馬轉來敵着兩軍吶喊。那山谷應聲如同雷轟。金牙忽不知宋軍有幾百萬數。又見那岳總制神威凜凜。好比天神下降。不覺心中着了慌。手中刀略鬆了一鬆。被岳爺一鎗刺中心窩。翻身落馬。銀牙忽吃了一驚。被吉青一棒把他的頭顱打得粉碎。八百健兒一齊動手。殺死番兵三千餘人。其餘逃了回去報信。岳爺當時吩咐取了二番將的首級。收拾旗鼓馬匹器械。令吉青解上大營去。那吉青奉了將令起解二賊首級。從劉豫營前經過。劉豫早知岳將軍得勝信息。暗暗差人在營前探候。少時吉青來了。慌忙趨入營中。劉豫見禮懇勸。向着吉青道。好朋友吓。免得你往返辛勞。有誤你的正事。待我差人與你送去報功便了。吉青道。如此有勞了說罷。

拱手辭出。回至岳爺營前繳令。不表。且說這劉豫送了吉青出去。暗暗的道。這岳某好手段。好膽量。初出來就立這麼大功。這一路去。不知他要立多少功績了。不要去管他。且將他這第一次功勞。權讓了我罷。下一次再與他去報功便了。料想那張所老兒。決不知覺。穩穩在功勳簿上。標上我的名姓。岳某啊。岳某。憑你有通天本領。也在我名之下了。

姒賢好個劉豫賊。居然竟做冒功人。忙將捷報來修好。差出旗牌官一名。番兒首級兼軍器。一齊押解大營門。金陵張帥焉知道。頭功填上姓劉人。旗牌重賞花紅酒。喜殺劉豫且慢云。聽談總制奇英將。催動健兒又進兵。衝鋒領袖諸軍士。行行又到一山林。山名呼作青龍嶺。羊腸曲徑石嶙峋。將軍勒馬凝神看。暗喜其山可伏兵。當時吩咐安營寨。即傳統制吉將軍。令他速騎劉營去。借移軍前備用珍。撓鈎二百桿火箭。更兼口袋并流星。吉青奉令忙登馬。來見劉豫細述聞。望他速發諸般物。軍前等用索回文。劉豫當下忙回答。統制先回候復音。只因本寨無諸物。待我差人到營。元戎那面來求取。

即付旗牌官送臨。吉青只得回營去。將言稟復岳將軍。須臾劉賊差人至。應用諸般盡送臨。岳爺當下傳軍令。差出雄兵二百名。遂將枯草平鋪地。暗鋪火藥上邊存。但聞號礮齊奔出。速發離劍射賊兵。又傳一百精強卒。安排水口守番人。百張口袋裝泥石。鋪平山澗阻來津。待他番將行兵至。急拉口袋岸邊存。那時放水淹他卒。生路難逃在此行。澗旁小路雖通跡。只要安排守此程。點過雄兵人一百。令伊守定夾山林。壘將亂石堆於上。候他經過便施行。齊拋亂石將他打。使他無路去潛形。又命吉青來領令。付他二百壯雄軍。埋伏此山後路。擒拿逃走衆番兵。內中有一掄鏈將。面如黃土髮猩猩。坐下一匹黃驃馬。其人粘罕是他名。倘然吾弟能相遇。必要生擒建此勳。斷然不可輕饒放。有干軍法例非輕。吉青奉領將頭點。連稱曉得便回身。岳爺調度多停當。自督精兵二百人。率領同登山絕頂。搖旗督戰任將軍。二百健郎齊隊伍。令他吶喊助軍威。紅旗招展軍兵認。軍法森嚴神鬼驚。慢言妙策神謀主。聽表金陵張帥情。營中獨坐籌軍務。中軍

私見稟原因。小官在下心疑惑。劉豫作事太奇文。
今辰來領諸般物。目前又做報功人。內中必有蹊蹺
事。岳爺知覺怎爲情。倘然不便來親論。怎使英雄
下氣人。照依這樣行將去。誰爲王家立大勳。小官
扮作巡營卒。私行一探此中情。張所聞言心歡喜。
難得中軍似我心。道言我也生疑惑。你今出探正相
應。胡先別了張元帥。私行改扮換衣襟。要知怎樣
前行去。下回詞中再表明。

第十九回

釋番將劉豫降金 獻玉璽邦昌復相

卻說胡先當時辭了張帥出營。扮作獸狀。混過了劉營。一路來到青龍山。已近黃昏。悄悄行至半山。見一棵大樹。就扒將上去。在絕頂上遠遠望去。只見番兵已到。漫山遍野。如同螻蟻一般。胡先好不著急。岳將軍只有八百人馬。怎麼迎敵。決然被他擒了。不表胡先蹲在樹上。探望。且說粘罕統領十萬人馬。望金陵進發。途遇敗兵。報稱不好了。中原出了一個岳南蠻。帶着一員青面漢。不上三個時辰。殺了金銀二帥。五千人馬。損傷了一大半。粘罕聽了大怒。喝道。快快齊起大隊。趕將上去。忽有探軍報稱。前面山頂有南蠻紮營。請令定奪。粘罕道。既有南蠻阻路。今日天已晚了。且紮住營盤。候明日進兵罷。一聲砲響。番兵安營紮寨。這邊青龍山上。岳將軍見粘罕安營。不來襲擊。偷到明日。彼衆我寡。怎麼抵敵。想了一想。便調兵二百在此守着。不可亂動。待我去引這些番兵來受死。遂拍馬下山。擺動手中的鎗。望着番營

殺去。那胡先在樹頂上見了一身冷汗。暗想道。這真個是捨身爲國之人。且看那將軍一馬沖入番營。高叫大宋岳某來踏營也。蹤着馬。馬又高大。挺着鎗。鎗又精奇。逢人便挑。遇馬便刺。耀武揚威。如入無人之境。小番慌忙報入牛皮帳中。粘罕大怒。上馬提鎗。率領番帥平章衆番將。各校尉一齊擁將上來。當時粘罕聞諜報。大怒提鎗跳起身。上駒率領諸番將。更有平章番帥們。督齊大隊人和馬。團團圍住岳將軍。誰知總制通天藝。奮起神威。凜凜生。鎗挑劍斫番兵將。無人敢敵。虎威軍。直殺得番人尸首如山積。回看那血流遍地已成津。岳將軍是戰袍血染桃花色。從容禦敵振精神。暗思已激番奴氣。不如假敗且回身。銀鎗一擺高聲喝。旅進旅退自在行。言時手把絲韁勒。一鞭催馬出番營。粘罕大聲言罷了。此事今朝了不成。一個南蠻擒不住。如何還想宋乾坤。大軍催動忙追趕。招麾明喊勢掣。將軍勒馬回頭看。喜動心顏十二分。暗道賊奴墜我計。龍駒催動走如雲。胡先樹上觀明白。深慮將軍敗轉程。只見番兵後面追騎上。漫天濫地幾多兵。胡笳吹

動悲風起。駝鼓聲如霹靂驚。番兵好似江湖湧。刀鎗劍戟勝密林。胡先不覺魂飛散。失聲完了怎區分。正當着急無生路。忽聽驚天礮一聲。覺得那山搖地動雷鳴響。中軍樹上欲翻身。忙把樹枝來抱住。整頓精神暗地睜。

卻說胡先聽得這一聲號礮。震得山搖地動。幾乎跌下樹來。那衆番將番兵亦有跌下馬來。也有驚倒的。兩邊埋伏的軍士火礮火箭打將下來。燃着枯草火藥發作起來。一霎時。烈焰騰空。煙霧迷漫。燒得那些番兵番將兩目難開。怎認得兄和弟。一身無主。那顧得父和孫。喧喧嚷嚷。自相踐踏。人衝馬撞。各自逃生。那先文郎和衆平章保着粘罕。叫聲不好。即從小路逃去。見一山澗阻路。粘罕忙叫小番上前探那溪水淺深。須臾報道。只在三尺來深。粘罕忙叫三軍先渡過去。衆番奉命盡向溪邊洶水過去。也有就在溪邊吃水的。粘罕催動人馬渡溪。但見滿溪澗盡是番兵。忽聽得一聲響亮。猶如黃河決口似的水勢洶湧。倒將下來。但見溜溜溜人隨水滾。呼喇喇馬逐波流。粘罕大驚。忙叫尋路折回。那些番兵一個個魂膽俱消。盡望谷口逃生。粘罕也顧不得衆

平章了。跟着銅先文郎拍馬往谷口尋路。只見前面的平章跑馬轉來。大叫前邊谷口都有山寨攔住。無路可通。粘罕道。如此說來。我等性命休矣。內中有個平章道。我看這山左邊有條小路。不管他通不通。且去看。粘罕道。只要有路就走。遂領着番將大衆一齊從夾山道而行。行不多路。那山上宋軍聽得下邊人馬走動。一齊把石塊飛蝗一般打將下來。打得番兵頭開腦裂。尸積如山。銅先文郎保着粘罕拚命逃出谷口。卻是一條大路。這時候已是五更時分了。粘罕出得夾山道。不覺仰面向天。噫噫大笑。銅先文郎道。狠主如此吃虧。爲何反笑起來。粘罕道。我不笑別的。笑那岳南蠻雖會用兵。到底平常。若在此處埋伏一枝人馬。教我插翅也難飛去。話猶未了。只聽得一聲號礮。

一聲大礮如雷震。火把燈毬雪亮明。光中閃出奇形將。青面獠牙眼似鈴。硃砂爲髮容顏醜。手舞狼牙棒一根。當先躍馬高聲喝。番奴快認吉將軍。聞言粘罕渾呆了。七魄三魂盡去身。口噴白沫雙流淚。對着文郎利害稱。果然岳某通天手。致孤今日死無門。潛形藏跡皆無路。銅卿可有計來行。先文郎笑

王自取。不該絕處動歡聲。目前事急如何好。只得金蟬計一行。小臣扮做王模樣。方能吾主保全身。速將馬匹衣盔換。拚身冲出敵南軍。倘能微倖贏他將。君臣回國再與兵。若然輸與南蠻手。吾主潛形任小臣。被他擒獲惟求死。脫殼金蟬保自身。那時休把臣忘了。好看臣家後代人。言時各把頭盔換。忙將甲馬換齊新。君臣冲出逃生命。吉青上馬早觀明。掄開手內狼牙棒。望着粘罕便施行。見他甲馬認是彼。急急交鋒倍小心。文郎使動雙鎗子。也難輕敵吉將軍。交鋒不上三回合。吉青馬上倍精神。一棒揮去文郎倒。三軍吶喊喜成擒。當時粘罕忙鞭馬。帶領傷殘敗走軍。慌張奪路如飛去。吉青粗率放殘兵。網將番主回營去。歡然喜立大功勳。胡先一夜觀詳細。讚嘆神機妙算人。一邊思想頻頻讚。當時下樹轉歸程。照依舊路悄然去。心中羨殺岳將軍。衝風冒敵渾身膽。緯武經文果出羣。慢說中軍回寨去。青龍山上表將軍。

卻說岳總制在山上等至天明。那九處埋伏兵卒具來報功。一面收拾番人所棄兵器什物。只見吉青回營繳

令稟稱果然拿着粘罕了。將軍命推上來。衆軍校將銅先文郎推將上來。將軍一看拍案大怒。命左右將吉青綁去砍了。左右正待動手。吉青大叫無罪。將軍道。我怎樣吩咐你。卻中了他金蟬脫殼之計。便向銅先文郎喝問道。你這等詭計。只好瞞得吉青。怎麼瞞得過我。你從實說來。卻是何等樣人。敢假裝粘罕前來受死。銅先文郎暗想中原有了此人。我主休想宋室江山。便叫道。岳南蠻我邦狼主豈能被你擒拿。我乃大金國大元帥銅先文郎便是。將軍向吉青道。你聽見麼。吉青道。我見他這般服色坐騎。只道真是粘罕。那曉得他會掉換的。大哥要殺我。與他一同殺罷了。早有衆軍士俱跪案前乞恩討饒。岳將軍命諸人起來道。也罷。今日初犯。恕你一次。日後倘再有誤國事。王法無親。決不容情。吉青謝了起身。將軍道。就令你帶領二百兵士。將銅先文郎并馬匹軍器前往大營報捷。吉青領令押解銅先文郎并各器件一路而行。劉豫早已差人守在路口。又邀了吉青進去。劉豫假做歡容。稱賀不絕。吃過了茶。向着吉青道。吉將軍隨着岳總制殺敗番兵。活拿番帥。廣收軍器。其功不小。但是將軍到大營去報功。須要耽擱時日。你營

中乏人。恐金兵復來。如何是好。我與你總制如弟兄一般。待我差人代你送往大營。尊意然否。吉青道。此言有理。只是難爲你了。劉豫道。好說。便叫衆軍忙忙的備了豬羊牛酒。交與吉青先帶回營犒賞三軍。候帥爺日後再行獎賞便了。吉青便謝了他。遂將犒賞諸物帶了出營上馬而去。

吉青不識奸臣計。領將犒賞轉回營。遂將劉賊方纔語。細達將軍一一聞。岳爺默默無言語。暗思劉豫太欺人。余心豈在此功績。只圖蕩寇早清平。明知不便開言道。因吉青性劣恐橫行。那岳將軍是天生海量非常闊。氣度慈祥不易噴。增添牛酒豬羊類。厚賞三軍慰苦辛。待兵如此嚴而愛。主將如斯那裏尋。慢言總制行營事。再說無知冒績人。送出吉青回入內。收拾諸般解到珍。又書捷報言功績。要乞元戎獎大勳。暗囑旗牌休洩漏。教他婉達勸金情。住言無恥貪功賊。詞中要集大營情。胡先回寨更衣服。來見金陵張帥身。細將所探諸般事。從頭一一稟知聞。備言總制非常勇。安排妙計世無倫。坐中張帥稱難得。如此英奇寇六軍。昨朝劉豫居功去。料

他未曉冒功情。因而極力親臨敵。方今金邦畏我軍。倘然知覺移功事。管教轉恨我無能。幸而有你親窺探。免使爲難本帥身。言時親上功勞部。胡先有膽暗巡軍。中軍叩謝你多表。次朝張帥理軍情。各營將士齊來到。庭參已畢兩邊分。傳宣引進旗牌首。呈稟劉營捷報臨。張公展看心明白。果然他又做冒功人。傳言重賞旗牌去。張所方纔述衆聞。八盤山拒雙番兵。青龍埋伏振威名。衝鋒領袖神謀廣。皆出先鋒總制臣。昧心可笑劉豫賊。居然兩次冒功勳。目今本帥查明白。豈容他做蔽賢人。混亂軍符該取斬。那位將軍拿彼臨。元戎此語方纔出。中軍忙上諫言呈。卻說胡先走上稟道。元戎若去拿他。恐有意外之變。不若差小官前去傳元戎之令。請他到來議事。然後聚集衆位將軍。究明底細。然後斬他。庶衆心悅服。他亦死而無怨。張所道。此言有理。令他急速前來商議軍機。不得有誤。胡先應令而去。不道張所帳下有一兩淮節度使曹榮。卻與劉豫是兒女親家。當時聽了此事。心中着急。遂悄悄出帳。差個心腹家人飛報劉豫去了。卻說劉豫

正在營中盼望報功的不見回來。忽見小軍報稱曹節度差人來下書了。劉豫忙命進見。只看那來人慌慌張張叩頭起來。近身稟知其事道。家爺不及作書。請劉爺快作計較。劉豫聽罷大驚失色。忙取白銀五十兩賞了來人。與我多多拜上你家爺。全我性命。家人辭謝出去。劉豫忙到後營將銅先文郎放了一同坐下道。久聞大帥威名。誤中岳某之計。我看大宋氣數已盡。金國當興。小將意欲放了大帥。同歸金主。不知尊意若何。銅先文郎不覺大喜道。如此感激不淺。吾主仁厚待人。節度使若往敵國去。榮華富貴。一力在我身上便了。

劉豫當下非常喜。飽殮酒飯去降金。檢點資重無其數。下令隨營大小軍。帳前集聚來商議。訴說新君年太輕。更兼張所非良將。君弱臣庸。衆口稱。番邦狼主多仁厚。重義輕財賞罰明。俺們決意投他去。做個榮華快樂人。你們速速來收拾。本都起馬要投金。帳中劉豫言方出。大小三軍不願行。爹媽妻室兒和女。齊在中原難北征。一聲說罷哄然散。羞殺劉豫無恥人。帳前那有諸兵將。自覺無顏十二分。剝得親兵三兩個。約了文郎上馬行。打從小道悄悄

去。心中懼畏岳將軍。故爾不敢行明路。扒山越嶺走多程。正當走馬同行候。忽見如飛一騎臨。大聲喝問劉何往。小官奉令特來迎。元戎升帳多時久。邀請劉爺急速行。同商進勦安兵計。聚集諸將在大營。胡先言罷方舒令。劉豫冷笑兩三聲。大言我已知多曉。同謀你起不良心。本應將你頭顱砍。無奈無人去遞音。權寄你頭裝頸上。回告無知張賊聞。道劉豫不是池中物。豈被他來節制身。我今已順金邦主。日後相逢要小心。胡先被嚇成呆漢。不敢多言再出聲。鞭催快馬如飛去。直言回復主軍人。張公至此真無奈。有法難施治叛臣。只得表章連夜去。細奏高宗天子聞。大營正在紛紛議。忽報差官費旨臨。忙忙知會諸營將。排齊香案候絲綸。差官開讀皇王旨。命下張卿速進兵。黃河卻少能員守。重任卿家守要津。總制岳卿同守界。防嚴勦寇二卿承。加封紀錄云欽此。元戎總制謝天恩。欽差送出同歸帳。整頓三軍又進兵。回文提起金邦寇。粘罕時當敗轉程。率領殘兵逃性命。青龍山困幸全身。逃還奔至河間府。兀朮相逢吃一驚。王兄十萬兵非少。

更有平章元帥們。這般狼狽忙回轉。不識其中有甚情。聽言粘罕羞生面。只得從頭訴彼聞。南蠻智勇真無敵。踞營獨戰膽包身。更兼水火雙埋伏。妙算神機十二分。中原果出無雙將。吾邦此後要留心。開言兀朮雙眉豎。冷笑哈哈不信稱。前番初進中原地。勢如破竹任縱橫。宋營不少能征將。無人敢敵吾邦君。王兄這樣來言起。定是湯陰岳某身。聞他昔日魁天下。四海咸跨第一人。不信這般真利害。果然名不振虛聲。王兄暫屈休煩惱。某家他日自親征。饒他空負通天力。料難與某決輸贏。正當兄弟同商議。小番報事入營門。卻說兀朮正在怒烘烘惱與粘罕商量抵敵岳軍之際。卻見小番上來報道。銅先文郎侯令兀朮道。王兄說他被南蠻拿去了。怎得回來。就令他進來。且說銅先文郎同着劉豫抄路轉到金營。便向劉豫道。你可在此等候。我先去稟明再會。劉豫道。全仗幫助。銅先文郎入內叩見兀朮。稟明被擒并劉豫前來投順之事。兀朮怒道。某家不願見這樣奸臣。拿他斬了罷。哈迷蚩奏稱不可。主公宣召進來。封他王位。安放在此。自有用處。兀朮聽了

軍師之言。就封爲魯王之職。鎮守山東一帶。劉豫謝恩不表。且說金陵張帥兵至黃河。就分撥衆節度各處堅守。岳將軍帶領吉青便在要口向北紮下營盤防守。金寇過河之路。張帥自領大隊離黃河十里住紮。巡查賊兵往返情形。按下慢表。張邦昌聞得新君即位金陵。恐起天兵來迎太后。卽時心生一計。來至分宮樓前。啓奏太后道。臣聞兀朮兵進中原。不日來襲汴京。今康王九殿下現在金陵即位。至今不通音問。想他不知太后下落。請太后將玉璽交臣費往金陵。奏聞一切。乞兵前來迎駕。太后言善。遂將玉璽交與邦昌。邦昌卽辭駕回至家中。收拾金珠。帶了家小。早行夜宿。已至金陵。來到午門對黃門官道。張邦昌來獻玉璽。相煩通報轉達天子。黃門官奏知高宗。高宗忙問李綱道。此賊到此。衆卿家有何主見。李綱奏道。倘知皇太后下落。并念他進獻玉璽之功。當他準其仍舊供職。但此人心術不良。聖上只宜疎遠。勿令掌握大權爲是。高宗道。李卿之言甚是有理。惟念三朝舊臣。授以右相。同理國政。可宣他上來。少時。邦昌進來。就在殿墀下叩頭俯伏。呈上玉璽。並奏太后無恙。高宗大喜道。張卿以前之罪免究。今奉太后金

諭來獻玉璽。微有功績。仍居右丞相之職。

邦昌老賊非常喜。望闕三呼謝至尊。立班三日奸心動。又思弄舌亂乾坤。心中想着秦奸賊。助我謀王一片心。今朝又入朝班立。滅盡威風舊日形。賢臣當道君王重。思量只好順時行。這朝正值上升殿。邦昌巧奏媚天心。奏稱兀兀雄師廣。連犯中原太過深。幸虧聖上多洪福。殿前賴有岳將軍。青龍山上拒金寇。殺他片甲不留存。果然岳某非常器。緯武經文少對人。理應欽召加恩獎。拜帥登壇職始稱。令他掃北迎二聖。天下人人幸十分。高宗聽罷邦昌奏。暗信其言果中聽。奈他前事懷奸計。朕躬怕做上皇情。當時龍坐開金口。言道孤皇不奈聽。你今不必多言語。萬般自主豈容臣。須臾朝罷諸臣退。邦昌思想暗心驚。這樣本章他不准。自覺無權十二分。枉居右相終無用。失時顏汗怎為人。思量至此真無奈。獨坐書齋悶悶生。忽聞籬幔叮嚀響。荷香侍婢送茶臨。邦昌細看新來婢。月貌花容愛殺人。低頭一想心生計。忙忙回進上房門。商量認做親生女。荷香八拜叫父親。這回喜殺邦昌賊。忙呼徐氏

二夫人。教他整備金珠飾。着意嚴勸妝美人。來朝敬獻當今主。我做皇王國丈親。管教迷惑生憐愛。任你明君也要昏。那時不理朝綱事。荒淫酒色遠賢臣。有朝權柄皆歸我。金邦接取寄兒臨。拒出高宗無道主。江山我與四王分。邦昌想得多停當。專算明朝進美人。可能遂得奸臣意。下卷詞中再表明。

第二十回

霸渡口王橫遇主 獻黃河曹賊背君

卻說張邦昌到了次日。將個荷香妝扮得花團錦簇的。送上了車子。推入午門候旨。邦昌先至金殿。奏稱小臣有一女。閨名荷香。今日天恩吉日。獻上主。公留在宮。俾服侍聖躬。現在午門候旨。那個少年天子一聞此言。龍心大喜悅。即傳旨宣召張荷香上殿。荷香來至君前。花枝招展。拜伏金階。口吐鶯聲。三呼萬歲。高宗觀看。不覺魂消。忙忙傳旨平身。遂令內監送入宮去。早有李相出班奏道。主公請慢行此詔。且送往西宮罷。天子准奏。張邦昌又奏道。望主公降旨召岳某回朝。拜掃北太師之職。高宗允命。邦昌發詔去召岳爺。天子回宮去。與荷香相見不表。那張邦昌將旨放在家中。算定黃河往返日子。邦昌方來覆旨。奏稱岳某因金兵犯界。守住要口。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此不肯應詔。天子道。他不來就罷了。又過了幾日。邦昌入朝。奏上高宗。金陵虛空。宜駐重兵。以資振懾。望主公降旨去召岳某來京。拱護禁城。

天子言善。便命邦昌往召不題。且說李相這日在府同着夫人說起邦昌獻女之事。夫人道。他因不得專權。故送此女以圖寵用。李相道。夫人洞悉奸臣肺腑。我們早晚也要留心。正說之間。見張保立在階下。李相便向夫人道。我念他前在黃河出力。不曾提拔。欲與夫人商量。薦他到岳將軍營中討個出身。夫人意下如何。夫人言善。李相即便修好一封書信。喚過張保來道。我薦你去到岳總制營中去討個出身。張保道。小人不願去。古人說得好。宰相家人七品官。怎麼反去投岳總制。李相道。那岳將軍真是個人中豪傑。蓋世英雄。文武全材。人間第一人物。你不去跟他。還想跟誰去。張保道。小人不取遠命了。上前向李相夫人叩了頭。接過書信。正欲轉身。夫人忙叫丫環封了十兩銀子。賞張保買點心吃。張保叩謝了夫人。揹上包裹行李。提着混鐵棍出門上路而行。一日到了黃河口岳總制營前。向軍士道。相煩通報一聲。說京中李太師差來下書人求見。軍士進營稟知岳爺道。可着他進來。軍士應是出來帶領張保入帳。叩過了頭。呈上書信。岳爺將書折看。卻原來李相將張保薦與岳將軍身邊做個服侍人役。岳爺將書放下。向張

保道。你且到小營便飯。待我修書回覆太師便了。
 且言張保隨軍士。來至旁營坐定身。細觀器用諸般物。
 卻少奢華氣象新。須臾軍士持盤至。擺將酒飯案中存。
 齊請張爺來入坐。斟將水酒滿晶樽。坐中張保擡雙眼。
 盤殮五色不時新。無非魚肉羊羔類。不見雞鵝海味珍。
 看時說向諸軍校。這般酒殺豈留賓。聞言軍士齊齊道。
 特為張爺整備臨。家爺不喜時新味。
 隨常菜殺惜生靈。珍羞美酒皆爺棄。為念蒙塵帝苦情。
 常常觸動思君念。忘殮頓覺淚沾巾。開常難卜爺歡悅。
 無非接仗論交征。方能拋去心中事。加殮籌敵為朝廷。
 聽言張保連點首。舉杯飲酒不停罇。飲罷香醪將飯吃。
 一連十碗口中吞。當時飯罷攙身起。大營重見岳將軍。
 岳爺吩咐隨營卒。回書交與姓張人。命他安候當朝相。
 重給川資張使軍。張保叩頭陳稟道。小人遵奉太師云。
 願隨鞭撻軍威下。報效左右侍將軍。岳爺見彼情真切。
 只得懇勸示彼聞。你隨太師何等好。立身蔭子可榮親。
 我營清苦非良地。只愁負你戀余心。言時遂把回書遞。命交驛號寄金陵。
 從今張保居於此。覺得恩深

舊主人。良禽擇木非常幸。遇主如斯那裏尋。詞中慢集營中事。
 回言張賊媚君臣。雖然近日君心轉。漸漸威權入掌心。
 思量只懼神威將。鎮守黃河冠六軍。那能狼主來京地。
 使他進退兩無門。故爾假詔黃河去。
 有心調遣虎威軍。這朝總制談兵法。帳前聚集衆親兵。
 忽傳聖旨來欽召。命排香案接絲綸。差官開讀邦昌詔。
 將軍接旨供營門。送去欽差回入內。將言說與吉青聞。
 愚兄承詔京都去。深愁番賊勢橫行。
 黃河要口非輕可。吾弟從今倍小心。今有一言臨別贈。
 未知吾弟肯依遵。卻說岳將軍對吉青道。愚兄此去。
 只愁金寇渡河過來。吾弟干係不小。恐你貪酒誤事。
 今日愚兄替你戒了酒。等我回來再開。若吾弟肯聽此言。
 就將此茶為誓。說罷。就遞過一杯茶去。吉青接過茶道。
 謹遵大哥之命。將茶一飲而盡。岳爺又差出一員家將去。
 至張帥大營稟說奉旨入都的事。因來往有三日路程。
 故不能親往辭別張帥。又再三囑咐了吉青一番。
 帶了張保上馬一路匆匆。望着京都而行。一日行至中途。
 只見一座斷橋阻路。岳爺便問張保道。日前你怎麼過來的。
 張保道。小人前

日來時。這橋是好好的。今日何故斷了。岳爺道。想是近日新斷的了。你可去尋一隻船來。方好過去。張保領命向河邊四下裏一望。並無船隻。只有對河蘆葦中藏着一隻小舟。張保便叫道。梢公可將船過來擺一渡。那船上的梢公應道。來了。看他解了纜。放開船來。啣啣啞啞的搖到岸邊。問道。你們要渡麼。岳爺看那人生得眉粗眼大。紫膛面皮。身長一丈。膀闊腰粗。十分兇惡。只見他向着張保道。要渡先把價錢講講。張保道。要多少。那人道。一個人是十兩銀子。一匹馬也是十兩。岳爺暗想此橋必定是那人折斷的了。張保道。好生意。吓。朋友讓些罷。那人道。一定價錢。張保道。就依你。且渡我們過去。照數送你便了。梢公暗想道。就渡你過去。怕你飛上天去不成。又看看他們包裹不甚沉重。倒是好匹白馬。若拿去變價。能得百把銀子。看這軍官文綳綳的。十分秀氣。倒容易收拾。但是那個軍漢一面孔的橫肉。只怕有些力氣。待我先對付了這匹馬。再說。便道。客官我這小渡客不得二人一馬。只好先渡一人一馬。再來渡你罷。張保道。你既裝得一人一馬。豈多我一人麼。我又估不得多少地方。我就在船梢上蹲蹲罷。梢公暗笑道。該死的

狗頭。要在船梢上。不消我費半點氣力。就送他下水便了。又道。客官只是船小。要站穩些。一面說。就把船擺好。岳爺下馬上舟。果然船中容不得一人一騎。岳爺只得將馬牽放船中。自己就在船頭坐着。張保攆了包裹。扒到船梢上。放下包裹。靠着船邊立着。梢公把船搖到中間。看那張保手中柱着根鐵棍。眼睜睜的。看着他搖船。暗想。怎生下手。想了一會。叫道。客官你替我把這樽拿定了。待我去取幾個點心來吃吃。你若肚中飢餓。也不妨同我吃些。張保是久有心防備着。即便走過來。一手拿了混鐵棍。一手接來。搖着。回頭看梢公蹲將下去。取開舢板響的一聲。扯出一把雪亮的板刀來了。此時張保驚非小。忙飛左脚踢梢人。板刀飛去。河心墜。梢公啊。口中稱。張保當時揮右腳。梢人船上打翻身。撲通一響。隨聲落。船中不見那梢人。總制船頭觀仔細。示言張保要留心。須防水底行勾當。莫使無端惹事情。張保聞言稱曉得。用心船後細觀。施將鐵棍來為槳。自在中流款乃行。那岳將軍是灑泉鎗作長篙用。攪攪金光萬道生。梢公水底窺明白。深畏銀鎗鐵棍能。幾番算計無從算。只得隨舟

遠遠睜。那張保是一手輕搖船上櫓。一手牢將鐵棍擎。須臾近岸將舟攏。將軍上岸馬隨行。張保揹包提鐵棍。將身一躍岸前存。只見那舟隨水飄飄去。張保歎然笑不停。說道梢公真悔氣。偷雞折米笑遣人。言時牽過龍駒子。請爺上馬彼隨跟。行來未上卅餘步。後邊趕上那梢人。渾身精赤無衣服。大步如飛向上行。見他來勢真兇惡。張保忙將鐵棍掄。高聲說向梢公道。船錢問棍始能行。他肯給我我便給。雖雄一決各平心。梢公大喝成何話。懶我船錢萬不能。普天人渡皆如此。不要舟金只要人。即使當今天子到。也須送我十千文。

卻說梢公向着張保道。普天之下只有兩個人坐我的船不要錢的。就是當今皇帝要過此河也少不得我一釐半毫呢。張保道。朋友少說。只怕連我要算第三個了。梢公道。放屁。你是何等樣人。出此大言。照打罷。舉起熟銅棍。望着張保劈頭打來。張保喝聲來得好。把混鐵棍望上一格。噹的一聲響。架開了銅棍。使個直搗黃龍勢。向梢公心窩裏點來。梢公把身子往右邊一閃。回手使個餓虎擒羊勢。一棍向張保腳骨上打去。張保眼快。雙

足一跳。梢公這棍也撲個空。兩人搭上手。使到了十五六個回合。張保只因背上駝着個包裹。轉折不便。看看要輸了。岳爺正在馬上喝采。忽見張保招架不住。便拍馬上前一步。舉起手中鎗。向那兩條棍子中間一隔。喝聲且住。兩個都跳出圈子外來。梢公道。那怕你們一起來。我也不怕。岳爺道。不是這等說。我且問你。你方纔說天下除了兩個人不要船錢。那兩個是何等人物。梢公道。當今朝內有個李綱丞相是個大忠臣。我願白渡他過去。岳爺道。再一個呢。梢公道。湯陰縣的岳老爺。乃是天下第一個英雄豪傑。所以也不要船錢的。張保道。好哩。可不是連我是第三個嗎。梢公道。怎麼便好連你。張保道。現放着俺家的爺爺。不是湯陰縣的岳老爺麼。你不要他的船錢。難道倒好單要我的不成。梢公道。你這狗頭。你要吡我。岳爺道。余正是岳某。在黃河口防守金人。今奉旨入都。在此經過。不知壯士何由曉得岳某。如此愛慕。梢公道。老爺可是那年在汴京鎗挑小梁王武魁。天下的岳爺爺麼。岳爺道。然也。那梢公聽說撇了棍。倒身便拜。說道。小人久欲相投。有眼不識。今日多多冒犯。望爺爺收錄。小人情願執鞭隨蹬。岳爺道。壯士請起。

你姓甚名誰。家居何處。因何要來投我。稍公道。小人生長在揚子江邊。姓王名橫。一向在江邊做些私商勾當。只因小人好賭好吃。錢財到手就完。因思人生在世。也須幹些事業。只是無由進身。久聞爺爺大名。立心投靠。因沒有了盤費。故在此拆斷了橋梁。詐些銀子。得來孝敬爺爺。有幸在此相遇。岳爺道。這也難得你一片誠心。既如此。與你同保宋室江山。討個出身也好。王橫道。小人不願富貴。只要一生服侍爺爺。岳爺道。你家有親人麼。王橫道。小人父母早故。只有個妻子。同個小子。王彪。在這沿河林子中住。依着舅舅過活。小人前去安頓安頓。就來服侍爺爺。說罷。轉身去了。不多時。見他揹着包裹趕來。張保道。朋友我走得快。老爺騎馬的。恐你趕不上。把包裹拿來我替你揹了罷。王橫道。我挑了三四百斤的擔子。一日還走得三四百里路。何況這個小包。我看你的包裹重。不如勻些與我。方好同走。岳爺道。既如此。待我上馬先走。看你二人先趕上馬的。就算是真本事。說罷。把馬加上一鞭。只見忽喇喇跑去。有七八里纔止。那王橫張保兩個放開脚步。一口氣趕上來。王橫剛至岳爺馬後背。張保已走過馬頭去了。只爭得十步。那

岳將軍哈哈大笑道。你兩個真是一對。就叫做馬前張保。馬後王橫也。張王二人好不高興。在路行程。不覺已到金陵了。將軍正進鳳台門。卻遇邦昌排導出。只得停駒讓彼行。邦昌早已觀明白。忙呼停轎。會將軍。岳爺下馬從容見。致意無知迴避情。邦昌假作懇勸意。便說道。全仗將軍定太平。武場有屈休見怪。定能海量恕愚人。老夫特奏當今主。召取將軍保禁城。岳爺只得含糊應。當街分路各歸程。將軍明識邦昌計。聖旨難違且面君。來辰五鼓朝天子。玉璫拜倒保王臣。御爐香裏君臣見。高宗大喜降鈞綸。張卿特保賢卿至。使卿鎮守鳳台門。黃河重任交張所。禁內人虛故召卿。兩番力拒金人畏。論功照職再加陞。獎封副帥持旗令。帷幄兵權不借人。岳爺展拜將恩謝。退朝訪友謁師門。恰好李綱同在坐。宗公留住共開樽。細將張賊諸般事。訴說英雄元帥聽。備言張賊行私召。專權任性太橫行。居然自立王親職。仗勢欺人恃寵深。正不及邪無計挽。立朝我等汗顏生。岳爺不覺春山蹙。強將別話共

談心。月過花梢方散席。元帥辭歸私第門。荏苒流光如梭過。岳爺侍聖兩經旬。高宗漸整朝綱政。宮牆狐兔慢縱橫。玉鏡當空清萬里。浮雲散盡日光明。李綱宗澤非常喜。拜服驚天動地人。戎事文才兼定國。文全武備治乾坤。朝臣側目皆欽敬。邦昌威勢滅三分。詞中慢表開文事。聽言元帥岳軍門。戎馬初除隨帝駕。烏紗象服覺身輕。奈何邊政繁懷抱。黃河唇舌費調停。難違聖意拋戎事。日伴天顏怎請纓。早朝次日趨丹陛。文武三呼拜聖君。早有黃門官急報。金人竄入舊神京。澤利五王人馬衆。約同內應動刀兵。不渡黃河尋別徑。十分情迫勢胡行。君王正在遲疑際。卻好張爺入覲臨。其名浚字才能美。紫巖表號授元勳。稱為南潁張元帥。出師楚下捷回兵。當時繳旨將皇見。俯伏金階候上綸。高宗大喜龍顏悅。殿前降旨動三軍。聖上道。張卿來得正好。寡人昨得金人分兵入河之報。正在愁煩。諸卿保駕護都為重。未能分身。目今即使卿家一行。付卿雄兵一萬。火速前往。退敵回朝。獎功不小。張浚奉旨。遂即叩辭天子下殿。當日祭旗打點起程。來

與衆大臣拜辭。後至岳元帥處話別。並請教伐北良策。元帥素善此君。遂咐示三軍。由長亭設宴為張元帥杯酒餞別。

當時並馬出西郊。渭城朝雨浥征袍。青青柳色催行脚。拂拂旌旗走錦驄。須臾相近離亭驛。話別一觴意氣豪。三分懷慮行軍帥。一往情深蓋世豪。腰間解下滕鈎子。當筵相贈友同僚。情真秋水延陵劍。義重春風范叔袍。從容遂把張君喚。願君此去莫辭勞。順平尚賴軍威鎮。奇功不獨霍嫖姚。紫巖接劍連稱謝。多感君侯期望高。岳爺又舉霞觴勸。更盡葡萄酒一瓢。千里送君非泛泛。中興有待氣矯矯。張爺作別抽身起。岳帥離情未盡消。傳示王橫張保悉。命展珠旗寫兔毫。二軍奉命將旗展。岳侯酒翰染綵綃。連真帶草奇書就。詩成珠玉在揮毫。特贈紫巖親北伐。情文慷慨氣英豪。張帥展旗忙注目。驚人奇句欲凌霄。

詩曰
號令風霆迅。天聲動北陲。
長驅渡河洛。直擣向燕幽。

馬蹀閻氏血。旗鼻克汗頭。
歸來報明主。恢復舊神州。

領取五言詩一律。懇邀致謝友情高。行色匆匆難久待。一聲珍重上鞍轡。陽關古道分襟去。落月停雲別夢勞。岳帥無言遙目送。看其去遠繫鞭韜。回歸府第申牌後。閒看書史把愁消。自送湯懷施士去。清懷悵悵感同袍。今朝又送同僚友。離情難遣酒杯澆。此宵膳後閒無事。信步空庭散寂寥。為愛蟾光忘夜永。忽拋鄉思爲當朝。木芙蓉放陽春際。落葉風高處處同。屢望白雲增別淚。心懷寸草悵啼鳥。君侯三載思鄉念。無言靜坐月明中。思量欲上陳情表。未卜天顏可允從。正思轉步回書室。又牽另事且從容。

元帥正待回步入內。忽聞耳房中張保同着王橫在那裏高談闊論。講李相的家事。只聽得王橫問道。難道李相做到這樣大官。連個堂分的弟兄們都沒有。一個麼。張保道。聽得說有一位五服內的堂弟李春老爺。現已告老居鄉。自從天下亂亂烘烘。連音信多不通的了。那元帥正在留意李公立嗣之事。忽聞此語。不覺心動暗

想。曾聞李相有子二人。只因國事頻煩。無暇及此。難得岳父與彼同宗。待我探得虛實再行定奪。一面思想。回至臥室。張保王橫齊齊的上前服侍老爺安寢。元帥便叫秉燭書案。王橫忙忙點起燭來。張保就在案旁磨墨。元帥就坐下拈毫。即時寫就短章。乞恩給假月餘。擱下筆來。凝神不語。早見張保呈上茶來。元帥想起適纔之語。便問道。張保。剛纔聞你道及李相卻與黃城令李老爺同宗麼。張保道。正是。元帥又問道。他有兩位公子多大歲數了。張保道。不瞞老爺說。二位小主都是沒娘的人。那大公子是董氏姨娘所生。名叫李淇。二公子是文氏姨娘所生。名叫李沄。二位姨娘相繼去世。俱是夫人撫養成人。大公子文才頗好。去年中式的了。只有那二公子不喜讀書。最愛開弓射箭。今歲十齡。卻生得好一表人材。又說他命中註定。須出繼方能發達。太師夫人信了算命的話。故而不甚喜歡他。所以聽得提起這李春老爺話。想是要將二公子繼送他去。元帥聽罷。不覺大喜。微微的一笑道。那李爺就是夫人的尊太老爺。現在南陽與我處常通音問。怎麼太師處不知李爺的下落呢。張保道。小人不知李爺是外太老爺。望老爺恕罪。

是夜服侍元帥安寢。各各散去。不表。

一宵易過天將晚。掌燈元帥整衣襟。當時冠戴方完

畢。袖將親做乞恩文。下駒隨衆臨金殿。朝參禮畢

兩邊分。景陽鼓鐘齊聲奏。玉塔侍立衆朝臣。班中

閃出英雄帥。君前展拜乞天恩。高宗閱本龍心動。

引起天家赤子心。回思太后慈顏隔。汴京風鶴屢常

驚。朕躬安坐金鑾殿。有違定省缺晨昏。何為貴極

為天子。孝思不及岳賢卿。忠君尚有思親孝。始知

忠孝本天真。只看他。情文宛轉兼諷諫。大有奇材輔

國心。朕躬莫作尋常看。辜負成君美意深。立時傳

旨當朝相。本章示衆細觀睜。丹心向日宗留守。輔

國賢良李宰臣。察言觀色成君美。俯伏同聲奏主尊。

聖明仁孝治天下。望皇恩准此章文。省親許假衆

承旨。汴京接駕盡天心。請迎太后變輿至。金殿長

留不老春。聖母倚闈從此解。吾主心中也可寧。旨

調御林軍八百。令交岳某去迎親。護援助勦張南潁。

退敵迎變兩可承。能使金人知上國。不教輕視上

邦臣。乘虛戮力軍當勝。從此江山望順平。臣等愚

蒙伸直諫。乞皇聖鑒此中情。宗公李相同言畢。頓

首階前待降綸。高宗素有迎變意。今聞諸奏甚堪聽。

只為着。邦昌阻聖行差事。因此上有失天家德孝行。

今見乞章情宛轉。君心感動十分深。金諭恩准陳

情本。並迎太后駕回京。岳卿保駕迎變去。欽加侯

爵虎威軍。宗李二卿成朕意。加功紀錄獎賢臣。岳

侯相帥將恩謝。邦昌憂喜兩平分。喜的是岳侯乞假

湯陰去。朝班不懼甚何人。憂的是太后來京言往事。

問心當日騙廷珍。殿前假做歡然意。順風順水順

人心。君王龍坐親傳旨。點齊一百御林軍。并諭六

部諸卿相。整備迎變禮要精。又發雄兵一二萬。岳

侯麾下聽調停。當時元帥辭王出。回歸私第發行旌。

皇命在身難久待。李公宗事緩商成。公先私後賢

臣性。點齊人馬出皇城。朝中去了英雄帥。邦昌倚

勢又迷君。奏稱聖上迎變去。還須添派幾能臣。路

程遙遠非兒戲。聖駕疎虞了不成。必須降旨金陵帥。

令彼同為保駕臣。黃河路近中州省。命伊即速起

行旌。汴京迎請娘娘駕。吾主無憂望太平。高宗天

性多懦弱。立准邦昌下詔行。黃河遣去張元帥。管

教兀兀勢縱橫。岳侯在路知其事。惱亂勤王捧日心。

計程往返須旬日。怎能咫尺諫明君。思量及此真無奈。深慮黃河賊勢侵。欲全天子行仁孝。兼程星夜不辭辛。早迎聖母回宮禁。爲恐邦昌又阻君。大軍催動龍游水。滔滔竟指汴京城。慢言元帥迎鑾去。詞中提起四番君。統帶雄兵三十萬。遠對黃河紮下營。番兒遣出沿河探。思量又做渡河人。當河擺下冲天礮。怎能過渡近他營。聽言兀朮無良法。只好安心候信音。

卻說兀朮正在煩惱。忽見小番入帳報稱劉豫特來私見狼主。兀朮道。宣他進來。劉豫入帳。行過臣禮。兀朮道。你來見某家有何事故。劉豫道。小臣蒙狼主恩典。賞賜魯王之職。無可答報。昨日親至南岸探訪兩淮節度使曹榮。他是臣的兒女親家。臣就將狼主深仁厚澤講了一番。曹榮十分羨慕。約在明晚獻上黃河。歸降狼主。特來啓奏。兀朮道。想那曹榮也是個奸臣了。乃向劉豫道。難得你赤心爲國。劉豫道。目下岳將軍在京未回。張帥奉召迎太后去了。倘若他二人回來。恐怕此事就不成了。此等機會千萬不要錯過。兀朮道。既如此急速爲妙。你且回去。某家明日去遣兵奪黃河便了。劉豫領命而

去。兀朮暗想。虜王用的俱是奸臣求榮賣國之輩。如何保得江山。恐怕是天意玉成我們的大業罷。遂與哈迷蠻商議。發令整備。明日出發。到了次日。兀朮將至午後。慢慢發船而行。劉豫在前引路。看看將近黃昏時分。引着兀朮的船一齊攏岸。這邊曹榮早在岸口等候。與兀朮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岳侯大戰愛花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卻說曹榮早在那裏等候。一見兀朮上岸。便忙忙向前跪下。口稱小臣曹榮接駕。願狼主千歲千歲。哈迷蚩道主公可封他王位。兀朮言善。就封他為趙王。曹榮謝過了恩。兀朮吩咐牽馬過來。兀朮上了馬。叫劉豫在此料理船隻。自己提斧上前。那些各營節度將士一個個嚇得措手不及。俱各逃生散去了。且說那吉青自從那岳侯進京之後。果然不吃酒。只因那日兀朮因劉豫過河。差了一個該死的探子。領着二三十個人。扮做漁戶。過河來做奸細。卻被岳元帥營中的軍士拿獲了。吉青拷問得實。解送至大營。張帥大喜。賞了十壘美酒。十牽肥羊。吉青因元帥賞賜了些酒肉。惹起他的酒癮。從此就破了戒。每日自朝至晚。沈湎其中了。有一日獨坐營中大吃大喝。向軍士問道。元帥送的酒。還有幾壘。軍士道。只得一壘了。吉青道。又來胡說。元帥纔去得十日。難道你老爺的酒就喝完了麼。定是你們這班饞蟲偷去喝了。

快與我擺上菜來。待你老爺今日受用了這壘美酒罷。衆軍怕惹他脾氣。一個個不敢出聲。忙將酒菜擺好。讓他大飲大喝。那衆軍士一個個悄悄退出帳去了。

吉青獨坐中軍帳。持杯痛飲不停。忽聞軍士前來報。口稱兀朮過河。吉青大喝休胡說。料彼無能。渡此津。起身提着狼牙棒。全身披掛出營門。模模糊糊醉眼。擡難起。風吹綠竹似搖鈴。吉青冒失粗愚性。不問青紅皂白。三軍也不來攔阻。怕他烈性發雷。任他匹馬前行去。正逢兀朮劈頭迎。吉青舞棒迎頭打。閃身兀朮細觀。原來醉漢來迎敵。不用吹灰力可擒。斧頭不斬無名漢。饒他沉醉死難明。喝聲蠻子休迎戰。某家赦免醉鄉人。吉青大喊拿頭至。狗奴受死快來臨。言時高舉狼牙棒。兀朮忙將雀斧迎。吉青雙手難招架。震酸兩臂力難勝。叫聲不好頭盔落。轉身催馬急潛形。八百兒郎隨馬轉。不遵軍令亂迎征。四王拍馬忙追趕。轉灣抹角幾多程。眼中不見了青容將。催駒急急向前行。當時失散諸番將。單騎而行夜已深。忽聽隔林人喊叫。口呼兀朮送頭臨。開言惱了金邦主。拍馬迎前奔進程。

吉青不敢輕迎敵。催騎又向夾山行。此回兀朮非常怒。三丈無名火直噴。行來廿里無人跡。宋軍不識那方存。星光爛燦無明月。路徑行來窄窄程。東轉西灣無宿處。難尋出路悶胸心。須臾卻見東方白。尋來大路已天明。前邊萬木參天露。現出人烟一小村。竹籬茅舍偏幽雅。柴扉半掩靜無人。兀朮將騎拴樹上。親身步進細觀睜。

卻說兀朮將馬拴好。走入中堂坐下問道。有人麼。不多時裏邊走出一個白髮婆婆。手持拐杖問道。是那個兀朮起身道。老媽媽。我是來問路的。你家有漢子。可叫他出來。老人道。我看你的打扮。不像中原人樣。兀朮道。我乃大金國殿下四太子兀朮。話猶未完。那老人提起拐杖。照頭便打。兀朮見他是個婦人。也不好與他計較。便道。老媽媽。爲何打起某家來了。那老人便哭將起來道。老身八十多歲。只有一個兒子靠老防身。被你這個怪賊殺了。今日見了你這仇人。還要我這條老性命做甚。不如讓你也殺了罷。一面說。又哭個不住。提起拐杖來向兀朮亂打。兀朮十分惱怒。跳起身來道。你且說你的兒子是那個。或者不是我殺的。要講個明白。那老人打

得也沒力氣了。便哭道。我的兒子叫做李若水。不是你這怪賊害的麼。又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兀朮聽說是李若水的太夫人。也覺得心中難過起來。正說之間。只聽得門外人聲喧雜。卻見哈迷蠻走入堂來。向兀朮道。臣恐主公有失。帶領諸軍那一處不尋到。若不是火龍駒拴在門首。何由得知在此。請狼主快快回營。恐衆王等系念。兀朮遂把追趕吉青迷失路途的話講了一遍。指着李母道。這就是李老先兒的太夫人。你快過來見禮罷。又道。令郎盡忠而死。是他將骸骨收好在那裏。我將來叫他運回中原安葬。以慰忠魂。又取過白銀五百。送與李老太太作養膳之資。命取令旗一面。插在門首。禁止番邦人馬不許入內騷擾。一分派停當。辭了李母。帶領諸軍上馬取路回營。不表。

詞中題起張南潞。離亭分袂岳軍門。統帶兒郎前進剿。招麾將近汴神京。正逢番寇圍城急。烽煙繞亂勢縱橫。紫巖督令安營帳。扯起旌旗壯六軍。安排討戰來城下。不便銜鋒仔細深。這邊番寇現明白。珠旗姓字岳家軍。澤利五王懷畏懼。難憑虛實怕交兵。只知來了張蠻子。旗標岳字是何因。兩軍正在

遲疑際。喜聞號礮應軍深。大喜行軍張帥府。頓壯軍威殺氣深。乘銳進兵期破敵。岳侯馬到湊功成。恢復神州歡動地。城垣無恙水澄清。羞殺完顏金澤利。逆風放火反燒身。番寇流亡人無數。棄盔拋甲剩殘兵。軍威滅盡回兵遁。留得殘生急急奔。須臾掃盡妖氛氣。現出乾坤日月明。岳侯晤面張元帥。互相謙遜話殷懃。同進禁城參太后。啓奏迎鑾退敵情。大喜娘娘皇聖母。金諭下降慰勞辛。

原來當年失陷禁城的時候。禁中皆被金人占去。只留得分宮樓一座。太后居住。金人退出之後。皆屬邦昌所占。當初聞得高宗即位臨安。他便騙了玉璽來至帝前。冒功。這邊太后專望帝子前來迎駕。直至此時。尚無音問。不料金人又作入寇之計。正在驚慌危急之時。竟得岳元帥助戰。張帥一舉功成。禁城恢復。仍歸大宋。重見天日。喜不自勝。今見張浚岳飛前來迎鑾。龍顏大喜。道難得二卿體國公忠。從此後中興之業。屬在你們兩人身上了。二卿喘息未定。更值此隆冬。風雪載途。路上極為辛苦。須作休息。再議起程。張卿可在此隨駕。即受汴京節度使。鎮守要疆。岳卿純孝性成。准行回籍省親。以

慰孝思。春初速來護本宮入都便了。岳侯張帥謝過了恩。太后正待發詔致慰天子。卻好張所到來。朝見太后。亦係前來保駕。太后大喜道。卿家來得正好。遂將手詔交彼。費呈天子。不表。且說岳侯辭了太后。只帶四員家將。望着湯陰而來。

岳爺辭駕來親舍。團圍帥府十分春。三年離緒今番釋。合門美滿慶晨昏。羊羔美酒消寒會。尋梅詠絮共娛親。花放羅浮香似海。月當繡服照齊眉。承歡一刻千金價。怪他堤柳報春先。此朝元帥承鈞詔。隨帶湯施義弟昆。戎事羈身難自主。辭親奉駕至金陵。黃門入報金鑾殿。高宗天子出城迎。御街跪滿諸文武。迎請鑾輿入鳳廷。娘娘陞座盤龍榻。君皇參拜獻殷懃。滿朝文武諸卿相。次序輪班拜紫宸。太后獎勞諸事畢。又傳鈞旨下龍亭。邦昌論理應梟首。姑念先皇老殿臣。將他削職為民去。整頓國法服羣臣。邦昌惶恐羞慚出。帶攜眷屬轉山林。君王太后重轉旨。獎封隨駕保輿臣。岳侯張所同承詔。金階展拜謝皇恩。太后退朝天子奉。皇宮開宴聚天倫。臣賢君聖時光好。無邊風景倍生春。君王次日

陸龍座。寶扇分開君見臣。九重旨下張元帥。命同岳帥會征情。同持符節黃河去。早將金寇蕩清平。岳侯張帥辭皇駕。忽見黃門飛報臨。奏稱不識何人馬。鳳台門外札圍營。大旗招展多威武。看來約有萬餘人。高宗聞報忙傳旨。諭令岳帥去交征。看官要曉來軍意。根由出自叛逆臣。

原來毛山道陸遜當日在陣前被岳侯戰敗。狼狽而逃。沿途搶劫過活。這日行過太行山。正值公道大王牛皋的生日。聚集合山頭領王貴、張顯、趙芸、周青、梁興、五個弟兄正在送禮拜壽。忙個不住。早有衆嘍囉上山來稟說道。已拿了幾班戲子在此。候大王升席開場聽戲。牛皋道甚好。正要邀衆弟兄入席。又見七八個嘍囉捆着一個人上來報功。牛皋便扯過一把椅子坐下。究問根由。那人雙膝跪下。只是磕頭。牛皋大叫一聲。你獻的寶在那裏。嘍囉道是窮貨。沒有寶獻的。牛皋道既是窮貨。要他作甚。推去斬了腦袋罷。那人連連叩頭道。大王饒命。小人願隨左右。始終不二。牛皋道你叫甚麼名字。答道。小人就叫做統軍大都督毛山道陸遜。因小人善觀天象。深知地理。故又稱爲左右大軍師。牛皋大笑道。你

既然有這等大身價。不該如此落寞。陸遜遂將戰敗之事。細細告訴一番。牛皋忙叫衆兄弟快來聽他到見岳大哥了。衆人一齊行上探聽消息。那陸遜暗想道。不好了。他們要拿我去報功。且待我哄他們一哄。絕了念頭。豈不是好。便答道。衆位大王不要查根究底罷。牛皋等道。此話怎講。陸遜道。不瞞大王說。那岳將軍征服了孫浩。被個張邦昌丞相妬功。將他加害死了。纔說到此處。那牛皋等早已一哄的哭將起來。齊齊的嚷道。我們正思投靠他去。偏偏出此殺風景事來。那牛皋轉悲爲怒。跳起身來。大喝道。罷罷罷。先拿這個起禍的狗頭拉下去殺了。再講。霎時間嘍囉一哄上來。將陸遜網綁。那陸遜見牛皋暴跳。只嚇得口呆目瞪。渾身是嘴也難辯白的了。早被衆嘍囉橫拖直扯。拉下山來。牛皋卽命王張二人同去監視。頃刻架起三百根桑柴來。將陸遜牢牢細緊。推入火中。團團圍住。一霎間燒得個煙塵迷漫。臭氣薰天。將個助叛瞎眼的陸遜燒成飛灰了。張顯看了。向着王貴道。我想當初漢昭烈帝兵敗之時。火燒三百座連營。有我們今日此事之爽快麼。王貴道。不要說典故。快回山去繳令罷。說畢。來至寨中。見牛皋怒氣不息。

向眾兄弟道。罷了罷了。我也不做這生日了。快快收拾人馬。為岳大哥報仇雪恨。這一聲令下。帶了領山人馬。竟望金陵而來。到得城下。即便扎營討戰。正值岳元帥辭駕出師之際。當時奉了帝旨。命元帥出城征剿。岳侯奉旨回私第。蟒袍換去着戎袴。全路披挂登駒出。帶隨張保並王橫。放下吊橋催馬上。鳳目詳觀憂喜分。慰心重睹同盟弟。含曠竟做綠林人。陣前立馬橫鎗處。惱亂情懷不自禁。秋水雙凝難出語。雲天高義化成冰。只見那牛臯等衆同聲道。大哥無恙喜成名。岳侯難按胸中氣。嗚言你等太狂行。身入綠林何不肖。喪名失節自甘心。招麾竟入京都地。目無皇法犯朝廷。今生休想重連義。斷交昔日一言陳。羅網輕投皆自取。猶敢無知向我親。余今奉旨難全義。軍前舉首即成擒。牛臯大叫兄休怒。要拿我等任施行。一聲言罷齊齊退。自行細綁馬前臨。喜慰多情賢帥主。果知順逆且邀恩。當時率領諸兄弟。一同來至午朝門。元帥玉階先面聖。俯伏君前奏一巡。遂將來意從頭事。宛達高宗聖主聽。諸人冒犯皆臣過。微臣待罪候鈞綸。君王龍座聞斯奏。

玉旨下降慰賢臣。諸人仗義民風好。朕躬有幸得良臣。立朝正色卿何罪。正邪化俗順天心。展龍顏御前扶起英雄帥。旨傳諸傑進龍廷。六人來至金鑾殿。三呼萬歲拜明君。高宗龍坐擡頭看。個個魁偉體態英。不辭跋涉來京地。為念同盟不惜身。這般高義真難得。旨傳放綁受天恩。六人拜倒金鑾下。皇封統制副將軍。降兵照數皆收錄。俱付軍門岳帥身。岳侯率衆將恩謝。整頓雄師又進兵。軍威神武非常肅。令法森嚴遠近尊。風捲旌旗雲黯淡。英雄將奮主才能。卻說岳元帥兵至皇陵。遂吩咐三軍道。悄悄下營。不要驚了先王。當時元帥換了袍服。來至陵上。朝拜已畢。遂上馬巡觀山勢。暗道。好一座山勢。回問軍士。這是什麼山名。衆軍士稟道。此處叫做愛花山。元帥暗想。此山甚好。埋伏人馬。怎能引得番兵到此。殺他個片甲不留。方使他不敢藐視中原。算計一番。回至營中坐定。且說吉青當夜帶領八百兒郎。敗將下來。天色大明。奔至皇陵前。見有營寨扎住。便問守營軍士道。此是何人的營寨。軍士答道。是岳元帥的大營。你是那裏人馬。問他做甚。

吉青道。頗你通報一聲。說吉青在外候令。軍士來至帳前。稟道。啓上元帥營外有一吉青將軍求見。元帥不悅。暗思吉青此來。黃河定然失了一聲令下。命他進見。傳令一聲來進見。吉青參拜在中營。岳侯此際心煩惱。沈吟良久始開聲。此來必是黃河失。不聽兄言。誤國情。長說貪杯耽擱事。兄言逆耳幾曾聽。食君之祿終君事。疎虞若此負朝廷。元帥之言猶未畢。吉青含怒說高聲。黃河乃是曹榮獻。與我無干責不停。叨天逃得殘生命。免做吞刀怨鬼魂。韃子十分真了得。斬去頭盔嚇殺人。牛臯在側哈哈笑。我道何方海鬼臨。岳侯不覺微微嚔。喝言休得亂談論。牛臯被喝方收語。元戎回對吉青云。令你前山行誘敵。我當暗地伏諸軍。引將兀朮來迎戰。將功折罪定容輕。不能引到金邦寇。休向營前會我身。吉青奉令忙登馬。手舞狼牙棒一根。加鞭一霎如飛去。回言元帥調諸軍。張顯湯懷同聽令。帶隨弓手百餘人。更有雄兵將一萬。埋伏東山要小心。但開號礮爲軍令。如若疎虞責不輕。又傳王貴牛臯上。令帶精兵一萬人。埋伏進山之要路。令其有入出無門。

并領弩弓手二百。好擒兀朮慰朝廷。即將亂石空車載。塞斷他的去路程。也教放礮來爲號。遠令之時軍法行。西山埋伏雙雄將。趙芸更有一周青。也帶精兵人一萬。箭手雕弓二百名。阻其歸路來迎敵。將令森嚴誰不遵。又令施全來接戰。梁輿同帶萬千兵。弩弓箭手俱埋伏。保護軍糧要小心。齊聽號礮催軍出。努力同心共戰爭。一聲令下搖山嶽。勇將雄兵去若雲。岳侯分派多停當。自督精兵一萬人。馬前張保多威武。馬後王橫殺氣生。慢言埋伏神謀帥。前山提起吉將軍。當時奉令將山下。自言自語自思尋。不知兀朮人何在。叫我何方去訪尋。想時便把頭彎下。望其大路且追軍。忽聽馬嘶人吶喊。果然軍馬這回臨。卻說吉青單騎前來尋覓兀朮。忽聽得前邊馬嘶人喊。漸漸來至面前。吉青馬上擡頭看見。叫一聲妙啊。原來兀朮由李家莊上回來。吉青把馬加了一鞭。趕上前來。大叫兀朮快拿頭來。兀朮見了便道。你這殺不死的南蠻。某家饒你去罷。你又來怎麼。吉青道。臭狗奴。說得好。昨夜是老爺醉了。被你割斷了頭髮。如今我已醒了。須

要賠還我。難道罷了不成。兀朮大怒。掄斧就斬。吉青舉棒相迎。二馬相交。兀朮追趕二十餘里。勒住馬不趕。吉青見他不趕。回馬來叫道。你這毛賊為何不趕。兀朮道。你這個狗蠻子不是我的對手。趕你做甚。吉青道。我實實不是你的對手。我前面埋伏着人馬。要捉你這毛賊。諒你也不敢來。兀朮大怒道。你不說有埋伏。某家倒饒了你。你說是埋伏。某家偏要拿你。就把馬一拍。唿喇喇的追將下來。吉青在前。兀朮在後。看看追至愛花山。吉青一馬轉進谷口去了。軍師道。狠主我看這蠻子鬼頭鬼腦。恐怕真有埋伏。回營去罷。兀朮道。這是南蠻怕某追趕。故說有埋伏嚇我。況此乃上金陵必由的大路。你可催釐大隊上來。待某家先進去看看。如何。兀朮帶領衆追進谷口。只見吉青在前邊指手道。來來我與你戰三百合說罷。往後出去了。兀朮細看那山中間闊大。四面都是小山抱住。沒有出路。今我已進谷口。倘被南蠻截住歸路。如何是好。待我出去罷。正欲轉馬。只聽得一聲礮響。四面吶喊聲振巖谷。豎起旗幟。猶如一片刀山劍嶺。那十萬八百健兒團團圍住愛花山。大叫休要走了兀朮。只嚇得兀朮魂不附體。但見帥旗飄蕩。一將

當先。

紅旗開處迎朝日。兀朮擡頭用目睜。料知必是南朝帥。凌雲儀表畫難成。玉貌英姿光奪日。長眉鳳目秀無倫。手執銀鎗長丈八。春風態度冠乾坤。坐鞍雪亮銀鬃馬。天威之下鬼神驚。果然天地無雙士。來作軍州第一人。昨觀凜凜威風狀。細視盈盈若笑形。此時呆了番邦主。契慕猶生畏懼心。勉強開言來問道。來將軍前快報名。陣前惱了神機帥。催馬迎前喝一聲。

元帥道。我已認得你這毛賊。正叫做金兀朮。你欺中國無人。與兵南犯。將我二聖誘遷北去。百般凌辱。至今人怨恨。不食爾之肉。寢爾之皮。難消此恨。今我主康王即位金陵。招集天下兵馬。正要前來搗你巢穴。迎回二聖。不期天網恢恢。自來送死。吾非別人。乃大宋兵馬副元帥姓岳名某的便是。事既到此。快快下馬受縛。免得本帥動手。

兀朮聞言心大怒。大呼休得太欺人。前日青龍山上事。傷害某家十萬兵。金銀元帥傷你手。此仇不報枉稱能。淺視我邦行詭計。豈肯輕輕放你身。言時

提斧迎頭劈。來戰經文緯武臣。岳侯催動龍駒馬。銀鎗直刺外邦君。棋逢敵手無高下。將遇良材共戰爭。看看戰至十餘合。兀朮驚惶力不勝。元帥抽將銀鋼出。鎗鉤金斧向前迎。一鋼打中番王臂。兀朮羞慚失去魂。忙拍龍駒揮雀斧。負痛高呼急轉身。望着山左逃生命。跟蹤而走快如雲。元戎率領人和馬。追拒番奴下茂林。

卻說兀朮前命哈迷蚩去趕大隊上來。快馬入營。報請大狼主粘罕。二狼主喇罕。三狼主茶攔。五狼主釋利。帶領各元帥各平章約三萬八千人馬。就吹動胡笳。望着愛花山進發。牛臯在上邊望見。便向王貴道。只有一個番將在這裏。怕元帥一個人殺不過。他還要這軍兒當路作甚。你看下邊有許多番兵來了。我們圍着。不如將石車推開。下去殺他一個快活。燥燥脾胃。王貴連稱有理。二人即叫守車軍士把石車盡行推開。領着這二萬人馬奔下山來。正值元帥打敗兀朮之時。兀朮一馬逃下山去。無人攔阻。元帥追將下來。查問守車軍士。方知牛臯王貴撥開石車下山情由。元帥尋思無奈。只得發令各將士下山助戰。一聲礮響。這幾位兇神惡煞引着

十萬八百長勝軍。轟擁而來。殺入番陣內。遇將將傷。逢兵兵死。直殺得天昏地暗。海倒山崩。這一場大戰。金兵傷亡甚多。敗向西北而逃。岳元帥在後邊催動大隊。急急追趕。直殺得尸橫遍野。血流成河。番兵前奔。宋軍後趕。趕下二三十里地面。兀朮騎在馬上。正在覓路逃生。只聽得衆平章等哭將起來。原來前邊就是黃河阻住。並無船隻可渡。兀朮道。這遭真個沒命了。正在說話之間。忽聽得金鼓聲喧。漸漸而近。兀朮好不驚慌。忽見蘆葦裏一隻小船搖將出來。梢上一個漁翁。兀朮見了。忙叫漁翁快將船來渡某家過去。多給些金銀謝你。那人道。來了。忙將船搖到岸邊道。我舟中窄小。只好渡一人。兀朮道。我的馬一同渡過去罷。那人道。快些上來。我要趕生意呢。兀朮忙忙牽馬上船。那人把篙子一點。船已離去了。卻好來了。上流頭五六十號戰船。衆王子在岸邊大叫搖船過來。原來魯王趙王守着黃河。被張所殺。敗下來。得免此場惡戰。豈不是因禍而得福嗎。船至岸邊。兀朮在小艙中看見衆王兄御弟各元帥平章等各各登舟逃命去了。內有兩船裝得太重。纜至江心。被一陣狂風吹翻。便沉將下去了。更有岸上無舟可渡的番

兵正值岳元帥大隊趕來。殺個乾淨而散。岳侯兵至黃河口。遠觀兀朮駕舟行。傳示隨征諸將士。齊向河邊大喊云。道言漁戶何無理。舟載朝廷大仇人。救他要到何方去。還不前來獻我們。漁翁聞語高聲答。發財發福各經營。怎能輕送軍爺等。反把功勞讓你們。元戎馬上聞其語。知是中原內地人。遂令馬前雙步將。高聲說向那漁人。獻將番寇功非小。萬戶侯封賞萬金。舟中兀朮魂飛散。也向漁翁許爵尊。告言我是金邦主。你能救我國平分。漁翁回道無妨事。內中一件費調停。我家祖上中原籍。怎向番邦受國恩。兀朮道言隨你意。望爾送我過河津。某歸北岸將你謝。多贈金珠無價珍。漁翁冷笑重言地。問你何曉我英名。兀朮聞言稱不曉。望賜高名好報恩。漁翁言道從容聽。梁山泊上我家聲。阮氏三雄人盡曉。多是英雄好漢門。我叫阮良無敵手。有心擒你建功勳。快將衣甲從頭卸。待老爺細綁好施行。聞言大怒金兀朮。雙眉倒豎眼圓睜。一聲大吼雷鳴響。急揮雀斧斬漁人。阮良喝道休慌亂。且替我洗淨身兒把你擒。翻身跳落河心去。小舟

水面蕩浮萍。兀朮但知乘馬匹。水性何常識一分。搖櫓持篙皆不會。渾同木偶坐船唇。阮良水底行舟快。望望南岸送將臨。兀朮驚惶無理會。高叫軍師快救人。這回忙了哈迷蚩。放舟來接外邦君。阮良聽有人來救。兩手將船向上擎。上下一推舟覆了。兀朮翻身水底沉。好個阮良真了得。連人帶斧水中擒。分開兩脚魚舒翅。拖將兀朮岸前臨。十分喜悅神謀帥。天助朝廷國運興。紅旗奏捷如何集。要從下卷續前文。

第二十二回

岳軍門調兵剿寇 牛統制巡河被擒

卻說岳元帥在南岸看見阮良在水中擒住了兀朮。心中好不歡喜。舉手向天道。真乃朝廷洪福也。衆將士無不興高彩烈。阮良擒着兀朮順水而來。將近南岸。那兀朮怒氣冲天。圓睜二目。看着阮良。大吼一聲。那泥丸宮內一聲響亮。透出一條金色火龍。張牙舞爪。望着阮良面上撲來。阮良叫聲不好。拋了兀朮。便向水底下鑽。就不見了。那邊番兵駕着小船。剛剛趕到。救起兀朮。又撈了這匹馬。同上大船。一面換去濕衣。過了河。回至河間府。撥兵守住黃河口。兀朮對衆平章道。某家自進中原。從未有如此大敗。這岳南蠻果然利害。即忙遣人賣書。回國請兵來援。不提。

勒馬凝神看此津。三軍將士同巡看。阮良水底露頭。牛皇眼快觀明白。大呼水鬼聽分明。俺家元帥思念你。登岸忙來慰主心。阮良當下聞斯語。赴水而行南岸登。來到元戎駒駕下。納頭便拜跪塵埃。元戎下了龍駒馬。垂手親扶賜起身。問言尊姓何方氏。阮良頓首稟來因。小人立志擒番賊。軍前來做獻功人。那知反被他逃脫。慚愧無顏負罪深。元帥道言非爾過。皆應番賊有餘生。難回天意同懷恨。非爾無能誤此情。本帥好賢平素性。可能隨我建功勳。阮良無限心中喜。叩首將言答主軍。得隨麾下身何幸。捨身圖報海天恩。岳侯甚慰求賢意。傳言張保與王橫。命取乾衣交壯士。阮良換去濕衣襟。元戎傳令安營寨。豬羊犒賞衆三軍。大營賜宴隨征將。安排舟楫渡河征。紅旗凱奏君王曉。功移諸將並親兵。更爲阮良行請賞。安撫黎民惠澤深。籌邊策議長征計。戰船陸續造將成。思量直搗黃龍府。迎歸二聖盡臣心。忽奉鈞綸來寶帳。王皇特調將材人。岳元帥恭迎欽差入帳。早已排好香案。那天使開讀聖

旨道。今因水寇猖狂。加陞岳某為五省大元帥之職。速領兵開往太湖征剿。欽此。元帥謝恩。送出天使。回至營中。修書一封。知會張元帥。調兵防守黃河。又令牛皋。王貴。湯懷。張顯。四將。領兵一萬先行。本帥在後調度。一切朝晚便來。四人奉令。發轍起程。行不十里。卻有兩座高山。緊緊相對。那左邊的叫做麒麟山。山上有個大王。叫做張國祥。聚了三四千嘍囉。在那做殺人放火的生涯。右邊的叫作獅子山。山上也有一個大王。姓董名芳。領着四五千嘍囉。在那做打家劫舍的勾當。這日約定了下山擺圍場酌酒。忽聞鳴金聲響。他二人便道。差使到了。齊齊上馬趕來一看。果然是一隊兵馬來了。國祥舞動這條棍。董芳高舉着兩枝鎗。不分三七二十一。攔在路口。宋軍剛要經過此山。他二人便大喝一聲。快獻寶上來。

征。正當難解難分處。解圍猶待虎威軍。原來元帥旌旗至。只帶隨身十數軍。遠聞號砲心驚異。深愁有失誤軍情。四人定遇何人馬。豈是獅麟盜逞橫。當時令示諸軍將。本帥先行取進程。爾等招應明日發。獅山合路進雄兵。吩示完時飛騎去。三軍不解是何因。元帥須與臨戰地。喝聲住手慢交征。六人聞語收軍器。齊齊退出道傍陰。岳侯當下將言問。爾等焉能犯我軍。國法不遵無道理。來阻本帥是何心。馬前張董聞公語。惶恐難禁冒犯稱。倒戈下跪連稽首。願隨鞭轡幸何深。二人齊上投誠表。元帥當時喜慰心。下駒垂手雙扶起。向他道。改邪歸正始為英。將言又問名和姓。董張一一稟分明。岳侯即命牛皋等。督齊人馬速前行。又示張董回山寨。安置歸降一夥人。燒山毀寨方纔好。改行各自順天心。發令營前安撫衆。大張告示聚良民。兩山收伏雙強盜。父老歡騰數十村。業產民房無恙在。天星到處庇餘生。三日駐軍重起馬。張董相隨大隊軍。詞中暫按英雄帥。回言總領四豪英。早行夜宿兼程快。已到平江一座城。弟兄次序安營寨。此宵無事莫多

牛鼻勇猛粗愚性。不分皂白便交兵。鏢迎棍舞雙鎗刺。三人酣戰不停金。勾連鎗舞張都尉。金刀王貴勇將軍。一齊冲上來迎敵。統制湯懷拍馬臨。因見三人交手處。忙忙來助義盟人。六人大戰分回合。各把平生本事呈。滿山遍野人和馬。難分勝負此番

云。

到了次日。牛皁獨自一個騎着馬出營。閑遊了一回。但見百姓人家俱已逃亡。祇剩空屋。荒涼得很。牛皁想道。別的還好。只是沒處有酒吃。好生難過。又走了一回。有一所大寺院。走到面前。擡頭觀看。牌匾上寫的是寒山古寺。四個舊金字。就進了山門。來至大殿前下馬。將繩拴在庭中樹上。一路叫將進去。有和尚走兩個出來。直尋至裏邊。也沒半個人影。再尋至廚下一看。連鍋灶都沒有了。好生沒趣。只得轉身出來。忽見一間破屋內。堆着些草灰。牛皁道。這草灰裏或者倒藏着東西。把手中鋼向灰裏一戳。忽見一個從灰裏扒起出來。倒把牛皁嚇了一跳。那人滿身是灰。跪下叩頭道。大王爺饒命。牛皁道。你這狗頭。爲什麼躲在灰裏嚇老爺。那人道。小的是寒山寺裏的道人。因前日大王們來打糧。合寺和尚都已逃散。只有小人還有些零星物件。正要收拾。方纔聽得大王爺來。故此躲在灰裏。望大王爺饒命。牛皁道。放屁。我那裏是大王老爺。是當今皇帝差來拿大王的五省大元帥岳大人麾下統制先行官牛皁便是我。且問你那處有酒買麼。道人道。原來是位總

兵爺爺。小的錯認了。這裏本是個大鎮。那一樣沒有得買。只因那太湖裏的強盜不時搶擄。百姓們都已逃散了。目今卻沒有買酒的地方了。牛皁道。吓。難道這裏沒有地方官麼。那人道。地方官這裏原有的。就是平江府陸老爺。衙門在城裏。此去尚有七八里路呢。牛皁道。既如此。你引老爺到那裏去。道人道。小人的脚已被老爺打壞了。那裏走得動。牛皁道。我有道理。把道人一把拖起。走到大殿下解了馬。自己跳上馬去。將道人橫着馬上一路跑來。直到了府城下馬。將道人放下。就逃去了。牛皁來至城樓下。大聲喊叫快開城。俺家元帥承王旨。特來征寇撫良民。地方官向何方去。怎不前來跪道迎。守城軍士忙通報。陸章惶恐十分深。冠帶出城忙俯伏。履歷親呈非失迎。牛皁馬上微招手。道言免叩賜平身。元帥大兵猶在後。俺家副將姓牛人。陸章顏赤擡身起。躬身只得稟原因。連朝防守人民亂。失迎統制望原情。乞迎虎駕衙中去。地主稍伸東道心。牛皁開語回言道。有勞貴府不相應。俺家身耽軍營事。豈能叨擾至尊廳。有酒不妨來送我。營中同飲有諸君。陸章忙道當承命。少時卑府

謁行營。牛臯言畢方回馬。相見同盟三個人。坐中說起平江府。陸章少刻至營門。諸兄與彼來相見。受他全禮屈黃金。餽來禮物和盤倒。俺們辛苦爲何人。湯懷等衆同聲笑。你把身兒太看尊。他領郡符官不小。豈堪下禮副將軍。從今須要來留意。元帥知之不喜欣。弟兄正在閑言語。報稱太守餽盤珍。美酒十壘豬百口。更有鷄鵝鴨野禽。一齊擡放營門外。須與太守自親臨。湯懷率衆開營接。互相見禮坐分賓。來人擡進諸般物。湯懷兄弟共開聲。齊言貴府難爲了。這般盛禮太多文。陸章回道難成禮。深愁有漫衆將軍。言談左右將茶奉。五人當下議軍情。湯懷訪問其中事。賊巢蹤跡那方存。不知近日何形狀。貴府當知望示明。平江知府忙稱曉。細陳賊勢告將軍。

陸章道這裏的太湖廣闊有三萬六千頃。附近有兩座高山。中有七十二峯。東爲東洞庭山。西爲西洞庭山。賊巢在東山。西山乃賊人屯糧聚草之所。匪徒約有萬人。船隻約有四百餘號。賊首叫楊虎。大元帥叫花普方。極爲獷悍。他仗着水面上本事。口出大言。要奪我朝天下。

不時到此焚劫。不瞞各位將軍說。卑府這裏原有個兵馬都監吳能。管領五千人馬。在此鎮守。本事到也高強。與賊接過幾仗。不分勝負。不料今番被這水寇詐敗。引至太湖旁邊。伏兵齊起。被他捉去。斬決了五千人馬。全軍覆沒。因此卑府上本告急。請兵征剿。今得元帥同將軍們到此。真乃十分之幸也。湯懷道。貴府只管放心。就是那金兀朮五六十萬人馬。也被我們殺得抱頭鼠竄。何況這些小寇。但是水面上的事情。須用船隻。不論大小。大小。煩貴府盡力催辦。多點水手備用。小將們明日就要移營到太湖邊防守。等候元帥到時。開兵搗他的巢穴。陸章道。待卑府就去籌辦便了。稅罷辭別回城。自去備辦船隻水手。齊泊在水口聽用。湯懷等四將拔寨起行。直至水口。沿湖邊安下營寨。看看天晚。湯懷道。兄弟們不可自滿。把這些強盜看得太輕了。我們四人每人駕領小船十隻。分作四路。在太湖邊巡哨。以防賊人劫營。你道如何。衆人道。湯哥說得有理。當下就點齊了四十隻小船。每隻船上撥二十名。每人分領十隻。沿着太湖緊要處停泊。是夜正值中秋前後。牛臯吃了些酒。坐在船頭上。看那明朗的月色。甚是有趣。便問水手道。

你們這班狗頭。爲什麼把船泊住。不搖到湖中間去。巡哨。水手稟道。小的們不敢搖到中間去。恐怕強盜來。一時間退不及。牛臯喝道。放屁。我老爺爲拿賊而來。難道到怕起賊來。我如今行船猶如騎馬一般。我若叫加鞭。你們就要搖上去。如不遵令者斬。

當時水手同聲應。蕩槳開舟款款行。牛臯獨坐船頭上。小舟九隻後隨跟。水光月色明如鏡。統制船頭喚酒吞。連吃幾杯狂性發。加鞭口叫兩三聲。舟人應令行舟快。牛臯酌酒不停罇。又令加鞭諸水手。行行不覺到江心。忽見上溜頭棹至。篷開三道戰船臨。當時水手渾呆了。只得將言稟一聲。老爺不若回舟去。賊船將近費調停。牛臯聞報連稱妙。大喊加鞭速速行。舟人至此真無奈。只得搖舟向上迎。牛臯正欲擡身起。正思雙劍敵賊人。那知舟小身軀重。輕輕一幌脚騰雲。正值賊舟來得快。碰着船頭響一聲。牛臯脚軟身難穩。忽然聲響墜河心。賊船上坐花元帥。二目睜睜看得清。忙忙也跳河中去。撈起將軍牛姓人。將他細綁提船上。回山竟去建功勳。舟人踏景魂飛散。來見湯懷統制身。細訴被擒

墜水事。牛臯生死不知因。聽言呆了湯懷將。涕淚交流蹬足云。這遭冒險如何好。料他有死定無生。忙會王張雙統制。商量怎做解圍人。人人束手無良策。大海茫茫怎訊音。想來想去皆無濟。只盼元戎早到臨。方能舒展乾坤手。好將時雨化甘霖。慢言宋將同商議。太湖聽說報功人。擒將統制牛臯去。洞庭山見大王君。小臣今夜巡湖寨。擒拿一將姓牛人。岳元帥下先鋒將。綁在宮前候旨行。楊虎當時傳進見。衆軍兩下應高聲。須臾推上牛都尉。昂然不拜草頭君。坐中楊虎開言道。怎見孤家不屈金。被擒更有何言語。理應俯首順天心。牛臯一聽圓睜目。大罵無名草寇君。老爺因醉墜你手。豈能下禮惜餘生。你休瞎眼無知曉。我豈貪生畏死人。要殺老爺須快斬。休得胡言咬舌根。料你有甚通天手。摸狗偷鷄豈足論。三分若有人模樣。去暗投明順宋君。俺家元帥人中傑。好賢重義國長城。定能庇你成功業。帝前保奏邀榮恩。那時貴顯隨王駕。勝做藏頭露尾人。聽我良言登彼岸。我當爲你進降文。若然我語難承受。快快將俺正典刑。那時元帥天兵

至。踏平賊寨任施行。碎屍萬段將仇報。他肯輕輕饒你身。一番言語方纔畢。大怒湖江草寇君。立示殿前刀斧手。推出牛車身首分。欲知統制生和死。且看下文便分明。

第二十三回

岳元帥單身探賊 耿漁翁兄弟投誠

卻說楊虎當時大怒。命左右將牛皐推出斬首。早有元帥花普方跪下奏道。主公暫息雷霆之怒。這牛皐是一員勇將。乃岳某的結義兄弟。那岳某是個最重義氣的人。不如將他監禁在此。使那岳某心持兩端。那時勸他歸順了主公。何愁宋朝天下不入掌中。楊虎依言。就命把乾衣與牛皐換了。帶去收禁。花普方拜辭了楊虎下殿。列位。你道楊虎一個草寇。怎麼也有宮殿。只因他本事高強。佔了洞庭山。山上有的是木頭和石頭。山上有個聖帝廟。他就收拾起來。做了王殿。又聚些木石造起後宮庫房。色色俱全。當時將牛皐收入監內。到得次日。普方早早擡身起。備將酒饋至牢門。守監軍士忙迎接。普方步進小牢廳。便問牛爺何所在。有言請彼相談論。軍卒應言來內室。稟稱花帥請爺行。牛皐聞請高聲喝。狗頭該打出胡云。他身自不前來到。

老爺豈肯就他身。守監軍卒真無奈。直言稟復姓花人。普方只得將身進。來見牛皐意甚殷。見禮已完歸坐位。忙呼左右說原因。牛爺刑具權除下。我們還要細談心。言時說向牛皐道。仰兄赫赫擅威名。英雄不屈全忠義。好漢如兄數數稀。小弟有心求結義。老兄意下若何論。牛皐聽罷回言道。義盟論理不該應。俺在綠林為響馬。太行也做大王身。因而尚可收伊弟。不妨與你共連盟。老兄少弟尊時例。互相對拜禮完存。方纔歸坐同言笑。普方便把老兄稱。既蒙不棄為兄弟。還求武藝教三分。牛皐答道何難事。為兄愛你理當承。普方又喚諸軍卒。移將酒饋此間臨。二人對飲談心曲。酒過三巡各帶醺。牛皐便叫花兄弟。我有良言對你云。康王是個賢明主。岳侯神武冠乾坤。咫尺迎鑾安宋室。掃平胡虜逞豪英。投明棄暗方為美。封妻蔭子顯榮身。你身若肯相從順。不枉英雄世上生。強如補助無名賊。摸狗偷鷄不足論。你今與我為兄弟。故把良言勸你身。普方正欲來相勸。被他說出這番云。此時倒覺無意思。只好含糊應幾聲。聽他言語非常銳。待我

將言探一巡。聞得岳侯名貫耳。怎生神武冠羣英。像兄這等英雄士。營中還有幾將軍。牛臯聽彼來相問。耀武揚威直達聞。

牛臯道不瞞老弟說我那岳大哥生得貌似天神。才兼文武。向在汴京鎗挑小梁王名聞天下。目今新天子拜為都元帥之職。即日就要來掃平你的山寨。老弟須要小心些。若說那些副將。只有湯懷出色。善使銀桿鎗。容貌乍看與大哥相似。只少些凌雲秀氣。本其智勇也稍遜一點。還有張顯身長力大。使得好鈎運鎗。真個是神出鬼沒。還有王貴紅馬金刀。在汴時。隨大哥力誅大盜王善。那個不曉得。施全。周青。趙芸。梁興。吉青。都是那梁山泊上的好漢。其餘如張國祥。董芳。阮良等。那一個不是十分本事。我岳大哥領的這十萬八百大兵。有名的叫做長勝軍。從不曾打過敗仗。若說愚兄這樣本事。還不如岳大哥的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哩。花普方聽了這番言語。半信半疑。看牛臯是個莽漢。這些話只怕到也不假。只得隨口贊揚了幾句。便起身告辭道。今日幸蒙教誨。另日再來奉陪。牛臯道。賢弟請便。花普方正待起身。這裏軍士就跪下來稟道。小的們千係。牛臯道。我曉

得。拿來上罷。衆軍士叩了頭。依舊把刑具上了。牛臯拘禁在洞庭山上。不知何時能脫此難。且說那岳元帥率領大兵。在路等齊糧草。又耽延幾日。這朝來到太湖。早有湯懷等衆出營迎接。元帥見了三人。獨不見牛臯。心下好生疑惑。只因初時不便動問。且傳令安營。只聽得朴通通三聲號礮。安下大營。岳元帥升帳坐定。早有地方官都來參見。叩恩失迎之罪。元帥向衆道。多事之秋。毋庸拘禮。送餽承應。一皆屏謝。各屬員感戴無涯。當時衆將士一一上前參見元帥。就問牛臯怎麼不見。湯懷就將牛臯酒醉行船。被賊寇拿去之事說了一遍。元帥聽了這一番話語。正是悶不可言。

此時煩惱神謀帥。潦倒心煩不可論。大營夜膳何曾用。退居後帳悶沉沉。尋思轉展縈懷抱。案頭愁看六韜文。沉吟良久傳張保。去請湯爺有話論。湯懷奉命須臾至。後營來見長兄身。禮完將帥同歸坐。元帥低低說與聞。明日愚兄充作弟。賊營親去探軍情。訪知虛實交兵易。更詢消息義盟人。印信軍符賢弟掌。只言兄體少安寧。故爾不便親升帳。賢弟隨機帷幄情。湯懷聞語驚非小。回言兄長緩商行。

自臨險地非輕可。另有差時了不成。君材梁棟皇家柱。豈比尋常將帥們。岳侯回語無妨事。恐兄凡事見機行。元戎語決無能挽。統制無言退出營。胸中小鹿怦怦撞。十分愁緒向誰云。次日天明身早起。忙至營前候帥行。岳侯諸事皆齊備。戰書寫就帶隨身。戰袍可體偏儒雅。湯懷安得此丰神。風帽珠紅人似玉。腰橫秋水劍防身。揖別大營湯統制。隨行張保更王橫。悄然私出蓮花帳。徐行水口駕舟行。小小船兒篷不扯。飄然竟至太湖濱。望其賊寨搖將去。那邊驚動守湖軍。問言舟楫何方至。張保船頭應一聲。都帥岳帥麾下將。湯懷統制下書人。嘍兵聽說忙通報。把關頭目殿前臨。稟上大王楊虎曉。宋營差到下書人。聞言楊虎將頭點。命開水寨放舟行。元戎舟至東山下。當時停泊岸前存。王橫留守來舟楫。帶同張保共登臨。岳侯信步徐徐進。鳳目詳觀地理情。山勢嶙峋雄且壯。旗幟招展見宮門。傳宣官在門前候。宣召江山第一人。元戎隨着來人進。轉上金鑾殿殿庭。一行前施禮將言達。小將湯懷奉令臨。戰書呈上沉香案。坐中楊虎叫平身。命移

交椅將軍坐。目注英姿暗吃驚。神威儀表非凡秀。不是神仙是甚人。岳侯儒雅從容態。見他呆着不驚心。謝坐禮完方就位。大王忙把戰書睜。龍蛇健筆驚人目。果然宋室出奇英。看完落筆原書後。批言五日後交征。將書批好交來將。不覺疑陣暗評論。英姿彷彿何方見。十分面善俊豐神。那楊虎看着岳元帥。想了一會道。呀。是了。好像昔年在武場內槍挑小梁王的岳某。莫非就是他。不要當面錯過了。就暗暗差人去禁中取出牛皋來。這里楊虎又與岳侯盤問一番。元帥隨機閒談了一會。不多時。牛皋已到殿門首。張保大驚。慌忙跪下道。小人叩頭。牛皋道。你怎麼在這裏。張保道。小人跟隨湯懷老爺在此下戰書。牛皋也不再言。進來望見岳元帥坐着。暗暗叫苦。一直走到殿上。向着楊虎道。你叫老爺出來做什麼。楊虎道。喚你出來。非為別事。你營中有人在此。你可寄個信去。叫他們早早投降。免得誅戮。牛皋道。來人在那裏。岳侯嚇得魂不附體。暗道。這遭罷了。那裏曉得牛皋看了岳侯叫道。原來是湯二哥。你回營去。多多拜上元帥。岳大哥。說我牛皋誤被這草寇所擒。死了也名垂竹帛。惟望

他日殄滅了這逆賊。與我報仇雪恨罷了。說罷。就指着楊虎罵道。毛賊。我信已寄了。快將我殺了罷。楊虎也不去探他。吩咐將牛皋仍舊收禁。向元帥道。湯將軍你回去可致意你家元帥。牛皋雖被擒獲。未曾殺害。你家元帥若肯歸順孤家。不失封王之榮。若要交兵。恐一時失手。斷送了一世英名。豈不可惜。岳侯雖吃了一驚。神情如故。後聽了牛皋這幾句話。到覺難過起來。聞着楊虎這番言語。只得含糊應了幾聲。當時拜辭下殿出來。帶了張保行至岸口。王橫接着上了小船。小嘍兵開了水柵出湖。一路回營。卻好那花普方往西洞庭運糧回來。見過大王。繳令。楊虎道。方纔岳元帥差一員副將。湯懷來下戰書。元帥早來會會他也好。普方便問副將怎的模樣。楊虎便將人品面貌身材。讀了一遍。普方道。一定無疑。是岳某假裝湯懷前來探我虛實。楊虎遂將牛皋出見岳侯。並無驚慌。便可證明不是岳某的話。與普方說了一遍。普方道。臣聞岳某謀略非常。必有人帶來。早在外邊遞了消息。亦未可知。如今他去不遠。待臣去追他轉來。楊虎道。快去為妙。普方忙至水口。放了一隻三道梳的大船。扯滿風篷。追趕普方。立在船頭上大叫。岳

某漫走。俺花普方來也。岳侯回頭見來船將近。叫張保取過彈弓來。喝聲花普方。叫你看本帥的神彈。一面說。撲的一彈。正打中在桅上。溜頭裏把風篷索塞住。那風帆上不得。也下不得。把個船橫將轉來。岳侯又叫王橫取出火箭來。又喝一聲花普方。看本帥的神箭。颼颼的一連射了三枝火箭。那篷子上傾刻火起。煙沖。燒將起來了。岳元帥拿弓在手。又向普方道。岳侯喝向花元帥。本帥神彈要打你睛。普方嚇得魂飛散。忙向船艙去潛形。急呼軍士將桅倒。慌張救火幾會停。因之不敢輕追趕。任從元帥寶舟行。離了太湖臨岸口。合營將士遠相迎。岳侯上岸登龍馬。須臾已轉大營門。下駒升坐蓮花帳。從容次序會諸人。兩班將士庭參畢。問安元帥岳軍門。春風態度神謀帥。虎穴歸來不帶驚。探知賊勢猖狂甚。三分情緒系愛心。太湖水勢連天際。難籌良策一時平。更兼牛弟居他處。怎生救彼出迷津。途將那費書晤弟途中事。從頭述與衆人聽。諸將愕然齊說道。元帥神機世絕倫。若使俺們逢此事。怎能安穩轉回營。牛哥無恙諸人慰。元帥安然各喜欣。正當將帥

言心事。忽見傳宣官進營。稟稱漁戶人兩個。要求元帥見他們。岳侯暗想漁人意。定有他情忽地臨。想時傳令容伊見。二人近案跪埃塵。元帥坐中擡鳳目。看他雄壯兩漁人。十分誠敬連稽首。便乃開言詢下情。二人尊姓何人氏。有何貴幹至行營。漁人叩首將言稟。小人兄弟一雙人。耿氏明初漁戶子。捕魚爲業太湖濱。弟呼明達同胞出。小生涯養老親。只因前歲初秋際。洞庭出了那強人。其名楊虎非常勇。霸佔東西兩洞庭。小人兄弟同生憤。與他幾次對交爭。卻也兩邊無勝敗。他心深愛小人們。立相結義爲兄弟。情好相邀幾次臨。小人因母桑榆景。怕經烽火聽金聲。從未受過他恩惠。力辭隱跡在河津。今聞元帥天兵至。小人兄弟願投誠。回想捕魚無大業。思量麾下討榮身。聽言大悅英雄帥。帳前賜起二豪英。知機不是愚蒙輩。順逆能分見識深。令示親隨諸將士。并將衣甲賜賢賢。弟兄出帳將衣換。復入營中謝主軍。元帥此時還半禮。垂手雙扶二耿身。吩咐大營開夜宴。分開幾席各行營。岳侯要探行軍事。賜坐雙雙耿姓人。

元帥吩咐安排夜宴。爲耿氏弟兄洗塵。并邀湯懷施全王貴張顯作陪。各各告坐就席。耿氏弟兄再三推辭不取。元帥道你二位既來與國家出力。本帥就與你是一體。何須見外。坐了方好談談。衆將向着耿氏兄弟道。恭敬不如從命。二耿只得上前告過了坐。就向元帥下席坐了。當時衆將各各開懷暢飲。酒至半酣。元帥向耿明初問道。二位既與楊虎相交。必知他用兵虛實。有何本領。就佔了太湖。官兵奈他不得。明初道。楊虎的軍力純靠水面裏的本事。若岸上陸戰。卻是有限。部下的人才只有花普方元帥。許賓先行。差強人意。其餘將士都是庸庸碌碌之輩。但是他有四隊兵船。訓練得很好。所以官兵不能敵他。元帥交兵之際。也須要小心隄防。元帥道。什麼兵船。就說得這等利害。明初道。他第一隊兵船。有五十號。名爲礮火船。船上四面架着火礮。交戰之時。將火點着。一齊施放起來。甚是猛烈。第二隊名爲勞樓船。也有五十號。頭尾俱有水車。四圍用竹籬笆遮護。軍士踏動如飛。船面上豎立勞樓。樓上俱用生牛皮做成。擋牌。軍士在上放箭。勞樓下軍士亦用擋牌護體。各執長刀砍人。所以無人敢近。元帥道。第三隊又怎樣。明達

接口道。那第三隊五十號。叫做水鬼船。船內的水鬼。俱是在漳泉二州近海地方聘請來的。他在水底下。可以伏得七日七夜。捉的魚。就是這等生吃。若遇交戰的時候。他那些水鬼跳下水去。將敵人船底鑿通。灌進水去。那船豈不是要自遭沉沒嗎。這就是三隊兵船的實在情形。若是能設法把三隊撲滅。第四隊是楊虎自領的。就不足爲慮了。

席散酒闌更漏永。諸人謝酒各回營。元戎歸至蓮花帳。燈前獨坐品龍津。握奇展轉籌良策。又費玲瓏一片心。戰袍不解難成寐。不待雞鳴早起身。張保隨身親服役。悄然來至耿家營。明初兄弟慌忙接。岳侯步進坐安身。弟兄參見將安問。敢勞憲駕罪非輕。元戎回語休多禮。本帥心中有事因。二君能否成其事。助我功成幸十分。耿氏弟兄齊應道。元帥天恩海樣深。若然有甚差行處。弟兄極力願就承。赴湯蹈火皆情願。風雨無辭報主軍。岳侯聞語稱難得。何幸如斯慰我心。言時離坐擡身起。近前低囑兩賢昆。安排妙計擒楊虎。爲民爲國瘁丹心。要知後事何如集。再從下卷接前文。

第二十四回

破兵船岳侯定計 襲洞庭楊虎歸降

卻說岳元帥悄悄的對耿氏弟兄道。你二位照舊時打扮詐去投降楊虎。決然無疑。待他用兵之時。你二位即謀一差。替他看守山寨。候楊虎出兵先去。放了牛皋。做幫手。即將楊虎家眷拿下。不可殺害一人。並將所積輜重。收拾好了。不可取他一物。四面放起火來。燒他的山寨。此事能成。便是二位的大功。我當奏明朝延。從優給獎。二人領命。仍舊換了打魚的衣服。別了元帥。駕着小舟。竟往東洞庭山水寨而來。那小卒都是認得耿氏弟兄的。先來報知。楊虎傳命。請到大寨相見。兄弟兩人跪見。楊虎連忙扶起道。不知二位賢弟今來有何賜教。二耿道。小弟二人蒙大王恩情。容在湖中生業。家下豐足。皆是大王之德。今聞岳某領兵到此。欲與大王作對。因此家母命小弟二人前來幫助一臂之力。大王若有差遣。上天下地。並不敢辭。楊虎大喜道。生受好情了。幾次相勸賢弟們共圖大事。皆因難拂令堂之意。今惠然肯

來。真乃天助我也。各賜金帛。製備衣服營帳。二耿謝恩不表。

回文聽表英奇帥。妙算神機建策勤。令示陸章賢郡守。軍前備用所需珍。細竹千根繩百束。遮箭諸牌要造精。生牛皮做欄干式。木排上面作圍城。吳綿借備千牀被。防他礮石並雕翎。畫成圖樣傳軍校。打造尖刀三角形。更有倒鬚鉤子式。安排聽用要留心。令傳張顯湯懷弟。水面輕操篋斗兵。短板縛紫篋斗上。跼立其中練習精。淺水灘頭朝夕演。三軍次序逞平生。他時舟楫迎風浪。豈畏波濤滾滾深。張湯奉令同行去。太湖江口督諸軍。元戎又令施全將。監工船匠並諸人。竹片裹釘舟底釘。安排鉤子下邊存。三角小刀船下列。細心看守造將成。施全應令監工去。軍務勤勞各小心。楊虎幾番催接戰。岳侯稱病不交征。半月工程諸事備。衆將營前復主軍。稟稱繳令無虧缺。內中却少大船脣。戰船嫌小難迎敵。還求元帥費調停。岳侯應說無妨事。小舟妙用可施行。諸位將軍同聽令。絞纏休把戰靴蹬。鞋穿軟底行飛疾。小舟分坐各藏身。須當眼快隨旗

轉。本帥紅旗暗令行。嚴遵法度休慌亂。紅旗招展認分明。展時速舉船篷下。待他敵盡出交兵。言時令下王統制。小船十號付他身。打撈水草舟中貯。防他二隊賊船臨。暗藏兩下潛形跡。看他舟至要留心。推將水草河中。阻塞車輪舟不行。那時你等爭先上。釘他敵眼速回身。齊上小舟來助戰。隨機應便始為英。王貴帳前忙領令。出營上馬去如雲。元帥又令周青趙芸梁與吉青四將帶領五千人馬。前往無錫大橋埋伏。那楊虎若敗了。必由此路投九江去。你等到那裏截住。只許生擒。不可傷他性命。違令者斬。四將奉令而去。元帥料理停當。擇日出兵。三軍齊至水口。發砲下湖。排列齊整。一帶木排夾着一隊。小舟前一帶皆是竹城。用繩索穿就靈頭。若將索子一扯。竹城就睡倒。將索子一放。那竹城依然豎起。衆兵將多站立木排上。吶喊而來。那邊山上忙報知大王。楊虎即命先行許賓率領敵火船。花普方率領弩樓船。水軍頭領海進率領水鬼船。自己率領大戰船督陣。早有耿氏兄弟奏道。岳某詭計極多。恐湖中另伏兵將擊我之後。我二人在此保守山寨。以免大王內顧之憂。楊虎大喜道。若

得二位賢弟保守山寨。孤放心去也。這一陣定殺他片甲不留。當時二歌直送至水寨方回。楊虎上船升殿。那岳元帥率領衆將在木排上。猶如平地一般。那許賓駕的第一隊敵火船。看見就將火砲一齊放起。那岳元帥將紅旗一招。衆兵將躲入小船。將竹城睡倒遮護。停住不行。但聽得砲聲不絕。那砲子打在竹城上。一片聲響。俱溜下水去了。過了一會聽得砲聲不響。衆將照舊扯起竹城。又吶喊殺來。這一隊敵火船兩路分開。一聲鼓響。第二隊弩樓船推將上來。萬弩齊發。岳元帥又將紅旂一展。照舊睡倒竹城。那王貴早將草船放出一齊將水草推下湖去。那樓船上的水車。卻被水草塞住了。車輪也再踏不動。那船好似釘住一般。轉折不來了。王貴豁喇一聲。率領衆人跳上樓船。逢人就砍。衆嘍囉那裏敵得住。殺的殺了。下水的下水去了。王貴吩咐衆軍士一齊動手。把敵連架子多推下湖去。花普方正來救護。王貴早經下了小船與岳元帥合兵一處了。那第三隊水鬼船見前面兩隊火砲弩箭不得成功。便一聲梆響。衆水鬼齊齊下水。那岳元帥見了。遂把紅旗一招。那阮良拿着兩把濟風刀。帶了幾個會泗水的軍士。撲通的

跳下水去。那些水鬼在排底船底下用力的將鬚子來鑿船底。那船底下多是竹片釘着的。那裏鑿得通。也有被倒鬚鉤鉤住的。也有碰着三尖刀割壞的。阮良同着水軍見一個殺一個。那水鬼只識得水性。却不會斷殺。那裏當得阮良這些好漢。十個中倒殺去了九個。依舊跳上木排來助戰。這里賊兵看見水面上只管冒出紅來。不見岳軍船沉將下去。情知又着了道路。

當時楊虎驚呆了。戰船催動決輸贏。岳侯站立船頭上。喝言楊虎要知情。而今大事皆全去。速奉降書達帝京。去邪歸正方稱慧。封妻蔭子顯榮身。聽言楊虎羞兼怒。喝言岳某慢狂云。太湖水勢滔天際。我兵奮勇將才能。進則可攻退可守。料你何能破我軍。元戎大笑將言答。楊虎猶然夢未醒。芻巢穴已歸烏有去。回頭去認故山林。這回楊虎慌張了。故山遠望走真魂。滔天烽火冲牛斗。早有嘍囉舟報臨。齊叫大王不好了。耿家兄弟起謀心。燒山放火將人劫。牛皋逃出勢縱橫。嘍兵此語方纔畢。楊虎魂消大喊云。原來岳某行詭計。我今饒你豈為人。催舟當下行來快。直撲經文緯武臣。刀鎗兩點飛蝗至。

小船將士各心驚。無從下手來迎敵。主軍有失怎區分。元戎如昨從容態。忙命撓鉤手士軍。兩邊搭起如欄檻。衆將騰身湧上來。齊登楊虎兵船上。各皆圍裹姓楊人。王貴提刀來得快。許賓頭斷落河心。湯懷張顯齊齊至。雙槍同戰普方身。花帥那能輕抵敵。赴水而逃去覓生。登岸計程湖廣去。投奔楊么叛國人。水軍頭領忙行上。掉刀望着木排臨。飛身直奔英雄帥。濟風刀起亮如銀。幸得王橫提棍快。一揮海進腦漿噴。將尸堆下河中去。斷送無常死不聞。楊虎自知無濟事。湧身一跳下河濱。隨水而流逃性命。喪魂失魄要潛形。阮良一見忙追趕。便從水底去收尋。這邊元帥排中立。紅旗令下庇降兵。四隊樓船今已破。何愁餘患警邊城。免誅宵小嘍囉輩。善體蒼天好德心。一聲令下如山嶽。賊船大小盡投誠。元戎又令湯張將。撫安山寨衆嘍兵。順從不許加殘害。毋盡屠戮慰蒼生。接將楊虎家小至。聽從本帥令來行。張湯應令乘舟去。岳侯傳上兩將軍。王貴施全同奉令。吩咐鳴金奏凱聲。廣收旗鼓諸船隻。馬到功成已策勳。慢言元帥回營帳。

回文要敘水中情。

當時阮良見楊虎跳下水去。他便向水中追趕。那知楊虎竟往西岸逃去。遇着數百敗走的嘍囉。他便揀了一匹馬騎了。一同去投混江王羅輝。靜山王萬汝威。思量借兵報仇。行了一夜。天色纔明。早到了無錫大橋邊。只聽得一聲礮響。周青趙芸吉青梁興四將一齊殺出。大叫我等奉岳元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快快下馬受縛。免得老爺們動手。楊虎大怒。舉刀來戰四將。可憐楊虎殺了一日。走了一夜。肚中又飢。人困馬乏。那能迎敵。虛幌一刀。沿着河敗去。四將隨後追來。又聽得前邊礮響。楊虎道。我命休矣。後面追兵上來。前面又有伏兵。怎生逃得過去。却待自刎。忽聽得前邊河內叫道。楊將軍。你令堂在此。快來相見。那四將在後。各把馬勒住。楊虎舉目看時。只見水面上二十號小船。齊齊擺列兩岸。中間三號大船。岳元帥錦袍玉帶。站立船頭。左邊張保。右邊王橫。好似天神一樣。元帥高叫楊將軍。你令堂寶眷俱已在此。何不速速投順了本帥。楊虎道。岳某我拼一死。你休來哄我。言未畢。早有楊虎的母親。從船艙中讚將出來。喝道。奴才我一家性命。皆蒙元帥天恩。不殺你。

還不下馬拜降。等待何時。楊虎聽了。慌忙跳下馬來。撇了刀。跪在岸邊。說道。元帥虎威大德。楊虎情願歸降。但是屢抗天兵。恐朝廷不肯寬赦。奈何。元帥忙命攏船上岸。雙手扶起道。天下英雄。皆因奸臣當道。所以如此。本帥當年在武場受屈。小弟兄輩氣憤不過。也曾做些不肖之事。當今天子重賢愛才。將軍既能改邪歸正。就是朝廷的臣子了。如有意外。都在本帥身上。將軍能與我們共扶宋室。立功顯親。也不枉了人生一世。快請看視令堂。安慰寶眷。楊虎叩謝了元帥。忙下船去。見母會妻。元帥卽命四將由陸路先回平江府去。那千餘嘍囉兵。願降者俱令改編。隸屬湯張二將部下。不願爲兵者。聽其歸農。發礮開船。與楊虎同往東西山。招撫餘黨。收拾糧草。次日到了洞庭山。與牛鼻二耿相會。一同回至平江。安撫地方。拔寨起行。平江府陸章率領合城耆老鄉士。各呈牛酒犒勞。路上百姓家家焚香點燭。感謝岳元帥兵律森嚴。一路秋毫無犯。不日到了金陵。在城外扎住了營盤。安頓三軍。元帥率領衆將。齊至午門候旨。今朝元帥班師轉。大喜高宗聖主入。數年水寇難平。岳卿一鼓蕩清平。忙忙傳旨來朝見。岳侯參拜。

九龍廷。細陳收伏諸人事。君王殿上獎功臣。道朕躬國運當興順。得此全材社稷臣。旗開得勝人民樂。馬到功成定太平。卽傳光祿諸卿士。備將御宴賜功臣。元戎展拜將恩謝。奏稱寸績豈言勳。靜邊皆賴朝廷福。陛下英明將士能。高宗難卻賢臣意。功移順降一班人。張姓國祥楊虎將。董芳更有阮良身。耽氏兄弟雙好漢。六人統制受新恩。舊隨諸將加恩賞。皇恩浩蕩慰勞辛。元戎率衆將恩謝。高宗龍坐又開聲。表章告急連朝至。鄱陽水寇勢縱橫。覆沒全軍三兩次。諸卿無計去交兵。幸而今日賢卿至。速領全軍去剿征。元帥殿前稱領旨。辭朝又領出師軍。當時散去諸文武。人人欽敬岳軍門。功高不傲真難得。位大無尊賢帥心。慢說朝班人盡仰。聽言元帥領軍人。節駐一宵重起馬。鞍馬長勞怎歇身。次朝升坐蓮花帳。點調隨征將士們。虎威軍下人入壯。牛皋挂印做先行。付彼五千人。和馬。開路當先要小心。牛皋奉命多歡喜。遠望鄱陽取進程。湯懷王貴雙豪傑。作爲二隊統兵人。五千人馬隨身帶。滔滔進發取行程。楊虎差人安眷屬。送歸鄉井自

從軍。跟隨元帥旌旗後。大隊招麾督萬兵。荒涼到處人民劫。按程而進撫黎民。慈祥法度人人惠。雞犬安然人不驚。聽言二隊湯王將。當時奉令統諸軍。雙雙並馬由前進。王貴回頭有話云。那王貴向着湯懷道。元帥不叫我做先行。反點牛兄弟去。難道我二人的本事不如他麼。湯懷道。不是這等說。元帥說他大難不死。是一員福將。故而每每叫他充頭隊的。王貴道。果然他倒有些福氣。不說二人在路間談。且說牛皋挂了先鋒正印。好不高興。領着人馬一路而來。到了湖口。早有總兵官謝昆下營在路口等。岳元帥兵至。探軍見牛皋打的是岳軍旗號。認做是元帥到了。慌忙通報。謝昆急急出營跪接。口稱湖口總兵在此迎接大人。憲駕牛皋在馬上道。貴總兵請起。我乃岳元帥麾下正印先鋒。都統制牛皋。元帥大兵還在後邊。謝昆氣得出不得聲。起來叫左右把報事人綁去砍了。軍士答應一聲。就將探子綁起。牛皋大怒。上前叫一聲。謝總兵。你做了總兵。吃了朝廷俸祿。一兩個毛賊怕你還殺他不過。則除不得嗎。要請我們來做甚。待我別處去了。這個功勞讓你去搶罷。說罷。就回馬轉身吩咐衆軍

一齊退下。謝昆吃驚暗道。他是奉着聖旨來的。若在岳元帥面前說些什麼。那還了得。只得忍着氣趕將上來。扯住牛泉的馬。叫道。牛將軍。請息雷霆之怒。探軍報事不實。應按軍法。幸是將軍來到。報差了還好。倘是賊兵報差了。豈不誤了大事。既是將軍分示。便放了綁。快過來叩謝牛老爺。探子就在馬前叩頭謝恩。牛泉也就轉過面來道。謝總兵。我且問你。這裏有多少賊。匪巢在何方。謝昆道。就是在這鄱陽湖內的一座康郎山上。有兩個大王。大頭領羅輝。二頭領萬汝威。部下雄兵勇將甚多。內中有個元帥。余化龍。甚有本領。因此官兵近累次被他敗了。牛泉道。康郎山離此多遠。有旱路可通麼。謝昆道。前邊湖口望去。那頂高的地方。有條旱路。離此約有五六十里。牛泉道。既如此。可着小軍引路。由旱道去襲他的山寨。你可速備糧草。前來接應。

牛泉帶領人和馬。竟至康郎山下。傳令襲山先捉賊。回來午飯再開樽。三軍得令爭先上。吶喊聲兼金鼓聲。嘍囉速報山王曉。萬羅同把令來行。化龍元帥忙登馬。領齊人馬下山林。當先拍馬昂然至。喝聲毛賊那方臨。牛泉馬上擡頭看。來將英姿貌十分。銀盔白甲身材俊。白馬銀鎗雪亮明。遠觀宛似英雄帥。只少神威奪目驚。看時也不來交語。舞開雙劍便交爭。不分皂白迎頭打。化龍倒覺笑難禁。原來是個村莊漢。陣勢全無就領兵。說聲也罷將鎗舉。一鎗直刺副將軍。牛泉自覺難招架。汗流氣喘力難伸。當時火速回駒去。三軍相顧議其情。我們不可同回馬。賊人追至命難存。寧可齊心將死敵。衆議已定決輸贏。分開陣勢齊齊立。各執灣弓發箭臨。化龍不敢追騎上。箭若飛蝗左右傾。此際化龍欽且敬。威名始信岳家軍。鳴金只好收軍轉。回復山王利害辭。這邊統制回駒轉。不見親兵敗轉程。暗稱不好如何處。賊人殺盡我軍兵。單單剩我光身漢。怎樣來朝見主軍。想時勒轉追風馬。尋來舊路見諸人。俯伏草間齊拾箭。未傷一卒幸殊深。牛泉便乃開言問。賊人去向那方行。三軍稟說其情事。賊人敗陣轉山林。牛泉拍手連稱妙。回對諸軍說事因。下次老爺打敗仗。你們照舊發離翎。衆軍聽罷他言語。個個難禁笑失聲。

牛泉因打了敗仗。不好去見謝昆。只得退下三十里安

營住下。次日王貴湯懷兵到駐紮湖口。以上二日。岳元帥大隊到來。謝昆同着湯王二將出郊遠迎。元帥便問牛皋怎麼不見。往那處去了。謝昆稟道。牛將軍一到就往康郎山交兵去了。元帥遂取令箭一枝。命謝昆催糧應用。謝昆領令而去。元帥吩咐衆將拔營齊往攻康郎山前進。早路行至二十里。牛皋出營來接。元帥見他在傍安營料他又打了敗仗。元帥就問賊兵消息。牛皋便將余化龍利害的話說了一遍。岳元帥就相度地方。纔吩咐安營。三軍一聲領令。即時放礮安營。那邊早有小嘍囉火速上山報告。兩個大王仍命余化龍下山討戰。岳元帥傳令諸將士一齊放箭。堅守營寨。不與交兵。余化龍令衆嘍囉直望元帥大營辱罵不絕。看看天色將晚。只好各各回山繳令。

聽言宋室神謀帥。暗傳號令衆將軍。移營四下來安歇。防他今夜劫行營。但將號礮爲軍號。只容哨喊不交兵。合營將士同聲應。各各移營倍小心。四山埋伏人和馬。看他賊勢怎縱橫。那邊山主營中坐。四目睜睜望捷音。卻好化龍來候駕。奏稱山下岳軍情。按兵不動何緣故。定有他謀襲我們。料他今晚

施兵策。必由水路到山林。全軍來做攻山計。自然早寨少軍兵。我今且就他人策。小臣今夜下山行。大王二位將山守。拒他進退兩無門。萬羅二賊齊稱好。依卿妙計快施行。化龍統領嘍囉衆。二更時分下山林。喊聲一片雷鳴響。殺進元戎細柳營。化龍一看渾呆了。大營虛設無一人。情知中計忙回馬。早聽驚天號礮聲。四山吶喊人聲震。化龍受嚇走如雲。嘍囉四散忙逃遁。自相踏踐斃多人。岳侯帳下諸軍將。一人不獲全軍。次日天明辰刻後。化龍討戰對營臨。元帥令符如乍下。仍然堅守不交征。化龍無奈回山去。元帥是夜出巡營。換將儒服戎裝卸。暗帶龍泉劍一根。攜將張保隨營使。悄然出帳步微塵。疎星淡月初更後。緩尋山徑路嶙峋。神機妙算行何策。二十五回再集聞。

第二十五回

穿梭標明收虎將 苦肉計暗取康郎

卻說岳元帥帶了張保悄悄出了大營。往康郎山左近行去。將那山勢形狀。細細的觀看了一遍。回至營中。已是三更時分了。早有湯懷率領諸將。在營門首等候元帥。當時接進帳中坐定。元帥令衆將坐了。早有軍校呈上茶來。元帥向衆將道。我看康郎山前靠太湖。山勢險峻。雖有百萬之衆。恐一時難以攻破。況聞余化龍本事甚有韜略。先收伏了此人。方可致勝。如若不然。徒費糧草。耽延歲月。且待本帥明日親征。賢弟們只可旁觀。不可助戰。衆將俱各奉令。到了次日。元帥傳令諸將齊集。只聽得朴通通三聲大砲。出了營門。一路上嘯聲戰鼓。齊鳴。帶領大軍直抵康郎山下。各將官擺開隊伍。在後邊觀看。余化龍早已聞報。即領領山嘍兵下來迎敵。岳元帥立馬陣前問道。來將何名。余化龍道。本帥余化龍便是。來者莫非就是岳某麼。元帥道。然也。你既知本帥之名。何不下馬歸順。待本帥奏聞天子。不失封侯之

位。余化龍大笑道。岳某我久聞你是個英雄好漢。可惜你不識天時。宋朝君闇臣奸。氣數已盡。二帝被擄。中原無主。不若歸順我主公。重開社稷。再立封疆。豈不爲美。你若仗着一己之力。要挽回天意。恐一旦喪身辱名。豈不貽笑於天下麼。請自三思。元帥道。將軍之言差矣。我宋朝自太祖開基。至今已一百六七十。恩深澤厚。偶爲奸臣誤國。以致金人擾亂。今人心不忘故主。天意不肯絕宋。是以神助我主上泥馬渡江。即位金陵。用賢任能。中興指日可待。我看將軍堂堂一表。抱負不凡。不爲國家棟梁。甘作綠林草寇。是爲不忠。既不能揚名顯親。反自點汗清白。是爲不孝。荼毒生靈。殘害良民。是爲不仁。但知康郎山之英雄。不知天下之大。豈無更有出其右者。一旦失足喪名。是爲不智。將軍空有一身本事。忠孝仁智。四字俱無。乃庸人耳。反說本帥不知天命。何耶。化龍聽罷。元戎語。羞慚滿面。無門。勉強應聲來答道。無心鬪舌與伊爭。岳某何有心降我將鎗勝。你敗鎗時順我君。聽言元帥回稱善。一言既出。豈容更。一兵一卒休相助。暗謀冷箭不爲英。化龍當下言稱妙。如此方爲好漢身。當時對立旂門下。起鳳騰龍

兩不分。灑泉鎗舞英奇帥。虎頭鎗舉姓余人。雙鎗交手無成敗。雄心奮力逞豪英。風吹楊柳千條線。雨打梨花遍地春。這場雅戰難描畫。廝殺如斯日未經。回合約來三四十。化龍鎗法減三分。架住神鎗言少歇。道果然鎗法十分精。今日我身難勝你。明日前來決死生。兩軍當下鳴金歇。元帥回歸細柳營。下了龍駒升寶帳。說向諸多將士們。化龍鎗法堪誇首。怎得他來投我軍。能添虎將軍威壯。迎鸞助我蕩胡塵。兩班將士齊言是。個個皆誇鎗法精。此宵無事休多表。次日清晨各起身。岳侯正會諸軍將。化龍討戰下山林。元戎離坐蓮花帳。坐鞍佩劍又迎征。化龍看定神機帥。笑容對陣說原因。昨朝未把雌雄決。今日難輕放你身。元帥聞言言住口。化龍休得自稱能。言時鎗起親迎敵。戰場兩下決輸贏。棋逢敵手偏多興。將遇良材倍出羣。難分勝負今番戰。風捲雲舒戰鼓頻。須臾紅日含山去。鳴金歸陣歇精神。

到了第三日。又戰至午後。尚無高下。余化龍暗想岳元帥果然本事高強。怎能勝得他過。必須用我神標。方可

致勝。但是在衆人面前打倒他。只說我暗算。有損威名。不若引他到山後無人之處打他。便了。余化龍算計已定。虛幌一鎗。叫聲岳某。我戰你不過了。回馬便望山右敗去。元帥想道。他鎗法未亂。如何肯敗。其中必有緣故。便喝一聲。余化龍。隨你鬼計。本帥豈怕了你嗎。就拍馬趕上。追至山後。余化龍見元帥追來。撥轉馬頭。又戰了七八合。回馬又走。元帥又追下去。余化龍暗取出金標。扭轉身軀。喝一聲。就打來。岳元帥笑道。原來這般的武藝。把頭望左邊一偏。這標卻打個空兒。化龍又發一標打來。元帥往右邊一閃。這標又打個空兒。化龍着了慌。發的一聲。又將第三枝標望定岳侯的心窩裏打來。恰恰元帥今日未曾帶着護心寶鏡。標來正對胸前。元帥神色怡然。將標一托。接在手中。道。余化龍。你尚有幾何。盡數發來。化龍道。岳某。你雖接得我的標。你也有奈何不得我。元帥道。也能。本帥雖沒有用這般暗器。今日就借你的來試試看。就將手中標望化龍頭上打來。化龍一手接住。又望岳侯打來。元帥舉手一托。接住。金標又向化龍打來。打來打去。好如那美女穿梭一般。岳元帥接標在手。叫聲。余化龍。你既自負英雄。能識天時。

仗你平生本事。尙不能勝本帥一人。何況天下之大。豈無更勝於如本帥的麼。何不下馬歸降。去邪歸正。以圖富貴乎。余化龍道。岳某你休得甘言誘我。叫我下馬。你若拿得我下馬。我就降你。若不能拿我下馬。我怎肯服你。元帥大喝一聲。本帥好意勸你。你卻不聽。快下馬來。這一聲喝。一標打來。化龍但防得上下身子。卻不曾防得。元帥這一標。將余化龍的坐馬項下的挂鈴打斷。那馬一驚。跳將起來。把化龍掀翻在地。元帥也跳下馬來。雙手扶起道。余將軍此馬未曾經臨大陣。請換了馬。再來決戰罷。化龍滿面羞慚。跪下來道。元帥真係天神。小將情願歸降。望乞恩收錄。岳侯道。將軍若果不棄。與你結為兄弟。同扶宋室江山。化龍道。小將怎敢。元帥道。本帥愛才如命。何必過謙。當時撮土為香。對天立誓。岳元帥年長為兄。化龍為弟。元帥道。賢弟。我只假做中了你的標。敗轉去。在衆人面前再戰幾合。以釋你主之疑。余化龍道。遵命。二位復上雕鞍。

力寡難迎衆。拖鎗敗陣轉山林。假言詐敗回駒車。打傷元帥岳軍門。小臣正欲親擒獲。被他諸將救回營。他衆奈何臣力寡。明晨必欲主親征。羅萬二王齊道是。安排明日決輸贏。聽言元帥歸營帳。候安來了合營人。岳侯假說神標險。幾乎失手被他輕。幸而中指傷無害。諸弟安然勿動驚。大營正在言談際。忽來探子報軍情。藕塘總鎮文書至。金兵十萬犯關城。暫着摩利番元帥。十分猛勇帶雄兵。更有番邦張駙馬。汜水關前攻打臨。五萬番兵人不少。特來請令帥爺身。岳侯重賞來人去。再行打探報營門。這回惱壞了神謀帥。妙計能施身怎分。愕然半晌無言語。回向營前諸將云。湖寇未平金寇起。事逢棘手費調停。言時不覺雙眉皺。兩班將士默無聲。楊虎下邊觀此景。請功來做解愁人。稟稱羅萬雙強盜。末將當年立義盟。不如未將前行去。說他歸順若何論。聞言元帥心花放。道難得將軍爲國心。但是兩邊征剿交鋒際。將軍此去要留神。應言楊虎辭元帥。駕舟次日悄然行。楊虎當時來至水口。用十二名水手。駕着一隻小舟。竟

岳侯計定方回馬。化龍追騎後隨跟。將至戰場無數步。元帥洪音喝一聲。被他暗算將標着。衆將前來快助征。元戎令出人人上。爭先個個逞豪英。化龍

往水寨而來。早有小嘍囉報知二位大王。隨令上山相見。楊虎到了大寨。相見禮畢。萬汝威道。老弟材具優長。兼有太湖之險。怎麼反降順了岳某。今來見我。有何話說。楊虎道。不瞞兄長說。小弟在太湖兵精糧足。卻被岳侯一陣殺得大敗。蒙他愛才重義。收錄軍前。奏聞天子。恩封統制之職。故今特來相勸二位大哥。不如歸宋。必定封妻蔭子。話聲未絕。萬汝威就大怒起來。高喝一聲。推去砍了。左右正待動手。早有余化龍慌忙跪下道。大王刀下留人。汝威道。這等無志匹夫。自己無能。屈膝於人。反敢胡言亂語來煽惑我的軍心。留他作甚。化龍道。大王前曾有恩於楊虎。今日斬了他。豈不把前情盡棄。汝威道。既如此。逐下山去。若再拿住。決不輕恕。楊虎抱頭鼠竄下山。來至水口。一看。那來的小船。空無一人。只因山王將楊虎綁了要殺。這十二個水手不敢下船。急急的從早路逃回。報知岳元帥去了。所以只剩一隻空船。楊虎只得央及幾個小嘍囉相助。搖回本寨上岸。叫小嘍囉暫在營門外等待。我見過元帥。取銀錢來送你們了。

言完楊虎匆匆去。帳前來見岳軍門。元戎端坐蓮花

帳。巍然並不賜平身。道言水手逃回寨。說你被斬首身分。今日安然來我處。必然順彼有何云。商量設計將余哄。來為內應助強人。須知本帥心如鏡。豈能墜你計中存。喝令一聲推去斬。匹夫如此怎容情。兩班軍校方攙手。楊虎高呼說事因。恐教元帥懷疑惑。未將私心早定論。駕舟尚有諸嘍卒。現在營前候給銀。望求元帥來傳見。好明末將這冤情。岳侯允令人進。嘍兵齊跪案前存。元帥當時來動問。爾等何人快述明。是否鄉間良百姓。被他強擄至行營。莫非水寇嘍囉輩。來做同謀共事人。嘍兵蒙問齊稽首。稟稱多是善良民。皆被將軍親活捉。小人等乘乞天恩。聽言元帥微微笑。問言楊虎更何云。快快推出營門外。梟首軍前法不輕。又示嘍囉人一衆。既是關前我子民。容伊等衆尋家業。各安事務去歸耕。嘍兵好不心歡喜。叩頭退出大營門。急急舊路逃回去。飛報山王曉此情。這邊元帥軍符出。綁將楊虎出營門。事關重大非輕可。誰敢辜前代乞恩。牛鼻忙至營門首。喊聲刀下且留人。復身走上蓮花帳。跪下開言稟事因。楊虎私通該取斬。

但無實證假和真。還求元帥開恩典。訪知憑據再施行。聞言元帥怡然道。既是將軍代說情。改將死罪依軍法。杖伊一百例難輕。牛泉初聽饒生命。說情幸准喜欣欣。後聞捆打一百棍。暗言是我害他身。取斬頭顱惟一刻。百棍施來痛怎禁。欲思重把恩來乞。又恐元戎動怒噴。看他打至二十下。皮開肉破可憐生。牛泉心下難含忍。只得行前又乞恩。道言武將平生力。全憑兩腿坐鞍心。元帥將他來打壞。怎能坐馬論交征。不若牛泉來代責。求恩赦了姓楊人。岳侯微哂將言道。又是將軍善說情。本帥將他饒他去。豈非放虎入山林。那時事出非輕可。誰敢軍前做保人。兩邊將士無言語。還讓牛泉來逞英。岳元帥道。你既肯保。寫保狀來。牛泉道。我是寫不來的。湯二哥煩你代我寫了罷。湯懷道。你既肯捨命保他。難道不替你寫。隨即寫了保狀。叫牛泉畫了花押。送與元帥。岳侯就叫牛泉帶了楊虎回營。衆將各自散。楊虎謝了牛泉。叫家將取我的行李來。到牛老爺營中安歇。牛泉道。我若怕你逃走。也不保你了。請自回營將息。楊虎道。承兄厚情。何日得報。遂辭了牛泉。回到自己營中。

坐下。想道。元帥打我幾下何妨。但是也該訪問明白纔是。怎癡糊糊塗塗的屈我。正在懊惱。忽見家將進來。悄悄稟道。元帥有機密人求見。楊虎隨命喚他入內相見。須臾引着來人進營。叩見楊虎。將密書呈上。楊虎拆開看了。就取過火來燒了。對來人道。你去回復元帥。說我曉得了。那人辭去。楊虎就將藥湯洗淨棒瘡。取些酒來吃得醉了。睡到半夜。正值五更起來。向將校道。我要往一個地方走走。須得兩日方回。你等緊守營寨。不必聲張。只說我在後營養病。諸事不許通報。家將領命。楊虎着好衣服悄悄出了營門。上馬加了一鞭。獨自一人望康郎山來。到得山前。天已大明。高叫道。楊虎求見大王。守山嘍囉報知山主。萬汝威即命宣召他進來。楊虎來至大寨。見了山王。跪下哭道。前此誤聽岳某之言。前來說大王歸順。誰知回去。不分皂白。竟要將我斬首。幸虧牛泉苦苦保救。打了數十棍。情實不甘。逃至此間。望求大王俯念舊交。代楊虎報了此仇。雖死無恨。萬汝威就命軍士驗看棒瘡。果然打得凶狠。汝威忽然大喝一聲。楊虎你敢效當年黃蓋。使苦肉計麼。楊虎大叫道。我此來差矣。就向腰間拔出劍來。急急要自刎。汝威忙下座一

手拉住道。孤家與你相戲。何得認真。你若早聽孤言。也不致受苦了。就吩咐余化龍可引弟到營中去養息。棒瘡治酒款待。化龍得令。同楊虎回到本營。將藥敷好。然後坐席飲酒。化龍暗想楊虎朝秦暮楚。真是反覆小人。飲酒之間。嘲他一句道。將軍前日來勸吾主降宋。怎麼今日反降了我主。真是凡事不可預料。楊虎道。將軍不知楊虎此來。也只爲能順天時。結好漢。標打穿梭義弟。兄耳。余化龍聽了此言。大驚失色。忙叫左右服事人役。一齊退後。化龍方問道。將軍此言。必有所因。楊虎回顧四下無人。便道。實不相瞞。目今金兵攻打汜水藕塘兩關。元帥不得分身。心中憂悶。故着小弟行此苦肉之計。前來幫助將軍成功。化龍大喜道。將軍真是英雄。不才有眼不識。抱慙實甚。兩人說得投機。各人吃得大醉。方纔各回帳中安歇去了。按下不表。

情。牛泉得令相辭出。五千人馬帶同行。來至康郎山腳下。大呼楊虎狗頭臨。嘍囉報上山王曉。萬汝威忙把令來行。就傳楊虎前迎敵。下山擒獲報功聞。楊虎道言難領令。牛泉末將有恩人。大王另遣能征將。尚求原諒此中情。汝威未及回言答。化龍請令下山行。兩軍覲面相逢處。化龍馬上說高聲。牛泉村漢無能輩。又來囉哩是何因。牛泉答道無他事。只恨毛團楊虎身。亡身捨命將他救。惱他害我事非輕。快快令他來見我。萬事全休不理論。化龍笑道你休想。楊虎吾王重愛欽。金枝玉葉爲兄弟。十分榮耀在山林。不如你也歸降了。同做爭天奪地人。牛泉一聽其言畢。喝聲放屁狗奴根。老爺卻是何人物。斷難降你草頭君。話完雙劍高擡起。迎頭直劈頂梁心。化龍忙把銀鎗擋。兩邊交手決輸贏。對手未曾六七合。牛泉敗陣又回軍。化龍也不來追趕。鳴金回寨議軍情。

化龍收軍上山來見兩個頭領。正在商議退兵之策。忽報岳元帥差人來下戰書。羅萬兩個大王急忙拆開觀看。上寫道。

大宋掃北都元帥岳書諭萬汝威羅輝知悉。汝等無能草寇蟻聚蜂屯。縮首畏尾。豈能成事。若能戰則親自下山。決一雌雄。若不能戰。速將楊虎獻出。率衆歸降。我皇上體上天好生之德。決能饒爾殘生。若待踏平山寨。玉石俱焚。宜早自裁。勿遺後悔。

羅輝萬汝威看了大怒。卽在原書後面。批定來日決戰。將來人趕下山去。兩邊各自歇息。一夜次日岳元帥率領衆將帶領大兵。直至康郎山下。三聲砲響。列成陣勢。羅萬二頭領亦領衆嘍兵下山。擺齊隊伍。又是一聲砲響。那岳元帥立馬陣前。羅萬二人亦出馬來。余化龍楊虎跟在後面。牛皋見了楊虎。用手指着罵道。你這無義匹夫。今日我必殺你。萬汝威推馬上前一步。擡頭觀看。見岳元帥全身甲冑。坐在白龍馬上。似天神一般。頓生了三分畏意。只得硬着頭皮。叫聲岳某。你空有一身本事。全不識天時。宋朝氣運已終。何苦枉自費力。保着昏君。若不歸順孤家。今日誓必拿你。元帥喝道。你二人若是知機。及早歸降。以保一門性命。如若執迷不醒。性命只在頃刻。羅輝大怒。叫一聲誰人與我拿下岳某來。立首功。余化龍應道。我來拿他。手起一鎗。將萬汝威刺

於馬下。楊虎手起刀落。將羅輝砍爲兩段。元帥卽令攻山。一聲令下。只聽得一片吶喊。衆將士一齊早已上山。砍的砍了。走的走了。願降者一齊跪下。

一聲令下如山嶽。勇將雄兵各逞能。搶山拆寨擒嘍卒。萬羅賊眷盡除根。化龍隨了英奇帥。上山招撫黨餘人。不消三個時辰後。鄱陽湖水亦澄清。頻年蟻集蜂屯險。帥字旂開奏太平。元帥事完回寶帳。三軍歡動凱歌聲。謝昆早在營前候。恭賀文經武緯臣。此時衆將知詳細。方曉元戎巧計深。牛皋知其情事。思量惱殺姓楊人。他同元帥通行計。俺家睡在鼓中心。裝威作勢將人嚇。人不知來鬼不聞。將來元帥行軍法。任他打死將和兵。俺家再不將情討。不做默呆湊趣人。欲思發作尋楊虎。又畏元戎動怒噴。牛皋至此情無奈。且隨諸將集營門。努嘴暴睛形百出。岳侯會意笑於心。此際大營排夜宴。謝昆慶賀掌軍臣。各營送席隨征將。饒歌喜奏動歡聲。酒闌席散休多表。一宵已過日東升。次朝衆將營門候。元戎帷幄又行兵。仍點牛皋爲首隊。星夜兼程速起身。帶同本部人和馬。攻打汜水要關城。

又令化龍楊虎將。接應同爲二隊軍。五千久慣沙場。付他二將帶隨征。當時遣調諸人去。又點歸降大小兵。錢糧入庫充軍餉。寨柵兵船數不清。俱付地方官領受。皆作充公湖口珍。一邊寫表朝中去。請封統制姓余人。當時安調都停當。統帶雄師又起程。旌旂浩蕩多嚴肅。招麾率衆又長征。謝昆帶領紳民衆。十里長亭送大人。萬民羅拜沾恩惠。十分難捨岳軍門。慢言元帥諸般事。聽表先鋒副將軍。牛皋帶領人和馬。汜水關前已到臨。誰知關被金兵占。牛皋知信怒非輕。喝叫健兒須踴躍。奪關同做立功人。將軍令下軍兵奉。齊向高關喊接征。櫓了從龍番駙馬。提鎗出陣對南軍。牛皋大喊通名姓。功成我好去填名。從龍馬上高聲答。堂堂駙馬姓張人。岳丈金邦老狠主。金枝玉葉帝王親。既是南蠻尋死路。也須道下姓和名。牛皋仰面哈哈笑。要曉俺家甚麼人。教你在鞍須坐穩。好聽爺爺道姓名。掃金天下都元帥。侯爺總督岳軍門。是他正印先鋒將。統制牛皋誰不聞。老爺沒有他言奉。手中鐵錘送你身。從龍舞動雙鎗抵。更不多言把話論。交兵

不上三十合。敗了牛皋統制軍。勒轉追風烏驄馬。大喊兒郎照舊行。三軍得令將弓挽。一齊發箭擋番人。從龍勝敗難憑信。下卷詞中再表明。

第二十六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節夢虎諧婚匹

卻說牛皋這一陣敗將下來。大叫孩兒們照舊發箭。衆軍士果然吶喊一聲。亂箭齊發。張從龍見亂箭射來。只得收兵轉去。牛皋就在道旁紮了營寨。到得次日。余化龍楊虎二將到了。問軍士道。牛爺下營爲何在路旁。軍士稟知敗陣之事。楊虎對化龍道。我們且安下營寨。同你前去看他。化龍言善。遂同了楊虎走到牛皋營前。守營軍士忙要去通報。楊虎道。與你老爺是相好弟兄。報些什麼。竟自進營。那軍士怕的牛皋性子不好。如飛進去報道。余楊二位將軍到了。牛皋大怒道。由他到罷了。報我作甚。軍士嚇得不敢作聲。走將出去。牛皋又罵道。楊虎這狗頭。自己要功勞。鬼頭鬼腦的哄我。我以前每次出兵。俱打勝仗。自被他的賊帥花普芳將我在水中。塗了這一遭。出門便打敗仗。那余楊二人剛剛走進。聽見他正在那裏喊罵。就立定了腳。不好進去。悄悄的退了出來。楊虎道。他自己打了敗仗。反抱怨我們。化龍道。

我們攻破了汜水關。將功勞送與他講和。省得他只管着惱。如何。楊虎道。說得有理。回到營中。吩咐衆軍。飯餐戰飯。發動金鼓。帶領三軍。齊至汜水關前。放礮吶喊。早有番兒報入關去。張從龍率領番兵。開關迎敵。兩陣對圓。余化龍出馬。並不打話。沖開戰馬。舉鎗便刺。張從龍提鎗就打。鎗來鎗去。戰至四五十個回合。不分勝負。化龍暗想道。怪不得牛皋敗陣。這狗頭果然利害。虛幌一鎗。詐敗下來。從龍拍馬追趕。化龍暗取金標在手。扭回身子。叫一聲。豁的一標。正中從龍前心。翻身落馬。楊虎趕上一刀。梟了首級。三軍一齊攻進關去。衆番兵四下逃走。余楊兩將軍就進了汜水關。安營撫衆。到了次日。二人來見牛皋。牛皋道。你二位到此何事。化龍道。我二人得了汜水關。牛皋道。你二人得了功勞。告訴我。做甚。化龍道。有個緣故。昨日聽見將軍抱怨楊虎。今我二人佔了汜水關。送與將軍。一則爲將軍重起大運。二則小將初來。無以爲敬。聊作進獻之禮。將軍以後不要罵楊將軍了。牛皋道。元帥來時。怎樣說法。化龍道。讓將軍上前報功。小弟們不報就是了。牛皋道。如此說來。倒生受你們了。二人辭別回營。不表。

余楊二將回營轉。牛皋率領衆三軍。出其大路安營。寨旂捲風雲喜氣生。不日藍旗飛馬報。岳侯大隊近關臨。三人出郭忙迎駕。當時升礮便安營。元戎下馬身歸坐。衆將排班兩下分。元帥當時心暗異。奪關不見報功人。坐中只得先相問。那位將軍建此助。力拒從龍番駙馬。重整關城幸十分。三人聽得元戎詰。面面相覷不做聲。岳侯微哂重重問。牛皋走上道分明。搶關功出余楊將。他把功勞讓我身。遂將底細從頭話。訴說英雄元帥聽。他們辛苦將功立。俺家豈做冒功人。岳侯一笑言稱善。又展軍符把令行。仍令牛皋充首隊。藕塘救護此關城。本部精兵齊點出。火速兼程莫憚辛。牛皋得令如飛去。令出如山人鬼驚。元戎調遣方完畢。記功楊虎化龍身。關中安撫人民後。權令施全守此城。表章星夜都中去。請王早遣鎮關人。次朝整頓人和馬。大隊招麾接應軍。隨帶長征諸將士。帥旂飄蕩發雄兵。緩言元帥途中事。提起先鋒趕進程。優待親兵如赤子。當年項籍又重生。自居首隊兵居後。赤心護主死生輕。諸軍識得他心意。各帶乾糧急急跟。飯團

並及諸糧食。人人無暇飯來吞。途中各備充飢物。誰能枵腹去交兵。牛皋火性非常急。一路如飛馬不停。到得藕塘關一座。總兵聞報早相迎。道旁屈下黃金膝。跪獻殷勤誠敬心。履歷高呈呼接駕。口中元帥大人稱。藕塘鎮守唐愚將。名呼金節汴京人。牛皋道。免叩頭。我乃先行統制牛皋。元帥大隊尚在後面。金節此際直氣得目瞪口呆。羞慚滿面。急忙立起身來。暗道他是個統制。見了本鎮該要叩頭的。怎麼反叫本鎮免叩頭起來。真真好氣人也。喝叫一聲。把報事的綁下。推去斬首。牛皋聽了勃然大怒。圓睜二目。指着金節喝道。你不要殺他。待俺家先走開了。讓你去施威罷。傳令三軍回兵。金節想道。這個匹夫是岳元帥的愛將。得罪了他。有許多不便。只得忍這口氣。上前叫聲牛將軍。請息了怒。只因他報事不明。軍法不得不如此。既看將軍面上。就饒了他罷。吩咐放了探軍。牛皋道。這便是了。你若難爲了他。俺家就沒體面了。金節道。是本鎮得罪了。請將軍進關駐紮。二人進關。到了衙門大堂。只見處處掛紅張燈結綵。皆因元帥到來。故此十分齊整。牛皋來到滴水簷前下馬。上了大堂。只見居中排着一

張金鏤交椅。上邊套着紅羅繡花鋪墊。牛泉即便坐下。總兵只得在旁邊坐了。送上茶來。吃了。旋擺酒席出來。請牛泉入坐。左右送上壺來。金節親自奉酒。

牛泉坐上金交椅。觀看筵中。十分珍饈美味。無其數。只少龍肝與鳳心。持杯在手。開言道。此筵請我幸猶深。若還請了俺家帥。只恐他心不喜欣。金節失驚忙動問。將軍此話為何云。牛泉道。你安能曉。

元帥常思二聖君。從來美味難成噍。每厭奢華時俗文。因憐二帝金邦困。坐井觀天苦十分。酪漿牛肉為其食。海味山珍那得聞。上皇少帝情如此。為臣茹素過猶深。俺們兄弟常常勸。元帥勞心為國民。

長征鞍馬交鋒將。豈堪茹素損精神。多方勸轉元戎意。而今魚肉略沾唇。這般盛席將他奉。豈不當筵着惱生。豆腐小菜隨常好。略備山珍海味羹。諸凡行事須從簡。言語之中要小心。聽言金節心生畏。

莫非元帥性輕。想時只得重重問。望乞將軍指示明。小心伺候皆容易。怎卜元帥不動噴。牛泉道。你休慌亂。俺家元帥性和平。要知凡事留神意。不可輕言二帝情。提時他必生悲感。問你心下怎安寧。

那時酒備難成奉。總兵設席枉殷勤。累伊痛哭非輕可。你等皆為陪淚人。我等弟兄幾個。個個留神不亂云。牛泉說罷諸般話。金節承情十二分。深感將軍能諒我。方能奉得岳侯心。牛泉又乃開言道。此席誠心奉甚人。金節答言無別敬。專誠此席奉將軍。牛泉笑說承情了。快將大碗案前臨。金節慌忙傳左右。海碗拿來案上存。牛泉大吃金壺酒。二三

十碗口中吞。席間金節心思想。此人蠢猛不堪論。思量好位英奇帥。先鋒不稱這般人。見他行止難禁笑。只得殷勤共舉樽。吃至末牌猶不罷。牛泉又把總兵稱。俺家帳下親兵卒。你須厚賞莫相輕。金節道言皆付給。牛泉又飲玉壺春。十分酒意紅生面。醉眼迷離話不清。忽見外邊軍校至。稱說金兵將犯城。金節慌忙拋眼色。悄悄出席議軍情。

金節見牛泉已有八九分醉意。只得悄悄下席。吩咐三軍傳令。各門加兵護守。軍士去了。牛泉道。金節你鬼頭鬼腦。不像待客的。有甚話。且說何妨。金節道。因見將軍醉了。故不敢說。番兵將近關了。牛泉道。妙啊。既有番兵。何不早說。快取酒來。吃了。好去廝殺。金節道。將軍已帶

何不早說。快取酒來。吃了。好去廝殺。金節道。將軍已帶

何不早說。快取酒來。吃了。好去廝殺。金節道。將軍已帶

酒着了。牛皋道：「常言道：吃了十分酒，方有十分力。快去拿酒來，金節無奈，只得命取一壘頂好陳酒，放在他面前。牛皋雙手捧起來，吃了半壘，叫左右拿了這半壘剩酒，少停拿與老爺來吃。立起身來，跟踉蹌蹌走下大堂。衆人只得扶他上馬。三軍隨後跟出城去。金節上城觀看，那牛皋坐在馬上，猶如死的一般，只見金營走出一員番帥，身長一丈，用着一根渾鐵棍，足有百十斤重，其名叫做斬着摩利，飛步出來，看見牛皋吃得爛醉，在馬上東倒西橫，頭也擡不起，斬着摩利道：「這個南蠻死活都不知的，他就把那條棍子一頭豎在地下，一頭拄在胸前，好似站堂的皂隸一般。口裏邊說道：『南蠻看你怎麼了？』牛皋也不答話，停了一會，叫道：『快拿酒來。』家將忙將剩的半壘酒，送在牛皋面前。牛皋雙手捧着亂吃，那曉得吃酒的人醉了，被風一吹，酒湧上來，把口一張，竟像靴統一樣。這一吐直噴在番將面上。那番將用手向面上亂抹。這牛皋吐了這一陣酒，已醒了，見一個番將立在馬前，抹面孔，就舉起鋼來，噙的一響，將番將的頭盔搗去，腦蓋打碎，跌倒在地。腦漿迸出，牛皋跳下馬，定睛一看，喜之不胜，割下首級，跨上馬鞍，招呼三軍沖入

番營，殺得個尸橫遍野，流血成河，追趕二十餘里，方纔回兵，奪取馬匹糧草，錙重不計其數。金節慌忙出關迎接，說道：「將軍真是神人。牛皋道：『若再吃了一壘，把那些番兵多殺盡了。』說話之間，進了關來。金節親送牛皋至驛館安歇，衆軍就在後面教場內安下營寨，不提。

回言金節歸官舍，後堂來見戚夫人，侍僕上燈排夜膳，夫妻對坐用完成。坐中說起牛統制，酒醉公然誅賊人，打退金兵十萬，岳侯麾下盡罷軍。戚氏聽言忙道是：「此公宋室倚爲城，能人手下無庸將。真是天家福不輕，總兵點首擡身起。說與夫人戚氏聽，下官今夜書房宿，還要升堂犒賞軍。夫人聽語呼諸婢，秉燭階前送起身，不提金節酬軍事。要言戚氏內堂情，送去夫君回入內，卸妝閉戶早安身。其時更漏交三鼓，夢中驚醒戚夫人，耳聽叩門聲急急，忙向床中坐起身，喚醒侍兒人兩個，外邊快看是誰臨。侍兒領命同行出，聲剝啄啓重門，香飄蘭麝迎人袂，步進姣姣賽玉身。雲髻半偏因睡起，慌張失色帶虛驚，跟踉蓮步行來快，走近床前姐姐稱。妹兒得夢驚非小，特來找姐護奴身。戚氏擁衾

床上坐。正色開言說妹聽。幸得姐夫今夜去。他身安歇外書廳。若然今夜居於內。你來豈不被人論。你年十九非爲小。須把嫌疑存幾分。父母早亡惟你我。姐夫雖親外姓人。聽言賽玉羞紅面。承姐良言句句真。妹年十二相依姐。寢食相隨厚意深。年來自覺齒加長。因此少進姐房門。倉皇之間神不定。來姐房兒媿實深。回思顏汗空增悔。這便如何怎理論。夫人問妹成何兆。賽玉當時告姐聽。妹兒正臥羅幃裏。說起其情羞殺人。一虎咆哮來趕入。緊緊將奴抱定身。躡身一縱將床上。狀態顛狂十二分。致妹嚇得渾身汗。驚醒之時怕殺人。虛心不敢房中睡。因此避入姐房門。夫人聽罷稱奇怪。我夢中驚覺見其形。莫不是黑虎星君來進寶。見他卻進你房門。既是妹兒心下怕。我身伴你臥羅衾。言時便向床中起。披衣束上繡羅裙。即命侍人來秉燭。姐妹雙雙後進行。房中留下看房婢。命他滅火早關門。一雙姐妹回香閣。當時同入帳銷金。荆樹連枝花本好。繡衾同臥話殷殷。方纔雨下安神去。良宵苦短日東升。一雙姐妹抽身起。各對菱花理鬢雲。梳妝已

畢將衣換。夫人辭妹轉房門。正值總兵回入內。中堂早膳已排存。夫妻坐下同言笑。便將夢兆告夫君。金節道。有此奇事。下官昨晚亦夢有一黑虎進內。直入後堂。莫非令妹終身應在此人身上麼。戚氏忙問道。那個甚麼人。金節道。就是岳元帥的先行官牛皋。他生得黑面短鬚。身穿皂袍。宛似黑虎。我看他人雖粗莽。後來必定衣紫腰金。倒不如將令妹配與他。也完了你我一樁心事。戚氏道。妾乃女流。曉得甚事。但憑尊裁。只要不誤小妹終身。就是金節道。待下官去問他家人。若未受室。決將令妹完配。明日乃是黃道吉日。請他來此入贅。便了。戚氏大喜。忙替妹子整備一切。嫁裝奩物。早已備就的了。當時吩咐就在西庭鋪設新房。須臾金節入內道。方纔家將回來。探得牛先鋒尚未完配。戚氏大喜道。新房收拾好了。果遂妾意。金節笑道。夫人性急得很。忙叫整備花燭。着人擡了盤盒進來。將紗帽圓領金帶烏靴。更有許多呈祥取瑞的物件。不計其數。差出四個家將。送到驛中。你們不要多講。只說請將軍換了袍服來衙吃酒。四人奉命押了兩架擡盒。來至驛中。見過牛皋。將禮送上。牛皋本性粗率。只道打了勝仗。他們送來的

賀禮。隨將冠袍一看道。爲何又要文官打扮起來。這樣吃酒真惹厭。老爺明晨早來便了。重賞來使回去。到了次日。牛皋暗想金節十分要好。只得穿了他送來的冠袍。來至金衙下馬。金節早已出接上得大廳。擡頭一看。只見張燈結綵。供着喜神。排着花燭。好不熱鬧。牛皋暗想他家有人做親。故昨日送那些吉果來。便問道。貴總兵府上何人完姻。俺家賀禮也不會備來。只好後補了。金節道。不瞞將軍說。今日乃係黃道吉日。本鎮有妻妹。送與將軍爲妻。特請台駕到來。同拜花燭。就叫奏樂。請新人出堂。話聲不絕。那牛皋一張面孔。頃刻漲得豬肝色一般。急得沒法。往外一跑。上馬而去。這裏金節夫妻。急得面面相看了半天。那戚氏走至總兵面前。怒說道。小妹的終身。不想竟害在你手中矣。金節道。夫人不必驚慌。且候岳元帥駕到。下官定去懇求成就。這段姻事便了。

正說之間。飛騎到。家丁急進後堂門。報稱元帥旌旗至。總兵火速急抽身。走出儀門。忙上馬。出城夾道跪相迎。馬前履歷高高奉。接駕來遲恕罪名。元帥欠身言請起。即時放礮便安營。各營將士齊齊至。

岳侯升帳會諸人。金節趨前恭見畢。元帥賜坐令平身。總兵告罪方歸坐。左右芽茶獻一巡。坐中元帥縈懷抱。不見牛皋出郭迎。莫非敗陣生慚愧。故此無顏向我親。鳳眸回注關中將。見他服色暗思尋。正當戎馬倥傯際。怡然冠帶是何情。又觀他有疑難色。不識其中有甚因。默然元帥凝神處。金節開言稟大人。具說先鋒牛統制。如何酒醉拒番軍。打退金邦兵十萬。奮勇當先獨出羣。大人虎帳英名重。旗開到處獲全贏。岳侯回語朝廷福。本帥無才抱愧深。言時鳳目觀金節。良久之間問一聲。這般服色因何故。莫是潭衙六禮迎。不妨請便權回府。本帥無煩時俗文。金節幾番思啓口。又愁冒犯虎威生。今承下問非常喜。仔細從頭稟一巡。如何夢虎思連配。先鋒跑脫卻朱陳。惟愁元帥難容准。生愁負罪怕呈明。事行若此難回挽。只得恩求元帥情。仁施惠澤春風庇。金玉言成賜此婚。從新下禮神謀帥。再三請罪乞洪恩。元戎含笑親扶挽。道原來有此一椿情。造次事成難按例。總兵請便且寬心。少停本帥傳伊至。親送他來就此姻。喜殺總兵人一個。大

人不罪反加恩。當時致謝相辭起。退出蓮花寶帳門。
回衙忙告夫人曉。令妹良緣仗玉成。夫妻好不心
歡喜。感戴天高地厚恩。不言總鎮衙中事。回文聽
表岳軍門。即時傳上湯懷將。速帶牛皋至大營。將
軍奉令忙辭出。坐鞍尋至驛中臨。

湯懷進得關來。尋至驛館門首。便問門軍道。你家老爺
那裏去了。軍士道。今在後帳房裏。湯懷道。不須通報。我
自進去說罷。悄悄入內。只見牛皋朝着牆頭而坐。湯懷
用手在他肩上一拍道。牛弟好打扮吓。牛皋立起道。不
要作耍了。你幾時來的。湯懷道。纔來不久。元帥有令教
你快去。牛皋道。湯二哥略等等待我換了衣甲前去。湯
懷道。就是這樣好。扯着牛皋就走。一同上馬。來至大營。
湯懷先行繳令。然後牛皋跪下叩頭。岳侯道。夫婦人之
五倫。你怎麼跑了去。豈不害了那戚小姐的終身。今日
為兄的親送你去成親便了。遂命左右取出袍服。元帥
換了。便同牛皋出營上馬。吩咐排道送親。一聲令出。諸
般早已齊備的了。

元帥送親非小可。聚集關中大小民。雖然靜道無侵
犯。遠遠偷窺暗暗論。銅鑼畫角行行近。繡旂五色

燦朝雲。前邊頂馬牛統制。紅袍金帶去成親。追風
烏馬披紅綵。十分威武副將軍。龍駒寶馬元帥坐。
錦袍玉帶似天神。紅羅寶傘全金字。萬民感德獻來
珍。高遮紅日隨騎駕。罩定經文緯武臣。層層儀仗
如雲密。道子排開數里程。將士佩刀軍捧箭。嚴肅
軍威十二分。進關不遠離金府。衙前升轍接軍門。
金節道旁親俯伏。三班細樂奏新聲。奉請元帥騎駕
入。掛刀軍渡河邊分。岳侯下了龍駒馬。諸人簇擁
上高廳。虎支交椅居中擺。總兵奉坐主軍人。先行
謝罪諸般禮。德惠非常感戴深。登時一片笙歌細。
奏請天仙下彩雲。牛皋先立紅毡上。橫相三宣吉語
呈。牛郎織女齊肩立。先拜元帥岳大人。然後夫妻
行大禮。參天拜地結同心。宮燈對對前引道。花燭
雙雙照喜星。喜娘呈上雙紅綵。夫妻牽入洞房門。
元戎看彼成連理。方纔離坐要回營。當時說向金總
鎮。今日匆匆失禮文。薄儀且行來日補。失陪另日
會相親。總兵不敢輕留挽。深感元帥賜此婚。連稱
不敢何當受。又勞憲駕送親臨。殷勤送上龍駒馬。
隨出衙前送一程。元帥回營升寶帳。須臾金節謁營

門。一者謝恩二下東。請令相邀各總軍。岳侯應允他相請。令容諸將去陶情。金節告辭去退出。各營統制約同行。齊將戎服兜鍪卸。都換冠袍赴喜樽。少停金節差人至。喜筵呈敬岳軍門。又捧羊酒諸般物。預備元帥犒賞軍。岳侯獨坐蓮花帳。案前秉燭看書文。忽見月光穿帳入。惹起思鄉一片心。記曾前歲辭親舍。慈語諄諄勉報君。豈因小節拋朝事。私後公先依訓行。別親略帶遲疑色。親顏不悅頓生嗔。道是陶侃之母成兒孝。王陵母助子忠臣。致身於國方爲孝。親意如斯敢惜身。慰心難得鴛鴦侶。奉親課子體征人。烽烟四起乾坤暗。怎得君親享太平。又思義弟諸軍將。汗馬長征不憚辛。這番進勦臨陣少全生。革去招親臨陣款。因憐多半未完姻。香烟有代諸君慰。免教身後太淒清。岳爺捲卷凝神處。丹心爲國更爲民。無言默坐蓮花帳。玉漏頻催夜已深。金府宴完諸將轉。營前繳令見軍門。禮完賜坐諸營將。遂將除革款來行。明日挂牌行示衆。良緣巧遇許朱陳。先婚後稟從優獎。按禮而行門地

清。更須六禮明媒正。免爲強搶法無親。款除爲重延人嗣。元帥周詳體貼深。一班將士承其令。個個歡然感不禁。軍前除了招親款。人人贏得後嗣興。謝過元帥方散去。各歸營帳不須論。回言金節衙中事。牛泉花燭洞房春。合歡飲罷新郎出。廳前宴滿衆將軍。歡呼暢飲添豪興。酒不停樽盡帶醺。因畏元戎方罷宴。不然要飲至天明。當時送去同營輩。揖別堂前金總兵。絳燈引道身歸內。蘭房繡幃會佳人。喜娘扶過娉婷女。花筵對坐舉雙樽。粗中有細牛統制。也解夫妻恩愛情。美人豪士成連理。天定良緣各稱心。要知後事如何集。且看二十七回文。

第二十七回

掘陷坑吉青中計 認兄弟張用獻關

卻說那山東有一豪士。姓孟名邦傑。因他父親被劉猗打獵撞死。他去報仇不成。反被劉猗請了他老子魯王劉豫帶着人馬。把個孟家莊踏為平地。幸而邦傑逃得快。保全了性命。便去尋着義兄岳真。綽號錦袍將軍。頗負才能。當時弟兄相見。邦傑就將前事哭訴了一番。今欲往宋營中去投都元帥岳大人麾下。得個出身。領兵前來報仇雪恨。岳真道。我也久有此心。因衆大王不從。所以中止。今日且同吾弟前去見見衆大王。再議便了。這山後四個大王。頭領大大王叫做呼天保。第二個叫做呼天慶。第三個叫做徐慶。第四個叫做金彪。岳真領着孟邦傑來至山寨。一個個見禮通名。就替邦傑訴了一番苦情。呼天保道。孟兄要報父仇。有何難處。我等六人聚集兩山人馬。約有萬餘。足可以報得孟兄之仇。何必遠走他方。邦傑道。小弟聞得岳侯忠孝兩全。義氣甚重。欲思相投。公私兩盡。四個大王尚未回言。岳真忙向

四人道。依小弟看起來。這綠林中生意。終無了局。不如聚了兩山人馬。一同去投在岳元帥麾下。掙個出身。也不枉人生在世一場。四個大王聽了他二人的話。齊道。有理。就吩咐衆嘍囉收拾山寨人馬糧草。並金銀財寶。當日大開筵席。各各暢飲。到了第三日。衆大王帶領一萬嘍囉兵一齊下山。望着藕塘關來。

此時要說前文事。牛泉燕爾樂新婚。倚紅偎翠情親密。相愛相憐十二分。久疏元帥諸盟好。日在金衙伴美人。荏苒流光容易去。看看兩月有餘零。不能在關中歇。大營來往候軍門。此日元戎升寶帳。牛泉隨衆在行營。施全汜水關前轉。軍符有代得回程。帳前繳令庭參畢。岳侯喜悅令平身。軍政事完思雅集。大營留下衆將軍。少時早宴安排就。接風統制姓施人。居中首席元戎坐。另開四席兩邊分。當時各各來歸坐。暢飲歡呼酒數巡。湯懷笑述牛泉事。金府逃回帥送親。而今恩愛非常好。當初猶作假惺惺。幸得施兄來得快。與彼相逢幸十分。不然會彼非容易。不至金衙不見人。目今不是從前了。情好只在一人身。席間個個皆含笑。施全聽罷笑難

禁。起身出席忙稱賀。恭喜牛兄照喜星。良緣天賜
真佳麗。何幸如君美滿稱。愚兄急欲關中去。仰瞻
絕色美佳人。牛皋笑說休虛讚。重歸座位又開樽。
衆皆催促牛皋起。快些回府樂新婚。坐中王貴哈哈
笑。道言今日不容行。元帥准伊兩月假。算來兩月
有餘零。從今言定營中住。帳前差遣理該應。衆人
聽說皆稱妙。張顯當時說笑因。諸君惹厭休如此。
離人夫婦太無情。湯懷笑道非因此。我們難隔弟兄
情。施全聽罷諸人話。笑問其情可是真。既然疏遠
諸兄弟。難道是元帥之前也不臨。湯懷答道無虛語。
不妨你問長兄身。元帥聞言微一笑。目注牛皋不做
聲。牛皋嚷道休說了。俺家從此不回程。免得個人人
將我來取樂。當做筵前下酒珍。聽言大笑施統制。
遂問諸君可聽明。他今自負成家室。故言從此絕歸
心。此是行營他別舍。怎抵關房繡戶門。衆人齊道
兄言是。而今輕易不登營。牛皋當下哈哈笑。俺性
粗愚不辯論。不該各位將俺說。算來俺是有功人。
元帥革除陣頭款。皆因小弟這頭姻。理應好好將俺
謝。諸君着意可尋春。從今不必多言了。俺的光輝

廣庇深。衆人此際難禁笑。拱手齊將託庇稱。笑談
重復傳盞盞。更深席散各抽身。謝酒禮完方散去。
牛皋此夜住行營。次朝同了施兄長。總兵衙內看新
人。金節忙忙排盛席。敬禮施全意甚殷。直至更闌
方告別。連朝歡賀往來頻。節序催人秋七月。中元
屈指又來臨。牛皋獨坐中軍帳。報稱來了吉將軍。
弟兄入帳同歸坐。茶罷收杯把話論。
吉青道。小弟因見衆弟兄在營中做羹飯。我和你不知
到山上幽僻之處去做一碗羹飯。豈不是好。牛皋道。這
句話講得有理。我思那營中萬馬千軍。這鬼如何敢來
受祭。便依你甚好。遂叫家將把果盒擡到山上幽僻地
方。牛皋道。我就在此祭。老哥你往那首去祭。當時二人
祭完了。祖化了紙錢。叫家將把兩席祭擡攏來。在一塊
吃酒。吃不上十杯。牛皋道。這樣悶酒。吃不下去。想些什
麼頑意兒。纔好。吉青道。若要我行令。那還可以。若要我
做詩。我實實不諳。牛皋道。我行令實是不懂。做詩近日
略知一二耳。吉青道。我實不會。前在湯二哥營中。見他
與施五哥聯句甚好。七字一句的做了一首。念與我聽
過。想必就算是詩了。牛皋拍手道。就是詩了。我們今日

也來聯句。就將這月亮爲題。吟得來便罷。吟不來吃十
大碗酒。二人推讓了一會。吉青道。我二人只好口吟。不
會寫的牛泉點頭道。是吉青吟道。

酒滿金樽月滿輪。月移花影上金樽。吉

詩人吟得口中渴。帶酒連樽一口吞。牛

吉青喊道。你也來賦了。月亮那樣高。不必說了。你且將
這酒杯吃了下去。牛泉道。原說我不會詩。老哥將就些
兒罷。吉青道。不行不行。一定要罰十大碗。牛泉笑了一
笑。立起身來就走。吉青道。你往那裏去。敢是要賴我的
酒麼。牛泉道。那個賴你的酒。我去小解。一會就來。就走
至山坡邊小解。那曉得有個人恰躲在這草中。牛泉正
撒在那人的頭上。把頭一縮。卻被牛泉看見。伸手把那
人捉將起來。拖至吉青面前叫道。老哥。俺現拿着個奸
細在此。該罰的酒。待俺報了功。再來領受便了。吉青道。
如此。將功抵罪便了。二人說說笑笑。把奸細綁了。各各
上馬。竟往大營前來候令。元帥叫傳宣官令二人進見。
牛泉跪下道。末將在土山上拿得一個奸細在此。候元
帥發落。元帥道。綁進來。左右一聲得令。就將那人推上
帳來。案前跪下。元帥一見他的服色行徑。明知是金邦

奸細。就假裝醉意。往下一看。叫道。快放了綁。向着那人
說道。張保我差你山東去。怎麼躲在山中。被牛老爺拿
住了。書在那裏。那人不取則聲。元帥又道。想必你遺失
了。所以不敢回來見我麼。那人要命。只得應道。小人該
死。元帥道。沒用的狗才。我如今再寫一封書。恐怕你再
遺了。豈不誤我機密大事麼。吩咐左右。將他腿肚割開。
將蠟丸用油紙包了。放在他腿肚裏邊。把裏腳包好。吩
咐小心快去。若再誤事。必然斬首。那人得了性命。諾諾
而去。那牛泉看見張保站在元帥背後。就是元帥醉了。
也不致如此錯認。呆呆的看放那人去了。方纔上前來
問道。元帥何故認那奸細做了張保。末將不明。求元帥
指示。

當時元帥微微笑。道。你豈曉此中情。兵行詭道。不妨
詐。無濟於事。誅細軍。久思拒魯。遂余願。又恐金兵
來犯城。將機就計。將他放。替我權爲細作行。計之
中。否原難必。且看來朝試敵人。聞言諸將方知曉。
元帥神謀。養孔明。玲瓏七孔。心何慧。談笑之中。巧計
成。運籌決勝。安天下。韜略誠然。少對人。任言諸將
同聲贊。且說方纔那細軍。果然兀兀營中。士。忽耳

送爲他姓名。職授參謀官不小。差他特探宋營情。藕塘關上英奇帥。玉鏡高懸豈被塵。當時發放其人。驚疑還喜命全存。熬痛強行回本寨。河間府見四番君。平章領入牛皮帳。兀朮擡頭吃一驚。參謀卻是何緣故。面黃肌瘦不成形。莫是途中來害病。因而耽擱到如今。想時坐上開言問。限期已過是何情。宋營消息如何了。快把他情述某聽。忽耳迷因連頓首。稟上番王兀朮聞。小臣奉命前行去。藕塘關上探軍情。正當巧月中旬節。小臣是夜出私行。耳邊聽得人聲至。蔓草之間來匿形。不料宋營牛統制。草邊小解把臣擒。不由分說將臣細。當時獻上岳軍門。不期岳某醜然醉。錯認臣爲張保身。道臣疏忽將書失。反被牛爺將你擒。卽作一書來發下。命往山東走一巡。將臣竟做傳書使。十分機密內中情。破臣腿肚將書嵌。怪臣遺失彼前文。小臣負痛行難快。故此遲遲誤了程。聽言兀朮傳番卒。快把來書取出呈。兩個番兒齊動手。便從腿肚取書文。可憐肌肉皆傷爛。蠟丸取出血淋淋。當時用水將丸洗。小刀割破一書存。兀朮坐上將書展。岳侯筆下

有風雲。連真帶草龍蛇舞。墨光秀色奪人睛。深欽岳帥非凡品。緯武經文第一人。三復奇書方省識。原來劉豫暗通情。約取山東書一紙。語言與妙實難明。思量可恨賊劉豫。反覆如斯真小人。某家有甚虧伊處。負義忘恩狗彘心。當時拍案高聲罵。不誅此賊枉稱能。卽傳校尉將兵點。差出三千鐵甲兵。金眼踏魔番左帥。善字魔里右帥身。領軍火速山東去。抄斬劉豫一滿門。階前忙了哈迷噠。稟稱狼主慢施行。此書不識真和假。狠主還須細訪明。一時盛怒將劉斬。中他反間悔徒深。岳某才能非小可。定有奇謀此內存。四王不聽軍師語。答道無疑劉賊情。他在宋營爲將日。岳某同伊共領軍。左右先鋒爲接應。豈無關照兩人心。軍師不必多疑了。快發雄兵齊魯行。當時遣發人和馬。望着山東取進程。詞中按下番邦事。聽表元帥帳下情。岳元帥這日正坐帳中有探子來報。啓上元帥。關外大路上有一枝兵馬。屯紮營寨。特來報知元帥道。可是番兵麼。探子稟道。不是番兵。看來好似綠林中人馬。元帥就命湯懷施全前去打探。倘若果是來歸降的好生領

他來見。二人奉令。辭了元帥。出營上馬。行來未到十餘里。果見一枝人馬。安營中路。湯懷走馬上前。大喝一聲道。你們是那裏來的人馬。到此何幹。早有士卒報入營中。只見走出六員戰將。齊齊來至馬前道。某等乃山東臥牛山好漢岳真等。聞得岳元帥禮賢下士。特來投順。不知二位將軍尊姓大名。湯懷施全兩個聽了。連忙下馬答道。小將湯懷施全。奉元帥之命。特來探問將軍們的來意。既是如此。就請上馬同去見元帥罷。六人齊聲道。相煩二位將軍引見。於是八人一齊上馬進關。到了營前下馬。湯施二人道。待小將先進去稟明元帥。然後請見。六人道。二位請便。二人進得營中。見了元帥。稟道。有一枝人馬。爲首六人。乃山東臥牛山中好漢。特來歸順元帥。現在營前候令。岳侯大喜。就命六人進見。六人進得帳來。近案跪下。口稱岳真。孟邦傑。呼天保。呼天慶。徐慶。金彪。在山東臥牛山失身落草。今因劉豫不仁。特來歸順元帥。求恩賞錄。元帥拱手道。既是諸位能識天時。俱非庸輩。遂問各各家世。五人一一對答。獨有那孟邦傑未說先哭道。小人本係良民。因一門盡被劉祝殺絕。只有小人逃出在外。今得重見天日。立志投順元帥。

望虎威庇蔭。使小人報仇雪恨。公私兩盡。岳侯道。劉豫父子投順金邦。聞兀兀甚不喜他。本帥已定計。令他自相殘害。昨已差人到山東去探聽消息。待他回來。便知端的。若此計不成。本帥親領大兵爲孟君報仇。便了孟邦傑。叩謝了元帥。當時各各賜起。吩咐六人換了衣甲。旗號。大營設筵款待。各立營頭住紮。不一日。元帥在帳與諸將聚談兵法。投壺雅集。岳真六人旁觀。暗暗的道。我等歷徧天下。眼中也不知見過多少人物。卻不曾見元帥這樣的人才。孟邦傑道。難怪名滿天下。人人仰羨。正當暗議。忽見探子回營。軍校領入帳來。元帥細問端的。探子叩頭稟道。小人奉令往山東探得。劉王長子劉麟。因兄弟抄沒了孟家莊。力諫其父。不從。墜城而死。大金國差出左帥金眼雕魔。右帥善字魔里。領兵五千。將劉豫一門。盡皆抄沒。只有劉猗在外打圍。知風逃走。不知去向。小人特來繳令。元帥吩咐重賞探軍銀牌羊酒。探子叩謝。退出營門。岳侯回向孟邦傑道。劉豫已誅。孟君亦可釋然否。邦傑謝了元帥。各各至晚散去。不表。且說兀兀此日下令道。岳某久居藕塘關。阻我進路。有誰人敢領兵去搶關。早有大王粘罕答應一聲。某家願去。

兀兀道。王兄可帶十萬人馬。務要小心攻打。粘罕得令。統帶大隊。另有一班元帥平章保駕。離了河間府。浩浩蕩蕩。殺奔而來。這邊早有探子報入元帥帳中去了。探軍報入蓮花帳。元帥遂將暗令行。親點雄兵八四隊。計共二萬。遣征人。趙梁周吉人四個。各各一隊。領諸軍。東南西北來分守。保護關城要小。四將同聲言得令。四方設帳便安營。岳侯率領諸軍將。中央住紮保關城。預備搶關寇至。軍符嚴肅鬼神驚。那邊粘罕提兵將。離關十里便安營。看看將近黃昏後。令傳明日去交征。暗對藕塘關紮住。埋鍋造飯亂紛紛。當時粘罕心思。昔日青龍山上情。十萬精雄兵不少。未曾防得踏軍營。竟被南蠻單騎至。殺得某家魂膽傾。岳某才能真了得。防他今夜照前行。不待某先埋伏。管教他到即成擒。暗傳號令諸番卒。帳前掘下陷人坑。兩旁埋伏撈釣手。等候南蠻來劫營。深坎挖成浮土蓋。教他失足悔無門。選挑一將容黃瘦。宛然粘罕是雙生。賊形醜貌偏能肖。換將衣甲簇生新。命他坐入牛皮帳。紅燭雙燒案上存。垂頭假做觀書狀。專候擒龍伏虎人。

住言粘罕安排定。詞中要說昔年情。仁心保郡張公後。大爺張立少年人。河間當日逢番寇。失散連枝張用身。天南地北難逢集。傷心何處問歸程。可憐好個張公子。一身漂泊似浮萍。囊空如洗川資盡。流落江湖作小民。求乞光陰難度日。辜負堂堂壯士身。聞得岳侯征剿北。藕塘關上紮全營。訪知元帥慈祥性。好賢重義惜生靈。故而張立心中慕。特地尋投不憚辛。枵腹兼程難得上。來遲一日事難成。番兵徧地安營寨。怎得關前見宋軍。大爺至此真無奈。思量許久計忽生。不待我番營去。打死番人好建勳。想時神倦身無主。草間且睡片時辰。不料謝昆催餉轉。眼見番兵難下營。便從山後安營寨。差人去請接糧軍。要說那土山張立黃梁醒。提棍搯睛下了山。望見謝營他不識。高擡鐵棍打將來。三軍吶喊詢名姓。張立當時着了呆。謝昆上馬提刀出。嗚一聲何來毛賊搶營盤。都帥岳侯糧草。大膽囚奴敢亂來。聽言張立驚非小。拄棍營前把眼擡。叫聲嚙心慌了。自思冒犯怎安排。思功得過如何處。思量自恨命何乖。退身仍向此山去。潛形求食覓

荒萊。謝昆也不窮追趕。回馬歸營心緒乖。查點護糧兵共卒。受傷十數倒塵埃。幸而糧草無虧缺。免向軍前待罪來。按下謝昆湖口鎮。回文要說大營盤。且說岳元帥當晚安排定安。軍將奉令防守。只有吉青心下暗想道。我前回在青龍山中。這番奴調虎離山之計。放走了粘罕。受了大哥多少埋怨。今日他又下營在此。不若去將他拿來。方算好漢。想得停當。吩咐三軍道。你們謹守營寨。老爺去就去。說罷。走馬出營。來至粘罕營門。手提狼牙棒。一聲喊。打進番營。三軍大叫道。南蠻來踏營了。攔攔不住。私自逃奔。吉青直打至中間。望見牛皮帳中。坐着一人。面如黃土。頭戴雙龍鬧珠皮冠。雉尾高飄。身穿一件大紅戰袍。滿脣鮮紅。二目垂視。吉青喜道。果是這囚奴在此。候死把馬一拍。竟沖上帳。只聽得轟然一聲。連人帶馬。跌入陷坑。兩邊番卒早已用撻鈎拖起。登時將吉青細綳。推入後帳。粘罕一看。不是岳侯。倒是吉青。大喝一聲。推去斬了。案前閃出鐵先文郎叫道。刀下留人。粘罕道。鐵帥不知這吉青十分可惡。昔日某家幾乎死在他手。今日擒來。那有不殺之理。鐵先文郎道。狼主臨行時。四狼主曾說過。若拿了別

個南蠻。悉聽施行。若拿了吉青。必須解去。要報昔日愛花山之仇。粘罕道。不是鐵帥提起。險些斬了。忙叫小番帥金眼狼。銀眼狼。狼領兵二千。將吉青上了囚車。並軍器馬匹。一齊解往河間府去。二人奉命。立刻起身。那吉青營中家將。一夜不見將軍。轉回。慌忙報上元帥帳中去了。岳侯聞報。忙傳令。遣出隨征將士們。同心奮勇分頭去。番營速救吉將軍。令符一下齊聲應。猛將雄兵盡逞能。元帥亦上龍駒馬。手挽雕弓帶卓翎。步將一雙隨左右。一齊沖殺近番營。元帥坐鞍擡鳳目。番邦兵卒兩邊分。分明讓路無攔阻。必有蹊蹊此內存。會意令傳諸將士。隊分四路繞番營。左右輕抄他後寨。一聲礮響震天聲。八方四面皆雄將。一片呼聲震擁陣。番兵番將驚慌了。橫沖直撞足難停。往前一擁如山倒。陷坑填滿盡番人。悉憑宋將來誅戮。坑內無方出路尋。粘罕計乖稱罷了。逆風放火反燒身。棄營膽落魂飛散。帶領平章番帥們。硬着頭皮來殺出。怎能輕抵岳家軍。這場斃殺天昏暗。翻江倒海馬騰雲。飲刀帶箭諸番將。滾滾人頭落地

塵。粘罕此時神不定。忙尋原路去逃生。平章番帥難兼顧。各各惟能保自身。這邊元帥催騎上。龍泉寶劍敵千軍。分兵追趕番邦寇。馬不停蹄取進程。回言落魄張公子。錯打糧營悔恨深。依然求食沿塘走。行至官塘立定身。望去一枝人馬至。喧喧嚷嚷幾多人。囚車一輛來擡過。向北而行不住停。張立當時心暗想。囚車內是吾朝人。昨宵冒犯元戎駕。誤打糧車負罪名。不如且把他人救。好見軍門岳大人。將功贖罪求恩赦。軍威之下庇餘生。想得停當將籃放。手提鐵棍上前奔。一聲高喝金營卒。你們所解是何軍。番兒答道南朝將。你問他來有甚因。聽言張立忙揮棍。橫三直四打番軍。傷壞番兒人數十。一身本領果超羣。解軍此刻渾呆了。金眼狼狼拍馬臨。見其光景驚非小。忙問隨車一衆人。番兒抖戰從頭稟。金眼狼狼火直噴。掄動大刀跑馬上。二人覷面論交爭。

張立也就提棍打去。番將舉刀砍來。戰不上幾合。被張立把鐵棍鈎開了。金眼狼狼手中大刀。向馬腰上耍的一棍。將馬腰打斷。金眼狼狼跌下馬來。又是一棍。死於

馬下了。銀眼狼狼見此光景。撥馬逃走。張立早已趕上。把棍橫掃將去。連人帶馬。打成四段。吉青在囚車內見了。就將兩膀一掙。兩足一蹬。囚車已散。向小番手內奪過狼牙棒。跳上戰馬。舞棒亂打。看見張立身上籃縷猶如花子一般。也不去問他。只顧追打番兵。往北而去。張立站住道。豈有此理。我救了你的性命。連姓名也不問一聲。這樣人是我救錯了。探他則甚。不如原討我的飯去罷。遂向地下提了籃筐而行。前邊有座高山。叫做猿鶴山。山上藏着四個好漢。當時聽得下邊金鼓聲喧。忙帶着嘍囉一齊沖下山來。正值番將番兵被宋軍殺敗奔來。山主諸葛英。催動人馬上前。鎗挑劍砍。番奴四散。卻好吉青趕來。他見了吉青。蓬頭青面。只道也是番人。就望着吉青殺來。吉青忙舉棒招架。那裏戰得過這四個好漢。張立一路走來。剛剛到這山下。見吉青又在與四人交戰。看看吉青招架不住。頃刻就有性命之憂。暗道這個人論理不該救他。待我去打個抱不平罷。遂放下籃筐。提棍走上。大喝一聲道。你們四個戰一個。往那裏說起。照棍罷。吉青看見大喜。六個人殺做一堆。正在難分難解。不期粘罕被岳元帥殺敗。正向這條

路上敗將下來。看見前面有人阻路。後邊宋軍追來。慌得粘罕手足無措。只得揀條小路。扒山越嶺而去。慢言粘罕逃生命。聽表多謀足智臣。率領雄兵諸將士。猿鶴山前已到臨。番兵番將無形跡。遠看前邊是吉青。同一身長衣破漢。更有牛皋王貴身。並兼四漢多驍勇。耀武揚威盡逞能。岳侯此際心中懣。吉青無恙幸殊深。不識王牛二弟何時到。只見他八人酣戰不停軍。元戎拍馬忙行上。喝言爾等是何人。擅敢無知輕助逆。阻攔本帥衆親軍。交鋒放走金邦寇。是何道理快言明。四人一聽忙回馬。跳出圈兒用目睜。諸葛會意忙忙問。適纔交手是何軍。牛皋罵道無睛賊。難道說都帥旌旗認不真。四人失色將鞍下。齊向牛皋說事因。我們因見青容將。口不言名交手爭。又逢這位好漢衣衫破。模糊竟認做番人。吉青聽罷呼呼吸。自知貌醜被人輕。四人當下同行上。來見元戎岳大人。齊肩跪在龍駒下。俯伏先陳冒犯情。末將名英諸葛姓。兄弟公孫郎姓名。劉氏國紳同義伴。君佐陳君共四人。猿鶴山中來落草。思功奮力拒番兵。不期遇了孽前將。錯認金邦賊寇

們。一時粗率輕交手。獨犯軍威負罪深。岳侯聽說怡然道。英雄立志要光明。溷跡綠林非上策。不如歸順我朝廷。共扶社稷勞王事。名流信史後人評。此方不負英雄志。諸君意下若何論。四人頓首非常喜。元帥提攜感大恩。將等願為麾下卒。執鞭隨轡慰生平。岳侯欣喜重言道。本帥何能得士心。速行毀寨收人馬。俱至關前候令行。四人叩謝回山去。元帥雕鞍坐看明。只見那破衣大漢旁邊立。呆看軍門不轉睛。元戎回顧親垂問。壯士緣何助我軍。張立聽言雙淚落。馬前低首屈黃金。遂將叔夜椿庭事。直說到雁序分離願影清。後來二聖蒙塵去。先嚴死節盡臣心。先母繼亡無所靠。江湖流落乞營生。探知幼主金陵立。大人拜帥領雄兵。幾次思量投虎帳。奈何一病負光陰。病痊趕路來遲了。藕塘關外紮番營。偏逢元帥糧車至。誤打糧營錯認金。故而擺罪潛形跡。又作沿河乞食人。因見番人解宋將。上前去做解圍軍。囚車救出青容將。脫難全無致謝云。後來又逢人四個。齊心同戰救來人。一時激忿重行上。幫助青容將一身。張立一番言語畢。岳侯懷

抱惻然生。馬前令起張公子。十分憐憫向其云。來辰寫本都中去。為你請職受天恩。久仰令尊名字。甫今逢公子幸何云。良吏兒孫甘守困。豈因濁富汗家聲。賢才若此尤難得。何愁異日不飛騰。言時傳過隨行將。命牽一騎賜張君。張立謝恩無限感。公恩似海十分深。寬宏不罪加憐惜。天地之恩一樣論。不言張立心中事。聽說那元戎傳上吉將軍。喝言怎不將他謝。救命之恩怎負情。吉青當下忙從令。致謝張家公子身。

元帥又向吉青道。你未奉本帥將令。私自出兵。本當斬首。今姑從寬。以後若再犯令。決不輕恕。吉青叩頭謝了。元帥正在發放。卻好諸葛英等四人。帶了山寨大小健兒趕來。元帥即命山寨降兵併作一隊。吩咐發轍回關。原在大營前紮好屯營。新來四將。命其各立營帳。元帥甚愛張立。賜其衣甲盔鎧。任在元帥近處。看同子姪一般。忽報謝昆解送軍糧到來。元帥命照數收下。記功獎勞不提。這日元帥正在閑看戰策。又有聖旨來。命岳某征服汝南曹成曹亮。元帥接過了旨。送去欵差。即時升帳。令牛皋帶領本部人馬。前往茶陵關去候本帥到來。

再行開兵。牛皋領令而去。元帥又命湯懷孟邦傑兩人解送糧草。二人應令去了。元帥向着謝昆道。煩貴總兵再去催糧接應。謝昆奉命。叩辭出營去了。停了兩日。元帥諸事安排停當。命示金節好生把守藕塘關。金節唯唯聽命。三聲大礮。拔寨起程。一路威風。住下慢表。且說牛皋奉了將令。回至金衙。別了戚氏夫人。起程而進。已至茶陵關口。安下營盤。天色尙早。吩咐部下奪取此關。再行進去吃飯。衆兵答應。一聲吶喊。到關討戰。只見關門大開。一聲礮響。沖出一枝人馬。只有五百多人。爲首一員步將。身長丈二。使一條鐵棍。飛舞而來。牛皋見他滿面烏黑。就哈哈大笑道。你這個人好像我的兒子。那將大怒。也不回言。舉棍就打。牛皋舉鋼招架。馬步相交。鋼棍並舉。戰不到十幾個回合。牛皋擋不住。回馬便走。大叫孩兒們快些放箭。三軍吶喊一聲。一齊開弓。射住陣脚。那將見了。也不追趕。忙忙領兵回關。牛皋回頭一看。且喜三軍未曾損失。連忙移營在旁紮下。過了兩日。岳元帥大兵已到。牛皋上前迎接。元帥問道。你先到此。可曾會戰麼。牛皋道。前日會了一員步將。不肯通名。與我打仗。想是與元帥有甚仇隙。所以要候元帥兵到。方

來交戰。元帥微微一笑。情知他又打了敗陣。便問道。怎麼樣一個人。牛皋就將那人面貌身材說了一遍。元帥吩咐紮營安歇。當夜無話不提。

次朝元帥升營帳。諸將排班左右分。岳侯輕展紅旗令。坐上開言問一聲。茶陵關上剿金寇。那位將軍奉令行。說聲未了英雄出。走上新收張立身。深深一拱將言稟。昨朝末將帳前存。聞知統制牛皋語。守關那將這般形。莫非末將同胞弟。請令關前會此人。元帥聞言如所請。張立得令領軍行。茶陵關外停人馬。對城討戰備交征。關中閃出英雄將。手提鐵棍上前臨。大喝一聲如霹靂。道來人受死快通名。張立陣前觀仔細。果是同胞共母人。假言休問俺名姓。特奉元帥將令臨。你今若是知機輩。速行自縛順天行。元帥好賢兼禮士。定能饒你命殘生。聽言張用心疑惑。音容無二長兄身。此時也不回言答。交手留心會意深。假戰約來三五合。張立回身詐敗形。鐵棍一拖回馬去。後邊張用緊隨跟。同至荒山清僻地。一無人跡往來頻。這回張立呼賢弟。豈料你今在此存。張用答言兄不曉。當年失散雁離羣。

追尋兄長無消息。無處棲身苦十分。投作曹成麾下士。封我茶陵關總兵。我兄不若歸降彼。同享榮華手足親。聞言張立稱胡說。昔年逃出為何情。堂堂七尺奇男子。豈做蜂屯蟻集人。眼前現有光明路。討個榮身不媿親。強如失志跟番寇。守此關城值甚能。都帥岳侯天下士。足智多謀第一人。兵強將勇非常銳。馬到功成建策助。指日旌旄來此地。安能保得此關城。張用聽兄一席話。言言刺腑更銘心。答言有理依兄勸。來朝弟做獻關人。張立歡然言道好。待兄假敗且回營。言罷了時拖棍走。張用追來假戰爭。獻關計定伴交手。各領雄兵轉大營。要知後事如何集。好從下卷續前文。

第二十八回

九宮山解糧遇盜 樊家莊爭鹿招親

卻說張立假敗而回。來至元帥帳中。繳令。將弟兄相會之爭。細細稟知元帥。岳侯大喜。到了次日。張立又到關前討戰。守城軍士報與張用。即便領兵出關。兩個並不打話。虛戰了三五個回合。張用詐敗。張立在後趕至關前。張用站在關口大叫道。我已獻關歸順朝廷。爾等大小三軍。願降者站過一邊。只聽得一片聲的願降。張立得了茶陵關。弟兄重新見禮。並下馬出關。恭迎元帥。入駐府中。張立引着張用叩見元帥。岳侯令起。並慰勞他二人一番。一面修本差官進京。保舉他弟兄為總制之職。又差人催運糧草。準備去攻棲梧山。一日元帥在營。與諸將閒話。便向張用道。你當知曹成曹亮用兵如何。張用道。他二人水裏本事甚好。還有副將賀武解雲亦極強悍。聚兵數十萬。曹成專好結交各處好漢。俱是有名無實之輩。不足為懼。但是這棲梧山上的元帥姓何名元慶。有萬夫不當之勇。非尋常人所能敵也。元帥道。

且候糧草到齊。再行進剿。衆將奉令不表。慢言寶帳元帥事。提起催糧謝總兵。押解糧草行得快。望着茶陵取進程。行行近一高崗嶺。山峯高聳入青雲。名喚九宮山一座。綠林深處住強人。鎮山頭領人一個。聚集嘍囉無數兵。肩下大王人共四。打家劫舍是營生。這朝正坐山崗上。嘍囉來報一樁情。道小人等衆來瞧見。一夥糧車將到臨。號旗岳字如盆大。必是都元帥處軍。聞得他兵紮汝南關外地。糧車經過此山林。大王聞報呼笑。說向齊肩四個人。俺們想奪江山地。做個齊天立地君。只畏一人岳都帥。威名四海鬼神驚。宋王倚作擎天柱。今古無雙第一人。若能降得他來到。何愁不得錦乾坤。巧遇他糧山下過。豈肯輕輕放彼行。忙忙點齊人和馬。同下山來看一巡。果然不錯真不錯。岳侯旂號認分明。大王高喝如雷震。道留下糧車放你們。三聲不允鋼鎗起。鎗盡無知一夥人。管教個個人頭落。大王不是省油燈。押糧軍校渾呆了。拋了糧車盡轉身。速報總爺知此事。謝昆嚇得失三魂。掄刀拍馬忙追上。觀看強人吃一驚。身長一丈顏如鐵。

紅鬚開口兩眉橫。渾身裝束騎青馬。月牙鏢在手中擎。看定謝昆高喝道。大膽焉能闖我營。速奉糧車為進見。饒你殘生狗命存。謝昆被嚇渾身戰。躬身只得大王稱。乞求息怒施恩惠。赦轉糧車憐謝昆。不然難保殘生。元帥森嚴例不輕。抄斬小官家口衆。無能未將遠年人。大王若果將糧放。未將啣環知報恩。那謝昆說罷哀求語。大王拍手笑連聲。當時催馬來行近。睜目從頭看謝昆。見他鬚髮蒼蒼色。便乃開言說事因。

向謝昆道。俺家看你倒是個老實人。我不搶你的糧草。你可將營頭紮下。急速差人去報與你元帥知道。說我九宮山鐵面董先大王。阻住糧草。必要岳某親來會戰。快快去報俺們候你回音。如若遲了。休怪我來欺你。謝昆諾諾連聲而退。大王領衆回山。謝昆只得安營。急急寫了文書。差旂牌星夜飛報上茶陵關去。正值岳元帥升堂理事。早有傳宣官上堂稟說。謝昆有告急文書投遞。元帥吩咐命他進來。傳宣官領令就同着旗牌來到滴水簷前跪下。將文書呈上。元帥拆開一看。

閱罷謝昆書一紙。大怒經文緯武臣。沈吟良久生煩惱。

鳳目揚威說事因。蟻集蜂屯烏合寇。擅敢無知犯我軍。明識謝昆無用輩。權憚全無出大云。紅旂令下齊諸將。那位將軍走一巡。階前閃出施統制。應聲願做救糧軍。手捧軍符辭帥出。離轅上馬去如雲。雄兵五百隨身帶。馬不停蹄趕路程。星夜行來非一日。九宮山在前面存。謝昆聞報忙迎出。營中相見主賓分。總兵便乃開言道。將軍共帶幾多人。施全當下回言道。小將軍身五百兵。謝昆一聽連搖首。此事今朝難十分。將軍一位如何敵。那強人猛勇實驚人。施全笑說無妨事。總兵但請放寬心。即時吩咐安營寨。飽餐戰飯備交爭。率領兒郎人五百。將軍披掛出營門。方天畫戟來提起。一程直抵那山林。山前排立人和馬。齊聲吶喊震天雲。嘍囉速報高崗去。董先躍馬鏖高擊。看定施全高喝道。來人可是岳軍門。施全怒目稱胡說。毛賊何勞虎駕臨。我是元戎麾下將。施全統制副將軍。特奉軍符來擊你。知機自縛赴關城。董先一聽重重怒。環眼圓睜火直噴。高舉月牙鏢照面。施全舞戟擋強人。鏢擊戟桿連幾響。統制當時力不禁。震酸兩臂渾身汗。

拖戟回駒作敗軍。董先大喊忙追趕。道言你向那方行。火速追來三四里。眼前不見那將軍。強人只得回山去。要說施全統制身。敗陣而逃魂膽落。思量無面轉糧營。著慌而去如飛鳥。坐下鸞鈴作響聲。心虛疑是追兵至。拍馬提韁沒命奔。廿里之程一氣跑。喘氣吁吁不住聲。定眼不見山林寇。神魂稍定馬蹄停。正當勒馬輕舒喘。覷面忽來英俊英。面如秋月蓮花貌。唇若塗硃眼似星。秀眉入鬢瓊瑤鼻。美秀丰姿畫不成。後髮齊肩年弱冠。前髮齊眉秀出羣。頭戴金冠鑲八寶。二龍抹額夜珠明。圍花戰襖桃紅色。金帶連環製造精。身跨好匹渾紅馬。玉手提韁緩緩行。後邊隨騎諸家將。馳馬攜弓個個能。施全呆看心生愛。此郎容貌若仙神。雲雷兩姪來相並。品字難將上下分。料他必是豪家子。與園作樂會陶情。看他主僕由前進。若遇強人怎理論。我今若不言其曉。管教穩穩送殘生。思量至此高聲叫。前邊有賊慢行程。快些轉馬回來罷。莫教失足悔無門。少年被喚勒回馬。手挽絲韁問事因。那少年向着施全問道。將軍喚我轉來。卻爲何事。施全

道。前邊有個強盜。十分利害。恐你不知。遇見了他。豈不自送性命。故此通知你一聲。快快回去罷。少年聽了此語。便問道。將軍何以知之。施全道。實不相瞞。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官施全。便是因有護糧總兵謝昆被九宮山的強盜阻住軍糧。我奉岳元帥將令。前來保糧。不道強人果然本事高強。殺他不過。被他打敗了。故此叫你。不要前去。那少年聽了。拱拱手道。原來如此。極承情了。遂喚家將取我的鎧甲上來。家將答應一聲。打開錦袱。公子下馬披掛。那施全在旁看他穿上一副就身可體的黃金甲。腰勒着絲鸞寶帶。佩上一口銀絲堆花壳鞘的寶劍。繫着大紅總子。翻身跳上了渾紅馬。兩個家將擡過一桿虎頭鑿金鎗。公子綽在手。中叫聲。施將軍。引我前去。捉那強盜。施全觀看他這桿鎗。鎗桿倒比我的。戟桿粗些。想他必有些本事。便道。小將軍你尊姓大名。那強人委實利害。不可輕看他吓。公子道。我今且去會會這個強盜。若勝了。與你說知名姓便了。請將軍前行引道。施全害怕。那裏敢先走。那些家將都笑道。虧你做了。一位統制老爺。遇了強盜。就這樣害怕。怎麼與金兵對敵。同去不妨的。施全滿面羞慚。無可奈何。只得一齊

同走。將近九宮山下。施全立住了馬。用手指前面道。望去半山裏的人馬就是了。那小將軍就將馬一拍。直上山脚。高叫一聲。董先毛賊。快來認認小將軍的手段。嘍囉火速上山報知。董先毛賊。飛馬下山。施全見了。對公子道。強盜來了。須要小心些。公子道。待我拿他。公子一馬冲上前去。施全同着家將在後邊觀看。董先見了公子。便罵道。施全這狗男女。也不成人了。去教個嬌花嫩蕊樣的小孩兒來送命。豈不可笑。公子道。你就是董先麼。董先答道。俺家正是。你既知道大名。怎不避去。還敢來問公子道。我看你形狀倒像個好漢。朝廷正在用人之際。何不改邪歸正。投在岳元帥麾下。掙個功名。你若一味逞蠻。恐一朝失手。悔之晚矣。若聽好言。隨我去罷。也不枉你一生專業。董先聽罷。勃然大怒。高喝一聲。你這小毛蟲。有何本領。敢這樣無禮。口出大言。打死你罷。

三魂七魄盡離身。高聲喊叫諸兄弟。快下山來拒敵軍。驚動在山人四個。一齊冲騎下山林。讓過董先回馬去。相逢公子小將軍。四人阿呀同聲道。原來公子陣前臨。慌張個個將鞍下。齊跪渾紅馬首存。坐鞍公子觀明白。認得先露部下軍。當時亦下渾紅馬。便向諸人說事因。祖爺原命投郡帥。爾等如何不奉遵。反助綠林何道理。這般無志枉稱英。四人本是能征將。張所麾前得力人。今承小主良言訓。四人倒覺愧無門。同聲只得將言稟。小將當時遵令行。立心投靠郡元帥。不意途中遇賊星。強擄我們山上去。與他結義拜為盟。今朝有幸重逢主。勝見朝霞旭日明。聞言公子重詢道。我今纔曉這般情。你等胡行無國法。截留糧草犯軍門。岳侯持令安天下。四海人人畏懼深。緣何爾等包天膽。這般觸犯罪非輕。軍符不日臨伊處。踏平山寨片時辰。董先爾等同盟好。速把良言勸彼聽。叫他燒毀烏山寨。好好歸降免罪深。岳侯麾下隨軍令。封妻蔭子立功名。四人當下唯唯應。拜辭公子上山行。去勸董先登覺岸。順風可肯出迷津。

一鏟來得多兇猛。正對董年美俊英。公子舉鎗輕一托。鼻他鏟上半天雲。虎頭鎗法非常妙。一連十下刺強人。董先不覺驚慌了。忙忙招架保全身。渾身臭汗淋漓下。敗陣而逃沒命奔。飛騎火速將山上。

且說施全看見公子在那裏招撫四人。便問家將道：你家公子是何等樣人。緣何認得這班強盜。張輿道：我家公子名喚張憲。我家老爺便是金陵大元帥。今已亡故四個年頭了。太老爺因有半股瘋疾。杜門不出。久疏世情。因公子契慕都元帥岳爺爺。故此命他前去投依麾下。幹立功業。施全聽了大喜。連忙下馬來與公子相見。謝昆亦聽得報說此事。慌忙出營迎接。卻好那四人下山來見公子道：小將們上山說起先老爺之事。董哥亦佩服公子英雄。情願前去投順岳元帥麾下。但是要收拾鎗重等項。求公子等一日。方可同行。公子道：不妨。你們可同去幫助收拾。我在此等待便了。施全在旁便問道：他四人姓甚名誰。公子道：一名陶進。一名賈俊。一名王信。一名王義。說罷便命他四個退去。這裏謝施二人同謝公子救護之恩。當時邀請入營。排席款待。公子各獻殷勤。到得次日。董先五人收拾齊備。放火燒了山寨。統帶嘍兵下山。來到營前。謝昆接進營中。與施全張憲見過了禮。各各就坐。用了早飯。施全吩咐把兵分為四隊。往茶陵關進發。按下不表。

道。食行小路趕途程。扒山過嶺耽延久。山路崎嶇十二分。此朝行至平陽地。二人吩咐便安營。埋鍋造飯多忙亂。提壺品酒衆親軍。湯懷那傑同用膳。說起連朝行路辛。不如今日稍安歇。來辰再去趕途程。聽言那傑連稱善。得寬心處且開心。我們同向山前去。尋些野味佐盤飧。湯懷應允抽身起。二人重換色衣襟。囑咐隨營軍校輩。小心謹守莫他行。言時同把營門出。沿山走馬細觀尋。行入茂林山脚下。只見梅花一鹿草間存。湯懷眼快觀明白。弓開箭發似流星。射來恰恰無偏倚。花鹿背上中雕翎。見他帶箭飛奔去。孟湯拍馬急隨跟。十里之程追得快。眼前一帶是松林。二人正待催駒上。閃出了一雙女將美娉婷。生得個如花似玉難描畫。穿著那五色戎衣。耀眼明。一個是蛾眉螭首櫻桃口。一個是芙蓉如面柳如眉。只見他紅裙繡帶飄蘭麝。愛煞他好雙花貌世間稀。那那傑少年本是風流士。眼看名花着了迷。湯懷也覺心奇異。深疑蓬島降仙姬。他二人是連轡慢走能行馬。款款而行眼望西。正值方纔那鹿跑來到。美娃快把寶弓提。箭來也中梅花鹿。倒在塵埃鹿命摧。

只見一班女將同行上。撓鈞擒鹿去如飛。湯懷看罷心懷惱。走馬前行往下追。

湯懷將馬加上一鞭。趕將上去。高叫道。這鹿是我們射下的。你這兩個女子。倒會湊現成。那裏有這等便宜事。快快將鹿送還我罷。你要惹我性起。那拿劍的女子。喝道。胡說這鹿明明是我妹子一箭射倒的。你怎麼來此騙賴。我就肯還你。只怕我手中這雙劍也未肯呢。湯懷怒道。好賤人。我看你是個女子。好言問你討取。你反無禮麼。就把鎗倒轉一鎗桿打來。那女子也怒道。你敢破口叫我賤人的麼。舉起雙劍。拒開銀鎗。劈面就砍。惱得湯懷心頭火起。使開銀鎗。耍耍的一連幾鎗。那女將力怯。看看招架不住。惱了雙刀女將。把馬一拍。上前相助。孟邦傑在旁正在好看。見女將來助。掄動雙斧。也來抵敵。那兩個女將那裏是湯孟的對手。只得乘勢轉馬。敗將下去。湯孟二人那裏肯捨。急急催馬追趕。至二三里地面。見一個大莊。背靠一座高山。莊門口一帶合抱不擁的大樹。眼看那兩個女將領着女兵走進去了。將門緊緊關閉。湯懷向邦傑道。可恨這兩個賤人。如此無禮。待我去尋個火來燒了他這烏莊子罷。邦傑道。可

惜好兩個美女子。被你這一場煞風景。着惱了他。湯懷聽了。不覺笑將起來道。也罷。這鹿看你面上。送了那兩個賤人去罷。我們就此回營。不要耽延日期。着惱元帥。爲是邦傑正要回言。只見莊門開處。走出一位老丈。方面花白鬚鬚。頭戴道遙巾。身穿着褐色絨袍。後隨着家將數人。各挂腰刀。一齊的走將上來。向二人拱手道。二位軍官。從那處而來。湯懷也將手拱了拱道。老丈聽者。我二人乃是都元帥岳侯麾下護糧統制。今日在此左近打彈。射着一鹿。被寶莊上兩個女將。特強搶去。故此特來索取原物。那老丈聽了便道。既是二位將軍。且請進莊待茶。方纔這兩個是小女。待老夫去將鹿討來。奉還便了。湯孟二人見那老丈來意殷勤。遂跳下馬來。跟隨老丈進莊。各各將馬拴好在莊前大樹上。進得高廳。撤下軍器。向老丈行過了禮。各各歸坐。那老丈便拱手問道。二位將軍尊姓大名。湯懷道。小將姓湯名懷。是岳元帥幼小結拜的義弟。又指着邦傑道。此是山東孟邦傑。現在岳侯帳下。官居右統制之職。今奉元帥將令。催糧過此。偶爾逐鹿。多有唐突。請問長者高姓大名。此地何名。老丈道。老夫姓樊名瑞。向爲入冀鎮總兵。目下告

老回山。後面高山名八卦山。因老夫賤姓。故而喚做樊家莊。今日難得二位將軍到此。山僻野蔬。且權當接風。言罷。吩咐看宴上來。

二人當下同聲謝。深感隆情。十二分。但是軍務在身。難奉命。尚求見諒。幸非輕。樊公不允重歸坐。排成小宴。要開樽。老夫尚有私懷事。要訴將軍二位聽。湯懷那傑真無奈。同坐筵間飲一巡。言來語去多時節。三人同品玉壺春。酒過三巡菜五味。坐中樊瑞問原因。我看將軍人兩位。少年美貌將材人。可會宜室宜家詠。定誇繼美鳳毛新。二人承問齊聲答。小將從軍不計春。跟隨元帥勞王事。東蕩西除刻不停。未曾受室成家業。倒也身輕累不生。聽言樊瑞心歡悅。二女終身可望成。停杯又復開言道。二位將軍納下情。老夫一子方誓稚。閨女一雙已長成。女紅嫻學習鎗棒。武藝般般盡曉能。立誓凡夫不肯嫁。老夫留意選豪英。昨宵夢兆真奇怪。二虎忽然到此行。追將一隻梅花鹿。竟入高廳內戶門。驚醒夢回靈鵲喚。思量必有巧緣成。故教特向莊前候。果遇將軍二位臨。豈知天有隨人意。千里良緣一旦

夜。難得正逢黃道日。紅鸞喜照應將軍。妝奩六禮皆齊備。銀河穩渡會雙星。二人聽罷心中喜。假意同聲啓口云。極承垂愛。身何幸。但只恐高攀貴府。不相應。樊公當下稱言重。客套煩文不必論。舍親金節書中示。元帥寬宏體衆情。革去招親臨陣款。無違軍令可成親。二人聽說無推卻。便呼岳父禮全行。大喜樊公人一個。扶起東床一對人。當時內外都忙亂。張燈結彩廣鋪陳。鴛鴦寶燭雙雙點。喜神高供在廳門。內堂早述夫人曉。綉房妝束兩千金。鳳冠霞帔紅袍豔。菓綠朝裙彩緞精。金帶圍腰鳴玉佩。金蓮三寸步輕盈。一般裝束如花貌。禮桃豔李各丰神。催妝鼓樂頻頻奏。賀客賓朋次第臨。樊瑞在廳多興致。打扮東床兩貴人。紅羅丈二雙披彩。金花插帽絳袍新。一樣烏紗金寶帶。朝靴粉底不沾塵。人人看了皆稱羨。好對新郎美俊英。細奏三班歌雅調。兩旁價相請新人。喜娘扶出雙仙子。參天拜地結同心。湯懷居長先行禮。雙牽紅線入東廳。西廳邦傑雙夫婦。笙簫送入洞房門。合巹坐床諸禮畢。大開喜宴待諸親。樊公把盞親安席。奉賀東床一對

人。兩席分開排對面。筵前奏樂慶新婚。月上庭花
 方散席。湯懷謝酒轉東庭。紗燈引入諸人退。紅羅
 幔裏會新人。園場曾見如花貌。靚面觀之更出羣。
 早知是我鴛鴦侶。悔把狂言加愛卿。心中思想情難
 忍。忙退房中侍女們。親掩洞房門兩扇。高擡袍袖
 叫夫人。今宵何幸成連理。全仗梅花仙鹿情。天緣
 巧遇真佳麗。下官何福得消承。焚妓轉覺含羞態。
 芙蓉粉面起紅雲。柳眉淡淡含春色。芳心也覺悔三
 分。豈知與彼成夫婦。不合當場交口爭。又只好輕提
 衫袖微還禮。慢轉嬌軀對畫屏。統制近前攜素手
 道夫人莫負好光陰。言時親卸珠冠子。採得名花入
 錦衾。鴛鴦枕上情無限。銷金帳裏結同心。這邊邦
 傑來房內。相見佳人獻盡殷。並肩同坐芙蓉帳。細
 看新娘愛煞人。蛾眉螓首櫻桃口。宜噴宜喜好丰神。
 少年邦傑風流性。挽定香肩促起身。囑咐在房人
 退出。雙雙已入繡鸞衾。歡娛情好雙心合。不知良
 夜有長更。碧羅庭外朝暾上。兩處新人盡起身。對
 鏡添妝花月貌。畫眉窗下盡生春。樊公夫婦多歡喜。
 內外開筵骨肉親。內堂兩美陪慈母。外廳翁婿共

三人。珍饈羅列時新果。美酒葡萄翠玉樽。金盞左
 右頻頻進。筵前笑語共陶情。要知席上生風事。再
 展書文下卷尋。

第二十九回

何元慶兩番被獲 金兀朮五路進兵

卻說湯懷孟邦傑正在陪着樊瑞飲酒作樂。忽見家將上堂報說公子回來了。但見家將們扛擡着許多獐、鹿、兔之類。放在簷下。隨後走進一個小英雄。前髮齊眉。後髮披肩。年紀約來十二三歲。卻生得一表人材。原來就是小將樊成。當時上得廳來。拜見父親。樊瑞便問這。次因何去了十數日。方回。樊成道：「因近山野獸俱已打盡。故而遠去與圍。耽擱久了。」樊瑞道：「快來與兩位姐夫見了禮。」樊成道：「孩兒不省怎麼就招得這兩位姐夫。」樊瑞道：「大姐夫姓湯名懷。二姐夫姓孟名邦傑。俱是都帥岳侯麾下都統制。因為解糧過此。天緣巧合。昨日已成花燭。吾兒來得正好。明日慶賀姊姊。姊姊夫三朝筵席。樊成聽了。方纔與湯孟二人見過了禮。回身恭賀了父親。忙入後堂去與母親二位姊姊道喜。然後也來廳上就席飲酒。次日三朝大開喜宴。鼓樂盈庭。親朋聚集。樊夫人將兩個女兒加意裝束出來。與衆親朋個個見禮。方

纔一一入席。樊瑞宰了無數豬羊雞鴨等物。叫莊丁擡了十餘壇自製的好酒。送到兩位姑老爺營中去犒賞了衆軍。諸事安排停當。樊瑞重新入席。與衆親友盡歡而散。邦傑自入贅樊家。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又有那美貌妻兒。真喜得樂而忘返。這日湯懷來向他道：「我們在此已有四五日了。身擔軍事。不得不自知進退。明日同去告辭岳父。幹公去罷。邦傑雖是心中不願。怕的是元帥軍威。便道：「謹遵台命。」到了次日。去見樊老夫婦。稟知其事。樊瑞道：「爲岳的也知二塔軍務在身。決不能作滿月之留。且到十二朝再議。」便了二人聽了。只得又婉言相懇。樊瑞無奈。便道：「既然如此。且過了九朝。准定啓行。二人只得奉命。不知不覺就期到了。樊老夫婦早已准備酒席。爲湯孟二塔餞行。他二人飲至半酣。起身拜辭了岳父岳母。樊老夫婦同聲的道：「小女們在此。自有愚夫婦照看。賢婿可盡力王事。放心前去。時寄音書。二人唯唯應命。又與小姐敘別一番。樊成親送兩位姊夫出莊上馬。方纔分手。湯孟二人回至營中。領兵解糧起身。不表。且說施全謝昆押了糧車來到關下。紮任。同衆將到轅門外候令。旗牌稟過元帥。岳侯令見。施全謝昆

先把九宮山鐵面董先降順之事。又將張公子解圍的
話細細稟呈元帥。

謝施同稟諸般事。公私兩慰岳侯心。故人四載人天
別。幸有賢郎步後塵。千里不辭投虎帳。慰心因重
故人情。即時令命傳相見。步進鬪鬪小俊英。帳前
參拜都元帥。祖父來書雙手呈。岳侯出位親扶挽。

喜看童年已長成。回憶鳳梧廳雅集。此兒懷抱甚知
音。流光如電催人事。惜死憐生兩不禁。玉手相攜
情黯澹。動容良久始開聲。猶幸祖庭人翼轅。感承
契重託賢昆。從今公子居余處。同做朝廷出力人。

言時吩咐張隨使。命移行李速鋪陳。行營相近元戎
帳。早晚相依解悶心。當時張保忙承命。將公子行
囊鋪疊陳。岳侯指示張公子。命他次序見諸人。傳
上董先人五個。齊齊叩見岳軍門。元戎坐上將言道。

爾等皆稱智識人。改邪歸正方為美。蔭子封妻好
顯名。當先出力勤王事。莫負堂堂七尺身。五人頓
首連連謝。感蒙元帥指迷津。各各禮完方退下。滴
水簷前站定身。元帥又傳軍政使。點明糧草並降兵。

森嚴軍法多精細。賞罰分明服衆心。諸事已完開

大宴。慶賀新來將士們。諸人謝坐方歸席。侍人左
右奉金樽。元戎側坐張公子。清談雅意十分深。筵
中將帥開襟際。又見傳宣官到臨。稟稱湯孟將軍至。
現在轅門候令行。元帥聞言傳進見。湯孟趨前拜
主軍。岳侯令起開言道。耽延許久為何情。日費浩
繁非易易。三軍需餉怎調停。二人知拂元戎意。只
好將情細稟明。具說那貪行小路耽延久。捉鹿招親
樊姓門。勾留九日情無奈。深知違令不該應。尚求
赦罪加恩庇。限期已過誤軍情。二人請罪重施禮。
元帥怡然說事因。會除臨陣招親款。無罪將軍二位
承。今日匆匆難盡禮。來辰備宴賀新婚。湯懷邦傑
將恩謝。岳侯又令見諸人。當筵命過張公子。相見
湯懷統制身。禮完各各皆歸坐。衆將談心笑語溫。
湯懷回看張公子。說與施全一個人。昔年元帥常稱
美。今日相看果出羣。施全點首連稱是。也說方纔
一段情。九宮山下迎糧草。敗遇英奇公子臨。不然
安得殘生命。弟兄猶做集歡人。衆人齊贊張公子。
除卻元戎獨步稱。言笑盡歡方散席。各歸營帳莫多
云。次朝元帥升堂坐。雁翅排開將士分。關中留下

湯施將。屯紮軍糧兩隊兵。點名按調方完畢。令傳發轍出關城。飄搖坐轎隨元帥。甲冑千騎接隊行。望着棲梧山進發。離山十里便安營。發動鼓聲催接戰。號礮驚天響一聲。

何元慶早已聞報。忙忙披掛下山。岳元帥立馬旗門之下。舉目一看。見那將頭帶爛銀盔。身披金鎖甲。手拿着兩柄溜銀鎗。坐下一匹嘶風馬。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岳侯暗想。若得此人歸順。幸何如之。便啓口道。來者莫非何元慶乎。元慶道。正是。來將可是岳某麼。元帥道。既知我名。何不投降。元慶道。你既是岳某。我聞你兵下太湖。收服楊虎。余化龍。果然是一員名將。久欽久仰。極願投降。奈我手下有兩員家將阻撓。故而中止。元帥道。凡爲將者。君命且不受。豈有反被家將牽制之理。虧你還要將領三軍。豈不可恥。元慶道。你不知道。我這兩個家將。自幼跟隨着我。不肯半步相離。我亦不能一刻離他。所以如此。元帥道。你那兩個家將。是何等樣人。可叫他出來。待本帥認他一認。勸他歸順。如何。元慶道。我那兩個家將。有萬夫不當之勇。恐他未必肯聽你的話。元帥道。你且叫他出來。元慶道。你必要見他。你得害怕。元帥道。

何足爲懼。着他出來便了。元慶就把手中這兩柄溜銀鎗一擺。叫一聲岳某。這就是我兩個家將。你只問他肯降不肯降。

當時大怒。英奇帥。奮起神威。喝住聲。匹夫休得掉唇舌。百萬金兵畏我名。本帥好賢深愛士。故將良語令之間。豈知是個庸愚輩。擅敢軍前巧語生。既然不聽良言勸。且把神鎗決戰爭。言時元帥將鎗舉。元慶提鎗架住云。岳侯休得逞英武。你能擒我就降君。苦然無力親擒我。須識雙鎗無眼睛。有傷貴體休追悔。一時失手便無情。坐鞍元帥稱胡說。元慶安得自逞能。本帥與你交百合。不容兵卒助交爭。對圓陣勢方交手。鎗刺鎗迎各逞能。灑泉鎗似蛟龍舞。攪海翻江妙莫倫。溜銀鎗比天邊月。爛燦金光破五雲。狡狴舞爪神鎗妙。獅子搖頭鎗法精。辰初戰至申牌後。勝負難分兩陣勻。岳侯未減怡然色。元慶雄心退幾分。鎗架神鎗言少歇。雌雄來日決交爭。元戎馬上回言道。姑且容留活此辰。明日早來親領死。令傳收陣各鳴金。兩邊舉隊回營帳。元慶悄悄號令行。准備今宵行劫寨。管教失手岳家軍。

住說棲梧山上事。聽表多謀足智人。當時歸坐蓮花帳。說向隨征大小軍。元慶心懷藏不測。輸贏未定即回兵。防他劫寨陰謀策。本帥先當佈置陳。言時發下紅旗令。囑咐湯懷奉令行。營前開掘深溝坎。外加厚土兩三層。又傳張孟雙雄將。帶領搵鈎手士軍。皆穿皂服藏形跡。令他粗率認難明。分開雁翅同埋伏。小心專候敵人臨。踏營若遇何元慶。只許生擒莫損身。有違將令當處斬。本帥難將國法輕。三位將軍言得令。森嚴軍法各留心。元戎遣調三人出。又傳王貴董先臨。更有一人半統制。三人共帶一千兵。阻其歸路中途伏。不許生傷要活擒。照依本帥行將去。諸軍按令莫胡行。岳侯分派多停當。寶帳輕移至後營。初更已盡人聲寂。三營六哨靜沉沉。元帥帳中清不寐。手按龍泉玉案橫。回文要說何元慶。二更天氣下山林。統帶一千青甲卒。口啣枚子馬除鈴。望定大營前進發。坐鞍元慶細留神。宋營燈火無光亮。亂敲更鼓不成聲。暗中笑壞何元慶。岳某營規那裏存。早知這樣行軍法。穩被俺家就手擒。即升號炮燈光現。火把燈球照耀明。齊聲

吶喊如雷震。直透元戎寶帳門。誰知元帥神機定。一聲號喊伏兵臨。這回嚇殺何元慶。連人帶馬跌深坑。右邊張顯提鎗出。左有山東孟姓人。三軍圍繞同行上。走出搵鈎手士軍。當時忙把搵鈎搭。活捉何元慶一人。動手將他牢細縛。報功去見岳軍門。那邊元慶嘍囉等。見其主將已成擒。慌張只得尋生路。硬着頭皮急急奔。忽聞一棒金鑼響。閃出牛臯統制身。舞動手中雙鐵錘。攔住嘍囉去路程。牛臯董先王貴三人大叫。休要走脫了何元慶。衆嘍囉跪下道。主將已被擒獲。望各位爺爺饒命。三人道。既然如此。隨俺們轉去。如要走回去的。須要留下頭顱來。衆嘍囉齊聲道。情願歸降。三人先帶了降兵。回至大營門首。等候天明。元帥升帳坐定。衆將參謁已畢。張孟二人將何元慶綁來。繳令牛董王三人亦來繳令。刀斧手將何元慶推至帳前。見了岳元帥立而不跪。元帥陪笑着容。走下堂來。扶着元慶道。大丈夫一言已定。今請將軍歸順朝廷。再無異說。元慶道。此乃是我貪功。反墮了你的奸計。要殺就殺。豈肯伏你。元帥道。這又何難。吩咐左右放了綁。交還了何將軍馬匹雙鎗。並本部降兵。再去

整兵來戰。左右領令。一一交清。元慶出了大營。帶領嚙
 囉竟回棲梧山寨。好生惱怒。不想中了奸計。反被這厮
 取笑一場。我怎生計較。拿住岳某。方出得胸中之氣。不
 說元慶思想報仇。聽表那岳元帥次日升帳。喚過張用
 問道。那棲梧山可有別路通得麼。張用道。後山有一條
 小路可以上去。只是隔着一溪。水雖不深。路狹難走。元
 帥道。既有此路。吾計成矣。遂命張用張顯陶進賈俊王
 信王義帶領步兵三千。每人整備叉袋一口。裝實砂土。
 身邊暗帶火藥。到二更時分。將砂袋填入山溪。暗渡過
 去。由棲梧山後殺入寨中。放火為號。六將領令而去。又
 暗寫一柬帖。命楊虎阮良上帳。囑咐照東行事。二將領
 令去了。又喚耿氏弟兄上帳。亦付柬帖。命依計而行。二
 將亦領令而去。
 慢言諸將承符令。聽說元戎細柳營。神機妙算安排
 定。調兵遣將備交征。傳宣官報軍情急。稟稱元慶
 討交兵。岳侯允戰撥身起。出營馬上率三軍。三聲
 號破驚天地。對圓兩下陣圖形。旗門閃出英雄帥。
 春風鷓鴣喚將軍。昨日問雌雄未決輕收陣。今日輸贏
 要定論。坐鞍元慶圓睜目。看定元戎啓口云。大刀
 闊斧奇男子。要戰個我生你死始收軍。岳侯回語承如
 此。但是勝負難憑要小心。若添兵卒來相助。負卻
 英雄當世名。不須狂語空遺笑。放馬前來決戰爭。
 元慶登時忙拍馬。提鎚來打岳軍門。元帥舉鎗鏖一
 隔。各顯通天手段精。岳元帥是龍迴鳳繞神鎗法。風
 舞梨花朶朶春。直殺得黃塵滾滾煙迷漫。少時間紅日沉
 沉照大營。但只見羣鳥歸巢呼伴侶。又看得一鈎新月挂
 西林。元戎立馬將鎗舉。架住銀鎚便問伊。道日影
 西歸含岫嶺。將軍夜戰可從依。若然不喜通宵戰。
 將息精神再顯奇。聽言元慶將顏變。大喝道。擅敢狂言
 把我欺。岳某呵。一日一宵何足懼。就戰到三天三夜也從
 伊。即時傳起諸軍校。點起那燈愁火把極光輝。兩軍
 少歇重交手。這場夜戰更英奇。戰到了玉露無聲良夜
 永。只覺得微風颯颯草淒淒。三軍吶喊鳴金鼓。看戰
 將軍汗濕衣。蓮漏迢迢將半夜。丑牌時分火光微。
 岳侯鳳目迴環處。錦韁一綽馬輕移。喊聲元慶回頭
 看。你山失火望依稀。快回山寨親相救。速速收軍
 轉路歧。此時忙了何元慶。只一看是三魂渺渺把身離。
 正思回馬愁無路。一片旌宋營將士振威儀。

何元慶正待回馬。只聽宋營中一班將士高叫元帥爺。乘此機會。拿這狗頭。元帥道。不可。何將軍快些回去救火罷。元慶轉馬便走不多路。早見山上嘍囉紛紛的敗下山來。報說道。茶陵關張用帶領人馬從後山殺上來。四面放火奪了山寨。小人們抵敵不住。只得逃下山來。元慶一聽。氣得咬牙切齒。大罵張用這喪心奸賊。與你何仇。搶我山寨。叫我何處安身。衆嘍囉道。山寨已失。後面宋軍阻路。不如此且回汝南。奏聞大王。再發領國之兵報仇。元慶道。講得有理。就帶了嘍囉兵各頭目勒轉馬頭。望汝南大路進發行至天明。元慶大叫一聲。苦我死於此地。這一條大橋。是誰拆斷了。此處又無船隻。叫我怎生過去。衆嘍囉兵看了。正在着急。忽聽得一聲。噦響。水面上撐出一隊小船來。俱是四槳雙櫓。刀鎗耀目。前面兩隻船頭上。站着楊虎。阮良。各執兵器。高聲大叫。何將軍。我奉岳元帥將令。在此等候多時。邀請將軍同保宋室。江山快請登舟。衆嘍囉兵嚇得個個發顫。何元慶也不搭話。拍馬便走。直至白龍江口。一望波濤滾滾。江水茫茫。並無船隻可渡。又聽得後面宋兵追聲已近。元慶道。又不能過江。不如殺轉去。與岳某拚了命罷。小嘍囉兵用手

指道。這港子裏不是兩隻漁船。元慶將馬加了一鞭。叫道。漁翁快來救我。我是棲梧山的大元帥何元慶。你渡了我過去。重重謝你。便了那漁人聽了。把船撐出港口。把手一招。叫聲兄弟快來。何老爺要擺渡呢。兩隻船齊齊的撐至沙灘。元慶道。你這小船。怎渡得我的馬。漁人道。老爺坐在小人船上。把這對銀鏈放在兄弟船中。老爺身體重大。大江大水。不是兒戲的。那裏還顧得馬來。快請上船便了。

聽言元慶真無奈。單身只得上船行。一對銀鏈難攜帶。只好將他安放那船廚。漁翁當下將篙點。舟離渡口覺身輕。正直那岳侯率隊將追上。嘍囉兵大小盡投誠。這回苦煞何元慶。眼看親兵做宋軍。幸得蒼天垂念我。救星遇這兩漁人。回思深惜隨征馬。不甘也屬宋軍們。自思自忖多時節。回看那放鎗船隻不隨行。觀時難免心生異。忙向漁翁問事因。爾弟那船何不至。如何反向那頭行。漁人當下將眉皺。口呼不好兩三聲。我家兄弟非良器。好賭銅錢會耍銀。定然拐去銀鏈子。去做場中賭博精。元慶答言既如此。你今快快喚伊臨。多將金銀將他送。莫毀俺家

慣用珍。漁翁聽說難禁笑。老爺羞了出斯云。現物那能他不取。愛你賒賬是獸人。聽言大怒何元慶。你必同謀起歹心。漁翁合怒高聲道。說甚同謀起歹心。教伊洗耳恭聽罷。老爺不是捕漁人。岳侯都帥麾前將。職居統制欺將軍。特遵將令親拿你。你休着急慢成擒。元慶登時魂膽落。立起身來罷了稱。豈知又入牢籠內。騰身無處去潛形。明初見彼抽身起。忙便翻身下水濱。將船一扳舟已覆。元慶幾乎漁腹存。水低成擒來得快。賴得耿氏顯豪英。慌忙上岸將繩細。速獻元戎馬首臨。岳侯也下龍駒馬。傳言放綁不遲停。笑容來近何元慶。道言本帥罪殊深。不知今事如何議。還乞將軍見示明。聞言元慶生噴色。道這些詭計何足能。任從處斬終難順。安得輕輕服你身。元帥答言承若此。交回鎚馬並降兵。請歸重整人和馬。與兵珍重決輸贏。此時元慶無言答。上馬提鎚急轉身。惱壞宋營諸將士。齊來稟問主軍人。

諸葛武侯七縱孟獲。南蠻永不復反。今本帥不殺何元慶。要使他心悅誠服來降耳。湯賢弟你可如此如此。湯懷奉令而去。回說何元慶來到江口。又羞又惱。又無船隻。暗想曹成也不是岳某的對手。真個無路可走。不如自盡了罷。正思拔劍。只見湯懷匹馬空身。飛奔趕來。道。岳元帥記念何將軍。着我來遠送。請將軍暫停鞭鐙。待我整備船隻。送將軍渡江。正說間。又見後邊牛車帶領健卒。扛擡食物趕來。道。奉元帥將令道。何將軍辛苦。誠恐飢餓。特備水酒疏飯。請將軍聊以充飢。元慶泣道。岳元帥如此待俺。不由俺不降也。就同了湯牛二將來至元帥馬前。跪下口稱罪該萬死。蒙元帥兩番不殺之恩。今情愿歸降。永不敢叛。元帥下馬扶起道。將軍何出此言。擇主而事。此固大丈夫之所為。請將軍同保宋室。迎回二聖。將來名垂竹帛。豈不榮耀。遂叫左右與何將軍換了衣甲。率領三軍。仍回茶陵關駐節。傳令棲梧山降兵。改換衣甲。撥在何元慶部下。又命安排筵席。合營慶賀。共設十一席。元帥飲酒間。向眾將道。本帥志在直搗黃龍。迎歸二聖。恢復中原。掃平胡虜。然欲遠此目的。非本帥一人之力所能為。冀與諸將軍同心戮力。挽此頹

波。我輩宜先宣誓。結為兄弟。甘苦與共。死生不二。充此氣以破攻寇。未有不摧枯拉朽也。不知衆意如何。諸軍齊聲的道。仰賴元帥聲威。所向披靡。當此後一切自當秉承鈞旨。誓滅醜虜。以答朝廷。而報元帥訂盟兄弟。雖辱元帥厚愛。但體制有關。何敢與元帥抗禮呢。岳元帥道。萬勿推辭。日後若有歸順者。皆依此律。衆將軍不敢再辭。左右軍校早已安排香案。稟請元帥率領衆將拜誓了天地。遂與諸人結為兄弟。一面申奏朝廷。養息兵馬。一面差人探聽曹成消息。過了兩日。報有聖旨。着元帥進勦湖廣洞庭湖水寇楊么。該寇猖獗萬分。急速移兵征滅。元帥接旨。忙遣調停當。正欲起程。卻好探子回關報稱。汝南曹成曹亮領兵逃去。不知下落。元帥就問何將軍道。二曹不知逃往何處。元慶道。他二人膽量甚小。聞末將歸降。故而站身不住。他有許多親眷。現居湘湖作賊。必然投奔那邊去了。元帥道。量他不足為患。遂傳令大兵升礮拔寨。往湖廣進發。一路秋毫無犯。不一日到了潭州。

進關城。三聲大礮驚天地。進了潭州帥府廳。虎皮交椅居中擺。坐下經文緯武臣。紛紛手本隨班上。參拜完時雁翅分。元帥慰勸言少禮。詢問楊么猖獗情。潭州總鎮朱文顯。臺前一拱稟分明。連朝賊勢非常銳。幾乎失守此關城。幸而元帥天兵到。虎威之下賊潛形。三日之中逃遁去。大人福庇萬民生。岳侯令點旗牌首。沿河察訪要留神。謝退諸官文武。政餘退坐綠槐廳。承應諸般皆不受。三軍按令水澄清。元戎兵駐潭州地。文官感德武承恩。有時共議安邊計。有時錦帳夜談兵。萬民沾惠兒童樂。倚作潭州保障屏。住言元帥軍威好。提起哈迷蚩一人。專心打探南朝事。一一行行訪得真。獨懼一人神武帥。故而不敢犯金陵。令開兵駐潭州省。軍師得計好歡心。忙見狼王金兀朮。細言探聽適纔情。商量速速將兵進。趁此機關搶玉京。聽言兀朮非常喜。忙叫軍師把策陳。迷蚩道言臣曉得。必須先請大王君。領兵十萬臨湖廣。多帶平章將帥臣。四王一聽雙眉豎。大喝軍師胡亂行。岳南蠻在潭州省。怎使王兄冒險行。哈迷蚩道無妨事。又非與彼去交

蓋旗報入潭州境。合省官員早遠迎。旌旗隊伍行行過。嚴肅軍威十二分。道傍跪滿諸文武。請迎憲駕

征。東牽西扯將他引。伊守南來我北行。令伊無計分兵救。豈能出得武昌城。那時吾主身無慮。穩取金陵手掌擎。其餘不畏何人物。康王安得近長城。君臣隔絕難相顧。捐身為國更無人。吾王統帶雄兵將。直抵金陵大事成。二王兵勦山東地。山西省遣五王行。三王攻打江西省。管教失陷宋乾坤。五路進兵無抵敵。使他南宋盡歸金。坐中喜殺金邦主。點頭拍手妙連聲。調兵遣將多忙亂。請出王兄王弟們。擇吉祭旗多銳氣。五股平分百萬兵。滔滔竟入中原境。勢如破竹力縱橫。胡笳到處人民散。駝鼓連天日月昏。君王猶坐花花界。怎識金人又動兵。朝前雖有諸文武。捨身卻少將材人。張所已亡宗澤老。江山重任岳軍門。西除東蕩為屏障。長征汗馬歷風塵。今承聖旨平湖寇。恐使猖狂盜賊橫。今知兀朮長江滯。急懷宗公留守臣。娘娘太后實天後。君王國事欠英明。屢達諫章王不聽。龍駒不幸汴京城。忠言逆耳拋先業。一味庸愚少正經。日在深宮花裏度。朝朝暮暮盡歡心。宗公獨力難支任。日吐鮮紅耗盡神。又念岳侯湖廣去。朝前誰做解圍人。

憂心日夕難安枕。起死無方一命傾。臨危猶繫朝廷事。連呼殺賊渡河征。梁棟材傾朝野悼。天子聞知也涕零。欽賜宗方承父爵。發喪安葬出金陵。要知國運興和敗。下卷詞中聽表明。

第三十回

五通神顯靈航大海 宋高宗被困牛頭山

卻說兀朮兵至長江。早有衆番帥平章四下捉覓船隻。揣候渡江。那長江總兵杜名充。他見兀朮來勢洶洶。心下思想宗留守已死。岳元帥又在湖廣。朝中一班無用之臣。那里是兀朮敵手。又見兀朮有令安撫宋臣。若有降順者。俱封王位。我不如獻了長江。以圖富貴。主意已定。帶領三軍。豎起降旗。駕舟來至岸口。見了兀朮。口稱順天臣杜充。特獻長江。迎接狼主過江。兀朮大笑道。天助某家。難得難得。就封他個長江王。杜充謝恩道。臣子杜吉現守鳳臺門。待臣去叫開城門。請狼主進城。便了。兀朮大喜。就命杜充爲鄉導。大兵望鳳臺門而進。這裏宋天子正在宮中與張美人飲宴。只見衆大臣亂亂紛紛。趕進宮來。齊聲叫道。主公不好了。杜充獻了長江。引番兵直至鳳臺門。他子杜吉開城迎賊。番兵已至殿脚。主公還不快走。高宗大驚失色。也顧不得別人。遂同了李綱王淵趙鼎沙丙田思忠都寬君臣共有七人。由

御花園門逃出通濟門一路而去了。住說君臣尋出路。番王早進鳳臺門。一無人阻匆匆入。直達金鑾宋殿廷。玉砌花塔催馬上。龍鳳幃中見一人。宮妝豔服多姣媚。粉面桃腮美十分。見他窈窕來行上。舞綵翩翩拜在塵。一點櫻桃焚素口。姣妓滴滴吐鶯聲。狼王虎駕來遲了。早來一刻事能成。此時遠去難尋跡。路出通濟紫禁門。聽言兀朮將言問。美人你是甚何人。答言妾是邦昌女。康王宮內貴妃身。兀朮聞言心大怒。高罵無知潑賤人。綱常節操全拋棄。夫婦人倫盡不聞。這樣婦人該處死。卽揮雀斧劈頭墮。楊花一陣狂風散。暮樂朝歡空媚君。今朝金斧加身死。應悔身承內院恩。番王砍死荷香女。思量追趕七君臣。派下番官同守殿。自領番兵出午門。照依出路尋將去。馬不停蹄急急奔。杜充領首爲鄉導。傍觀錯認保王臣。因而一路無攔阻。人人指點向前行。回言避難高宗帝。喪魂落魄苦逃生。殿臣六個隨王駕。一宵直走至天明。小鎮鄉間稍歇脚。苦餐粗糲又行程。龍袍脫下更常服。懼怕金人識帝身。可憐玉殿真龍主。出入變與

坐鳳廷。今日步行倉卒甚。踉蹌走得眼頭昏。平江府境低頭過。又行秀水縣城臨。直至海鹽方住腳。路金縣主出城迎。接進公堂升了坐。忙呈酒飯至尊吞。王淵元帥開言問。此去臨安幾日程。路金回道程非遠。只恐金兵後面臨。聞他下寨錢塘口。聖上安能取進程。保駕無人真棘手。總兵節度棄城行。兵卒散亡民順賊。瘡痍滿目慘人心。不如聖駕停留好。且候勤王各路兵。王淵李相聞斯語。一齊啓口說原因。

看你這點小小城池。怎生留得聖駕。路金道。地方雖小。尚有馬步兵幾百。此地有一隱居傑士。只要主公召他前來。足可保守城池。高宗道。英雄呼甚名姓。路金道。乃是昔年梁山上好漢。覆姓呼延灼。此人萬夫莫敵。天子尚未回言。王淵道。呼延灼當日果有英名。只恐近年老邁了。高宗道。且召他看看。就着路卿前去相召。路金奉命而去。六位朝臣齊聲道。依臣等愚見。還是走的好。早到湖廣。會見岳侯。方保無事。高宗道。列位卿家。不知朕連日奔走之苦。且等呼延灼到時。再議罷。正說間。路金回衙奏稱。呼延灼已召到候旨。高宗命宣進來。呼延灼

到得堂上。叩見聖駕。天子道。老卿家可曾用飯。延灼道。接旨匆忙。尚未吃飯。天子忙命路金整備酒飯。呼延灼就當駕前飽餐一頓。忽見守城軍士來報。番兵已到城下。高宗一聽。龍顏失色。呼延灼道。請聖駕上城觀看。老臣與彼交手。天子應允。遂同着衆臣一齊上城觀看。只見杜充在城下高叫。城內軍民人等聽者。四太子有令。快快把昏君獻出。官封王位。莫待打破城池。雞犬不留。悔之晚矣。話聲未絕。那城門開處。閃出一員老將。大喝一聲。你是何人。敢逼天子。杜充道。我乃長江王杜充。便是。你乃何人。呼延灼道。嗔。你就是獻長江的奸賊。麼。不要走。吃我一鞭。耍的一鞭。望杜充頂梁上打來。杜充舉起雙刀架住。呼延灼又是一鞭。攔腰打來。杜充招架不住。翻身落馬。衆番兵轉身敗去。延灼也不追趕。取了首級。進城見駕。這回大喜。高宗主。御口欽褒。叫愛卿。果然神武將軍。寡人復辟重加恩。延灼謝恩來退下。杜充首級掛城門。這邊兀兀聞斯報。三丈無明火直噴。崔斧慌忙腰下插。火速催駒城下臨。對城大喝如雷震。快獻康王便退兵。敢說三聲言不獻。管教城郭化爲

慶。高宗天子渾呆了。七人文武走真魂。面面相觀
 容失色。膽戰心驚沒理論。當時走上呼延灼。口稱
 聖主慢憂驚。老臣拚死前迎敵。吾王整備候佳音。
 若是老臣贏此陣。聖主無憂駐此城。老臣敗陣難舒
 氣。聖主火速上途行。直至武昌湖廣省。去尋岳某
 保王臣。言罷抽身忙上馬。提鞭沖出海鹽城。大叫
 囚奴金兀朮。快行自縛見當今。兀朮擡頭觀仔細。
 好個英雄大漢身。威風凜凜人雄壯。英氣昂昂矍鑠
 神。登時兀朮心生愛。便乃開言問姓名。延灼坐鞍
 高答道。俺家延灼姓呼人。赫赫威名朝野曉。梁山
 泊上有名聲。你知順逆將兵退。饒你殘生活幾春。
 若然不聽良言勸。立傷鞭下悔無門。金邦兀朮聞斯
 語。並不生嗔起怒心。答言某是金邦主。完顏兀朮
 四番君。久慕大名欣識面。果然好個上將軍。忠君
 反被奸臣害。烏盡弓藏獵狗烹。將軍當悔從前事。
 不如歸順吾邦君。天長地久君臣義。榮華高爵獎功
 臣。管教勝你庸儒主。伴虎安能享太平。四王馬上
 言纔畢。延灼提鞭高罵云。料伊驢子囚奴賊。擅敢
 無知亂出聲。俺家年少征遼日。此鞭打死上千人。

希罕賊奴番韃子。試試金鞭再逞能。當先要動金鞭
 子。迎頭劈腦打將臨。慌了四王金兀朮。雀斧高擡
 忙護身。一邊招架心中想。此人年少果豪英。看他
 年邁猶如此。可想當年獨出羣。心中思想重交手。
 戰來甘合有餘零。延灼難禁鞭法亂。老年力卻滅精
 神。慌忙轉馬思回縣。兀朮高呼追騎跟。
 呼延灼見兀朮追趕上來。慌忙走馬上得吊橋。不道這
 橋年深日久。不會換得。木頭朽爛的了。呼延灼跑馬
 去來得力重了。踏斷了橋梁。連人帶馬跌將下去。兀朮
 趕上前一斧頭砍死。城上君臣看見慌忙下城上馬。沿
 着海塘而走。那兀朮砍死了呼延灼。勒馬道。到是某家
 不是了。他在梁山上何等威名。反害在我手中。遂命軍
 士收拾尸首。暫時安葬。待我得了天下。另行祭葬便了。
 城中百姓忙把城開了。兀朮進得城來。便問眾百姓道。
 康王君臣那里去了。齊齊的道。向西城門逃出去了。兀
 朮傳命安撫百姓。自領大兵也沿着海塘一路追去。不
 上十里多路。遠遠望見他君臣八人在前逃走。高宗回
 頭看見兀朮追兵將至。嚇得喪魂落魄。真個插翅難逃。
 只得束手待斃。正在急得無路可奔。忽見一隻海船駛

來。衆大臣齊叫救命。只見船頭上立着五個大漢問道。你們要往何處去的。衆人道。要往湖廣去尋岳元帥的。五個大漢道。快請上船。追兵將近了。君臣卻好下船。使篙纜。離得海岸。兀兀剛剛趕到大叫船家。快把船攔來。重重賞你。那船上人憑他叫喊。只不做不聞。挂起風帆。一直行去。兀兀道。某家如今往何處去好。軍師道。量他不過。逃到湖廣去投岳某。我們不如也往那一路追去。兀兀道。既如此。某先行軍師。催齊糧草。急速趕來。哈迷峯領令別去。兀兀帶領大兵。沿着海塘一路追去。忽見三個漁人在那裏垂釣。兀兀忙問道。三位隱者。可見一隻海船。渡着七八個人。過此去麼。三人道。有的。老老少少。共有七八個。方纔過去。兀兀道。就煩指引我們。兵馬追去。若拿住了八人。重重酬謝。那三人暗想。待我們哄他沿邊而走。等潮汐來時。諍死這班狗頭。便道。隨我來。就引了大兵一路追去。不一時。但見雪白潮頭。湧高數丈。波濤滾滾。猶如萬馬奔騰。原來這錢塘江中的潮汐。非同小可。霎時間。巨浪滔天。猶如山崩地裂的。赫得兀兀喪魂落魄。連忙拍馬走到高處。那兀兀的前隊上。萬人馬。連那釣魚的三人。多被潮水淹沒了。聞得那三

人。就是朱縣主自拚一死。扮作漁人。哄騙兀兀的。日後高宗南渡。封爲松木場土地。朱金祝三位相公。至今古跡猶存。當時兀兀大怒。倒中了這厮詭計。卻好哈迷峯趕來。合兵一處。吁嘆不止。便望湖廣進發。且說高宗君臣坐在舟中。不一時。已到了湖廣。五人同聲道。請各位上岸。衆大臣道。不信那有這樣快麼。五人道。你上去看。不是黃州界牌。李綱等保了天子上岸。一看。果是湖廣境界。不覺大喜。過望。正要作謝。船家回頭來。那裏有什麼舟楫。只見雲霧中五位官人。冉冉而去。這回驚喜高宗帝。朕躬何幸。遇神明。諸卿謹記尊神貌。有日回朝。酬謝神。普濟橋頭會立廟。五顯靈官祭祀承。後文歸結言今日。君臣聯步進關隘。又行半日。天將暮。擡頭望去。一鄉村。萬家燈火。初更後。見一門樓高出羣。君臣住腳同觀看。李相疑。陣吃一驚。道言不好。如何處。此是邦昌私宅廳。主公快走他方去。免教走入是非門。高宗點首忙忙走。沙丙思宗扶着行。那知正遇邦昌僕。忙通消息。主人聞。邦昌正在陪王鐸。二人談笑舉金樽。一聞此報。同商議。要捉康王獻狼君。邦昌計定抽身起。口呼阿弟

避書林。你今不要回家去。同立其功好顯名。王鐸連聲稱感戴。阿兄馬到聽佳音。邦昌忙出家門首。跨馬加鞭急急行。圓睜二目團團看。追上前邊正遇君。高叫主公留聖駕。老臣來做保王臣。請王且到臣家住。武昌去召岳侯臨。高宗見說龍心悅。答道卿言果中聽。當時騎了邦昌馬。君臣進了是非門。邦昌請坐高宗帝。假獻殷勤跪在塵。叩頭之後將茶獻。進禮同來大小臣。忙呈酒飯廚人奉。款待君王宋至尊。邦昌走上開言道。粗茶淡飯表臣心。主公不棄安心歇。老臣就此武昌行。去召岳侯同保駕。商量整備復龍廷。高宗天子非常喜。難得張卿好片心。天子膳完書舍歇。邦昌辭駕轉西林。

當時邦昌來至西書林。約了王鐸出得大門。向粘罕營中報信去了。且說邦昌原配蔣氏。這日正在房中默坐。丫環進上燈。悄悄的將邦昌向徐氏說出拘留天子的話。說了一遍。蔣氏道。老爺既有這樣機密大事。就不該在徐氏房中閒講。丫環稱是。走出去了。蔣氏暗想。這老殺才自從娶了徐氏。牽進秦檜夫婦。也不知做了多少的沒天沒理事情。幸得那兩個壞貨去了。少見清靜。不

想今日又作此勾當。待等夜深人靜。悄悄出去。放走了天子罷。卻說天子尚未就枕。只聽得有人叫門道。快快逃命。君臣失驚。問是何人。答道。罪臣之妻蔣氏。因丈夫奸計。款留聖駕在此。已同王鐸去報粘罕前來捉拿天子了。李綱忙啓雙扉道。賢嫂救救君臣。決當重報蔣氏道。隨定我來。君臣只得跟着前走。蔣氏道。前後都有人看守。一帶俱是高牆。難得出去。只有花園牆低。外面是個菜圃。主公可從牆上爬出去罷。君臣八人只得攀枝依樹。爬出牆頭。慌不擇路。一跌一踏。上路逃走。蔣氏諒逃脫不過。解下腰間鸞帶。就在大樹上吊死了。再說邦昌王鐸來到番營。報知粘罕。隨即領兵連夜至張邦昌家來。入廳高坐。大叫快把南蠻皇帝拿來。邦昌王鐸趕進書房。只見房門大開。嚇得個尿屁直滾。各處尋覓。不見形影。直至花園。但見牆頭扒倒。叫聲不好了。回頭一看。只見蔣氏懸掛樹上。邦昌咬牙恨道。賤婦壞我大事。拔出佩刀。將蔣氏之頭割下。呈上粘罕道。臣妻蔣氏放走康王。特斷伊首。望王恕罪。粘罕大怒。命將邦昌家資抄沒。放火把房屋燒了。好同孤家去罷。邦昌心下好生惱悔。只得由他放起火來。連徐氏一并燒化在內。粘罕

道。王鐸家在那裏。邦昌道。斜對門就是粘罕道。都兒們也將他抄了罷。也是一把火燒燬了。卽命王鐸張邦昌兩個同做鄉導。一路去追趕康王君臣們。王鐸暗恨早知粘罕這般很毒。何苦做此奸臣。只得跟着行走。噁子吃黃連。也是自討的。

回文要說高宗主。脫離虎口仗敘裙。君臣迤邐前行。苦。扒山過嶺月黃昏。走至天明紅日出。八人腰酸脚兒痛。呼呼氣喘聲難絕。腹中飢餓覺頭昏。未敢停留同進步。正行回望有番兵。觀看遲來番賊至。再行漸近宋王身。君臣此際魂飛散。思量無路可潛形。上天那有梯來架。入地無坑空槍神。正當絕處逢生路。一天大雨下難停。烏雲四合紅輪蔽。涼風捲地更雷鳴。此時不顧淋漓雨。君臣拚命越山行。番兵也想扒山嶺。穿着皮靴上不能。人人腳底頻頻滑。半山跌下幾多人。因而不便重追上。張起牛皮帳幾層。且候天公殘雨霽。卽時再趕宋君臣。看看大雨何曾住。只得呆呆且守營。這邊且說真龍主。越上高崗用目睜。高聳雲霄荷葉嶺。中有平陽大路程。尋來有一靈官殿。君臣同步廟中存。廟祝香公

皆沒有。曠殿高廊一廟庭。君臣歇足神明殿。渾身雨濕水淋漓。且行躲過傾盆雨。再做逃災避難人。一口難言兩面話。孤毫且寫這邊情。住言避雨高山事。聽表江山第一人。這朝正坐公堂上。雁翅排開將士分。調兵正議安邊計。忽見傳宣引探軍。滴水簷前來候令。岳侯傳上問軍情。探軍叩首從頭稟。金邦五路進雄兵。杜充背主長江獻。金陵失守帝微行。一共君臣八個。不知去向那方存。一席話完非小可。急壞多謀足智人。神魂飄蕩渾無主。丹心潦亂死生輕。大叫一聲呼聖主。臣等無能誤國君。言時拔出青鋒劍。一揮橫頸殉朝廷。早有張憲賢公子。一把攔腰抱大人。元帥安能輕下手。玉柱長城豈易傾。合營將士渾呆了。團圍圍定岳軍門。施全攀住元戎臂。按定驚心出諫論。施全攀着岳侯的臂。叫一聲元帥差矣。聖上逃難在外。不去保駕。反尋短見。豈是大丈夫所爲。元帥道。古云。君辱臣死。如今不知聖上蒙塵何處。爲臣子者。何以生爲。旁邊走上諸葛英道。元帥且免愁煩。未將同公孫郎善能扶乩。請仙指示君王逃在何處。元帥就好率衆前去。

保駕了。元帥拭淚命排香案。左右早已排就。請元帥行香祝拜。諸葛英公孫郎二人在仙舄上扶出幾個字來道。

落日映湘潭。 崔嵬行路難。

速展乾坤手。 覓跡在高山。

元帥道。這明明說聖上在湘潭二處山上。但不知在那一個山上。叫我向何處去尋覓。便請過潭州總兵來道。有頗貴鎮將湘潭二州山名。盡數寫來。朱文顯唯唯應命。就在下邊棹上。細細開明。送與元帥。岳侯就將山名做成闌紙。放在盒內。重排香案。誠心禱告。願求神明指示。聖上避跡何處。即拈着何闌。祝畢。擎起一闌。打開看時。卻是牛頭山三字。元帥傳上牛臯道。牛將軍你可帶領五千人馬。同着朱總兵。速往牛頭山探聽。本帥統領大兵。隨後即來。牛臯文顯奉了將令。火速而去。將到牛頭山。正值君臣扒山遇雨的時候。牛臯軍士也在山下撐起帳棚。等大雨過了。再行上山。軍士稟道。前邊現有番兵紮營。牛臯道。既有番兵紮營。君王必然在這山上了。請問貴總兵從何處上山。文顯道。就是前邊荷葉嶺山腳下上去。便是大路了。二人並馬上得嶺頭。牛臯將

馬加了一鞭。向前先行。那靈官殿內的李相出在山門首偷看。見是牛臯。便大叫牛將軍快來救駕。牛臯跑至廟前下馬。進殿見了高宗叩頭道。元帥聞知萬歲爺之事。幾乎自刎。幸得衆將救了。令牛臯先來保駕。果然聖駕在此。就將身邊乾糧獻上。天子充飢。忙向三軍道。快將元帥帶來食物。呈進萬歲。你們快快造飯與衆大臣吃。一面吩咐三軍守住上山要路。扯起帥字大旗。令番人知覺。

回言金寨番兵將。 雨住雲收盡起身。 思量正要扒山嶺。 把守其山已紮營。 聞風誰敢來侵犯。 因畏神威蓋世英。 人人只得將身退。 那能奮勇把山登。 報知粘罕驚非小。 蹬足捶胸罷了稱。 吾邦用盡千般計。 也難逃脫岳家軍。 成事咫尺他偏至。 又費週章多少情。 將兵個個皆思退。 孤亦心中懼怕生。 又愁引火燒身險。 妄動輕移戰戰兢。 差人速往臨安去。 又遣金陵報事軍。 分頭去趕全軍到。 王弟前來再理論。 不言粘罕催人馬。 聽表牛臯統制身。 當時說與朱文顯。 快請元戎來保君。 總兵請轉潭州去。 俺家在此紮防營。 總兵辭駕將山下。 路逢元戎寶駒臨。 文顯

慌忙而避道。正冠立馬稟原因。稟稱天子安無恙。果在牛頭山上存。牛爺命將回關守。速請元戎保駕行。聞言慰了英雄帥。說向朱文顯一人。連日本帥神馳往。今朝速卽統軍臨。潭州暫令湯懷守。貴鎮回衙慰幸深。軍民同計嚴防策。傳諭湯懷來見君。總兵奉命唯唯應。岳侯火速上山林。滔滔人馬龍遊水。望去靈官一殿廷。牛臯早在山門候。元戎下馬步微塵。須臾進了靈官殿。患難重逢痛死生。近前拜倒花階上。道微臣違駕罪殊深。高宗手挽奇英帥。君臣相對淚沾巾。奸臣誤國卿何罪。寡人國政失經營。遂將途次招災事。從頭一一告賢臣。朕躬冒雨衣袍濕。只覺得體中發熱更頭痛。聞言元帥憂心甚。遠山眉綉意沉吟。思量何處安王駕。靜養龍軀方可寧。走上一人張步將。獲拿細作稟軍門。發令一聲來帶過。張保捉來跪在塵。元帥坐中擡鳳日。看他不像探軍人。不知所獲何人物。下回之中便知開。

第三十一回

解軍糧英雄歸宋室 下戰書福將進金營

卻說岳元帥觀看那人。卻是個少年道童。便問道：「你是何人？敢來窺探？」那人道：「小道是玉虛宮道童。聞得有兵馬在此。師父着來探聽。望乞大人恕罪。」元帥道：「那玉虛宮規模尚宏敞。道童答道：地方甚大。共有三十六個房頭。」元帥道：「你去與長老說。不必驚慌。有當今天子避難在此。因聖體不安。着他打掃淨室幾間。以備聖上養息。」道童叩了一個頭。立起身來。飛奔去了。元帥來見高宗。奏道：「臣探得有玉虛宮可以安住。請陛下上車。遂將大糧車。騰出鋪上錦褥。載了天子。衆大臣俱各。揀了一匹馬。騎着。元帥率領諸將。一齊隨駕。來至玉虛宮。門首早有長老。率領三十六個道士。跪着迎接。天子進宮。天子十分喜悅。元帥呈上衣袍。與天子換了。衆大臣上前請安畢。元帥傳上長老問道：「此山左近有醫士麼？」長老稟道：「有的有的。就是當年梁山泊上神醫安道全。現在本山藥王殿內安頓靜養。」元帥道：「此人甚好。快去召來。」

調治。聖躬安痊。獎賞不小。元帥差他去了。入內奏知天子。高宗大喜。就命安道全醫治。藥餌皆元帥過目。不一日。聖躬霍然。衆大臣俱各喜悅。又有大臣奏道：「請在靈官殿左首搭起一臺。效當年漢王築臺拜將故事。拜封岳元帥並衆將官。好使他捨身以安天下。」高宗准奏。遂命路金監督搭臺。高宗出宮。衆將迎駕上臺。傳旨封岳某爲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岳侯。展拜謝恩。天子又傳上諸將。一一加封總鎮。衆將謝恩畢。元帥率衆恭送天子回宮。衆大臣各各進賀。元帥到了次日。早上。衆將齊聚靈官殿前。但見貼着一張榜文。上寫着：

武昌開國公少保統屬文武兵部尚書都督大元帥岳。爲曉諭事。照得本帥恭承王命。統屬六軍。以期掃淨胡氛。興復王室。所有條約。各宜知悉。

聽點不到者斬。擅闖軍門者斬。
開鼓不進者斬。擅奪民財者斬。
私自開兵者斬。泄漏軍機者斬。
臨陣返顧者斬。兵弁賭博者斬。
妄言禍福者斬。不守法度者斬。

笑語喧嘩者斬。 酌酒入營者斬。

大宋建炎年 月 日 實貼行轅

衆軍聚集巡廊下。 個個擡頭用目睜。 行行款款從頭
唵。 軍法森嚴各警心。 旁邊大怒牛統制。 喝聲住口
好胡云。 俺家最喜杯中物。 擅闖軍門因要情。 偏將
兩款明標出。 被衆高聲亂嚷吟。 俺家且候伊升帳。
擅闖軍門定要行。 看伊怎樣將俺斬。 怕事礙頭卻不
能。 諸將默然同舉步。 轅門伺候主軍人。 丙中張保
傳言出。 今朝元帥不升廳。 將軍諸位回營罷。 來日
清晨早到臨。 諸軍得令方纔散。 天明各各早抽身。
齊至憲轅同等候。 牛臯吃得醉醺醺。 當時說向諸兄
弟。 俺家酌酒入營門。 衆人代彼心中急。 又見張隨
使到臨。 手執軍符言免待。 帥爺升帳待來辰。 衆軍
聞不齊齊退。 個個心懷惆悵生。 不知元帥安和否。
緣何連日不升廳。 慢言諸將懷疑際。 聽說元戎寶帳
情。 差人請到湯懷將。 令他悄悄進後營門。 帳中私見
行常禮。 沉香榻坐主軍人。 湯懷就近旁邊坐。 張保
蘭芽雙手呈。 坐中元帥容含笑。 目注湯懷低說云。
並無他事勞賢弟。 只因軍例斬條程。 兩款皆因牛弟

犯。 愚兄故此不升廳。 發令之初須剴切。 豈能迴護
自家人。 若然照例將他斬。 又恐傷殘結義情。 軍中
例法治天下。 秉正無私意敢詢。 思量如此而行去。
還須賢弟走一巡。 湯懷奉命辭元帥。 不須騎馬步芳
塵。 轉過二三營帳所。 須臾步至牛臯營。 何煩軍校
來通報。 悄悄將身往裏行。 牛臯正坐中軍帳。 綺筵
肆設舉金樽。 擡頭忽見湯懷至。 忙喚湯哥把酒傾。

牛臯一手扯住湯懷道。 湯二哥來得好。 也須吃一杯。 湯
懷就坐下。 吃了幾杯。 便道。 我有一事與你相商。 牛臯道。
是甚麼事。 湯懷道。 你道元帥爲何兩日不升帳。 打聽得
他要差個人到相州去催糧。 因爲山下有番兵阻住。 無
人敢去。 因此愁悶。 我想我一人實不敢去。 怎麼計較。 才
能幹得這件功勞。 特來與你商量。 牛臯道。 這些番兵怕
他怎的。 明日待我前去。 湯懷道。 既如此。 明日且休要吃
醉。 被別人搶去頭功。 牛臯道。 多謝你了。 湯懷別去。 到了
次日。 元帥升帳。 衆將參謁已畢。 站立兩旁聽令。 湯懷見
牛臯低頭走入營來。 暗暗歡喜。 坐中元帥道。 三軍未發。
糧草先行。 目今交兵之際。 正需糧餉。 但山下有金兵阻
路。 如何沖過賊營。 那一位將軍大膽。 敢領本帥此令。 前

往相州催糧。話聲未絕。早有牛臯上前道。末將敢領此令前往。元帥道。你的本事怎麼出得番營。牛臯道。元帥何得長他人志氣。這些毛賊怕他怎的。末將若出不得番營。願納下這顆首級。元帥道。既如此。有令箭一枝。文書一封。限你四日四夜到相州。一切須要小心。牛臯得令。將文書放在懷中。把這令箭插在蓑魚袋內。出營上馬。提着雙鋼。獨自一個跑下山來。

牛臯坐馬提雙鋼。昂然直達賊營門。大聲高叫。春雷動。道。決須讓路老爺行。帥爺特命催糧草。囚奴鞭子快潛形。手中雙鋼頻揮打。番兵番將各驚心。見他來勢多兇猛。忙報王爺粘罕臨。聽言大怒。狠王子。

溜金擋在手中掄。飛身上馬忙迎敵。剛遇牛臯黑虎軍。金棍無能贏鐵鋼。粘罕慌張敗轉身。好個牛臯真奮勇。冲破番營取進程。望着湘州催餉去。星夜兼程馬不停。這邊粘罕渾呆了。點查傷死數親兵。

慌忙又遣催兵去。早請王兄王弟臨。十分畏懼南朝帥。那能造次把山登。朝朝只盼諸人到。牛頭山上困君臣。慢言粘罕安排定。聽表乾坤第一人。這朝升坐蓮花帳。探軍稟報帥爺聞。方纔一隊番兵至。

見他山下便安營。一連幾報皆如此。煩惱擎天玉柱臣。暗想牛臯沖險去。糧車怎得上山林。躊躇展轉丹心悶。又愁乏餉亂軍心。須臾退帳轅門掩。散了營前大小軍。要說牛臯催騎進。看看早到湘州城。節度使轅前下馬。大聲高叫快通聞。一綱揮來堂鼓破。傳宣引入二堂門。牛臯跪下文呈案。言道都爺快看文。光世慌忙來拆看。獎稱難得兩三聲。元帥限期批四日。你卻行來三日程。急公如此真難得。快將酒飯待將軍。牛臯又向劉爺說。糧草軍前大事情。光世道言休性急。豈敢遲延不上心。忙呼家將傳言出。升堂籌餉報朝廷。牛臯飯罷劉衙歇。和衣少歇睡沉沉。劉爺准備軍糧事。二更時候事完成。又點三千雄壯卒。押送糧車矚小心。劉爺一夜何曾睡。剛至天明統制臨。上堂叩見劉光世。催促糧車要起身。劉爺應說皆齊備。表章書札代投呈。多拜上你元帥。寸箋通候表微心。表章請代呈天子。瑣碎相煩殊不情。牛臯接過書和表。口稱曉得急回身。出轅跳上追風馬。發動糧車即起程。出城行得無多路。傾盆大雨下不停。牛臯好不心焦燥。大

喊糧車快快行。好尋歡處安糧餉。俺們躲雨暫消停。行行望去深林裏。一帶紅牆似廟楹。一程趕到擡頭看。不是神祠是殿廷。牛臯粗率天然性。不由分說進朱門。解軍推動糧車子。一齊擁進最高廳。

原來這殿乃是汝南王鄭恩之後鄭懷的賜第。那鄭懷生得身長丈二。使一條茶杯粗的鐵棍。力大無窮。善於步戰。當時有家將進內報說。不知何處軍馬。推着許多糧車在殿上喧嘩。特來報知。鄭懷道。那有這樣事。先王御賜地方。那個敢來胡鬧。便提了大棍走到殿前大喝道。何處野賊。敢來這裏討野火吃。牛臯見來得兇猛。只是道是搶糧的。不問情由。舉錘就打。鄭懷掄棍招架。不上四五个回合。被鄭懷攔開銀錘。只一把將牛臯擒住。走進裏邊廳上。叫家人綁了。推至面前喝道。你是何方草寇。敢來騷擾王殿。牛臯大喝道。該死的狗囚。你眼又不瞎。不見糧車上的旗號麼。我就是先鋒牛臯。奉元帥將令。催糧上牛頭山保駕。在此躲雨。你敢拿我。該當何罪。鄭懷道。原來是岳元帥麾下的牛將軍。你也該早說個明白。糧車上的旗子都是捲着的。故此冒犯。慌忙上前解去綁縛。扶牛臯中間椅上坐了。請罪道。小弟汝南王

鄭恩之裔。名喚鄭懷。久慕大名。今日願拜將軍爲兄。同上牛頭山保駕立功。未知允否。牛臯道。我本是不肯。因見你本事甚好。且收你爲弟。只是肚中飢了。快收拾些酒飯出來。待我吃了。好同你去。鄭懷道。這個自然。忙呼左右排香案。鄭牛結義拜天庭。諸事已完方入席。鄭懷犒賞護糧軍。牛羊百具盈車酒。敬主須知及下人。須臾席散忙收拾。看看天霽雨無聲。牛臯催促糧車走。與鄭懷下殿並駒行。牛將軍來時星夜兼程急。只會單身好趕程。此時有了糧車子。按站程途緩緩行。此朝過一高崗嶺。忽聽金鑼入耳鳴。擁出嘍囉人數百。齊排山腳下邊存。內中有一華年士。白馬銀鎗甲冑精。口中叫道。知機者。留下糧車放你行。牛臯一聽重重怒。正思提錘抵來軍。鄭懷忙把哥哥叫。待弟前來拿此人。言時提棍來行上。見他馬上把鎗掄。兩人大戰卅餘合。一時難將勝負分。牛臯看得多高興。暗暗心中自忖論。鄭懷本領高於我。此人本事亦超羣。棍來鎗去無高下。不知要戰幾多辰。不如待我前分解。勸他歸順岳軍門。跑馬上前高叫道。俺家有話要言明。那人便問何言

語。說來我等要交爭。牛臯馬上開言道。俺叫牛臯統制軍。武昌開國都元帥。帳前諸將我為尊。我喜英雄年少俊。有心奉勸去投誠。做個改邪歸正客。勝做綠林打劫人。那人一聽方知曉。便道將軍幸示聞。言罷棄鎗忙下馬。願與將軍結義盟。元帥帳前同效力。虎威軍下好留名。這回大喜先鋒將。便乃開言道細情。

牛臯道。這纔是好漢。但不知你姓甚名誰。那人道。小弟乃東正王之後。姓張名奎。因見朝廷任用奸邪。故爾不願為官。在此落草。牛臯道。既如此。軍糧緊急。速即收拾同行。張奎就請牛臯二人上山。結為兄弟。一面整頓酒席。一面收拾糧草。合兵共行。又一日來到一個地方。軍士報說前面有四五千人馬。紮住營寨。不知何處兵馬。牛臯吩咐也紮住了營頭。差人探聽。不一時軍士來報。知有一將在營前。口聲聲要老爺送糧草去。牛臯大怒。同了鄭懷。張奎出營。看見有一後生。生得身長八尺。頭帶金盔。身穿金甲。坐下青驄馬。手提一桿金虎頭鎗。見了牛臯。便喝道。你可不是牛臯麼。牛臯道。老爺便是。你是什麼人。敢來阻我糧草。那人道。你休要問我。我

只與你戰三百合。就放你過去。鄭懷大怒。舉棍向前便打。那人將棍架開。一連幾鎗。殺得鄭懷渾身是汗。氣喘吁吁。張奎把銀鎗一擺。上來助陣。兩個戰了二十餘合。牛臯見二人招架不住。舉劍也來交戰。戰了半天。無個高下。只見那人特地把馬一勒。跳出圈子外。叫聲且歇。三人收了兵器。那人下了馬道。小將非別。乃開平王之後。高寵便是。昔年在紅桃山保母。有番兵一枝。往山西而來。被小弟鎗挑了番將。殺敗番兵。奪得金盔金甲。金銀財帛。目今探得朝廷被困牛頭山。奉命前來保駕。今日幸得相會三位將軍。特來獻獻武藝。牛臯大喜。叫聲好兄弟。既有這樣本事。你就做我哥哥也好。當時與高寵併了隊伍。在營中結為兄弟。用了酒飯。高寵就在前頭開路。牛臯同張奎押後。鄭懷居中。向牛頭山進發。這回要說番邦事。兀朮提兵趕進程。到了襄陽湖廣界。牛頭山下便安營。粘罕弟兄相見面。說起康王宋室君。而今藏跡在山上。更有南蠻岳某身。故而不敢登山嶺。要待全軍趕到。兀朮聽言眉累蹙。道言此事費調停。聞言粘罕哈哈笑。王弟如何出此云。專心等候你來到。助我軍威好接征。誰知你也

如斯懼。反作躊躇掃輿論。兀朮回言兄不曉。岳某奇才鬼神驚。愛花山上某家敗。青龍山困阿兄身。思量必要將仇報。豈肯今朝罷了兵。只須我等嚴防備。絕其糧道勝交征。憑他岳某通天手。料他孤掌也難鳴。忙忙點起番兵將。團圍山下紮圍營。百萬大兵齊點出。圍了一層又一層。牛頭山上都元帥。聞知此報更憂心。水泄不通山下路。何時保主脫厄星。糧車怎得登山頂。一亂軍心怎理論。其時難壞英雄帥。蓋世奇才展莫能。且說牛皋英勇將。義弟新收三個人。在路行程非一日。護糧按站各經心。牛頭山下行將近。高龍開言向衆論。望那番營荆棘裏。層層密密數難清。小弟當先爲首領。沖開賊寨始能行。張鄭兩兄爲輔翼。牛兄斷後護車輪。牛皋拍手連稱妙。高龍沖先一騎臨。大叫一聲道。高將軍來踹營了。拍馬挺鎗。沖入番營。遠者鎗挑。近者鞭打。如同砍瓜切菜一般。打開一條血路。左有張奎。右有鄭懷。兩條鎗一條棍。猶如雙龍攪海。牛皋在後邊舞動雙鋼。猶如猛虎出山。那些番兵番將。那裏抵敵得住。大喊一聲。四下裏各自逃命。兀朮忙差四

個元帥來。一個叫金花骨都。一個叫銀花骨都。一個鐵花骨都。一個銅花骨都。各使兵器。上前迎戰。被高龍一鎗一個翻去。第二鎗一個跌下地來。第三鎗一個送了命。再一鎗一個胸前添了一個窟窿。後邊又來了一個黃臉番將。叫做金古祿。使一條狼牙棒打來。被高龍攔開。望番將心窩裏一鎗戳透。一挑把那個尸首直拋向半天之中去了。嚇得那營中番兵番將。人人喪魂失魄。更兼鄭懷張奎兩條鎗棍。牛皋一雙鋼。翻江倒海一般。殺得尸如山積。血流成河。沖開十幾座營頭。往牛頭山而去。兀朮無奈。只得傳令收拾尸首。整頓營寨。慢言山下陣雲飄。錦帳元戎意寂寥。緩帶輕裘憑案坐。遠山含怒展龍韜。丹心默默愁王事。鞍馬年年敢告勞。忽見傳宣官進報。稟稱金寨喊聲高。旗旛撩亂鳴金鼓。看來他事有蹊蹺。聞言元帥言非也。料他誘敵討兵交。當時吩咐其人去。又見傳宣稟事苗。探得將軍牛統制。糧車沖破賊營巢。次序將登荷葉嶺。稟陳元帥慢心焦。岳爺聞報丹心慰。靄靄春風愁緒消。蟒袖輕搖呼將士。朝廷洪福邁唐堯。其時將帥言心曲。帳前早到猛牛皋。趨步上前參主

帥。元戎賜免贊聲高。道護糧拒寇功非小。全仗將軍不憚勞。牛臯答道非俺力。功出新收三俊豪。第一個是開平王後名高寵。第二個是鄭懷帝室祖同袍。第三個是張姓名奎王爵蔭。家聲本領比人高。沖開血路拒番將。汗馬馳驅為聖朝。細陳途次諸般事。贊歎三人智勇饒。言完取出都爺信。本章糧冊一齊交。岳爺令命三人見。三英參見霍嫖姚。元帥坐中搵玉體。說聲少禮衆英豪。又詢家世來由事。三人細細訴根苗。元帥道言既如此。且隨本帥待恩褒。元帥諸事齊備。自引三人來至玉虛宮內。朝見了天子。將三人前來保駕之事。奏明。高宗問李綱道。該封何職。李相奏道。暫封他為統制。待太平之日。再照襲祖職。高宗依奏封職。三人一齊謝恩。與元帥退出。牛臯上來稟道。這三個兄弟。可與小將同住。元帥應允。就將他三個帶來人馬。分隸部下。金銀財帛。送入後營。為勞軍之用。當等擇日開兵。與兀朮打仗。當日無話。到了次日。元帥升帳。衆將站立兩旁聽令。元帥高聲問道。今糧草雖到。金兵圍困此山。一朝糧盡。如何是好。必須與他大戰一場。拒退了番兵。奉聖上回京。不知那位將軍敢到金營。

去下戰書。話聲未絕。早有牛臯上前道。末將願往。元帥道。你前日殺了他許多兵將。是他仇人。如何去得。牛臯道。除了末將。再沒有別人敢去的。元帥就叫張保上帳。替牛爺換了袍帽。當時張保忙承命。與牛爺冠帶換衣襟。紅袍紗帽金鑲帶。粉底烏靴腳下登。打扮完時重上帳。拜辭元帥。岳軍門。岳爺目送他行出。不覺離懷暗暗生。憐他冒險登狼穴。能否生還集義盟。那元帥是英姿減卻春風色。傷心強忍淚沾巾。無言退坐蓮花帳。意惹情牽不自禁。且說牛臯辭帥出。弟兄相送半山林。無人不有依依態。囑咐叮嚀要小心。此行難定凶和吉。謹慎而行早脫身。我們兄弟懸懸望。早歸更慰主軍人。衆人言罷齊揮淚。死別生離各動情。牛臯洒淚開言道。各位仁兄請放心。隨機應變俺皆曉。丈夫立志死生輕。說凶得吉先言定。或有差池不轉程。新收義弟人三個。衆兄諸弟好看承。猶如小弟兄無二。莫分彼此要同心。大衆齊聲含淚答。一體原無彼此分。牛兄保重番營去。吉人天相慰離情。言時各各來分手。看他去遠始回程。牛臯獨自將

山下。昂然要進賊營門。英奇元帥英雄將。一樣勤
王不願身。要知地動山搖戰。略潤霜毫看下文。

第三十二回

祭帥旗奸臣代畜 挑華車勇士遭殃

卻說牛臯獨自一個下山。揩抹了淚痕。休要被番人看見。只道是我怕死了。再把自己身上衣服看看。倒也好笑起來。自忖我如今這般打扮。好像那城隍廟裏的判官。一馬跑至番營前。平章看見道。噫。這是牛臯。為何如此打扮。牛臯道。能文能武。方是男子漢。今日我來下戰書。乃是賓主交接之事。自然要文綉綉的打扮。煩你通報通報。平章不覺笑將起來。進帳裏道。有牛南蠻來下戰書。兀朮道。叫他進來。平章出營叫道。狠主叫你進去。牛臯道。這狗頭。請字也不下一個。叫我起來。如此無禮。遂下馬一直來至兀朮帳前。早有那些帳下之人。見牛臯這副嘴臉。這般打扮。無不掩口而笑。牛臯見了兀朮。道。請下來見禮罷。兀朮大怒道。某家何等尊嚴。你該叩參而見。怎麼反叫某家下座見你。牛臯道。俺家上奉天子聖旨。下奉岳元帥將令。到此處下書。古人云上邦卿相。即是下國諸侯。上邦士子。乃是下國大夫。我乃堂堂

天子使臣。禮該賓主相見。怎肯屈膝於你。我牛臯若是貪生怕死之徒。也不敢來了。兀朮道。這等說來。到是某家不是了。看你不出。到是個不怕死的好漢。某家就下來與你見禮。牛臯道。好吓。這纔算個英雄。下次和你戰場上要多戰幾合了。兀朮道。牛將軍某家有禮。牛臯道。狠主未將也有禮了。兀朮道。牛將軍到此。何幹牛臯道。奉元帥將令。特來下戰書。兀朮接過看了。遂在書後批着三日後決戰。付與牛臯。牛臯道。我是難得來的。該請我一請。兀朮道。該的該的。遂叫平章陪牛將軍左營酒飯。牛臯吃得大醉。出來謝了兀朮。出營上馬。轉身回牛頭山而來。

好個先鋒牛統制。竟從虎穴慶生還。走馬回登荷葉嶺。英雄壯氣自欣懷。牛頭山上諸營將。望見牛臯上嶺來。齊齊跨馬遙相接。弟兄會面笑顏開。同稱牛弟辛勞了。怎生離險轉回山。牛臯細述投書事。他敬俺家綠蠟醅。俺困軍政非常大。不便留連飲一杯。急急而回離虎穴。也非常容易得生回。言時同至元戎帳。傳宣官報進營盤。岳爺大喜心花放。即令牛臯進帳來。立論軍政將功記。從容方展戰書看。

傳慰牛臯將息去。一宵無事夜更闌。次朝元帥升營坐。諸將庭參雁翅排。岳爺令下傳王貴。統制慌忙跪在埃。紅旗將令從容下。命將軍番寨取豬來。本帥祭旗須此用。小心復令莫徘徊。王貴當時將令接。應聲得令出營來。元戎再令牛臯上。令箭一枝照樣裁。也去番營拿祭物。肥羊一口拜旗開。牛臯奉令心思。暗暗稱奇道怪哉。口中只得唯唯應。辭了元戎下將臺。回言王貴當先去。心中詫異暗疑猜。元帥令符皆領過。行行事事服人懷。不想今朝行此令。叫人冒險怎安排。這樣差事難極了。番營出入恐招災。有猪怎貨南軍用。即行偷盜也難哉。知他猪養何房屋。那得輕輕入手來。左思右想如何好。說聲有了笑盈腮。

不要管他。我只捉個番兵上去。權算個猪繳令。看是如何。想定了主意。一馬來至番營前。也不言語。兩手搖刀。沖進帳去。那小番出其不意。被他一手拿了一個。挾在腰間。拍馬出營。上荷葉嶺來。恰好遇着牛臯下山。看見王貴捉了一個番兵回來。牛臯暗想道。吓。原來番兵當得猪的。難道就當不得羊麼。且不要被他得了頭功。待

俺來割去他的猪頭。遂拔劍在手。迎上來道。王哥你來得好快呀。王貴道。正是兩個說話之間。兩馬交肩而過。牛臯輕輕把劍在手。就向小番頸上一割。頭已落地。王貴還不得知。來到山上。諸葛英見了便道。王兄為何拿這沒頭人來做什麼。王貴回頭一看道。呀。這個頭被牛臯割去了。就將尸首一丟。回馬復下山來。行至半路。只見牛臯也捉了一個小番來了。牛臯見了王貴。就勒住馬。閃在一旁。叫聲王哥。請便。王貴道。世上也沒有你這樣狠心的人。只知你一個人先要立功。怎麼將我拿的人割了頭去。牛臯道。原是小弟不是。王哥把這一切讓了我罷。王貴不應。拍馬竟去。牛臯趕至大營前。叫家將把這羊綁了。牛臯進帳稟道。奉元帥之令。拿得一牽肥羊繳令。元帥吩咐將羊收了。牛臯道。這羊是會說話的。岳爺道。不必多言。牛臯暗暗好笑。出營去了。再說王貴復至番營。叫道。再拿一口猪來。掄刀沖進番營。小番圍來。廝殺。王貴勾開兵器。又早拿著一個。粘罕聞報。拿了溜金棍。上馬領衆趕來。王貴已上荷葉嶺去了。那裏追趕得着。王貴到了大營門首。將小番綁了上帳。來見元帥道。末將奉命拿得一猪。在此繳令。元帥叫張保收了。

豬。將王牛二將的功勞記在簿上。到了次日。元帥率領諸將至王虛宮請候聖安。

公爺率領諸營將。坐鞍親至玉虛門。殿前參見高宗主。候安已畢。奏軍情。又奏祭旗交戰事。高宗天子便開聲。寡人要至靈官殿。將壇之上看開兵。卿家鞍馬年年戰。朕躬目覩定來辰。王卿在側將功報。李卿執筆記功勛。元帥御前稱領旨。辭王回帳不須云。聽言兀朮營中坐。軍師來報宋營情。拿去我邦人兩個。作為福禮祭旗門。主公受辱今非小。他把金人當畜生。不說此言猶自可。聽來氣斷肚腸根。大怒四王金兀朮。三丈無名大直噴。拍案一聲來跳起。咬牙痛罵保王臣。連稱此事真堪惱。岳某欺人太過深。軍師急速籌良策。此仇不報怎為人。去拿兩個南蠻到。某家也要祭旗神。哈迷蚩聽忙搖手。此令而今決不行。若能拿得南蠻卒。我軍久已奪山林。聽言兀朮無言答。進退皆難沒理論。心中氣惱難平下。緊皺雙眉計忽生。拍案睜眸稱有了。我營現有上邦人。邦昌王鐸人兩個。一無所用在營門。作為福禮將旗祭。聊洩胸中飲恨心。當時商議多停當。請出王兄王弟們。洗剝雙奸行細綁。竟做豬羊釜內烹。二奸有口難分說。武場當日誓原存。不該賣國欺君上。今日天公報應臨。將旗祭罷分盤擺。紅燒白煮衆番吞。聚集將兵同賽福。四王兄弟共開樽。外邊報道華車到。哈鐵龍元帥自親臨。聽言兀朮非常喜。筵前傳上送車人。命他埋伏西南界。領兵把守候南軍。哈鐵龍奉命忙去。埋伏西南兩處軍。兀朮親身來鬪戰。齊集大小衆番兵。住說金人山下事。回文要表岳軍門。次朝迎請高宗駕。奉駕登壇朝罷君。方纔告退回營帳。守山遣調衆將軍。要口多加擗木石。安排軍政紀功勳。又點張奎專督戰。鄭懷陣後管鳴金。三軍司令紅旗展。高龍軍前執掌行。公爺自坐龍駒馬。戰袍合體劍腰橫。隨騎張王雙步將。神威智勇奪先聲。帥旗開處遙相對。番王縱馬向前迎。雙睛看定英雄帥。愛慕心兼畏懼心。按住腰間雙雀斧。一聲高叫說原因。岳元帥如今山東山西湖廣江西皆屬某家所有。你君臣兵不滿十餘萬。今被某家圍困。此山糧草將盡。正如魚遊釜中。何不將康王獻出。歸順某家。不失封王之榮。

如不滿意某家。願將江山平分。岳元帥尊意若何。岳爺大喝道。兀兀休得胡說。你等不識人倫。因天子於沙漠。追吾主於湖廣。本帥兵雖少而將勇。若不殺盡爾等。誓不回兵。大吼一聲。走馬上前。舉鎗便刺。兀兀慌忙舞動金雀斧。左招右架。大戰十數回合。那四方八面的番兵。吶喊震天。都來攻打牛頭山。當有衆將各路抵住。元帥掛念皇上在山。恐驚了聖駕。勾開雙斧。虛幌一鎗。轉馬回山去了。那張奎見元帥回山。即便鳴金收軍。不道那高龍暗想。元帥與兀兀交戰。沒有幾個回合。爲何即便回山去了。必定這個囚奴武藝高強。待我去試試。看是如何。便對張奎道。張哥將這旗子代我掌一掌。張奎拿旗在手。高龍上馬提鎗。往旁邊下山來。兀兀正沖上來。劈頭撞見高龍。劈面一鎗。兀兀提斧招架。誰知鎗重招架不住。把頭一低。被高龍把鎗一拾。早已髮斬冠斷。番王髮斷頭盔落。嚇得三魂少二魂。撥轉火龍駕坐馬。橫沖直撞。急逃生。高龍大喊追騎上。擺動銀鎗急急跟。帶挑帶打殺番賊。萬夫莫敵。勇無倫。果然好個英雄將。殺壞金邦無數人。東行西走無人敵。單身戰至午牌辰。高龍殺得高興起。沖出番寨欲回

程。回眸看去西南角。有座番營高出羣。暗思必是屯糧所。兵家糧草最爲珍。待我上前親一探。若果糧營把火焚。絕他養命三軍本。燒得他娘光打精。想時拍馬提鎗上。行來將近那營門。早有小番飛報去。哈鐵龍命速推輪。一聲令下華車出。高龍不識利害深。當先奮勇將鎗舉。挑起華車打轉身。又挑二輛華車子。挑去挑來手不停。共拒鐵華車十一。雄心不減半毫分。挺鎗再拒華車子。正待高挑卻不能。坐下馬匹力已盡。噴紅不絕倒埃塵。高龍此時難自主。墮駒身被鐵車傾。可憐年少英雄將。戰死沙場慘不禁。慷慨勤王扶宋室。將軍不祿也名馨。當時哈鐵龍拿了高龍尸首來見兀兀道。這個南蠻連挑十一輛鐵華車。真是楚霸王重生。好生利害。兀兀道。可惜一員勇將不能生擒爲憾耳。吩咐哈帥再去整備華車。一面傳令叫小番在營門口立一高杆。將高龍尸首掛起。俾宋人得目覩。且說岳元戎得知高龍出戰。即令衆將在山前打探勝負。正要發兵下山助戰。忽見番營門首掛起一個尸首來。牛鼻遠遠望見。叫聲不好。拍馬沖下山去。元帥此時也不能禁止。忙令張立張用張

保王橫四員步將追趕下去。又命余化龍、何元慶、張憲、董先、速去救應。衆將得令，一齊沖下山去。且說牛臯一馬跑下山去，直至番營前，早有番上前攔路，卻被他把鋼左右一掃，那些小番好像滾西瓜的一般滾去。牛臯直至高杆前，拔出劍來，只一劍拋去，掛繩已斷。那尸首墜下地來，牛臯抱住一看，大叫一聲，翻身跌落馬來。那些番兵見了，正待上前捉拿，卻得張憲等四員馬將、張立等四員步將一齊趕到，殺退番兵。王橫慌忙上前，將牛臯扶起上馬。張立兄弟前後護持，張保將高寵尸首馱在背上，轉身便走。當時金營中有幾個平章曉得了，領着人馬急速追上，被何元慶、余化龍二人回馬大殺一陣，鎚打鎗挑，傷了許多番兵。番將方纔不敢追趕，衆將一齊上了牛頭山去了。

那邊兀朮及聞報，統帶番兒追出營，無風捉影成何事。眼觀宋將上山，氣恨一番回馬去。自思自忖，好驚心。南蠻果是渾身膽，拚命奪屍義氣深。如何這樣齊心意，殺傷吾國幾多兵。自願有力無處使，只好收屍謹守營。回言神武慶前將，救醒牛臯見主軍。其時元帥亦傷感，強把言詞慰衆心。奏聞天子

高寵沒。死於王事乞加恩。高宗准奏褒恩獎。藉袍冠冕驗遺身。此時權葬高山上。太平禮葬上將軍。倉卒之時難掛孝。舉哀贏得閣營人。牛臯悲痛聲難絕。幾番哭暈在營門。難壞多情岳少保。憐生惜死淚沾巾。當時傳上湯懷將。令伊從此住牛營。勸伊早晚哀須節。婉語居間解悶心。死者安能重復世。還宜珍重棟梁身。湯懷應令辭元帥。移營來伴姓牛人。懇勸設法來寬慰。主帥恩隆體貼深。且言山下金邦事。番王呆坐帳中存。手敲龍案圓睜目。大呼利害兩三聲。階前早有軍師上。便乃開言問事因。狼主所稱何事利害。兀朮道。某家在這裏想起前日被高寵一鎗險些送命。真有本事。連挑我十一輛鐵華車。豈不利害。哈迷蚩道。縱他利害也做了個扁人。今想有一計。捉拿岳南蠻。不知狼主要活的。還是要死的。兀朮聽了此言，好生詫異，臉色一變，說道：你在那裏講夢話。前日某家要拿兩個小卒祭旗，你說若能拿得他的。人來，久已搶了牛頭山了。兩個小卒尚不能拿他。今日怎麼說出這等大話來。豈不是做夢嗎。哈迷蚩道：凡事不可執一而論。要上山去拿小卒，實是煩難。要拿岳南

登。臣卻有一計。縱他有通天本事。生死在我手中。兀那
忙問軍師有何奇計。快快道來。哈迷蚩不慌不忙。疊兩
個指頭。說出這個計策。有分教。十餘齡童子揚威耀武。
無殊鶴立雞羣。數千衆番兵喪命亡軀。好似羊投虎穴。
要知端的。且待三十三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殺番兵岳雲保家屬 贈良馬關鈴結義兄

卻說兀朮對軍師道。要拿他兩個小卒不能得。要岳南蠻倒容易。這是什麼緣故。軍師道。他山上把守得鐵桶一般。我兵如何得上去。故此拿他一個小卒不得。臣今打聽得岳侯奉母最孝。他母姚氏。並家小現住湯陰。目下我們在此。他決不提防。我今出其不意。悄悄的發一枝兵去。將他的家屬拿來。那時叫他。知道不怕他不來降順。主公豈不是活的。若要死的。將他一門盡行殺卻。他必然憂苦而死。這不是生死在我手中。兀朮大喜道。此計甚妙。忙點起元帥薛裏花豹。並同牙將張兆奴。領兵五千。扮做勤王樣子。暗暗渡過黃河。星夜前往湯陰。不許傷他。家口。要一個個活捉。薛裏花豹帶着張兆奴。說聲得令。領了人馬。悄悄起身。望着湯陰而來。拈毫書寫河南省。武昌開國府中情。岳爺保駕勤王事。奉親子職國夫人。一門和藹春光好。玉樹芝蘭盡長成。太郡夫人巾幗性。不將離緒系愁心。合飭

自樂桑榆景。事皆遂意喜欣欣。教子成名人共仰。榮華整肅帥門庭。參禪餘興將孫課。十分安逸暮年身。夫人承順無違職。問寢鷄鳴善侍親。家法森嚴多禮貌。賢良內助有才能。記得岳爺隨駕去。梅花香透燕投襟。滿城風雨重陽近。白衣送酒恨登臨。黃花開徧秋光好。夫人獨坐月宮門。偶翻詞譜填紅豆。遙寄新愁憶遠人。一時玉體難安坐。移蓮回進臥房門。值班侍女皆隨進。伏侍夫人入錦衾。當時太郡夫人曉。親身來看國夫人。玉漏遲遲交夜半。紅羅帳裏降麒麟。合門歡喜何須說。始信功臣後代興。滿月之辰開大宴。文武諸官賀太君。此是賢王三世子。太君親定岳靈名。續忠侯爵承先職。又是皇家柱石臣。後文先註諸君記。且將正事慢揮成。住萬流光容易去。燕集雕梁兩度春。聽言長嗣雲公子。今歲青春十二齡。宋玉姿容如美玉。凌雲一表好丰神。天生資質非常慧。緯武經文有父風。玉麟原是連城價。太郡夫人掌上珍。設館延師來課讀。奈何公子太聰明。諸書過目皆成誦。書法丹青件件精。壓倒先生無法教。一連辭去幾西賓。皆言公子

才天授。學淺才疎任不勝。夫人太太知兒慧。祇好由他自習文。將門之子天神後。豈比尋常士子們。伴親侍奉重韓暇。書齋獨坐用功勤。儼將父作詩文稿。諳熟胸中文理深。兵書戰策時時習。天生神力勇無倫。閑時帶領打圍比武各欣欣。操兵演武劉都帥。校場常帶小爺臨。家將隨身同看武。太郡夫人順彼行。諸人簇擁隨他意。十分無奈國夫人。時當酷暑薰風際。公子書齋懶習文。重換紗袍妃子色。連環玉帶翠森森。戰靴粉底青紗就。金冠八寶嵌珠珍。龍泉三尺橫腰下。丰度翩翩美俊英。羽扇輕搖呼備馬。家將跟隨三四名。不稟重韓慈母曉。私行出作玩遊人。悄然主僕同跨馬。出了堂堂帥府廳。沿堤楊柳清風送。走馬揚鞭頗稱心。正在披襟談笑處。輕雷聒耳雨傾盆。這回煩惱雲公子。冒雨而行濕透襟。隨來家將齊聲道。何方驟雨暫留停。小爺答道由前進。手指松林示衆人。紅牆一帶遙窺見。定有神人廟宇門。家將歎然齊應是。加鞭催馬向前行。一里之程無片刻。行來古廟面前存。岳公子行近一看。果是一座古廟。遂同了家將下馬。入

內一看。十分倒塌。遂命家將把馬拴在柱上。自己竟入殿去。他主僕幾人。幸得俱是單衣。渾身雨濕。各各脫下衣來。搭在那破欄干上晾着。仰看那雨下個不住。公子不覺心焦起來。就向拜臺上一坐。不一會。身子覺得困倦起來。倒身而臥。朦朧睡去。忽聽得後邊一片喊殺之聲。公子暗道。荒郊野外。何來金聲。遂即起身走出一看。原來是一片空地上。邊設着公案。坐着一位將軍。蟒袍玉帶。甚是威武。兩邊站着二十餘名家將。看下邊二人舞劍。公子就捱身近前。但見那兩個將官。果然使得好劍。但見銀光萬道。彩色千團。所謂凜凜飛霜。遮遮白雪。颼颼急雨。灑寒泉。那岳公子看得高興起來。止不住失聲喝彩。果然使得好劍。真個是人間少有。天上無雙。贊聲未絕。那位將軍喝一聲。誰人在此窺探。與我拿下。公子聽得上前一揖道。晚生岳雲。乃湯陰岳某之子。因避雨至此。仰瞻劍法高妙。不覺失聲驚動。將軍望乞恕罪。那將軍道。原來是你。既愛武藝。我就將此劍法傳你。何如。公子道。若蒙教授。感德不忘。那將軍就叫一聲。雷將軍何在。只見走上一員虎將。那將軍向着他道。可將此劍傳授岳長君。使他相助伊父一臂之力。那將軍答應

一聲。走下來將一對銀鏈。前三後四。左五右六。教了一遍。公子照式舞了一回。宛如前生會的一般。正使得得意。只聽得耳邊叫道。天晴了。請公子快回府去罷。霎時驚醒。開眼看時。身在拜臺之上。原來是南柯一夢。立起身來。將神廚幔帳揭起。一看。見坐着那位神像。宛似夢中所見無二。牌位上寫着勅封東平王睢陽張公之位。兩邊站的是雷南二位將軍。公子便向神前拜了幾拜。許下心願。忙忙下殿。家將牽馬過來。請公子上馬。一齊出了廟門。將馬加上一鞭。趕進城去。已是上燈的時候。進了帥府。下馬入內。廚中送上夜膳。公子用畢。回至書房安寢。次日便命家將去令匠人打造兩柄銀鏈。家將領命去了一日。打成一對銀鏈。重有三十斤。公子試了一試。嫌他輕了。重教打過。隔了一日。家將捧鏈進來。向公子道。此鏈八十二斤。請公子試試。可舞得動麼。公子拿在手中道。妙啊。這回稱我手了。從此天天私自習演。這日來至國夫人處道。孩兒曾許下修建東平王廟的心願。現想擇日興工。需用二三百金。國夫人見他要銀修廟。乃係正用。也不追問阻止。當時應允充銀與他。公子領了銀兩出來。登即差了四名家將前去監工。把個

東平王的廟宇法身。收拾得十分齊整。金碧輝煌。光陰如駛。轉瞬公子英年已一十三歲了。這朝公子閑無事。錦堂陪侍太夫人。當時太太開言道。都院劉爺幾次臨。承他情好多親密。我孫豈可薄他情。長爺開語微微笑。未承祖命敢專行。太君笑對嬌孫子。今日孫兒走一巡。公子遵言辭祖退。來到夫人寢室門。見親窗下觀書史。近前稟達祖慈云。命兒去拜劉都院。夫人回說理該應。雲爺告退回書舍。更衣傳進四家丁。高廳上馬離轅去。佩刀將士緊隨身。進城早到劉爺府。旂牌報入啓轅迎。花廳相見行全禮。都院忙扶小俊英。謝坐獻茶諸禮畢。公子從容啓事因。先陳祖慈候安意。晚姪來遲。怨罪名。光世躬身稱不敢。另日踵候太夫人。長君欲探岳爺信。又復開言把事詢。家嚴許久無消息。駐兵不識在何城。光世被詢心暗想。太郡夫人囑我身。元帥邊關勤國政。未容真實告雲君。不知卻是。何緣故。只好含糊把話論。回言我也難知道。不知征剿那州城。或者隨朝來佐主。訪知實信報君聞。小爺難探嚴親信。無心談笑告辭行。都院再三留不

住。只好殷勤送起身。雲爺將至儀門首。聽得家丁笑語聲。說道劉爺真儉樸。猶將破鼓擺堂廳。劉衙家將回言道。老兄那曉此中情。你家元帥忠於國。保駕牛頭山上存。前月催糧來我處。差出統制牛將軍。將軍性急真無比。恐誤軍情不少停。一鞭擊破爺堂鼓。只爲着家爺深敬帥爺心。特留破鼓存真跡。要曉勤王元帥辛。小爺聽得多明白。匆匆上馬出城門。回歸帥府更常服。高堂復命祖慈身。卻好夫人在坐。公子回身見母親。太郡見孫含笑問。都爺見你有何云。言時卽命孫兒坐。公子將言稟一巡。岳公道。老太太不要說起了孫兒今日見他倒被他大大的埋怨了一場。說大人現在牛頭山上保駕。與兀龍交兵。你爲何不去幫助。反在家中快樂。太夫人喝道。快到書房中去罷。當時喝退了公子。便對國夫人道。劉都院不該向孫兒說知此信纔好。從今須要防他私自逃去。國夫人道。媳婦留意防他便了。又過了幾日。此朝夫人正陪着太夫人中堂閒話。忽聽一片人聲喧嚷。早有衆家將慌張失色。趕到屏門首稟道。不好了。今有無數番兵來捉我們閣府之人。離此已不遠了。嚇得

老太太驚慌無措。與國夫人面面相覷。無策可施。衆家人婦女正在七張八嘴。沒做理會處。只見公子走將進來。叫聲太太母親。不要驚慌。聞得番兵只得三五千。馬怕他怎的。待孫兒出去殺他個乾淨。老太太道。孫兒不知世事。你這等小年紀。如何說出這樣大話來。公子道。且看孫兒殺他不過。再同太太母親逃走。未遲說完。就去披掛起來。提着爛銀鎚。帶了一百名家將。坐上戰馬。出了帥府。一路迎來。不到二三里地面。正遇番兵到來。公子大喝一聲。你們可是到岳家莊去的麼。我小將軍在此。快叫你那爲頭的上來受死。小番轉身報與番帥道。前面有一小南蠻擋路。薛里花豹聽了。遂提刀走馬上前。大喝一聲。小南蠻究竟是何人。敢擋某家的路。公子道。小將軍乃係天下都元帥岳侯的長公子。岳雲是也。你等何必辛辛苦苦趕到這里來送死。薛裏花豹道。我奉狼主之命。正要來拿你。公子道。且吃我一鎚。話聲未絕。鎚已高舉起來了。

童年好個賢公子。雙鎚舞動雪花紛。喝聲毛賊休無理。鎚照番奴對頂門。薛裏花豹無防備。明欺公子是孩嬰。豈知鎚到難招架。腦裂頭開一命傾。張姓

兆奴觀此景。三魂七魄盡離身。慌張提斧來迎上。硬着頭皮交手爭。雲爺拍馬雄無敵。攔開雙斧一鎗臨。兆奴難擋鎗力重。嗚呼一命也歸陰。五千番卒忙逃散。公子掄鎗逞俊英。拒殺金兵真不少。尸橫遍野血流津。城中節度驚聞報。知道金兵犯帥門。忙忙點齊人和馬。帶領軍兵火速臨。路逢公子催騎上。番兵殺退已無形。這回大喜劉都院。將門之子果超羣。相逢下馬忙安慰。救護來連負罪深。遂同公子連駒走。直至堂堂帥府廳。雲爺引道由前進。內廳問候太夫人。請安告罪諸文武。個個殷勤賠小心。小爺致謝諸人去。內堂稟命祖慈親。孫兒欲乞重韓鑿。前去軍營助大人。太郡夫人言且待。行裝齊備再登程。選挑家將跟隨去。跋涉長途乃放心。聞言公子真無奈。默默無言退轉身。

竟自去了。這裏守門的軍校。不敢違拗。連忙進內報知太郡夫人。老太太早已見了書信。忙忙的差出四五個家將。分路追趕。已不知那裏去了。只得再着人帶了盤費行李。望牛頭山一路跟蹤而去。且說岳公子一路問信。走了四日四夜。到了牛頭山。但見一片荒山。四面平陽。多是青草。並不存半個番兵。心中暗想。難道番兵都被大人殺完了。正在疑惑。忽聽得山上叮叮噹噹。樵夫伐木之聲。公子跑馬上前。叫聲樵哥。這裏可是牛頭山。樵夫答道。此間正是。公子道。既是牛頭山。那些番兵向何處去了。那樵夫道。小將軍你走錯了路了。這裏是山東牛頭山。那有番兵的是湖廣牛頭山。差得多了。公子道。我卻要往湖廣牛頭山去。請問從那條路去較近。樵夫道。由相州去湖廣。大路好走。若要貪近。打從這里小路抄去。只是山路叢雜。難走些。公子謝了樵夫。拍馬竟望小路走去。走不過十來里路。那馬打了一個前失。公子把馬絲韁一提。往後一看。道我的馬落了驃了。還要到湖廣去。不知尚有多少路。這卻怎處。長爺正在遲疑際。前邊忽聽馬嘶聲。走近綠林擡鳳目。見一匹神駒亦免價千金。失聲道好心生愛。近前

一封書稟。到了黃昏之後。悄悄的叫隨身小廝去呈與太太看。自己出了書房。叫開大門。提鎗上馬。一溜煙的

撫看半時辰。忽聽得高崗之上重聲喝。何來盜馬小孩。長爺聞語擡頭看。見一童伏虎氣豪英。不若我且將言語哄他耍。道此虎如何被你擒。我家養熟看山虎。切勿輕傷這我身。那孩信作真情話。果然家虎易成擒。說聲也罷歸還你。擲將猛虎下崗臨。那孩力大真無比。虎落平陽命已傾。小爺行上高聲喝。跌傷活虎要賠承。言時拋虎高崗去。怒說道便把龍駒賠我身。小童大笑開言道。你想今朝詐騙人。有心想我龍駒馬。與我先將武藝評。勝得我刀甘送馬。不能取勝罷癡心。長爺回說何難事。急速前來決戰爭。見他拖虎提刀至。奔下山崗殺氣生。長爺即把雙鎗擺。流星趕月技通神。他二人有心各顯英雄手。要把平生武藝呈。戰到了百合之中無勝負。紅日西墜夜將沈。當時兩下收軍器。那孩馬上說原因。他便向公子道。天色晚了。我要回去吃飯。明日再來與你比武藝罷。公子道。你明日倘若不來。我在此白白等你。須把此馬留下做個當頭。方許你去。不然決要見個高下方肯罷手。那童道。你只是想我這匹馬也罷。我將這口刀放在你處。明日必來與你決個雌雄便了。竟

將刀遞與公子。打馬而去。岳公子見天色已晚。無處投宿。只得就在林中過夜。到了更深。身上覺得有些寒冷。公子就把死虎扯將過來。抱在懷中。竟自朦朧的睡去。這前邊莊上一個員外。帶了幾個莊丁。挑着一擔東西。掌着燈火。正往前行。一個莊丁道。不好了。有個老虎在林子內吃人哩。員外掌燈上前一看。原來這個人是抱着虎睡的。員外叫聲小客官醒來。岳公子被他叫醒。開目坐起。問道。老丈何來。員外道。這里豈是睡處。那里來的死虎。你抱着他睡。倘再走出一個活老虎來。豈不傷了性命麼。公子道。不瞞老丈說。晚生要往牛頭山去。遇着一位小英雄。與我比武。殺了一日。未分勝負。約定明日再來。故此在這里候他。員外道。你也歇了。他明日不來。豈非誤了你的路程。公子道。他將刀放在此做當頭。一定來的。員外道。刀在那裏。公子道。此刀便是。陳葵一看。心明白。此刀便是外甥珍。道言貴客何方氏。尊姓佳名。乞賜聞。小爺拱手從容道。家父揚陰岳某名。小將岳雲居長派。單騎而行。為訪親。員外聞言忙作禮。失敬公侯岳長君。請到舍間容告罪。茅簷小戶屈賢賓。言時同把書廳進。座上香茗獻一

巡。陳葵便乃通名姓。笑說道：適纔比武是愚甥。名喚關鈴年十二。兒時隨我到如今。言時恰好關鈴至。行前便對舅爺云：此人拐馬將甥哄。舅父無須隊彼身。陳葵忙喝休胡說。你知貴客是何人。武昌開國功臣後。童年禦寇遠知名。關鈴驚訝疑神注。請罪連將冒犯稱。早知是湯陰元帥賢公子。寶駒奉獻自甘心。元帥英名人盡仰。江山多半賴長城。吾家舅舅常稱羨。遠近兒童盡識名。長爺謙遜回言道。感君契慕這般深。青山不老常千古。綠水悠悠無盡情。與君欲訂金蘭誼。要學桃園結義盟。陳葵歡喜連稱好。只是高攀屈貴人。關鈴無限心中喜。忙排香案各通誠。回身同把陳葵拜。高燒絳燭酒筵呈。三人入坐傳杯盞。話到投機不住樽。月上花梢方散席。關鈴挽住義兄身。雙雙同榻言心曲。深怪金雞催曉鳴。梳洗完時開早宴。小爺告別要登程。陳葵特贈川資類。殷勤囑託說原因。舍甥日後年稍長。會他去軍前效力立功名。還乞公子從中助。元帥提攜沐大恩。言時又把程單錄。道路程須要照單行。長爺拜受連稱謝。感承老伯費金心。關鈴牽馬來堂上。相

贈盟兄義氣深。執手依依不忍別。親向山前送一程。悵望臨歧歌折柳。殷勤分手感離羣。望雲心切賢公子。快馬加鞭急急行。風雨長途甘跋涉。行行又入一山林。周圍樹繞疑無路。碎石嶙峋無進程。小爺勒馬疑神處。誰識龍駒足陷塵。公子坐鞍難自主。連人帶馬跌入坑。只見兩旁伸出撓鉤手。搭將公子欲成擒。真箇是龍遭鐵網難施爪。虎落深潭氣不英。不知那雲爺此難從何脫。只憑下卷接前文。

第三十四回

鞏家莊岳雲聘婦 牛頭山張憲救主

卻說岳公子跌落陷坑。兩邊伸出幾把撓鈎手來。捉拿公子。公子大吼一聲。那馬猛力一縱。跳出陷坑。遂即舞動雙鎗。打開撓鈎手。拍馬便走。列位看官。你道這班響馬是誰。就是劉豫第二個兒子劉猗。因打圍逃出漏網。在外落草。此日正在崗子上看小嘍囉張網。卻遇岳公子跌入陷坑。又被他逃走。心中甚想他那匹寶馬。急急提刀上馬。帶了嘍兵。一路趕將上去。岳公子一馬跑至數里。正值黃昏時候。公子望見前面有一座大莊。下得馬來。卻見莊內一人出來關門。公子上前拱手道。我因錯過宿頭。欲借寶莊安歇一宵。望老丈方便。莊丁道。我家員外最好相與的。但此時已安寢去了。不便通報。小客官只好在這旁邊小房將就安歇一晚。但是沒有鋪蓋。公子道。不妨。我略坐坐。就寢。只是這匹馬怎麼處。莊丁道。家主後槽也養着馬呢。待我牽去取料喂他便了。公子稱謝。當時就在小房坐下。

當時公子閑談論。莊丁細訴此莊情。小人家主名鞏致。十分好客結賢賓。可惜客官遲到此。未伸主誼慢殊深。小爺回說休謙遜。承你周旋十二分。正言忽聽人聲沸。誰知劉猗趕將臨。只因追趕賢公子。行來不覺日西沈。催動嘍兵忙覓路。尋至鞏家這座村。劉猗有意思鞏女。要搶嬌嬌玉美人。得他壓寨生光彩。獲人失馬也歡心。劉猗想得多停當。一片呼聲打進門。莊丁聽得如飛出。急報家翁鞏致聞。聚集一村人役衆。怎能輕敵衆嘍兵。正當危急難區處。來了無雙美俊英。只因震地人聲沸。提鎗來做解圍人。喝聲毛賊何方走。教伊認認此鎗能。說話遲來鎗起快。一鎗劉賊命難存。豈知賊子滔天惡。身喪鎗間理所應。嘍兵見主身亡了。當時四散覓餘生。長爺誅卻橫行寇。又殺嘍兵十數人。烟消火滅霎時散。依然無恙一鄉村。此回喜殺鞏員外。忙迎公子入高廳。感蒙大德非輕可。再造重生庇滿門。向求賜示英名號。必當圖報此深恩。聞言公子稱言重。家世從容說與聽。鞏致起身言失敬。貴人福庇果然深。忙忙整備珍饈味。美酒盤殮款待殷。一邊

差出莊丁去。收拾強人尸首清。內中驚動鞏娘子。聽說英才貴極尊。當今朝內都元帥。親生公子長郎君。更知玉貌無人並。武藝高強獨出羣。想時移步屏門後。背地偷瞧看得真。翩翩年少佳公子。疑是神仙下九京。才貌雙全真罕見。崧生嶽降特鍾靈。能將吾女為其室。富貴榮華福不輕。縱然不得為原配。嬌兒作妾也甘心。思量至此情無限。請進夫君道此因。聽言鞏致連搖手。遂向妻房張氏云。

鞏致道。想到想得這樣好法。但是岳都元帥公侯之子。我們這樣門楣。如何高攀得起。張氏道。你且去探探口音。看說得進去。就有望頭了。鞏致聽了此語。低下頭來。想了一想道。有了。走出來對公子道。荆妻說若非貴公子相救。一門性命難保。伏思貴公子榮華已極。富貴兼全。只是無可奉酬。此恩難報。我夫妻二人。只生一女。年方十四。意欲仰扳公子。以備箕帚。未知公子能俯就否。公子道。婚姻大事。必須稟告父母。方敢應允。鞏致道。只求貴公子一件信物為定。待稟過令尊令堂。然後迎娶。如何。公子說道。既承如此錯愛。何敢過卻。便向身邊取出那十二枚金太平錢來。遞與鞏致道。此乃家祖母與

我。小時帶着壓驚之物。即以此錢為信物。俟太平時。再來迎娶便了。鞏致接過金錢。轉身入內。交與張氏。他夫妻兩個。好不歡喜。當晚鋪設書房。請公子安歇。時已交過四鼓了。到得次日。鞏致整備早酒送行。公子拜別起身。往牛頭山而去。按下不表。
一切煩文容慢表。要說天朝柱石臣。玉虛宮內安王駕。牛頭山上紮連營。為國為民忘寢食。汗馬勤王不計辛。凌雲浩氣冲牛斗。霄漢常懸捧日心。愛兵如子人人慕。行令如山個個驚。望風遠遁金邦寇。威鎮乾坤第一人。調兵遣將籌良策。欲扶天子返金陵。時當八月中秋節。萬里無雲夜景清。中天湧出團圓月。大地湖山雪亮明。丹桂迎風香馥馥。井梧有影月無聲。寒中值此良宵會。無人不動故鄉情。聽言奉令湯懷將。勸慰牛皋半月零。今宵乃是團圓節。各營將士散心情。傳杯遞盞消良夜。暢飲高歌看月明。牛皋忽地開言道。我釋哀思兄放心。元帥臺前將令繳。不勞終日伴吾營。湯懷歡喜來辭出。回營繳令不須云。那牛皋是中營送出湯兄長。回對諸軍說事因。整備祭筵隨我去。高寵墳上奠亡靈。人

人皆有良宵會。獨少高兄弟一人。拜罷之時重大哭。昏昏痛倒在高墳。慢說牛皋昏睡去。回言虎帳岳軍門。秉燭觀書消夜永。傳來玉漏已初更。坐中掩卷抽身起。欲思巡哨探番營。隨帶張保人一個。緩步徐行出大營。綠槐影裏行將去。涼風颯颯覺秋深。今夕月明千里共。碧天如洗夜雲輕。月映翠羅袍澹澹。花迎劍珮漏沈沈。元帥是疑神不覺長吁歎。看那番營密佈似麻林。久困此山無妙策。安得天河洗甲兵。一朝糧盡如何好。深負朝廷委任心。國事縈懷心鬱鬱。沈吟良久又觀星。東南殺氣連霄漢。帝星今夕欠光明。回思前日亡高寵。又不知那番邦何物伏諸軍。看罷之時神黯澹。體中自覺少安寧。回身歸至蓮花帳。倦思倚榻略安神。遂呼張保來傳令。吩咐諸軍要小心。各營隘口加兵守。謹慎巡防莫辭類。聽言張保忙遵令。手執紅旂示將兵。三軍奉令休多表。張保復回細柳營。稟覆一番將令繳。帳中立待半時辰。外邊步入張公子。問寢前來候大人。見公假寐無聲息。恐驚清夢怕回身。此時要說高宗王。玉虛宮內度良辰。盤殮市遠無兼味。開樽惟

對老朝臣。觸景傷懷言往事。痛涕交流感不勝。旁邊李相頻頻勸。難安聖意解愁心。因言最好今宵月。玉鏡當空分外明。人生幾度團圓會。莫教辜負好光陰。微臣奉主山前去。良宵步月慶佳辰。君王應允方收淚。雙雙同步出宮門。隨叫侍臣來備馬。君臣同作玩遊人。刁斗聲嚴更漏永。旌旗搖蕩映月明。正當催馬由前進。跪下營中阻駕臣。奏言斗膽攔王駕。小臣督守此方軍。高宗笑道不妨事。元帥虧卿孤說情。此時陶進真無奈。只得由王進一層。君臣並馬多歡悅。出其谷口下山林。荷葉嶺前諸將士。齊跪君前奏一巡。今宵各路加兵守。令出森嚴任不輕。諸葛英言猶未畢。高宗不悅便開聲。萬般自有孤作主。不必多言惱我心。這回難壞諸軍將。放開擋木任王行。衆人齊囑當朝相。早隨王駕返山林。李相聞言惟點首。一同催馬向前臨。君臣談說番邦事。豈料山前竊聽人。且說兀朮看見月明如畫。他便回了軍師出營。來至山下。一邊賞玩月色。一邊偷看此山形勢。由何處可以上去。正在指指點點。忽聽得上邊有人說話的聲音。他便

躲閃在黑暗之中細聽。原來是康王的聲音。便對軍師道。待某家悄悄上山去捉他。你可火速回營。點發大隊人馬前來攻山便了。哈迷蚩領命而去。高宗正在山上笑罵兀朮。誰知早已走馬上山大叫一聲道。王兒休要破口傷人。某家來也。高宗李綱聽見。嚇得魂不附體。忙忙轉馬便跑。兀朮隨後追來。那山上諸葛英等瞧見。連忙上前救護。擋住兀朮。當時早有小校急往元帥帳前擊起鼓來。報說道。不好了。聖駕私行荷葉嶺下。被兀朮趕上山來了。元帥大驚。忙喚備馬。張保道。張公子已騎了老爺的馬去救駕了。慌得元帥就步出帳。原來那張憲聞得驚報。因心忙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拉過元帥的馬來。跨將上去。潑喇喇的跑下山去。看見諸葛英等俱被兀朮戰敗。正在危急。張公子拍馬向前。只一鎗望兀朮臉上刺來。兀朮叫聲不好。把頭一側。那一鎗竟把他一隻耳朵挑開了。那時兀朮驚痛不定。急急轉馬敗下山去。張公子催動龍駒一直追去。且說岳元帥出營。行不多步。正遇高宗。便道。陛下受驚了。請即回宮安息。回頭對李綱道。老太師乃朝廷股肱之臣。如何隨陛下身臨不測之地。萬一有失。如之奈何。李相俯首無言。遜謝

而已。元帥回營不表。且說那張公子一馬當先。追至番營。英雄無敵張公子。單鎗救主轉山林。番王傷耳魂飛散。敗下山來沒命奔。連呼罷了真罷了。今朝此失悔無門。張憲挺鎗催戰馬。追蹤兀朮踏番營。鎗挑鞭打番兵將。旁若無人勇莫倫。人人束手渾呆了。英名獨振冠三軍。殺得金兵皆遠遁。番王叫苦已潛形。方纔罷手回駒去。帳前稟達下山情。岳爺喜悅將功記。慰勞命退小將軍。回文要表牛統制。睡中聽得有人聲。連叫牛泉兄快起。立功速去莫遲停。當時驚醒南柯夢。上馬匆匆攔錮行。走來將近番營首。劈頭兀朮正相迎。番寇催駒揮雀斧。牛皋此際覺心驚。耳邊又有人言道。兄莫驚慌弟助征。牛皋聽說威風起。舞錮前迎勇十分。看定番王揮一錮。傷其右臂痛逃生。牛泉再戰諸番將。漸漸輸來力不勝。大聲又叫高兄弟。再來助戰莫辭辛。番兵聽得齊聲笑。都道牛泉搗鬼云。登時四面如蜂擁。團圍圍定姓牛人。將軍被困身難脫。解圍須待玉麒麟。金錢聘定天仙子。拜辭鞏致即登程。春草思深孟東

野。白雲望斷憶嚴親。朝行夜宿兼程久。桂花風裏送行人。催開赤兔能行馬。已到牛頭山脚臨。耳邊忽聽鳴金鼓。周圍遠近紫番營。失聲道妙由前進。鳳目詳觀喝一聲。番奴有膽休迴避。前來認認小將軍。燦銀鎗起番兵倒。踏破金營帳幾層。威風凜凜人如玉。金冠繡錦豔如雲。番兵疑是神仙降。報知兀朮急出營。二馬相迎齊注目。頓教兀朮暗心驚。童年英俊真堪愛。秀奪江山罕比倫。姿容彷彿南朝帥。儀表非凡並出羣。雙睛射定提花斧。洋洋來敵小將軍。那番公子手執雙鎗心下想。賊形定是外邦君。舞動那流星鎗法原無敵。打開金斧劈頭臨。嚇得那番王退馬將頭側。這一鎗刮傷肚腹痛難禁。連聲叫苦將翻馬。金兵救了即回身。好一個奮勇無雙雲公子。打敗番營將共兵。人人膽落曳兵走。個個魂飛棄甲奔。牛皋正在垂危際。救星天降喜不勝。金兵百萬隨風散。將軍危解倍精神。手揮雙鋼鞭催馬。亂打番邦大小軍。綱來恰對雲公子。長爺高叫慢交征。言道姪兒來救叔。引我營前去見親。牛皋聽說哈哈笑。你卻何時到此臨。公子便將來意述。二人同殺出

番營。可憐可恥番邦主。受傷三次一宵驚。威名始信英奇帥。勇將雄兵世絕倫。羞慚負痛回番寨。收尸守寨點殘兵。不言番寨無顏事。聽表雲爺至大營。當時岳公子同了牛皋來至營門。早已天色黎明。即有傳宣官進帳稟道。啓上元帥爺。外有牛將軍候見。元帥道。令他進來。牛皋進帳跪下道。末將繳令。元帥道。你繳的是何令。牛皋一想道。我睡在高籠墳上。不知何時下山。殺進番營。得遇公子同歸。並無差遣。有何令繳。只得忙忙改口道。末將聞得姪兒殺進金營。故而前去接應。殺退番兵。同了姪兒上山。現在營前候見。元帥道。既然如此。牛將軍請起。傳令岳雲進見。公子應令整冠而入。見了元帥。跪下叩頭。元帥命他起來。與諸叔父各將軍見禮。元帥對着公子道。你怎麼不在家侍奉祖母。學習詩書。爲何到此。公子就將番將來捉家屬殺退之事。一稟。因念父親在外勤勞王事。久缺定省思念不置。故特前來一觀慈顏。元帥又問他一路上來的事。公子遂將錯走山東。相會關鈴。打死劉猢猻。許聘羣氏之言。一稟聞。

長爺又稟家庭事。元帥聞知甚慰心。金童無恙靈芝

秀。蘭閣又降玉麒麟。二年隔絕湯陰信。只爲勤王難事親。今朝喜得平安報。略慰岳爺孺慕心。少時諸將皆知曉。齊到行轅展賀忱。自從元帥愛王事。大營數月未開樽。接風酒宴諸軍備。同賀岳爺父子親。元帥令傳張憲進。命兒相見禮來行。這一個翩翩風度難描畫。那一個皎皎英姿冠六軍。坐中元帥心歡悅。玉樹瓊枝並出羣。長爺挽手張公子。情投意合喜知音。兩人齊悔相逢晚。良友同心似雁行。紅燭高燒開夜宴。侍人左右奉金樽。公爺難卻諸人意。盡歡而散已三更。傳言張憲雲公子。同歸後帳去安身。一宵晚景休多表。晨雞三唱曙光明。後營來了雙公子。近前同做問安人。岳爺梳洗方完畢。傳呼陞帳議軍情。各營將士齊來到。庭參已畢兩邊分。帳中元帥傳公子。令旂發下到金門。文書一角休遲誤。特調金門傳總兵。帶齊人馬來協助。早保朝廷返故京。日期限定兼程去。小心復令轉行營。小爺奉令辭親出。營前上馬即登程。銀鑊一擺高聲喝。番奴來認小將軍。竟從粘罕營門過。耀武揚威勇莫倫。舉鎗打倒諸番將。無人敢敵盡潛形。英雄蓋世

賢公子。不知如何踏番營。書詞至此權相按。卷中再表明。十八

第三十五回

打碎免戰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番王韓彥直結盟

卻說岳公子獨自一個拍馬下山。一直衝至粘罕營前。大喝一聲。岳小爺來。踹營了。擺動雙鎗。猶如雪花亂舞。打進番營。小番慌忙報知大王爺。粘罕聞報。即提着生銅棍。腰插流星鎗。上馬迎敵。正遇着公子。大喝道。小南蠻慢走。將鎗一舉。劈面打來。雲爺看得親切。將左手爛銀鎗舉起。噙的一架。鎗碰鎗。真似流星趕月。右手一鎗。正中粘罕的左肩。粘罕叫聲。噯。不好。負痛便走。公子也不去趕他。殺出番營。竟奔金門鎮而來。傅總兵聞得公子到來。忙請入衙中相見。雲爺送過文書。傅光接來看過。便道。屈留公子明日起程。待傅光前去打點。一面向各處調齊兵將。到牛頭山來。伺候元帥。保駕回朝。一面吩咐廚中安排酒宴。請公子入席對飲。暢談戎事。直至更深散席。各各安寢。到了次日。公子拜辭了傅光。起身回牛頭山而去。

慢言公子回營事。聽談粘罕受傷人。催開戰馬逃生。命。險做沙場一鬼魂。匆匆走入牛皮帳。告訴番王兀朮聽。薛裏花豹無消息。定然身喪此孩身。五千人馬全軍沒。思之堪畏復堪驚。南朝自出英雄帥。我國無能對戰征。弟兄正在愁煩處。小番報事進營門。道言殿下前來了。粘罕兀朮喜不勝。金彈子入營。行禮方完畢。便問軍中勝負。老王在國朝朝念。早奪中原定太平。坐中粘罕惟搖首。兀朮旁邊說得明。青龍山下初遭困。從此就番番棄甲並曳兵。只因那岳帥神機兼妙策。帳下的雄兵勇將世無倫。怎能奪得中原地。老王須罷此條心。殿下聞言誇口道。看臣見今朝掃滅南朝人。言時上馬提鎗出。對宋營高叫要開兵。岳元帥即時升坐蓮花帳。一聲誰向軍前去會征。旁邊閃出牛統制。應聲領令捉番人。催開戰馬如飛去。大呼番賊快通名。陣前彈子通名姓。牛將軍是哈哈大笑兩三聲。鐵彈子尚要打成肉彈子。況你金彈子一人。舞開雙鎗迎頭打。兩人交手蕩征塵。看看戰至卅餘合。牛皋此際力難勝。叫聲好勇回身走。營前伏罪媿無能。元帥恩免牛皋起。正思帳下遣能

軍。外邊又有傳宣報。稟說番將必須元帥臨。岳爺應允更戎服。坐鞍督隊下山林。閉營將士齊隨後。同看那番邦殿下貌猙獰。雙鎗舞得天花墜。宛然圖畫黑麒麟。元帳回陣詢將士。誰人出馬去敵迎。紅旂令下英雄出。化龍大將姓余人。手執銀鎗催戰馬。陣前來敵小番君。彈子不識英雄將。誤認南朝保國人。大呼來將通名姓。化龍對陣答高聲。余姓化龍都統制。元戎麾下遠知名。言時卽把銀鎗舉。催開戰馬敵番人。力大無窮金彈子。雙鎗迎戰似流星。鎗來鎗去各施勇。戰鼓瑟瑟震地鳴。看看戰至百餘合。元帥重差接戰人。因見化龍鎗法亂。恐他有失損威名。雙鎗舞出何元慶。一馬當先勇莫倫。替出化龍歸本陣。四鎗並舉鬪輸贏。這場大戰征塵起。地慘天昏神鬼驚。番將全然無懼色。雄心元慶滅三分。董先請令忙接戰。擊鎗迎頭拍馬臨。三軍吶喊鳴軍鼓。兩馬相交各逞能。戰至一輪紅日墜。董先漸漸力難撐。元戎無奈傳軍令。吩咐鳴金且罷征。回至營中升虎帳。令行大小衆三軍。卻說岳元帥傳令各山口子上小心把守。如今番營內

有了這小番奴。恐他上山劫寨。那金彈子收兵回營。十分得意。來見兀朮道。明日臣兒出去決個雌雄。方纔營手到了次日。又至牛頭山下叫戰。早有守山軍士報入帳中。元帥因思小番奴利害。只得指名命張憲出戰。張公子應聲奉命。上馬提鎗。來至山下。金彈子擡頭一看。見對陣裏閃出一員小將。生得十分秀美。儀表非凡。暗道。中原好人物。真個與外邦不同。便喝道。來將通名。張公子催馬上前一步。答道。番兒聽者。我乃大宋岳元帥帳下勇將張憲是也。奉元帥將令。特來擒你。說罷。舉起手中鎗。望小番王胸中便刺。金彈子暗想道。怪不得四王叔說。這些小南蠻十分勇狠。與他交手。須要小心。連忘把鎗一隔。兩下交手。各逞英雄。紅旂招展。戰鼓齊鳴。大戰三百餘合。尚不見勝負。岳元帥獨坐營中。放心不下。吩咐備馬。率領諸將來至半山裏觀戰。看日色合山。張公子戰力漸減。恐有疏虞。急命鳴金收軍。回營升帳坐定。諸將分立兩旁。早有憲爺上帳繳令。元帥命他後帳歇息。遂向諸將道。本帥看這番奴十分蠻勇。恐我軍不能取勝。如何是好。衆將各各嘿然。竟無一人敢告奮勇。元帥無奈。只得傳令將免戰牌掛出。再籌迎敵之

計。金彈子不依。只是大聲喊叫出戰。元帥仍主堅守。連掛免戰牌七道。金彈子來見兀朮道。我們只要想法拿了這幾個小南蠻。就好搶攻取這山了。也不去管他准戰不准戰。

且言元帥籌良策。悶坐三邊細柳營。忽見傳宣官進報。金門公子轉回程。元帥允言傳進見。公子迎前拜父親。呈令表章兼將令。更有紅綫候大人。岳爺接本心中喜。暗道雲兒年幼能。笑容命起雲公子。小爺稟告一宗情。道兒纔向山前過。見牌七道掛山林。大書免戰牌三字。不知誰辱岳家名。孩兒因怒將牌毀。只得親前來稟明。望乞大人查究出。按法懲治掛牌人。此言一出非輕可。元帥登時怒大生。軍令如山天下服。豈因親子不施刑。一聲拍案驚天響。逆子安容胡亂行。大小三軍皆奉法。此牌懸掛豈私行。如何不問原和委。膽敢將牌打碎云。法犯軍前無可說。傳言左右綁營門。元帥令斬親生子。帳前跪下衆將軍。齊言公子年還幼。恩求元帥恕初巡。元帥不允開言道。諸位將軍免說情。王法無親難枉縱。須知本帥秉公行。諸將聞言皆默默。低頭

不敢再開聲。牛皋轉上躬身稟。暫乞元帥息雷靈。今朝要斬雲公子。末將一言要稟明。一則是父子天倫殘骨肉。二則是威多愛少衆寒心。因牌打壞行軍法。罪固難容情本輕。目今彈子無人敵。公子英雄武藝精。命他帶罪將功立。未將情甘作保人。數言竟合公心意。恩准將軍一面情。牛皋便把湯懷挽。代書保狀送軍門。元帥令行傳放綁。命牛皋押陣下山林。二人奉令出營外。並馬連鞍款款行。牛皋笑對雲爺道。我有言詞教你行。若然打死金彈子。一同繳令轉營門。若是陣前難取勝。打開血路回湯陰。那時太太將孫護。料然元帥不生嗔。公子點頭含笑允。催開戰馬叫迎征。金營彈子忙披掛。兩軍對陣各通名。銀鎗繡鎧雲公子。無雙才貌果超羣。鐵鎗烏甲番王子。形貌猙獰勇絕倫。各逞英雄逢敵手。無人肯讓半毫分。鏖戰已經三百合。陣前猶未判輸贏。卻說牛皋看着他二人酣戰多時。尚不分勝負。着了急。大叫一聲。我的兒不要放走了他。那金彈子只道後邊兀朮叫他回頭一看。早被公子一鎗。打中肩膊。翻身落馬。公子上前拔劍割下首級。隨同牛皋說說笑笑來到

大營繳令。元帥甚喜。就赦了公子。令將首級掛在山前。以寒賊膽。那邊番將只搶個沒頭屍首回去。衆王子俱各大哭。整備成殮。送回本國去了。兀兀對軍師道。倘然宋朝各處兵馬齊到。怎生迎敵。哈迷蚩道。臣已計窮力竭。只好整備兵將。與他決一死戰。兀兀嘿然。如今要說韓世忠元帥。因失守了兩狼關。夫妻罷職歸林。新蒙岳侯保奏。起用。遂命他去平定汝南。征服了曹成。曹亮。賀武。解雲。收了降兵十萬。由小路來至漢陽停泊。離牛頭山只有五六十里。他夫婦商議。欲上來保駕。夫人道。何不先差人上山報知岳元帥。奏聞天子。聽候守戰之命。再定進止。世忠稱善。即便修稟一封。本章一道。封好。便問誰敢上牛頭山呈本。早有次子彥直應聲。孩兒願往。世忠便將本章交與彥直。吩咐道。到岳元帥跟前。須要小心在意。彥直領命上岸。乘馬望牛頭山前進。行到二十餘里。只見一員將官。敗奔下來。看見彥直。叫一聲小哥哥。快走。後面有番兵殺來了。正說時。見一個番將十分醜怪。看看已到身邊。彥直看定。把鎗一搖。就刺粘罕舉棍一架。暗道利害。被他耍耍。一連幾鎗。竟挑下馬去。了。彥直上前。割了首級。只見那將官下馬來迎前一步。

深深打一躬道。多蒙相救。望賜大名。彥直道。我乃兩狼關元帥次子韓彥直便是。請問將軍尊姓大名。那將官道。我乃藕塘關總兵金節。奉岳元帥將令。命上牛頭山保駕。不料遇此番將擋路。戰他不過。逃敗下來。幸得公子救援。感激不淺。但本鎮經此敗潰。無顏去見元帥。有本章一道。並家信一封。與舍親牛將軍的。敢煩公子順帶。本鎮紮營在此。候旨便了。

彥直接過書和表。收藏懷內。整衣襟。粘罕首級。腰下掛。作別金節分路行。一馬如飛星趕月。眼前早已近番營。單鎗匹馬無人敵。直向牛頭山上行。只因兀兀聞凶報。大王身喪小蠻人。擡回沒首屍一個。正在悲傷沒理論。任彼穿營無阻擋。誰人敢敵小將軍。金營辦理居喪事。收殮大王粘罕身。三軍掛孝諸儀畢。送柩回邦不必云。且言彥直韓公子。打過番營至宋營。下馬營前來候令。傳宣官報進營門。公爺傳令開營接。排班將士兩邊分。彥直趨前行八拜。帳中元帥賜平身。表章雙手親呈上。更有番王首級呈。稟達途中相遇事。救了藕塘金總兵。伊有請安呈聖表。家書附寄牛將軍。此時大喜英奇帥。

深喜將軍年少能。起身雖卻金交椅。雙垂蟒袖扶將軍。便說道。令尊平賊安天下。大功果屬將材人。首擒逆賊功非小。當隨本帥面朝廷。並馬同行無數里。玉虛宮外候鈞綸。公爺展拜親呈本。奏遂英雄勳寇情。現在午門來候旨。伏惟陛下賜加恩。君王聽奏甚愉快。宣召韓家小俊英。彥直進宮承帝旨。三呼萬歲口稱臣。高宗天子非常喜。即詢李相論功勳。世忠雖失狼關守。征服曹成立戰勳。免罪褒功還舊職。立功二子並加恩。官封平虜將軍職。勅領精兵復故京。階墀拜倒韓公子。謝恩退出玉虛門。隨同元帥回營帳。美酒佳餚款待賓。下邊陪席雙公子。席散相辭要起程。公爺握手開言道。本待相留數日辰。今承君命難相挽。太平有日再相親。言時即命雲公子。吾兒親送出番營。公子帳前忙應命。出營並馬下山林。荷葉嶺前剛走過。韓郎馬上便開聲。即云請便回營帳。代向尊人表謝忱。雲爺開語微含笑。答道剛纔嚴命行。理應將兄親送出。方能復命見嚴親。彥直幾次辭不去。長爺催馬抵番營。說聲小弟前開路。舞動雙鎚勇十分。大喝一聲快讓路。

待爺送客出番營。只因打死金彈子。人人畏懼小將軍。分開出路無人阻。番將雖多不敢攔。當時呆了韓公子。羨彼英雄出將門。握奇陣法承庭訓。名不虛傳果是真。不如送彼回山去。顯顯威名我也能。想時策馬復身導。我當轉送上山林。雲爺不允忙辭謝。怎敢勞君送我身。韓郎決意難相挽。二人並馬又回程。銀鎗飛舞韓公子。冲透番營又幾層。可憐兩下番兵將。鎚打鎗挑無數人。雙英如入無人境。耀武揚威各逞能。英雄好個雲公子。復身又送姓韓人。雙鎚舞動前開路。韓家公子謝多情。回身正要仍前送。長爺笑說莫多文。送來送去何時了。有就正事不相應。同心喜得逢君早。願結金蘭管飽盟。此言喜殺韓公子。言道高扳理不應。長爺一笑稱言重。跳下雕鞍挽手行。桐陰深處齊肩立。撮土爲香禮上神。八拜神交今日定。韓家公子長三齡。二人重上能行馬。把袂依依不忍分。聽言公子回山去。單騎而行轉大營。遂將結義韓兄事。從頭一一稟嚴親。岳爺喜慰無多語。回文要說姓韓人。卻說彥直回至漢陽。上船見了父母。稟知聖上賜還爹

參母親官職。命我們領兵去復金陵。不必上牛頭山去。又將與岳公子結拜。及途中殺死番王粘罕之事。一一稟知世忠。夫婦好不歡喜。遂令兵船望金陵進發。不一日有探子來報稱留守宗方殺退曹榮。杜吉二賊業已克復金陵了。世忠向着夫人道。我們怎樣呢。梁夫人道。既是如此。我們不如將大小戰船暫在郎復山下紮住。以擋兀朮回兵要路。聞得金山寺中有個高僧。法名道悅禪師。能知過去未來的事。我們何不去問他一聲。以下吉凶。世忠稱善。遂命家將備了香燭。到了寺中。行過了香。然後來至方丈拜訪道悅禪師。道悅延至客堂。禮畢。分賓主坐定。世忠遂將前後事故敘述一遍。不知今番國事如何。可許得心應手麼。老禪師指示道。道悅禪師道。貧道有一錦囊。內藏偈語一道。元帥夫人回舟折看。定有應驗。世忠接過錦囊。遂同梁夫人起身告別。登舟而回。便同梁夫人焚香。打開錦囊。從頭細看。偈語道。

老龍潭水起波濤。鵲教一品立當朝。
河虛金人拿不住。走馬當先問路遙。

世忠偈語從頭看。不覺哈哈笑失聲。回頭便向夫人

道。道悅虛名不足云。道高應必多才學。爲何有此不通文。偈語二聯書別字。且無文理欠分明。梁氏夫人情默默。十分不悅悶胸心。夫妻當下同傳令。吩咐隨征大小軍。就在此間紮水寨。戰船一字列江濱。屯兵養馬蓄精銳。探聽牛頭山上情。預備攔江擒敗寇。情由下卷表分明。

第三十六回

旗開玉殿武昌公勤王復社稷
鼓擊金山威安郡敗寇黃天蕩

卻說牛頭山上岳元帥專等各路勤王兵到。准備與元
朮交兵。這邊元朮也與衆王子各平章商議迎敵之計。
早有探子來報稱南幹元帥張俊領兵六萬。順昌元帥
劉琦領兵五萬。四川副使吳玠其弟吳玠領兵三萬。定
海關總兵胡章。象山總兵龔相。藕塘關總兵金節。九江
總兵楊沂中。湖口總兵謝昆。金門總兵傅光。各處人馬
約有三十餘萬。俱離此不遠。元朮聞報即刻點起四個
探路元帥向四方打探。那一方可以行動。四個元帥領
令前去。不多時。一齊回來覆命道。四面皆有重兵。只有
正北一條大路可以行走。元朮就傳諭各營兵將知悉。
若與南營交戰。勝則前進。不能取勝。只望正北退兵。誰
知這探路的。只探到四十餘里就轉來了。不曾探到五
十里外。故此一句話斷送了六七十萬人馬的性命。卻
也是他自取的。這也不在話下。

精忠傳彈詞卷上 第三十六回

詞中要表南朝帥。枕戈達旦爲朝廷。各路勤王兵已
到。即時升帳點三軍。一聲大礮驚天地。連珠不絕
四方聞。親身離卻靈官殿。奏請高宗返帝京。率領
羣臣扶聖駕。滔滔人馬下山林。人人手中擎軍器。
個個揚威殺氣生。白龍馬坐神謀帥。橫鎗佩劍保危
君。臨帶着張保王橫雙步將。更有那英雄一對小將軍。
岳字帥旂紅映日。軍威凜凜鬼神驚。那邊元朮亦齊
備。傳令營中大小軍。協力同心須奮勇。這回兩國
定輸贏。須臾兩陣相迎處。將對將來兵對兵。轟天
礮響山谷應。戰鼓齊鳴不住聲。元帥是灑泉鎗舞梨花
放。湛盧寶劍映光明。晝領那帳前無數英雄將。且行
且戰保朝廷。這場大戰非輕可。地動山搖日色昏。
只殺得百萬金兵皆棄甲。抱頭鼠竄各逃生。尸如山
積血漂杵。中箭着鎗無數人。更有馬前降順者。人
口內岳爺稱。子初殺至辰牌後。望見張劉二帥臨。
元戎馬上忙傳命。請至軍前拱手云。今將聖上諸文
武。託兄保駕轉神京。金兵有弟親追勦。扶王重任
二君承。張劉二帥躬身答。此事臣工分所應。岳爺
遂即辭王駕。單鎗追賊不稍停。看看紅日西洗去。

二百五十五

兩程兼作一程行。寢食皆忘忠貫日。當先一馬至金門。遇著了傅光手下先鋒將。狄青之後狄雷名。拒殺金兵人數十。一身驍勇果超羣。迎來不識岳爺駕。不分皂白舉鎗臨。此時岳爺將鎗擋。覺得鎗來沈重深。喝聲你是何營將。敢擋本帥太胡行。狄雷一聽驚非小。知是乾坤第一人。此時無奈難迴避。擢罪而逃沒命奔。元戎意在逐金寇。小事些微豈在心。龍駒催動龍遊水。寶劍光騰賊首傾。金兵漸漸無人跡。趕將兀朮至河濱。此時嚇殺金邦主。上天入地兩無門。眼前惟有哈迷蚩。平章王子那方存。寥寥不滿兵千個。此敗淒涼從未經。前邊滾滾波濤險。後邊又有宋軍臨。悲聲大叫天亡我。不如死卻此殘生。言時即向江心跳。軍師連忙扯住云。手指江邊稱狼主。戰船即是我邦人。聽言兀朮雙睛注。看定江船喜氣生。齊聲大叫船攏岸。人人忙跳上船唇。人多舟小難相載。可憐多半落江心。番王掩面雙流淚。十分痛苦歎連聲。此隊戰船何處到。曹榮杜吉二奸臣。只因敗於宗公子。逃生轉得遇番君。君臣聚集心安放。掛帆卽刻去如雲。岳爺兵到長江岸。

番王舟楫兩無存。本營將士齊來到。更有雙雙小俊英。合兵次序將功獻。紅旂報捷凱歌新。公爺發令諸軍將。漢陽江口便安營。差人四下尋船隻。欲渡長江蕩寇平。忽聽人聲如鼎沸。喊冤聲震達轅門。早有傳宣官報進。細陳船戶喊冤情。臨安通判万俟卨。更兼禹緝姓羅人。偷盜軍糧輕國法。苦逼舟子補賠清。因而船戶將冤喊。恩求元帥察民情。公爺應允來傳進。抓將二賊進中營。二人俯伏塵埃下。宛如小鬼見天神。帳中元帥容含怒。一聲拍案問奸情。送糧怎不來繳令。有甚奸情快稟明。二賊叩頭雞啄食。稟稱船戶黑良心。偷盜軍糧情不赦。小官故此令賠清。元戎大喝休胡說。本帥安能信你云。舟人小本為經紀。架禍貪心累小民。偷盜軍糧糜聖主。敢將巧語掩侵吞。發令一聲推去斬。繩穿案綁二奸臣。同聲高叫求恩赦。公侯萬代感非輕。大人端坐蓮花帳。手扶玉案不開聲。旁邊閃過雙公子。深識慈祥嚴父心。齊向案前來跪下。雙雙啓口代求情。那雲憲二位公子侍立在元帥椅後觀看。但見二賊叫

苦不絕。哀切求情。又偷看父親態度慈祥。有釋然之意。遂卽跪下稟道。他二人因見番兵紮營山下。不敢上山。雖係偷盜軍糧。理應處斬。但實在日久。情有可原之處。望大人饒他性命。元帥允情。命起。公子二人謝過父親。仍歸班立。元帥遂向万俟卨羅禹緝喝道。本當斬取你二人的狗頭。奈他二人苦苦替你討饒。便饒了你二人死罪。拿下去重責軍法。一聲令下。兩旁軍士齊應一聲。將二賊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大棍。發回臨安。二賊叩謝不斬之恩。出了大營。往臨安而去。忽有探子進營來報道。啓上元帥。小人探得韓元帥住紮大隊水師在耶復山下。攔住兀朮的去路。特來稟知定奪。元帥暗想。這功讓了韓元帥罷。遂賞了探子。傳令公子上帳。吩咐道。你可領兵三千。往天長橋關口攔住兀朮去路。須要小心擒獲。不可有違。公子接令在手。應一聲孩兒遵令。拜辭了父親。帶領人馬。竟往天長關而去。元帥率領大隊人馬。自回潭州。早有城中文武出迎。接入帥府。升堂坐定。諸文武各上堂參見問安。元帥一一致謝。命諸人回衙理事。不表。且說兀朮敗退。長江一帶。早有被金陵殺敗下來的番兵。番將戰船。陸續逃奔而來。兀

朮吩咐將船攏岸。盡數裝載。遠遠望見對岸有韓元帥紮營。阻住去路。兀朮忙把自己的船隻一點。只得五六百艘。兵將不上四五萬人。不覺叫苦道。某家初進中原。帶有雄兵數十萬。戰將幾百名。今日被這岳南蠻敗創如此。又喪了手足。有何面目回見父王。說罷。放聲大哭。起來。衆番將齊聲勸道。狠主保重。好渡長江。兀朮道。你看韓南蠻的戰船密佈如城圍繞的一般。我們如何沖得過去。看他那邊光景。還有很多兵船在後。須得親去探聽虛實方好。聞得金山上有座龍王廟。居在最高處。待某家今夜上去。瞭望南北形勢。哈迷蠻道。臣有一計。此去方保狠主無事。言時喚上小元帥何黑鬪黃柄奴二人到來。授計行事。不表。且說韓世忠探得金兵屯紮北岸。在黃天蕩中路。忙集衆將商議道。兀朮金邦名將。今晚必上金山窺探我處的虛實。傳令蘇德領兵一百。埋伏龍王廟裏。須親自立在金山塔頂上。若有番兵到來。就在塔上播起鼓來。我令二公子前來接應。吩咐彥直道。你聽鼓響。便引兵殺出。如能擒拿番將。當紀錄大功。又命大公子尙德領兵船三百號。停泊南岸。如聽得礮聲一響。速卽向北開動。截他歸路。三人領令。各各散

去。

此時暫按韓營事。提起番邦兀朮身。晚來帶領哈迷
 蚩。納奴黃姓共三人。齊齊上岸身登馬。悄悄行來
 山脚臨。早有番將何黑鬪。帶領番兵擺渡迎。兀朮
 三人同立定。寺前遙看宋營門。那知塔頂將軍見。
 三人騎馬暗窺營。遠遠番兵如螻蟻。行行都向廟前
 臨。此回蘇德非常喜。暗思元帥果通神。手把雙鎗
 將鼓播。一聲吶喊四方聞。率領諸兵從廟出。外邊
 彥直提鎗臨。隨帶軍兵來接應。嚇殺番邦三個人。
 轉身正想來逃去。劈頭彥直舉鎗迎。大呼兀朮休逃
 遁。快來受縛莫遲停。兀朮不答忙交戰。忽見他一員
 番將倒埃塵。旁邊一將忙奔救。扶上雕鞍去若雲。
 比及大郎兵甫至。戰船開至賊無形。回文再表金山
 事。二郎力敵外邦君。交手未曾及十合。喜擒兀朮
 獻營門。當時大喜韓元帥。升帳開營紀大勳。綁進
 番王金兀朮。世忠用目看分明。一聲拍案高喝問。
 你是何人假冒名。案前速速言明白。免勞本帥重加
 刑。帳前番將高聲答。柄奴名字姓黃人。我邦狼主
 存仁厚。豈肯輕輕就你擒。要殺我時伸首待。決不

怕死與貪生。你今何必多饒舌。輕視俺家萬不能。
 韓爺拍案重重怒。大罵無名小賊臣。這般刁滑人間
 少。膽敢前來假混真。寶刀不斬無名卒。喝聲囚禁
 後營門。那時拿得金兀朮。一並凌遲正典刑。回頭
 說向親生子。你今中計被他欺。以後小心加謹慎。
 莫教遺笑衆三軍。彥直慚愧身辭出。世忠入內見夫
 人。雙雙同坐蓮花帳。品茗輕商軍國情。夫人輕啓
 朱唇道。將軍須作細心人。番奴此敗虧糧草。定然
 急速覓歸程。我軍小勝不提備。他必前來誘戰征。
 金人多詐君當曉。與我交鋒彼潛行。那時放虎歸山
 去。將軍後悔已無門。奴家籌一嚴防計。君領遊軍
 去接征。隨帶一雙孩子去。將兵戮力要同心。水寨
 中軍奴獨任。安排防守管三軍。由他攻打無須戰。
 弩弓礮手敵番人。他軍見我安然守。乘虛定做渡江
 人。大桅樓檣從中立。奴上高桅督戰軍。上建白旗
 為號令。奴家高處了然明。安排妙計除金寇。同心
 要肖岳家軍。韓爺拍手連稱贊。夫人妙計勝陳平。
 即時出外行軍令。大小健兒各用心。遊隊精兵如有
 失。本帥同當治罪名。中軍有失夫人任。雙雙夫婦

關精神。須臾安置多停當。要從水陸建奇勳。

梁夫人即便軟紮披掛。調遣兵將。把號旗用了遊索。將大鐵環繫住。四面遊船共有八隊。分作八八六十四隊。各有隊長看守。當時吩咐俱看中軍白旗暗號。金兵向那裏渡江。就將號旗拉動。衆遊兵領令而去。佈置停當。然後在中軍大桅上架起一小小鼓樓。周圍遮了箭眼。到得定更時分。梁夫人令一名家將。管着拉號旗。自己踏着雲梯。把纖腰一扭。蓮步輕勾。早已到桅杆絕頂。離江面有二十多丈。看着金營人馬如螻蟻似的那裏動靜。一目了然。江南數十里地面。被梁夫人看做掌中地。理圖一般。韓帥同着二位公子。自去安排截殺。不表。回言兀朮番邦主。險在金山被宋擒。幸得黑鬪相救起。遁回番寨。恨難平。將言暗與軍師道。守困無糧。怎理論。不如今夜悄然走。且回我國再與兵。料得南蠻無準備。出其不意渡江濱。當時傳令諸番將。整頓船隻。夜行。埋鍋造飯。多忙亂。三鼓之时要起程。燒羊美酒。番王食。磨刀拈箭。衆番軍。人人要保殘生命。個個加餐備戰爭。金聲不發。悄然遁。揚帆想做順流人。那知韓帥先齊備。哨船探報梁夫人。

梁氏在桅頻遠眺。暗令三軍噤戰。征。近將箭射屏聲息。敲打他船遠遠兵。吶喊金聲皆不用。引近焦山可就擒。兀朮乘舟心暗異。韓營寂寂靜無聲。疑時忽聽驚天砲。箭似飛蝗驟未能。番船四散尋生路。高桅鼓打勝雷鳴。號旗角上燈球亮。軍隨旂轉拒番人。韓爺帶領雙公子。戰船三路夾攻臨。可憐兀朮難招架。上天入地兩無門。潛形退進黃天蕩。那知有進出無門。紅玉高桅觀仔細。料思兀朮可成擒。纖腰玉軟流香汗。半偏雲髻嬌嬌聲。將鎗輕放回蓮步。下桅臨鏡整精神。今朝喜殺韓元帥。拜服夫人女俊英。雙雙升坐蓮花帳。清查功績獎衆軍。原來黃天蕩是江裏一條水港。兀朮不知是水路。敗將進去。只望攏岸逃生。那曉得走入死路。韓帥見兀朮敗入黃天蕩去。喜之不勝。舉手加額道。真乃聖上洪福齊天。兀朮合當數盡。只消把守江口。此賊焉能出來。不日間糧盡自死。此後高枕無憂矣。卽傳二位公子。同着三軍守定要口。自己回營來見夫人。稱謝不已。當時又去升堂。將所擒金寇一一按名監斬。梟首示衆。此時正值八月中旬。月明如晝。韓帥見那些大小戰船。排作長蛇

陣勢。有十里遠近。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日。軍中歡聲如雷。一時想起那金山風景。要與夫人泛舟夜遊。並探金營情形。即時傳令安排兩席。上色酒餚。與夫人夜遊玩月。又將羊酒分賜二位公子。與各營將官。並令輪流巡守江口。自己攜着夫人坐了一隻頭號大船。隨帶數隻兵船。梁夫人換了一身豔服。陪着韓元帥錦袍玉帶。趁着水光月色。來到金山。二人徐徐步上山來。早有山僧迎接。進了方丈。韓爺便問道。悅禪師何在。沙彌稟道。三日前已往五臺山雲遊去了。韓帥吩示將席移在妙高臺上。遂同夫人登臺賞月。對坐飲酒。韓爺向着夫人道。下官爲歌一曲。望夫人引笛相和。紅玉道。謹遵雅命。韓爺道。如此有勞了。梁夫人取過一枝玉笛。隨聲相和。韓爺歌道。

遙望中原蒼煙外。許多城郭。想當年花遮柳護。鳳棲龍閣。萬歲山前珠翠繞。蓬壺殿裏笙歌作。到而今鐵騎滿郊畿。風塵惡。兵安在。膏鋒鏑。民安在。填溝壑。歎江山如故。千村寥落。何日請纓提銳旅。一鞭直指清河洛。卻歸來。再續漢陽遊。騎黃鶴。梁夫人聽罷。便笑問道。詞雖絕唱。不像將軍作的。韓爺

拱手道。夫人敏慧非常。料難隱飾。必要請教夫人猜一猜。此詞出在古今那一位名士之筆。紅玉道。妾誦此詞。疑非尋常風流文士所能譜。此曲也。世忠大笑道。果然不差。此君不但文才冠世。武緯驚人。其名亦在下官之上。紅玉道。據將軍之言。好似岳恩帥所作。但不知將軍從何處得來。世忠道。夫人猜得正是。此詞乃岳元帥弱冠時。遊黃鶴樓。感懷題壁之作。下官前經其地。得讀此詞。慷慨悲壯。一腔忠君愛國之心。流露於字裏行間。真古今絕唱也。余曾和之。但邯鄲學步。殊爲不稱。遂朗吟其詞道。

萬里長江。淘不盡壯懷秋色。漫說道秦宮漢帳。瑤臺銀闕。長劍倚天氣。霧外寶弓掛日。煙塵側。向星辰拍袖整乾坤。難消歇。龍虎嘯。風雲泣。千古恨。憑誰說。對山河耿耿。淚沾襟。血汗水。夜吹羌笛管。鑾輿步老遼陽月。把睡壺敲碎。問蟾蜍圓何缺。夫人連稱佳妙。世忠又與夫人飲了一會。一時興起。拔劍起舞。向着夫人道。今看兀朮已入死地。再無生理。數日糧盡。我當活捉此賊。以報二帝之仇。紅玉道。將軍不可因一時小勝。忘了大敵。我想兀朮智勇兼全。今若不

能擒獲。他日必爲後患。萬一再被他逃去。南北相爭。何時得了。韓爺道。夫人休得多慮。言罷。又舞劍一回。盡歡而散。回至水口。已是五更時分了。

此時寇敗黃天蕩。出路難尋苦十分。剩下殘兵方二萬。戰船數百景淒清。覓得小漁舟問訊。方知有進出無門。哈迷蚩奏番王道。小臣澈夜細思尋。身居死港無出路。只好通和計脫身。願王速寫求和表。乞請南蠻韓姓人。年年獻貢高宗帝。兩邦從此息刀兵。聞言兀朮真無奈。點頭依計即施行。寫就和書差健卒。令他火速至南營。買路龍駒三百疋。求和進獻許多珍。正逢韓帥升廳事。旗牌官報案前臨。推將二卒臺前跪。敬獻諸珍營外存。番王進本來呈上。世忠先看稟中情。難禁仰面呵呵笑。他將本帥當何人。不知廉恥真毛賊。妄想求和獻寶珍。原物打退人割鼻。教他認認上邦人。應該處斬兩番卒。本帥從輕逾格恩。二人晦氣回舟去。負痛呻吟不住聲。直言稟上番邦主。南蠻威勢實驚人。當時氣殺金兀朮。拍案搥胸烈火升。算去算來無可奈。不該妄想宋乾坤。康王洪福齊天大。兵困牛頭枉用心。

他倚仗那神謀蓋世湯陰帥。保障如同萬里城。反敗金兵人百萬。匡扶宋主返金陵。某家今困非韓帥。畢竟吃虧岳姓人。蒼天不把斯人降。宋室江山早屬金。怎能展出通天手。將他降服始甘心。某家自遇其人後。滅盡軍威直到今。幾番拒某無生路。巧計安排受厄深。回想至今猶膽破。叫人無計可施行。那兀朮聲聲抱怨聲聲咒。陰迷蚩眉頭一皺計忽生。叫聲狠主休煩惱。思成一策絕逢生。兀朮聞語連忙問。細聽軍師說事因。大張榜示沿河貼。或有奇謀巧計人。重賞千金不吝惜。官加王位爵不輕。招他內地英才士。來做目前救解星。聽言兀朮連稱妙。卽着沿河挂榜文。榜出方纔三日內。果然來了一儒生。揭去榜文來獻策。番兒入報四王聞。軍師兀朮非常喜。大啓牛皮番帳迎。那人徐步入營帳。儒巾儒服態彬彬。相見番王行禮畢。一巡茶罷朗開聲。不知袖裏機關巧。下一回中再表明。

精忠傳彈詞卷下

第三十七回

掘通老鶴河金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少保歸里

却說兀朮請問那儒生有何奇計。可以出得黃天蕩。使某家歸國。必當重報。儒生道。此間望北十餘里。就是老鶴河。舊有河道可通。今日久湮塞。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引入秦淮河水。便可直達建康大路。兀朮聞言大喜。命將金帛酬謝。並請問尊姓大名。儒生不受金帛。也不說名姓。飄然而去。想是天意使然。兀朮忙傳號令。命軍士掘土引水。這二三萬番兵。皆想逃命。一齊動手。只用一夜工夫。早已將三十里泥沙挖開。一直通到老鶴河中。把戰船拋了。大隊人馬上岸望建康而去。這邊韓帥水兵在江口守到十來日。不見金兵動靜。烟火俱無。往前探聽。方曉得由老鶴河潛逃。慌忙報知主帥。韓爺聞之。急得暴跳道。罷了罷了。不料道悅錦囊偈語。句句頭

上按着老鶴河走四字。果然是天機早定。這賊凶命不該絕也。梁夫人道。雖然天意如此。還是將軍驕惰玩寇。不能無過。世忠心中好不悵憤。傳令大軍一齊起行。往漢陽河口駐紮。上表自劾待罪。不表。再說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哈哈大笑道。岳南蠻韓南蠻用兵也。只如此。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某家就插翅也難飛去。話猶未了。只聽得一聲砲響。

一聲號砲驚天地。三千人馬佈如雲。排開一字長蛇陣。刀鎗劍戟密層層。旗旛招展多光彩。森嚴宛似岳家軍。擡出那一員小將神仙貌。英姿更勝畫圖人。戰袍織就天孫錦。排鬚五色鏡光明。金冠束髮龍駒玉。繡靴粉底鏤金跟。跨着赤兔胭脂馬。玉手掄鎗大喝云。小爺在此多時候。快來受縛獻軍門。聞言兀朮魂飛散。知是公爺長子臨。暗思罷了如何處。岳帥神機賽孔明。弄得個某家有死無生路。傷損吾邦無數人。又只得硬着頭皮提雀斧。拚身力敵小將軍。岳公子拒開雙斧雙鎚舞。銀光萬道繞番人。看看兀朮難招架。被雲蓋攔腰一把已成擒。當時捆定金邦主。回兵去做獻功人。番王自進中原境。曾帶雄兵百

萬零。此時人馬無其半。拚身而逃返胡塵。回文聽表英雄帥。早堂升座會諸軍。探軍郎復山前轉。傳宣官領案前臨。呈稟韓爺追寇事。從頭一一道分明。如何寇敗黃天蕩。如何兀朮暗逃生。韓爺失意回兵轉。漢陽江口紮防營。元戎聞稟非常惱。蹬足長吁歎一聲。天意固非人力挽。迎變無計怎調停。遠山眉繆愁無限。正思退帳散諸人。轅門又有傳宣報。公子生擒兀朮臨。番兵四散流亡去。天長關口勝全軍。博得公爺形喜色。鳳眸含笑慰丹心。即時令下傳公子。長爺承令見嚴親。上堂參見施全禮。細稟天長關口情。孩兒親獲金邦寇。綁在轅門候令行。公爺賜起親生子。喝言推進四番君。校尉階前齊動手。鋼刀架賊上公廳。昂然走上胡塵主。公爺一看卓然驚。其時甚覺生煩惱。喝問番邦假冒人。你是何人甘代死。番奴莫是膽包身。番兒被問回言道。我名太保姓高人。官拜殿前元帥職。倉皇國士報皇恩。被擒欲斬憑從斬。拚死而來豈望生。元帥即時傳將令。喝聲處斬便施行。霎時首級當堂獻。少保猶然氣未平。傳上雲爺含怒道。無用如斯惱我心。

牛頭山上多時久。逆子猶然認錯人。釋他番王擒他將。也合軍前正典刑。喝令一聲推去斬。豈容幼子誤軍情。令旗一下非輕可。衆將籌思個個驚。見公盛怒非他日。不敢求情怎理論。正將公子來推出。轅門來了姓韓人。只因來約神謀帥。一同賀聖至金陵。韓帥來至營前。見綁着一位小將。便問道。此是何人。軍士道。這是岳元帥的長公子岳雲。因奉令把守天長關。拿了一個假兀朮。故此犯令取斬。無人可以解救。韓帥道。你等放心待我去見你家元帥。自有區處。隨對傳宣官道。煩你通報一聲。傳宣官進稟。元帥令啓轅迎接。世忠進帳見禮已畢。分賓主就坐。世忠躬身道。大元戎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重整江山之手。不然天子怎得回都。岳爺道。老元戎何出此言。這乃是朝廷洪福。與衆大臣諸將之力。岳某何敢貪功。世忠道。大元戎何得過謙。下官方纔進營。見公子綁在營前。不知犯何軍令。岳爺道。本帥令他把守天長關。擒拿兀朮。不想他釋主擒臣。獲了假兀朮來。錯了這朝機會。又費許多周折。故此將他處斬。世忠道。下官駐兵鎮江。那日上金山去請道悅

和尚指示將來戰事。他贈偈言四句。誰知藏頭詩按着老羈河走四字在頭上。後來諒他必登山探看我處營寨也。着小兒彥直埋伏守擒。誰知也拿個假兀朮回營。一則金人多詐。二則天意助金。非公子罪也。乞元戎恕之。岳爺道。老元戎既如此說。吩咐左右將公子放綁。須臾公子進帳謝罪。公爺命他拜謝韓元帥。世忠又與岳元帥談了一會。約定岳爺一齊班師。世忠由大江水路進發。岳元帥發令同日起程。

元戎令出如山岳。兵分三路走匆匆。勤王元帥班師轉。車如流水馬如龍。人人腰下橫秋水。隊隊雕鞍挂寶弓。辛苦江山贏半壁。太平到處頌年豐。鞭敲金鐙三軍樂。凱奏饒歌主將功。逢州遇縣官迎道。夜宿朝行走玉驄。甘雨隨車春有脚。朝霞遠映帥旗紅。行來已至金陵界。軍兵屯紮外城中。岳爺率領隨征將。齊至朝班謁九重。高宗龍座忙傳旨。賜起金階開國公。慰勞曲盡多端意。安排御宴設行宮。光祿使司忙領旨。李綱陪宴醉春風。岳元帥是長征鞍馬戎初卸。紫袍玉帶觀天容。不存得失天然性。位大依然詞苑風。朝臣側目皆欽敬。神武師懷錦繡胸。

冲鋒百戰勞王事。奇功合受主恩濃。不說羣臣私下議。且言少保岳元戎。殿前謝宴辭天子。玉階退下禮雍容。微行離却金鑾殿。午朝門外上花驄。回歸私第更常服。日漾籬櫺花影重。來了隨征諸將士。登堂恭拜禮卑恭。公爺笑命行常禮。私室原非虎帳同。衆人不敢違常度。依次同參少保公。禮畢之時皆賜坐。岳爺提起事一宗。

元帥向諸將道。愚兄戎馬以來。久拋家事。今日與李相同席。偶觸岳父立嗣一事。常系於懷。兄欲另日作尺素邀之。議定此事。了却一樁心願。施全道。前奉兄命。迎請姻伯全眷至相州。言至再三。決意不允。小弟猜詳不出。却是何故。又不敢輕問兄長。元帥道。岳父秉性純孝。祖籍爲重。不肯輕離。有失祭掃。常提及山東舊業。猶懷悵惘。施全道。原來如此。當下元帥與衆人又談了一會。方纔各散。次日元帥邀請李綱小酌。言及此事。李綱大喜。滿口應允道。只是敝眷已回南陽。二小兒名濂。命中原要另繼。若果元帥不棄。卽作書知會舍弟。叫來一看。中意繼之便了。元帥大喜。是日與李相宴飲。盡歡而罷。又過了兩日。有臨安節度使苗傅。總兵劉正彥。差人送請

表入朝。奏稱臨安宮殿完工。請駕遷都。高宗准奏。傳旨整備車駕。擇日遷都。百官有言金陵樓櫓殘破。城郭空虛。遷都為便。有的說金陵乃六朝建都之地。有長江之險。可戰可守。易圖恢復。紛紛議論不一。李綱聽得慌忙進宮奏道。自中興之主俱起於西北。故關中為上。建康次之。尚可以號召四方。以圖恢復。若遷往臨安。不過是懼敵退避之意。真是下下之計。願聖上勿降此旨。搖動民心。老臣不勝惶恐之至。高宗道。老卿家不知金陵已被兀朮殘破。人民離散。只剩得空空城郭。難已久守。臨安南通閩廣。北近江淮。民多魚鹽之利。足以休兵養馬。待兵精糧足。然後再圖恢復。方得萬全。老卿家何必阻朕。李綱見天子主意已定。料難挽回。便奏道。既然如此。臣已年老。乞恩放臣回鄉。偷安歲月。此後餘年。皆聖恩之所賜也。天子也不挽留。即便准奏。李相辭出。也不通知衆朝臣。單留了一封手札。差人送在岳元帥府去。他便悄悄連夜出京。回鄉去了。原來岳元帥連日因體中不快。未曾入朝。此日正在與湯懷對奕消遣。得了此信。不覺大驚。慌忙率領諸將來至午門面聖啓奏道。臣思兀朮新敗。陛下宜安守舊都。選將挑兵。控扼要害之地。

積草屯糧。召集四方勤王兵馬。直搗黃龍。迎歸二聖。以報中原之恨。豈可遷都苟安。以失民心。況臨安僻近海濱。四面受敵之地。苗傅劉正彥乃奸佞之徒。不可被其蠱惑。望陛下三思而行。天子道。卿言雖是。然連年金兵入寇。征戰不休。生靈塗炭。將帥勞心。今幸兀朮敗去。料他亦不敢再與風作浪。卿等連年苦戰。也宜養息有用之身。再與朕躬出力。目下朕意已定。卿家亦不必多慮。元帥正要重奏。高宗早已退進殿去了。

君王不聽忠良諫。有拂勤王元帥心。退朝輾轉生煩惱。默坐書林暗忖論。蒙塵二聖歸無日。龍心厭戰怎調停。天下粗安民意定。將兵無事可歸耕。歷年鞍馬勞王事。有失南陔樂事真。白雲親舍遙天末。常念萱堂暮景增。不如終老歸鄉井。寸草猶存孺慕心。思量及此頻嗟歎。尊體歸思頓然生。短草書就陳情表。來朝親奉達朝廷。高宗天子多庸懦。社稷江山不在心。目今半壁偏安定。畏懼賢臣出諫論。從頭閱罷陳情表。當時准奏降鈞綸。明珠綵緞兼金帛。特賜功臣表帝心。元帥謝恩辭駕出。一班將士願同行。齊向君前來乞假。省親省墓各陳情。君王

一一皆依奏。放去江山保國臣。合朝文武皆來送。十里長亭餞別樽。人人仰重擎天柱。個個依依不忍分。召伯甘棠遺愛好。春風時雨慰蒼生。朝前去了英雄帥。社稷蕭然失障屏。慢說公爺回里事。且言聖駕出金陵。一道給音傳下殿。恩封韓帥世忠身。留守潤州阨要地。成安二字郡王稱。着他不必來朝聖。沿路差官送玉綸。擇吉君王離寶座。朝中文武盡隨行。紛紛車馬如雲集。對對旌旂映日明。變與擁出千門柳。夾道香花接至尊。計程已到臨安郡。苗劉率衆接朝廷。高宗進了金鑾殿。升座盤龍八寶亭。雕龍畫鳳宮室麗。康王詳看悅龍心。滿朝文武朝參畢。皇王傳旨示朝臣。

高宗傳下旨來。改元紹興封苗劉二人爲左右都督。各官一一照職加封。按下不表。且說那金兀朮逃回本國。進了黃龍府。來見老狼主。俯伏階下。老狼主一見兀朮。拍案大罵道。狗奴才。還有面目來見我麼。大王兄與王孫金彈子相繼陣亡了。你將上百萬人馬。不謂不多。竟一敗塗地。狼狽逃歸。實是有負大任。吩咐左右與孤家速速綁了狗奴才。拿去剮滅了罷。哈迷崑慌張張步上

殿跪奏道。狼主容稟。非是四王無能。實是岳南蠻足智多謀。非凡人可敵。遂將八盤山如何戰敗。青龍山如何戰敗。渡黃河至愛花山。如何戰敗。被岳南蠻追至長江。死了多少兵馬。逃命過江。回守河間府。直待岳南蠻兵駐湖廣。小臣方與四王商量定計。五路進兵。到得黃河有杜充曹榮等獻了長江。兵至金陵。追康王君臣七人下海而去。四王也至湖廣。將康王圍在牛頭山。不料岳南蠻竟有回天手段。一面上山保駕。不到一載。調齊各路勤王兵馬。又有韓劉張三個南蠻領兵前來救駕。又有三十餘萬兵馬。我兵與他大戰。敵他不過。敗至漢陽江上。又無船可渡。多被殺死在岸。幸得杜吉曹榮二人戰船由金陵敗下。將船救四王過江。又被韓南蠻在水路邀截。敗進黃天蕩。係一絕港。並無出路。幸有神明指示。掘通老鵝河逃出。又至天長關。被岳小南蠻阻住。歸路。若非高太保設計代死。四王亦不得生還。見狼主了。老狼主聽了這番言語。傳旨放下來。兀朮謝了老狼主不斬之恩。衆番將盡皆免罪。當時散朝。不表。

詞中不敘開文事。聽言元帥轉湯陰。在路行程非一日。藕花香裏是歸程。藍旂探報劉爺曉。慌忙出郭

遠相迎。率領相州文武。旌旂遮道接功臣。只因元帥勳名重。旋乾乾坤第一人。元帥功高從不伐。謙讓君子化驕盈。下駒暫坐迎賓館。文武各官禮意殷。光世坐中重啓賀。元戎大力定昇平。朝廷有福君侯德。天下人人託庇深。元帥躬身稱有媿。天心厭戰暫休兵。粗安皆賴朝廷福。論功尚有衆朝臣。迎鑾期杳人民恨。金寇難除志未伸。今日諸君多過獎。無才深覺媿生平。各官都院齊聲道。元帥如何出此云。帝室長城真萬里。功高蓋世定乾坤。奇助朝野人人敬。謙遜如斯實可欽。言罷閒中談國政。坐前茗果獻一巡。外邊來了諸公子。步進迎賓客館門。雷霆公子同行上。奉命前來接大人。雲憲二爺垂手立。雙雙公子拜殿親。一般生得人如玉。秀色英姿美十分。進退周旋皆中節。翩翩態度本天成。各官呆看齊聲贊。公爺願盼甚歡心。歷年戎馬離鄉里。今日兒童盡長成。又看雲爺容秀美。十分相像掌中珍。即詢祖母安寧否。略問平安家室情。公子弟兄同稟達。祖慈康健有精神。母親以次皆安好。家宅平安報大人。元帥欣知慈母健。家門咫尺慰私

心。香茗飲罷一巡後。辭謝各官便起身。揖別城中諸文武。當時驛館出迎賓。坐鞍率領隨征將。行來早到永寧村。離轅十里屯兵馬。金鑼不動寂無聲。王橫張保相隨定。公子當先引道行。早見魏巍元帥府。迎頭家將跨鞍臨。一見公爺齊下馬。稟稱奉命太夫人。元帥此時歸思切。忙催坐騎不稍停。當時到了公爺府。下馬徐徐步進廳。公子四人隨左右。珍珠簾內見夫人。鳳鸞離別經多載。相見之時喜又驚。數語匆匆忙進內。膝前拜見慈幃親。太君見面非常喜。岳爺跪倒致詞云。孩兒定省違膝下。致使門閭倚望殷。太夫人是教子有方無限喜。手扶元帥令平身。道兒鞍馬多勞頓。不須全禮講儀文。元帥起身拾鳳目。慈顏快觀感離情。回身進禮神仙侶。歸坐金交椅上存。太太夫人同說笑。迎前小姐拜殿親。公爺親挽嬌兒起。笑攜玉手愛如珍。雲雷公子重行禮。參拜椿庭禮數殷。坐中太太心歡悅。骨肉團圓一室春。看着公爺含笑問。如何保駕返朝廷。元帥躬身陳往事。四年戎政訴親聽。說至雲孫途聘婦。太君坐上笑盈盈。

太夫人挽着雲爺的手。願岳岳爺夫人向他道。既是孫兒自行專主。定下婚姻。必然那輩小姐十分出色。可向祖母說知。公子面上紅了一紅道。孫兒去引張憲弟來。見祖母親便了。說罷灑脫了手。一溜烟的跑將出去。引得太夫人笑個不止。向國夫人道。孫兒文才雖不及他父親。作事倒比他父親老練些。遂將元帥當日求名辭婚之事。說了一遍。元帥夫人相顧含笑。早見張公子入堂。元帥命他拜見太君夫人。禮畢。正要歸坐。又有閩府男婦人等齊至階前叩喜。方纔退下。早有家將呈上手本道。閩省文武恭賀太夫人。因元帥初到。不敢造次。叩請。恐勞大駕。另日再行面聆教益。元帥命一一致謝。又有隨征諸將前來叩見太夫人。元帥稟知。太夫人允見。命在內花廳少坐。

還諸禮。兩旁命坐衆將軍。諸人告罪方歸坐。左右金鑿獻玉津。岳太夫人先啓口。懇勸致意衆隨軍。歷年兄長專戎政。有累諸君共苦辛。諸將同聲稱不取。元戎功庇衆沾恩。太君又喚王賢姪。令慈掃墓歇桃村。不然早已歸來舍。只因植樹護秋墳。曾令雷孫陪奉去。今因兄到趕回程。倉卒不能馳遠道。來遲故未接台旌。你須明日桃村去。接母歸來慰我心。王貴聽言連應是。岳爺向母說原因。孩兒途次忠州境。趙伯傳書催就姻。若嫌道遠難親迎。他必親身送女臨。佳期擇定無更改。小春月仲是良辰。太君笑謂王賢姪。早合宜家畢此姻。皆是你兄戎馬累。耽延好事負青春。衆多將士皆含笑。元帥復將負翠稱。王貴道兄休打趣。太夫人又說衷情。松筠堂後霞紅室。姪兒好做洞房春。我同爾母相居慣。不須另宅可成親。松筠不遠霞紅室。爾母房幃不冷清。諸將齊聲言道好。周詳體貼太君恩。公爺吩咐排家宴。侍人奉命出花廳。綺席筵開元帥府。太平將帥樂心情。後文接上從容集。下卷詞中聽表明。

第三十八回

言往事蓬瀛雅集 完原配衣錦承歡

却說岳元帥當時吩咐內外開筵。家將奉命早已安排停當。公爺又喚過雲憲雷靈四位公子。令至景星堂慶雲廳二處設宴款待諸位叔父。又命取美酒二十壘。豬羊雞鵝各百具。犒賞八百長勝軍士。張保王橫二人就在帥府服役。當時四位公子別了父親。來至外花廳。邀請各位叔父入席。原來元帥隨征將士。出都時俱各分路省親掃墓。探友看妻。紛紛不一。元帥准假一年。期滿仍至湯陰聽候調遣。牛皋自往藕塘關接眷去了。元帥麾下軍隊。出都時盡行撥在韓元帥部下。現在只留得長勝軍八百。因伊等不捨得輕離元帥。故此同回湯陰。目前隨來新舊將官。是湯懷王貴、張顯、施全、岳真、楊虎、余化龍、孟邦傑、張立、張用、何元慶、董先、吉青、諸葛英、公孫郎。共計十五員。分爲六席。四位公子輪流勸飲。衆將軍暢飲歡呼。好不熱鬧。

住表慶雲廳上事 錦堂家宴早排陳 珍饈羅列廚人

備。元帥夫人奉慈親。翡翠杯斟花露酒。珊瑚盤上點時新。太君安椅朝南坐。下坐仙姿月闌人。九齡妓小瓊花蕊。牡丹爲質玉爲神。好不過嬌音如風蘭心慧。弄爲琴筵前色笑善娘親。太君坐中無限喜。錦堂美滿值千金。侍兒僕婦輪班侍。金盞玉盞進頻頻。須臾席散呈香茗。岳爺奉母進房門。言談許久方安寢。元帥爲親覆錦衾。輕放金鈎垂寶帳。候親熟睡始回身。外邊宴罷諸人散。四人公子上房臨。琉璃燈引巡廊下。登堂來做問安人。夫人元帥窗前坐。依依榻上話離情。溫言綺語香生齒。月明花豔兩難分。聞得岳爺低語道。諸兒張憲一般親。尋常見面休迴避。使他住此好安心。夫人聽說微含笑。當時相見禮慇懃。岳爺喚過雲公子。便乃開言說事因。憲弟臥雲書室住。吾兒親送至其廳。公子應聲辭父出。弟兄告退下中庭。夫人元帥重歸坐。侍兒玉盞進香茗。岳爺攜手神仙侶。步進瑤池月殿庭。諸人伏侍除冠帶。方纔退出掩重門。那元帥是久別重逢恩似海。國夫人是離愁盡釋覺身輕。銷金帳裏情無限。翡翠衾中蘭麝馨。數載戰征肩重任。疆場勞力並勞

心。今宵解甲安鴛枕。仙侶重偕夢亦寧。良夜風和
秋月白。晨雞唱罷曙光明。岳爺早起臨親舍。慈幃
安候太夫人。太君一見心歡喜。道兒不合早抽身。
戎政初除宜養息。東山再起好忠君。言時太太床中
起。侍兒送上紫晶盆。金鑲盞上人參露。玳瑁銀盤
僕婦呈。太太岳爺皆飲罷。問安早到一家人。岳爺
膳後辭親出。率領諸兒祭祖墳。焚黃告廟通誠意。
顯姓揚名祖蔭深。元帥辛勞安社稷。里閭光耀衆鄉
隣。人言嘖嘖皆稱羨。那識公爺暗愴神。椿庭早謝
終天恨。罔極而今未報恩。掃墓歸來神慘淡。強將
色笑慰慈親。此宵無話休多表。來晨元帥會諸人。
當日元帥徧拜相親友。並謝城中各文武的步。劉都
院再三挽住道。諒他們怎敢勞動元帥的大駕親臨。只
消用名帖一往。也就算過分了。元帥只得應允。就在劉
衙宴畢而歸。那些拜訪叩謁的。來來往往。每日酬應紛
繁。足足忙了一個月。稍覺清靜。這日太夫人在房與元
帥說起山東被兵。你舅父一門音信杳然。更兼雲孫所
聘鞏女俱不知怎樣了。我今年近七旬。正合爲雲孫早
些婚娶。看看孫媳婦。也足慰我老懷。元帥道。慈言正是。

孩兒出都時。已曾作書去訪問舅父鞏女兩處消息。且
待撥音便知。太夫人又道。孫兒不該造次定下這頭姻
事。而今消息無聞。如何是好。元帥默然。又過了兩日。早
有汴京各文武陸續而來。講提雲爺姻事。有的說山東
殘破。城郭皆墟。萬無尋覓之處。況非大鄉官。即使訪問。
亦尋不至其地。你言我語。皆想爲雲公子執柯。紛紛不
止。元帥惟將查訪後。再行定奪等語。回覆衆人。這日劉
都院來見太夫人說起來。現奉寧王之命。欲爲雲公
子執柯。其女晉亭郡主。色比傾城。才誇詠絮。又與公子
同庚。因見公子文武全才。甚爲愛慕。欲有下嫁之意。故
着下官前來探聽。望太夫人元帥允准。下官方好覆命。
太君因劉都院情面。不便回絕。只得含糊其辭。當時送
了劉都院出外。回對岳爺道。此事怎樣處置。元帥道。母
親放心。待孩兒另日遣幾名得力家將。到山東沿途探
問消息。務要訪個水落石出。明白回覆。有名有姓。斷無
打聽不出之理。太君點首言善。
且說雲爺知此事。錦堂私見太夫人。回見公爺同在
坐。思量欲退色含驚。太君一見忙呼住。公子迎前
見父親。又見重幃並慈母。無言旁立秀眉顰。太君

扯過姪孫子。摟抱懷中問事因。吾孫有甚疑難處。不妨說向祖慈聽。聞言公子微紅面。願盼嚴親不做聲。元帥此時知子意。和顏坐上示知聞。祖慈垂問兒須說。有何不可使親聞。雲爺良久方纔道。孫楷劉公不順情。姻緣天定無更改。安知鞏女已不存。何須意外生枝節。說甚椒房帝室親。縱他落雁沈魚貌。孫兒豈是愛花人。憑他織錦迴文女。難奪孫兒大義盟。才貌雖優非所願。惟知情義重千金。鞏女已作孫原配。才貌平常也稱心。若然難訪真消息。孫向山東自覓尋。三生緣淺難為侶。佳人果死絕孫情。若然鞏女安無恙。叨天還就百年姻。祖慈急欲迎孫婦。尙有連枝兩弟身。言至其間雙膝跪。道孫違命罪殊深。一番言語方完畢。太君椿萱盡聽明。元帥斜憑青玉案。鳳眸含笑對慈親。國夫人聽姪兒語。芳心也覺惻然生。太君此時無限喜。道孫合建義夫亭。多情未必天終負。義節堪追上古人。早應親前來稟白。何須煩惱損精神。回頭又對岳爺道。速遣能人探此情。元帥聞言惟應是。丹心暗暗悶思尋。渭陽被擄情知實。鞏女遙遙少信音。不便親前

來說實。其時轉覺費調停。若還不即差人去。恐誤雲兒這段姻。坐中良久搵身起。別親來至慶雲廳。書東立招邦傑至。與他商議這宗情。岳爺天性多慈愛。不將威勢令諸人。因他原是山東籍。故使他的並掃墳。邦傑奉書無限喜。感承元帥體人心。湯懷也欲山東去。請命邦傑一路行。一與姪兒尋訪侶。二來繞路樊家村。二人乞假期三月。少年家室倍關心。元爺笑容言道好。二弟偕行我放心。發下千金為旅費。川資豐贍二將軍。小宴慇懃同話別。叮嚀早日報回音。渭陽家事休提起。慈母聞知恐惶神。縱然鞏女安無恙。亂後蕭條或已貧。也備千金隨帶去。使他整理好完姻。命示雲爺書手札。寄呈岳父達私忱。岳爺也有雲箋慰。通達慇懃按禮文。內堂先稟慈韓曉。太夫人聽甚歡心。來辰湯孟辭元帥。家將跟隨四十名。多帶聘儀金玉帛。只因要接少夫人。今朝安了雲爺意。深感周詳慈父恩。不表湯陰元帥府。聽說山東鞏姓門。且說鞏致夫婦二人。當年將女兒麗妹許配了岳公子。心滿意足。自從送了公子登程。他兩口兒日日打聽岳

元帥班師之信。竟杳然無聞。不覺將近一載。其時楊么竄魯。搶掠一空而去。又被金兵不時入寇。蹂躪不堪。鞏致受嚇。一病不起。只留得安人母女二人。手下雖有十餘男婦人役。奈遭亂以來。門第凋零。產業不似從前豐裕。有出無入。支持不來。是以服侍人等。漸漸的散去了。張氏母女雖然節省度日。究竟是女流。諸形掣肘。一般人都曉得麗妹才貌雙全。冠絕齊魯。所有大小官宦。俱各遣媒求取庚帖。張安人皆婉言謝絕。回道。早年曾受武昌開國公的長子雲爺之聘。各官雖是不信。也不敢倚勢強求。恐訛中有實也。就不提張安人暗想岳公子自從去後。音信不通。莫非將此姻散之度外麼。又謝絕了。當道諸貴。恐生意外枝節。倒是難事。遂與麗妹商量道。不若我們移居爾舅父處。共同居住。有個照應。原來張安人有個長兄張銳。隱居梅花嶺下。樵採爲業。其妻程氏。生下一子一女。家道小康。今見妹氏借甥到來。十分歡喜。亂離之後。忽逢骨肉。彼此各訴衷腸。滔滔不休。程氏置酒款待。從此張氏母女依他兄嫂居住。竹籬茅舍。頗得世外清趣。惟有着想女兒的姻事。未免掛懷。這也不在話下。且說湯孟二位將軍奉了元帥鈞諭。早行夜

宿。看看已至山東。幸喜金人退去。水寇潛形。一路而來。只聽得頌聲載道。俱說託庇岳元帥的聲威。遠鎮。賊寇遠竄。方得各安生業。邦傑在馬上聽得。遂向湯懷道。你聽見麼。他們在那裏說元帥的好處。且向他們去問問鞏家的下落。湯懷笑道。跌兄弟。兄長大名。莫說婦孺皆知。就是那外國番邦。也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以爲能知元帥的大名。就曉得公子聘婦的所在。那不夢話嗎。此事必要去問地方官。找調查戶口的清冊。查一查或者可以得到他家的下落。說罷。二人進了城。先差家將到府縣處遞了名帖。隨後親往拜會。那府縣官是早奉過元帥來書。正在探訪信息。不實。又不好復命。只因鞏致去世。張安人又移居僻處。官府如何查訪得着。且亂離之後。人家多半寥落。實也無怪其然。今見二位將軍親來。那府縣官着了忙。急急申稟節度總鎮。都是接過元帥的信。個個着忙。一面出了告示。四城門懸貼。一面款待湯孟二位。乞停鞭鑼。送入驛館歇息。不一日。哄動闔省人民。都來看那告示。張銳恰好這日有事入城。見人山人海。雲集在城門口。他也走將上來。原來衆人在那裏看告示。但聽得說個鞏字。他擠上前來將告示細細

的看了一遍。不覺大喜。遂伸手將那張告示扯了下來。拿在手中。

當時哄動旁觀衆。人人口內說奇文。不信此人爲貴戚。始信他公侯位大不驕尊。巡城兵士忙通報。太守琴堂兩慰心。同聚二堂來等候。外忙傳進姓張人。

細詢揭榜情由事。張銳從頭訴說明。府照擡身齊進禮。因重岳爺及友親。湯孟將軍來晤面。十分歡喜不相輕。同席歡談情更好。傳盃遞盞到更深。吩咐槽頭來備馬。送歸張銳返山村。孟湯回至書齋內。

作書飛遞至湯陰。細將鞏府情由述。請示岳爺定起程。合省官員均慰意。人人具稟覆軍門。重疊紅牋書不少。候安元帥獻嚴勳。當時湯孟將書發。按期星夜趕郵程。不言城內官場事。回書張銳轉家庭。

滿面添歡形喜色。未進門時把妹稱。喜從天降真難得。佳音咫尺眼前臨。安人程氏同聲問。張銳欣欣述妹聽。喜殺安人張氏女。謝天謝地謝神明。感戴岳爺恩不淺。貴人作事近人情。昔年公子將蘭解。

救我全家脫難星。而今不棄從前約。多方來覓陸前

人。有幸姣兒修得到。乘鸞跨鳳入青雲。程氏也誇

真貴極。公侯門第結姻親。果然姪女非常福。冠絕紅顏綠鬢人。張銳又將陪宴事。述知妻妹兩人聽。嚴聲厲色皆消去。琴堂太守獻嚴勳。安人姑嫂同言道。此是官場勢利情。永夜談心言不盡。人逢喜事倍精神。來朝湯孟將軍至。蓬華光輝十二分。送上千金爲聘禮。岳爺手札致新親。張銳接書無限喜。

貴人一字值千金。慌忙送妹房中去。更有雲爺安粟呈。喜地歡天重出外。至誠款待二將軍。湯孟告明權候信。我們一探樊家親。當時小酌觀梅嶺。方纔歸去發行旌。鞭指樊家莊上去。登山越嶺計途程。

英雄兒女情如海。家室牽懷兩地情。住說閑文歸正傳。至情還讓長爺承。這朝正值中秋節。弟兄四位慶良辰。玉鏡團圓光萬里。梧桐疊翠桂凝金。名園佳景歡同賞。此中原號小蓬瀛。綺筵移至明月下。花香人影兩俱清。珍饈果品筵前列。杯盈竹葉釀時新。雷爺提起前秋事。萬斛愁思似海深。大人守困軍情迫。吾兄一去信無聞。遙遙千里關山道。重嶂慈母日憂心。無心領略秋光好。承歡無計坐愁城。

聞言張憲微微笑。雷弟言來是雅情。不似愚兒負佳

節。單鎗鏖戰不斯文。無端天子遊山嶺。兀兀追駒逼至尊。諸將倉皇難拒敵。大人此夕欠安寧。問安方退聞斯信。幾如頂上走真魂。未稟大人知此事。拚身去做解圍人。龍駒認做隨征騎。跨上雕鞍下茂林。緊急事傳非小可。大人微步出營門。事安使我非常悔。累却慈躬無騎乘。幸得雲兄來日到。親心略慰把憂分。席間公子同言笑。一談戎政一家庭。雲爺頓悟雖年小。談笑風生實不羣。只有雲爺無一語。多情懷抱少歡心。玉人不識生或死。辜負團圓令節辰。聽衆言談惟應是。筵前杯酒強擎樽。飲至半酣稱暫別。內堂去見太夫人。元帥夫人同奉母。筵開內室慶良辰。團圓夜宴陳佳饌。八月同圓景倍增。一見雲爺來走入。坐中太太喜非輕。命他與妹筵前坐。侍人送上紫金樽。太君手舉金杯酒。笑對雲爺啓口云。

道。愚兄到牛頭山時。正值中秋佳節。是夜牛叔父被困。金營正在危急。恰好愚兄趕到。解了此圍。等到天明。方與牛叔父進營。叩見大人。太夫人聽了。便向元帥問道。我正要問你。怎麼聖上同了李相。輕入危地。受此大驚。元帥道。此皆李相粗率之過。若非張憲之能。事不堪問矣。岳爺言罷。旋與夫人道及繼嗣之事。夫人甚喜。是夕賞玩佳辰。更深就枕。所謂不負中秋好佳節。今宵八月兩團圓。

清平家國時光好。秋月春花一樣情。元帥景星堂內坐。奉親餘暇閱觀文。侍人送上山東信。岳爺拆看內中情。欣知鞏女安無恙。轉念親家乏嗣人。女子于歸孀母獨。依兄度日怎終身。不如書示湯懷意。為伊立嗣擇宗人。安他家宅無牽累。子媳離親也放心。岳爺就爺擬思處。却好雲爺來見親。元帥此時情默默。將書遞與長爺身。公子接書忙近案。從頭一看分明。愁思頓釋東洋海。喜映鸞眉玉面春。佳人無恙仍歸我。親恩多半更天恩。岳爺目注雲公子。便道書中這種情。他宅蕭條真可憫。理當為彼善調停。遂將立嗣承宗事。一一說知公子聽。公子

方纔知父意。周詳體貼到十分。且說道親恩高厚同天地。更有慈祥一片心。感激寸心難比喻。慚惶何以報親恩。元帥移時擡玉體。飄然出了景星門。小爺隨着生身父。錦堂來見祖慈親。元帥將書呈母看。太君閱後說原因。鞏女安存孫意慰。岳門有幸賴天庭。言時目視雲公子。笑問孫兒可慰心。又向岳翁詢舅氏。如何他處竟無音。聞他湯孟書中意。依稀被劫那州城。元帥聞言稱道是。遂將他話共談論。方纔出外修回札。家將重差十二名。又發千金為助禮。山東迎迓少夫人。打發諸人來就道。佳期准定在初春。駒光荏苒真如瞬。芙蓉庭外正芳芬。看看王貴佳期到。錦簇花團元帥門。俗禮繁文言不盡。乘鸞跨鳳喜盈庭。合省官員都到賀。因敬岳翁及統軍。九日大筵三日小。往來親友賀不停。三朝祭祖參尊長。滿月新人拜六親。左氏感心兒婦好。有才貌性溫存。夫妻恩愛如魚水。一門和順值千金。光陰流水年華逝。不覺一年又到春。令節欣逢元旦首。堂開聚錦歲更新。夫人元帥同參母。玉珮金魚次序鳴。岳元帥是拽地紫袍萊綵舞。國夫人是香飄五色

繡裙輕。太郡坐中無限喜。雙扶兒媳令平身。禮畢夫人回玉步。輕籠蟒袖賀功臣。岳翁忙答夫人禮。夫妻相敬本如賓。仙姿小姐來堂上。進賀重幃並二親。蘭史禮完還繡閣。四人公子進中庭。兄弟排肩成一字。一齊叩賀獻殷勤。太君命坐張公子。銀盤金盞果茶呈。須臾諸將齊來到。登毡叩賀太夫人。岳翁答禮諸軍將。錦堂賜坐共談論。果茶糕點排銀案。侍兒左右獻多珍。內外須臾開大宴。一年好景記元良。此日岳翁陪將士。內堂因有趙夫人。太君留住王家母。堂開聚錦喜筵陳。春景宜人花事好。盡歡宴罷不須云。聞報山東新婦至。早備行轅在內城。香車寶馬如流水。迎入行台大廈門。吉期選定元宵節。帥府鋪陳一色新。公案雖厭繁華例。事事欲歡慈母心。太郡為孫新娶婦。諸凡榮耀不惜金。瑞麟堂做新人室。錦幙銀屏色色精。妝成好似神仙府。一片繁華錦繡成。湯孟將軍來帥府。景星堂上見軍門。

却說湯懷孟邦傑同送鞏小姐香車進了行轅。佈置停當。來見元帥。稟知起程日期。并與鞏致立嗣的話。元帥

甚喜。又問道。愚兄曾有書來。吾弟途中相遇否。邦傑接口道。末將等正至山東界上。因看聲世響完婚。就延久了。元帥道。是甚麼人家的女兒。成禮如此迅速。湯懷答道。就是張銳之女。元帥道。如此甚好。只是有勞二位賢弟跋涉。使兄何以克安。言時命公子道。吾兄好向二位叔叔父前叩謝了。公子奉命正欲行禮。被邦傑雙手抱住道。元帥若使公子如此折煞。末將們了。末將蒙元帥恩待。路效小勞。寸心自願。何足言謝。湯懷道。照依這樣行事。不免見外了。元帥只得依從說罷。元帥引着湯孟至後堂叩賀太夫人。他二人必欲請見國夫人。當時禮罷。就至外廳飲宴。散後他二人同至王貴處賀喜。看新弟婦去了。這裏太君姑媳商量。遣出八名家人媳婦。費着粗細各物。來至行轅。看望少夫人。就在那裏服役。所有下程各項。皆是帥府發出。府縣承應。一概不受。就着湯孟二將軍。在行轅主持外事。定期十二日行盤過禮。款待大姨。好不熱鬧。到了是日。却好牛車接眷已到。就在帥府左近賃屋住下。夫妻兩個同至帥府叩見太夫人。元帥當時見過了禮。太君留下戚夫人飲宴。趙夫人一同在坐。歡集清談。至夜戚夫人告別去了。太君國夫人

厚送見面儀。到了次日。太君即請趙戚二位夫人到驛館中。陪伴鞏小姐。主持內事。來日送親回來。二人奉命而去。國夫人終日料理一切事務。幸有王母左氏代勞。忙忙碌碌。又到了元宵佳節。佳期巧遇元宵節。六街甬道盡張燈。今夕金吾不禁夜。鼇山獅象巧裝成。綵結乾坤花世界。燈城燈市放光明。潭潭帥府迎新婦。豈比尋常官宦門。大媒請出劉都院。文武官僚盡到臨。相州合省官無數。車馬紛紛不暫停。次序應分官大小。登堂參賀岳軍門。鼓亭處處懸紅綵。簾幃層層掛綵燈。鼓樂三通排大宴。梨園四座演新文。幔天大帳遮紅日。九曲闌干護玉屏。喜神高供銀台案。畫燭雙輝耀眼明。家將同披紅杏綵。親軍齊插帽花金。高廳宴聚諸文武。公爺把酒自陪賓。酒過三巡鳴細樂。賓人報吉請迎親。內堂聚錦排佳宴。款待諸多命婦們。太君聞報來房內。看孫冠帶換衣襟。公子香湯初浴罷。侍人左右繡袍呈。兵部尙書親服色。金魚玉珮內廷珍。金貂翠翅烏紗帽。雙龍鬪寶夜珠明。兩朵金花分左右。玉容光映更豐神。紅袍九蟒祥雲繞。雅襯

孤松獨秀身。玉帶圍腰鑲八寶。朝靴粉底不沾塵。
 九齡風度神仙貌。不信提戈會領軍。衛玠潘安何足道。
 文全武備蓋羣英。紅綾丈二披肩上。護胸寶鏡結同心。
 冠帶已完臨玉鏡。英姿俊美果超羣。回身拜別高堂祖。
 太郡詳觀喜不勝。忙命姣孫來別母。雲爺禮畢下中庭。
 景星堂上參嚴父。八拜從容告起身。花燈綵轎皆齊備。
 後擁前呼緩緩行。八百軍兵排隊伍。三班鼓樂奏新聲。
 傘蓋如雲分五色。衙牌金字寫分明。旌旗簇簇來開道。
 儀仗重重擁若雲。大礮三聲離帥府。
 音樂飄渺奏天鈞。錦鞍馬坐神仙子。奪目光畫不成。
 十里長街排導子。百名戰將劍腰橫。提爐香裊焚檀降。
 花炮頻燃不住聲。一棒金鑼聲住導。行轅門外馬蹄停。
 雲爺奠雁登堂上。催妝詩賦請新人。諸禮完畢債相退。
 霓裳嘹亮奏仙音。內堂妝束天仙女。
 鳳冠霞帔織金裙。月宮開處嫦娥降。扶入花花綵轎門。
 一聲么喝魚軒起。畫角銅鑼次第鳴。大礮三通威武甚。
 行人讓道坐轎身。蟾輝朗映燈光色。
 天上人間一色明。奠雁回程交半夜。笙簫聒耳近轅門。
 執事兩旁排雁序。宮燈對對

導前行。各官宴散廳前候。金鑲八轎上高廳。雲爺參見生身父。
 內堂去見祖慈親。鼓亭樂府同聲奏。價相三通吉語呈。
 新貴雲爺參寶轎。彩雲開處降仙真。喜娘對對同扶挽。
 捧出瑤台月闕人。只覺得香飄闌闌隨風送。
 但見他環珮叮噹蓮步輕。諸人簇擁登毡立。奉請華堂新貴人。
 紅燭高烧雙結蕊。風簫鸞管過行雲。參天拜地迎和合。
 夫妻交拜結同心。雙牽紅綠鴛鴦錦。聯步隨行進內庭。
 瑞麟堂勝瑤池會。迎得雙仙入鳳羣。一片笙歌吹細樂。
 坐牀合巹並頭春。雲爺親卸紅羅履。
 親面仙姿未便親。只見他窈窕嬌容花作體。名花入手喜非輕。
 回見那撒果人多圍錦帳。長爺不便久留停。
 高廳陪宴諸文武。梨園重疊唱新文。內堂命婦諸親眷。
 聚集新房看玉人。要識雙星銀漢會。詞翻四十鳳鸞鳴。

第三十九回

慶華筵賢主帥賜婚 議宗嗣國夫人歸省

却說岳公子合卷坐床。諸禮已畢。來至景星堂中。見過了父親。方到慶雲廳廳中。排着酒席。大筵來賓。元帥自陪劉都院。各文武席上。有衆將軍作陪。三位公子都在熙春園中。那龍吟閣芸香仙館。陪飲諸親各友。且說長爺坐在張立兄弟那兩席之間。官員見是新貴客。在坐就各各起來奉酒談敘。行令猜枚。將長爺灌得有七八分醉意了。猶執杯勸飲。長爺再辭始罷。當時各處宴散。正值辰牌時分。衆文武告辭欲回。元帥不允。一一留下聽戲。內中太君國夫人款待諸命婦。各親眷在聚錦鶴簾兩處開筵。瑞麟堂中卻是成趙二位夫人陪新人坐筵。四座梨園。重譜梁州妙曲。三班音樂。同吹鳳管鸞笙。內堂且表夫人衆。瑞麟堂上看佳人。太君靜坐中堂上。步進乾坤蓋世英。知親達旦陪賓客。故此抽閑來候親。太君一見心歡喜。命坐岳爺說事因。花筵今夜須排早。好令孫兒會玉真。元帥聞言微一笑。

口稱遵命又呼親。母親昨夜通宵坐。尙乞慈躬略養神。太郡道言身不倦。人逢喜事與偏生。公爺回問神仙侶。雲兒此刻向何行。夫人正欲將言答。早到盈盈玉美人。蓮瓣輕移來近父。檀口生春叫父親。遂言嫂嫂姿容美。怎怪雲兄着意尋。公爺尙未回言語。太郡夫人笑失聲。雲孫此語雖然是。莫使兄聞着惱生。妹妹尙然如此說。他人談笑更難禁。蘭史無言紅暈頰。扯親蟒袖笑盈盈。岳爺手挽平陽女。笑向慈親款款云。說笑一回元帥出。相陪大衆聽新文。少時內外重開宴。絳燭高烧處處明。月上花梢諸客散。公爺候母上房臨。太君房中同言笑。來了雲爺新貴人。更有公子人三個。同進中堂聚錦門。小姐移蓮歸內室。岳爺命坐小張君。坐中太太忙吩咐。張燈遣婢送雲孫。元帥夫人皆命退。長爺告別各尊親。太君好不甘心歡喜。看孫退出又談心。岳爺深恐慈躬累。命退諸兒自奉親。太郡夫人安寢後。少保夫人轉寢庭。侍人服侍歸羅帳。輕輕退出掩疎門。月照花枝清有影。中庭寂寂靜無聲。且言諸婢提燈送。琉璃燈接絳紗燈。曲曲欄干隨步繞。瑞麟

堂外婢回程。長爺步進神仙府。珍珠籬內綺筵陳。喜娘扶過翠小姐。棟梁材對玉樓春。金盤呈上同心果。玉杯雙進百年樽。坐上雲爺擡鳳目。快觀嬌姿喜不勝。但看他九鳳金冠珠寶嵌。絳紅袍服九龍文。朝裙八幅幽蘭色。翠繞珠圍耀眼明。香肩楚楚雲肩罩。柳腰細細玉腰橫。面似海棠嬌欲語。眉如楊柳展初春。硃櫻一點含香口。杏眼含情秋水清。簾翻低垂粉頸筵前坐。霧縷纖半籠蟒袖玉森森。嬌豔只恐比花花減色。光皎皎還愁對月月非明。坐中喜溢雲公子。天許佳人共錦衾。相對名花傾國色。髻髻疑似夢中尋。撤去華筵擡玉體。碧簫引鳳自雙成。退去在房諸婢僕。月宮深處會佳人。長爺奉揖天仙子。默默含情笑語輕。玉鏡台前雙比翼。金蓮炬下兩同心。親卸珠冠寬玉帶。襄王神女夢巫雲。八寶奩中情似海。百花枕上愛如珍。鸞飛鳳舞成雙對。女貌郎才夙世姻。詠到關雎期靜好。英雄兒女倍多情。麝蘭香裏偕魚水。永夜渾忘數漏聲。天上雙星橋駕鵲。人間兩美葉鸞笙。歡娛真個嫌宵短。忽看紅窗曙色明。紅錦幃中仙子起。梳妝打扮一番新。長爺

亦起更袍服。聚錦堂前謁太君。卻好太夫人起來。坐在琉璃窗下。婢僕排立。正要梳洗。一見長爺到來。忙將手內金杯遞與他道。孫兒怎麼壓得這樣早。快飲了參湯。將昨宵怎樣個美滿稱意。說與祖母聽聽。長爺接了參湯。就挨在太夫人膝前笑說道。老太太又來取笑孫兒了。少時廝見。請老太太看看孫兒。婦也還及得愛妹妹好呢。太夫人知他得意。假意道。不信不信。正在言笑。恰好岳爺到來。長爺慌忙收了笑容。上前見過父親。便到母親房中去了。太君笑述其事。元帥也笑將起來。早有闔家人到。看太夫人冠帶已畢。齊至崇政堂等候新人見禮。外邊文武各官也漸次來了。早已鼓樂喧天。賓相三請。喜娘僕婦扶出翠小姐與長爺並立絨氈之上。禮拜祖先已畢。先叩見了太夫人。然後參叩岳爺夫婦。諸公子暨雲小姐一一上前見禮。太君元帥夫人厚賜見儀。不必細表。家禮已畢。又請各親友衆文武一一見禮。當日大開筵宴。款待新人。葵寧堂上太君夫人陪各命婦宴飲。元帥在外堂款待男賓。開場演戲。熱鬧非常。直到晚間方散。公爺入內陪着太夫人談講。恰好翠小姐進來問安。

太君一見心生愛。命坐嬌嬌孫媳身。侍兒左右同扶挽。扶擁嬌軀把禮行。四拜重幃慈祖母。回頭又見兩尊親。禮完告罪方歸坐。錦椅移傍國夫人。太君細看嬌孫媳。豔麗端莊果出羣。坐中笑向公爺道。雲孫評論不差分。若將他與雯孫比。一樣芳姿並絕倫。合配雲孫鸞鳳侶。誠然不愧我家人。夫人元帥皆欣慰。得媳如斯頗稱心。聞母斯言微一哂。手攜嬌女鳳眸凝。侍兒左右呈茶果。太君含笑又開聲。道言連日辛勞了。孫媳嬌兒轉瑞麟。明日間安休早起。愛身即是體親心。吾家不尙繁文禮。嬌兒不必太勞神。國夫人也呼嬌媳。兒當遵奉祖慈云。我與嚴親除俗禮。嬌兒免禮侍晨昏。少夫人聽言遵命。從容告退出紗屏。絳紗燈引移蓮步。衆人簇擁下芳庭。四人公子方來到。安候重幃並二親。太君催促雲孫去。莫使佳人歎冷清。言時喚過輪班婢。提燈送至瑞麟門。坐中元帥容含笑。看着靈爺喚母親。此兒嬌豔渾如姊。始信張良號美人。太太夫人皆道是。言談不覺已初更。公爺奉母身安寢。退去諸兒轉寢門。大好團圓行樂處。移忠作孝奉慈親。玉樹

芝蘭隨左右。堂開聚錦樂晨昏。五日大筵三日小。香車寶馬宴嘉賓。長爺自結鴛鴦侶。美滿良緣喜稱心。有時並坐言心曲。有時蒞綵舞親庭。興來或效雙飛燕。靜好房中鼓瑟琴。每常對奕晴暉閣。一局閒消永晝情。好似蓮花開並蒂。潭如蘭臭結同心。名花得偶英雄侶。奇緣早已結三生。麗珠小姐聞中。婦隨夫唱敬若賓。侍親克盡諸般孝。頗得重韓祖母欣。上下和睦人愛悅。閨中姑嫂更知音。元帥夫人同慰意。太君慈愛更非輕。一堂孝友兼雍睦。春景剛逢萬象新。曲譜南陔花似錦。一枝紅杏過牆陰。詞中按下岳爺府。且表寧王府內情。且說寧王府中有兩個女子。專爲晉亭郡主伴讀。一教時詞歌賦。一授女紅禮儀。稱爲左右女宗師。俱是汴京人氏。左宗師乃曾孝廉之女珠暉。右宗師爲石殿尉之女玉映。因兀朮初進中原的時節。父母皆亡。室家流離。他二人係姨表姊妹。俱得外祖救去。撫養於山谷中。直至長成。外祖去世。無人可依。他二人遂攜一老嫗借居古廟。謀生無術。只好賣字鬻畫度日。忽一日訪得父母遺骸。他二人情願賣身葬親。就被寧王府中買去。知其

賣身情由。又見他兩人生得美貌。欲置之後庭。奈二女不從。情願為婢。寧王嘉其孝思。也不相強。遂令他二人伴郡主讀書習藝。許其代擇配偶。此日寧王打聽得本月望日乃係武昌開國公岳帥的三旬大慶。他便暗想道。孤家目空一世。傾心者惟岳帥一人而已。前次欲與聯兒女之姻。竟不克諧。現值誕辰。無物可以為賀。若送尋常器玩。轉覺俗氣。想了一會。來至宮中與王妃商議。不若將左右宗師送與岳侯。一來表我愛慕之心。二來完了二女終身大事。豈不為美。但未知他二人心下如何。不如先去一探。王妃笑道。不消探得。我已知之。遂將二女平日與女私下談論的話。述了一遍。寧王拍手笑道。伊言不錯。岳侯果是千秋人物。蓋世奇才。所謂兒童也。解識英名。既如此。就煩你替他快快備置禮物。送二女前往岳府。王妃應允。當時辦理停當。到得那日。晉亭郡主設席餞行。左右宗師別時不勝惘惘。灑淚登車。宿往湯陰去了。按下不表。

回文聽表公爺府。虎帳諸軍聚集臨。春到枝頭紅杏發。百花生日壽筵陳。長爺婚娶方彌月。君侯三十慶雙辰。壽宇宏開稱咒祝。錦屏壽帳賽紅雲。齊眉

仙侶同初度。設說懸弧三十春。聚錦堂中參拜母。芝蘭玉樹兩邊分。紫袍玉帶英奇帥。珠冠蟒服國夫人。進禮慈韓行八拜。太君雙挽令平身。禮完仙侶交稱賀。兒媳分班叩大人。壽燭雙輝生瑞氣。芝蘭滿室吐芳芬。壽身壽世軍民祝。海屋籌添樂太平。聚錦堂中家禮畢。隨征將士叩千春。戚趙夫人前後至。滿城文武各親臨。送來壽禮如山積。一概璧還無數珍。曲譜梨園賓滿座。錦堂一色綺羅新。公爺陪坐諸文武。忽報寧王遣使臨。在坐各官皆出席。英雄元帥降階迎。使官進禮登堂上。遂把來書雙手呈。公爺讓坐寧王使。開函鳳目細觀明。來書先敘寒溫語。道達程遙不自臨。懇懇展賀如山壽。多感君侯定太平。甘霖時雨蒼生望。旋幹乾坤第一人。塊無珍物堪稱賀。特送雙嬌侍枕衾。聊表孤家心一片。君侯晒納幸殊深。二嬌清白門中女。不是烟花隊裏生。紅袖添香留虎帳。名花遇主庇終身。君侯年少居高爵。正宜金屋貯娉婷。欽慕私懷言不盡。心香一瓣祝長生。元帥看完書一紙。凝神良久始開聲。傳上長爺吩咐道。吾兒款使慶雲廳。登時廚下

重開讌。海錯山珍待使臣。使官當下躬身道。香車現候在轅門。望乞君侯傳彼見。小官覆命好回程。公爺不允回言道。地誼容伸一寸心。香車既到無回理。命他入見太夫人。留下傳書王內史。各官賀喜岳軍門。元帥道言休若此。不須見賀且稍停。待子伸謝移恩表。另有襄王領美人。衆官不解岳爺意。不敢重煩問事因。重入華筵同暢飲。岳爺退坐內書廳。拈毫寫就辭恩表。大義襟懷日月明。言詞婉轉情文至。細述移恩一段因。乞王准奏全臣志。二女同歸張姓門。匹配忠良賢吏後。雙娥方不負終身。微臣惟抱君親念。一切閑情豈在心。非敢矯情辜大德。微臣一樣感恩深。表章書就擡身起。匆匆入見稟慈親。且說中堂同讌集。輕歌妙舞奏鸞笙。正當綺席同歡笑。報說寧王送美人。說聲未了人來到。羣少夫人蓮步迎。更有仙姿愛小姐。同承母命降階臨。須臾步進雙嬌女。明瑞麗服錦裝成。飄飄繡帶臨風舞。豔豔嬌姿觸目驚。婷婷娉娉同行上。花枝招展拜埃塵。太君坐上微擡體。賜起花容月貌人。二嬌拜罷回蓮步。迎前參拜國夫人。麗珠蘭史相回

禮。夫人玉手挽敘裙。又與諸人相見後。錦堂賜坐繡花墩。太君夫人同舉目。雙嬌容貌果超羣。沈魚落雁非虛語。閉月羞花實可稱。當日二喬堪比美。千嬌百媚本天生。一雙佳麗齊肩立。好比娥皇共女英。秋菊春蘭無俗韻。坐中喜動國夫人。當時輕啓吟香口。細問雙嬌來歷情。二人檢衽從容起。一一從頭細稟明。

太郡夫人聽罷二女言詞。不覺相顧嗟歎。當時吩咐設席在瑞麟堂中。令少夫人雲小姐陪二女飲宴。那些夫人們各各向太君國夫人前稱賀。細看二女。雖比上天姿國色的雲小姐和少夫人。也就算是第二等的美人了。因國夫人在那裏吩咐鋪設洞房。衆夫人也隨着他們去看。不久即已布置妥貼。太君正要同着國夫人去看。忽見侍兒報道。老爺進來了。說聲未了。早見元帥入內。國夫人迎前道賀。元帥答禮。笑道。夫人差矣。賀從何來。言罷。遂將袖章呈上。太君觀看。太君閱罷。遞與國夫人看。回對岳翁笑問道。前日孫輩告我。你在潭州時。有人獻一美人。你力卻不受。說是天下未定。豈大將安享作樂時耶。而今天下相安。吾兒何言再辭。元帥含笑。微

願夫人也不作聲。太君看着國夫人笑道。你看他在外尚且如此。何況在家庭中。國夫人看罷謝章。又聽太夫人此言。微微的一笑。也不答言。太君又向岳爺道。移贈張立弟兄。是極好的事。但不知寧王准如所請否。元帥道。二女捨身葬親。無愧古之孝女。孩兒敬之不暇。豈肯視為金屋阿嬌。屈在小星之列。寧王為人賢達。諒必俯如所請。說畢。又向國夫人道。二女可令其與嬰兒作伴。吩咐衆僕婢俱以會石小姐稱呼。不得輕慢。言罷。元帥出外。打發寧王來使回去。是日陪飲各官。諸將士盡歡而散。又過了幾日。寧王復書到來。大贊君侯仁德。准依台命。元帥大喜。擇定本月二十六日天恩上吉之日。將二女賜婚。張立張用。他弟兄兩個好不歡喜。忙忙的鋪設洞房。候良時吉日迎親。好不鬧熱。按下慢表。

聽表留香仙館事。獻來二女伴千金。玉人生就幽蘭性。國香一點系人心。相看二美情偏好。秉性溫存個個稱。早起問安聯品字。夜來對月和新吟。太君慈愛恆逾格。相待如同家裏人。此朝聽得聯婚配。賜配張家兩弟兄。姊妹二人情默默。低頭無語暗思尋。久欽元帥人中鳳。蓋世英才第一人。因而願作

房中妾。其抱衾綯賦小星。豈料緣慳無一面。而今婚配兩將軍。聞知張姓忠良後。不負奴家清白門。轉感君侯仁義重。英雄作事自光明。二人正在尋思處。步進娉婷月殿人。彩袖輕籠稱賀喜。蛾眉翠淡略含顰。珠輝玉映微紅面。慢吐嬌音歎一聲。聚首無多又話別。使儂闌閣怎為情。二嬌聞語傷懷抱。惜別情深淚滿襟。正在難分難捨際。簾前來了少夫人。見斯光景嗤然笑。玉手親攜蘭史云。賢妹何須拋別淚。重逢不遠在湯陰。還當曠達寬懷抱。好慰高堂慈愛心。言罷三人忙遜坐。玉人良久始開聲。坐中款語呼賢嫂。聚散雖微本至情。一種離情難恕置。金言雖是命難遵。麗妹微嗔言稱是。賢妹鍾情肖大人。侍女金盃將茗獻。安排小宴在閨門。四人入座同歡飲。直到初更始罷樽。少刻少夫人動步。葵寧安候國夫人。玉人也至慈親室。隨侍皆臨聚錦門。却好岳爺陪太君。一雙女媳覲嚴親。岳爺命坐嬌兒媳。太君因同蘭史云。聞得吾孫開夜宴。料因餞別兩敘裙。麗妹帶笑從旁道。細述方纔一段因。太郡公爺同笑道。此皆女子太癡情。國夫人聽微微

晒。此事君侯太不情。大好添香紅袖女。緣何不稱相公心。名花反讓他人折。東君底事負芳春。言時秀目觀嬌女。道兒只問父親身。太君坐上難禁笑。元帥含情不作聲。手挽嬌兒微一晒。鳳眸回顧國夫人。須臾內外垂簾幙。秉燭張燈夜宴陳。少夫人轉蘭房去。鴻案同心共舉樽。元帥夫人齊侍母。歡承膝下樂天真。蘭史辭親回繡閣。依依不捨二佳人。中堂夜宴方完畢。元帥陪親坐畫屏。太郡初更方就枕。方纔仙侶轉琴寧。待兒獻上蘭芽露。元帥微徵笑一聲。言道夫人纔所說。如何近日負同心。任他春色人間滿。爭奈余非個裏人。惟有君親常在念。餘情專注在卿卿。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夫婦百年期永好。卿休再作此言論。閑情早付東流水。骨肉相關至性深。內政殫瘁多少事。事親教子賴賢卿。余因鞍馬勤王事。離別時多久負情。今日瑟琴歌靜好。何堪分愛及他人。終始其心誠不二。卿如不信可爲盟。夫人領略公爺意。一種恩情海樣深。一笑回眸稱雅愛。使儂何福獨消承。夫妻談笑同歡洽。窗外月明聽漏聲。綺語閑情言不盡。

同歸錦帳臥香衾。良宵易過天將曙。元帥夫人共起身。打點奩妝多整備。此朝遣嫁兩佳人。十分榮耀非他比。帳下將軍帥賜婚。張氏弟兄同奠雁。笙簫鼓樂到轅門。這邊元帥早已稟過太夫人。將會石二女寄在王母左氏名下爲女。左氏好不歡喜。也助添妝之禮。就在紅霞室加笄開臉。一切妝奩皆出自岳太夫人國夫人的陪贈。元帥又命人將兩套新製的冠服送贈張立兄弟。他二人先來叩謝了主帥賜婚之恩。隨即到王母那邊循行親迎之禮。只聽得樂奏鈞天。新郎禮畢告辭先走。這裏方扶新人上了寶轎。三聲噦響。一片鑼鳴。彩轎出了帥府。迤邐而行。早到張府。迎入高廳。兩雙夫婦。一齊參拜了天地。各入洞房。行那合巹。交杯。坐牀。撒帳。挑帳。見面諸禮。自不必說。到了三朝回門。滿月拜客。大宴小宴。好不熱鬧。張立兄弟二人自成親以來。琴瑟調和。恩情美滿。夫妻兩對。皆感元帥之恩不盡。這且不表。日往月來。看看又值碧荷開放。夏景舒長。且言少保英奇帥。晶簾對坐國夫人。閑情長夏難消遣。仙侶閑圍一局枰。局終元帥輸雙子。一笑重將

黑白分。左右從旁揮羽扇。桐陰覆檻悄無聲。玉杯呈上西瓜汁。更有時新果品陳。半局殘棋無勝負。膝前來了小岳靈。手執新開蓮一朵。盈盈含笑奉慈親。道言花也知人事。並帶蓮開兆必興。元帥問兒誰告爾。靈爺答道是兒云。公爺當下微微笑。把玩蓮花覺暑情。色分紅白真嬌豔。出水清香不染塵。遞與夫人呼婢子。將來插在水晶瓶。須臾婢子持瓶至。瓶灑花香一色清。元帥命兒呈祖母。靈爺回稟父親聞。雲兄先折名花去。他言去奉祖慈親。孩兒瞧見心生愛。也登畫舫取花臨。特奉母慈供賞玩。花中君子實堪稱。夫人笑向公爺道。此花童子也知名。岳爺愛子情殊切。假意含嗔向子云。日後吾兒休造次。蓮舟一葉莫輕乘。折花奉母尋常事。失足深池害不輕。年幼不知輕重體。每因小節累親心。國夫人聽微微笑。說道親言你細聽。回喚侍兒將水果。冰盤滿貯賜兒身。靈爺開玩中庭上。少刻依然出外廳。這裏夫人忽動念。思親情切欲歸寧。合情良久將言吐。因向公爺細說明。憶自歸君年十六。迄今十四度芳春。庭幃咫尺天涯遠。每望雲飛即憶

親。寸草春暉難補報。無能自媿女兒身。承君迎養親年暮。無奈高年不肯臨。幸喜宗枝今繼續。想能歡慰老年人。僕思乞假一歸省。聊盡烏私反哺恩。目下雲兒業娶婦。承歡有代奉慈親。相公率帶諸兒輩。早晚親前可盡心。此際思親心甚切。容儂暫去侍椿庭。更思攜帶靈兒去。見見嚴親外祖身。元帥聞言忙答道。夫人言語合依遵。况是咫尺雲山非萬里。省親大事本該應。奈余戎馬經年別。甫得歸來一載春。月漾籬櫺天樣遠。怎教小別不牽情。卿今一去經年別。紅豆何堪寄遠人。夫人不覺蹙眉黛。秋水盈盈暗愴神。元帥當時安慰道。卿心決定賦歸寧。聖王以孝治天下。各有生身父母親。今古人倫惟孝重。敢因私意阻卿行。即余且應同卿往。不負東床半子名。只為高堂須侍母。有心無術可分身。少時去稟慈幃曉。且候秋涼定起程。聞語夫人連道是。一同來候太夫人。卻好雲爺夫婦在。承歡同悅祖慈親。見親來到忙迎上。兒媳雙雙叫一聲。太郡夫人俱命坐。當時談笑正欣欣。雷爺手捧魚書至。呈上嚴親一面云。外祖書函專使到。岳爺折看內中

情。前邊稱頌功勛美。後說承宗一段因。內敘李綱辭世後。夫人作主繼寧馨。函知賢坦同區處。計議從長始可行。更有議婚顏氏女。一經定嗣卽完姻。諸多事體須商酌。似此殊難草草成。並候闔潭言不盡。臨書引領盼回音。公爺閱罷將書遞。接過夫人覽一巡。元帥坐中言母曉。因言媳婦欲歸寧。今觀岳父書中意。內政全無主事人。太郡也將書看過。連稱媳婦理該行。言時又向公爺道。卽令雷孫送起程。並把靈孫同帶去。隨行酌派衆家丁。行裝打疊須齊備。再令施全護送行。元帥聞言稱領命。夫人歸思已恹恹。炎天已過新秋際。連日束裝備起身。後事如何容再續。且從下卷表分明。

第四十回

兀朮施恩養賊槍 苗傅啣怒殺王淵

却說國夫人思親念切。盼到梧桐葉落。秋景涼生。擇期七夕後三日起程。元帥恐夫人陸路辛勞。早已吩咐備舟伺候。到了動身的先一天。擺下家讖。與夫人餞別。合家聚集。直至初更方散。次日黎明。元帥早起。即命施全、岳真、張憲、岳雷四人護送夫人。並差長勝軍八十名。隨同前往。吩咐小心伺候。凡事請命而行。不得違誤。各各奉命而退。準備行裝。元帥回進葵寧堂內。卻好夫人梳妝已畢。正待出堂。元帥迎着夫人。低向他道。尋梅令節。賢卿勿負消寒之約。夫人應一聲奉命。彼此均覺離情黯黯。正值少夫人雲小姐到來。奉送慈旌。元帥遂即出外。兒媳隨着國夫人至聚錦堂拜辭太夫人。與元帥合家之人。俱來叩送。夫人正欲去辭王左氏。卻好他姑媳二人到來。並有二張夫人戚氏夫人俱來送行。國夫人上了香車。帶着僕婢八名。出得帥府。排齊導子。到了岸口下船。元帥同着雲爺早在舟等候。當時與夫人又話

別了一番。方纔分手上岸。看夫人寶舟去遠。方纔騎馬回府。不知不覺又是月餘的光陰了。

一自夫人歸省去。內政蘋蘩少主人。錦帆日遠朱顏隔。岳爺未免系離情。親前日譜南陔曲。紫霞袍換綠衣新。閒觀書史消長夜。錦帳羅幃減卻春。佳辰又是團圓節。一輪湧出少纖塵。桂子香飄秋景好。蟾光如鏡十分明。岳爺率領諸兒輩。聚錦華堂賀太君。席散夜闌更漏永。奉親歸寢轉葵寧。當時命退雲公子。把卷觀書案略愆。一種風流儒將度。才兼文武獨超羣。不言少保觀書策。聽表仙姿蘭史身。今歲芳齡交十一。善窺親意性聰明。自從送別慈旌後。深恐嚴親寂寞生。加意趨承常左右。晨昏陪伴倍懇懃。朝來靜候椿庭起。就至床前侍奉親。每夜俟親安枕後。方纔退出轉閨門。雖然僕婢人非少。無奈躬親始放心。公見嬌兒多愛惜。屢常體貼早安身。今宵喜值中秋節。玉兔團圓分外明。姑嫂花間同把杖。一同玩月瑞麟廳。見兄來到忙相問。大人曾否轉葵寧。長爺回語仙姿妹。大人剪燭看龍文。蘭史聞言忙動步。即辭兄嫂下芳庭。長爺夫婦懇懃

送。左右丫鬟簇擁行。來至葵寧親寢室。輕移蓮步近親身。岳爺正在將書玩。忽見嬌兒自外臨。釋卷呼兒同坐下。道言此刻已更深。偶然把卷忘宵永。不必吾兒更掛心。小姐答言兒未倦。候親安寢始心寧。岳爺深喜平陽女。父女清談論古今。月映晶簾明似鏡。桂花風送透芳芬。蟾光最好中秋景。詩思悠然乘興吟。父女出庭同步月。瑤階玩賞暢幽情。滿庭花影入聲靜。玉露涼生景倍清。久立花階增感觸。公爺不覺歎失聲。旁邊蘭史窺親意。忙把他言解釋頻。此際夜深涼露重。須臾月色漸西沈。花枝寂寞橫斜影。祇覺輕寒翠袖生。那玉人是深恐秋風侵父體。露涼不敢立花蔭。剛奉大人歸寢室。卻逢公子長兄臨。

元帥正待寬衣安寢。見公子入內。便問道。這時候還不睡。到此何為。公子道。孩兒因見露涼更永。放心不下。特來伺候大人安寢。岳爺點頭無語。他二人服侍父親安睡。覆上錦衾。垂下綃帳。方纔悄悄的退坐窗前。候岳爺睡穩了。兄妹方各分手還歸己室。已是四更時分了。到得次早。小姐起身即到葵寧堂來。值班的婢僕早已灑

掃潔淨。見小姐進來。慌忙獻上茶點。相隨小姐入內伏侍元帥起身。梳洗已畢。同至聚錦堂中。太君一見岳爺笑問道。吾兒今日遲起。莫不是體中不適麼。元帥道。孩兒昨夜貪玩月色。不覺宵深始臥。並無他故。母親不必系懷。太君點頭微笑道。近日園桂盛開。可令廚人備宴一賀花神。元帥見母高興。忙傳長爺上堂。傳諭出去。須臾回稟家讎已備。元帥與長爺扶着太夫人至熙春園中。就席即設小蓬瀛仙館。座上是岳爺與長公子更有王貴陪侍。也是太君的慈命。又請了王母左氏姑媳過來賞桂。是少夫人與小姐相陪。席設在芸香閣中。且說元帥正在奉母尋歡。忽家將入園稟道。二位張爺求見。說有話要稟元帥。只得辭了母親出園。來自崇政堂上。二張迎着打參。岳爺還禮。各各就坐。二人稟道。近日寧王遣中使到來。說是晉亭公主憶念小將們妻室。奉王命着。小將攜眷移住汴京。但小將弟兄受元帥大恩。粉身難報。何忍輕離左右。乞元帥書致寧王。容小將送眷到彼後。仍回麾下聽候差遣。公爺道。二位賢弟差矣。豈可因本帥一人。使二位夫妻分拆兩地。可暫住彼處。且免得內顧之憂。二張素知元帥善體人情。言真意摯。不

覺感激涕零。一齊答道遵命。當即辭出上馬回去。且說元帥入內途將其事稟知太夫人。太夫人笑對愛小姐道。曾石二嫂是你的好伴侶。現在不久就要到汴京去。待祖母着人接來與孫兒歡聚幾日好麼。小姐道。如此多謝太太厚愛。但不知他二人何日起程。元帥答道。只在旬日之中。太君道既然如此。快命外面備車去接。須臾家將入報道。二張夫人已到。元帥聽了就起身辭母。自回景星堂去。內中小姐少夫人早已降階出迎。同步上堂。二張夫人先與太夫人請了安。然後與蘭史麗妹一一相見。恰好左氏姑媳一同在此。慌忙上前行禮。太夫人一並讓坐。略敘寒溫。大家入席。歡談暢飲。至晚方散。從此兩日小宴。三日大宴。朝朝歡聚。夜夜清談。不覺到了起程那日。二張夫人依戀難捨。只得哭別了一番。登車而去。外間元帥設宴餞送二張。席終。二人叩辭元帥。攜着家眷自往汴京。按下不表。

又無間隙起風波。聽言冷笑哈迷豈。道由狼主自蹉跎。為何專喜忠良輩。凡有奸諛不愛他。如此苦將忠佞別。怎能奪得宋山河。昔年全勝中原日。全賴奸臣得力多。兀朮點頭運道是。果然此話不虛訛。何方尋個奸那賊。敗壞中原暗主和。當下軍師言道。這人奸險世無過。姓秦名檜真奸賊。東廟羈囚受盡磨。兀朮聞言搖手道。此奸記恨怨仇多。軍師答道無妨事。非他難敗宋山河。吾王但祇將他放。恩施格外怨消磨。再將賊婦勾搭上。使彼同心布網羅。養得權奸為我用。勝於明處動干戈。使他回國行奸計。有此一奸不用多。況且康王庸懦主。定將魚目認明珠。小人得志傷君子。怎容大將畫麟圖。聽言兀朮非常喜。此計依卿妙極乎。當下君臣商議定。立時吩咐釋奸徒。欲言辱我詞人口。不說之時事模糊。賊檜自囚三畜廁。鐵鎗鎖繫伴囚奴。任人睡罵惟低首。每到天寒凍裂脣。奸賊偷生人世上。兩餐薄粥不如豬。況他出盡千般醜。何必當初枉讀書。若說他妻王氏婦。原來三姓臭淫狐。開來愛把長舌掉。勾引諸番做丈夫。賊檜烏龜睜眼做。兩人

此時按下湯陰事。提起番邦盜賊窩。這朝兀朮宮中坐。來了軍師老怪魔。君臣相見談心曲。談起當年冰凍河。兵至中原如破竹。而今屢次倒干戈。南朝自出英雄帥。致使孤家沒奈何。欲再與師難取勝。

廉恥已全無。男盜女娼人共曉。只圖目下得歡娛。賊婆淫賤尤堪恥。身挂人皮畜不如。賣俏宣淫無顧忌。徵歌侑酒衆人呼。番奴偏愛淫娼婦。相好日多人盡夫。現世限期今始滿。一朝運轉赦奸徒。

且說哈迷蚩與兀朮議定。到了次日。他二人更換了常服。帶着三四個小番。出得宮門。來至賀蘭山下。只見一夥小番。拉着一個婦人。在那裏野合。你爭我嚷。醜態百出。不堪入目。兀朮向軍師道。某家看這婦人。好像南朝人的模樣。哈迷蚩尚未答言。那跟來的一個小番。在旁插嘴道。這就是三姓花娘。莫說小人們都領教過。就是那大小官員士農工商。莫不嫖耍過呢。兀朮道。某家看他也不過濃妝豔服。穿着好些。有甚美色。軍師喝住那小番道。少胡說些罷。難道吾那少了娘子娼婦。獨要希罕這樣一個淫婦。小番道。不瞞軍師說。聽聞同伴中講那無錫的娘子。最善奉承。你不去找他。他會自來拘搭漢子。任你千人萬人。到他那裏。他總翻應得來。所以人入中意。賺得這樣好衣裙穿呢。軍師道。如此說來。竟是個大大娼婦了。小番道。若論其本來。倒不是個娼子。就是那盜衣服秦檜的婆娘。兀朮不等小番說完。就把兩

眼一瞪。兩手亂拍。大笑哈哈的道。既是此賊的婆娘。教他來迷迷孤家。這鐵漢子看。又向哈迷蚩道。秦賊任他婆娘在外養漢。分明是個頂牌王八。開眼烏龜。孤家意欲將他這賊婆帶去宮中取樂。難道這王八敢記恨孤家麼。哈迷蚩道。只是玷辱了主公龍體。兀朮道。嫖賭場中。論甚麼貴賤。軍師分路去罷。快將他龜夫放出帶來。孤家自有道理。哈迷蚩應聲領旨。跑馬去了。兀朮大喝道。左右都兒。快把那三姓婦拖起來。令他穿好衣服。來見某家。這一聲令下。衆番奴如同潮退一般。各各閃開。當有兩個小番。牽着那淫婦。扭扭捏捏。來到兀朮馬前。跪下叩頭。兀朮道。你就是那三姓婦人秦檜的妻子麼。某家看上了你。聽說你會奉承諂媚。某家特地帶你回宮。伴伴枕席。你須格外留心侍奉。自當重重加恩。三姓婦連連叩頭答道。只是殘花敗柳。不中大王擡舉的。兀朮拍手大笑道。好好。不消多說。都兒們過來。將這婦人抱起。放在孤家馬屁股上。橫着。馱他回宮。不多時。到了宮內。兀朮升坐。忙吩咐左右。帶這賤婦入宮妝束。好前來侍宴。

且言淫婦梳妝出。上下衣裙簇簇新。玉釧金釵時尚

製。蟠龍新髻巧梳成。脂紅粉白添淫態。雖覺風流不正經。滿面堆花含蕩意。分明是個臭狐精。欲前忽退多妖媚。一種風情愛殺人。嬈嬈婷婷移步上階前。參拜外邦君。當時自喜爲奇遇。極力百般善奉承。侍宴懇勸歌豔曲。筵前獻媚酌金樽。任你鐵漢多迷惑。淫婦雖多讓此人。殿中正在調情處。報說軍師復命臨。釋放儉衣秦惡賊。階前候旨好施行。四王不避烏龜目。傳上狼心狗肺人。說是你妻生得好。孤家擡舉抱龍衾。加恩放你皆因此。重賞黃金並白金。聊作纏頭脂粉費。外加衣帽許多珍。賊槍生成無恥物。不知羞醜謝王恩。登時衣帽來穿戴。得意洋洋與十分。這會烏龜行好運。依然要把狀元稱。從今天婦擡身價。一做朝官一伴君。兀朮十分相待好。多將金帛賜奸臣。佞臣最重珠和寶。那曉爲人有五倫。且說軍師聞此事。暗思四主太忘情。如何戀此淫邪婦。國事全然不在心。賊槍原非良善輩。讒言浸潤害羣臣。小人得志偏多事。文武多官不得寧。不若吾身先下手。使他回國好安心。其時算計多停當。上殿陳言兀朮聽。吾主江山經手創。

中原土地屢交爭。今朝寵愛淫媚婦。不理朝廷軍國情。特奏吾王須振作。先差秦檜轉回程。奸臣如得操國柄。不怕中原不屬君。教彼從中爲內應。權奸誤國古及今。那時奪得江山地。天下愁無美婦人。兀朮聞言連道是。孤家恍是夢初醒。從今收拾淫邪念。整理國家大事情。言論一番方散去。次辰兀朮殿中臨。諸臣朝拜分班立。傳上鷹隼鼠眼人。兀朮問道。卿家可想回國。賊槍道。蒙狼主十分擡舉。得此恩寵。還想回去做甚。兀朮道。你知古人有言。樹高千丈。葉落歸根。卿家若想回鄉。某家差人護送你。賊槍聽了兀朮這番言語。明知不要他在外邦。又想起前次偷盜龍衣。受了多少苦楚。每每思量報仇。怎奈我那老婆與人家一意一心的那樣親密。教我何處下手。如今這報仇念頭久已不敢妄想了。只是他又催我回國待我來答他罷。便答道。四王爺若能使秦檜回國。拜掃祖墳。重見舊君。感恩不淺。兀朮道。如此甚好。但你須至五國城。求二聖的詔書。方可進得中原的關口。賊槍連聲應是。辭了兀朮來至五國城。尋着二聖。花言巧語說了一番。將墨硯紙筆投入井中。二聖就寫了詔書與他。賊槍

接了。前來回覆兀朮。這裏兀朮與三姓婦人要分別。十分不捨。兩個立誓。若日後得了中原。就立他做一貴妃。許多醜語。藪言。不堪敘述。到了臨行那日。兀朮大排筵宴。餞送一路之上。三十里一營。十里一寨。款接賊槍。夫婦安歇。在路非止一日。看看望見潞安州。小番報知兀朮。又復擺酒與二人分手。兀朮道。卿家進中原。如得了好處。休要忘了孤家。賊槍道。臣夫婦二人回國。若得好處。願把宋室江山送與狼主。兀朮道。卿家果有此心。何不對天立誓。賊槍立誓已畢。當下別了兀朮。便向潞安州一路而來。一日行至關口。與守關軍士說明了來歷。軍士報知守關總兵。吩咐放他入關。又差人送他到臨安來。不一日到了臨安城。便至午門候旨。高宗傳旨宣入。槍賊上殿奏道。二聖有詔在此。高宗聽了。便即接了詔旨。當下宣讀已畢。賊槍然後朝參。高宗降旨道。今得卿家還朝。又知二聖消息。朕躬深喜。但愛卿隨侍二聖多年。患難相同。實堪嘉獎。今封禮部尚書之職。隨朝理政。妻封二品夫人。賊槍謝恩下來。好不得意。此是紹興四年初秋之事。

賊槍謝恩忙下殿。十分榮耀喜非輕。居然頭頂烏紗帽。居然衣蟒並腰金。居然竟向朝班立。居然顯職自稱尊。真是江山該晦氣。高宗失德誤蒼生。朝中有了羣奸輩。日月無光天地昏。此日散朝無別事。且言王帥聚諸軍。節逢霜降須經武。操演合營大小兵。五鼓升廳齊將士。人人盔甲要鮮明。點名獨少苗劉將。便喚旂牌傳彼臨。數次傳呼皆不到。回稱二將不聞身。早間奉旨西山去。打獵原遵王命行。王帥聞言無別語。當時且自理軍情。看操事畢三軍散。打道回歸本衙門。行近衆安橋一座。忽逢苗傅二人臨。途中撞見難迴避。閃在旁邊不作聲。賊子心虛終畏怯。渾身不覺戰兢兢。王淵馬上越加怒。傳上苗劉兩個人。二賊當時無可辯。上前打拱禮深深。王淵喝道何無禮。太把營規看得輕。膽大匹夫難曲怨。須知軍法不容情。一聲令下軍兵奉。扯倒苗劉二將身。當下要將軍棍責。二人跪着苦求恩。王淵只好將他釋。手指雙奸罵不停。數說一番回馬去。苗劉今日愧難名。當場出此非常醜。上馬同回恨不平。一路思量難忍受。惱羞成怒怨殊深。二人路上同商議。怎把王淵仇恨伸。不若去尋秦禮部。

求他畫策共同心。當時議定齊稱妙。勒馬行來槍賊門。

當時苗劉二賊來至賊槍處見禮已畢。各各坐下。賊槍見二人怒氣不息。遂先開言動問二人道。不要說起王淵這老賊欺人太甚。遂將方纔受辱之事。訴了一遍。賊槍道。如此說來。真令人代抱不平。王淵這老賊目中竟無二位都督了。難道罷了不成。二人道。正要與阿哥商議報仇之計。賊槍道。若要報仇。這有何難。乘他無備。今夜點起二位部下的兵將王淵的衙門圍住。殺他個盡絕。就報了仇了。那庸懦之君。難道敢替他出頭麼。若果有甚言語。將他一並拘住。不怕滿朝文武。誰個敢與我們作對。那時權柄在手。就圖大事。有何不可。二人搖首道。若殺王淵便易。要捉康王。有些礙難。你可曉得武昌開國公岳某的利害麼。他若知道。前來討罪。我們不是他的對手。不但大事不成。反要送了性命。賊槍道。我在外邦。也聽得番人說他的利害。人人畏服。但聞他因諫章不准。退居林下。未必來管朝中之事。怕不得這許多。古來說得好。膽大百事可為。似這等畏首畏尾。幹得出甚事業。說得二人性起道。事不宜遲。就是今晚約定動

手便了。

三賊當時商議定。暗傳號令把兇行。初更圍了王淵府。一片殺聲震地驚。劍戟刀鎗光耀目。逢人便殺不留情。可憐好個王元帥。被害一朝死不明。一門九十多了口。玉石不分盡喪身。倉卒之間無准備。未曾走脫一殘生。三奸好不心歡喜。搶擄金銀並寶珍。滿載而歸添銳氣。殺人不片時辰。三奸計點諸多物。一半勞軍一半分。當下苗劉同慮道。仇雖報了尚擔心。倘然天子雷霆怒。擅殺王淵罪不輕。賊槍呵呵連冷笑。都爺二位太無能。既然有膽將人殺。怕甚康王無道君。待我殿前將彼見。加些兇勢嚇他身。他知進退猶還可。若有他言即動兵。殺進金鑾誰敢阻。教他認認我三人。苗劉言道誠如此。妙計即當照樣行。果是阿哥才智好。這纔不媿狀元稱。當時賊槍誇張道。社稷難逃吾掌心。次早上朝來奏帝。苗劉二將擅稱兵。報仇殺了王元帥。畏罪難安反側心。吾主若然窮究治。恐他事急逞兇橫。微臣業已頻開導。靜候吾王旨意行。聞表高宗心無主。龍顏失色汗淋淋。暗思朝內諸文武。保駕扶王

却少人。賊黨全然無忌憚。爲君只得順臣行。當時
忍耐免追究。轉把良言慰賊人。賊槍見王生恐懼。
退朝不覺喜欣欣。王淵枉喪賊臣手。國政紛紛賊勢
橫。文武滿朝忠義少。素餐尸位只全身。趙公首相
身多疾。三賊同謀任彼行。只少謀王登寶位。意中
因懼岳功臣。而今雖已居林下。奸黨聞名尙戰兢。
住表臨安顛倒事。回書開國府中情。適逢秋景茶英
會。設宴園中奉太君。佳色滿園添雅興。澹然籬菊
闌精神。岳爺奉母親臨玩。三徑幽香撲鼻芬。元帥
秋英親奉母。玉人吏酒奉嚴親。太君坐上微微笑。
看着岳爺說事因。便遇鱗鴻傳一信。囑言媳婦早回
程。只因孫媳占熊夢。早晚歸來好抱孫。舊約尋梅
難等待。只言我意望他臨。聞言元帥稱遵命。把酒
同心遠憶人。爲採茶英增別感。一樽愁對九秋深。
須臾席散同歸內。獻盡慇懃慰母心。少刻麗姝蘭史
到。更兼公子亦來臨。岳爺見衆娛親樂。得暇方纔
退出廳。左右早將香墨研。拈毫揮翰筆不停。鸞牋
一幅遙相寄。綺語深情海樣深。封固書函專快馬。
南陽千里速投呈。寶舟早備迎仙侶。遙盼江干錦旆

臨。傳上家丁吩咐去。明辰整備接夫人。事完仍至
慈親舍。遂把方纔事稟明。現已備舟前往接。看來
媳婦卽回程。太夫人聽心歡喜。談敘多時始寢身。
從此諸人同屈指。朝朝暮暮盼歸旌。西風擺捲秋光
老。時節忽忽又小春。後事如何容後表。請從下卷
聽分明。

第四十一回

雲公子迎養慰慈儻 岳少保離神證仙果

却說李公自從接了愛女歸來。又見了雷霆兩個外孫。喜之不勝。遂擇了吉日。將李漣繼嗣過來。就與他娶了顏姓之女為媳。一番熱鬧。自不必說。時值重陽佳節。却是黃道吉日。便將靈爺拜在李漣夫婦膝下。真是玉樹芝蘭。庭階呈瑞。頗慰李公暮景。湯陰書信頻通。國夫人見父親精神矍鑠。又看兄弟夫婦頗知孝養。甚為喜慰。不知不覺。又值小春時節。這日國夫人正在陪侍父親。在堂前閒話。忽見侍人入堂。奉上信物道。河南姑老爺差人備舟來迎小姐回府。舟泊岸口。那家人說罷。將信物遞入小鬟手中。轉呈國夫人拆看。原來太夫人有命。催促速歸。帆別無他事。頓覺心慰。遂將來書呈上。父親。李公接來看了一遍。笑說道。怎麼不等尋梅之約。便來迎送呢。國夫人笑而不答。李公又笑道。吾兒去也不去。可作速覆命。國夫人道。望大人作主便了。

李公坐上微微笑。便乃開言說事因。姑命吾兒須謹

奉。言來兩處盡尊人。歸寧屈指經三月。未免東床太冷清。戎馬多年勤國事。而今方得暫歸林。兒今在此趨庭樂。琴瑟何堪兩地分。况且慈姑須侍奉。豈因為父廢晨昏。他今年少居高爵。紅錦幃中無二人。德配無雙情義重。英雄蓋世實超羣。兒當得福須知福。凡事還須順彼行。尤幸芝蘭多繞膝。桐枝獻瑞又添孫。吾兒大好家庭樂。莫戀桑榆白髮親。漣弟夫妻能養老。膝前有彼奉晨昏。吾兒好去將姑奉。兩地平安寄信音。當下夫人開父語。牽衣不忍別椿庭。李公吩咐排家讖。餞送嬌兒明日行。李漣顏氏來堂上。不忍分離姐姐身。雙雙同進葡萄酒。一種離懷不自禁。一夜不眠同話別。來辰別父把舟登。李公厚賜諸孫禮。款待隨行一衆人。只聽鳴鑼升號礮。錦帆風順出河濱。國夫人坐船牕下。回望南陽帳白雲。且喜嚴親猶矍鑠。年雖高邁有精神。更欣弟婦稱賢淑。夫婦承歡善孝親。此次瞻依雖未久。離懷稍釋憶親心。行程一路閒憑眺。江上芙蓉似錦城。夜泊早行非一日。錦帆無恙順風輕。只因遵奉岳爺命。緩緩而行不趕程。大小坐船惟四號。

每逢停泊共留心。沿途關鎮官迎接。計程已到相州城。當時報入岳爺府。寶馬香車岸上迎。諸將排班齊隊伍。雲爺坐馬逐慈旌。公爺崇政堂前候。兒媳新妝接大人。當下夫人移步進。內堂參見太君身。太君暗媳非常喜。言道吾兒免禮文。禮畢夫人重問候。回頭又見岳軍門。輕籠翠袖深施禮。元帥還施禮數殷。蘭史麗姝姑嫂上。花枝招展拜埃塵。夫人玉手親攬起。囑咐嬌兒善養神。坐上太君微一笑。低聲說向國夫人。

太君道。這幾日我皆不容他出堂。命他不必晨昏定省。因見我兒初到。他必欲出來一迎。國夫人回對麗姝道。你當謹遵祖慈之命。凡事保重身體。切勿過勞爲是。少夫人只得從命告辭。轉回瑞麟。不表。太君又向國夫人告述。王姨母月前被二張夫人接去。王弟妹因冬間要分娩。亦移居汴京去了。正說之間。有老僕入簾稟道。牛夫人差人來與夫人候安。因元帥大駕在內。不敢造次。驚動。改日親來候安。國夫人傳言致謝。檢點歸裝。少頃已是初更時候。太君元帥命排家讌。就在聚錦堂中替國夫人洗塵。元帥又命雲公子同諸弟在景星堂設宴。

款待隨行將士。並犒賞軍兵。內外乘燭開筵。盡歡而罷。此宵情景言難罄。美滿華堂富貴春。迎得夫人歸府第。一門歡樂倍精神。芙蓉秋老清江畔。湖山石畔水仙生。凌波仙子初呈瑞。點綴庭階滿日新。一縷幽香添雅趣。西風颯颯透簾旌。正值初冬黃道日。文昌宮裏降文星。少夫人坐紅綾帳。獨自慵妝擁錦衾。堂上夫人知此事。忙忙移步瑞麟廳。產麟在即殊深幸。囑咐嬌兒要自珍。傳示房中諸婢僕。小心服役莫粗心。須臾又至慈親舍。孫媳臨盆事稟明。大郡聞知無限喜。命將各物早調停。夫人心念嬌嬌媳。又復回達至瑞麟。聚錦堂中元帥在。言談伴母候佳音。忽聞嘹唳鳴仙樂。天霽雲開瑞藹榮。恰好雲爺移步至。侍人報喜進中廳。石麟適已從天降。太郡顏開喜不勝。祖德天恩同庇覆。含飴今又抱重孫。夫人元帥皆欣慰。率領諸孫賀祖親。佳氣充闔蘭玉盛。一門歡賀幾會停。當時取出紅綾帛。太郡欣然笑命名。元帥拈毫承母命。取名岳甫特書綾。長成異日非凡器。文武雙全伴聖君。美繼鳳毛膺顯職。功臣後裔亦名臣。後言慢表言當日。太郡夫人

讀好名。笑容扯過雲公子。道孫爲父尙兒身。從今須學嚴親樣。莫做嬰孩要老成。岳爺坐上微微笑。便向慈親說事因。此子生來頑性重。老成却不似雷孫。太君坐上難禁笑。道言你莫罪他身。天真爛漫原難得。赤子之心未改更。若與雷孫相並論。兩人各有近人情。岳爺一笑言稱是。家將登堂稟事因。文武各官齊至賀。請爺就此出花廳。太君當下言稍待。先要家祠謝祖靈。元帥應聲稱領命。焚香點燭禮先人。然後錦堂辭母出。手扶玉帶下階庭。當時接見諸文武。酬應一番始轉身。恰好夫人在坐。細陳孫貌太君聽。異香滿室氤氳氣。啼聲宏亮目如星。太君聽得非常喜。笑看公爺對媳云。昔日你夫生降候。異香一月尙溫存。而今衣紫腰橫玉。執掌軍符管萬民。他日重孫能繼美。吾家祖德應隆興。夫人含笑言稱是。能及相公有幾人。元帥笑言卿過獎。太君說笑是開心。錦堂正在歡談處。四人公子問安臨。岳爺命坐同言笑。太君坐上喚雲孫。快轉瑞麟堂內去。不須在此談閒文。長爺心念同心侶。一承祖命即抽身。太君又問夫人道。陪伴孫媳情甚

人。答道雲孫曾在彼。有他伴嫂瑞麟廳。少時公子三人退。來了仙姿月闕人。走近生身嚴父側。太君含笑問雲孫。姪兒却像誰模樣。一一詳明說我聽。玉人回語重韓道。新姪姿容玉琢成。眉目清靈多秀美。面龐好似長兄身。此時安臥羅幃內。嫂嫂安然喜不勝。太君聽說歡無限。急欲親身看一巡。元帥笑容同母道。慈親尙請養精神。三朝再把重孫看。此際更深恐露侵。太郡依言安坐下。笑談不覺已三更。公爺奉母還安寢。悄放銷金覆錦衾。方纔退坐沈香榻。靜候親身臥已寧。輕揭羅幃重看母。輕輕退步出房門。將言吩咐輪班婢。預備香茗把火溫。只爲太君添興致。席間飲酒已多巡。公爺故此頻諄囑。侍婢同聲把命遵。元帥方纔移步去。錦屏轉過至葵寧。夫人恰好將妝卸。雅淡豐姿畫不成。靜坐無言情默默。滿堂燈燭十分明。見公行近懇勸接。聯步同歸臥室門。元帥低言休若此。勞卿玉體怎安心。卿身有娠宜珍衛。豈可寒天坐夜深。言罷夫人微笑。一同歸坐飲香茗。水仙花好香頻送。寶鼎香添火尙溫。良夜迢迢更漏永。花枝映月上窗櫺。

重簾繡幃層層密。尚覺深宵涼意深。公爺解帶更衣畢。仙侶同歸錦繡衾。左右侍人皆退出。輕輕掩上月宮門。岳爺不待晨雞唱。心念慈親早起身。步入寢門來問寢。太君却好夢初醒。公爺揭帳呼慈母。昨晚親身睡可寧。答道甚安無別恙。吾兒早起太勞神。現今天氣朝寒重。莫把身軀看得輕。便命床沿來坐下。閑談良久始天明。

當時元帥陪着太夫人言談了一會。天色已曙。國夫人方纔過來問安。須臾合家人齊至太夫人前請早安。太夫人一一命坐。此日無話到了三朝。元帥府中大排喜宴。款待各文武官及麾下將士。至戚好友。太夫人更爲歡喜。扶着雲雷兩公子來至瑞麟堂。國夫人率領小姐。早在寢室等候。諸事預備停當。請太夫人看甫郎洗三。當時抱出帳來。就在紅錦幃中。用香湯洗浴。然後換上錦衣。國夫人抱入手中。轉遞太夫人懷內。太君接過觀看。喜得眉花眼笑。回頭對國夫人道。此兒頗類他祖父兒時模樣。夫人笑應。遂將喜果喜蛋各處分送。忙了一日。方纔事畢。正值上燈時候。太君同着國夫人。又至牀前看視少夫人。談了幾句。恐他勞神。又囑咐他靜養。方

纔回至錦堂。元帥早在階前等候。親自攙扶太夫人入內。太夫人向元帥說起曾孫體貌。宛若吾兒幼時模樣。元帥正欲與母言談。只見家人入堂。呈上書札。稟稱寧王差使費呈禮物在外。爲爺叩喜。元帥出外款待來使。直至初更時分。方回至內堂。

公爺奉母歸房內。閑談良久始安身。長爺兄弟同趨內。安候嚴慈二大人。禮畢諸人仍退出。雲爺回轉瑞麟門。少夫人坐紅綾帳。手抱麒麟掌上珍。半挂金鈎鸞被擁。宛如送子坐觀音。乳娘婢子牀前立。紅燭銀燈分外明。一見雲爺來入內。齊齊退立兩旁。長爺走近牙牀坐。接抱嬌兒喜稱心。吩咐諸人齊退出。佳人並坐笑言頻。因言祖母連連贊。甫兒容肖父親身。長成定是非常器。福慧如卿有幾人。少夫人聽微微笑。漫啓硃唇答岳君。儂雖美滿無他慮。惟念山東母氏門。記得臨行分別苦。天涯地角會莫能。生身罔極何曾報。吾母惟生我一人。每憶慈親腸欲斷。愧儂不孝遠離親。只因堂上慈恩厚。不便君前瑣瑣陳。聽罷佳人言排側。長爺答道好商行。來朝我稟重韓曉。請命專迎岳母臨。兄嫂一同

迎到此。與卿歡聚樂天倫。分爲半子應如此。始信愚夫不負卿。當下麗姝含笑答。感君情義重千鈞。未知堂上能依否。更有重慈可應承。閒語雲爺安慰道。卿休過慮事包成。大人最重重韓命。凡有言詞必奉行。待我來朝求祖母。祖慈最善體人情。言時笑挽鴛鴦侶。低說來晨再會卿。鞏少夫人言請便。長爺一笑別佳人。回至西房歸帳臥。天孫遙隔兩重門。來朝不待紅輪現。早向牙牀便起身。束帶整冠來內室。笑同仙侶說原因。愚夫昨夜何曾睡。特爲卿家去懇情。口中言笑回身去。行至中庭始啓門。揭簾步進重韓室。太郡床中正擁衾。見了孫兒忙動問。重孫乖否夜安寧。長爺答道安無恙。上告重慈好放心。但是孫今有一事。特求太母善言成。遂將昨日情由達。太郡含歡便應承。道是吾孫須早說。孫教孫媳苦思親。爾親最重人倫孝。告彼當能照允行。當下長爺忙叩謝。岳爺候母適來臨。一時轉覺難迴避。只得迎前喚大人。太郡當時難忍笑。長爺退出錦堂門。公爺會得其中意。因向慈親問事因。還望慈親明示下。孫兒有甚事求親。太君命坐英雄

帥。笑把孫言細說明。孫欲山西迎岳母。吾兒意下若何論。公爺回語慈親道。草木猶存孺慕心。兒媳既然思母切。正當迎養奉晨昏。慈親下愛全其孝。此事兒當把命遵。但是此際隆冬風雪夜。怎能跋涉遣諸人。還須等待春初候。方好長途遣使迎。太郡點頭言道善。周詳體貼順人情。房中正在言談際。恰好夫人自外臨。太郡忙將前事告。夫人笑允無多云。且言媳婦真難得。未露愁容濕淚痕。太郡也稱孫媳好。恭容德性果堪稱。少時傳上雲公子。太郡因言父應承。快去傳言孫媳曉。春初遣使接伊親。長爺當下非常喜。即便回身往瑞麟。偷看生身殿父面。春風藹藹笑容生。此時心下歡無限。忙報佳人好放心。端候春初迎鞏母。歡欣盼望不須云。甫郎不覺逢彌月。湯餅筵開戚友臨。元帥府中添喜色。門前車馬幾曾停。無人不讚麒麟子。稱賀功臣後代興。三日華筵方散客。時光苒苒又當春。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又過了尋梅勝景。早見春光明媚。春日融和爆竹聲中。又云改歲。這日正值元旦令節。元帥府中長幼上下諸人。循例慶賀。大開東閣。

聚集一班將士宴飲。內堂亦開筵宴。不必細表。過了數日。元帥稟知太夫人。差人到山東。接取鞏母。又命長爺寫了書信。並備川資衣物。帶去。當下點齊交付差人。少夫人另裝了一箱衣裙首飾之類。一併交其帶去。國夫人因鞏母姑媳二人。皆是女流。途中恐有不便。特派女僕二名隨去。以便來時服役。當下打發就道。誰知鞏世馨。早經接着長爺手書。不待開春。早將家務摒擋。一切託付本家照管。同了妻子。奉着嗣母。望湯陰進發。這邊家將却在半路遇着。合路而行。到得湯陰地界。早有人報入元帥府中。太君國夫人聞之甚喜。一面命長公子出郭迎接。一面吩咐廚中擺宴伺候。

夫人料理多齊備。應用諸般盡現成。只因重愛嬌兒媳。堂上尊人。不惜金。當下麗姝知母到。新妝豔服出堂迎。太君笑語嬌孫媳。爾母接來可慰心。此際少夫人喜甚。心雖感激轉難云。中堂正在言談際。外廂報道客來臨。夫人傳命開門接。步進親家鞏院君。見禮方完謙遜坐。太君接待甚殷勤。麗姝拜見生身母。悲喜交加兩不禁。坐上夫人呼小姐。令他拜見鞏安人。張氏起身稱不敢。慌忙扶住貴千金。

疑眸快靚神仙貌。不覺當時出了神。國色天姿真絕代。佳人容貌畫難成。柳眉淡淡春山色。秀目盈盈秋水清。口似櫻桃膚似玉。新梳寶髻髮如雲。翠翹金鳳蓮花瓣。綽約仙姿更出羣。衫着春羅時樣好。裙拖百蝶佩金鈴。飄飄繡帶雲肩罩。步步金蓮不染塵。疑是瑤池仙子下。塵寰不信有斯人。若將吾女來相比。寓目難將上下分。鞏母呆呆看不厭。被太君遜茶一笑始收神。太君當下來吩咐。抱出重孫掌上珍。親手接來懷抱裏。笑云見見外婆身。當時鞏母生歡悅。忙贈甥孫見面金。贊羨太君真有福。盈庭蘭桂茂森森。互相抱看孫公子。少刻堂中宴已陳。款待新親情意重。再三遜坐鞏安人。珍饈美味羅列滿。特爲接風並洗塵。燈燭輝煌如白晝。錦屏繡幙列層層。侍人左右排班立。玉盞金樽把酒行。更有輕歌兼妙曲。筵前逸響遏行雲。花梢月上筵方散。列坐堂中早獻茗。主客周旋多款洽。當時促膝共談心。言時已是初更後。張氏安人站起身。道謝筵賢主誼。上前深謝太夫人。慇懃作別將階下。太那親身送出庭。當下夫人偕兒媳。一同引送至松筠。

房中鋪設多停當。安置親家鞏院君。張氏姑娘同致謝。俱云勞駕並操心。夫人答道休嫌慢。至感何須如此云。

當時夫人又與鞏母坐談了一會。方纔告辭而去。留下少夫人陪母少敘別情。鞏母正在母女談心。却好長爺同着鞏世馨入內。張氏見了女婿。好不歡喜。忙忙遜坐。談至更深。方纔散去。各歸寢室。不必細表。

從今鞏母松筠任。母女相逢各遂心。鞏少夫人猶美滿。重韓姑舅得歡心。承歡餘暇即依母。聚首天倫樂事真。更有雲爺能體貼。夫妻好合侍晨昏。世馨奉母同依傍。早晚雲爺善待承。郎舅二人如手足。兄弟歡聚雁同羣。公爺堂上依慈母。曲譜南陔樂事真。公懷曠達兼仁厚。下愛諸兒一體恩。家庭不動

嚴聲色。鶴鶴春風和氣生。正值元宵佳節至。照春園內徧張燈。鶴鶴廳上排家宴。元帥稱觴奉老親。少刻金烏西墜去。又看玉兔自東昇。捲簾却喜春光好。忽見祥雲集錦庭。元帥與親同仰望。紅光一片罩葵寧。須臾婢僕齊齊至。叩賀公爺並太君。稟報適纔公子降。夫人錦帳喜身輕。聞言太郡非常喜。

家運興隆祖德深。笑願英雄元帥道。果然獨子滿堂孫。公爺無語微微笑。忙起更衣謝祖靈。丈二紅綾鋪玉案。公爺請母賜兒名。太君拈筆忙揮就。岳震為名第四孫。書罷遞交元帥手。慈容含笑說原因。燕山五桂人爭羨。惟願吾兒繼古人。元帥聞言忙謝母。箕裘有代賴慈親。後來岳震賢公子。繼起家聲作世臣。宋主孝宗登大寶。義忠侯爵賜將軍。文能把筆安天下。武可提刀致太平。不愧忠臣賢後裔。山川靈秀特鍾成。詞中慢表閑文事。且表當時帥府情。遠近親朋知此事。紛紛雲集賀添丁。筵開湯餅迎賓客。寶馬香車次第臨。過了三朝兼滿月。賓筵始罷略消停。夫人生產經彌月。這日臨妝整玉神。一種花容仍似舊。淡妝螺髻遠山青。侍人左右排班立。奉上冠裳次第更。少頃少夫人已到。並偕小姐至葵寧。近前安候慈親畢。伺候夫人共起身。聚錦堂中參太郡。十分喜慰太夫人。乳娘抱上新公子。太郡接來愛若珍。細看孫兒容貌好。粉裝玉琢自成。欣然笑對夫人道。且喜諸孫雁序成。昔日他親惟獨立。並無諸弟與諸昆。夫人一笑言稱是。正值

公爺入內庭。太郡抱孫添喜色。呼笑元帥看兒身。因言你看嬌孫貌。長成必肖憲郎君。公爺回看張公子。道弟安能步後塵。品學兼優懷大器。英雄儒雅性聰明。夫人太郡皆稱是。生子如斯足稱心。談笑多時方住語。三人公子出中庭。長爺自轉東廳去。却好佳人坐待親。一見夫來忙起立。輕移蓮步近前迎。鞏母笑容忙命坐。嬌兒佳婿共談心。長爺偶述交征際。日夕無違受盡辛。當下麗姝微一笑。從容啓口問夫君。大人帷幄雄師衆。威鎮華夷神鬼驚。百萬金兵皆膽落。無人不畏岳家軍。料親怎樣威嚴重。豈知儒雅勝文臣。春風霽靄慈祥態。不見親容有怒形。雲爺未及回言答。鞏母開言贊不停。令尊定是天星降。緯武經文第一人。氣度寬宏仁且厚。品高位大不驕矜。長爺含笑將言答。大人仁德本天生。軍中何等疑難事。妙算神機智更深。寬猛並施人盡服。禮賢下士善知人。爲兒有幸叨慈蔭。如此嚴親何處尋。鞏母麗姝同道是。言談不覺日西沈。當時長爺吩咐開宴。留岳母同飲。直至月過花梢方纔撤席。長爺親送張氏院君歸松筠堂去。坐談良久方回。

寢室不表。且說岳元帥退歸林泉以來。奉親餘暇。訓課諸子。習文演武。部下將士各娶妻室。皆有子息。只因元帥寬厚謙仁。鄉居不用軍禮。只容朔望一參。元帥屢次命諸將出山就職。誰知他等立意終身依傍元帥。不願爲官。元帥不能相強。只好由各人自便。這也不在話下。惟有元帥事母視膳問寢。旦夕承歡。服勞奉養之際。真是體貼入微。凡是太夫人一舉一動。元帥無不着意留心。這日元帥入房。却見太君晝寢。不覺吃驚。忙至床前。輕揭錦帳。正欲動問安否。却好太夫人坐起。向元帥道。適纔爲娘的覺得似夢非夢。見一對童男女手執長旛。向前說道。請太夫人升位。恍惚間不見兩個童子。此時覺得身嬾神倦。想吾年已過古稀。足慰吾兒孝養之心。死無遺憾。惟願吾兒盡忠報國。名垂青史。吾願足矣。又向雲爺道。吾孫善體親心。言至此。溘然長逝。那元帥忽聞母言。只嚇得一言不能出口。心如刀刺箭攢。幾乎倒去。早有合家人衆圍聚在房。只覺得異香滿室。隱隱聞有仙樂之音。正值天上蟠桃大會。却好瑤池逢勝會。太君證果正飛昇。空中仙樂頻頻奏。鶴駕鸞驂辭世塵。巾幗完人千古少。福全德備

兩堪稱。降生武穆非常傑。福國王封聖母尊。上壽已登仙府籍。人間極品太夫人。今朝撒手歸天界。哭壞扶王保國臣。雙舒袍袖將親捧。注目慈顏已失真。悲慟一聲鮮血吐。霎時暈去岳軍門。旁邊雲憲雙公子。趕急扶持抱大人。當下舉家皆失措。驚惶無計怎調停。忙移交椅扶公坐。英姿失色手如冰。金樽呈上人參露。用匙輕輕送入唇。此時嚇壞諸公子。夫人率眾放悲聲。相呼相喚多時久。氣透三關漸漸醒。痛哭金萱成永訣。願隨鶴駕不欲生。悲時鮮血頻頻吐。幾次昏沈痛倒塵。當下諸人無可奈。憐生慟死兩傷心。中堂料理成喪事。棺槨衣衾件件精。帥府開喪非小可。哀榮景象不須云。岳爺悲慟無朝夕。水米何曾肯上唇。世事全拋惟乞死。可憐憔悴俊豐神。太君成殮停靈日。傷盡岳爺純孝心。見棺藏却慈親體。刀刺丹心痛不禁。大叫一聲昏絕去。魂靈飄渺體如冰。衆人忙把公身扶。抱上牙牀寶帳門。臥倒衾中雙目瞑。奄奄一息已無聲。帳前諸將都傷感。哭倒夫人大衆們。團圍圍定岳爺體。面面相窺淚濕襟。忙把參湯來灌救。牙關緊閉不沾

唇。在房人衆渾無策。個個思量把主殉。細看公顏如睡着。依稀入夢太沈沈。相呼相喚無聲息。恨少靈丹乞再生。勢已瀕危人之術。豈知忠孝格天神。此時暫按人寰事。聽表蓬萊悟道因。却說當初天星下降二年之事。水泛湯陰。合郡生靈。同遭大劫。這也是天數難逃。非人力可挽。那時有一位仙長陳搏老祖。一生好睡。他本是在睡中得道的神仙。世人不曉得。只說是陳搏一睡千年。那日老祖正在雲床打坐。來了清風明月二童子。大驚小怪。喚醒師父道。不好了。水漲湯陰。白浪滔天。宋室江山休矣。老祖一聽此言。掘指一算道。幸而功臣無恙。說罷起身。走出洞門口。一看叫聲阿呀。岳尊人有失。他年功臣歸界之日。教山人有何面目相見。慌忙駕動雲頭。飛奔來到相州。正值岳公遇水災的時節。老祖就使起法術。忽地一陣仙風。早將岳公攝登道岸。岳公眼前忽見一對仙童手執長旛寶蓋。冉冉而來。口稱奉陳搏老祖之命。特來迎請岳仙尊歸登道山。此時岳公恍恍惚惚。身不由己。隨着二童子來至一個所在。抬頭一看。却見一座洞府上邊橫着一塊匾額。大書流雲洞府四個大字。早有一位仙官

走將出來。拱手說道。道友久違了。岳公一聽此言。恍然大悟。欠身答禮道。不想相會却在今日。不覺慘形於色。老祖也不答言。便喚明月過來。快奉一盞醒世湯來。爲岳仙尊一洗塵俗。少時明月走上。手捧碧玉樽道。師父湯有了。老祖接過手中。向岳公道。道友請先飲此湯。山人說一段因果與道友聽。便知端倪。岳公接杯稱謝。一飲而盡。只覺清香撲鼻。頓覺心地光明洞澈。所謂世事全拋無掛礙。此心惟有道忘言。即時立起身來。稽首道。深感仙師救度。不知有何因果。尙乞指示迷途。老祖道。道友且坐聽山人道來。

當時老祖從頭講。說起那保全宋室大功臣。漢時唐代會臨世。忠義雙全有美名。豈意英雄心未已。重臨下界建奇勳。一生忠孝全名節。旋轉乾坤第一人。氣壯山河心並日。千秋模範仰神靈。君家善氣冲霄漢。故遣天星降善門。我與他知己同心稱莫逆。知他純孝異常人。君今積善登仙籍。故此相援證善因。此是山人開洞府。請君暫歇候天綸。岳公領略仙師語。謝却塵凡兒女情。未卽登天朝玉闕。雲遊洞府樂長生。雖然人世仙凡隔。常向家園探故人。

只因元帥非常德。忠孝雙全感帝庭。善氣祥光流澤遠。岳門九祖盡超昇。岳公冠冕承天詔。仙府昇居號紫雲。岳太夫人能訓子。一生好善本慈心。功圓行滿歸天府。仙府團圓不老春。瑤池玉闕雖然好。怎慰賢王純孝心。一片孝思天地感。星官仙長盡心驚。紫雲仙府羣仙聚。籌思善策救功臣。陳仙座上開言道。何如請轉太夫人。籌添海屋全純孝。遂了功臣孺慕心。太白星君言不可。諸仙洗耳聽余陳。宋世已衰多事故。安邦定國賴斯人。奈何此際悲思過。神散軀頹一息存。異日蒼生何所仰。他年水寇怎能平。功臣有失如何好。壞了高宗萬里城。吾神思一安全策。回天還仗岳仙尊。使他父子今相會。人天久隔慰離情。瑤池現有還丹在。起死回生賴此珍。引得功臣來此地。將他開導節悲心。星官正在言談處。忽見陳搏搖首云。說是星官愛宋室。爲君心重不憐臣。賢王忠孝皆雙絕。領袖千秋第一人。孝感動天何以慰。思親遺憾百年深。私心偏護高宗帝。也合人寰降一巡。太白笑言何所見。仙師未語嘆連聲。因說這奸臣當國朝綱壞。烏盡弓藏古有云。

誤國權奸專蔽主。怎容大將把功成。終弄得精忠
喪在權奸手。那時節落得人人抱不平。聞語衆仙齊
點首。忽傳玉帝降綸音。要知玉旨如何示。下卷詞
中再表明。

第四十二回

擒叛臣虎將勤王 召良帥賢后賜旌

卻說衆仙紛紜議論之際。早有值日功曹來至仙府。傳呼玉帝有旨。宣召太白星君。速速前去。那星君聞召。登時赴闕去了。不多時。星君轉回。笑盈盈的向衆仙道。我言何如。衆仙齊上前讓道。快請坐了。將緣由告知我們。星君遂將大宋開國君在玉帝台前陳請。乞保基業。一十八帝之數。現今玉帝准奏。命吾傳諭岳仙尊。速速前去。救起功臣。方能保全宋室江山。以延統緒。他日功行圓滿。自然萬古流芳。請岳仙尊就此一行。早來覆旨。言罷各散。不表。且說岳元帥孝思純篤。傷痛過度。又兼連日嘔血。水漿不曾入口。神氣業已耗散。今見太夫人棺殮。不能再見慈親之面。不禁大慟一聲。登時暈絕倒地。只覺得神魂離身。縹緲恍惚之際。見有一個青袍使者。遠遠迎來。稟稱奉紫雲仙府尊君之命。請元帥速去相會。岳爺正在遲疑欲問。忽見半空中飛下一物。似鸞非鸞。是鳳非鳳。落在元帥足下。轉瞬間已將元帥駝在背

上騰空而起。不多時。到了紫雲仙府殿前。方將元帥歇下。只聽得樂奏鈞天。早有排班侍女來至階下。請元帥入殿。岳爺相隨。仙女引至內殿。舉目處只見太夫人同着一位仙長並肩而坐。元帥當下恍然大悟。一時間悲喜交集。上前數步。俯伏在二親膝下。叫一聲大人母親。不覺傷感起來。紫雲仙君與太夫人左右攙扶元帥起身。一面撫慰道。吾兒且免悲傷。起來坐了。方好說話。元帥遵命起身。側坐一旁。

當下仙君呼玉女。還丹調入紫霞樽。福國夫人親手賜。道云卻病滌煩惱。岳爺接盞將親謝。一飲而乾。撲鼻芬。頓覺心胸清且爽。精神如舊體安寧。岳公細述當初事。陳仙相救至流雲。因兒功德蒙天鑒。岳門九祖盡飛昇。爾母同余居此府。逍遙極樂勝凡塵。兒當盡力忠王事。莫負慈親刺字心。從今不必悲風木。善保扶王定國身。功成圓滿歸天界。玉闕相依近二親。那時不負余心望。忠孝一門萬代欽。言完即命仙班使。速送公爺返本真。襟懷淡淡仙尊意。戀戀難分元帥情。上前牽住金萱袖。傷心正欲話殷懃。二仙不覺含笑。道大臣猶似小孩形。元

戎任重居高位。情致如斯怎服人。若再遲遲身不去。必然就誤國家情。言時使個花花手。推倒公爺臥地塵。登時驚醒擡秋水。床前環立闔家人。燈獨輝煌任漏永。回思夢境尚分明。體中雖覺無他恙。十分神倦倚鸞衾。在房人衆非常喜。到此人人盡放心。各廟拈香來頂禮。謝天謝地謝神明。夫人此際蘭心定。金杯親自奉參苓。輕言細語頻寬解。費盡同心綺旋情。公爺難卻夫人意。強把參湯略上脣。只因夢奉椿萱訓。不敢輕生負二親。痛背椿庭三十載。何嘗一日釋哀情。今日竟向瑤池會。知親仙府是飛昇。孝思稍慰賢王意。一夢依稀證善因。曹女尋屍當日事。英雄兒女古猶今。無言輾轉頻思忖。情景依然記得真。少頃相州文共武。各官探候集轅門。知公三鼓神歸體。天相吉人額手稱。長爺謝送諸官去。床前來做侍親人。諸將輪流求進食。岳爺勉強順人心。次朝必欲將身起。日夕無違伴母靈。公子諸人無可奈。不離左右奉嚴親。岳爺哀憫何曾釋。英姿瘦比鶴同清。幸而夢服還丹後。鮮紅不吐少昏沈。開喪卜葬皆依禮。事死如生孝子心。只因少

保勳名重。各省相知遣弔臨。更有城中文共武。無人不敬太夫人。寧王遣使遙臨弔。天子褒嘉賜葬金。福國皇封加太郡。遣官代祭慰功臣。九日開喪封墓畢。佳城永鎮相州城。岳爺廬墓依親側。不改生前孺慕深。長爺率領諸兄弟。齊住墳堂伴大人。家事憲爺歸獨掌。煩心更覺冷清清。閑時惟把書消遣。屢屢親身至墓塋。此日岳爺身略可。命兒隨塔轉家庭。雲爺不敢違親意。雙雙拜辭共回程。歸來帥府申牌後。葵寧堂上見慈親。稟稱分任家庭事。盈盈含笑國夫人。暗思體貼雲兒甚。相公慈愛果然深。當時無話休多表。荏苒光陰又一春。元帥墳塋來守孝。何嘗一日釋哀情。每思慈母音容隔。淚眼難乾濕透襟。諸將從旁難勸止。劉公知道甚憂心。幾番欲會岳爺面。怎奈推辭不見人。此日劉公親枉駕。不由通報進墳塋。方纔得晤公爺面。勸解多端伴轉程。送得岳爺回帥府。闔家幸慰不須云。芝蘭繞膝雖承順。不減思親一片心。慢表公爺歸府事。且言朝內衆奸臣。却說劉正彥同着苗傅聽信賊檜唆使。殺害了王淵滿

門搶劫得無數財物。因見天子不加追究。自以爲得計。愈加橫行無忌了。高宗又是個庸懦之主。不理朝政。苗劉二賊那裏還把天子放在眼內。兼之又有賊檜暗中唆使。二人遂萌弑君之念。忽一日齊集了手下兵馬。殺入殿廷。早有一班御林軍。偕那值殿將士。慌忙攔阻。那裏是苗劉二人的對手。皆被殺散。他二人手持利器。竟至朝陽門首。那些隨駕的太監。見此光景。急急報進宮去。高宗嚇得渾身發抖。驚惶無措。一溜烟躲入西宮。劉妃處去。誰知二人亦至西宮。恰遇着劉妃帶領宮女出來。接着劉妃乃係正彥堂姪女。今見他堂伯同着苗傳進來。殺氣冲天。十分兇惡。便忙上前叫一聲苗將軍。不可驚了聖駕。主上雖係昏庸。難當帝位。然亦並無大過。若一旦弑之。尙或外鎮知道。與師問罪。何以禦之。况聞岳某現在湯陰。他手下的兵將。驍勇無敵。若彼聽得朝中此事。必然前來致討。尤爲可慮。依本宮的主見。不知且將康王留在宮中。逼他傳位太子。換了新君。岳某必來朝賀。那時先將他斷送了。其餘的還怕做甚。包管你們成事。苗傳聽了劉娘娘這番言語。不覺大喜道。足見娘娘高見。說着又向正彥道。大事成功。令姪女我必封

爲正宮皇后。正彥笑道。賢姪婿不用閑講。且料理正事罷。當時議定。假寫一道詔書。說是康王傳位太子。召岳某還朝輔政。哄騙來京。不表。且說尙書僕射朱勝非見劉苗二賊如此行爲。遂即修書一封。悄悄差心腹家人朱義星夜往湯陰報知岳元帥。請他速來救護。岳元帥自抱終天之恨。哀痛過度。一身骨瘦如柴。毫無一點興致。衆兄弟多方勸慰。方纔稍進飲食。在家守制。足不出戶。光陰易逝。孝服已滿。衆將欲解元帥之悶。偕往郊外打圍散心。忽見家將引着朱義到圍場上來叩見元帥。將朱僕射來書呈上。岳爺接過一看。見密啓二字。不覺吃一大驚。吩咐散圍。回至帥府。拆開來書一看。十分懊惱。即便細細寫了回書。親手交與朱義。囑咐道。多多拜上你家老爺。照此書中行事。須要見機小心。不可洩漏。叫家將取過銀二十兩與朱義作盤川。朱義叩謝了。自回臨安報信。岳元帥修書一封。喚過牛皋吉青二人。吩咐道。你二人可將此書帶呈韓元帥。密稟其事。請伊速即起兵。你二人卻先至臨安。只消如此如此。則二賊可擒矣。牛皋道。元帥又來多管了。在位的文武大臣尙且束手旁觀。我們在野的人。何苦費此心力。俺勸元帥省

些事罷。我是不去的。

聞言元帥言差矣。君危不救任爲臣。你今若不星馳去。誤了皇家大事情。除卻苗劉若側惡。朝中安靖國家寧。若留爾等隨王駕。正可及時建大勛。善病微軀難報主。愚兄祇合隱山林。全憑諸弟成吾願。努力前程勉事君。愛我須知將意體。切莫推諉負余心。牛皋答道難從命。元帥何須勉強人。文武滿朝皆食祿。爲何我等應勞辛。既然命我除逆叛。此去成功卽轉程。不願隨朝扶懦主。何須北地把變迎。言完提鋼擡身去。不別岳爺竟自行。惟有吉青辭主帥。揮鞭同出相州城。二人快馬加鞭走。潤州不日已同臨。帥府衙前忙下馬。二人直上政公廳。值堂軍校無分曉。齊聲喝止闖轅人。旗牌左右忙攔阻。擋了牛皋與吉青。大罵狗頭何大膽。敢將威勢壓爺們。高揮鞭鋼敲堂鼓。一片聲喧達內庭。韓帥聞聲如鼎沸。忙傳家將問何因。查明家將來回稟。韓帥傳言請二人。家將當時承命出。上前禮請二將軍。吉牛二將同聲道。特奉岳爺差遣臨。內有非常機密事。必須面見把書呈。家將連聲稱得罪。登時引進

內花廳。二人見了韓元帥。一同參拜禮甚行。牛皋懷內將書取。韓帥看完也着驚。暗道吾君柔懦甚。從容奸黨太橫行。因言二位煩先往。本帥提兵就起程。牛吉將軍稱領命。一同拜別出轅門。韓爺忙點人和馬。望着皇都卽日行。且說吉牛雙統制。放開戰馬快如雲。行來早到臨安地。牛皋馬上便開聲。牛皋對吉青道。待我先去你隨後來。說畢拍馬來至城下。高聲叫道。我乃岳元帥帳下先行官牛皋。有緊要事來面稟苗劉二位王爺。苗劉二人正在巡城。看見牛皋是單身匹馬。素知他是岳元帥的結義兄弟。現說有機密事要稟。也不深疑。便叫開城放入牛皋。上前見過了苗劉二人。低聲稟道。乞退左右。小將有言奉告。他二人道。有話請說。左右皆孤心腹之人。牛皋方纔說道。岳元帥命小將前來。多多拜上二位王爺。說是聞得王爺們欲圖大事。正少輔助之人。如不見棄。俺元帥願助一臂之力。以成王爺偉業。苗劉二人聞言。不覺大喜道。久慕貴元帥英名。果肯相助。何愁大事不成。待等得了江山。彼此同享富貴。決不食言。當下同了牛皋入殿。寫了密書。封寄岳元帥。忽軍校來報稱外面有一將軍。云姓吉

的要見牛將軍。且說是與牛將軍自幼結拜的。苗劉因問牛皋道。是否有這個人。牛皋答道。正是。他因康王不識賢愚。未加重用。特地走出在太行山落草。是小將修書叫他來與王爺效力的。苗劉道。如此正好。傳命請入。吉青見過苗劉。尚未開言。忽見軍士慌慌張張來報道。不好了。今有韓元帥統領大兵。直抵城下。口口聲聲要拿二位王爺問罪。不多時又有軍士來報道。朱尚書已開城接應了。

聞言二賊驚呆了。此際心中少主裁。正想潛身來躲避。臨頭韓帥領兵來。全身甲冑揚威武。手執金刀耀膽寒。劍戟森森排隊伍。幾疑天將下塵凡。苗劉左右皆逃散。早被吉牛扭下鞍。二賊雙雙皆就縛。當時索綁並繩穿。韓爺傳令來梟首。示衆奸臣一例看。請出高宗重御極。兩班文武共朝參。韓爺朝罷金階立。天子溫言獎將材。世忠晉爵斬王職。保駕功勞實大哉。牛吉加封皇御尉。隨朝保駕立鸞班。九重一道恩綸降。欽賜忠良岳帥開。晉爵鄂王加懋賞。王言嘉獎自天裁。國家奠定皆卿力。再起東山慰朕懷。牛吉將軍齊奏道。徽臣事畢願歸山。伏求

聖上全臣志。奏罷一同伏玉階。高宗天子難相確。祇得仍容二將還。當下加恩王故帥。追封賜葬例安排。苗劉首級墳前祭。聊慰忠魂理所該。韓帥隨朝凡兩日。拜辭王駕出臨安。可恨賊奴秦檜首。巧將惡語奏龍臺。密稱太子非仁德。故此苗劉敢與偕。二賊已經罹國法。東宮必定動疑猜。望王俯納微臣奏。誠恐將來貽禍胎。天子不言心暗忖。苗劉叛逆有由來。分明與賊爲同黨。異日必然釀亂階。不與羣臣來會議。東宮貶退爲傷讒。滿朝文武難爭諫。天子龍心不可回。一朝天子升龍座。羽檄飛馳告急來。雪片表章呈御案。君王一一細詳觀。太湖水寇蜂屯聚。賊首威方屢擾淮。猖獗十分難抵敵。望王遣將擇能材。九龍山寇猖狂甚。揚再興爲衆賊魁。獨霸山岡常搶擄。官兵失利怎安排。洞庭湖內楊么反。搶州奪縣擄民財。殺了廣州王撫憲。招兵買馬聚江淮。乞王速速申天討。免教鴻罄萬姓哀。天子看完三處表。龍眉深鎖發長歎。表章發下諸臣議。有何良謀快奏來。文武兩班渾無策。高宗天子自思裁。朝中未有能征將。一時何處覓英才。班中閃出

當朝相。執勞當胸俯玉階。奏言食祿人雖廣。獨之安邦定國材。重任幾人能付託。岳侯不出賊難推。如能召彼東山起。管保旗開奏凱歸。趙鼎奏完天子喜。連稱卿奏合心裁。奈他稱疾難承詔。未必今朝肯出來。趙相聞言重奏主。朝無良將少人差。君王此際茫無計。離座回宮各散班。

天子當時只得傳旨退朝。明日再議。各官散去。天子回至朝陽宮。魏娘娘上前接駕。坐定。魏娘娘見天子面有憂容。悶悶不樂。便上前啓奏道。萬歲今日升殿。有何事故。龍顏不悅。天子遂將衆寇作亂。趙相保奏。除了岳某。無人可平諸寇。奈岳某屢次稱疾。不肯赴召。朕躬因此憂慮無策。娘娘聽了。因奏道。臣妾曾為萬歲繡成龍鳳旗一對。如今中間再加繡上精忠報國四字。萬歲可差天使前往賜與岳某。或者肯來。亦未可知。天子大喜。即命娘娘繡成。差官費往。並有魏娘娘懿旨。與天子詔旨。星夜費至湯陰。宣召武昌開國公岳某。即日來京供職。差官領旨出京。不表。

且說湯陰元帥府。公爺想起夢中因。此朝細述夫人曉。感歎難忘風木情。屢次悲傷難解釋。因而鳳目

覺昏沈。夫人委婉常寬慰。不敢稍傷純孝心。且喜椿萱登極樂。仙緣善果證前因。岳元帥是心疾乍增。因念母。國夫人是遺愁無計黛眉翠。正當難釋岳爺悶。侍兒捲簾甫即臨。乳娘僕婦相隨至。公子今年已四齡。慧敏非常兼秀美。讀書習字並皆能。見公慘淡他能解。搶步迎前把祖稱。捋身撲入公懷內。笑容可掬話殷殷。公爺難卻兒童意。山眉略展笑容生。抱孫坐膝同言笑。夫人取果玉盤存。互相聊作含飴樂。兒媳雙雙盡到臨。輕言細語將安候。笑語承顏解悶心。少保自傷慈母背。諸兒見面即思親。故而免卻晨昏禮。夜膳完時退衆人。少夫人至松筠室。候安陪侍北堂親。公子弟兄皆退出。只留小姐共談心。每朝侍奉雙親候。方纔移步轉閨門。岳爺帳下諸軍將。此時齊集在湯陰。一為元戎消寂寞。請公較獵解愁心。二因疎卻平生藝。特向軍門考一巡。奈遇苗劉作亂事。圍場掃興到而今。今朝喜得晴光好。特請岳爺駕一行。元帥闌珊無雅興。只因難卻衆人情。正當入內更衣服。報說差官費旨臨。岳爺傳命排香案。蟒袍玉帶接鈞綸。崇政堂中諸事備。

三呼遙望拜當今。欽差手捧君王詔。登堂宣讀示功臣。

奉天承運。皇帝詔曰。歲寒知松柏之心。國壞見忠貞之節。朕以藐躬。謬膺大寶。邇者獲罪於天。國步多艱。以致胡馬長驅。干戈鼎沸。賴爾岳某。竭力勤王。盡心捍禦。得以偏安一隅。深慚二聖蒙塵。狼烟暫息。兵燹重興。今楊再興稱兵於九龍山畔。楊么據湖廣之洞庭。戚方雖么麼小醜。羅綱實盡國好民。值國家多事之秋。正臣子枕戈待旦之日。豈宜高臥東山。置理亂於不顧耶。茲皇后親繡龍鳳旌旂。用表精忠報國。爾其火速來京。起復舊職。統領熊羆之將。再驅虎豹之師。殄滅羣兇。奠安社稷。朕不勝厚望之至。欽此。

岳元帥謝恩已畢。款待欽差。欽差辭別了岳爺。先回京覆旨去了。早有牛皋上前喚道。俺看元帥此番定應他的召了。公爺答道。蒙聖旨屢次見召。前者實因愚兄多病餘生。恐誤國家大事。非敢偷安歲月。今復奉召剿寇。不得不竭力一行。且有娘娘繡旂之賜。誼不容辭。還望諸君戮力同心。方不負朝廷之眷顧也。衆將同聲應道。謹遵元帥之命。牛皋插嘴道。你們隨元帥去剿賊立功。

我是不去的。那個昏君。太平無事不用俺們。動起刀兵。就來搜尋有本事的。替他廝殺。吃盡辛苦。真不值得。元帥看着他徐徐的說道。住口了罷。且等迎回二聖。恢復中原之後。憑你去使銳氣。此時只得隨事而行。元帥說罷。又向諸將道。賢弟們須將家眷安頓停妥。方可放心前去。勿使有內顧之憂。衆將齊聲應是。別了元帥出府。各將家眷安置妥貼。陸續來轅聽候元帥起程。

行期擇定諸齊備。衆將轅門候起身。匆匆行色歌驪曲。聽表葵寧堂上情。夫人率領諸兒媳。命設華筵爲餞行。奉請公爺歸內室。當筵主席國夫人。玉樽親獻懇勸祝。願君早日靖邊塵。迎鑾好慰蒼生望。家國從今享太平。元帥接杯忙答道。定如所祝慰卿心。但只是南征北討歸難定。家政操持總賴卿。諸子甫孫依膝下。莫憑塞北憶征人。言時輕展紅袍袖。轉敬夫人酒一樽。元帥容顏殊慘澹。夫人低首淚珠傾。持杯良久難成語。彼此依依感別情。元帥夫人方坐下。少夫人到舉金樽。彩袖輕提深四福。祝公早奏凱歌聲。公爺命坐嬌嬌媳。略飲香醪慰敬心。花影闌干日正午。傳杯輪到月中人。春葱手捧葡

荷酒。蓮步輕移近父親。呈上金樽難出語。海棠垂露淚紛紛。公爺手挽嬌兒手。相對無言暗愴神。旁邊轉上雷公子。金杯呈上奉嚴親。道是霖雨蒼生同在望。願親早日洗甲兵。公爺略領嬌兒意。言道雷兒遵我云。文課休荒依母教。還須凡事體親心。震靈兩弟年輕幼。兄長隨時善教成。姊嫂之前當盡禮。甫孫教導莫粗心。雷爺灑淚承親訓。走上雙雙小俊英。震爺三歲神童子。三子靈爺甫七齡。玉樹雙株多禮貌。父親齊叫奉金樽。公爺難却雙兒意。接過金杯案上存。手挽嬌兒頻囑咐。親言切記要遵循。甫郎見叔呈金盞。也向臺前奉一樽。四齡聰俊神仙子。最得慈祥祖父心。攜抱懷中頻笑語。依依也解別離情。盤桓良久方辭道。孫去庭前敬父親。元帥啣杯難下咽。英雄兒女感離羣。在堂人衆都無語。個個離愁海樣深。縱有山珍兼海錯。離筵慘淡酒難傾。鼓鑿三通齊隊伍。三番恭請帥駒行。憲雲公子同趨進。雙雙拜別母夫人。可憐元帥忠王事。累得人人感別情。夫人拭淚雙扶起。珍重慈言囑幾聲。雲爺又別鴛鴦侶。含情相對淚沾巾。又別同枝委

小姐。依依不捨怎分襟。攜手雷爺呼二弟。家中賴弟侍慈親。愚兄鞍馬隨親去。常報平安慰遠人。又別震靈雙小弟。相思同感雁離羣。憲爺也與諸人別。雙雙同步出葵寧。長爺回內辭岳母。轅門上馬即登程。數隊雄兵先發轍。滔滔人馬出湯陰。送行來到劉都院。更有徐仁本縣尊。恭候岳爺登寶馬。頻吹畫角發金聲。諸多家將簷前立。元帥徐徐慢起身。仙姿小姐悲難忍。忙移蓮步近嚴親。春尖挽住紅袍袖。問親何日是歸程。公爺深識嬌兒意。一聽其言難出聲。沈吟良久長吁歎。呼兒珍重體親心。此去南征兼北伐。怎能屈指返家庭。仙娥忽聽如斯語。哭倒親懷不放行。此時難壞神機帥。怎禁英雄淚滿襟。內堂人衆皆垂淚。陽關一曲最難吟。奈何金鼓增行色。外廂催請不停金。岳爺只得重離坐。小姐牽衣不放行。宛轉嬌啼聲不住。情關父女兩難分。幾巡家將頻頻請。岳爺三次別夫人。相惜齊把瑤階下。行行將近正儀門。夫人率衆含悲送。要看岳爺上馬行。元帥其時揮蟒袖。將兒灑脫出前廳。未將滴水簷前下。花枝招展倒埃塵。當時哭暈天仙子。

嚇壞堂前上下人。公爺頓退英姿色。回身看視掌
中珍。撫摹良久無聲息。丹心如刺更加焚。一聲長
歎神思亂。退跌金交椅上存。此身去住渾無主。幾
乎暈倒舊金身。人人相顧皆失色。此時急壞國夫人。
低喚相公宜自愛。莫因兒女系離情。嬌兒哭暈無
關害。君行儂自會調停。聞言元帥神方定。短歎長
吁淚染巾。重看嬌兒微有息。方纔作別國夫人。一
聲珍重情無限。手扶玉帶下階庭。家將執鞭分左右。
奉公上馬出轅門。三聲號砲驚天地。龍鳳旂開日
月明。紅羅寶蓋遮元帥。大纛高飄燦若雲。東山再
起英雄帥。蒼生有幸靜邊氛。滔滔人馬如流水。文
武官僚遠送行。慢言元帥勤王去。帥衙聽表國夫人。
目送公爺騎駕出。傷心無計遣離情。當時救醒天
仙子。只是嬌啼覓父親。當下夫人寬慰道。吾兒須
要體親心。爾親自痛重韓隔。何嘗一日盡歡情。昨
朝別墓祠堂轉。一宵揮淚至天明。早來飲食何嘗進。
只爲皇家勉強行。吾兒不合傷親意。此去嚴親怎
放心。父母憂兒惟疾疚。離情悲慟固難禁。但須強
忍安親意。兩字平安慰遠人。在堂人衆齊言是。個

個慇懃勸玉人。小姐雖違慈母訓。不由暗自淚珠零。
可憐此去人天隔。那能容易送行程。欲知事後如
何續。下卷詞中再表明。

第四十三回

楊景夢授殺手劍 王佐計設金蘭宴

却說岳元帥承詔出山。所謂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當時離了湯陰。行至潤州。會見韓帥。停留一夕。知得貶儲一事。驚異異常。即便辭了韓帥。率領將士來到臨安。入朝面聖。高宗大喜。擢陞太尉之職。仍掌都帥印符。元帥力辭太尉之職。天子無奈。只得允從。元帥謝過恩。復俯伏於階下。從容再拜。手出諫章。啓奏道。臣有短章。干冒天顏。望陛下採納芻蕘。俾國本不致動搖。外患因之而息。臣不勝惶恐之至。天子從頭至尾閱了一遍。爲之沉吟半晌。見着岳元帥跪而不起。那右班內賊槍正在抓耳搔腮。向着殿上拋眼色。他的意思就是要叫天子不准岳元帥的本章。高宗從前被奸佞臣朦蔽。不免有些顛倒。今見了元帥的這道奏疏。一片忠君愛國之心。溢於言表。不覺爲之感動。也不願那弄舌的奸邪了。當時允許次第施行。向元帥道。賢卿之朕。當即召儲君急速來京。見駕便了。賢元帥大喜。謝恩下殿。這一道聖旨意下

來。樂得兩班文武無不歡喜。獨有賊酋立在班中。恨不得挺身出來。與元帥拼命。見岳元帥威儀超凡。言詞忠懇。又不覺肅然起敬。只得暗中切齒而已。到了次日。元帥入朝。陛辭。準備出師。高宗傳旨。命兵部發兵十萬。戶部運發糧草等項。一一停當。天子向元帥問道。卿意先平何寇。元帥奏道。臣意欲先平了九龍山。次平太湖。後平洞庭。高宗大喜道。卿智勇兼全。中興之任。非卿莫屬。唯祝早日蕩平諸寇。奏凱還朝。說罷。即賜御酒三杯。以壯行色。元帥謝恩出朝。祭旗起程。

須臾離了臨安郡。統領精雄將與兵。神風吹動金鑊壯。繡旗招展出風塵。逢州遇縣官迎道。秋毫無犯。岳家軍。長勞鞍馬勤王事。報國心堅不計辛。滔滔人馬如流水。隊隊旌旗賽五雲。牛皋仍挂先鋒印。長爺押後督糧軍。先行已到山東境。九龍山色望中臨。元帥大軍猶未至。營兵當下稟將軍。賊巢屯紮在山左。看他聲勢頗崢嶸。牛皋高叫休胡說。攻破此山再下營。三軍不敢輕違命。個個爭先殺氣生。嘍兵早報山王曉。再與披挂下山林。戰馬嘶嘶來鬪陣。喝聲毛賊那方臨。牛皋大怒呼強盜。你敢與牛

爺交手爭。快快低頭來受縛。俺家手下便無情。再與一聽此言罷。知是牛皋統制身。不禁仰面哈哈笑。便乃開言答一聲。原來你是牛村漢。豈是爺爺對手人。快令主軍來接仗。棋逢敵手始相應。牛皋大怒稱胡說。雙擡鐵鑼關。再與更不多言語。挺槍殺來不可任。十分敗北先鋒將。回馬匆匆找去程。再與也不來追趕。心虛爲懼岳家軍。牛皋帶領諸軍卒。遠遠離山紫下營。專候公爺旌旗到。好壯軍威再進兵。住言失利先鋒將。歸表多謀足智人。大隊旌旗行得快。三聲號礮馬蹄停。九龍山下屯兵馬。統制牛皋伏道迎。元戎升坐蓮花帳。從容啓口問軍情。

會記得當年在汴京小教場中。會的楊再興麼。前日會戰的想必是他。牛皋聽了元帥此言。便連連的點頭道。不錯不錯。末將一時忘了。正是此人。元帥不覺大笑道。既然是他。你那裏是他的對手。本帥自有道理。當時諸將各自退了。此夜無話。次日天色黎明。元帥傳令擡鼓。點齊將士。預備親往出仗。衆將齊齊的上前稟道。殺雞焉用牛刀。諒一草寇怎勞元帥虎駕親征。使末將等前去效勞便了。元帥道。爾等有所不知。再興乃是一員猛將。非本帥親自出征。難令降服。爾等遵令而行。切不可輕舉妄動。衆將應令。隨着元帥出營上馬。逼近山崗。發號向山討戰。楊再興早已聞報。急忙統領各嘍兵下山。陣勢排好。兩軍觀面。只見那纛旗開處。岳元帥立馬陣前。向着他道。楊將軍別來無恙否。再興攏馬。近前答道。呀。你由何處會過俺家。莫不是錯認了人麼。元帥怡然的道。從前小教場中。曾與你有一面之緣。你就忘了。再興當下聞斯語。注目無言。暗自論。玉貌仰瞻如舊識。不知何處會風雲。左思右想成呆面。忽爾低頭記上心。忖是了他是武場魁首湯陰傑。蓋世英名四海聞。待看他英姿如昨春風好。只多了微鬚三縷似。

聳蘇。想時啓口忙相問。岳某英雄可是名。公爺當
 下言然也。余有衷懷欲訴明。想將軍世代忠良襲。
 豈堪貶節困山林。還宜省過方稱慧。莫負文經緯
 武身。勸你速把降書獻。聖朝建業立功勳。迎鑾助
 我平胡虜。名垂青史後人欽。再與不解忠良訓。仰
 面哈哈大笑云。道久欽你是人中鳳。原來如此欠聰
 明。徽宗失德江山亂。重任羣奸社稷傾。故使金人
 輕入界。百般小視上邦君。欽宗懦弱無能輩。高宗
 昏憤不堪論。偏安一隅為長局。大志全無豈是君。
 錦繡乾坤成粉碎。辜負你身苦戰征。不如聽我良言
 勸。大才不合輔昏君。天家順逆須先曉。當機立斷
 重千金。到不如山東舉義舒英氣。萬人頭上逞豪英。
 平分富貴心無二。誓滅昏庸無道君。何須苦苦將
 他輸。功高深慮死無名。聞言元帥稱差矣。子孝臣
 忠天性真。難承本帥良言勸。必須一戰決輸贏。再
 與答道誠如此。遺臭流芳有甚分。凡為六尺奇男子。
 良禽擇木豈無聞。好言勸你無分曉。別無他議快
 交兵。元帥坐鞍言且慢。吩咐三軍退一程。當時要
 顯英雄手。槍對槍來無助軍。一聲令下如山岳。兩

軍退下衆雄兵。排開陣勢催征馬。凜凜神威殺氣生。
 灑泉槍法原無敵。風舞梨花片片輕。再與槍若發
 猊舞。銀光皎皎雪紛紛。來往交鋒三百合。勝負難
 分未定平。金烏西墜斜陽返。兩軍只得且收兵。來
 辰不待金雞曉。鳴金擂鼓又交爭。元帥令旗傳將士。
 不容助戰只敲鉦。雖却戰場三箭地。許其就手看
 輸贏。一人違犯依軍法。將令森嚴誰不遵。此時少
 保重迎戰。奮發神威各逞能。慢說交鋒臨陣事。且
 言公子護精臨。
 長爺押了兵糧來至營門交割。早有軍士上前稟說道。
 元帥不在營中。親自與楊再興交戰去了。公子道。既然
 如此。爾等爲我好生看着糧草。待我前去看看。說畢便
 一馬跑到陣前。但見父親與那個賊子正在廝殺。衆叔
 父一齊站立遠處觀看。這裏牛皋一眼望見是公子。便
 叫道。姪兒你來得正好。快些上前幫助你父親。拿了這
 個賊子。就完事了。長爺不知就裏。便應聲曉得。把馬一
 拍。上前叫道。大人少歇。待孩兒來效力。那楊再興喝聲
 住着。岳某你軍令不嚴。還做什麼元帥。我不與你戰了。
 勒轉馬頭便走去了。元帥面上紅了一紅。只得收兵回

營進帳坐定。長爺上來交令。元帥大怒。喝聲左右與我將這逆子綁去斬了。公子茫然不知。衆將心中是明白的。連忙一齊跪下。苦苦求情道。公子解糧初到。不知就裏。故此冒犯軍令。求元帥開恩有免。岳爺道。既是衆位將軍苦口求情。免除死罪。杖他四十軍棍。以昭炯戒。軍士無奈。只得將公子按倒。打上二十棍。牛皋站在階前。暗想道。這明明是害他打的。若不挺身去救他。也大對良心不起。遂慌忙上前稟說道。求元帥息怒。牛皋代公子打這二十棍罷。岳爺嘆了一口氣道。既是牛將軍說情。令他起來。遂呼張保背了公子去見楊再興。說是公子運糧初到。不知有令在先。故此奔撞。本欲斬首。因衆將苦口討饒。免了死罪。重責二十軍棍。送來驗傷請罪。張保承了將令。背起公子來至九龍山上。見了楊再興。將元帥的話說了一遍。再興看了形狀。便向張保道。果然像個元帥。你回去稟復他說。我三日內前來決戰。便了。張保應聲應得。回至營中。叩見元帥。稟知一切。當時帳前諸將各散了。且說岳元帥是。

內寢門。雲憲二君分左右。迎前侍立接公臨。元戎回顧親生子。見他低首淚沾襟。公懷不免加煩惱。看着雲爺啓口云。軍前受責無辭過。怎敢如斯懷恨心。聽言公子將親答。孩兒怎敢怨嚴親。偶然觸起胸中感。苦憶重韓昔日恩。每將兒過輕掩飾。不使親懷一動噴。追思渺渺入天隔。思之淚落意難寧。長君無意傷親志。觸起岳爺無限情。無言退坐花梨榻。鳳目難擻涕泗傾。歛歛滴盡思親淚。丹心飲恨意如焚。長爺此際渾呆了。失言追悔恨無門。少保慈懷憐愛子。命同張憲去安身。二人不敢違親命。只得相偕進後營。元帥坐中情脈脈。十分神倦少安寧。無心歸寢梅花帳。斜憑玉案夢已尋。恍然軍校臺前報。稟說楊爺拜會臨。岳爺正欲詢名好。却見其人已進營。金盔金甲軒昂態。長髯方面一將軍。人生異地無相識。大海浮萍何處臨。元帥其時雖寶坐。從容舉袖接慇懃。禮完帳內分賓主。那人先具姓和名。

向着元帥拱手道。我乃楊景是也。因我玄孫再興在此不肖。特來奉托元帥。矜施逾格。收錄帳前。倘能立功顯

此宵杖責親生子。慈懷轉轅悶沉沉。進來夜膳何曾用。短嘆長吁不自禁。心煩意悶耽王事。退至蓮花

名。感戴大恩不淺。元帥道。余亦有心勸他改邪歸正。無如忠言逆耳。不肯聽從。又勇不可當。一時不易就擒。楊景道。只須殺手綱。可以制伏他。待我來傳授元帥。逼他降伏便了。說罷。起身掉槍在手。岳元帥也將瀝泉槍輪動。對戰三百餘合。楊景拔步敗去。元帥在後趕來。楊景左手持槍。紐轉身。向着心部刺來。元帥纔把槍招架。只見楊景右手舉綱。叫一聲牢記此法。把綱在元帥背上一捺。元帥一交跌倒。霍然而醒。却是一夢。暗暗稱奇。遂卸和衣就寢。不多時。天色黎明。又過了兩日。元帥仍領衆將出仗。與楊交綏。再與也不打話。出馬便戰數十個回合。元帥詐敗而走。再與大笑道。今日你為何不濟事。一面說。一面趕來。元帥回馬轉來。左手持槍便刺。再與忙把槍桿架住。不提防元帥右手抽出銀綱。在他背上輕輕一捺。再與跌下馬來。元帥也跳下馬來。雙手扶着他。叫聲楊將軍請起。本帥有罪了。快換了馬來。再決戰。楊再與滿面羞慚。所謂

道將軍若果同扶宋。蔭子封妻壯志酬。迎鑾掃北安邊界。助我軍威展厥猷。義盟當結金蘭友。同心戮力奠邦邱。再與不敢聲聲謝。豈能過分並君侯。聞言少保微微哂。必欲同將義誓留。當天展拜神明鑒。管飽高情兩意投。岳爺先轉蓮花帳。再與燒寨棄山溝。大營參謁英雄帥。十分喜慰岳君侯。當時令命開佳釀。慶賀筵前大白浮。來辰率領諸軍將。拔營奏凱轉皇州。行來將近宜興界。令傳下寨暫勾留。將軍解甲消殘暑。士卒乘涼品玉甌。皓月當空天脫節。岳爺虎帳解輕裘。元素紗袍拴軟帶。儒風道貌故君侯。忽憶故人家咫尺。碧桃深處隱漁舟。記得豪遊乘輿日。高人岑寂景清幽。靈臺一轉神俱往。傳示諸軍知事由。軍中悶坐情難遣。我今訪友暫微遊。將軍謹奉元戎令。守營供職可毋憂。岳爺安置多停當。離坐營前上紫駟。諸將互相親送出。望公去遠始回頭。元帥只攜張步將。訪戴尋梅兩意投。綠樹濃陰長夏日。炎風酷暑進程郵。雜徑柴叢行曲曲。迴環溪碧進幽幽。惟有那靚面青山如舊識。臨溪花木證重遊。到了那修竹當門君子宅。離無

從今掏盡湘江水。難洗今朝滿面羞。又只得慌忙跪下塵埃地。拜服元戎罕並儔。末將甘為麾下卒。執鞭隨蹬幸何求。公爺垂手相扶起。春山含笑喜疑眸。

犬吠白雲留。停駒元帥將鞍下。柴扉輕扣意偏優。
詞中題起張安國。完字爲名一隱流。

原來有一隱士張完。自負高節。隱跡林泉。岳元帥於七載前北征之際。時值盛夏。避暑其家。緣證泮水。結爲清友。這也難於細述。是日那安國攜小童在園中灌花。忽聽叩門的聲音。忙呼童子去看。不多時。見童子轉身來稟道。先生快快出去。岳元帥來了。安國道。果有其事。爲何不聞軍馬之聲。童子道。岳元帥是單騎而來。特訪先生話舊。安國聽了。不覺大喜。忙即迎將出來。口中諗道。莫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當時見了元帥。彼此俱道了些別後相念的話。遂一同步入草堂。分賓坐下。吩咐童子安排設筵款賓。

當時把盞話重遊。七載相逢道阻修。快觀襟懷秋水月。依然年少故君侯。一夕重逢須痛飲。鴻爪要將佳句留。岳爺笑允誠如此。故人雅興更何求。久隔芝輝勞夢想。信言一日隔三秋。只是我筆翰久荒君莫笑。愧無佳句向君酬。言時微哂停金觥。信口吟成愈警遒。

詩曰

無心買酒調青春。對鏡空嗟白髮新。
花下少年應笑我。垂垂羸馬訪高人。

張完忙取文房至。乞公染翰錦屏留。公爺允應身雖坐。拈毫濡墨寫從頭。安國手攜紅燭照。朗吟一遍說情由。難怪朝臣皆減色。如公風雅世罕儔。文才奪得江山秀。緯武英奇保帝州。單騎微行能詣我。梅花不使拜低頭。也有一詩聊和韻。巴人俚句答君侯。岳爺拱手言承惠。張完思索覆金甌。飲了一杯方站起。畫屏走筆發吟謳。後邊款落張完字。恭和元戎句共留。

詩曰

相別相逢不記春。眼前非舊亦非新。
聲求色相皆虛妄。莫認無疑是昔人。

元帥見伊詩錄就。清吟一遍笑盈眸。道君家阻我名山隱。知余塵俗未全休。畢竟轍君高尚志。吟風嘯月足千秋。出岫閒雲迷去路。在山泉水本清流。問誰領得山林趣。此中福慧兩兼修。笑我襟懷難免俗。勞勞征戰幾時休。許國有心迎二帝。淡懷無意覓封侯。功成身退生何幸。借庇名山作臥遊。安得蒼

蒼憐下念。掃除小醜靖邊州。與言及此雙眉綯。葵
心一轉不勝愁。善知人意張安國。忙將他語話綯繆。
笑攜元戎重秉燭。評量佳句畫屏頭。道果然新學
類唐句。元鬢偏教白髮愁。眼底幸無餘子在。還甘
大白向余浮。岳爺笑答甘從罰。但我意醜然不自由。
徐穉難下陳蕃榻。軍中諸弟望歸驕。安國笑言辭
不得。一樽領取兩心投。十分僥倖張安國。屢常掃
徑待君侯。翰墨因緣非偶爾。流傳他日重千秋。酒
瀾席撤初更候。兩詩題罷月當頭。從容元帥辭安國。
殷殷話別上驊騮。月映四山渾似畫。炎風漸退夜
將幽。須臾細柳營前到。諸將同迎笑語投。元戎下
了龍駒子。互相問答話遨遊。一宵夜景無須表。次
朝升墩起營頭。行旌經過瓜州境。韓帥恭迎早備舟。
軍政談心安社稷。同懷愛國兩心投。知音良友留
三日。作別登舟拜冕旒。路聞水寇猖狂起。直達臨
安犯帝州。探軍倉卒重報。元帥回兵費運籌。安
營夾地三叉巷。即時升帳展神謀。再與告勇爭先出。
壯氣堂堂貫斗牛。臺前接了紅旗令。叩辭主帥上
驊騮。三千人馬隨征剿。管教水寇一齊收。楊門世

代英雄將。要顯奇功出一頭。走馬揚鞭來得快。三
軍浩浩馬如流。
岳元帥帶領三軍一路而來。正遇着水寇戚方。率着大
隊嘍囉。如蜂如蟻的一般。再與挺槍殺去那邊。戚方也
持槍迎敵。大叫一聲來將何人。再與道。強盜要知爺爺
的名姓。我乃是都元帥岳侯麾下大將楊再與便是也。
賊將快快通名戚方道。俺乃太湖水寨養霸王戚方是
也。俺勸你不如早早投順免受誅戮。再與大喝一聲放
屁。照爺爺的槍罷。一槍刺來。戚方也報以一槍。雙方廝
殺。戰了二十餘合。再與將槍攔住。扯綱打去。戚方閃得
快。一個馬頭打得粉碎。戚方手腳慌了。被再與擒獲。擲
在地下。命軍士綁了賊將羅綱。見此光景。心中大怒。拍
馬上前。舞刀便砍。再與一手攔刀。一手便將羅綱擒於
馬下。也命細綁。先解往元帥大營。郝先在後見羅戚被
擒。他就慌慌張張一馬沖來。掄刀就砍。再與將刀架開。
一連幾槍。殺得郝先渾身是汗。抵當不住。亦被再與擒
獲。衆嘍囉逃的逃了。死的死了。這股水寇。就從此蕩平
了。再與收兵回到元帥帳前。進見報功。岳爺大喜。慰勞
稱獎不置。再與連稱不敢。此乃仰賴元帥聲威。殄滅巨

盜未將何功之有。遂將被俘三賊。推進跪下。元帥道。爾等既作階下之囚。如肯歸順朝廷。立功自效。以恕罪過。吾代奏皇上免究。三人齊聲的道。元帥不殺之恩。願隸麾下。誓死以報。元帥道。既知自悟。遂吩咐放綁。三人叩謝了元帥。並與衆將軍見過了禮。各自歇息去了。元帥先將剿撫情形申奏朝廷。然後凱旋。面呈聖上。這回大喜高宗主。御口褒功定爵勳。金階賜起英雄帥。加封太尉統雄兵。隨征將士皆封賞。聊慰長征汗馬辛。再與擢予都統職。威方等衆盡承恩。九重鳳詔迴翔下。元帥難違聖主心。金階展拜將恩謝。君王御口叫平身。召至殿前龍案側。笑容啓口問賢臣。卿可曉洞庭湖寇猖狂極。告急文書昨夜來。願卿早發人和馬。快救生靈慰朕懷。少保叩辭稱領旨。午朝門外上雕鞍。三聲號砲雄師起。祭旗點將出長安。三軍浩浩如流水。坐纛飄飄映夕暉。軍兵到處無侵犯。恩惠平施德澤寬。逼化循良諸吏使。無驚鷄犬任民看。官民供應皆屏却。兒童竹馬衆聲歡。無辭風雨勞王事。夜宿朝行累錦鞍。旌旗指日潭州郡。耆老歡騰大將壇。甘棠政美人人憶。霖雨重

施個個歡。元戎進了潭州界。令傳文武免行參。因有徐仁賢令尹。現升節度鎮湘潭。岳爺最重師門義。屏退諸僚另日參。三軍奉令安營寨。號砲同升將集轅。元帥當時歸府第。紛紛手本候行安。傳言一皆辭免。此夜頌文且慢談。次日早堂籌國政。令傳總鎮問情端。張明奉令庭參畢。稟稱賊勢太披猖。一自大人離此郡。愈無忌憚僭稱王。君山造起皇宮殿。棟宇巍巍踞此山。聞他有弟非常勇。小霸王三字叫楊凡。萬夫莫敵真難制。更有羣僚相助謀。屈元公掌軍師印。此人亦頗有奇才。元帥雷享生五子。名稱五虎實雄哉。普方太尉皆豪士。更有那高龍高虎將能材。東聖侯王佐居東寨。手下能人盡賊魁。西聖侯西寨嚴奇住。聞他有子也非凡。元帥聽到此處。便問道。聽聞州中王鍾孝王鍾義皆歸順了他。張明答道。正是。他兩個因王宣撫不得民心。追逼錢糧。故而反心從賊。元帥嘆了一聲。向張明道。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方能天下太平耳。張明躬身答道。元帥金言。足傳千古。岳爺又問道。彼處尙有何人。張明稟道。德州王崔慶弟兄亦在其內。軍師尙文。副軍師

余尙敬。元帥伍尙志。長沙王羅延慶。嘍兵數十萬。戰將千餘員。糧草充足。大小船隻不計其數。前者王宣撫領兵剿捕。被他殺得大敗。大人如再不來。連這潭州城也恐保不住了。

聽言元帥長吁嘆。良久將言示總兵。屈指流光無數載。養癰成患怎區分。當時傳近潭州鎮。附耳低低妙策陳。這般如此行將去。安排另日會其人。張明領令回衙舍。少保軍符調將兵。四城防守加嚴肅。令出如山神鬼欽。元帥來辰升寶座。分開雁翅衆將軍。紅旗令下傳張保。命他去做下書人。東耳木寨呈王佐。應變隨機要小心。張保懷書稱領令。叩辭元帥出轅門。離却潭州城一座。遶湖急急覓行程。卅里逢程如咫尺。東耳木寨面前臨。近前先見營前卒。道相煩通報你爺聞。我奉都爺元帥令。有書遣我面投呈。將軍點首回身去。稟明來將下書情。東聖侯爺傳進見。張保趨階拜在塵。便把來書忙遞上。王佐開函用目掙。原來約我潭州去。要聚當年立義情。看完放下來書札。吩咐旁邊左右人。款待來人陳酒飯。囑他緩緩候回音。心中轉輾沉思想。十

分懊惱自言云。昔年結義逢場戲。他却緣何太認真。這封書信關干系。分明難壞我當身。不如且進宮韓裏。稟呈吾主這椿情。想得停當擡身起。登舟來至水端門。候旨多時方得進。行臣禮罷把書呈。楊么高坐盤龍殿。傳言准奏賜平身。王佐謝恩忙下闕。楊么計議屈元軍。安排設計將他誅。插翅難逃吾掌心。慢說賊營行詭計。且言王佐轉回營。喚上傳書張步將。厚贈資金囑付云。多多拜上都元帥。道我明辰赴宴臨。不用復書原諒我。諸情暗面再談心。馬前張保稱多感。拜辭王佐便回程。進轅旁所將衣換。綠槐廳見岳軍門。

張保來至綠槐廳。叩見了元帥。稟道。王佐說明日准來赴宴。元帥吩咐連夜準備停當。到得次日已牌光景。守城軍士報入帥府。王佐已至城下。元帥即便坐馬統領將士出城迎接。元帥啓口道。賢弟久違了。王佐答道。一別數年。不想今日又得在此處重逢。元帥吩咐擡過八人轎來。即請王佐乘轎進城。王佐在轎中看見衆百姓的門首。家家點燭焚香。十分齊整。到了轅門。王佐下轎。入內與元帥重新見禮。分賓坐下。飲茶已畢。擺上酒來。

元帥親自把盞。推王佐首坐。飲過了數巡。王佐道。仁兄。我主今日的事業。三分已得其二。言至此。王佐正欲往下談去。元帥忙即插口道。今日奉屈過此。不過爲昔日之情。聚談聚談。古云。吃酒不言公務。非是愚兄不欲聞此等言語。實因帳下皆是忠義之將。恐有唐突。倒是爲兄的不是了。王佐聽了。不敢再說。飲至午後。王佐便起身告辭道。恐大王得知見罪。小弟就此告別了。元帥道。既是如此。爲兄的也不敢強留了。送王佐出了城。方纔回府。王佐跟來的人。個個歡喜道。岳元帥待人甚好。一路說說笑笑。不覺已到了本寨。便下了船上。殿復旨。楊么傳上屈元公來商議計策。屈元公奏道。臣有一計。明日大王可命王佐差人前去。請他來此赴席。岳某無有不來的。就在席上。令好武藝者舞劍作樂。可結果了他。并埋伏四百名標槍手。令王佐擲杯爲號。標槍手一齊殺出。岳某縱有通天本事。只怕也難逃出羅網。那東耳木寨頭門二門。兩邊皆是軍房。屋內多放桌檯什物。他若逃出。可將什物一齊拋出。阻住去路。再令軍士一齊上屋將瓦片打下。再命雷家五虎領兵五千。截其歸路。包管岳某不得生還潭州。楊么大喜。遂命王佐依計而

行。王佐領旨下殿。回至本寨。暗暗的道。岳某啊。你爲甚麼害却了自己的性命。次日差出家將王德往潭州下請帖。王德來到潭州城下。守城軍士問明了來意。報入帥府。早有傳宣官出堂領了來人進見。稟道。奉主人之命。特送書帖來請元帥去赴金蘭會筵。元帥命款待來人酒飯。王德謝過了元帥。至耳房飯畢。來見元帥。岳爺向他道。我也不寫回書了。你去回復你家老爺。說我明日准來赴宴便了。又叫張保取出二十四兩銀子賞他。王德叩謝了元帥回去。衆將見來人去了一齊上前問元帥道。那王佐差人送了信來。爲着何事。岳爺道。特來請余赴筵。衆將道。元帥允許沒有。元帥道。故人招飲。無可爲辭。牛皋道。小將的俸銀可有。元帥道。你的俸銀不曾支動。問他何爲。牛皋道。拿五十兩出來。元帥道。做什麼用。牛皋道。待末將去備一席好酒筵來請元帥。奉勸我的好元帥千萬不要赴明天的筵會。以免小將們就愛受驚。

此時元帥微微哂。道。言爾等豈知因。豈圖宴會尋歡計。爲重國家社稷情。更且允彼金蘭會。豈堪失信與他人。本都意決何須慮。致身於國性常存。牛皋

不敢重攔阻。只得將言稟一聲。元帥定期臨重地。可容末將一隨行。公爺點首從其意。當時議定散諸軍。一宵易過東方白。錦帳元戎早起身。梳洗完時冠帶畢。蟒袍加體玉腰橫。內穿白錦連環甲。暗佩龍泉劍一根。早堂升坐諸軍集。庭參行後兩邊分。坐中元帥傳軍令。親點湯施二總兵。帥衙暫代軍符印。張憲相同主政情。三人承令臺前立。傳上將軍楊再興。令他接應先行去。伏其要路暗防軍。再與接令辭公出。軍符又下長爺承。命他也伏中途路。小心接應轉潭城。雲爺手接紅旗令。口稱得令別嚴親。轅門跨上能征馬。加鞭急速去如雲。岳爺安排多停當。傳言左右備駒臨。從容離却金交椅。下堂坐馬出儀門。合營將士耽驚恐。不敢多言送出城。元帥坐鞍臨重地。馬前張保緊隨跟。行行鳥道羊腸路。東耳木寨望中臨。那邊王佐久相候。見公駕到便來迎。金關會上無生趣。綺席筵間劍戟林。丹心爲國英雄帥。履險如夷仗此身。深愁此厄如何解。孤掌難鳴怎理論。要知此會凶和吉。且從下卷續前文。

第四十四回

楊欽暗獻地理圖 世忠計破藏金窟

却說王佐得報。知岳元帥前來。連忙出迎。元帥下馬。來至大營。相見禮畢。元帥道。多蒙見招。極感盛意。王佐道。愧無佳餚。聊表寸心。即忙吩咐擺酒。遂請元帥入席。且說牛皋對張保說道。你在此好生看守馬匹。我要進去看看元帥。牛皋走到裏面。大聲的叫道。要犒勞哩。王佐與他卻不認識。暗道。好一條大漢。只見他走上堂來。元帥道。這是一家將牛皋。生性粗莽。賢弟休要計較。王佐命左右取酒肉餉他。牛皋道。就在這下邊吃罷。王佐道。甚好。牛皋便將酒肉點心一齊吃個乾淨。就立在元帥的身邊。元帥向王佐道。愚兄的酒量甚小。要告辭了。王佐道。豈有此理。酒尚未飲。正還要奉敬。小弟這邊有一人使得好狼牙棒。叫他上來。使一會。與兄下酒。元帥道。如此甚好。可喚他上來。王佐吩咐叫溫哥上來。溫哥見喚。即忙上前。向元帥磕了一個頭。王佐道。岳元帥要你舞一回狼牙棒佐酒。好生使來。當有重賞。溫哥道。既要小

人使棒。求帥爺將桌子略移開些。小人方便得自如。王佐對元帥道。哥哥他倒也說得對。恐地方狹小。不能如意。元帥言善。遂叫左右將酒席撤在一邊。牛皋手拿著兩條鐵錘。緊緊站在元帥跟前。看著溫哥舞棒。溫哥使勁狼牙棒。盤頭露頂舞來。幾番逼近都元帥。牛皋喝退幾會停。溫哥住棒將言道。你這將軍不近情。我正當使出諸門路。都被你大呼小喝。難成線。你一人舞棒豈能精。不若俺家來對舞。使開門路見輸贏。言時抽出腰間錘。架住溫哥棒一根。溫哥此際心慌了。看定牛皋一根錘。統制力揮雙鐵錘。架開鐵棒逞豪英。打死溫哥一個。筵前即做戰場林。坐中王佐將杯擲。回身閃入後屏門。兩旁擁出槍鏢手。圍定經文緯武人。牛皋著急高聲喊。口呼元帥快攙身。從容態度英奇帥。喜怒何嘗見諸形。起身抽出腰間劍。奮起神威不可當。牛皋舞錘隨行後。不離左右護軍門。且行且戰拚身出。左攔右擋幾會停。張保執鞭牽駿馬。二門之外候公臨。一見公爺與統制。大呼快上寶駒行。小人斷後來

迎敵。將軍善保帥爺身。牛皋元帥將駒上。正欲加鞭出一層。不期前面無門路。板橋家伏滿地橫。後邊又有槍鏢手。喊殺之聲破五雲。五張保持刀真奮勇。砍倒持鏢一個人。奪過鏢桿來使動。挑開出路兩三層。牛皋銅起雙鋒抖。揮來鏢手一人傾。也奪長鏢子一桿。挑開棧桌兩邊分。二人擁護元戎駕。不顧如飛瓦礫臨。一程出了東耳寨。雷家五將劈頭迎。三般軍器何能敵。出一層來裏一層。正當招架交鋒際。來了英雄楊再興。吶喊之聲聲振地。銀槍飛舞禦賊軍。一槍挑起雷仁倒。又挑雷義下鞍心。恰好雲爺來得快。保了嚴親便轉程。脫離虎口非常險。得慶生還人盡欣。更勝那關公昔日軍刀會。更勝那鴻門宴會楚王君。此時元帥由前進。公子將軍斷後程。雷家兄弟人三個。舉又舞棒後追臨。惱了再興回馬轉。銀槍舞動妙通神。弟兄三個無名將。三槍結果命殘生。一場大戰天昏黑。退去諸多草寇軍。戰馬加鞭行得快。追隨元帥轉轅門。公爺下馬升堂坐。合營將士候安臨。城中文武齊來候。紛紛手本上高廳。元帥盡皆辭壁去。記功楊姓勇將軍。更

有張牛人兩個。功勞簿上盡填名。牛皋張保承軍令。回營調治受傷痕。少保政餘歸寢室。安神靜息片時辰。帥衙無事休多表。聽言水寨賊情因。當時王佐來見楊。將設會之事細奏了一遍。楊么聽奏。好生煩惱。用計不成。反折了雷家五將。遂向王佐道。且自回寨。待孤家另思別計便了。且說岳元帥這日升帳。有軍士來報。啓上大人。今有韓元帥帶領水軍十萬。大小戰船已到水口。特來報知。元帥大喜。即命張保備馬。前往拜候。韓爺得報。慌忙迎接。見禮坐定。韓爺先啓口道。愚兄尚未謁韓。反勞大元戎枉駕。實在不敢當。元帥答道。老元戎你得過謙。韓爺又問道。大元戎到此。與楊么打過幾仗。元帥道。不知虛實。尚未交兵。若定了戰期。還仗老元戎相助一臂。韓爺連稱不敢。遂命左右擺宴上來。便請岳元帥入席。飲了幾杯。元帥告辭。韓爺挽留不住。只得送出寨口。看元帥上馬而別。岳元帥出得寨口。那天色已晚。元帥便沿河而進。一路探看。那洞庭湖真個波濤萬頃。水天一色。遠遠望見那君山上宮殿巍峨。旌旗飄飄。十分雄壯。正在觀看。忽見水面上一隻小舟。使着雙槳。望着岸邊蕩來。張保向元帥道。老爺且

在這茂林中歇一歇馬。看他來做什麼。元帥言善。將手中絲韁帶了一帶。便進樹林中去了。張保也走了進來。此時元帥心疑惑。且在深林探此情。只見小舟傍岸繩拴樹。船中走出一強人。見他四面圍圍看。自言自語說低聲。道分明望見都元帥。後隨一個猛將軍。此時不識人何在。真是蹊蹺異事臨。張保聽來言入耳。又看他手無寸鐵善良形。當時走出深林外。大喝誰人敢此行。窺探大營何大膽。奸細從頭快說明。那人被嚇低聲道。軍爺且免動雷震。我有隱情人莫曉。要求面叩岳軍門。聽言張保無他議。道却好岳爺駕此停。你今既有機關事。隨我林中見主人。那人走入深林裏。望見多謀足智臣。走向馬前忙俯伏。道小人是楊么族弟叫楊欽。久欽元帥英名廣。屢欲乘虛叩將門。適纔公幹來湖岸。望見元戎單騎行。前次在東耳木寨偷窺過。故而能識虎威軍。天隨人意奇逢巧。小小機關次夕陳。望求元帥龍駒至。計獻楊家滅滿門。英奇元帥聞斯語。道能知順逆頗聰明。不如目下先歸來。何須定要計來辰。楊欽頓首重言道。元帥英明豈不聞。事機不密功難就。

小人許國性無更。極思早立旗門下。只恨的是縛雞力薄志難伸。愧平生未習孫吳法。只有隱情一件獻功臣。豈堪泄漏非輕可。大費週章曲折心。岳爺點首稱言善。準許來宵至此林。楊欽叩首回舟去。元戎虎駕也回城。此宵安歇無他事。漏箭頻聞天又明。公爺梳洗更常服。午牌時坐綠槐廳。雲憲二爺同步進。公爺暗暗調諸人。元帥見了兩公子。途喚近前。吩咐道。可將此令約王叔父楊再與同爾二人各帶本營人馬近湖四面埋伏。但看流星為號。即殺出接應。若無他變。聽本營喊聲回來。便了兩位公子接了將令。辭別出外。約王楊二將各自去埋伏不提。且說元帥到了臨晚。喚過張保來分付道。你可獨自前去。見機而行。倘有意外之變。可將流星放起。自有救應。張保道。不妨。小人走得快。若是不答對。小人跑回城來便了。元帥道。須要小心。張保應一聲是。辭了元帥。出得城來。到林中等了一會。果然見一隻小舟攔岸。楊欽走上岸來。張保出了林子叫道。楊將軍來了麼。楊欽道。元帥在那裏。張保道。元帥偶染小恙。故命我到此等候。楊欽道。既如此。我有一物相煩。面呈元帥。切

不可被一人知覺。就在身邊取出一個小小册子。封固甚密。遞與張保。再四叮嚀。辭別了舟。張保收了册子。拔步回城。進得帥府來。已是初更時分。元帥只因候信尚未安寢。正在秉燭觀書。忽見張保回來。將見楊欽之言。稟明了元帥。遂把册子呈上元帥。就案拆開册子細看。心中暗喜。遂命張保出轅。施放號砲。令埋伏四將回轅。到了次日。元帥正欲帶了册子。往水寨去拜韓爺。却好世忠來城中回拜。早有傳宣官入稟。岳爺喜甚。即命啓轅迎接。世忠進了儀門。來至二堂。見禮已畢。元帥啓口道。難得老元戎枉駕。請至內廳小酌。歡聚片時。說罷。將袍袖一揮。向雲憲二公子道。爾等陪列位將軍在外。廂少坐。二位公子奉命陪着四將。也去飲酒談論去了。元帥同着韓爺來至綠槐廳小宴。飲了一會。元帥徐徐的向袖中取出那册子來。送在世忠手中道。有一功勞。特送老元戎。世忠接來一看。原來是一副地理圖。分註得清清楚楚。不覺大喜道。承讓此功。何以爲謝。元帥道。皆是爲朝廷效力。何出此言。韓爺道。還望元戎麾下撥幾位統制幫助幫助。元帥道。少停。即命他等來營聽候調遣。宴罷。世忠起身作別。元帥出轅相送。

岳爺送出韓元帥。升堂下令點諸軍。牛吉周梁諸統制。湯懷張顯二將軍。趙芸更有勇王貴。八人承令見軍門。坐中元帥徐徐道。諸位將軍要小心。隨機應變。須周到。莫因粗率誤軍情。法令森嚴。休侵犯。有過軍前無解星。八人奉令唯唯應。暫離元帥也難分。依依不捨相辭去。離轅上馬出城門。須臾來到韓營寨。行參禮畢兩邊分。世忠大喜忙傳令。大郎尙德統三軍。曹亮曹成爲輔翼。三人水寨守防營。自領二郎韓彥直。隨征李寶上將軍。更有八員都統制。五千兵馬帶隨身。離却蛇盤山十里。安營造飯亂紛紛。看官不識其中事。待看臺端細寫明。山形原是蛇盤式。萬山深處石磷响。樹木參天高嶺表。幽篁鳥道路無津。路途險巖人難入。中有深淵一洞門。其名喚做藏金窟。銅山金穴造來精。棟宇鬼峨頗深邃。楊鼻父子此中存。楊賓三子將山守。五子楊會同護林。護山丞相鄒天美。鎮國元戎燕姓人。名稱必達皆其弟。輔國軍呼必顯身。左衛將軍管師彥。鐵肩沈姓右將軍。護山太保一十二。護山兵勇二千人。集集嘍囉難記數。深林密處罕人跡。忽聞

韓帥將山近。嚇得楊鼻失了魂。連稱罷了雙靴蹬。道他怎得近山林。楊賓兄弟渾呆了。面面相觀奇事稱。必顯上前親領旨。臣願提兵伐宋軍。楊鼻一聽連聲好。命楊賓三子去同征。二人奉命將山下。戰馬加鞭抵宋營。韓爺早得營軍報。令傳彥直會交兵。兩軍陣腳先安定。二郎出馬抖精神。必顯也把征駒拍。迎頭來會小將軍。

韓彥直見他來得兇猛。便大喝道。賊將何名。天兵到此。還不下馬受縛。燕必顯道。我乃楊大王駕前鎮國大元帥。燕必顯便是。你是何人。擅敢到此尋死。彥直道。我乃韓元帥二公子。韓彥直是也。汝等逆天謀叛。特來擒你。必顯大怒。提起八十二斤的合扇刀。望着二郎砍來。韓彥直舞動那桿虎頭槍。左招右架。一場大戰。戰到三十餘個回合。二郎賣個破綻。回馬詐敗。必顯拍馬趕上。二郎在腰間拔出金鞭。回過馬頭。耍的一鞭。正中必顯的左臂。必顯叫一聲不好。把身子一扭。回馬便走。二郎趕上將勒甲縵一把抓住。提過來橫在馬上。那邊楊賓本是個無用的人。看見必顯被擒。欲待上前來救。又恐失手。欲思退後。又恐遺笑。因指點衆嘍兵快去救應。嘍兵

只得遵令。便齊聲吶喊。進了一步。倒退了兩步。二郎見此光景。便把必顯擲下。叫軍士綁了。解往水寨。自己回馬挺槍。冲將上去。那些嘍兵已挑死了多半。楊賓正待逃走。二郎一馬已到面前。挺槍直刺。楊賓戰抖的。舉起手中這桿看樣的方天畫戟來。招架。二郎挑開畫戟。攔腰一把。已將楊賓擒過馬來。衆嘍兵俱各沒命的跑回山上去報信了。二郎拿着得勝鼓。回營報功。韓爺命將二賊推上來。軍士答應一聲。將必顯楊賓推至案前。楊賓垂頭喪氣的跪下。燕必顯立而不跪。韓爺大怒。喝道。你這賊子。既被我擒。怎敢不跪。必顯道。要殺便殺。豈肯受此屈辱。韓帥看了二人光景。便喝小校。將二賊監禁後營。待我破了他的巢穴。捉了楊么。一同斬首。小校得令。將二人推至後營。韓爺又命軍校如此如此。小校應令行事。不提。且說楊賓必顯兩個監禁後營。各住一間囚房。緊緊對着。一處有四名軍士看守。不容通話。到了晚間。楊賓已是肚中餓得鬼叫。瞪着兩隻眼睛。口流清水。却見兩個小軍。一個托着一盤。不知什麼菜蔬。一個提着一壺。大約是酒。一手拎着個飯籠。走進對門房中去了。直至更深。有個小軍托着一碗粗飯。一盞冷冰

冰的白湯與楊賓吃。那四個軍士一同喝酒去了。楊賓看了那碗粗飯。反吃不下了。只把湯來呷了幾口。四個軍士看見楊賓使氣。同聲的罵道。賤賊既不吃飯。拿開去罷。遂將楊賓網在柱上。各自去睡了。楊賓綁在柱上。死又不死。活也不活。忍不住流下淚來。熬至一更時分。只聽得外邊腳步聲響。楊賓側着耳朵細聽。恰像三四個人走入對面房去。好一會又聽有人出來。輕輕的只說一句多在小將身上。聽他們仍出後營去了。楊賓心裏好生疑惑。到得天明。韓爺暗暗令趙芸梁與周青吉。青四將如此如此。又寫一封密書。差人到潭州城內去見岳元帥。

詞中不說韓營事。再表潭州帥府情。公餘少保觀兵策。槐陰臺壘上階庭。揭籬步進張公子。手奉來書近大人。稟云韓帥差人至。密書一角賜回音。岳爺接過韓爺信。開函鳳目早觀明。取將冊子交公子。監中速傳那強人。憲爺奉冊辭公去。長爺入內見嚴親。聞得牢中傳人犯。故而伺候進花廳。公爺當下攙身起。後堂就坐不升庭。須臾帶上牢囚犯。近案低頭跪在塵。公爺伴問名何姓。那犯人道大人在上聽

呈明。小人原是良家子。蔡勳兩字姓知名。只因酒醉傷人命。定成死罪在牢門。坐中元帥聞斯語。面帶笑容說與聽。醉中失手充軍罪。誤傷人命合從輕。定成死罪何緣故。照律還應減等論。蔡勳聽了連叩首。道大人筆下望超生。岳爺應道無難事。本帥衙中有一情。爾若應聲能幹得。包你釋罪轉承恩。蔡勳大喜將頭磕。道大人活命感洪恩。赴湯蹈火皆情願。結草啣環報再生。敬求元帥開金口。將情賜示小人聞。英雄元帥怡然道。本帥有帳前馬後一王橫。驍勇無比資護衛。隨征本帥有年深。奈何韓帥差人至。特向衙中要此人。若然不放他前去。有負同僚友誼情。若使王橫承令去。本帥司事乏其人。思量遺爾權相代。更名換姓冒王橫。換他服色前行去。隨機應變要留神。泄漏機關非小可。爾思此事可能行。蔡勳好不心歡喜。道貴人提拔入青雲。小人凡事皆遵令。料無人識假王橫。言時階下頻叩首。撤開雲霧見天青。元帥即時傳左右。命將衣甲賜他身。後堂改扮多停當。升堂少保見來人。傳上韓營軍校士。當堂叩見岳軍門。岳爺坐上親吩咐。令

傳馬後勇王橫。那人奉令忙行上。案前跪下聽施行。少探其時方啓口。將言細示下書人。

岳爺向來人道。若非元帥來書懇切。決不能從命。但此人乃本帥得力之人。今暫同你前去。服侍元帥。待賊平之後。須當還我。萬不可失信。來人唯唯答應。元帥又向假王橫道。你且隨來人去見韓元帥。須要小心服侍。不可怠惰。王橫領令。遂同了來人叩辭了岳元帥。到了韓營。正值世忠升帳。來人同着假王橫跪下。繳令。韓爺便問道。你是王橫麼。假王橫便道。小人便是馬後王橫。並無第二個。韓爺道。本帥久知岳元帥有個馬前張保。馬後王橫。十分得力。故要你來暫做個隊長。掌管一百名軍士。倘有功勞。再行陞賞。假王橫叩頭謝了。站過一旁。韓爺命將楊賓燕必顯二賊推來。軍士答一聲。吓。不一會將二賊推至帳前。世忠拍案怒道。你二人既被我擒。料難飛去。還是降與不降。必顯睜着兩眼。大叫道。不降。你便怎樣。韓爺道。既不肯降。推去梟首。正待將二人推下階去。忽見一員將官在韓爺臨邊輕輕說了兩句。韓爺又命推轉來。遂吩咐道。且將燕必顯仍禁後營。叫過王橫來道。這楊賓非比別的。乃是楊么之弟。理當解上

臨安獻俘。你可領兵四名將他解送岳元帥行轅。聽他處分。路上須要小心。王橫得令。就辭了韓帥。將楊賓推入囚車。帶領四名解軍出營。望着潭州一路而來。不道那四個解軍走了兩步。倒退了三步。王橫坐在馬上。喝叫快走。你慢慢騰騰的。誤了公事。那四個解軍自言自語。只管埋怨。你是岳元帥帳下的一個馬夫。反如此大模大樣。我們辛辛苦苦。沒一些兒好處。還要被人呼喝。王橫聽了。好不動氣。跳下馬來。倒轉鞭棹來大喝道。你這班狗頭。也知道天色將黑了麼。進城還有一二十里。如此重犯。倘有差處。如何是好的。一個軍士上前叫聲。將爺不要動氣。我們今日帥爺升帳得早。沒有吃得飽。飯實是走不動。你是騎着馬的。那裏曉得跑路的辛苦。又一個道。你不見前面是靈官廟了。我們趕到那廟裏。向道士要些酒飯。吃饱了。好趕路進城。

王橫一聽。連稱好。跨上雕鞍。趕進程。押着隨軍人四個。推起囚車。急急行。一程到了靈官殿。囚車歇在外廊邊。軍士三人同看守。王橫踱步上高廳。隨帶一軍爲引導。揚威耀武。喊高聲。廟中可有僧和道。快快前來。三兩名。走出道家。人一個。口中誦道。甚人

臨。高呼小叫真奇事。佛門清淨厭高聲。開言軍士厲聲喝。該死的無知賊道人。你知俺等何人物。成安王下將官們。押解一名重要犯。送去潭州帥府門。俺們走得頭昏黑。肚中飢餓故來臨。不將酒飯來呈奉。還敢言三論四云。管教歸稟王爺曉。許爾人死得成。道士一聽渾呆了。滿面笑容獻至誠。連道軍爺休着惱。無知負罪重千鈞。要陳酒飯無難事。今日是靈官佛殿慶仙昇。三牲福禮皆齊備。奉請軍爺飲一樽。王橫歡喜連稱好。來至靈官後殿庭。推將首位王橫坐。道士旁邊獻巖懃。呈杯送篋多忙亂。軍爺個個口中稱。此際王橫無限喜。洋洋得意骨頭輕。他原最喜杯中物。更且無賴性生成。今見諸多人承奉。自然高坐目無人。回頭又向道士說。還該送酒四隨軍。他們看守囚車子。豈能入內飲杯巡。道士一衆齊言是。軍爺吩咐理當遵。王橫得意哈哈笑。讚稱爾等尚聰明。進退有方知好歹。孝順爺爺有敬心。重來此地加恩賞。老爺不是負心人。道士等衆聞斯語。加意逢迎莫敢違。衆道士你斟我奉。好不湊趣。那四個軍士押着楊賓在

外邊廊下冷冷清清等了半日。只見一個老道擡着幾碗蔬菜。一籬筐飯。放下幾副碗筷。走來道。你這位將官說叫衆位吃了飯。好快些趕路。說罷去了。那四個軍士十分焦燥。側着耳朵聽得後面歡呼暢飲。好不鬧熱。一個軍士叫聲哥啊。我想王橫這狗頭本是岳元帥跟馬之人。不如我們的出身。今日被我家元帥擡舉他做個百總。就這等大模大樣。把我們不當人。若日後再得了功勞。不知怎樣哩。一個軍士道。韓爺待人本沒個久長性兒。最喜的是新鮮。我也無意跟他。拚得退了這分糧。別尋個生理去罷。一個軍士道。交兵之際。那個准你退糧。只好逃往金國去投降了四太子。或者倒掙得個出身。四個軍士你一句我一句。多憤憤不平。那楊賓在囚車內聽得明明白白。便接口道。我看你四人容貌軒昂。決非久困之人。今日反受那小人之氣。何不同去投了我家大王。必然重用。四人道。王爺若肯保我們討個出身。我們就拚命對付了那厮。放了王爺同去。如何。楊賓道。你四位果然有心。我必向大王保爲殿前都尉。決不食言。四人大喜道。事不宜遲。就此動手罷。哄的一聲。就將囚車打開。放出楊賓。四人拔出腰刀。同着楊賓奔入

後殿。那幾個道士見了俱逃往後面關門閉戶去了。王橫還坐在上面醉眼迷離。纔立起身來。早被四個軍士上前一頓亂刀砍死。攙了楊賓一齊出了廟門。將王橫的馬與楊賓騎了。找着小路。一同望蛇盤山後而來。到得山邊。已是定更時分。嘍囉見是三大王回來。連忙開關。送他進去。

一程早到藏金窟。正值楊梟坐殿筵。五王楊會臺旁

立。必達元戎共論兵。商量要發人和馬。早救楊賓

出宋營。忽聞此報非常喜。逢凶化吉感神明。忙問

吾兒怎得生還轉。必顯而今還死生。楊賓哭告親爹

曉。道孩兒受盡萬千辛。倖遇四人知順逆。力救孩

兒脫難星。不然早做刀頭鬼。抱恨含冤了此身。楊

梟聞奏方知悉。傳言請上四恩人。四軍來到金鑾殿

齊齊下禮跪埃塵。楊梟便問名和姓。四軍回答甚

分明。一姓江來名作彩。一人山姓鳳爲名。一個水

和名與姓。一人喚作石鳴身。楊梟拱手稱難得。救

我孩兒當報恩。齊封統制雜軍職。仍做三王保駕臣

四軍上殿將恩謝。頂盔貫甲陪精神。楊梟下令諸

臣子。叫必達先行請救兵。快到洞庭湖內去。請大

王火速救援兵。救出你兒燕必顯。宋營早把世忠擒

必達奮身稱領旨。洞庭見駕莫多云。回文聽表韓

元帥。聞報其情幸事成。一聲令出升坐堂。命推必

顯帳中臨。坐中韓帥觀伊道。我看伊分明勇士能

故而不解潭州去。要你投降大宋君。建功立業揚名

姓。富貴榮華萃汝身。聞言必顯圓睜目。喝聲洗耳

聽分明。

我弟燕必達現爲輔國大元帥。各有家小在山。我怎肯

貪生貽害一家骨肉。韓爺道。如此說來。雖是謀叛之徒。

到也忠義可嘉。本帥本仁義之心。出師討伐。何愁楊梟

不滅。叫小校可將他馬匹軍器還來。放他上山。待本帥

擒了楊梟父子。再行招撫便了。小校奉令將必顯推出

營外。交還了衣甲等件。必顯獨自一人來至山下。叫關

守關。嘍卒見是燕帥。連忙開關。放了過去。必顯上殿拜

見楊梟。楊梟便問你怎得回來。必顯將前後事情細細

稟知。楊梟大怒道。胡說。你既不降。定當斬首。或者解往

潭州。怎能就輕放了你。你的隱情我已洞知。必竟你先

降順了他。故此獨把三王解往潭州。今來想騙取家小。

叫左右推去斬首示衆。楊會慌忙阻住刀斧手上前道。

請父王息怒。但此事不識真假。不可枉殺一員大將。楊
梟允了。遂將必顯拘禁。又向楊賓道。必達前往洞庭請
兵。恐生他變。你可同着四都尉一路迎去。接應來兵。直
搗宋營後寨。即可放火為號。我即下山來攻。不可有誤。
楊賓得令。同四人由小路望湖口一路迎來。

韓爺探得多明白。暗書手束遼潭城。知會英雄元帥
曉。調發雄師接戰。一面令傅牛統制。湯懷張顯
兩將軍。共兼王貴人四個。各帶韓營慣戰兵。埋伏
蛇盤山半路。小心窺探賊營情。這邊岳帥知其報。
帳前差出共三人。金彪徐慶楊雄將。帶領征長勝
軍。埋伏青雲山下路。一拒他要口共留心。三將臺前
稱得令。叩辭元帥出潭城。且言必達承王旨。抄行
小路至湖濱。登舟行進君山口。進見楊梟臣禮行。
呈上老王親手札。楊梟拆看內中情。看完不覺成呆
面。口內連將不好稱。忙叫屈元公上殿。發下書來
令彼睜。軍師便道真奇怪。朝內分明有細人。若無
奸細傳消息。世忠此地怎屯兵。此時無奈真無奈。
吾王且發解圍軍。救護蛇盤山上急。再察其中與妙
情。楊梟答道卿言是。即點奇王鍾義統雄兵。元帥

仍差燕必達。領齊人馬去迎征。王燕二人承令旨。
洞庭渡過即湖濱。恰好楊賓騎馬至。四人都尉也隨
跟。當時靚面相逢處。合隊同行取進程。將近青雲
山一座。忽聞號礮振天聲。刀槍劍戟如林立。一員
大將跨鞍臨。一聲高叫通名姓。再與兩字甚驚人。
道我奉都爺元帥令。特來拿你建功勳。奇王不及辭
名姓。鋼刀高舉劈頭迎。好個再與真虎將。銀槍對
戰未曾停。攔腰提起王鍾義。交與將軍徐慶身。轉
回駿馬如飛去。來捉楊賓三寇君。却好楊賓回馬快。
取其歸路要潛形。四人都尉高聲道。三王膽大莫
須驚。我等四人齊在此。包能保駕避災星。再與耳
熟同營語。擡頭細認共營人。只見他登時同把楊賓
獲。繩穿索細像餛飩。原來統制人四個。奉令裝為
四解軍。殺了王橫西貝貨。放却楊賓至賊營。今朝
得破金藏窟。全仗將軍四位能。擒下楊賓三寇主。
論功不出岳家軍。再與此際心明白。回對金彪徐慶
云。今將二賊交與弟。快解城中繳令行。我今先到
韓營去。功成報捷即回城。金徐聞語齊齊應。押將
二賊便回身。望着潭州城進路。報功去見岳軍門。

再與這裏拒嘍卒。五千賊隊散紛紛。回對四軍言暫別。沖開一馬抵韓營。報功奏凱從容鼓。回言統制四能軍。拍馬連轡尋舊路。蛇盤山在面前存。叫出守山嘍卒衆。開關急速進關門。因他四將楊梟重。出進無人阻一分。不知有甚機關事。故而急見老王君。此番攻破藏金窟。廿三卷內細陳情。

第四十五回

打酒壘福將遇神仙 探冒山元戎遭厄難

却說那趙周梁吉四統制來見楊梟。稟道：燕元帥果然已投往潭州城去了。今三大王同奇王領兵來搗韓營。舉火爲號。望老大王領兵下山前後夾攻。擒拿韓賊。一言未畢。忽見嘍兵上來報說：山下火光冲天。喊殺不絕。想是救兵到了。楊梟卽命五子同着左衛軍管師彥。右衛軍沈鐵肩。帶領人馬下山接應。三人上馬而來。不上五里路。四邊山凹裏。金鼓齊鳴。一聲礮響。牛皋等四將伏兵一齊殺出。將楊會等三人截住亂殺。當有嘍卒報上山去。楊梟道：不好了。中了他伏兵之計。遂向護國丞相鄧天美道：卿家保守山寨。待孤自己去接應。卽點齊二十名護山太保。帶着二千護山兵。上馬提刀。慌忙下山。但聽得前面喊聲震地。正在混戰。楊梟拍馬舞刀。殺入陣中。四將正當難分勝負之際。忽見一騎沖入重關。乃是楊再興。將楊梟擒獲。竟解回潭州去了。楊會拍馬欲待沖出。被牛皋一錘打下馬來。令軍士將他細綁。管師

彥正在驚惶。鼓聲響處。韓二公子沖進陣來。起手一鎗。將師彥挑於馬下。亂馬踏爲泥醬。沈鐵肩正沒處逃命。被吉青一棒打死。韓帥催動人馬。直殺至蛇盤山下。那山上有燕必顯手下衆將。保了燕氏一門。放出必顯。必顯見此光景。處於必敗之地。正在遲疑。思那四將叫聲。燕將軍你令弟現在潭州。今楊梟已被擒。何不投順宋朝。保全性命。必顯道：事已至此。索性拿了楊氏一門。良賤百餘口。獻了蛇盤山寨。請韓帥上山收撫。世忠大喜。率衆登山。收拾金帛糧草。不知其數。把楊梟家口盡上囚車。放火燒了山寨。凱歌而回。將糧草人犯解至潭州元帥府交納。

當時押解諸要犯。紛紛擁擁進潭城。帥府轅前皆任馬。韓爺進謁岳軍門。禮完就坐分賓主。一巡茶罷笑言論。世忠細述同謀事。英雄元帥慰丹心。傳令升堂訊俘會。會同韓帥共升廳。分開雁翅諸軍將。整肅堂規十二分。帶上楊梟欽要犯。喝聲細綁卽施行。一家一百多餘口。皆付雲陽身首分。必顯居心何太毒。獻山事迫豈真心。降書雖獻難輕赦。宋營豈用不忠軍。岳爺執筆親書判。筆下難逃法網論。

梟首將軍燕必顯。雲陽市上立施行。俱將木桶來裝好。解上臨安奏捷勳。須臾監斬皆停當。退堂帳下散諸人。韓爺作別乘舟去。仍歸水寨守防營。且言湖內楊么賊。探得藏金失守情。必顯獻山輕背主。一家老幼喪潭城。咬牙哭罵韓元帥。更罵江山第一人。傷我一門何太毒。此仇不共戴天深。楊么哭罵如癡醉。合山挂孝鬧盈盈。凶音不使楊凡曉。因他久病臥床衾。弟兄之內惟他勇。望他病好把仇伸。不說楊么湖內事。要言奏捷一椿情。高宗天子得捷報。喜動龍顏十二分。展開英奇元帥本。口稱有幸慰龍心。犯人首級交刑部。四方號令警強人。旨傳戶部加糧草。綵綬諸般獎大勳。工部衙中擡御酒。行軍載送至邊城。又傳禮部加封印。差官田姓思中身。卽行解發潭州去。慰勞韓岳二軍門。戶工兩部遵王旨。照例分行無別論。禮部衙中奏惡賊。怨言時出誘賢臣。太平不中狼心意。妬賢切齒告妻聽。三姓惡婆知捷報。急得三魂少兩魂。三邊事任英雄帥。金國如何可進兵。何時奪得中原地。奴做朝陽你做君。待奴施一長全計。毒殺勤王保宋臣。奇逢

御賜花壇酒。投加毒藥最相應。想至於此心花放。暗暗叮嚀心腹人。原來天子賜出三百壇御酒。命楮賊衙中加封。當時發來俱擺在二堂之內。三姓賊婆。想得停妥。到了更盡之時。叫出幾個心腹走狗。將那三百壇御酒。壇壇打開泥封。放上一把毒藥。仍用濕泥封固。暗暗歡喜道。只要藥殺了岳某。餘者何足懼也。賊槍原是個睜眼烏龜。明知就裏。假做不聞。帖上封皮。你想這等心腸。豈不沒人心麼。次日田思中來領了御酒。並糧草等帶。領人夫一路來至潭州。岳元帥得報。卽差人到水口請韓帥進城。會同接旨。將御酒等各物俱發往校場中去。一面叫軍士去買民間的酒來。沖和這御酒方够犒散。不道被牛泉聽見。想道。不知有多少御酒。待俺去看看。就獨自來到校場。走到車子跟前。覺得有些酒香。牛泉道。妙呀。待俺開一壇來看看。不知是怎樣的。便將一壇泥頭打開。忽然一陣酒氣沖入腦門。霎時頭痛起來。牛泉道。哦。這酒有些怪異。回轉頭來看見那車夫立在後邊。牛泉道。你可要酒吃麼。車夫道。若老爺肯賞小人極妙了。牛泉道。只是沒有傢伙。車夫道。小人有個酒瓢在此。牛泉道。

甚好。接了瓢。便去盥裏兜了一瓢。遞與車夫道。快些吃了。再賞你一瓢。這車夫是個貪盃的。說道多謝老爺。接過來兩三口就吃完了。不吃猶可。這酒下了肚。霎時間一交跌倒。滿地亂滾。不多時七竅流血而死。牛皋見了大驚。喊道。我等幹了多少功勞。這昏君反將毒藥酒來害俺們性命。拿起鋼來。將這三百壇御酒盡皆打碎。軍士着急。忙至轅前通報。傳入內堂。岳元帥正與欽差韓帥宴會。一聞其事。即便升堂。傳牛皋上來。牛皋入內見了元帥。大叫道。元帥先殺了欽差。然後入都面聖。問他爲什麼將藥酒來毒死俺們。元帥道。爾何以曉得是藥酒。牛皋怒沖沖的。將車夫之死稟明。直說至怒打御酒之事。元帥問道。現剩多少箇箇的在麼。牛皋道。沒有都打碎了。

聽言大怒英雄帥。冒失如斯氣死人。拍案一聲呼左右。速行梟首豈容輕。堂前綁下牛統制。世忠刀下叫留情。忙來案側躬身道。元戎息怒聽愚云。若不遇先鋒牛統制。逆勇們齊做潭州怨鬼魂。公爺尚未回言答。走上欽差田使星。道望求元帥從寬赦。將軍無罪是功臣。不然御酒人人飲。問誰能脫此遺生。

先鋒此舉功非小。救得人人報君。若使君侯有甚長和短。豈非宋室壞長城。韓爺接口同聲道。懇求元帥恕將軍。公爺只得傳鬆綁。救了牛皋統制身。坐中又展紅旗令。立迫牛皋出宋營。先鋒不捨英明主。道言生死要隨跟。元戎却道休增懼。本帥無須用你身。快快與余來出去。何須苦苦惱人心。牛皋無奈辭元帥。只得出轅上馬歷風塵。岳爺目送牛皋出。丹心暗暗感懷生。徐徐啓口將言問。御酒誰衙封解。思中承問躬身答。禮部衙中一夕存。封皮也是他衙帖。小官起解至潭城。聞言元帥長吁嘆。道欽差繳旨且回京。思中應諾辭元帥。回轉臨安不必論。公爺送出欽差使。散了州中武共文。差人追趕牛統制。四方尋遍影無形。心懷惓惓難輕捨。抱得深愁海樣深。獨秉丹心期報國。惟求天下早清平。迎鑾早慰蒼生望。聊展凌雲志一伸。奇功豈望圖鱗閣。自甘高尚讓權臣。住言少保縈懷抱。要說牛皋失意情。出轅一路行將去。看看十里有餘程。肚中飢餓難行走。到來一座茂松林。見一個道童立在林下。牛皋叫聲道哥。這山上可有寺

院麼。道童道。此山名喚碧雲山。並無寺院。只有我師父在山中修煉。牛泉道。你家師父姓甚名誰。道童道。我家師父叫做鮑方老祖。道法精通。有呼風喚雨之能。擲豆成兵之術。早上對我說。你今午下山去看。有一騎馬將軍。叫做牛泉。你可引他來見我。將軍你可叫做牛泉麼。牛泉道。正是俺家。你可領俺上山去見見你師父。俺實肚中飢餓得極了。道童道。且隨我來。牛泉只得一步步走上山來。進了洞門。見了老祖道。俺肚中飢餓。可有酒飯。拿些來吃。老祖叫道童去。拿素飯來與牛泉吃。老祖道。將軍有何事故。到此荒山。牛泉便將打碎酒壘。被岳元帥趕出之事。細述了一遍。老祖道。原來如此。將軍今欲何往。牛泉道。無處棲身。老祖道。如此。不如隨山人出家。到也逍遙快活。牛泉暗想道。俺看元帥立下許多功勞。昏君反將毒藥來害俺們的性命。不如在此出了家。無拘無束。倒也自在。主意想定。連忙跪下道。弟子情愿跟着師父出家。老祖道。你既愿出家。一要戒酒。二要戒葷。三要戒情。方可。牛泉道。一依教。略略吃些酒。不知能通融麼。老祖道。既要吃酒。快到別處去罷。牛泉道。不吃不吃。件件皆依。老祖道。既如此。隨我來。牛泉跟至

山下。老祖叫牛泉將馬上的籠頭鞍轡卸。下。高喝一聲。那馬騰空而去。又命牛泉卸下盔甲。至井邊。叫牛泉將盔甲鞍轡都放下去了。然後同牛泉回至洞府。參拜神祇。收做徒弟。取名悟性。換了道袍。牛泉把自己身上一看。哈哈大笑道。如此弄得俺像個火燒道人了。從此就在碧雲山上修道。不表。

回文提起潭州事。拈毫要寫那楊么。這朝商議軍師道。追思往事氣難消。不甘失守藏金窟。前番設計枉徒勞。雷家五虎空遭戮。重圍殺透被他逃。思量可畏英雄帥。百萬軍中逞俊豪。此人不死如何好。只怕的損兵折將枉徒勞。屈元公聽忙呼主。臣思一計把仇消。命傳王佐差人去。約他來看冒山高。只言有路通王殿。彼必無疑應主邀。來時臣等先齊備。團圍放火把山燒。憑他使盡通天手。料難插翅上雲霄。吾王捨了那王佐。將他也入火中拋。他如應旨無容說。阻四推三定不饒。將他眷屬齊拿下。憑王監禁與開刀。楊么聞奏連呼妙。道軍師此計果然高。立去那東耳木寨傳王佐。詔至堦前聽事苗。軍機斷決須借重。願卿報國莫言勞。殿前王佐渾呆了。

奏稱此事實難包。前番設計空遺笑。而今豈可再徒勞。臣知岳某多才智。料難入騙把災招。楊么一聽便大怒。違抗軍令罪難逃。明知你與他通誼。不干國事半分毫。喝聲拿下他家小。一齊監禁不寬饒。此時王佐成呆面。叩頭只得把恩邀。道臣不敢違君命。謹當照辦敢辭勞。楊么不答將朝退。王佐回營恨莫消。乘舟來至潭城下。報稱求見霍嫖姚。公爺正集諸軍將。談兵錦帳演六韜。當時聞報傳言請。鍾情元帥重神交。互相見禮分賓坐。王佐躬身道事苗。再三請罪顏慚愧。金蘭會上負情高。事皆出自軍師計。教弟無顏對故交。特施一計贖前罪。約兄隨弟探嵩樵。洞庭與圖來呈鑒。又向那英奇元帥話叨叨。輕輕指點圖中路。由冒山即可上宮寮。其時元帥丹心會。為國無辭陟險濤。怡然應允無他說。王佐相辭轉故巢。岳爺正欲擡身起。帳前走上衆英豪。齊齊攔住英雄帥。同聲啓口道根苗。同聲的稟道王佐來請元帥私看冒山決非好意。元帥道我豈不知已曾許彼。豈可失信言罷。就案寫了一封書信。命送與韓帥。約他前來救應。又命張保張憲岳雲

楊虎同往出了潭州。來至東耳木寨。王佐出來迎着。同往冒山而來。行至七里橋楊虎領令住守。以防偷橋。岳爺往冒山而去。楊虎心中暗想道。元帥何多慮也。如此大橋。怎麼偷得。我且躲在石碑之後。觀看動靜。不一會果然那邊偽副元帥高老虎架了一隻小船。望橋邊而來。上了岸。靠那石碑坐着吩咐軍士們。齊動手將橋拆毀。楊虎道。原來如此偷法。輕輕走至背後。手起一鞭。將高老虎打死。衆嘍囉見主將打死。慌忙下船逃命去了。再說元帥同王佐衆人上了冒山。正在偷看之際。只見四面火箭齊發。冒山前後左右。預先堆滿乾柴枯草。火箭落下。登時烈焰冲天。元帥和衆人多在烟火之中。正是
火光烈焰沖霄漢。烟塵迷漫天地昏。岳爺料知兵戈計。豈宜急急迫亂行兵。其時不覺丹心駭。沖烟冒火下山林。未行多步張君至。力保元戎退火星。長爺着急橫沖敵。誤將王佐當嚴親。烟火之中難細認。抱上雕鞍急轉身。烈焰蜚騰危莫解。人人喘息被烟熏。一程來至湖江口。楊虎迎前稟事因。道橋梁果被他人拆。喚船方可覓歸程。正當言處韓郎到。架

舟接應岳軍門。渡過斷橋東耳寨。岳爺諸將略安神。一齊登岸將駒上。長爺猶抱姓王人。岳爺願盼雲公子。徐徐啓口說知聞。吾兒放下王叔父。隨同爲父轉回城。聞言公子方知曉。悔因王佐枉勞身。慌忙放下回身轉。自上雕鞍整玉神。元帥怡然無怨意。復與王佐談交情。道言賢弟仍歸寨。愚兄就此亦回城。岳爺說罷便返駕。王佐轉營愧不勝。岳爺海量真難得。友誼情深勝古人。我三番幾次將他害。他却全無怪我心。我今番不遇雲君救。尸骸穩在火中焚。從今立志心歸正。不助謀逆賊寇君。洞庭繳令庭參畢。將情略略奏他聽。細呈岳帥沖烟出。依然無恙脫災星。楊么聞奏真無奈。又只好王佐家小赦罪名。旨下合門皆放出。回歸東寨莫多云。此時要表英雄帥。電光火石慶遺身。回歸帥府升堂坐。獎功記錄慰諸人。令傳四將回營所。將息身軀好建勳。合營將士齊來到。慰問慇懃擁軍門。少保令傳皆免候。連朝不適厭聲喧。冒險歸來常病肺。事繁食少尚談兵。衆軍深恐公勞瘁。投壺雅集散心情。無奈軍情傳急報。傳宣只得稟公聞。楊么差出都元帥。

尙志爲名伍姓人。統帶精雄兵不少。攻打潭州這座城。此時討戰城樓下。望求元帥遣雄軍。少保卽時跨駿馬。出城率衆自親征。排成陣勢多嚴肅。旗門開處會交爭。那邊尙志催騎上。驚見經文緯武臣。英姿奪目凌雲態。不怒而威秋水神。戰袍蜀錦連花色。半披繡蟒白如銀。腰圍八寶連環帶。金盔鳳翅放光明。橫鎗立馬旗門下。呆了前楊么將其兵。元帥坐鞍擡鳳目。陣前會戰少將軍。但看他堂堂一貌原非俗。態度猶藏儒士文。全身披挂多華麗。方天畫戟手中掄。岳爺正欲詢名姓。見他馬上早開聲。要知會戰情由事。下卷詞中再續陳。

第四十六回

伍尙志計擺火牛陣 鮑方祖贈寶破妖人

却說伍尙志看着元帥道。來將莫非岳某。元帥道。然也。汝是何等樣人。敢與本帥對敵。快通名姓。尙志答道。我乃通聖大王麾下大帥。伍尙志是也。元帥道。本帥看你頗有英氣。量非庸才。何故甘作賊寇爪牙。若能幡然悔悟。輸誠聖朝。也不失爲人中豪傑。尙志道。岳某休要花言巧語。若是要我歸順。且先來認認我的手段。元帥答道。領教便了。三軍吶喊。擂鼓搖旗。二將相鬪。左挑右刺。自己至西。尙不見勝負。天色將晚。伍尙志略略有點罷疲的樣子。各自收軍回營。元帥回帳。衆將齊集轅門。候安不表。且說伍尙志來見楊么。奏說道。岳某本事高強。臣等決非對手。難以力敵。只可計取。停了一日。伍尙志來見楊么。奏稱。臣籌得一計。要水牛三百隻。用松香膠。在牛尾上。牛角縛了利刀。臨陣時。將牛尾燒着。牛負痛。自然向前狂奔。那岳某總有回天之力。手藝高強。焉能被此一沖。敵軍必然潰亂。然後合力攻之。將岳某擒獲。

以杜後患。楊么大喜。允奏命伍尙志依計而行。到了次日。尙志先將三百隻水牛藏在陣內。自己一馬當前。來至潭州城下。討戰。岳元帥聞報。即欲率衆臨陣。早有衆將上前阻住。同聲的道。元帥貴恙未痊。現在又與他交鋒。未免太勞。還須珍攝。爲要小將們願效微勞。前去抵敵。元帥尙未回答。只見雲公子全身披挂上堂。請令出仗道。求大人准孩兒前往。分任其勞。元帥允許了。又令岳真董先張用弟兄共領五千人馬出城助戰。公子奉了將令。率領四將。叩辭出轅上馬而去。元帥傳上憲爺道。你可率領本部弓箭手上城督戰。見機行事。須要小心。

那邊尙志忙傳令。燃火齊將牛尾燒。放出水牛三百隻。橫冲直撞宋營寨。負痛難忍牛力大。旗門冲破甚咆哮。長爺眼快回兵快。令傳速退喊聲高。統制四人齊轉馬。進城即令把關牢。敵樓且表張公子。目觀牛勢甚心焦。一擁而來山岳倒。怎能人力與牛交。想時取過狼牙箭。滿月弓開發皂雕。連枝箭法神人授。傾退羣牛帶箭跑。三軍吶喊軍威壯。全城無恙宋營寨。當時收陣鳴金鼓。進見岳爺稟事苗。

幸而兵卒無虧缺。只是難與人奮論兵交。聞言元帥雙眉繚。忙道收軍待來朝。且將免戰牌懸出。再思退敵展六韜。那邊尙志回營帳。虛張聲勢獻功高。道潭州指日臣能破。水牛一陣逞英豪。宋軍免戰牌懸出。死守關城定不牢。楊么大喜呵呵笑。道卿英武冠羣僚。從今高枕無憂慮。拭目潭州歸吾曹。果能岳某生擒至。教卿麒麟姓名標。彼時恩遇不可說。當殿將卿駙馬招。紅鸞天喜迎黃道。金蓮灼照賦天桃。尙志歡然忙叩謝。十分得意映眉梢。須臾殿上懸燈彩。霓裳曲奏五雲飄。宮娥對對提香鼎。內侍雙雙品玉簫。樂聲悠揚鈞天奏。擁出金枝玉葉嬌。三請殿前新駙馬。參天拜地鳳鸞交。雙牽紅線同心綰。洞房深處鵲成橋。坐床撤帳通行禮。瑣碎煩文莫細描。玉殿金鑾開大宴。傳杯尙志敬諸僚。更深回進瑤台闕。滿翠那綉琴瑟展絞綃。誰知這位賢公主。銀屏獨坐意無聊。一任你千呼萬喚無言答。但看他柳葉眉邊殺氣高。好不過含嗔含怨郎心愛。欲博得傾城一笑把魂消。名花入手驚還喜。奈何良夜聽更遙。尙志十分難忍耐。屏退宮人近玉姣。道大王恩賜賈

公主。厚恩許我鳳鸞交。緣何俏眼流香淚。不使檀奴渡鵲橋。聞言愈惱賢公主。粉容含怒蹙眉梢。喝聲休得胡言語。將奴錯認楚雲嬌。言時輕展織纖手。胸前取出小鸞刀。刀尖指定伍尙志。含嗔款款啓櫻桃。道奴豈是楊么女。奴勸你快把癡情一旦拋。若然要想成連理。不過兄曉總徒勞。你今不聽奴言勸。絕情只問此鸞刀。此時尙志渾呆了。慌忙施禮展宮袍。慇懃相對如花貌。和顏啓口問根苗。尙志聽了公主這番言語。不覺大驚。連忙上前奉揖道。不知令兄是誰。小將如何曉得。既和公主結爲夫婦。自然聽從。且請放下凶器。慢慢的與小將說明便了。公主雙淚交流道。妾家姚姓。先父表字平章。昔年楊么竄魯將妾一門殺盡。搶掠財物。那時妾身年方三歲。楊么撫爲己女。妾年漸長。痛念椿萱。苦遭殺戮。思妾生詩禮之門。豈甘醜顏事仇。以辱先人。惟妾家至戚無多。只有表兄岳某。現爲都督大元帥。統領雄師。百萬須得見他。與我報了殺父之仇。方雪滅門之怨。妾看你堂堂一表。不思報國立功。何故甘心從賊。妾寧死決不相從。落罵名於千載。伍尙志聽了這一番言語。低頭一想。便道。姚小

姐之言。果是不差。小將茅塞頓開了。楊么貪殘暴虐。諒不能成就大事。但令表兄現居敵國。如何好去通信。怎得與他會面。既是小姐如此說來。小將焉敢冒犯。且為名義夫妻。各自安寢。睡過了楊么。小將遇便討一差。便去見表兄。便了。小姐檢衽稱謝。自歸繡帳。尙志就在旁邊榻上和衣而寐。過了幾日。正值楊么升殿傳集衆官商議攻打潭城。伍尙志出班奏道。臣看岳某堅守城郭。不肯出仗。定有詐謀。不如遣人議和。兩下罷兵息戰。再看機會。何如。楊么答道。駙馬言之有理。孤家亦是如此想法。早已閃出軍師余尙文連口的道。不可不可。臣有一計可破潭州。大王快降旨。着人在於七曲星山上搭起一臺。待臣登臺。作起五雷神法。召遣天將進城。立取岳某之首。其餘就不足慮了。楊么大喜。准如所奏。回頭對尙志道。駙馬且看軍師此計。再作別論。尙志只得稱是。楊么即刻傳旨動工。在七星山上造起一座高臺。尙文下殿。改扮停當。上臺作法。

回文提起牛統制。碧雲山上持苦行。奈他酒肉場中慣。臨陣交鋒喜逞英。豈甘寂寞深山裏。持齋吃素更難禁。此朝不告仙師曉。偷下山來散散心。東觀

西望多時節。林中揀石坐安身。此時腹內雷鳴響。苦思海味并鷄筋。忽見水牛一隻穿林入。十分咆哮向人奔。角帶利刀焦着尾。看他力薄自逃生。此牛你道從何至。尙志營中奔到臨。牛鼻一手將牛帶。十分得意笑欣欣。想俺終朝吃素熬清淡。送來口福感天恩。不然怎有刀兒在。豈非天賜此牛吞。解下刀來擎左手。按倒牛兒幾段分。石中敲出星星火。取將枯草地中焚。枯枝枯葉搜尋遍。煨來牛肉熟半生。不分甜美裝於腹。不論生腥大口吞。正當大嚼燒牛肉。耳中悟性有人稱。少時小道身邊立。道你何時到此林。尋遍山林呼不應。師尊叫我下山尋。緣何不稟他知曉。暗地開齋并殺生。牛鼻只得攙身起。道俺家聽你呼聲臨。正要拋牛來應你。你身已到面前存。道童笑說休言了。請兄迅速上山林。我今隨你同行去。免得師父知之又怪人。牛鼻點頭呵呵笑。這般行事始相應。談談笑笑將山上。洞門來見老仙君。鮑方師便開言問。你竟瞞了山人去吃葷。出家不合山家例。持齋戒殺豈無聞。公然不奉山人教。下山破戒把牛吞。從今不用持齋素。仍歸宋

室助軍門。牛皋說道如何去。舊的頭盔軍器一無存。怎能上陣交鋒敵。豈非笑殺宋營軍。仙師答道休焦燥。諸般物件我收存。你今隨我前邊去。完璧全歸送轉程。牛皋跟着仙師走。一程已到井邊臨。仙師運動奇門法。口中偈語念頻頻。忽然跳出稀奇物。非龍非獸一精靈。獻上那頭盔鞍轡兼雙劍。隱身又入井中存。仙師一一交傳後。牛皋接得甚歡心。而今諸物皆完備。還有烏駒那裏存。仙師一聽微微笑。立近山腰將手擎。

鮑方師將手一招。那匹馬長嘯一聲。飛奔而來。牛皋把盔甲穿戴好了。又將鞍轡放在馬背上。乃下拜道。弟子前去上陣。求師父賜幾件法寶。也不枉這裏修行一番。老祖道。這到使得。就向袖中取出一枝小小箭兒。遞與牛皋。牛皋接過來看了便道。這樣一枝小箭。要他何用。不知俺營中尙有多少在那裏。老祖道。你那裏知道這箭的妙處。名叫穿雲箭。倘遇會駕雲的。只要將此箭拋去。百發百中。牛皋道。這一件不够。求師父再添幾件。裝門面。老祖又向袖中取出一雙草鞋付與牛皋。牛皋笑道。徒弟上陣。穿着靴子不好。又不去作腳夫。要這草

鞋何用。老祖道。牛皋你休要輕看了。這鞋名爲破浪履。穿在脚上。踏水如履平地。楊么乃是天上水獸。下凡。你須着了此鞋。方可入水。助岳元帥一臂之力。將他擒獲。牛皋道。這樣說來。又是一件寶貝了。求師父索性再賜幾件好些的與弟子。老祖道。我也沒有別的寶物了。只有還魂丹兩丸。你可拿去。好好收藏。一丸以備拯救岳元帥的性命。一丸留着日後自有用處。說畢。便向袖中取一個小小葫蘆。傾出那兩顆仙丹來。交付牛皋。又道。千萬不可遺失。牛皋接來。包好。藏入懷中。稟道。弟子不認得路徑。求師父叫個小道引一引路。老祖道。這到不消。你且上馬。閉緊了眼睛。自然會到的。牛皋應一聲。是。跳上坐鞍。將雙目閉了。老祖喝聲起。那馬忽然騰空而起。耳邊但聽得颼颼的風響。約有半個時辰。馬就慢了。只聽見耳邊叫道。值日功曹。丁甲神將。速降壇前。聽我法令。又聽得不住的劈拍的聲響。牛皋此際睜雙目。跨下征駒到凡塵。見高臺一座。凌霄漢。有一花裝異道人。正立臺中來作法。口中吟唸不停聲。牛皋下馬將臺上。喜殺奇門余尙文。自稱法力非常廣。召得玄壇黑虎君。重把令牌輕一拍。

喝聲神將進潭城。帥衛速取都爺首。一切休違令快回程。牛皋暗笑高聲答。領法旨三字朗然明。手中鐵鋼高擡起。尙文正中腦門心。當時首級來梟下。匆匆上馬走如雲。這邊臺下嘍兵輩。聽得高臺有異聲。慌忙扒上臺來看。只見尙文尸首倒縱橫。不知首級歸何處。做了無頭怨鬼魂。衆人相看無理會。只好飛報楊么再理論。楊么吃嚇成呆面。好生疑惑悶沉沉。且行傳旨收尸殮。追究誰人下毒情。此時聽表先鋒將。快馬加鞭早到城。下鞍進了元帥府。公爺得報甚歡心。牛皋進謁行參禮。又將那尙文首級獻軍門。細陳作法登臺事。甚慰英雄元帥情。慰勞記錄加功獎。問及將軍何處隱棲身。牛皋答道皆無定。東遊西蕩過光陰。公爺暗暗心生異。幾番詢問少真云。次日韓爺書札至。特請元戎發曉軍。少保即傳牛統制。命他暫去助韓營。牛皋承令辭元帥。便來水口見軍門。世忠聞報心歡悅。十分敬禮猛將軍。牛皋呈上公爺信。韓帥開封觀看明。書中言及牛皋事。許久行藏乞探詢。看完隨手藏書案。命排酒宴爲洗塵。牛皋不敢連聲謝。韓帥慇懃奉一樽。

道前番全仗將軍力。功高能救萬生靈。不然皆已登鬼錄。相逢疑是再生人。早敬一盃聊表意。還期同立義朋盟。牛皋答道難承命。冒犯軍威罪不輕。世忠笑說休推托。岳侯與你也連盟。理應一體呼兄弟。何得推辭不允承。牛皋陪笑慌忙應。韓營香案早排成。弟兄結拜盟天地。重新入席飲杯巡。世忠欲探真情跡。有心勸飲不停樽。古云酒後真言吐。牛皋此際覺醺醺。細陳遇着神仙事。殺牛開戒下山林。承他贈俺仙家寶。更賜還丹內府珍。韓爺暗喜伴言道。愚兄不信弟言論。便說道。愚兄實在不信。可試與我看看。牛皋就取出草鞋來穿了一同韓帥出寨。跳下水去。果然在水面上行走。如履平地一般。韓爺大喜。遂暗暗修書回復岳元帥。右軍都尉李寶自從破了藏金窟。解楊桌的家小至潭州。得見了岳元帥。愈加神馳意往。終日裏思念不止。今見牛皋與韓帥相善。他便暗地裏來懇託牛皋。在韓帥前爲他關說。轉薦岳元帥麾下。牛皋應道。你不要忙。俺自有道理。你前由楚歸在韓爺帳下。聞得你痛哭流涕。要歸俺家元帥。韓帥曾經寫過信給俺家元帥。他回信

說均是爲國。何分彼此。你可曉得俺家的元帥。是愛人以德的心中。甚是愛你。無異於在他麾下。李寶道。牛將軍之言。正是。然末將欲敬岳元帥。是個千秋人物。未將非圖富貴。希望在他麾下。留個信史之名。牛泉道。李將軍既熱心。意堅決。包在俺家身上。今日當天一拜。牛泉決不負人的人。李寶大喜。就與牛泉結爲兄弟。情好如同手足。到了次日晚上。牛泉來見韓帥稟道。末將到此已經旬日。並無功績。實在慙愧。今夜須去沿湖一帶巡查。巡查。韓爺應允。牛泉辭出。駕着一號小船。出湖巡哨。恰遇楊么手下的水軍元帥高老龍。也駕着三四號小舟來巡湖。牛泉見了。便叫水手且慢蕩槳。便將這雙草鞋穿上。踏在水面上。走到賊船邊。高老龍看見。只道是湖神顯聖。慌忙跪在船頭上叩頭道。弟子高老龍。明日設祭。仰望神明護佑。牛泉道。快擺香案。遂走上船來。這一鋼將高老龍打死。又將船上水手盡皆打落水中。後邊賊船看此光景。一哄而逃。牛泉搶了這幾隻空戰船。回寨報告。韓爺大爲獎許。並差人報與岳元帥知曉。元帥尋思。牛泉倘被賊人放斃打死。如何是好。忙傳令至水寨命牛泉回進潭城。那邊巡河水卒逃回山去。將高

元帥巡哨。被宋將打死情形。向楊么細詳了一遍。楊么聽了。十分驚異。有副軍師余尙敬奏道。臣有騰雲駕霧之術。待臣今夜飛進潭州。取岳某首級來獻。一則以分大王之憂。二則報殺兄之仇。夜來運動行妖法。取出花綾帕一方。將他鋪在塵埃下。口噴法水咒洋洋。翻身登帕騰空去。飛入潭州那一廂。元帥府中如白晝。晚堂初散衆兒郎。牛泉却好韓營轉。驛驢重得會康莊。居中端坐英雄帥。諸將分班站兩旁。牛泉垂手臺前立。問來答去話偏長。尙敬雲中觀仔細。神威乍觀意徬徨。更見人多不便飛身下。怎能動手起鋒鋦。在半天苑是風箏樣。飄來蕩去影微茫。牛泉眼快先瞧見。暗暗心中自忖量。來時師父會言過。俺家不可不提防。袖中取出穿雲箭。神仙法術果非常。半天拋去無多刻。轟轟聲響在回廊。庭中跌下行妖漢。牛泉取箭袖中藏。綁將尙敬來堂上。稟請元戎升夜堂。兩廊立滿諸軍將。明燈紅燭照輝煌。帶上階前行刺賊。坐中元帥問端詳。究明來歷無冤屈。喝聲梟首赴刑場。須臾首級當堂獻。令傳示衆警諸強。牛泉又稟韓營事。

說起將軍李姓郎。依然神往思元帥。決意前來作衛兵。千言萬語將俺託。望求虎帳庇恩光。公爺宿昔深憐愛。今聞此語系衷腸。豈肯奪取他人愛。彼此皆為佐帝邦。爾休誘引他心惑。願他終始待韓王。牛皋煩惱回身轉。口中連道有何妨。流言傳入韓爺寨。深威公爺友誼長。立傳李寶親吩咐。命謁潭州元帥堂。喜殺李郎人一個。驕驕何幸會康莊。辭韓來謁英奇帥。大堂參見禮全行。十分勸懲岳元帥。春風和靄手扶將。命他左近安營帳。相見同營將士郎。互相情好如兄弟。主軍恩德將循良。從今李寶歸麾下。志遂心歡樂無疆。始終不二隨賢主。名標信史有餘香。良禽擇木多深意。四方豪傑盡相望。詞中住表岳爺府。提說那開報的楊么着了忙。罷罷班門弄斧空爭氣。逆風放火反身傷。聚集殿前文武。七張八嘴細商量。屈元公奏楊么道。候臣計議助君王。昨朝催督羅延慶。陣圖排就設征場。等齊人馬交兵易。決個輸贏見死亡。果能岳某生擒至。江山帝業盡歸王。楊么喜悅連稱好。軍師助國果賢良。按圖排陣權休表。聽言王佐感恩長。

自從脫了冒山火災。領着家小回寨之後。只管感念岳元帥的義氣。如今不若到西耳木寨去。約了嚴奇一同歸順。以報厚恩。豈不是好主意。想定來見嚴奇。道岳元帥忠勇蓋世。楊么必非敵手。恁意欲與兄同去歸順。未知尊意若何。嚴奇道。兄言正合弟意。岳侯禮賢下土。甚切仰慕。若承偕往。實為萬幸。話還未畢。走過一員小將。乃是嚴奇之子。名喚嚴成。年方十四。使一對八稜紫金鎗。猛勇非常。上前叫道。爹爹不可長他人志氣。孩兒聞得岳侯有一子名喚岳雲。也使兩柄銀鎗。有萬夫不當之勇。待孩兒明日前去比比武藝。若果勝我。降順便了。若他敗了。休想罷手。嚴奇向王佐道。吾兒之言有理。免得被他們輕視了。王佐只得辭別回寨。悄悄來至潭州城下。對守城軍士說。要求見岳元帥。軍士通知傳宣官。轉報帥府。

傳宣官報來人意。正值牛皋在內廳。案前垂手侍公側。一聞此報罵高聲。三番設計情何毒。狗肺狼心太不情。今朝狹路相逢我。叫他休想此殘身。斫為肉醬方舒氣。牛皋不是受欺人。口中亂罵抽雙劍。衝冠怒氣破青雲。匆匆大步將堂下。急了多謀足智。

人。起身離坐舒猿臂。扯定牛皋說事因。本帥幾番
甘涉險。有心誘彼作降軍。憑他兀計三番使。我却
全然不記心。須將仁德服人意。人非草木豈無情。
料來今至無他議。定有佳音遞我聞。切休莽撞將他
慢。命傳左右啓轅迎。牛皋好不心煩惱。口內啞嚶
不絕聲。公爺海量天然性。順他使性當無聞。須臾
王佐來堂上。跑倒公前請罪深。道兩番哄騙公遭險。
弟當斧斫碎餘生。實甘萬死無生路。反蒙垂眷不
生噴。公爺挽起怡然道。各忠其主罪何承。涉險如
夷休抱歉。今來見諭又何情。莫非尚有牢籠計。使
兄棘手送餘身。聞言王佐慌忙答。人非禽獸豈無情。
元帥大恩銘肺腑。敢再忘恩胡亂行。啣環結草生
生報。矢心歸順虎威軍。少保欣然重啓口。戲言吾
弟勿介心。坐中說笑多時節。王佐低聲道彼情。有那
西耳木寨嚴奇子。成方兩字是他名。十分驍勇真雄
將。自負材能不服人。因聞公子奇才幹。有心比武
顯豪英。果能取勝降文獻。故此來轅稟報明。公爺
答道既如此。來辰即命小兒臨。屯兵左近將他候。
吾弟回營允彼情。王佐心歡連道是。拜辭元帥下轅

門。出城悄悄尋歸路。揚么彼此俱無聞。來朝元帥
傅公子。付他八百本營軍。離城十里屯兵馬。小心
比武候其臨。長爺應令辭親舍。閃出堦前威姓軍。
上堂參見都元帥。口稱願往應諸兵。公爺只得從其
請。命隨公子守防營。當時出了元戎府。便從要路
去慶兵。安營專候成方至。整頓軍威決死生。要知
後事勝和敗。卷分廿四接前文。

第四十七回

嚴成方較鎚結義 戚統制暗箭報仇

且說那王佐聞得岳公子屯兵在外。尚等會戰。又過了幾日。王佐來至西耳寨。方曉得成方在水寨操兵未回。又恐岳公子等得性急。即便回寨命長子成亮前去通知雲爺。王成亮領命。提槍上馬。來至宋營門前。對軍士道。我乃東耳寨東聖侯大郎便是。快請岳小爺出來會話。軍士報進營去。卻值成方在旁。便說道。待小將去看來。公子尚未允應。成方遂即提刀上馬。走出大營前面。王成亮一見問道。來將何名。成方道。我乃岳元帥麾下統制。成方便是。爾是何名。成亮道。我是東聖侯長子王成亮是也。因嚴成方在水寨操兵未回。家父特命我來通知岳小爺。休要回兵。須再等一兩日。這幾句話還未說完。不提防成方手起一刀。將成亮斬於馬下。取了首級。回營來見公子說道。來將乃是王佐之子。名喚成亮。被小將斬了首級在此。長爺大驚道。成亮來此。並無惡意。今竟將其斬首。成統制為何如此粗率。元帥知道。

必要將我治罪。成方道。他父親屢設騙局謀害元帥。焉知今日不是來使什麼狡計。殺了他。有小將當罪。不與公子相干。長爺更不答言。忙命軍士將成亮的首級送去還他。王佐大哭一場。不知何故致遭殺戮。只得收尸成殮。岳公子收兵回城。進見岳爺稟道。孩兒特來自首。請大人依法治罪。元帥問道。你卻爲着何事。莫非是戰。不過嚴成方嗎。公子道。孩兒奉命往紫路旁等候交綏。已經兩日。尙不見成方到來。今日王成亮來報成方在水寨操兵。命孩兒再候一兩日。不意成方竟不告知孩兒。將成亮斬首。此實孩兒御下無能。罪有應得。元帥道。既是成方所殺。與你無干。

此時元帥心煩惱。成方不合亂胡行。我兩番涉險因何事。功成咫尺費調停。這番傷彼親生子。累我無端負交情。岳爺含怒傳軍校。唱施刑杖責將軍。兩旁軍校同聲應。將成方按倒在埃塵。重責軍前三十棍。傳呼步將姓張人。令領成方東寨去。王佐臺前請罪名。張保上堂承令示。一同步出憲轅門。須臾來到東耳寨。先將來意述知聞。水軍報入中軍處。王佐慌忙見步軍。道回城拜復都元帥。不須介意費

金心。小兒修短皆前定。休得重咎戚總兵。惟望元戎公子悉。仍居城外候交征。聽言張保連聲是。回至潭城復主人。細將王佐來言達。懇求元帥莫介心。不日成方回寨口。即會雲爺決一征。岳爺聽罷此言語。回睥看着戚方云。幸而王佐無他意。你今將息且回營。戚方應諾回身去。元帥當時令長君。軍旅仍紮潭城外。勝負軍前要小心。雲爺手奉嚴親令。出轅坐馬率諸軍。一程早到安營處。靜候成方不見臨。一連九日無消息。惱了雲爺小俊英。正思拔寨回城去。忽聞小校報軍情。稟稱水寨來人馬。領頭一個小將軍。長爺聞報忙披挂。提鎗躍馬出營門。只聞來將高聲喝。快呼岳某比鍾離。兩軍覷面相逢處。坐鞍公子鳳眸凝。但看來將多威武。呂布重生貌出羣。魚鱗繡鎧狻猊甲。雉尾雙飄毛羽明。八角紫金鎗舉起。耀武揚威殺氣生。成方立馬擡雙目。快視英姿奪目驚。凌雲儀表江山秀。粉裝玉琢美丰神。金冠束髮紅梅靨。戰袍稱體暗龍文。坐鞍赤兔渾紅馬。手握雙鎗亮若銀。難書難畫真堪愛。人物如斯那裏尋。當時答話通名姓。道久欽公子俊豪

英。而今願展平生力。特來比武獻鎗臨。長爺聞語微微笑。說聲領教舉鎗迎。成方也把雙鎗舉。一雙英雄各逞能。岳公子爛銀鎗法神人授。好一星萬點照乾坤。嚴成方是金鎗八角通天藝。使出彩綵千端鬪五雲。我來你往逞英武。左拋右打顯通神。酣戰看看將百合。尙無勝負見輸贏。成方自負英雄敵。長爺智勇更奇英。公子買個破綻。跳出圈子。叫道。果然好鎗。戰你不過。暫收兵罷。言畢落荒而走。嚴成方大喝一聲道。你向那裏走。若不拿你下馬。也算不得好漢。拍馬追來。趕了十餘里。岳公子使個流星趕月的解數。回馬一鎗。照着嚴成的鎗上打去。將成方的虎口震開。把鎗打落於地。成方跳下馬來。把那柄鎗也拋了。跪下來道。公子英雄。名不虛傳。晚輩情願歸降。望公子收錄。長爺也跳下馬來。雙手將成方扶起道。久欽嚴公子大名。今日幸得相會。公子若肯歸順朝廷。共扶社稷。小弟情願與公子結爲兄弟。不知尊意如何。成方道。晚生亦有此意。只是不敢仰攀。長爺道。既屬同心。何得太謙。一同叩拜天地。誓如骨肉。各自上馬回營。王佐嚴奇聽得成方回寨。慌忙探問。

成方便將岳公子武藝高強。抵敵不過。業已降順。結為兄弟的事。述了一遍。王佐嚴奇。好不歡喜。暗暗的商議。歸順之計不提。且說長爺當日收兵回城。進見元帥。便將戰勝結義之事稟知。岳爺甚喜。獎勞有加。

來辰少保升廳坐。跑來傳宣稟事。因現有長沙王子到。招慶率衆已臨城。此時討戰城樓下。特報臺前遣敵軍。公爺尚未行軍令。閃出將軍楊再興。當時走上蓮花帳。深深一拱。稟軍門。道昔年未將中原住。

延慶相偕立義盟。情同手足連枝似。可稱莫逆舊交深。不如末將前行去。說他歸順若何論。聞言少保心甚慰。手取軍符交再興。道你既然與彼同盟義。

還仗將軍善說成。好音早報釋馳念。速平水寇報君恩。再與手接紅旗令。道全仗元戎德庇深。當時拜別將階下。提槍上馬出潭城。排開陣勢催駒上。

一聲高喊破青雲。道再與本領人人曉。誰敢前來對敵爭。聽言延慶旗門立。擡頭觀面義盟人。便拋眼色相知會。祥言你敢逞豪英。互相立馬通名姓。擺動銀槍鬪再興。當胸刺去雄無敵。左挑右斫假惺惺。再與慰意心花放。滾銀槍去也留神。當場假戰多。

時節。再興祥取作輸軍。落荒而行走來快。延慶提槍拍馬跟。一刻行來三四里。行行來至一深林。四野無聲人寂寂。再興啓口問同盟。久違兄弟關山隔。

緣何卻在此行軍。愚兄歸順都元帥。皇封統制御前臣。隨征岳帥功加賞。蒙他厚義好看承。不存將帥軍威禮。誼勝連枝友愛深。不若弟也降順了。棄邪歸正有聲名。延慶歎然言道好。願遵兄命順天心。

此時兩下商量定。再與假敗轉潭城。延慶收兵休細表。要說經文緯武臣。慰勞獎賞楊家將。十分喜悅壯軍心。此日早堂諸將集。班分左右立階巡。傳宣官稟元戎悉。水寇營中一件情。屈元公調諸人馬。

布成一陣五方名。陣勢嶙峋人力巧。金光射目望難明。特來報上元戎曉。速遣軍旅將敵懲。公爺命發豬羊酒。犒賞營前探事軍。須臾散了諸軍將。退堂歸坐綠槐廳。是夜中天無月色。英雄元帥欲私行。

悄悄離轅徵信步。只隨張保一人身。離城不尙三餘里。臨江一帶深林。中間一木凌霄漢。公爺行近風陣疑。輕舒猿臂攀枝上。頃刻身登上樹梢。元帥正在樹上探看賊營動靜。忽聽得弓弦響處。不知

那裏一箭射將上來。元帥叫一聲不好。脊上早中了一箭。幸得把樹枝緊緊抱住。不會跌下。張保慌忙上樹扶下。只見元帥面如白紙。嚇得張保措手不及。慌慌忙忙。搯了元帥。於黑暗之中。不辨高低。疾走如飛。進了帥府。將元帥放下。臥在牀上。人事不省。嚇得雲爺魂不附體。連忙將箭頭取出。衆將聞知。齊來轅門慰問。但見箭眼中流出黑血。又看元帥口吐白沫。箭傷甚重。命在頃刻。公子與衆將圍着岳爺。俱各放聲大哭。牛泉道。你們不要哭。一哭我就沒有了主意了。我是有仙丹救得元帥的。衆將聽了。俱各揩乾了眼淚。來問牛泉。牛泉道。不要慌。可取一盞滾湯來。旁邊家將忙卽遞過一盞開水。牛泉在身邊左一摸。右一摸。摸出一丸丹藥。用開水調勻。輕輕的灌在元帥口中。不多一會。只見元帥大叫一聲。痛死我也。這影仙丹果然有起死回生之妙。頃刻之間。箭瘡合口。元帥向牀中坐起。

牛泉又便說緣因。既然沒字鑄棹上。且將衆將箭來明。有人藏箭同其樣。疑團解釋便分明。聞言諸將齊稱是。牛哥此議合人心。公爺折箭爲雙段。插入烏靴統內存。其時說向諸軍將。何必窮追放箭人。待他悔過自新去。本帥諸凡不認真。將軍大衆聞公語。答道元戎海量深。仁德待人開彼過。論罪應須首身分。這般毒手如何使。喪盡天良害主軍。令人切齒增人惱。便宜他時罪越深。牛泉難忍胸中氣。幾番按下又升騰。此時不顧元戎惱。忿忿行前怒面承。懷中摸出還丹藥。對着公爺把話論。道此丹元帥收藏好。準備他來放箭臨。二回再有長和短。尙有仙丹醫治輕。三回沒了靈丹藥。難保元戎慶再生。元帥此時難忍笑。道你何須着惱深。人間凡事皆前定。豈能人力挽天心。言時又令諸軍將。姑且回營各養神。來朝整備勤王事。莫負朝廷用將恩。聞言諸將同聲應。十分心戀主軍門。齊齊要候公安寢。放心始肯各回營。公爺不允皆傳退。帳前散了衆將軍。只留雲憲雙公子。房中左右侍嚴親。帳前散了衆下開言道。孩兒心下瞭然明。此人萬惡天難赦。正

合將他立典刑。張君接口稱言是。大人諸事太從輕。岳爺微嘆回言道。怎能知卻此中情。賞罰不明他怪我。懷恨情懷下此心。使他改過自新去。殺伐生靈太不仁。二位公子齊言是。多言又恐惱親心。伏侍寬袍鬆寶帶。候親就枕各回身。此時各把愁懷放。深荷仙師妙藥靈。不說帳中公子話。回言水寨一椿情。

且說楊么那日升殿。對屈元公道。各路大兵雖到。但勝負亦未可據。當思一萬全之計。屈元公道。臣的陣勢已經演熟。大王可傳旨命王佐前去誘敵。待岳某兵來。就令王佐截住他的歸路。再命崔慶慶安居左。羅延慶慶成方在後。二大王楊凡統領中軍四面夾攻。先命花普方駕着戰船去與世忠交戰。以防他來救應。岳某縱有通天本事也。恐應付不來。楊么聽了這番言語。不覺大喜。即命軍師照計而行。屈元公稱聲領旨。便下殿去了。旁邊閃出楊欽上來奏說道。軍師所說雖是妙計。但岳某麾下將士。俱是智勇兼全之輩。未可輕忽。臣願身入虎穴。到潭州城去。與岳某講和。若肯兩下罷兵息戰。俾百姓可以安居樂業。豈不是好楊么道。御弟前去講和。

自是妙事。若肯退兵。情願多送金珠錦帛。免得廝殺爭鬪。傷害人命。楊欽正要領旨下殿。只見伍尙志閃出奏道。臣願與王叔同往宋營講和。楊么道。駙馬同去。孤家更可以放心。楊欽心中想道。我有心事。特謀此差。不道駙馬也要同去。如何是好。無可奈何。只得和駙馬一同前往。到了城下。對城上軍士說道。相煩通報元帥一聲。說楊欽伍尙志特來求見。軍士連忙報進帥府。元帥傳令請至帥府相見。軍士得令。開了城門。放他二人進來。直至帥府二堂。見了元帥。行禮畢。他二人稱楊欽伍尙志奉主公之命。特來與元帥講和。若肯罷兵息戰。情願備辦糧草奉獻軍門。每年進貢朝廷。永不背叛。特請元帥賜示。以便遵循。未知尊意如何。岳爺當時大怒。喝道。楊么早晚就擒。洞庭滅在旦夕。假講和以緩兵。何其狡也。叫左右將二人分開兩處拘禁。待本帥捉了楊么。一同斬首便了。左右答應一聲。即將二人各房拘禁。元帥暗暗叫軍士將酒飯兩處傳送不提。

公爺獨坐蓮花帳。巡邏健卒報初更。馬前張保籬前立。月到中天景倍清。元帥坐中回鳳目。遂呼張保案前臨。命他悄悄前行去。即請楊欽至後營。步將

應聲承命出。須臾請到那楊欽。公爺離坐親迎接。禮完遙坐獻慇懃。座中元帥開言道。適纔冒犯惹怒情。諸將之前難回護。將軍見諷勿存心。楊欽不敢躬身答。元帥神威誰不欽。今因一事來求懇。屈元公調衆雄兵。五方一陣通天藝。周圍埋伏有奇門。因思他將難輕敵。若遇君侯懼慮深。陣圍一破難漏網。恐教玉石盡皆焚。特求元帥施恩惠。保欽家屬免災星。聞言少保稱言重。會將將軍昔日情。獻圖破卻藏金窟。論功早日奏朝廷。斷無侵犯將軍屬。負情本帥決難承。言時命過隨營卒。取出紅旗令一根。遞付楊欽遂語道。此旗須插在君門。諸軍不敢輕闖入。凡事將軍免慮驚。楊欽接令深深謝。英雄元帥重交情。喚過一人張步將。命送將軍轉寢門。楊欽辭出休多表。且言少保喚王橫。命請尙志楊么塔。切休輕護款言陳。王橫應令回身去。請到元戎尙志身。那尙志是未會進禮先搔目。看着岳爺出了神。會戰時神威凜凜英雄帥。今換了春風秋水美儀容。烏紗覆額垂雙翅。羅袍可體暗龍文。腰圍寶帶金絲織。孤松獨秀棟梁身。天生儒雅無雙傑。果是

乾坤第一人。一邊暗讀行將近。跪倒塵埃請罪名。道冒犯虎威甘萬死。還求元帥廣加恩。岳爺垂手相扶起。英姿含笑慢言云。君材大用何輕棄。所事雖雄惜乏人。今來有甚機密事。還須見示際知聞。此時尚志容顏赤。躬身款款述來因。細陳取勝回營事。楊么當殿賜成婚。雖行六禮成夫婦。公主無緣鼓瑟琴。要求元帥金諭降。方同小將結同心。尙志之言方至此。惹得岳爺笑失聲。元帥大笑說道。楊么招駙馬。怎麼要本帥作主。豈不是怪事嗎。尙志道。有個緣故。公主並非楊么之女。乃齊魯姚平章之女。因金兵入寇的時節。盜賊四起。楊么入魯搶掠。將姚氏一門屠滅。彼時姚女年幼。尚在懷抱之中。楊么收來。認做己女。岳爺聽到這話。吃了一驚。暗想道。姚平章是吾母舅。那個公主可不是我的表妹嗎。遂問道。如今是個什麼情形。尙志道。姚女說元帥是他表兄。屬小將前來懇求元帥爲他報仇。所以小將特謀這個差事。來請命元帥。以安公主之心。元帥聞言。即忙站起來道。這等說來。你是我的妹丈了。遂傳命公子來見禮。便道。這是吾兒岳雲。尙志慌忙答禮。回對家將道。去請

楊老爺來。尙志吃驚道。小將不便與他相見。元帥道。不妨。他也有事到此。不一會楊欽走進來。見了伍尙志在內。甚是驚慌。元帥笑道。你們兩人的心事究竟是不約而同的。不過沒有說出來。所以互相猜疑。現在我爲你們兩個打破這個悶葫蘆罷。引得二人大笑起來。元帥命排夜宴。陪飲了一會。遂叫張二公子相陪。終席。元帥先回寢室安歇。他二人是夜同宿。彼此談心。極爲投洽。次日辭了元帥。回寨見了楊么。一同奏道。岳某有允和之意。奈衆將不肯。故留在驛中過了一夜。衆將請命要斬臣二人。岳某道。兩國相爭。不斬來使。遂放臣二人回來。楊么聞奏。好不煩惱。

且言尙志轉宮垣。來見嬌娥女辯才。綠窗夫婦行常禮。對坐梳妝玉鏡臺。宮人左右將茶獻。互相飲罷退宮環。尙志低低言宋事。佳音咫尺慰卿懷。令兄情好寬宏性。文武兼全真將材。天朝有此全人物。楊么怎想奪江山。愚夫有伴逢佳偶。方得避卻滅門災。古語妻賢夫禍少。如卿淑德果賢哉。報仇雪恨男兒事。不信娥眉有此圖。言時拱手連聲謝。伍門有伴仗卿才。佳人聞語關心慰。檢袖當胸說己懷。

君家有志成奴願。表兄原是揆天才。報仇雪恨仗岳伍。奴愧無能展素懷。惟期早滅楊么賊。太平家國共歡諧。言時重展宮袍袖。謝夫不愧將能才。少年夫婦情投洽。輕言細語話更闌。尙志欲求同錦帳。佳人正色卻夫懷。道一言之下無更改。一定要報了親仇始儷偕。尙志風流花性發。好比那當年呂布戲貂蟬。纏綿旖旎情無限。不信那娥眉鐵石作心肝。須知姚府閨中秀。巾幗奇才勝似男。不驕不妬賢良女。有才有貌兩兼全。今爲名色之夫婦。不日潭州結風鸞。如此佳人難再得。伍郎何福偶嬋娟。此時不具閑文語。聽表擎天忠義臣。調兵遣將勤王事。軍符展動令如山。安排破陣降邊寇。長勞汗馬理刀環。會征約了韓元帥。遣將分兵去助韓。明初兄弟牛泉將。阮良楊虎小軍材。能知水性浮波易。五人承令水營來。韓爺大喜稱難得。岳侯不妬海天懷。當時整頓樓船隻。水陸功勳立將壇。要知下卷開兵事。兔毫慢展寫長篇。

第四十八回

岳元帥計破五方陣 楊再興誤走小商河

卻說岳元帥這日統領大兵。出了潭州城外。紮住營壘。元帥升帳。聚集一班將士。當時衆將參見已畢。元帥開言道。今屈元公調齊人馬。擺下五方陣。按金木水火土五路埋伏。前後左右俱有救應。各宜努力向前。擒獲楊么。在此一舉。違令怠玩者。按法嚴懲。衆將齊聲應道。願聽元帥指揮。元帥卽命余化龍聽令。化龍應聲上帳。元帥道。與你紅旗一面。率同周青趙芸。帶領三千人馬。從正西殺入陣去。本帥自有接應。余化龍得令去了。又點何元慶同吉青施全領兵三千。黑旗黑甲。從正南土殺進。取水尅火之意。三將領令而去。又喚岳雲來道。你可同王貴張顯領兵三千。皆執黃旗。你穿金甲鎧。從北方殺入接應。公子領令。辭了父親。率衆去了。又命張憲率領岳真李寶亦領三千人馬。白旗白甲。殺入正東。取金尅水之意。張公子得令。出營而去。元帥又傳楊再興上帳。吩咐道。你可帶領青甲兵三千。左首張用。右手張立。

一齊冲入中央。砍倒他的帥字旗桿。再與應令下去。元帥自領大兵在後。接應五方兵將慢表。且說韓帥得了岳元帥會剿日期。卽命楊虎阮良耿明初耿明達各駕小舟往來截殺。牛皋在水面上救應。自己帶領尙德彥直兩個公子并各副將擺開大戰船殺來。那日楊么聞報。說岳元帥來破五方陣了。韓帥又在水路殺來。卽忙命楊欽把守洞庭宮殿。伍尙志保守家眷。自同花普方等駕着大小戰船。前去迎敵。

這回慢具韓營事。聽言破陣五將軍。帳前接了紅旗令。耀武揚威進陣門。紅旗紅甲紅纓。紅光一片。賽紅雲。三千軍校隨旗轉。左右將軍奉令行。正西門內從容入。搖旗吶喊助軍威。化龍領袖三軍勇。進了嶙峋陣勢門。黑旗黑甲何元慶。帶領三千鐵甲兵。墨光一片烏雲色。遮了長空日影明。正南門內搖旗進。二將相隨兩翼分。當時進陣團團轉。喊聲震動鬼神驚。金光一片乾坤亮。長爺率衆陣前臨。黃旗搖動連天色。金盞金甲放光明。輔翼將軍同入陣。黃甲三千遍地金。北方陣隊飄然入。舞動軍符萬點金。銀盞銀甲張公子。銀光皎皎月同明。白旗

招展東方色。二將同征一片銀。三千白甲梨花舞。搖旗進了正東門。柳堤春景連天綠。閃出將軍楊再興。青旗青甲三千卒。並騎青甲兩將軍。青旗轉處春山笑。飄搖督隊陣前臨。旌旗五色遮紅日。躍馬揚鞭破陣軍。喊聲一片驚天地。五方進剿逼精神。陣內楊凡真了得。挺槍力敵五將軍。延慶成方心許宋。伴伴假意決輸贏。陣中會戰權相按。提言王佐寨中情。其時獻出東耳寨。來順經文緯武臣。元帥慰勞加禮待。命他挈眷進潭城。須臾尙志差人至。駕舟迎迓岳軍門。岳爺率領三軍將。更兼張保與王橫。下了戰船搖槳快。來到了東耳木寨面前臨。當時率衆同登岸。火攻四面把山焚。遇兵便斫逢軍刺。嚇殺楊么手下人。連聲喚道天神降。東奔西逃失盡魂。無能對敵慌忙退。楚歌聲裏散千軍。早有楊欽來接應。英雄元帥入宮門。一聲令出如山岳。拿下楊么合宅人。拆毀椒房宮與殿。銅山金穴盡翻身。岳爺仁德慈祥性。善體天家好道心。救護生靈如赤子。嚴戒軍校衆將軍。收山不伐其羽翼。勸降以安衆生靈。尙志其時先準備。帶眷登舟至宋營。賊

會楊么知此報。三丈無名烈火騰。痛罵楊欽衆尙志。喪盡天良背寡人。一門眷屬遭災難。金階玉殿化為塵。謀王霸業空勞力。積玉堆金爲甚人。思量至此真煩惱。幾世冤讎結得深。有朝夾道相逢處。誓將二賊萬刀傾。一番哭罵重傳令。喝令嘍囉告奮行。先擒韓帥稍舒氣。再陷潭州這座城。話完正要開舟上。來了牛泉統制軍。只見牛泉在水面上走來。見了花普方。叫聲賢弟。此時不降。更待何時。普方叫一聲哥哥。小弟來也。將船一擺。跟着牛泉投往宋營去了。楊么見普方被牛泉引誘而去。心中好不惱怒。只得勉強上前與韓爺交戰。且說這邊岳元帥當時燒了洞庭宮殿。安撫已畢。依舊回至行營。早有牛泉帶了花普方前來投降。元帥大喜。用好言撫慰。忽然有探子報道。啓上元帥。今有金邦四太子兀朮調領六國三川並各島人馬。共有二百餘萬。來犯中原。將近朱仙鎮。請令定奪。元帥聽了。大吃一驚。吩咐探子再去探聽。這個方去。那個又來。連三接四的得了同樣警報。元帥好不着急。重重報入蓮花帳。急壞多謀足智臣。山眉深鎖長吁

嘆。愁眉深鎖暗思尋。楊么未獲金兵至。瘡痍遍地杞憂深。忙傳軍政司承令。點齊七隊慣征軍。聽候本都來遣調。照册提名要小心。即時又把文書發。四路調集禦胡兵。盡皆約會朱仙鎮。保護生靈退賊人。星夜兼程馳驛報。各方守將盡知情。一邊寫本朝中去。呈鑒高宗聖主聞。住言元帥勞王事。五方陣內表將軍。化龍率領周偕趙。當時衝入陣圍門。來軍卻遇名崔慶。舞刀躍馬逞精神。怎敵才能余統制。銀槍舉起雪花紛。交手未會三十合。挑死無能崔慶身。英雄無敵何元慶。鎚打崔安腦漿噴。將門之子雲公子。搖旗正襲北門軍。賊將恰逢金赤虎。狼牙鐵棍照頭迎。雲爺舞動銀鎚子。拒開鐵棍藝通神。一鎚赤虎翻身倒。死於馬下首身分。公子搆鎚催駿馬。迎前正遇共營人。元慶化龍雙統制。隨征更有四將軍。卻從左右催兵至。三枝軍馬合成羣。翻江倒海雄無敵。鎚舞槍挑盡盡能。銀光一片遮紅日。閃出多文英俊英。李寶岳真爲輔翼。白旗擺動白雲深。正遇周倫精勇將。大刀舞動勢猙獰。憲爺尚未交兵敵。李寶揮刀躍馬臨。斜刺而來刀起快。

周倫首級獻張君。互相催馬迎征敵。卻見香旗進陣門。再與會戰楊凡接。棋逢敵手倍精神。百合之中無勝敗。難分難解圍輸贏。忽聞馬後高聲喝。來了成方嚴姓人。口說成方來助戰。雙鎚一擺現流星。楊凡豈曉其中事。卻將他助戰情由認做真。不提防處遭鎚劫。斷送非常奮勇身。再與手快將頭取。功勞簿上報頭名。陣前閃出羅延慶。槍截同營數將兵。威風凜凜堂堂志。銀鎚一擺話高聲。延慶大叫道。俺羅爺爺已歸順岳元帥去了。爾等願降者請隨俺來。免受誅戮。那陣內人馬見主將已降。俱各四散逃生。早有嘍軍急報屈元公道。王佐羅延慶俱各遣散兵卒。自己降了宋朝。嚴成方把二大王打死。也歸宋去了。陣勢已破。三軍散盡。屈元公急得豹跳如雷。驚惶無措。又有探卒來報道。伍尙志楊欽獻了水寨。放火燒燬宮殿。大王一門家眷。盡被宋兵殺絕了。說猶未了。又有探卒來報。稱說牛皋花普方被招降去了。大王被韓世忠圍困十分危急。候軍師快去救駕。屈元公一連聽了這幾報。弄得個喪魂失魄。仰天大叫道。鐵桶般的山河。一旦喪於諸賊之手。豈不可恨。遂拔劍自刎而死。

且說岳元帥正在調撥人馬。早有探軍來報。韓帥大破賊軍水寨。楊么已下水棄船逃去。楊虎阮良等亦一齊下水追趕擒拿了。元帥吩咐再去打聽。不多一會。早有再興進營繳令。元帥道。楊將軍來得正好。方纔得報。說金兵二百萬又進中原。將近朱仙鎮。將軍可領兵五千為第一隊。先行開拔。以救朱仙鎮之危。須要小心。速速前往。

再興接令辭元帥。出營率衆奏金聲。不分星夜馳驅去。手奉軍符敢憚辛。聽說雲爺回寶帳。台前繳令見嚴親。稟稱陣勢俱攻破。大人威德庇全軍。元戎當下語公子。吾兄火速領雄兵。兀兀猖狂輕犯界。胡軍二百萬餘人。長驅將近朱仙鎮。先鋒已遣再興行。付爾五千精戰士。作為二隊救援軍。長爺交令仍持令。應聲得令出營門。須臾來了何元慶。更有成方勇奮軍。一齊繳令臺前立。英雄元帥慰辛勤。即點成方為接應。五千三隊救援兵。紅旗下成方接。欣然會應義盟人。帳前辭帥攜軍器。跨馬飛騰快若雲。當時少保傳元慶。兒郎調付五千人。令為四隊人和馬。救應成方要小心。元慶應聲辭帥出。

化龍繳令亦回營。岳爺發下軍符令。命他五隊救援行。小心星夜馳驅去。察其虛實緩行軍。化龍接令言違示。小將隨機慰大人。言時辭帥離營帳。滔滔人馬去長征。化龍去不多時候。來了降軍延慶身。見過傳宣官入內。謁轅叩見岳軍門。口稱小將降遲了。恩求元帥錄收存。岳爺輕舉征袍袖。口呼請起賜平身。道本帥汴京親一面。雲山久隔到如今。難得將軍知順逆。慨然歸宋幸何深。軍威助我旗門壯。迎鑾有待掃胡塵。正欲談心言往事。奈何王事又牽縈。軍情急迫朱仙鎮。兀兀與兵犯界隔。二百萬餘胡虜寇。怎能一戰蕩澄清。已令再興為首隊。并兼四隊救援軍。令屈將軍為六隊。立功之後奏朝廷。五千人馬軍符令。付汝前行要小心。若能救護朱仙鎮。奇功應讓畫麒麟。延慶應聲將令接。道言元帥放寬心。感承知遇恩何重。可惜微軀報一分。將士效勞職分在。敢求元帥獎功勳。當時拜別英雄帥。催動三軍取進程。來了楊么假駙馬。進營繳令見軍門。公爺觸動思親念。沈吟良久對他云。適纔令示潭州使。請他權做主婚人。暫移表妹居賓館。今

夜鸞鳳集景庭。來辰妹丈行旌發。救護朱仙要口津。
作爲七隊勤王將。五千精勇付於君。愚兄本合親
臨館。奈何戎事乏分身。推期一戰平胡虜。微情另
日賀新婚。尚志歡然忙作謝。拜辭元帥出營門。紅
鸞天喜雙仙會。美景良宵無限情。秦臺今夕來簫史。
同心靜好鳳鸞鳴。尚志十分心意足。半賴天恩半
帥恩。姚氏夫人巾幗秀。孝思不負故萱椿。良緣得
配人中傑。使信天宮鑿察明。次朝尚志提兵馬。竟
離新婦竟從軍。將帥同心勤國事。閨房兒女敢言情。
詞中慢說閑言語。聽擒水寇在河心。

且說楊虎與耿氏弟兄阮良等一齊下水追趕楊么。楊
么無處躲避。往水面上透出頭來。想要上岸逃走。不道
牛皋正穿着那雙破浪履。在水面上走來走去。忽見水
面上探出一個人頭來。牛皋認得是楊么。便叫道。好人
呀。拿了這頭來罷。手起一網。把楊么打翻。阮良等一齊
上來。不多時將楊么捉住了。解上韓帥大船上來報功。
韓爺即命綁送岳元帥營中。元帥道。叛逆大犯。理當解
赴行在處斬。但我要速往朱仙鎮去。恐途中有變。反爲
不妙。吩咐綁去砍了。將首級差官送上臨安奏捷。又令

牛皋往各路催糧。運至朱仙鎮。以資接濟。牛皋應令而
去。元帥吩咐拔營起程。這一聲令下。早已哄動了潭州。
合郡人民齊集營門。哭泣攀留。不容元帥起程。岳爺聞
報。只得升帳。宛言撫慰。方纔散去。元帥是日與韓爺合
兵就道。共帶有三十萬大兵。望朱仙鎮進發。道旁只見
香花爆竹。父老兒童。跪送三十餘里。方纔退去。韓爺看
了。向元帥道。此是大元戎德澤所感。不謂昔者侯霸去
淮之勝。復見今日。真令人欽佩。岳爺答道。辱承過獎。何
可克當。二位元帥在路行程。也非一日。按下慢表。再說
楊再興領了第一隊先行軍令。前往朱仙鎮。時值十一
月天氣。只見四下裏彤雲密布。大雪飄揚。萬里河山。如
同白璧。再興帶領人馬。冒雪而行。一連走了兩日兩夜。
距離朱仙鎮已經不遠。遙遙望去。那金邦人馬漫山遍
野。滔滔而來。再興向三軍道。番兵衆多。如同螻蟻一般。
你們不可上前輕敵。且將營盤紮下。待俺自去殺他一
個翻天覆地。衆兵同聲應令。一齊安下營頭。楊再興竟
單槍獨馬。望着番寨殺去。昌平王兀朮帶有三川大兵。
分爲十二隊。虛張聲勢。假稱二百萬餘。究竟實數只有
六十五萬。從小商河而來。第一隊先行雲裏花南走馬。

上來。正遇着楊再興的馬頭。

英雄好個楊統制。匹馬奔前勇莫當。槍挑雪裏花南將。翻身落馬逝沙場。胡兒虜卒慌張退。再與躍馬氣軒昂。又迎二隊番元帥。雪裏花西槍下亡。繼拒胡塵三隊將。東字為名雪裏光。交鋒未把鋼刀舉。統制槍來馬後戕。雪裏花東隨馬倒。收拾一命見閻王。四隊番軍飛馬上。雪裏花北志堂堂。正思竭力將仇報。擊又拍馬甚雄強。對敵未曾三四合。汗流夾背意徬徨。拾駒欲退尋生路。見再興攔路架銀槍。其時乞命無顏面。舉槍自刎戰征場。未滿一時誅四將。再與奮勇果非常。當時嚇殺胡兒輩。抱頭鼠竄盡張皇。再與如入無人境。鏘打槍挑殺氣昂。尸橫遍地諸番卒。自相踏踐太慌忙。衆番見是逃生向北尋歸路。楊再興矯矯銳氣勇無當。一時憤起勤王念。不畏辛勞戰一場。眼看胡兵從北去。欲抄前路拒豺狼。揚鞭催動長征馬。不計嶙峋道路長。雪滿關河難辨界。將軍可惜陣前亡。

被雪掩蓋。不分是路是河。楊再興拍馬沖去。便跌入小商河裏。連人帶馬陷在淤泥之內。欲出不能。那些番兒看見。萬矢齊發。可憐楊再興連人帶馬射得如柴蓬的一般。那兀兀見楊再興死了。傳令衆將兵安營。吩咐道。若有南蠻前來迎敵。不可造次。千萬小心戒備為要。回文要表雲公子。帶領長征二隊軍。行來早抵朱仙鎮。日光解凍喜初晴。迎頭來了楊營卒。稟說將軍被害情。小商河內淹尸跡。無能前進探分明。聽言公子驚非小。口內惟將苦戰云。追悔遲來皆我過。枉為接應愧脫名。含噴喝令安營帳。統軍去做報驛人。一聲令下三軍奉。安營走馬會交爭。公子身先軍士後。遙指番營取進程。萬馬叢中全不畏。提鎗躍馬顯豪英。直達牛皮番帳寨。流星鎗舉放光明。喝道小爺來踏寨。胡兒進退要留神。言時舞動雙鎗子。宛若飛蝗萬點傾。誰人能敵通天藝。衝開隊伍盡潛形。英名胡虜知欽畏。安能輕敵岳家軍。長爺力拒番人馬。旁若無人勇絕倫。踏營勝負兵家事。凶吉還憑奏凱文。要知此去成和敗。卷開廿五具分明。

第四十九回

貶九成賊槍弄權 送欽差湯懷自刎

卻說岳公子踏入番營。舞動這對八十二斤的爛銀鏡。打得那影番兵番將好似落花流水一般。沒命奔騰。恰好第三隊先行嚴成方已到。先到的兩隊軍士將楊將軍誤墜小商河。被金兵射死。如今岳公子單身獨馬踏營去了的話說了一遍。嚴成方聽了大怒。喊叫三軍安下營寨。等我去幫他廝殺。說畢。把馬一拎。衝入番營。高聲大叫。俺嚴成方來了。舞動紫金鏡。打將進去。指東打西。繞南轉北。纔尋着了長爺。兩個人拚力打來。兀朮在大營見小番上來報說道。不好了。岳小南蠻同了一個小南蠻叫做嚴成方。踹進營盤。十分兇狠。難以抵敵。望王速調兵往援。兀朮暗想道。某家六十萬大兵到此。被楊再興一人一騎挑死五個先鋒。殺傷許多人馬。如今又有這兩個小南蠻和猛虎一般。好不利害。叫某家怎能取得宋朝天下。傳令各營元帥平章速去迎敵。務要擒二人如若放走。立予治罪。那些番兵番將得了此令。

層層圍住岳公子嚴成方廝殺。詞中暫按交爭事。聽說何元慶一人。統軍四隊人和馬。行近朱仙鎮紮營。早聞兇報楊爺死。匹馬提鎗抵賊人。大喝一聲如霹靂。通名之後便交兵。少時五隊先行到。化龍聞信卓然驚。忙令三軍屯紮安。橫槍走馬入番營。英俊才能余統制。威名更使一軍驚。銀槍宛若蛟龍舞。冲透胡兒七座營。八面虎狼軍早散。番兵番將走真魂。住言入寨英雄將。來了長沙六隊軍。一聞此報驚非小。再與殉身喪胡塵。此時哭壞羅延慶。咬牙切齒恨難平。高聲喝令安營帳。冲鋒誓做報仇人。匆匆拍馬由前進。小商河畔弔英靈。跳下雕鞍身拜倒。目觀形骸慘不勝。糊模一片河泥草。箭勝柴蓬溝壑平。可憐人馬無分辨。戰死沙場爲宋君。延慶十分悲戚感。一場哭拜斷腸聲。道楊兄爾你今爲國捐軀去。痛殺金蘭友誼朋。英靈若有三分曉。助弟前行建此勳。殺盡胡兒方雪恨。那時禮殮你遺身。當時祝罷將身起。提槍上馬踏番營。重圍殺散諸人馬。戰場日落漸黃昏。七隊雄軍伍尙志。一聞此報也生噴。方天畫戟高高舉。單身

也做踏營軍。揚威耀武真雄將。殺一層來進一層。須與戰到交爭處。會見同營共事人。

尙志將馬一拾。舞動這枝銀戟。殺進賊營。一層層冲將進去。只見岳公子嚴成方何元慶余化龍羅延慶皆在圍中。尙志叫聲有與頭我伍尙志也來了。當時他六個人殺在番營內。鎗打來。遇着便爲肉醬。槍刺去。逢者頃刻身亡。真個殺得個天地昏黑。日月無光。兀兀看見道。不信這幾個小南蠻如此利害。又傳令衆平章一齊圍住。務要拿了這幾個小南蠻。大事就定了。衆番得令一層層圍裹上來。那六個人在裏面殺一層又是一層。殺了一晝夜。看看天色黎明。忽聽隔岸有大砲聲響。不一時那番人漸漸而散。岳公子正在廝殺之際。也聽得砲聲。明知父親大隊已到。即便回轉馬頭。舞動銀鎗。打出番營。後邊何元慶等四位將軍一齊跟着公子殺出番營。公子回頭一看。單單不見了嚴成方。大叫道。衆位叔父慢去。嚴弟尚在陣內。快些進去救他出來。公子爲頭。衆將軍在後復轉身一齊又殺進番營。只見成方在亂軍中逢人亂打。公子叫道。賢弟快回營去。成方也不回言。舉鎗便打。公子連忙招架。原來成方殺了這一日一

夜。殺得眼花頭昏了。只向番營打進去也。認不得自家人了。公子便一手舞鎗。一手拖住成方的左手。何元慶扯住成方右手。羅延慶抱住身子。余化龍在前引路。伍尙志斷後。衆英雄擁護成方殺出番寨。來到元帥大營門外候見。緞令。

一齊同把番營出。進見公爺把令交。元帥慰勞諸將士。命成方將養後營巢。惟看那延慶悲傷甚。少保

難禁痛涕拋。宛言反慰羅延慶。道珍惜身軀爲國勞。男兒欲報君恩重。須知道。死到沙場是善終。馬車

裹尸名姓美。人無百歲古今同。自從楊弟來歸宋。屢建奇功運未逢。李廣未侯增我恨。帳前無福庇英

雄。言時將帥同揮淚。歎歎良久總元戎。其時不待來辰日。要問那小商河內覓遺蹤。安排祭禮多停當。

合營將士上花廳。跟隨元帥離營去。祭奠亡靈夕照中。三軍挂孝同營將。鍾情主帥意偏濃。一番哭

奠形凄慘。惹得那來往行人淚眼紅。卜葬鳳凰山下土。禮殮將軍寵命隆。十日之期功告就。新邱華表

倍高崇。帥恩友誼皆堪慰。結局如斯果算雄。元帥回營籌國政。探軍四下察番蹤。探知兀兀連宵遁。

帥字旗開賊壘空。暫言金奏情由事。前朝會戰衆英雄。翻江倒海將營踏。流亡四散將兵空。難得宋軍皆退出。查點親兵血濺蒙。尸橫遍地真凄慘。只得收軍避刃鋒。今聞岳帥全軍至。嚇得個個魂消膽落寬回蹤。連夜遁逃猶恨慢。拋資捨馬轉黃龍。宋營探子知其細。稟復都爺岳總戎。世忠聞報非常喜。詣營見賀話從容。商量直搗黃龍府。迎鑾有望慰孤忠。喜殺朱仙諸父老。口碑載道樂無窮。蒼生霖雨人人惠。秋毫無犯仰仁風。住言感戴人民頌。要說那九重鳳詔下加封。剿平水寇功非小。半壁無憂慰帝胸。上方劍賜都元帥。重任三邊大總戎。文武皆歸麾下屬。量材取用任卿衷。有過武文憑取斬。仗卿保障護江東。定勝軍符卿執掌。掃除頑惡再加封。更兼韓帥恩封詔。一齊宣讀宋營中。韓帥岳爺同謝聖。款待欵差禮數恭。大營宴罷欵差去。世忠返棹月昇東。一宵夜景休多表。細柳營開日影紅。帷幄事煩元帥任。帳前集議衆英雄。忽傳天末來星使。卻是個驚頭學士九成公。

元帥吩示開營請見。九成卻不戎裝進營。來至帳下道。

岳韓二位大人在上。晚生張九成參見。元帥與韓爺一齊站起來。拱着手道。殿元請起。遂叫左右看坐。九成道。二位大人在上。晚生焉敢就坐。元帥道。殿元奉君命到此。當要請教。豈有不坐之禮。九成只得坐在旁邊。元帥遂向他道。殿元館閣奇才。理應留佐中朝。卻來此處參襄戎幕。未免用違其才。九成答道。晚生蒙天子洪恩。不加放黜。反得忝居鼎甲。實屬慚愧之至。晚生乃一個寒儒。前至相府謁見秦賊。沒有孝敬。故而着惱。即在聖前保舉此職。使晚生冒涉艱險。以快其私。元帥向韓爺嘆道。豈有此理。想彼亦是十載寒窗。由青燈而居相位。怎麼重賂輕賢。一至於此。世忠道。大元戎卻不知此賊下賤情由說起來。真辱我之口。穢大元戎之耳。九成接口道。晚生亦知其細。彼乃右相張邦昌之外寵。翁緣占得鰲頭之貴。韓爺大笑。九成接着道。你尚不知內中底細。有他自虜歸朝。聖上被他蒙蔽。獎許的不得。且欲擢爲右相。嗣因彼在虜時。偷盜龍衣。鐵鞋燒了腳。行起路來。一步一拐。愈形醜陋不堪。被御史田公諫止。云借他之福。助我功成。謂輔國宰臣。必須博學宏通。端方正直之員。方能勝任。豈可令鷹隼鼠耳之輩。作宰臣耶。若不

是田御史忠梗敢言。他若做了右相更加猖獗了不得。元帥聽罷他的話便正色道。爲臣子者不可輕言君過。此賊的罪惡亦難細述。我們暫不必管他。我且問你朝政現在究竟若何。九成遂將秦賊逼死趙相。謀居相位的事。信王被困。天子屢欲發救。秦賊竭力阻止。致令信王遭陷。合門已殉。良可悲歎。你還在上前肆弄口舌。架禍儲君。以致受貶。嗣後儲君患病。勾同太醫投以與病相反之劑。生命危在旦夕。幸虧岳大人入都力加調護。始得無事。不然儲君休矣。韓帥向着元帥問道。謀弑儲君。罪在不赦。聞說破案後。僅誅醫士。秦賊是此案的要犯。何以任其逍遙法外。元帥道。因奉上諭有首犯已誅。羽翼免究之語。正欲請求澈底追究。值有邊警。遂爾中止。九成道。此兩樁國家大事。若非岳大人之力。回天安得如此昇平。當聞趙相有言。朝政得與岳大人分任。天下無憂矣。元帥道。此皆儲君之福。天使然也。我何能之有。九成又將朝政墜壞種種不堪之事。細述了一番。九成細述朝綱事。座上時聞歎息聲。留下韓爺同夜宴。酒闌席散已初更。韓帥相辭回水寨。岳爺留下使星臣。聚首大營無幾日。又傳聖旨到邊廷。卻值

韓爺同議事。相借接旨候鈞綸。欽差捧旨登堂上。指名接詔殿元身。九成冠帶忙行上。俯伏階前聽上諭。天使當時開御詔。宣讀聲高朗朗明。着令張卿金國去。探望蒙塵二帝君。符節諸般卿領受。五國城中走一巡。更着岳卿知詔語。督令張卿急速行。事關重大非輕可。遵旨而行要小心。天使此時宣讀罷。九成無奈謝皇恩。符節欽差交代出。方纔告別轉京城。岳爺韓帥兼星使。互相就坐暢談論。世忠憤憤連聲罵。元帥心中亦不平。皆言豈是君王昏。分明秦賊擅權臣。一從趙相入天別。國政墜壞堪嗚咽。掃除頑兇知何日。外患內憂相熬煎。元帥韓爺同歎息。九成默坐靜無言。良久之時方啓口。說向元戎二大人。晚生與彼仇深海。幾次三番嫁禍臨。貶之尚不足其願。置之死地始甘心。前生孽障何能解。羅羅羅。只得前登枉死城。只有下情一件求元帥。皇命無辭敢暫停。舉首雲天千里外。家書拜懇付家門。老母倚閭思子切。連枝有弟九思名。絕筆聊伸書一紙。異鄉從此夢難尋。言時星使垂雙淚。斷續聲兼嗚咽聲。十分傷觸岳爺意。襟懷悵悵不勝情。

答言星使開懷抱。且作家言代遞呈。遂呼左右磨香墨。玉案移將傍九成。世忠坐對英雄帥。互相嗟嘆這椿情。九成獨坐將書寫。話到辛酸筆幾停。宛轉烏絲含淚泐。家書一紙值千金。候安強慰桑榆母。聽雨聯床寄弟文。欲寄畫眉窗下語。香囊一個暗封陳。三書寫就加封密。親手呈交岳丈人。元帥接書傳將士。囑言星夜赴吳門。常州張府親投遞。小心前進取回文。家將應聲辭帥出。九成告別說緣因。九成向着元帥道。家書已發晚生就此告辭了。還求元帥差一位將軍送出那河間界口。方得前進。岳元帥即傳下令來道。那一位將軍敢領此令。送張使君出塞。下邊應聲末將願往。元帥舉目一看。卻是湯懷。不覺淚下。遂叫道。湯將軍好生前往。當時元帥同韓爺送至小商橋。元帥韓爺同拱手道。貴使君兄弟們不能遠送了。張九成道。岳丈人韓大人請回營帳。湯懷向着元帥道。小弟去了。岳元帥欲待回言。喉中語塞。泪如泉湧。不可仰視。帶領諸將回營。甚是悵惘。

慢言元帥傷離別。聽說張湯出使臣。淒風苦雨添愁緒。綠水青山送客程。朝行夜宿行來快。河間府在面前存。湯懷保着張星使。揚鞭進了大番營。橫槍立馬高聲喝。番奴洗耳聽分明。上邦大宋真命主。差出驚頭張使君。五國城中參二聖。快些讓路俺們行。小番答道休忙亂。待咱通知四狼君。轉身報入牛皮帳。兀兀知之贊不停。這樣忠臣真可敬。居然出使到邊庭。當時吩咐諸番將。分開兩路讓他行。四王令下諸番應。五營八哨盡開門。中間讓出羊腸路。新使將軍取進城。揚鞭走馬穿營過。壯氣堂堂出使臣。大衆番人齊側目。互相探看讚頻頻。兀兀也從旁首望。十分契慕上邦人。只見那九成年少詞林客。金帶紅袍貌出羣。金花壓帽垂雙翅。玉珮金魚腰下明。手持符節君王命。端坐雕鞍體態文。飄飄更有凌雲氣。燦燦容光美俊英。後隨統制英雄將。白鎧魚鱗巧繡成。紅纓映日銀盔亮。威風凜凜貌如神。英姿皎皎生光彩。秀目長眉畫不成。橫槍立馬神雄壯。棟梁材幹上將軍。人人喝彩稱豪傑。個個誇張忠勇臣。兀兀眼觀心甚愛。遙指湯懷暗暗云。當時說向軍師道。可是那岳南蠻處姓湯人。哈迷蠻聽忙回奏。道正是湯懷蠻子身。兀兀低頭回語道。

宋君何福得忠臣。拚身不懼刀戈戮。某家怎奪宋乾坤。其時商議軍師計。囑咐番兒大小軍。你們等候湯懷轉。好從此路立成擒。切休傷彼殘生命。必。要生擒愛護深。若有一人違將令。立時正法首身分。衆番奉旨齊聲應。專候將軍轉馬臨。且說平章爲引導。帶着番兒五十名。護送天朝張使節。開言就問內中情。道咱家特奉王皇旨。護送前臨五國城。不知那位張欽使。快些隨咱進行程。湯懷手指鰲頭士。道言此位使君臣。你們引領相隨去。途中服役要留神。番人點首言知道。湯懷遂對使星云。

張大人末將不能遠送了。張九成道。今日與將軍一別。恐今生不能重會了。言罷掩面哭泣而別。湯懷也哭了一會。望見欽使去遠。揩乾了眼淚。回馬來到番營。擺着手中銀槍。蹣跚重圍。衆番兵一齊上前攔住。喝道。湯南蠻你今日休想回去。咱們奉着狼主之命。在此拿你。若肯下馬歸順。不獨免死。還要封你一個大大的頭銜。湯懷大怒道。番賊好胡說。我湯老爺這幾根清骨頭。也不想回家鄉去了。大喝一聲。走馬使槍。往番營中沖去。直入重圍。與番人大戰。湯將軍的武藝。本是平常的。二來

那座番營有五十餘里。這桿槍如何殺得出去。只見那班番兵一層一層圍將上來。齊聲的高喊道。湯南蠻快下馬投降罷。若想出去。今生不能夠了。那些番兵番將。刀槍劍戟。一齊殺來。湯懷暗叫一聲罷了我單身獨馬。今日料想殺不出去。倘被番人拿住。那時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反受番賊之辱。倒不如自盡了。擺動手中槍。左挑右勾。勾開許多兵器。大叫一聲。且慢動手。衆番將一齊住手。叫聲湯南蠻快快下馬投降。免得擒拿。湯懷喝道。番賊休要想錯了念頭。湯老爺是何等人。那肯投賊求榮。寧可一死。上報朝廷。下體俺元帥忠國之心。只願你等惡貫滿盈。大宋岳元帥前來。將你等番賊斬盡殺絕。那時直搗黃龍府。捉住完顏老賊頭。纔出老爺胸中之氣。說畢叫一聲岳元帥我的兄長呀。小弟今生再不得與你相見了。又叫道。各位兄弟從此長別你們了。就將手中這枝槍調轉頭來。將槍尖向咽喉一刺。便已翻身落馬而死。

番奴看見湯將軍自盡。忙報兀朮知道。兀朮聞信。嘆息不已。吩咐前三軍將屍骸禮殮。卜葬張叔夜墳左首。往表將軍身後事。回書元帥岳軍門。一自湯懷隨使

去。寂寞平戎細柳營。淚濕征袍因友誼。傷心無計
遣離情。襟懷悵悵忘餐寢。短歎長歎少玉神。愁集
如雲拋不去。豈堪凶耗報公聞。傳宣官裏番營事。
將軍全節喪胡塵。至此一言猶未畢。痛殺岳爺友義
心。無言悶絕金交椅。英姿失色氣難伸。嚇了帳前
諸將士。圍定經文緯武臣。岳爺良久方蘇醒。痛哭
同盟共義人。兄與你同窗曾結關張義。兒時相聚到
如今。雖然異姓爲兄弟。同氣連枝似嫡親。未常違
我三秋別。友愛深情弟最真。難得你慨然應令隨星
使。恨感兄護衛無能死負君。可惜你功名未上凌烟
閣。棟梁材幹不逢辰。兄累你長途鞍馬隨征剿。久
拋鄉井歷風塵。只落得馬革裹尸名姓美。淒風苦雨
滯英魂。只望迎鑾共展平生志。豈料你先期拋我九
京行。戰績猶堪刊燕石。太平安享竟無辰。你乾坤
正氣歸天上。華表還期一面親。鍾期一死知音絕。
悔盡愚兄交義心。盟期金石輕生死。何須免強累遺
身。元帥聲聲悲欲絕。合營將士盡酸心。哭聲一片
添悽慘。安排祭禮奠亡靈。卻值憲雲公子轉。查哨
回來繳令呈。得知此事驚非小。深愁感傷父親身。

慌忙同進蓮花帳。繳令臺前見大人。元帥無言憑案
坐。何嘗止淚釋悲情。十分難壞雙公子。承歡無計
坐愁城。元帥是從此丹心常鬱鬱。抱薪有異棟梁身。
一息不忘皇家念。強支病體理軍情。事煩食少非
長計。淚盡心傷眼目昏。韓爺屢次來公處。相慰無
能解此情。合營將士無良策。難解元戎痛友心。元
帥自知心力瘁。幾番上本乞天恩。奈何不准歸休表
帝倚如城保障屏。溫言獎慰英雄帥。將養三邊暫
歇兵。喜卿一鼓金兵退。智勇兼全第一人。保全重
地人民幸。正慰天家好道心。苦寒邊塞宜珍重。慎
疾勤王重國情。九重溫詔頻頻降。社稷江山盡仗卿。
元帥忠君心意切。報君強自抖精神。金兵不敢重
臨界。閭閻安堵樂昇平。山青水秀朱仙鎮。耆老兒
童相與親。詞文至此權相按。下卷重開有異聞。

第五十回

無恥徒殃民誤國 精忠帥力疾勤王

卻說兀朮自葬湯將軍之後。日在營中與衆平章各番帥稱揚湯懷的忠義。和岳元帥的軍威。正在說得高興。忽見軍帥入內稟道。探得岳南蠻屯紮朱仙鎮上。尙未回兵。聞日在營中督令將兵操演水陸戰法。並調集各路人馬。將來必有一場惡戰。我軍須要嚴加戒備。爲是兀朮道。某家也會慮及此舉。因此想起秦檜夫婦兩個。他們臨去的時候。對天立誓。必將宋室江山。送與某家。今看他兩口兒在內。全不見照應。莫非忘了舊情。竟白養了這兩個娼盜了。哈迷蚩道。吾主且免心焦。只要到得臨安。他必將金殿獻出。請吾主登位的。兀朮大怒道。軍師你倒說得好。現有岳南蠻大隊屯紮在朱仙鎮的。要口叫某家從何處進兵。奪取中原。恐成虛願了。哈迷蚩道。臣有一計。不若請二王爺統領一萬人馬去取淮西。坐鎮其地。能力本弱。較易攻取。加以張俊係與秦檜同黨。此去必能制勝。再請三王爺帶領重兵繞出朱仙

鎮地界。直達至楚。如獲勝利。再作計議。兀朮聽了這番言語。不住點頭稱妙。當時議定。先請二王喇罕統軍起程。望着淮西進發。

看看將近淮西界。離城百里下番營。咚咚鼙鼓敲來響。唧唧胡笳振耳鳴。二王喇罕傳軍令。埋鍋造飯飽餐吞。明知張俊無能物。不加威勢暫屯兵。擇期吉日將城佔。秦凱歸來可預誇。慢說番王商議定。提出狐羣狗黨人。居然鎮守淮西郡。酷民虐吏太橫行。欺壓同僚文共武。屬員下吏被他凌。貪賊枉法人民累。地皮刮去兩三層。今逢賊槍登黃閣。猖狂倚勢更胡行。窮奢極欲肥家室。巍巍勢若帝皇尊。民間婦女憑他欲。地產錢糧細細尋。分半送呈秦惡賊。餘色餘財屬自身。怨言戴道聲名醜。民不聊生議叩關。三番通稟難呈闕。弄權鼠賊蔽天心。暗將通稟來交下。不容犯上再投呈。高宗天子無知曉。一任權臣亂國情。氣殺淮西諸父老。同聲合語罵昏君。

原來淮西父老不堪張俊虐政。曾三次上疏。懇乞撤懲。誰知凡有各路文書奏章到京。須經賊槍閱過。方許入

奏天子。故淮民三次疏請。皆不獲上達。羣情憤激。頗壞異志。會合遠近人民計議。定有除張不叛的口號。張俊耳朶裏也聽得些風聲。只做不聞。也毫不改變爲政的方針。見賊情勢熾天。他更肆無忌憚了。此金兵到來。豈無消息。官民紳士俱當無聞。又過了兩日。金兵早已近城。張俊正擁着十來個擔槍來的有夫婦女開心作樂。忽見家丁入堂來稟道。不好了。金邦喇罕統領人馬來取淮西。離此不遠了。衆人聽到這一句。金賊離城不遠的話。就一哄的大哭起來。張俊好不着惱。瞪圓了眼睛大罵道。賊奴才好不知眼色。你老爺正在與姨太們尋歡取樂。你偏來報他媽的喇罕來了。就失了這淮西也值不得甚麼大事。且等四太子進了臨安。弑了那昏君。再報與老爺知道。也還不遲。快些滾出去罷。叫那探事的人少亂道些。家丁只得退去。且說張俊叱退下人。向着衆人。道。我的衆姪娘啊。不要嚇壞了。你可曉得老爺是秦相門下第一個得意的人。秦相是私通金人的。兩下俱有關照。只要候喇罕二大王來至城下。你老爺自會開城迎接的。只怕他喜上了老爺那時候。衆姪就享福不了。

言時張俊笑呵呵。擺擺搖搖着了魔。勾肩搭背形容陋。嬉皮笑臉對諸娥。外廂探子重重報。道快請張爺會干戈。聞言張俊高聲喝。奴才報事太囉嗦。老爺願把降書獻。太平指日民頌歌。說時換了金邦服。手捧降旗豔豔過。當時出了迷魂陣。來順金邦喇罕阿。雖衙忙把城樓上。圓睜驢眼細梭梭。卻怪金兵猶未至。轉恨重重報事訛。正當扮做番臣去。忽聞四下響鳴鑼。一片喊聲民叛了。四城門閉奈他何。將民讎。降旗豎起順妖魔。你無能忍辱投金去。不思報國。思拒賊整干戈。害得我們塗炭真悽苦。你到安然去順他。居然換了金邦服。我等大衆良民死賊窩。不若開刀先把瘟官殺。也叫我相陪我等見閻羅。人間少有貪賊貨。誤民誤國賊駱駝。言時同把槍刀舉。四面圍來人愈多。張俊此時魂膽落。狠心狗肺自猜摩。暗呼此事真完了。若動兇時待怎麼。不若遁逃先出去。看他怎樣奈吾何。想得停當回身轉。一躍城樓跳下坡。放開大步飛奔去。撞來衝去似流波。一程逃至城垣下。見一通衢有暗河。那張俊是慌忙

便把頭鑽進。帶水拖泥晉大窩。此時卻好金兵至。蒼皇遁身刀下過。不見淮民追趕上。潛行暫且避刀戈。忙來不使高低路。急急匆匆踏淺沙。離卻淮西城四里。招商客棧隔岩阿。連扒帶滾行來快。初更時分月婆娑。深林見一民房屋。愁中不覺笑呵呵。放開大步由前進。眼花頭暈費娉媠。腳踏空時身落坎。原是個過往行人溺便窩。今朝張俊真該死。糞蛆入耳溺滂沱。幾番跳躍無門路。流來蕩去急如梭。惡貫未盈淹不死。救星來了衆奴哥。

原來張俊鑽狗洞的時候。正值金兵進南門來。衆百姓蒼皇奔避。便散多半。各去保護自家的家室去了。二王喇罕饒有兀朮之風。進城安民。並不搔擾。到了鎮使大堂坐下。命召張俊進見。當有張俊手下家奴。見張俊遁逃。他們俱想到上房擄些財帛。忽聽二王傳張俊封官。衆人慌慌張張推一個年邁舊僕來到堂上。雙膝跪下。口叫王爺饒命。若要財寶。衙中堆山積海。所有淮西精華。全在此中。只要王爺饒命。小人情願獻呈。喇罕便問道。你是張俊的家奴麼。老僕答道。小人正是。喇罕又問道。你不要慌。且問你的主人。現向那裏去了。老奴道。

因王爺到來。懼罪越城而逃。想去此不遠。喇罕聽了。不覺仰面呵呵大笑道。原來世上有這樣怕死的廬官。難怪百姓要叛了。爲何不學學那仁心保郡的張叔夜。也罷。咱家也不要你們來獻金帛。且去尋他受封。還怕這城中貧重不是咱家的。連你們這一班人俱是咱家名下的了。老僕聽了。就磕了一個頭。辭出。領着那些家奴同去找尋。互相商議道。不知他向那一門出去的。內中有一個道。見他向北而去。我們就由北門尋去。看有甚麼形跡。便知去路。說罷。一同來至北門城下。一個低首看去。不由的一哄而笑道。有了有了。你看那土城腳下。有個大大的狗洞。在那裏。想他定由此洞鑽出去無疑。家奴一衆笑難停。當下齊齊出北門。轉灣抹角多時。久。尚然不見影和形。荒涼一片行人路。官富民貧落莫村。行來有一東坑廂。一個家奴說事因。衆位少停權等我。出恭我去片時辰。說時轉進東廂坑。登坑當時大吃驚。耳聽撲咚聲不絕。宛然跳躍似人聲。家奴立起高聲喊。快把燈來照一巡。衆人聞喚忙來到。道大驚小怪爲何情。言時齊把燈籠舉。見

那登坑之人戰戰兢兢。立在牆根言不出。手指廁坑向諸人。大衆家人齊掩鼻。提燈近坑看分明。只見坑內一人微露首。手搖腳動要翻身。衆人也覺心生怕。齊聲高喝問原因。坑中張俊回言道。老爺不是等閒人。右軍都督張元帥。掌管軍符千百兵。現守淮西宜撫鎮。統帶城中武共文。只因金主將城犯。老爺避劫出淮城。不料暗中來失足。翻身跌入屎坑存暗笑。口內惟將不敢稱。道小人們是家丁輩。不是他方別處人。其時張俊心明白。原來多是我家丁。快些設法來相救。老爺屎糞實難吞。一個家奴忙走上。手抽坑板入廊津。道老爺雙手來拿着。小人着力上邊擎。衆人齊道斯言是。同心救起坑中人。醜情形言不盡。有污霜毫寫佞臣。地中扒起奸張俊。臭氣熏天了不成。渾身屎糞糊頭面。從何下手脫衣襟。內中有個高年僕。硬着頭皮代洗清。上下衣衫都脫下。宛若猪羊待典刑。

是這臭氣洗不去。如何是好。張俊道。臭氣到隨他去罷。秦相爺也有這股氣味呢。老奴道。如此說來。老爺也要拜相的了。張俊道。你老爺在這臭水中泡了這一次。還想什麼好處。想起來真真晦氣。衆人同聲的道。到不是晦氣。卻是運氣來了哩。張俊聽了這句話。翻轉臉來怒罵道。放你媽的狗屁。你這班賊奴才。敢如此取笑你老爺麼。老奴道。老爺息怒。待小人講來。當時衆人將奉命尋去封官的話說了一遍。張俊喜得拍手拍腳道。如此說來。果然運氣到了。只得捨不得那些金銀珠寶。美妾嬌姬。皆付與金人。枉費了你老爺多年汗血。老奴道。這些閒話。暫且拋開罷。快請換了小的的衣服。去見了他再說。

當時張俊換衣衫。一羣主僕繞堤還。望着淮西城裏去。匆匆覓路想封官。自然喇罕加封重。不必重重集細端。回文聽表朝中事。這朝天子坐金鑾。景陽宮裏朝參畢。文武東西歸了班。早有黃門官上殿。兩封邊報獻臺前。值日侍臣開藉鞞。君王龍目細詳觀。原來是金邦喇罕提人馬。陷了淮西大城垣。張俊死生無下落。合城文武盡傷殘。猖狂賊勢真兇勇。

又愁大隊搗臨安。望王速發天兵剿。掃盡妖氛國始安。潭州使節徐仁本。伏乞天恩遣將材。高宗閱罷雙眉綉。又看潭城奏摺來。先說那答罕三王將近楚。胡兵百萬勢雄哉。皇王德下自雄恢。欲思重覩太平日。回兵請調岳侯來。棠蔭長留民盡樂。蒼生渴望正思梅。一從元帥離潭地。烽烟漸起時多災。塗炭民愁遭浩劫。金兵陷郡怎安排。雖逢節度廉明使。獨乏安邦定國材。江山屏障鄧元帥。到處旗開詠凱回。金兵潛跡無侵犯。方保潭城繫馬臺。倒懸民苦求恩庇。嗷鴻載道不勝哀。懇乞天恩求允准。名香萬柱獻龍臺。王皇三復潭民稟。沈吟良久發長嘆。當時下旨忙准奏。諭示諸臣龍口開。今觀兩事非輕可。得失須臾怎主裁。岳卿重任朱仙鎮。分身怎得轉高駱。淮西地屬金人去。深愁彼意取臨安。可恨金人真惹厭。三番九次把人纏。恨他銳氣偏難降。平寇誰如岳某先。奈他抱病朱仙鎮。請纓誰敢去平番。朱仙一鼓平金寇。朕懷喜慰杞憂安。社稷江山他獨任。豈堪力疾唱刀環。况且三處長征剿。怎得分身法術來。旗麾到處妖氛靖。勞瘁勤王朕不

安。高宗能鑒賢臣苦。班中惱殺大兇頑。賊眼圓睜三角起。面顏變色像豬肝。黃牙咬得吱吱叫。挺身直欲上金鑾。痛恨黃門呈報者。恨他直達與君看。理該先達我知曉。方許高宗知這端。如何先使他親本。分明有意作讒言。待我慢把黃門治。試試當朝宰相權。一邊思想將班出。弄舌君前奏一番。望王休允潭民稟。召取三邊岳某還。命他去剿淮西郡。救護人民及衆官。力疾勤王無不可。武臣原合避忠肝。世忠仍繫朱仙鎮。未必金人就犯關。楚江旨令儲君去。御駕親征理所然。使他金國人欽羨。吾王不弱將才賢。天下軍符歸岳某。豈非主上亦心殫。賊言偏中君王聽。當時依奏散朝班。且說賊檄當時回府暗寫下一封密書。差了幾個走狗。星夜向淮城去。知會喇罕。說宋王有調岳某來征剿。淮西他應詔不應。事雖未可知。吾主須要留神防備等語。又差兩個心腹走狗火速至答罕三王處下書。特告奏請儲君親征楚江。請四王爺趁此機會進剿朱仙鎮。兩路進兵。何愁宋室江山不歸你掌握裏。更請三王爺布置人馬。候儲君到時。小心擒獲。以絕宋室宗祧。事關

重大。萬不可洩漏。當時再三叮囑兩個走狗道。只要兩樁大事成功。你二人重重有賞。賊檜明知儲君庸懦。岳元帥現在病中。不能三處兼顧。這是覆滅宋朝社稷的好機會。你想君前有了這樣奸臣。焉有亡之理。可惜負了岳元帥一片忠君愛國的心腸啊。

住言惡賊謀傾國。聽表無雙第一人。威名嚇嚇驚胡虜。父老歡騰享太平。路不拾遺歌政美。吏無餽送盡遷升。循撫有方施德澤。文全武備治乾坤。屯兵養馬籌全策。誓搗黃龍志破金。丹心常把迎變念。邊寨頻屯百萬兵。鞠躬盡瘁耽王事。費盡玲瓏七竅心。一自鍾情悲故友。感傷一病到而今。神倦屢形常倚榻。病軀不藥尚安民。進餐不使軍心亂。強展龍韜演將兵。軍政事煩猶獨任。同窗義重怎忘情。因而外面難知道。誰識元戎抱病身。此朝升座蓮花帳。報說臨安費旨臨。當今令下排香案。欽差宣讀聖明文。前示淮西金寇佔。後令移兵進剿情。朱仙暫令韓卿任。星夜馳驅莫憚辛。無違聖意行兵速。克復淮西要口津。救護生靈深慰朕。卿承聖詔代天行。使臣讀罷皇王詔。岳爺遙拜九重尊。遂留欽使

開佳宴。款待懇勸送起程。世忠也奉君王旨。特來相見岳軍門。大營見體分賓坐。說起淮西失陷情。張俊殃民真誤國。令人切齒恨難平。而今事迫無能挽。救援誰肯拒金人。勤王只有元戎任。東蕩西除歷盡辛。今朝力疾淮西去。貴恙加增怎理論。況且此地軍情重。朱仙有失事非輕。重肩使弟難當受。尚乞三思安國民。何如且遂天顏曉。平淮別遣慣征軍。一因要口朱仙鎮。二慮元戎體未寧。長征星夜如何去。兩事思量殊悶人。岳爺良久回言道。大才你得過謙遜。軍威何慮朱仙任。循撫安民保國臣。金人多詐君深識。帷幄軍符望小心。帳前諸將留君用。凡事留神察探明。休因弟疾縈懷抱。為國何辭跋涉辛。坐視君憂非弟意。勤王力疾轉安心。深愁聖上遙相盼。弟思來日即行兵。只帶長征軍一萬。餘皆留此守防營。欲思統率全帥去。攀轅為慮衆黎民。印符張憲暫相代。總制施全守故營。聊安父老紳耆意。諸事還須請命君。韓爺當下連稱謝。如此周詳慰弟深。言論多時方別去。晚堂少保集諸軍。安排進剿淮西寇。又展神謀定太平。回天全仗孤忠

力。方保天家基業存。欲知此去勝和敗。下回之中
聽曉分。

第五十一回

保儲位三番臣力瘁 進讒言一夕帝心更

却說岳元帥準備親督所部。進剿淮西。所有朱仙鎮防務。暫委施全張憲護理。隨征將士盡留在朱仙鎮。以資防守。僅帶岳真李保余化龍諸葛英董芳牛皋伍尚志雲公子八將隨往。當元帥傳上張憲吩咐道。凡有軍情大事。必須知會韓帥。不可擅自爲之。又命製紅羅幟十桿。上書岳字。若遇金兵犯界。只消如此如此。即可退之。張公子唯唯退去。元帥向着雲爺道。吾兒可約令三軍黎明起程。不須升砲奏金。悄悄而行。公子稟問道。此是何故。元帥道。一來欲令金人不知我已離鎮。二來可免衆百姓饒舌攀留。公子聽了。方知父親用意。當即出外與七位將軍預備一切。以便起行。到了次晨。元帥率領諸將出發。行至界口換船。望着淮西前進。韓帥因得了岳公手書。故不出營遠送。百姓見元帥征騎無多。只道去左近查哨。因此也不上前攀留。元帥得從容出境。且說淮西城裏的番二王喇罕。正在安享得高興。忽然接

到賊檄的密書。不免吃了一驚。恐岳軍不日進剿。十分着急。暗想道。兀朮四弟何等本領。尚不是岳南蠻的對手。咱家豈能抗衡。若一敗塗地。進退無門。不若走爲上着。慌忙傳上張俊商議道。咱想秦檜在朝。怎不照應照應。張俊道。適纔送來的書。豈不是照應主公嗎。若是不照應。就不預先知會咱們。喇罕道。如此說來。果然全仗他了。咱家並無別法。打算回兵。將淮城自行退出。免得那時棄甲曳兵而走。空遺話柄。張俊道。主公且慢。臣想岳某未必分身來此。無非差幾員戰將。懼他作甚。喇罕道。不須他自來。只消他部下那幾個小南蠻。就儘夠了。張俊道。既是如此說。小臣不敢強留主公了。事不宜遲。快請起駕。喇罕道。你便怎樣。張俊道。小臣自有道理。當時兩人分手。張俊看他去了。也不敢回進城去。勒轉馬頭。抄着臨安的便道而來。不一日到了帝京。攢了賊檄的狗洞。就在君前巧奏一番。將張俊的罪名。洗得乾乾淨淨。高宗一味昏庸。也不察情由細底。即時准奏。命張俊速即前去。隨同都元帥征勦便了。按下不表。且說那岳元帥到了淮西地界。早有淮民聚集頂香盤。具牛酒。出百餘里外來迎迓。

喜殺淮西諸父老。香花載道遊行旌。迎得君侯臨境地。萬口歡呼見太平。金兵百萬聞風避。風調雨順象更新。攔輿遮狀人無數。投呈爭上岳軍門。張保王橫隨左右。打開一看分明。萬民一口無他告。單告貪賊誤國人。岳爺分咐權收下。大隊雄兵進了城。安民下寨清羽黨。號令如山不擾民。秋毫無犯軍威重。方之召杜勝三分。體恤流離民意苦。廣加德澤庇生靈。一邊清理城中事。一邊寫本奏朝廷。請旨速差文共武。重鎮淮西要口津。旬日光陰諸事畢。城垣無恙水澄清。歡聲動地諸民吏。戴德承恩衛護深。誰可及儒雅孫吳雙冠絕。更贏得民呼生佛吏呼神。生靈百萬逢時雨。只苦勤王元帥身。精神耗盡忘煢癯。為國為民日不寧。腰圍漸減髮金帶。清瘦英姿秋水神。十分憂慮雲公子。欲覓良醫恐惱親。幾番商議諸軍將。人人不敢亂軍心。慢言細柳營中事。無限淮民沐大恩。歸耕舊業營商理。鷄犬無驚樂順平。無恩可報英雄帥。建祠塑像志敬忱。香花菓燭朝朝獻。上燈懸彩幾會停。三尺兒童知感德。萬民齊意祝長生。此朝諸將營門集。稟述淮民

感德因。岳爺不覺長吁嘆。何德如斯這等誠。深喜黎民皆可化。奈他酷吏太無情。窮奢極慾無休息。不施德澤虐於民。安得蒼蒼垂下念。普教時雨化甘霖。帳前諸將聞公語。同聲拜服主軍云。正當將帥言談處。報說臨安詔旨臨。公爺接旨行臣禮。欽差宣詔示功臣。前獎奇功加爵位。相封樞密輔朝廷。隨征八將皆封獎。重給軍前一萬兵。喜卿奏凱獲全勝。不動干戈退妖氛。朕心慰甚忘宵旰。卿才豈獨畫麒麟。事平早轉朱仙鎮。屯兵保守要塞城。淮西節度仍張俊。更遣出總鎮諸僚武共文。不日之間當到郡。卿家有代即回兵。欽差讀罷君王詔。岳爺承詔謝王恩。留下使臣開大宴。細柳營中斟玉樽。坐中言及張節度。英雄元帥係愁心。雙眉時蹙頻嗟嘆。辜負安民一片心。仍令他來為節度。苛虐黎民玷官箴。沉思良久將言問。張俊何時入帝京。欽差一聽連搖首。道相公容稟這椿情。遂將賊檜護庇張俊復職之事。從頭至尾的細述了一遍。元帥嘆道。既出自聖旨。怎敢有違。然憫淮民顛沛已極。使其重蒞此地。淮民何以為生。況且此地又必淪於

金人之手。此事怎麼週全。方免後患。言罷。傳過左右將。淮民所呈狀紙一一檢出。元帥親自遞去道。欽使大才。作何處置。欽差躬身接了過來。一一展看。遂向元帥道。此賊真罪不容誅。且與淮民勢不兩立。如相公一去。後患不堪設想。朱仙鎮軍情雖甚急迫。幸得貴部下張將軍扯起元帥尊姓的旗幟。擊退金兵三萬餘人。足見威名遠鎮。今古無雙。令人欽服。聖上深為喜悅。欲使相公解救楚襄之圍。被秦賊阻止。下官起身前一日。聞御命遣儲君親征。只帶着萬把人馬。入此重地。元帥聽了。不覺大驚道。儲君年未弱冠。素未嫻習武藝。怎使統軍臨敵。內中必有陰謀。如之奈何。

思量元帥生煩惱。獨木焉能支危傾。兩番秦賊施奸計。竭盡微勞力保君。此番儲君親征楚。暗謀失陷宋乾坤。余欲勤王臨楚省。淮西一郡託誰人。瘡痍遍地如何掃。內逢權奸外妖氛。岳公沉想開言道。使君奉屈暫稍停。元帥當時書聖表。奏達高宗聖主聞。淮西請調他臣任。深愁張俊礙民情。楚襄軍迫臣應去。勤王隨駕慰龍心。朱仙鎮有韓軍在。更兼張憲代臣行。掃清妖氛安楚郡。回兵至鎮守防營。

岳爺筆灑風雲色。情文宛轉上明君。欽使旁觀頻側目。拜服乾坤蓋世英。儒雅多文誰可並。神威定勝武昌軍。少保書成無片刻。親交欽使代呈君。使臣奉表相辭去。岳爺令出起雄軍。只留尚志淮城候。三千軍校護淮城。等待京中文武到。也教尚志撤回兵。此時調度皆齊備。祭旗升砲奏金聲。離轅未尙三餘步。馬前擁滿盡淮民。耆老兒童皆伏道。哭聲一片阻行旌。香花百里遙相送。依依難割相公恩。元帥此時心不忍。何德斯民戀戀深。須臾離了淮西省。人聲稍靜覺心寧。七千兵馬如流水。隨行坐騎七將軍。令下不分風雨急。勤王星夜趕征塵。先鋒差出雲公子。統領健兒八百軍。火速進程臨楚境。更探儲君消息聞。住說救援神武帥。詞中要集楚江情。答聖三王兵入境。逢州遇縣盡遭兵。哀鴻載道人心亂。將犯襄陽古郡城。急得劉錡無所措。知會徐仁節度聞。潭州知報驚非小。防嚴遣將札連營。稟請岳侯君不許。時雨甘霖盼不臨。徐仁失望民心惱。十分無奈這椿情。今聞楚省軍情迫。焦灼湘潭官共民。聞得劉錡城緊閉。別無良策退金兵。探知

御駕親征楚。太子年輕未慣征。急殺徐仁賢使節。
上書求請岳軍門。回言劉帥城中困。魂消膽落日憂
心。看看賊勢多猖獗。救兵不到怎開城。這朝正坐
城樓上。報說金兵大隊臨。胡笳一片聲繚亂。霎時
圍了四城門。急了城中文共武。退賊無能怎理論。
正當難解難分處。到了神威定勝軍。岳字旗開紅映
日。管教立洗甲兵清。

原來公子是抄着小路而來。一路探聽皇太子尚未入
境的消息。不覺大喜。慌忙催動三軍趕至襄城。進了界
牌。只見金兵如同螻蟻一般。團團圍住四門。望去一座
大營。正對襄城屯紮。暗想道。若踏賊營而進。恐彼趁機
陷城。豈不有誤大事。待我來叫他出營會戰。一則可以
解圍城之急。二來顯顯我的手段。想罷。一馬冲將上來。
直抵賊營門首。立住了馬。舞起這對八十二斤的爛銀
鎚。大喝一聲。岳小爺在此。有本領者。快來迎敵。答罕在
營坐待破城。只見衆小番一羣羣橫冲直撞。趕將進來。
口中只叫不好。岳爺爺來了。答罕一聽此言。急得措手
不及。同着並肩王完木孫商議道。不若咱家與你先向
後營門逃出。速覓歸路。完木孫道。不妥不妥。俺意先陪

三王主出營會戰。如果不能勝他。再回本國不遲。答罕
言善。當時一同披掛跨馬。上前一。看。只見一員小將。全
身披掛。容光奪目。秀氣逼人。手舉雙鎚。坐下赤兔馬。好
不威風。又聽他通名。說是岳小爺。答罕好生不懂。完木
孫道。主公快尋歸路。此是岳南蠻的長子。他有萬夫無
敵的本領。四王主屢次敗在他手下。答罕大驚。完木孫
道。待咱上前一戰。且看勝負如何。再圖他計。說罷。擎叉
拍馬大叫道。快來送死。公子喝道。賊將快通名姓。殺死
你。待小爺好去報捷。

當時兩下通名姓。各展威風決死生。將門公子通天
藝。爛銀鎚法妙無倫。神威定勝人間傑。陣前豈懼
鬪番人。完木孫怎敵神仙子。到此時手中叉法亂紛
紛。欲思遁跡無門路。漸漸輸來力不禁。銀鎚舞動
非常妙。直打完木孫面門。腦漿裂出隨駒倒。身為
泥。骨為塵。胡軍傾刻如潮退。答罕魂消像死人。
拋棄棄馬回軍轉。潛形逃命幾會停。一萬胡兵存一
半。班門弄斧枉勞人。妖氛相繼隨風散。危解襄陽
古郡城。一片歡聲通四野。劉錡大喜啓城門。歡迎
公子居鎮府。文武同聲拜服稱。雲爺不允忙推謝。

屯兵住扎外城門。須臾升炮安營寨。專候元戎大隊臨。回文聽表英雄帥。行旌將近楚襄臨。探得儲君猶未至。御林兵在半途停。當時元帥心思忖。開得雲兒早至城。襄城危解當無事。須保儲君御駕行。吾今不可乘虛入。抄行小路探番情。傳上化龍余統制。更點牛皋奮勇軍。領兵伏在三叉路。專候儲君御駕臨。小心聽我軍聲起。方可前行取進程。囑咐二軍同受令。御前保駕護儲君。牛余二將齊聲應。跨馬揚鞭各轉身。岳爺率領人和馬。又繞羊腸路幾程。宛若胡茄聲宕漾。料因左右伏胡兵。催動三軍登嶺表。憑高紮下七千軍。遙觀動靜查虛實。一聞號炮下山林。令旗展去三軍應。絕頂峯頭探賊情。不說元戎施妙計。伏下神謀定勝軍。聽言金國完顏賊。遣出番邦拒後兵。大帥名呼丁爾謂。二王帳下一箇人。全身本領無人及。鬼面獠牙勝幾分。領着二王喇罕旨。統領千餘鐵甲兵。要拿御軍皇太子。固石岩頭暗紮營。其山高聳無人跡。山腰有洞甚深。屯兵可伏千餘萬。賊兵藏跡最難尋。糧草豐盈輜重廣。爾謂屯兵此內存。并帶四員豪勇將。孫曹

張魏郡名稱。在此專候儲君過。個個爭先要建勳。留神探察南朝事。有心要絕宋乾坤。望中過隊雄兵馬。旗書岳字大於盆。故而不敵輕追戰。深畏神威定勝軍。候他過境多時節。又遣胡兵暗探明。看看已近中牌後。隱隱東南有炮聲。不多一刻金鑼響。滔滔征騎御林兵。對對旌旗龍鳳舞。金光耀目赫黃綾。刀鎗劍戟行行過。簇擁中心一俊英。龍鳳之姿顏冠玉。巍巍儀表帝王形。紅袍錦繡控龍帶。金冠束髮夜光明。手執令符騎寶馬。腰橫秋水繫紅繩。胡軍探看多明白。一哄離洞伏途迎。誰知元帥居高處。山下情形了了明。當時率領隨征將。發動金聲下嶺行。一聲號炮驚神鬼。排成陣勢象嶢峩。那邊賊人正探得御駕遠而來。正安排動手忽聽得號炮一響。有點着慌。不想面前早已立滿宋軍。扯起那岳字旗號。嚇得個個魂消膽落。措手無及。早將那丁字立馬陣前。大喝一聲。賊將看箭。颼的一響。早將那丁字坐纛大旗從中射斷。連那執旗的人跌倒馬下。踏爲泥醬。丁爾謂幸虧轉身的快。除下了頭盔。跳下馬來。落荒而遁。所部三軍如落花流水的一般。四處奔竄。不料這

四個番將孫汝權曹汝操張汝貴魏汝賢。見此光景十分驚恐。欲待退回洞去。但見洞門已被宋軍把住。前面又有宋兵阻路。料想無路逃生。只得硬着頭皮。一個個上前迎敵。分開四路。將岳帥圍在中心。元帥見他四人耀武揚威。便將手中這桿鎗一舉。這四番將眼睛內只見銀光燦燦。

神威凜凜英雄帥。灑泉鎗法世無倫。一揮孫將翻身倒。刺中心窩一命傾。鎗桿轉處張軍沒。頂冒鮮紅腦水噴。又戰汝賢魏姓將。腰支挑斷兩平分。元戎誅戮曹汝操。鎗穿背腹命歸陰。略約一個時辰候。誅却孫曹張魏軍。馬踏尸骸爲塵土。無能番寇敢稱能。岳爺未展平生力。從容單騎掃妖氛。三軍吶喊搖旗鼓。搜山搜洞細追尋。且言爾謂逃生出。潛形無路苦難禁。前邊岳字旌旗在。後有王皇太子兵。左思右想無生理。算來還是後邊行。秦檜來書知內事。太子無能武藝平。仗咱雙刀猶可勝。且看生機再理論。想待停當忙回馬。加鞭催動豈留停。一馬冲來投網裏。御林軍在前面存。當頭見一英雄將。一聲高喝攝人魂。唬殺番軍丁爾謂。悠悠頂上走原

神。驚弓之鳥無能甚。跌下征鞍像死人。牛皋仰面呼呼笑。跳下雕鞍舞劍臨。笑言無用癡呆賊。也來陣上論交爭。快些伸首來待死。老爺鏢下不留情。左一揮來右一打。打來爾謂首身分。牛皋此際多高興。雙劍揮來那住停。舞來跳去無休息。那爾謂是身爲肉替骨爲塵。可笑牛皋猶不厭。搜尋遍地覓番魂。一馬冲來余統制。一見其情大吃驚。

化龍遠望見這種情形。明知他在那裏亂打亂毆。必是拿了個番將。拍馬上前大喊道。牛將軍住了手罷。可記得元帥囑咐的話麼。牛皋聽了這句話。叫聲啊呀。將那對鏢插在腰下道。你爲何不早來一步。如今害我出了這個大拐。化龍道。你好糊塗。太子差你在前。令我押後。怎敢有違聖諭。牛皋道。這樣說來。又是你有理了。只是元帥吩咐的話。俺與你是一同受令的。並不重在俺一人身上。化龍道。事雖不在你一人身上。今日將這番將打死。滅了活口。豈不負了元帥軍令。牛皋道。打已打了。要活口作甚。化龍聽了這般口氣。轉覺失聲而笑。只得同着他至儲君前繳令去了。原來岳元帥早經料到槍賊請儲君親征。必有異謀。因此留神防備。故差牛

臬余化龍在御前保駕。屯扎緩行。不可冲敵前進。但聽
 固石崖頭炮響。請旨前來探看。若遇陣前脫逃番兵。番
 將。切不可死拒。必要活捉來營。繳令。不料皇太子偏偏
 差了個猛牛。臬上來。不問青紅皂白。一頓鐵錘。送了番
 將性命。謀殺大案。不致敗露。也是賊槍的運氣。
 且言元帥屯崖脚。燒山搜洞事完成。探知答罕回兵
 遁。危解襄陽定勝軍。岳爺聞報丹心慰。統軍來見
 小儲君。大營參拜行臣禮。儲君御口叫平身。當時
 賜坐英奇帥。皇王太子喜言云。若無元帥全師至。
 御軍失事怎回京。咫尺平戎功第一。何幸江山得賴
 卿。智勇兼全文武備。棟梁才幹整乾坤。岳爺盛頌
 朝廷德。微臣何德受知恩。將士効勞應分事。獎勵
 却使汗顏增。言時展拜重啓奏。伏惟殿下至襄城。
 屯兵歇馬安民意。饒歌早奏甲兵清。大喜英明皇太
 子。允准賢臣所奏情。當時起駕臨襄郡。文武官僚
 伏道迎。御駕停留宣使府。劉錡率衆叩儲君。玉音
 一一皆稱獎。慰勞公子俊材能。儲君注目非常喜。
 遣將門天賜玉麒麟。十分獎讚英雄帥。岳爺展拜却
 天恩。推功將士諸文武。幼子軍前敢冒勳。紀功不
 及諸人上。各官欽服岳軍門。岳爺輔助儲君德。濟
 貧籌餉慰蒼生。固石洞中糧草足。運至軍前平半分。
 一作王家軍餉用。交割劉錡元帥身。一爲父老諸
 民餉。一毫不受本營存。更兼輜重金人業。一概充
 公富國民。請命儲君安調妥。萬民感德叩重生。御
 駕停留方匝月。饒歌皆頌太平聲。臨安到了皇王詔。
 來詔儲君返帝京。奉詔欽差張俊賊。手捧絲綸走
 上廳。一封詔賜皇太子。一封開讀示功臣。太子回
 京安帝念。賢卿暫繫古襄城。今差張俊隨征勦。軍
 前復職建功勳。掃陵一事卿休議。優王他事暫稍停。
 朱仙鎮有卿軍守。高枕無憂慢進兵。願卿遵照皇
 王旨。屯兵養馬撫黎民。金人頗有求和意。生靈護
 惜體天行。岳爺當下承皇詔。撤開香案始抬身。隨
 同張俊參儲主。坐中太子令平身。錦椅賜坐都元帥。
 玉音下問姓張人。淮西今遣誰臣守。議和之意出
 何因。張俊叩頭忙啓奏。襄王奉旨掃皇陵。議同岳
 帥全師去。暗探番邦補裏情。早晨天子歡然應。忽
 地龍心起變更。此事看來成罷議。淮西任重李怡民。
 議和出自君王主。朝內無人專奏君。儲君不省其

中故。與妙奸情那得聞。公爺聽罷甚懷喪。座中惟聞歎惜聲。深恨權奸能惑主。肆無忌憚目無君。聖明忽有通和意。金人得志更橫行。此番太子親臨陣。袖中未必少謀深。幸得蒼蒼全宋室。使余料到這椿情。明知賊計難明奏。更且憑據一無存。欲思略奏儲君曉。恐滅王家天性恩。委曲求全英雄帥。費盡三番救主心。君臣略集軍情政。來朝送駕出襄城。各官伏道遙相送。香花夾道眾民呈。少時御駕離城去。望着臨安取進程。夜宿朝行非一日。御舟到處有逢迎。慢說儲君朝帝闕。聽言蒼狗蔽紅輪。

原來賊槍自發去三處私書。終日暗暗探聽金國的消息。可惱岳元帥軍行所至。皆獲全勝。淮西襄陽相繼克復。計退朱仙鎮之警。亦已奠定。弄得金人喪師棄甲。連得了兀朮來書道。現在岳某銳氣甚盛。如何滅得宋室。議和一事。茫無端緒。奈何。必須先斷送了岳某。吾國始得生機。從此賊槍屢思加害岳元帥。只以無從下手。今聞皇太子脫離虎口。也被岳元帥保全了。更加切齒。一面奏請高宗。令太子早日回朝。隱居東宮。彼意恐儲君在外得志的意思。高宗一味庸懦。即時准奏。遂遣張俊

奉詔而去。賊槍看看天子近來頗信任他。思得一計。密奏高宗道。天下無敵者。惟岳某也。然使其縱兵滅金。得奉淵聖而歸。將置天子於何地。或效劉裕滅秦。故智。天子焉得而制之。且金人得中原。必不能有。故始以封楚。繼以封齊。而不以遂歸我國者。恐我得中原。而遂令岳某得長驅也。若岳某戮。則彼無所忌。必謁誠通好。而中原與舊臣俱歸矣。就使中原終不可得。而偏安江左。亦不失為帝王。宗廟血食。綿延勿替。若使岳某得志。天子可得安枕而帝江南哉。

誤國權奸言一夕。頓滅君臣父子情。徽欽二帝無歸日。孤忠元帥志難伸。乾坤日月何昏暗。玉鏡青天終染塵。當時納下奸臣奏。議和為重國為輕。時值儲君來奏捷。進宮朝聖賀昇平。君王聽信奸秦賊。獎功諸事假惺惺。不提元帥勤王苦。只詢張俊近來情。儲皇庸暗年且幼。不敢君前辯一聲。高宗昏昧何如處。盈庭宵小任縱橫。朝中無事何須表。回說襄陽楚省情。元帥旌旗留匝月。萬民重見太平春。馬到功成民賴德。烽烟頓息甲兵清。甘棠政美都元帥。武鎮乾坤文撫民。載道歡聲傳四野。農工商士

盡營生。武昌昔日留遺愛。保全城郭救黎民。感戴隆恩成再造。兒童也解識英名。今聞駕駐襄陽郡。望風父老盡來城。牽牛餽酒兼芹獻。奉鼎焚香秉致誠。不辭跋涉來程遠。只求一親故侯君。其時得把仁風仰。個個歡騰戀舊恩。雜沓旬餘方散去。口碑到處衆人欽。襄陽文武皆全庇。德厚威嚴兩服人。只有張俊居麾下。宛如小鬼對天神。十分催促難安意。藏頭露尾畏軍門。此日岳爺軍政畢。開展平番六策文。報言張俊來趨謁。元帥傳諭允見稱。家將啓籛言請字。走進殃民誤國人。見禮完時分次序。就其側位坐安身。一巡茶罷收杯去。張俊躬身稟事因。道有下情專稟達。要求元帥玉言成。因此間駭躡遭金破。城垣窄小怎屯兵。目今遠近兵戈息。何如修造動工興。勸捐富戶資財助。算來只用萬餘金。城梁加高防守易。元戎少費幾多心。聽言元帥心不悅。正色開言示彼云。吾曹豈作偷安計。南北紛紜未罷兵。連年百姓遭荼毒。理宜撫恤廣加恩。富戶未能如鄧石。爲官須要較風清。勸捐之諭休輕舉。逼叛黎民卽此因。兵燹之餘宜賑恤。何堪徭役又重興。惟期將士同心意。何勞城郭費千金。窮奢極慾原無厭。當念蒙塵二聖君。言至此間增嘆息。英姿減色少歡心。當時張俊成呆面。一團高興化爲塵。惱羞變怒私懷恨。入手錢財無一文。欲思重把言詞進。又愁觸犯虎威軍。只得唯唯連應是。起身告別轉回程。口中不住聲聲罵。痛恨多謀足智人。小人賤性貪財色。求之不得反生嗔。衣冠禽獸無人道。怎解仁人雅化深。書中慢敘開文事。下卷重開軍政情。

第五十二回

陸殿下單身戰五將 王統制斷臂假降金

卻說張俊正欲廣集民財。借修壘城郭為名。聚斂民財。特來商諸岳元帥。滿望可邀允許。那知岳元帥不贊成。一場掃興而歸。好生納悶。左思右想。寫下一封密稟。差出一個心腹家奴。連夜到京。訴說那岳元帥銳氣過常。如何解救小主。如何撫字軍民。如今城郭肅清。政聲遍頌。現在太平無事。尚終日在訓練軍隊。口口聲聲要滅金虜。迎回二聖。賊酋看了大驚失色道。老夫正在議和他者。不肯解甲。此事恐難實現。想了半日。跳將起來道。有了。不要去管他。且將張俊這封書寄去四主公。看知岳某尚未回鎮。便趁機進兵。即可立圖大事。想得停當。慌忙寫了一信。暗囑兀朮。只管放膽進兵。直達朱仙鎮。內中之事。有小臣在朝。一力週全。必不使主公掣肘。便了。當時封固。就差張家送書來的那人。繞着小路。到河間府去報信。回來重重有賞。那人道。只是酒資多給些。方好趕路。賊酋道。只要小心行事。不要說酒資。日後老

夫還要酬你個大大的官職。那人就磕了個頭。說聲多謝。奏相爺了。賊酋又叮嚀了幾句。那人辭了出去。兼程而進。

詞中要表朱仙鎮。棠蔭長留樂太平。月前金寇將城犯。紅羅繡幟退妖氛。只因元帥神威重。岳字旗開賊跡清。百萬金兵魂膽落。聞風遠近畏英名。今朝接了私通信。兀朮深知就裏情。岳帥屯兵威鎮楚。朱仙鎮上繫韓軍。紅羅繡幟虛聲勢。妙算神謀設計深。難怪王兄遭此敗。楚江又遇岳家軍。奈兄不述某知曉。一敗而回故國城。早知道他身離了朱仙鎮。某家豈肯便回兵。設計不成真可惱。放脫南蠻太子身。傷殘不少人和馬。幾世仇家結得深。思量秦檜真無用。軍政三邊當不聞。到處平戎皆岳某。君前怎不遣他軍。當時又接私通信。四王拆看甚分明。上書奏檜蒙恩厚。刻刻時時挂在心。竭力思量傾宋室。奈何岳某逞豪英。番番設計他能曉。小臣枉費萬千心。而今昏主稍明白。議和兩字許於臣。目今岳某兵屯楚。恩主皇王快進兵。朝中之事臣能任。裏應外合事堪成。只求休把機關漏。那怕通天岳

某能。兀朮看完書一紙。傳上哈迷哩一人。商量速調人和馬。直搗朱仙再取京。軍師奏說非容易。倒戈屢次折雄兵。二王兵敗全師沒。三王雄將盡亡身。投盜棄甲回軍轉。老主龍心定怒噴。主公要進中原地。必思全策好行兵。秦檜議和心已久。爲甚猶然說戰征。料他只把私言達。宋君文武未同心。聽言兀朮頭頻點。口呼有理兩三聲。但是某家死守終無益。必須一戰始相應。若然退轉黃龍府。他軍必取此州城。那時某怎回京闕。無顏去對老王君。潞安州與河間府。兩狼關地並三城。昔日取來非易得。一時失守怎爲情。更被南蠻輕視某。如何再想未乾坤。巧遇他朝奏檜任。某家內外好調停。吾邦也有南朝將。調他來此決輸贏。吾邦也有軍前器。運動前來顯顯能。吾邦傾國人和馬。也可迎征八百兵。吾邦尚有通商計。六國三川有異人。全師統領同心勦。某家要惹岳家軍。軍師休要多言語。按調軍符好用心。哈迷哩便相辭出。點調三川六國兵。祭旗放炮多忙亂。出了河間府郡城。胡笳吹動全師進。望着朱仙犯界臨。韓爺聞報驚非小。如何金寇又

臨城。盼殺岳侯兵不轉。慌忙商議小張君。其時無奈張公子。雙眉微纒說原因。前次退敵。元帥將令早備。只須依計而行。便奏膚功。此次長驅直入。必傾全國之兵。而岳元帥遠居襄陽。指揮無人。如何是好。世忠道。別無他法。只有具疏告急。連夜奏請岳元帥速即領軍來援。乃能濟事。正在商議之間。見家將上前稟道。有合鎮人民具稟懇請岳元帥回鎮。現在外廂等候。求老爺會同張爺加封投遞。世忠聽了。不覺大喜道。如此妙極了。不想萬民先得我心。遂與張公子一面遣人齎送文書。一面將要口加兵防守。岳元帥坐鎮襄陽。將近兩月。以軍民相安。詠歌昇平。儲君亦已安穩。還朝。岳元帥自從再與亡後。常覺鬱鬱多病。近見此景。心中甚爲欣慰。雖沒有服藥。身體亦漸漸好了。有一天。元帥正與諸僚屬閒談。一連來了三次告急文書。有聖旨一道。傳諭岳元帥急速移兵。進勦朱仙鎮。并調集各路人馬往援等語。元帥讀罷。吃了一驚。暗道。金寇擅敢壘犯朱仙。其中必有他故。只得忙傳號令調齊人馬。留伍尚志岳真幫辦襄陽軍務。因劉帥也奉聖詔。隨同征勦。庶免大軍去後。城郭空虛。當時吩咐停妥。發

炮起程。

雄師大隊出襄陽。龍鳳雄旗耀日光。寶駒端坐神威帥。萬民遮道盡相望。攀轅無計皆橫涕。那得甘棠遺蔭長。眼看紅羅傘遠去。兒童蒼老散回鄉。大軍出動趨程進。風雨無辭道路長。望中早見朱仙鎮。兒童竹馬早迎將。耆老郵亭參使節。歡聲動地樂無疆。帳前諸將皆迎出。一日三秋正在望。快覩英姿違隔久。重逢主帥喜非常。排班左右隨征將。升炮重開軍政堂。合營將士庭參畢。元戎垂問近行藏。道金人何得頻侵擾。此番怎樣犯邊疆。走上將軍施統制。從頭一一稟端詳。道近來不是前番樣。他的將勇兵精件件強。離山隔鎮屯營哨。日夜車聲運稻糧。深林僻徑操人馬。廣招羽翼集豺狼。連朝隱跡屏聲息。蓋尾藏頭有異腔。只愁一日兵戈起。將等無謀怎抵當。會同韓帥伸文奏。請回元帥保殊方。今喜旌旗回鎮地。金人潛跡伏山旁。若然遇了他人馬。難免攔路肆披猖。公爺正欲重詢問。報言韓帥自登堂。一聲令請營門啓。分賓見禮話端詳。岳爺細述襄陽事。世忠拜服將材良。若非元帥回天力。

諸君有失怎收場。救援若不元戎去。定教失陷古襄陽。到處功成神武帥。人人受庇幸何長。言論一番方散去。來辰整備戰征場。神威定勝郡元帥。凌霄浩氣志堂堂。統帶三軍來出紮。逼近番營銳氣長。三聲大炮驚天地。胡兒探報意徬徨。住言進勦情由事。聽說金人着了忙。

兀朮三犯朱仙。皆被岳軍擊退。今雖率衆再行入寇。然尚屯紮界外。徘徊而不敢進。兀朮正在與哈迷哩商量進退情由。忽見番人入帳報道。不好了。岳爺爺兵馬過境。已有三日。今聞號炮驚天。四路皆紮防營。恐王爺大兵無路可進。兀朮大驚。向軍師道。若早三日進兵。則岳某尚未回防。今已悔之無及。哈迷哩道。皆由主公沒有主見所致。必要等殿下到來。方許開戰。不知軍事瞬息萬變。當進不進。謂之失著。君臣正在煩惱之際。又見各番帥來請罪道。岳南蠻大兵入界。小臣們實實無力攔阻。竟被他從容過去了。臣等該死。兀朮聽了。無可奈何。高喝一聲。恕你無罪。快去防守要隘。衆番帥正在謝恩。又來了探子報道。殿下來了。兀朮大喜。傳宣上帳。這個殿下叫做陸文龍。年方弱冠。武藝高強。原是中原人物。

進帳參見。兀朮問道。王兒因何來遲。殿下道。臣兒貪看中原景物。故而來遲了。父王出兵日久。何以滯留此地。不前進一步。兀朮就把攝於岳元帥的軍威。欲前不能的情形。細述了一遍。殿下道。今日天色尚早。待臣兒領兵前去。捉幾個蠻子來與父王開開心。兀朮道。王兒要去。必須小心。殿下領旨出來。帶着番兵直過小商橋口。見宋營紮得十分整齊。便立住了馬。報稱討戰。早有小軍報進大營道。啓上元帥。今有番邦一員小將。在外討戰。元帥遂問道。那一位將軍前行會戰。

元帥執旗方語畢。帳前閃出一隻人。呼天保與呼天慶。弟兄應令見軍門。齊聲願往擒番賊。效勞略報主軍恩。岳爺發下紅旗令。遂囑道。二位將軍要小心。惟期馬到功成。早報朝廷洗甲兵。二人承令辭元帥。出營上馬陣前臨。排開陣勢鳴金鼓。兩軍觀面會交征。當先天保催騎上。見個童年小俊英。全身披掛人雄壯。斯文不弱上邦人。看時便乃開言問。番兒你叫甚何名。看你年紀無多大。何苦來登枉死城。文龍一聽呵呵笑。喝言蠻子慢稱能。你休瞎眼無知曉。某家示爾聽分明。大金國主昌平帥。殿

下王兒惟吾尊。陸文龍三字名和姓。勇冠三軍懼甚人。聞名岳某雄無敵。有心對彼見輸贏。料你是帳下無能卒。擅敢前來決戰征。既到陣前無別說。通名之後好交兵。陣前惱了呼天保。喝言小賊敢傷人。俺是定勝軍前呼統制。豈是無名上陣軍。胡兒休得無道理。上前領取此刀吞。當時高把剛刀舉。來戰雙鎗陸姓人。二人對戰無休歇。鳴金吶喊幾會停。雖然天保真雄武。奈何遇了陸將軍。左攔右擋難招架。敬文龍雙鎗加體下鞍心。當胸中了無情鐵。死於王事待標名。其時大怒呼天慶。舞刀劈面砍番人。大喝賊會何大膽。傷我胞兄怨難深。快快伸頭來受戮。休得頑狂再逞能。文龍高叫何無理。狂言加某太胡行。手中忙把雙鎗舞。一場混戰地天昏。看看天慶剛刀亂。漸漸難當力不勝。手中強把刀招架。怎敵雙鎗戰力深。文龍舞動雙鎗子。一挑天慶落埃塵。復刺一鎗來結果。可憐呼家二虎傾。文龍戰勝精神壯。又向軍前討戰臨。旗牌報入蓮花帳。煩惱多謀足智人。道何物番奴偏銳氣。喪了呼家兩弟兄。其時難忍英雄淚。將帥情深痛死生。案前轉

過雙公子。同聲請令戮番軍。岳爺尚未允其請。走上成方殿姓人。更兼元慶何統制。慨然請令見軍門。

坐中少保將符取。將言受諭四人承。

元帥取過令來。授與元慶。向四人道。既是爾等四人同去。不可一齊出陣。一人先與他交戰。戰了數十合。再換一人上前。此名車輪戰法。四將領令。來至陣前。岳公子大叫道。那一個是陸文龍。陸文龍道。某家便是。你是何人。公子道。我乃都元帥岳侯長子岳雲便是。你這小番休得驚慌。快來領略這鏢的滋味罷。文龍道。我在北國也聞得有個岳雲的名字。恐怕今日遇了某家。性命就不能保了。照鎗罷。一鎗刺來。公子舉鎗一架。大戰一場。不分勝負。早有嚴成方走上。叫一聲大哥少歇。待小弟來擒他。言罷。拍馬舞鎗。文龍雙鎗一架。喝聲南蠻通個名。成方道。吾乃元帥麾下統制嚴成方是也。文龍道。照鎗罷。兩個戰了三五十個回合。何元慶又上來接六十餘合。張公子拍馬搖鎗。高叫陸文龍來試我張憲的鎗法。這軍鎗比你的雙鎗何如一連十幾鎗。文龍也覺得利害。使出平生本事來。舞動這對雙鎗。左盤右架。這一個好是騰蛟奔蟒。那一個恰好吐霧噴雲。那金營中

早有小番報知兀朮。兀朮道。此名車輪戰法。休要墮在岳南蠻計中。忙即傳令鳴金收軍。文龍轉馬而去。這邊元帥也令鳴金收陣。

當時兩下鳴金鼓。收軍四將謁軍門。帳前繳令收尸轉。勝負平分南北軍。元帥執符傳將士。豐殮呼家二將身。安排祭禮親營奠。三軍挂孝慰英靈。岳爺諭示諸軍將。各寨嚴防倍小心。而今番子非常勇。謹防劫寨暗偷營。深溝高壘多齊備。三軍奉令各留神。次朝元帥升營帳。報說文龍討戰臨。岳爺仍令依前計。車輪戰法敵番人。轉上將軍余統制。稟稱押陣助交兵。元戎允請無他說。五員虎將出營門。當時同把征駒上。各攜軍器陣前臨。對圓陣勢鳴金鼓。照依舊律論交征。化龍不在張君下。兩鎗神法妙無倫。早有小番飛報去。兀朮聞知大吃驚。王兒有失如何處。只得親身掠陣臨。這邊元帥知其事。離營也至戰場門。岳爺勒馬遙觀去。看見番邦小俊英。儀表亭亭無俗韻。威風凜凜上將軍。分明是個南朝士。未必夷方有此身。昔日潞安州失陷。子敬全家殉國恩。傅伊幼子方懷抱。被金擄去撫成人。

此兒必是思良後。怎得降他順宋君。凝神不覺心生愛。思量提彼出迷津。其時兩下金聲急。陣前戰得地天昏。元帥恐愁軍失利。暗取狼牙箭一根。搭上雕弓開滿月。箭頭除下不傷人。搜的一聲飛箭出。正中文龍玉鏡心。響亮一聲驚一嚇。護心寶鏡已平分。十分慌了金兀朮。鳴金下令即收兵。宋營五虎非常勇。奮身要捉陸將軍。忽聞本陣鳴金鼓。只得回營把令呈。細柳營前參主帥。化龍元慶稟其情。道咫尺番兒當就獲。元戎收陣為何因。岳爺答語何余將。二位將軍豈曉聞。文龍銳氣非常甚。豈肯低頭順我軍。愁他戰死沙場上。弱冠童年待長成。此心豈忍傾梁棟。生擒無計乏謀陳。思量二事為難我。待展良謀獲俊英。一因憐憫忠良後。二欲提攜共輔君。元帥愛才情似海。衆軍豈解此中情。當時散了諸軍將。大營無事慢言陳。聽說文龍回陣去。帳前參見四王君。奏請父王休着急。臣兒被箭不傷身。細觀却是無頭箭。真是希奇怪事情。左思右想重言道。莫是神明警戒臣。若無這桿無頭箭。臣兒死戰豈回兵。聽言兀朮非常喜。點首連將有理辭。快

將此箭收藏好。天佑王兒須記恩。從今不可來輕敵。不是尋常對陣情。果然利害真利害。王兒休惹岳家軍。待等為父演人馬。籌其全策再交兵。金邦不敢逞英武。宋營連日也收軍。旬日之期又過了。按兵不動寂無聲。十分無奈英雄帥。又費玲瓏七竅心。番兒一敗回營寨。算來旬日有餘零。按兵不動非良策。只愁貽患養癰深。耽延日久糜軍餉。怎能一鼓蕩清平。思至其間頻太息。盈懷國事悶胸襟。遠山眉鬚情無限。廢寢忘餐減却神。帳前煩惱諸軍將。難慰元戎憂國心。且說王佐有日在後營夜膳。一邊吃酒。心中暗想道。我自歸宋以來。未有絲毫之功。怎麼想一個計策出來。上可報聖朝高厚之恩。下可解元帥之憂。且博個名兒留傳青史。方遂我的心願。猛然想道。有了有了。我曾記得春秋列國時有個要離斷臂刺慶忌一段故事。我何不也學他斷了臂。潛入金營。倘能接近兀朮。將他刺死。豈不是一件大功勞嗎。主意已定。又接連喝了十來個大盃的酒。叫軍士收開酒席。卸去了甲。腰間拔出劍來。咬着牙關。捲起右首袍袖。洩的一聲將臂斷下。也不顧鮮

血淋漓。慢慢取藥來敷上了。那軍士見了。驚倒在地。跪道。老爺何故如此。王佐道。我有我的心事。你等那裏知道。可不必驚慌。好生在此看守營帳。不可傳與外人知道。且候我消息便了。軍士答應曉得。就不敢作聲。王佐將斷臂扯下一幅戰袍來包好。藏在懷中。獨自一個出了營房。悄悄來至元帥後營。已是三更時分。對守營家將道。王佐有機密軍情。要求見元帥。家將見是王佐。就進報知。其時岳元帥因心緒不寧。未能安枕。聽得王佐來見。却不知何事。就命他進寢營來見。家將應聲曉得。就出帳來請他入內。王佐進帳。連忙跪下。

其時驚了英奇帥。看王佐情形慘不勝。只見他面容減色黃於臘。鮮血淋漓滿袖襟。元帥愕然難出語。良久開言問事因。將軍卻是何緣故。怎生弄得這般形。聽言王佐回元帥。道請勿驚慌聽稟明。末將自歸虎帳下。寸功未立受恩深。冒山脫難逢公子。教取殘生又受恩。思之慚愧真慚愧。受恩深處報難能。今觀金寇猖狂甚。元帥愛國心不寧。忘餐廢寢籌全局。無人能慰主軍情。愛材更喜文龍將。惹得新愁海樣深。末將感恩無寸報。分爰聊慰主軍心。啣

環結草空存語。欲圖微動報大恩。斷臂效擊吳國傑。要離名姓至今存。言時斷臂來呈露。道要向番營走一巡。岳爺觀此心欲碎。不覺淚下沾衣襟。強喚將軍何若此。教兄心下怎為情。早遲籌展平戎策。累及將軍我不仁。忍殘此臂如何好。棟梁材廢出何因。速即回營保養去。要離斷臂太忍心。聽言王佐含曠道。元帥如何出此云。末將心堅情已迫。斷臂甘心做廢人。留君帳下終無用。難做論功上陣軍。既然阻我番營去。勿死君前表此心。少保聽言無限感。失聲而慟淚縱橫。感傷良久開言道。君心已決可前行。餘事諸凡兄代應。破金全仗弟才能。當時將帥分襟別。王佐悄悄出宋營。要知此去安何策。下回詞中續舊文。

第五十二回

論古今王佐獻圖 明邪正曹寧弑父

却說王佐辭別了岳元帥。連夜往金營而去。到時天色已黎明了。站在兀朮營外等了一會。見小番出營。便向他道。相煩通報。說宋將王佐有事求見狼主。小番轉身進帳。稟上狼主道。有宋將王佐在營外求見。兀朮道。某家從不曾聽見宋營有甚麼王佐。到此何幹。且喚他進來。不多時小番領了王佐進帳來跪下。兀朮見他面色焦黃。血染袍袖。便問道。你是何人。來見某家。有何言語。王佐道。小臣乃洞庭湖楊么部下。官封東聖侯。只因奸臣獻了地理圖。致被岳某破滅。小臣無奈。只得投順宋營。如今狼主大兵到此。殿下英雄無敵。諸將寒心。岳某無計可說。只得掛了免戰牌。昨夜召集衆將商議。小臣進言。目今中原殘破。二帝蒙塵。康王信任奸臣。忠良避位。天意可知。今金兵二百萬。如泰山壓卵。勝負不言可知。不如差人前去講和。庶可保全。不道岳某不聽好言。反說臣有二心。賣國圖榮。將臣斷去一臂。着臣前來降

順報信。說他即日要來擒捉狼主。殺到黃龍府。踏平金國。臣若不來。即要再斷一臂。因此特來哀告狼主。說罷。便放聲大哭。向袖中取出這只斷臂。呈於兀朮觀看。兀朮見了。好生不忍。那些番帥衆平章。俱各愕然。兀朮道。岳南蠻真是殘忍。就把他殺了何妨。砍了他的臂膀。弄得不死不活。還要叫他來投順報信。無非要叫某家知他的利害。如此輕視吾邦。可惱可恨。王佐你休悲苦。某家封你做個苦人兒之職。你爲了某家。受此一番痛苦。某家就養你一世罷。傳某號令各營中任你行走。快活快活。

兀朮當時將令傳。謝恩王佐喜開懷。暗思巧遇天然福。出入無疑任我來。莫是番兒該倒運。天教兀朮這般呆。十分得意王統制。從令快樂借居番。同言大宋神機帥。送將王佐出營盤。一夜何曾安枕。黎明升帳會諸官。不聞金寨傳凶信。料想那無憂王佐假降番。不知此計安所出。丹心悒悒不勝煩。勤王憶友縈懷抱。公私交迫感百端。六韜三路無心展。演藝親操將一班。詞中又敘番營事。王佐朝朝任往還。入營穿寨承王旨。無拘無束快心懷。諸番當

做希奇事。爭觀斷臂共言歡。人人憐憫王統制。洋洋喜色共盤桓。這朝殿下營前過。小番招手把他攙。說笑一番將臂看。又牽他進內營盤。道言殿下朝參去。不妨入內乞恩寬。王佐歎然來跨進。見一婦人獨坐榜欄干。上前便把媽媽叫。深深施禮話溫寒。婦人還禮開言道。將軍少禮坐談談。鄉音入耳心關切。遠勝夷方衆小蠻。王佐也疑年邁婦。莫非中國擄入關。想時啓口開言問。媽媽貴處料非番。婦人一聽他相問。感傷不覺淚瀾洑。道果然我是中原氏。河間府內是鄉關。王佐乘機重問訊。幾時曾駕到番蠻。婦人四顧團團看。低問道將軍何事也來番。看你也是中原傑。我把真言對你談。切勿泄漏他人曉。說來令我倍心酸。你知殿下何人物。就是那潞安州主的小官官。可憐家主終王事。骨血惟留伊獨單。却被番王攜至此。一十三年隔明關。不知何日天開眼。門楣重整還舊觀。聽言王佐非常喜。暗思巧遇自天然。又愁殿下回營轉。不便多言具曲端。說道苦人兒去了。明辰再至彼鄉談。婦人也不來留挽。看他自去自回還。彈指又經三兩日。這朝殿

下出遊山。

却遇着那王佐也在東遊西蕩。便走到馬前叫了一聲殿下文龍道。苦人兒你進某家營中來吃飯。王佐領令隨着進營。殿下坐了問道。你是中原人。那中原可有什麼故事。講兩個與某家聽聽。王佐道。有有。講個越鳥歸南的故事。與殿下聽。當年吳越交兵之時。越王將一個西施美人進與吳王。吳王一意貪戀美色。國政就不免荒亂起來了。那美人帶着一隻鸚鵡。這隻鸚鵡出來會說吟詩的歌。喉宛轉。敏是可聽。到了吳國。却不肯開口。文龍問道。這是什麼緣故。王佐道。後來吳王害了伍子胥。越王興兵伐吳。無人抵敵。伯嚭逃遁。吳王喪身於紫陽山。那美人攜歸越國。這鸚鵡就依舊說起話來了。這叫做越鳥歸南。蓋言禽鳥尚知思念故國爲人者。豈可忘本耶。殿下道。不好聽。你再講一個好聽些的來。王佐道。我再講一個驛驢向北的故事罷。文龍道。怎麼叫做驛驢向北。王佐道。這個故事却不遠。真宗皇帝在位之時。朝中有個奸臣。叫做王欽若。同時有一姓楊的家累代功勳。一門忠義。王欽若每每設計害他。有一次奏請皇帝說中國所產的馬很平常。惟有梁王齋邦天慶所

騎的名爲日月驢驪。方稱名馬。只消主公傳一道旨意。下去。命鎮守雄關的楊景元帥前去取來。文龍道。楊元帥他怎麼去要他的來。

苦人兒細細從頭述。楊景雄州鎮守情。他帳前不少英雄將。有員猛將孟良名。出身原是茅團賊。良禽擇木果榮身。能知六國三川話。揚帥營前獨逞能。當時改扮番人樣。竟往蕭邦盜馬臨。千方百計非容易。功成吃盡萬千辛。誰知此馬來中國。向北而嘶料不吞。枵餓七日烘然倒。只留駱骨不欲生。文龍聽罷連連贊。這般義馬實難尋。也虧孟將真能幹。義馬能軍兩可稱。王佐微微含笑。告辭殿下自回營。文龍再四叮嚀囑。改日前來講某聽。王佐應聲而別去。詞中且說那曹寧。當初奸賊曹榮子。十分本領上將軍。奉將狼主皇王命。前來相助四王君。這朝趕到朱仙鎮。進營參拜稟來因。老王望斷中原信。不見紅旗報捷音。兀兀聽言搖首道。休言奏凱這椿情。遂將元帥神威述。十分利害岳家軍。難得你今來到此。前行一會宋營人。曹寧領令辭王出。跨馬提鎗至宋營。高聲大叫來討戰。耀武揚威自道

能。宋營軍校如輩去。報入元戎細柳營。有員猛將。能。聲聲要踏大營門。報軍此語方完畢。惱了。金彪徐慶身。同聲請令參元帥。會征要去捉番人。岳爺只得從其請。吩示營前值日軍。即將免戰牌除去。令符節下許交兵。金徐二將辭公出。帶領兒郎上陣臨。徐慶奮身先接戰。通名而後舉刀迎。二人酣戰多時節。金彪迎上也交征。一場廝殺翻江海。戰鼓金聲兩不停。曹寧猛勇真無敵。一鎗更勝兩刀能。刺中金彪隨馬倒。又挑徐慶陣前傾。三軍正在驚惶際。曹寧銳氣愈森森。正當割取金徐首。一馬蹇來抵陣門。耳中高叫曹寧賊。又道你休輕視岳家軍。慢逞英武來迎敵。張憲須知不懼人。曹寧猛地聞斯語。不驚心處也驚心。慌忙急把鎗挑出。交手爭觀誰個能。百合之中分勝敗。張君鎗法果無倫。看看紅日西沉去。下兩鳴金收了軍。原來元帥愁軍失。金彪徐慶藝平平。請令不容無意思。元帥慈祥體貼軍。故而接仗差張憲。思量護庇一雙人。奈何二將該辭世。未交百合已亡身。幸得張君好武藝。收尸二將護全軍。鍾情主帥恩何厚。哭奠亡靈禮數

般。盛殮安埋名記石。陣亡照律更加勳。慢言元帥營中事。聽說曹寧收陣情。兀朮戒其休出戰。莫教有失悔無門。曹寧也覺雄心減。十分敬服虎威軍。敘言王佐閒無事。這日到殿下營前走一巡。文龍晤面心歡喜。道苦人兒快與某談心。中原尚有何事故。講個新文博笑聲。王佐笑容回道有。有段奇文殿下聽。

但是有絕好的一段故事。只能殿下聽的。請將這些小番揮他出去。讓我慢慢再講文龍道。既然如此。就叫營中伺候的盡行退去。王佐見小番去了。便取出一幅圖來呈上道。殿下先看了圖畫。再講故事。殿下接來一看。見那圖中畫着一人。似乎認識。好像父王的模樣。又見一座大堂上。死着一個將軍。一個婦人。又有一個小孩子。在那婦人身邊啼哭。下邊立着許多番兵。文龍看了不懂。便問道。苦人兒這個甚麼故事。某家有點不明白。你講給我聽聽。王佐道。殿下站過一旁。待我指圖好講。這個所在。乃是中原潞安州。這個死的老爺。官居節度。姓陸名登。這個死的婦人。乃是陸登夫人謝氏。這個公子名叫陸文龍。殿下道。苦人兒。怎麼他也叫陸文

龍。王佐道。你且聽着。他被兀朮當時攻破潞安州。文龍之父與母相繼死節。兀朮見公子幼小。命乳母抱了攆入金邦。認爲己子。今已一十三年了。他不想爲父母報仇。反叫仇人爲父。大可痛惜。文龍道。苦人兒。你明明道着某家。王佐道。不是道你。倒是道我不成。吾斷了臂。皆是爲你。若不肯信我言。可進去問問那個奶媽。便知詳細。言未畢。只見乳母哭啼啼走將出來。道。我已聽得多時。王將軍之言。句句皆真。老爺夫人死得好苦呀。說罷大哭起來。文龍聽了。也不覺落下淚來。對圖拜倒道。不孝子。怎知這般苦情。誓與父母報仇。雪恨。起身向王佐下禮道。恩公受某家一拜。此恩此德。沒齒不忘。說罷。起身拔劍在手。咬牙恨道。待某去殺了仇人。取了賊首。同歸宋室。便了。王佐急忙阻住道。公子不可造次。他帳下人多。大事不成。反受其害。凡事須要謹慎而行。公子道。依恩公便。怎麼樣。王佐道。早晚尋些功勞。歸宋未遲。公子道。領教了。那衆小番在外。只聽得啼哭之聲。那裏曉得個中底細。王佐問道。那曹寧是甚出身。文龍道。他父亦是中原人。投順來此。他在外邦長大。王佐道。公子可請他來。待我說他歸宋。文龍道。此人頗有氣節。使他歸

宋甚好。遂令人去請曹將軍來。不多時。曹寧已到。王佐從外而入。文龍道。這是曹元帥。你可行禮。王佐就與曹寧見過了禮。一齊坐下。文龍道。元帥他會講故事。曹寧道。可叫他講一個來聽聽。王佐仍將前兩段故事。講了一遍。曹寧道。禽鳥尚解思鄉。而況人類。文龍道。令先祖的事。將軍可知。道麼。曹寧道。小將年幼。不能記憶。文龍道。只問王佐便知細底。曹寧道。苦人兒。快快講給我聽。王佐便將曹榮被劉豫誘惑降金。封爲趙王。陷身外國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曹寧道。苦人兒。殿下在此。休得亂道。

文龍搖手。述根苗。就把那王佐來由。細示曹。如何斷臂降金主。指示迷津。脫圈牢。曹寧此際。心生悟。道。未將先行順宋朝。只愁岳帥疑猜我。把我身軀一旦拋。聽言王佐微微笑。叫將軍有志慢心焦。我作一書交付你。定然錄用姓名標。曹寧喜悅連聲謝。當時意合話叨叨。王佐寫將書一紙。曹寧袖了轉營巢。來辰早早抽身起。向大宋營前走一遭。口稱求見都元帥。旗牌叩見稟根苗。公爺應允來傳見。曹寧參叩霍嬭姚。道罪將來遲求賞錄。天兵觸犯罪千條。

言時王佐書呈案。連連叩首把恩邀。少保拆書垂鳳目。從頭徹尾細觀瞧。私心暗暗憐王佐。累他斷臂殫辛勞。看完來信存袍袖。坐中啓口贊英豪。不棄江鄉歸宋室。將軍智勇冠羣僚。本帥傾心兼慰意。榮添虎將助當朝。遂呼左右取衣甲。細柳營前親賜曹。曹寧叩謝元戎賜。南朝不着虜邦袍。宋營散退諸軍將。岳爺閒坐展龍韜。軍政不違忘寢夕。孤忠元帥不辭勞。回書兀兀昌平帥。獨坐牛皮寶帳高。聞說曹寧投宋去。火性冲天痛罵曹。連連拍案將牙挫。聲聲稱怪道蹊蹺。正當着惱咆哮處。只見番兒稟事苗。報說趙王來到了。運糧已至外營巢。兀兀聽言高喝道。快叫傳進老好曹。須臾走上曹榮賊。頓首塔前把令交。曹榮叩頭稟說道。糧草解到繳令。兀兀也不應聲。大喊左右都兒們。將曹榮綁了。兩邊正待動手。曹榮道。糧草非臣遲誤。只因天雨滯遲了兩日。望太子開恩。兀兀道。胡說爾命兒子歸宋。豈不是父子同謀。還有何辯。推去砍了。曹榮道。容臣稟明。死而無怨。兀兀道。快講來。曹榮稟道。臣實不知逆子歸宋。只求太子寬恩。待臣前去擒

了逆子來。一同正罪便了。兀兀道。既如此。就命爾領兵速去擒回曹寧。再議曹榮來到宋營。對軍士道。快快報進營去。說大金國趙王曹榮在此。只叫曹寧出來見我。軍士進帳報知元帥。元帥發令着曹寧前去見父。須要見機行事。勸汝父歸順朝廷。不失封侯之位。若然他意不從。汝不必強之。曹寧奉令辭了元帥出陣。這邊曹榮一見兒子換了南朝服色。勃然大怒。高喊道。逆子見了為父還不下馬。尚敢如此無禮。曹寧道。爹爹我如今是大宋將了。非是我不知禮。奉勸爹爹不如歸了大宋。何必跟隨胡狗。累我子孫。沒面見人。請爹爹三思之。曹榮大叫道。狗男女難道不顧父母惜身背主麼。快隨我去。聽候四主公正罪。曹寧道。今生休想我隨你去。一向我尚不知你是個背主求榮之賊。你不知有君我。便不知有父矣。為何不學學張叔夜李若水陸登之節操。何不學那岳元帥韓元帥力扶宋室。你偏獻了黃河。投了番邦。眼看二聖坐井觀天。何以爲人。今反來叫我回去。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了。

了你身。睜圓二目胡桃大。鋼刀高舉殺親生。曹寧忙把銀鎗擋。子無父者父無君。自古奸臣生逆子。須知天道不差分。少壯老年難以敵。曹寧挑父落鞍心。墜馬受傷非小可。嗚呼一命送閻君。曹寧父子天倫絕。一無傷感令三軍。抬了曹榮尸首起。大營繳令見軍門。此時元帥驚非小。十分不悅責曹寧。汝親不允來歸宋。汝當低首自回營。從無子弑生身父。豈非大變敗人倫。本帥帳前諸將士。雖非智士理深明。將軍此舉人天異。不便相留在本營。爾當自便他方去。順從別處建功勳。曹寧聽罷元戎語。言言金石刺銘心。恍然醒覺南柯夢。上天入地悔無門。立定沉思無限恨。罪魁不孝怎容身。絕聲高叫曹寧錯。無緣早遇岳軍門。若然早立公麾下。使我能知忠孝情。不爲忤逆衣冠獸。枉生人世怎爲人。罷了罷了真罷了。只堪一死了餘生。話說遲來揮劍快。一刀剝頸倒埃塵。岳爺目觀其形蹟。傳過營前左右軍。取下曹寧親首級。號令營前一夕辰。次日收尸將彼殮。禮儀照律不相輕。曹榮賣國該梟首。賊頭解上帝京城。此事傳至金邦主。始得曹寧殺父

曹榮聽罷兒寧話。三丈無名火直噴。高叫畜生無道理。你將爲父當何人。天誅地滅猶嫌晚。快領吾刀

情。果然不涉曹榮事。怪他父子兩條心。曹寧殺父該取斬。撥天大事真奇聞。岳某帳前仍庇彼。算來不是理中情。枉稱名將逞英武。某家欽佩滅三分。正當言處番兒報。道見曹寧斷首掛南營。聽言兀朮驚呆了。拍手連將利害稱。名不虛傳真上將。問誰能及岳家軍。宋朝有此全人物。實難取勝奪乾坤。哈迷蚩也心驚訝。口呼無敵費調停。忽見番兒重入報。狠主差遣助軍臨。更有連環雄甲馬。完木陀亦帶能兵。完木陀澤相偕至。營前候見四王君。此時兀朮非常喜。忙傳番帥二臣臨。牛皮帳啓君臣見。下卷詞中再敘明。

第五十四回

演鈞連大破環甲馬 射箭書潛避鐵浮陀

却說兀朮聞得完木陀亦完木陀澤送連環甲馬前來助戰。不覺大喜。忙傳二人進見。二人來至牛皮帳下。叩參已畢。兀朮道：「這連環甲馬教練了數載。今日方得成功。明日就煩二位出馬。擒拿岳某。在此一舉。二人領令出帳安營。到了次日。他二人統兵來至宋營討戰。軍士報進大營。岳元帥便問道：「那一位出馬會戰？」只見董先同着陶進賈俊王信王義一同上來領令。元帥就分撥五千人馬。命董先率領四將出戰。董先接了將令。帶領四將五千人馬飛奔而去。

宋營差出五虎將。抖擻精神上陣門。兩軍吶喊鳴金鼓。親面南軍吃一驚。眼看一人完木赤。九頭八怪醜無倫。又觀完木名陀澤。面麻眼赤活妖精。分明來了奇形怪。張牙舞爪勢縱橫。董先馬上高聲喝。賊將軍前快報名。完木陀亦回言道。大金元帥我稱尊。完木陀澤通名姓。大言來捉岳軍門。俺們奉旨

前來到。可是南蠻岳某軍。董先大怒高聲喝。賊酋放屁好難聽。俺家元帥何人物。虎駕安能對賊征。急速領又休畏縮。董爺又下不留情。言時便把剛叉舉。一聲響亮拒番人。完木陀亦忙招架。鐵鎗高舉鬪精神。又來鎗去叮噹響。不分勝敗兩稱能。回合方經三五六。番軍難勝董將軍。陀澤旁觀心內急。拍馬爭先舞棒臨。這邊陶進偕王義。王信隨同賈俊身。四人統制齊行上。躍馬提刀各逞英。七人酣戰沙場上。好比元宵走馬燈。這場廝殺非輕可。風捲黃沙天地昏。五員虎將雄無敵。番軍兩個力難勝。雙方只得同回馬。大喝南朝五將聽。你們休要來追趕。看我希奇寶貝臨。董先不察真和假。道老爺豈畏使奇門。說時催動諸人馬。拍馬追隨那住停。行來將近番營首。大炮驚天響一聲。番將分開居左右。來了三千坐馬軍。董先猛勇兼粗率。墜入牢籠厄計行。五員虎將遭刀斧。時乖運塞出無門。今朝罷了真罷了。英雄計失被他傾。原來這三千人馬那馬身上都披着生駝皮甲。馬頭上俱用鐵鈞鐵環連鎖着的。每二十四一排。馬上軍兵俱

穿着生牛皮甲。臉帶生牛皮壳子。一排弓弩。一排長鎗。直沖出來。把這五員宋將。連那五千宋軍。一齊圍住。鎗挑箭射。不上一個時辰。可憐那董先等五人。全軍死於陣內。只逃出了十數個帶傷軍士。回營報信。元帥大驚。傳上殘軍親問道。董將軍等。怎麼樣敗死。軍士就將連環甲馬之事。細稟了一番。元帥灑淚道。苦哉苦哉。早知是連環甲馬。昔年呼延灼。曾用過徐寧傳下的鈎連鎗法。可破此陣。喪我五將。豈大可惜。恨言罷。傳令准備祭禮。遙望番營。哭奠了一番。回至營中。傳上孟邦傑。張顯各帶三千壯卒。去練鈎連鎗法。又令張用。張立各帶三千步兵。習練藤牌。四將領令各去操練不表。且說兀朮坐在營中。對軍師道。某家有這許多兵馬。尚不能奪取中原。如此曠日持久。不知如何是好。軍師有何良策。哈迷蚩道。臣有一計。狼主可差一員將官。暗渡夾江。去取臨安。岳南營若知此信。必然回兵去救臨安。我以大兵遏其後隊。使他首尾不能相顧。那時岳南營可擒中原可得矣。兀朮大喜。就點上將鴉眼郎君領兵五千悄悄抄着鳥道。望臨安一路進兵。

賊槍門中一狗官。趨奉權貴無廉恥。狼心狗肺。黑心肝。弄權惡賊欺君上。將一個賭棍庸夫拔上臺。受職殿前都統制。衣冠禽獸辱金階。鷹隼賊賊生奸計。君前保奏俊奴才。命他押解軍糧草。去到朱仙走一回。岳帥營前兼政事。管督軍糧任主裁。悄悄探邊關信。有心謀陷將能材。當時王俊忙不住。揚揚得意去安排。三千解餉人和馬。齊承假詔出城隍。此朝行至中途路。却值番軍靚面來。鴉眼郎君催大馬。剛刀高舉實雄哉。大聲喝問黃毛賊。道納下軍糧放爾還。敢說三聲不奉敬。狗頭除下佐朝餐。王俊賊奴無賴物。見其光景口難開。渾身臭汗淋淋下。抖倒鞍鞴像死呆。鴉眼郎君難忍笑。喝聲囚賊臭奴才。這般無用真堪笑。怎解軍餉去糧臺。咱家饒你烏龜命。你代咱看守糧車莫走開。咱家先進臨安郡。你當緩緩不相催。說時正待催餉上。忽見前邊兵馬來。一員猛將騎烏馬。威風凜凜壯雄哉。料他是個南朝將。莫非岳某帥旗開。這邊宋將觀明白。知是番兵暗度來。看他統領人和馬。分明要去取臨安。一聲高喝雷鳴響。叫聲番將聽端詳。癡

心休要將京犯。你遇了牛臯腦要開。快與老爺通姓。報功好復將爺臺。原來統制催糧轉。巧遇番軍展將材。當時舞劍催駒子。交手相爭起霧霾。刀來鏘去叮嚕響。揚威耀武逞雄哉。鵝眼郎君難抵敵。拖刀漸漸敗將來。牛臯奮勇揮雙劍。番奴傷臂落塵埃。頭開腦裂翻身倒。無常一命鬼聲哀。牛臯跳下追風馬。割其賊首壯胸懷。番兵番卒皆遭戮。寥寥逃出幾人來。一陣功成無片刻。怎能避却待天才。帳前勇將皆無敵。笑他兀兀枉謀裁。牛臯殺退諸番賊。矯矯雄氣壯無儕。坐鞍四下睜睛看。見一人俯伏半山崖。衣袍不像番奴樣。分明好似一官差。為何這等多渾賬。且待俺帶笑含譏問彼來。

牛臯笑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將官。這等無用。被番人殺敗了。王俊聽問。慌忙立起來答道。小官王俊。蒙秦相提拔。現居都統制職。今因奉旨前解送糧草。往朱仙鎮去。偏偏遇着這夥番兵。殺他不過。幸得將軍相救。當作犬馬酬恩。不知將軍高姓大名。牛臯心裏想道。早知是這一個狗頭。救錯了他。便道。俺乃岳元帥麾下統制牛臯。奉令督催各路糧草。王將軍既然解糧往朱仙鎮去。俺的

糧煩你一併帶去。交與俺家元帥。說牛臯還有幾個所在。俟催齊了。就來繳令。王俊道。這個當得。牛臯道。還有這個賊腦袋也與俺帶去。呈繳。小心押送糧草。勿得再有遲誤。拱了拱手。別去。王俊領兵護送糧草。往朱仙鎮前來。在路無事。這一日。看到了大營。把兵紮住。來到營門。候令。傳宣官稟進營去。岳元帥想道。此差必是奸臣謀來。且令他進帳。王俊承令入內。叩見了元戎。稟道。卑職奉旨而來。半途遇着牛先行。被番兵殺敗。追趕下來。卑職迎上接應。救了先行。帶有糧草。并番人的首級。俱在營門。候元帥號令定奪。元帥道。牛臯所遇。却是那一股番兵。王俊道。番將口稱暗度夾江去搶臨安的。若無卑職中路拒之。只怕已抵臨安了。

可笑囚奴王俊賊。竟將巧語蔽天星。誰知元帥心如鏡。曲折情由了了明。其時不究功虛實。命候牛臯證此動。解糧不誤將功記。番人首級示營門。軍政事完諸將退。元戎虎帳略安神。來辰不待金鷄唱。敕集營前衆將兵。三聲號炮升堂坐。錦帳雄開氣壯宏。兩邊將士庭參畢。塔前轉上四將軍。張姓弟兄孟邦傑。更兼張顯統軍身。齊聲稟說鎗牌熟。嵩侯

元戎遣調行。坐中元帥將功記。受計諸軍破敵情。叮嚀再四頻頻囑。四人承令別軍門。岳爺傳上何元慶。更有那成方張憲小雲君。五千壯卒隨軍令。戮力齊心要小心。奉令四人辭帥出。全身挂披備交兵。且言張顯人四個。手奉軍符拍馬臨。兩軍對圓來討戰。番帥雙雙並馬迎。四人馬上高聲答。各把英名述一巡。番人也報名和姓。張顯迎前拿賊人。掄動鈎連鎗法妙。鎗鎗直刺兩番軍。番軍詐敗回營去。四將追隨急急跟。只見小番分左右。鬻皮鼓打一聲聲。三千鐵甲連環馬。團團來裹宋營軍。張家兄弟觀明白。籐牌四面護遮身。果然弓矢無從入。番兒無奈敵南人。宋營將士齊齊上。催動兒郎大小軍。鈎連鎗去胡騎倒。幾排甲馬自翻身。連圈搭尾難移動。自相踐踏死埃塵。完木二帥渾呆了。機關識破事難行。宋營又發驚天炮。二番頂上冒真魂。左邊殺出雲公子。更有多才張憲君。右邊沖出何元慶。成方相繼舞鎗臨。此時也不通名姓。一場渾戰關輸贏。完木陀亦忙回馬。完木陀澤急潛形。任從宋將逞英武。連環甲馬解紛紛。地黑天昏這一陣。血

流尸積路幾程。宋軍全勝鳴金鼓。紅旗報捷慰軍門。羞殺完顏金兀朮。暴跳如雷氣十分。又見逃回雙帥主。四王逾覺恨難平。怒容看定高聲喝。大罵完木二帥身。道有何顏面將孤見。覆沒全軍了不成。完木二帥慌忙奏。實實無能敵宋軍。細將破法從頭述。連環甲馬一無存。如此長來如此短。四王聽畢放悲聲。

兀朮大哭向哈迷蚩道。某家這馬練了數載工夫。不知死了多少馬。纔得成功。今日被他一陣就破了。軍師哈迷蚩道。狼主不必悲傷。只待那鐵浮陀來時。何稍一陣。南蠻盡滅矣。兀朮道。某家也只望得這件寶貝了。牛皋回營來交令道。末將前者救了王俊。并有犒眼郎君的首級糧草等件。元帥可曾收到麼。公爺道。有却是有的。怎麼王俊說是他救了你。斬却番將。亦是他的功勞。牛皋道。王俊你爲何冒俺的功績。王俊却立在旁邊答道。人不可沒良心。小將救了你的性命。爲何又來奪我的功勞。牛皋向着岳爺道。元帥功勞簿的上面填着是誰人名姓。帥爺道。你去看來。牛皋正待去看。只聽得營門前數百人喧嚷。傳宣官入內稟說道。不知何故有數百

軍兵在外要退糧。求元帥發落。元帥問道。是何處軍兵要退糧。傳宣稟道。是大人本部下的。元帥尚未答言。韓世忠劉琦張信三個元帥齊聲道。豈有此理。若說別座營的兵。或有此事。若說大元戎帳下的兵。皆是赴湯蹈火。血戰爭先的。怎肯退糧。內中必有委曲。大元戎可令那班軍兵會說話的。走上十數個來。問個底細。岳爺答道。各位元帥所言有理。遂吩咐將軍兵傳上。約有十來個一齊跪在元帥案前。稟道。求元帥爺大恩。准小人們退了這分糧。放小人們回歸耕種。說畢。齊頓首階下。元戎聽罷。諸人稟。當下開言。喝住聲。別座營中無此舉。本營不合出其云。平時或可輕言退。何況金人正勦兵。仗爾諸人同助國。庶副皇家恩養心。正堪竭力靖邊寇。退糧二字豈容云。三軍聞諭。齊齊叩頓首。同將元帥稱。小人等衆蒙恩厚。死生甘作帳前軍。退糧語出無可奈。下情久未達台旌。一從王俊來營後。經管軍糧專橫行。斗米口糧分七折。更加糠壳內中存。小人們是難捨帥爺恩德厚。含忍領糧直到今。月深日久難熬餓。因此各各退心生。勦衆情由皆不服。萬死三軍負帥恩。聞言元帥傳王俊。

道。尅減軍糧汝甚心。而今以致軍心變。國家多事怎休兵。王俊慌忙深一拱。掩飾言詞稟一巡。錢糧雖系卑官管。發放皆由錢自明。開單呈照經他手。尅減情由一不聞。聽言元帥稱胡說。典守何能卸罪名。須知不得辭你責。掩耳偷鈴是甚行。且傳錢自明來問。此事推諉萬不能。須臾來了錢書吏。帳前叩首見軍門。坐中少保將言問。汝何尅亂軍心。自明稟復元戎曉。小人其實不知情。事皆奉着王爺命。扣折軍兒照着行。若然滿數將糧發。豈非賠累小人承。故而遵照王爺示。每斗軍糧三合存。公爺怒喝行處斬。兩旁軍校應齊聲。霎時首級當堂獻。元戎命過姓王人。速行賠補軍糧餉。照册而行不減增。王俊十分羞更惱。回身只得補糧臨。帳下三軍齊叩首。元帥仁慈服衆心。同聲退餉言追悔。盡心戮力願隨征。一來怎捨英明主。德厚恩深無比倫。二來甘作應前卒。虎威之下庇餘生。王俊存糧交代出。元戎命補衆三軍。當時發放諸人去。傳將王俊帳前臨。公爺便乃開言道。王俊而今爾且聽。冒功邀賞藏奸計。本帥明知不究情。尅減軍糧該取斬。念

爾朱仙奉旨臨。屢行不法難細述。兩椿正事衆知聞。饒伊死罪行軍杖。發轉臨安聽處分。即傳左右施行杖。責其四十戒貪心。發下文書傳遞解。解赴臨安相府門。聽憑賊槍來發落。元戎海量不加刑。牛臯在側心難服。轉過台前怒氣生。稟問岳爺因甚事。這般發落太從輕。不殺狗頭全彼命。豈非遺害畜兇心。聞言少保長吁嘆。我豈無知日後情。奈何不使輕處斬。旨出君王怎亂行。此心惟抱迎鑾念。甘讓權臣銳氣森。韓張劉帥聞公語。十分敬服讀連聲。牛臯着惱無言答。四公閒話片時辰。方纔各各歸營所。回具番營四主君。

兀朮被岳元帥破了連環拐脚馬。終日在營中着惱。忽一日見小番入帳報道。本國差兵解送鐵浮陀在外候令。兀朮大喜。傳令推過一邊。待等初更之時推至宋營前打去。縱岳某智足謀多。也難逃此厄。一面整備火藥。一面暗點人馬。需等黃昏施放陸文龍在旁聽了。就回營對王佐道。今日北國解到鐵浮陀。今晚要打宋營。十分利害。却便怎麼處。王佐道。必須暗通一信。以資進備。文龍道。待我冒險射封箭書去。報知岳元帥。聊酬知遇之恩。明日即隨恩公逃歸宋室。助岳元帥一臂之力。王佐大喜。看看天色將晚。文龍獨自一人坐着戰馬。假說探看宋營動靜。遂即取過弓來。箭頭上縛了密書。搭上弓弦。驄的一聲射將過去。慌忙回馬。岳元帥正在帳中觀書。忽覺心動。遂帶着張保悄悄出帳。仰看星象。巡查各哨。一路行去。忽見一個軍士迎前叫聲張爺在此麼。張保答道。元帥在此。你休大喊小叫。爾問我作甚。小軍道。適從林子間拾得一書。望呈元帥觀看。張保接了。將書呈上元帥。元帥接書在手。將抱袖一揮。小軍退下。元帥就在月下拆書一看。不覺大驚。急便回營進帳。暗暗傳下號令。先命雲憲二人上來吩咐道。你二人帶領本營人馬前去。如此如此。二人奉令自去埋伏。元帥書了三扣小束。令軍校送呈三帥。各將營帳虛設旗旛。懸羊打鼓。各將本部人馬一齊退往鳳凰山去躲避。兀朮到了二更時分。傳下令來。將鐵浮陀一齊推出。施放大炮。向宋營打去。但見煙火騰空。山搖地動。長驅大進鐵浮陀。滿望功成過汴河。誰知唯懼元戎力。竟將人意挽狂波。只聞得烘天炮盡無聲息。惟見那捲地風聲若倒戈。其時諸帥移營所。在鳳凰山

上聽吆呵。遙觀情形真利害。好似那泰山壓卵勢兒多。齊齊舉手稱天助。全賴岳爺善止戈。神機妙算欽夷虜。服得降軍破怪魔。恩深德澤人人惠。竟使將軍斷臂何。功成歷盡千辛苦。乾坤保障舊山河。七十萬餘人共馬。方能避却鐵浮陀。且言雲憲雙公子。率領雄兵伏半坡。候其大炮穿營過。更聽番兒轉賊窩。藏形黑地無知覺。釘他炮眼鐵浮陀。當時令命諸軍士。盡將浮陀堆入河。八百軍兵齊動手。浮陀填滿小商河。不消三個時辰後。繳令回山奏凱歌。住言大宋營中事。要說行兇衆賊魔。鐵浮陀打南營罷。矯矯銳氣轉行窠。眼見宋營無寸土。大都軍將逝闔羅。笑他岳某空爭氣。安能再保宋山河。吾邦大事成功了。安排具酒放高歌。歡呼暢飲諸番將。一宵樂至五更過。看看不覺東方亮。忽見番兒入帳囉。口中不好連聲道。一樁奇事費猜摩。聽言驚了金邦主。喝言何故誤言呵。詳細報來休造次。言詞不對斬賊哥。番兒被喝連連叩。道殿下苦人出網羅。帶着乳娘人一個。一齊投入宋營窠。五更時分悄然去。滿營尋遍待如何。探知實信方知曉。所

稟情由豈敢訛。兀兀聽了。火心直冒。大叫道。罷了。罷了。此乃養虎傷身。正在惱恨。又見小番來報道。啓上狼主。南營內依然如舊。旗幟分外鮮明。軍勢越發雄壯了。兀兀好生疑惑。慌忙親自出營觀看。果然仍舊旗色鮮明。刀鎗密佈。不知是何故。急令衆番速整鐵浮陀。今晚再打宋營。小番一看。不知那鐵浮陀何處去了。忙往四下搜尋。大呼小叫道。呀。不好了。不知何人將這鐵浮陀盡行推入小商河內去了。忙忙報入牛皮帳去。兀兀直氣得爆跳如雷。衆平章各番將上前勸解。兀兀嘆了一口氣道。那岳南蠻真利害。能使將官捨身斷臂來騙某家。那曹寧必然也是他說去。弄得父子雙亡。如今又說陸文龍歸宋。鐵浮陀沉沒河中。枉勞數載工夫。空費無限金錢。情實可惱。如何出得這口氣啊。

番王切齒聲聲恨。笑面狐精說事因。小臣設擺金龍陣。布置曲折按奇門。中藏奧妙無窮巧。交尾雙蛇法術新。縱他岳某通天手。也難識破此陣形。誘他入陣來迎敵。伏兵圍裏卽成擒。四王大喜連聲讚。囑道軍師仔細行。哈迷蚩接軍符出。操演精熟擺陣

兵。聽言那夜南營事。鐵浮陀打過時辰。微明時分。東方白。文龍打點出番營。同其乳母忙收拾。腰纏萬貫寶和金。約了王佐悄悄出。竟覓南朝元帥營。正值大營回兵際。營前候令謁軍門。須臾虎帳傳言出。允納來人進謁情。王佐當先來入帳。岳爺晤面慰非輕。被獎王佐頻稱謝。爲國宣勞分所應。韓張劉帥同聲道。活命恩深感十分。王佐再三稱不敢。岳侯大德庇諸君。岳爺吩咐傳言出。叫入文龍小俊英。文龍奉令匆匆進。帳前八拜禮殷勤。口稱小姪蒙清鑒。再造重生沐大恩。撤開雲霧重瞻日。喚醒黃糧夢裏人。此身何幸依麾下。銜環結草敢忘情。更賴王恩公斷臂。拔出泥途久滯身。岳爺拱手稱言重。天庇忠良後裔興。公子英豪梁棟器。全材原合輔明君。愛才雖是平生性。猶仗王君義士能。說得賢郎歸宋室。同心戮力輔朝廷。文龍叩謝公爺德。又見南營衆帥們。麾下將軍初會面。互相見禮獻殷勤。元戎又點諸家將。設營安置陸將軍。廿名家將爲服役。十分優待不相輕。一面差人爲護衛。送其乳母至潭城。表章仲奏高宗主。代乞文龍受國恩。

諸凡事畢無須表。要說那哈迷蚩賊主軍情。進營來述番王曉。令差一將至南營。箭書射去通消息。約其岳某慢交兵。待臣擺就金龍陣。決個輸贏南北軍。兀朮點頭言使得。快傳書信莫遲停。哈迷蚩即書繕就。縛上雕翎付小軍。命他如此前行去。誘引南軍破陣臨。番書怎入平戎帳。下文且看便分明。

第五十五回

再放報仇箭威方喪命
大破金龍陣關鈴逞能

却說岳元帥帳前軍士拾得番寨箭書。送與傳宣官道。這是方纔番寨射過來的。特送元帥觀看。現在等候復音。傳宣官入帳呈上元帥。元帥看了道。你去傳言與他。叫他好生擺下陣勢。待本帥來破敵便了。傳宣應命出帳。向着番寨大聲喝道。番奴聽者。俺家元帥有令。叫你等速去練熟陣勢。好生擺就。早來知會。元帥親來破陣便了。番將聽了。回營復命。哈迷蚩即將大兵盡皆調齊。操演陣勢。忽一日有小番報進帳來道。營門外有一大漢口稱雲南化外國大王。叫做李述甫。帶着外甥黑蠻龍求見。兀朮便問哈迷蚩道。這是甚麼人。某家從未聽聞這個名字。哈迷蚩答道。臣到早曉得有這個人。是南方蠻子的總領。今日必來幫助狼主。可請他進來相見。看他有甚話說。兀朮就命小番請李大王入帳。小番奉命出營。道個請字。那李述甫想道。兀朮不過是個金國

親王。我與他有何高下。怎麼不親來接待。就向黑蠻龍道。你可在外等候。待咱進去見他。看他如何。若有待慢之處。咱決不肯助他。蠻龍應聲曉得。在外等候。李述甫來到兀朮帳前站着。叫聲四太子見禮。兀朮看見他身高一丈二尺。面如藍靛。髮似硃砂。心中有些奇異。本要下來與他行禮。卻挨擁來與他比比。看長我多少。那述甫見兀朮不住眼的瞧着他。又見他挨身近來。只認道是要來拿他。着了忙。便舉起手把兀朮打倒在地。當時打倒四王爺。跑出番營上了駒。提鎗拍馬匆匆去。惱了金邦大衆。齊齊拼命前追趕。看他去路馬如飛。更有黑蠻龍擋路。番人不敢向前馳。只見他斗大鐵鎚雙手握。威風凜凜貌奇奇。金人到覺心生畏。跟踏回寨掩雙扉。且說一人李述甫。回營好不惱心機。當時說向蠻龍道。可恨番人見識低。有心助彼成王業。他偏如此簡慢余。幸而一掌將他奉。不然我命付空虛。黑蠻龍便呼娘舅。且向南營看是非。聞知岳帥人中傑。思量投彼聊揚眉。更聞岳帥親生子。萬夫莫敵俊才奇。愚甥欲逞平生力。與他比藝看高低。述甫聞言稱有理。當時議定把營離。

跨馬同到南營首。蠻軍吶喊討征期。蠻龍高叫公侯子。岳雲快出會兵機。果然是個英雄漢。決個雌雄誰是非。傳宣官報元戎曉。來歷承明請令旗。要求公子親征剿。來人有意比高低。元戎允請傳公子。帳前閃出小雲爺。坐中元帥將言囑。道吾兒會戰要知機。隨時應變前迎敵。休失軍威遺笑夷。長爺接令言遵訓。出營披掛上征騎。來至戰場揚威武。對圓陣勢馬停蹄。

但見那員番將頭如斗大。臉如黑漆。圓眼闊口。頭戴烏金蓮子箍。左右插着兩根雉尾。身披烏金鎧甲。坐下一匹高頭黑馬。手中掄一對着色斗大的鐵鎚。年紀不上二十。又看他旗門下邊。一人身長一丈三四。形容古怪。青面赤髮。壓住陣脚。黑蠻龍高叫一聲道。來將何人。岳公子道。苗蠻坐穩了。再說與你聽。免得聞着爺爺的大名。跌下馬來。我乃是武昌開國公太子少保統屬文武兵馬都元帥岳長子便是。你這小苗蠻莫非前來討死。也須留下名姓。黑蠻龍道。我乃是雲南化外國總領大王李述甫外甥黑蠻龍是也。因宋朝久無封贈。故此特來投助金國。奪取宋朝天下。不道兀朮也不是個好人。

今欲回去。聞得你這小南蠻有些本事。有心來比比武藝。且上來試試我的鎚看。說罷。就嚙的一鎚打來。岳公子是把左手。中這柄爛銀鎚。架開右手。一鎚打去。他兩個鎚來鎚去。戰至百十個回合。尚無勝敗。

兩軍酣戰多時節。坐鞍公子暗思尋。這個苗蠻真奮勇。看來難以勝其身。不如引彼到荒僻。說其歸順。佐戰征。想得停當。回駒子。高把苗蠻叫一聲。你敢前來追趕我。回馬鎚來你可禁。管教利害你知曉。叫你認認小將軍。黑蠻龍聽呵呵笑。連稱不怕兩三聲。回馬鎚來何足懼。偏要今朝趕你身。長爺拍馬前邊去。蠻龍急急隨後跟。剛到鳳凰山嶺下。翠峯疊翠馬前迎。雲爺勒馬回頭看。遙對蠻龍說事因。你且住馬休言戰。與你同商一件情。蠻龍答道無須議。你輸還有甚言論。雲爺笑語君休急。有句言詞。你且聽。適纔兩下交兵際。並無勝負見輸贏。豈能降汝歸於我。我卻如何懼汝身。當知吾父雄師主。帳前不少上將軍。金兵百萬開風避。威名四海盡知聞。饒伊總有通天子。料難輕敵岳家軍。你家令舅雲南總。理應幫助我朝君。如何反與我做對。千里

而來向我爭。果若你今傷了我。也難奪得宋乾坤。我下毒情傷了你。豈非淹沒你英名。愚懷素性憐豪傑。引你前來奉告明。結甚冤家牽甚怨。三思行事始相應。蠻龍聽罷雲爺話。大笑呵呵叫住聲。

你既知我舅父是雲南總領。爲何這幾年不來封贈。公子道。你有所不知。這數年以來。國事艱難。二聖北狩。幸得今上卽位。臨安而兀朮屢屢入寇。接應不暇。那有工夫談到册封的事情。久仰小苗王是當世的英雄。今幸萍水相逢。意欲結爲好友。待恢復中原。家嚴奏聞。今上册封令舅。決不食言。未知你意下何如。黑蠻龍道。俺也其間得小將軍的英名。如今看起來果然不虛。今幸識荆三生有幸。只恐高攀不起。公子道。大丈夫意氣相投。卽成莫逆。何出此言。二人遂各下馬。撮土爲香。對天立誓。結拜爲友。公子年長爲兄。蠻龍爲弟。當時拜罷。蠻龍叫聲大哥。且請回營。待小弟去與家母舅說明。再來候見老伯。二人言定。上馬同行。到了陣前。雲爺收兵回營。往見元帥。繳令。將黑蠻龍結拜之事。細稟了一番。元帥大喜。李述甫見外甥與岳公子同歸本營。而別。便問黑蠻龍道。你們比武。勝敗如何。黑蠻龍道。連一切。李述甫

聽了。不勝歡喜。遂令黑蠻龍一同來至宋營。早有傳宣報入元帥帳中。傳令大開營門。元帥同着韓劉張三帥。並諸將一齊出外迎接。至帳中見禮已畢。分賓主坐下。岳公子上前見過了禮。述甫忙叫蠻龍來見岳元帥。各自歸坐。四位元帥同聲的道。久仰英名。今始識荆。李述甫道。豈敢豈敢。四位元帥是國家柱石。人民屏藩。得隸麾下。無任榮幸。岳元帥吩咐治酒相款。並犒賞隨來軍士。席終。述甫將欲告辭。岳元帥對述甫道。目下金人猖獗。屢犯中原。一時未得平服。深慮關外苗蠻乘虛而入。須請大駕回滇鎮懾。方保無虞。待本帥平了金邦。迎回二聖。那時奏明聖上。册封大王便了。李述甫大喜道。遵命了。當時別去。只有雲爺留下黑蠻龍。敘談了一夜。次日辰。李述甫來辭別元帥。元帥分付整備糧草。相贈。各將官俱來送行。公子與黑蠻龍甚是戀戀。揮淚而別。黑蠻龍隨了舅氏。領着苗兵。自回化外國去了。

不言甥舅轉雲南。如電流光秋又殘。聽說平戎元帥事。心懷憂國廢寢餐。金營近日無消息。聞他陣勢已曾排。初更悄出蓮花帳。坐鞍來至鳳凰山。馬前張保相隨後。攀枝繞徑上層巒。元帥離鞍微步入。

茂林深處盡蒼苔。兩三松木淩雲表。遙對夷蠻賊寨排。看時輕展征袍袂。縱身一躍在樹巖。岳爺欲探金營跡。聚精凝神仔細看。望中果見金人馬。如蜂如蟻裹成團。擺成一陣雙蛇式。並頭搭尾統將來。故名絞尾金龍陣。星羅棋布頗壯哉。元帥正當觀看處。忽地裏弓弦聲響皂雕來。回顧之時猶未及。豈期雕翎中手變。大叫一聲難忍痛。幾乎失事鳳凰山。斯時元帥神昏亂。那放箭的囚奴暗喜歡。道今朝竟把前仇報。管教穩死在行轅。轉身急急回營去。慢圖脫計把身安。不言惡賊潛形去。聽談張保立旁邊。他聞元帥高聲叫。慌張上榻看情端。輕輕扶下都元帥。箭頭取出甚心酸。扯幅戰袍包扎好。背負元帥定驚懷。疑神良久稍舒痛。方扶元帥上雕鞍。張保小心扶左右。輕輕走馬轉營盤。少保下駒歸後帳。就坐胡牀痛難堪。遂呼張保將湯取。檢出牛皋前進丹。張保調開仙府藥。呈上岳爺一飲乾。霎時痛定顏容霽。箭瘡平復覺神安。即傳張保悄悄去。旁營喚取威方來。喜殺馬前張步將。見公無恙展愁顏。當時奉了元戎令。耳營傳取賊奴才。威方無奈

擡身起。跟隨張保大營來。做賊心虛無理會。戰戰兢兢滿懷。低頭進了蓮花帳。近前雙膝跪塵埃。偷睛暗觀英雄帥。倚案無言意暗然。不怒而威真可畏。不由人心不膽寒。威方只得將頭叩。將言稟問帥爺安。

威方稟道。元帥呼喚末將。有何使令。岳元帥徐徐的道。威方兵下洞庭的時節。因你違背了軍令。將爾責了幾下。你就懷着不良心思。必欲將本帥射死。方纔甘心。若無牛皋救我性命。今已休矣。前次射的。明知是你。部下諸將堅請從嚴查究。經本帥力勸方止。以為人非木石。或可感動。必有幡然自悔的一日。不料你怙惡不悛。今夜又射本帥一箭。幸喜天不絕我。得以死而復生。你既與王俊同謀。我亦不必細究。今喚你前來。與你一書。連夜投往都督張俊那裏。他必重用你了。若到了天明。恐衆將不服。爾就難活命了。先是威方被責懷恨。又為王俊引誘。只說謀死岳元帥。自有秦相照應。不但無事。且有大大的獎賞。故今夜又下此毒手。今聽元帥這番言語。心中十分慚負。羞得無言可答。接了書。只得叩頭謝恩出帳。回至自己營中。取了些金帛。一溜就走。向着小

軍離兒道。我今走得匆促。不便攜帶你去。遇便你須偷空前來。王老爺囑我招呼你。你須留心。莫被他們躑躅。離兒道。小人曉得。老爺請便。戚方點頭前進。恰好劈面撞着牛皋。牛皋道。是誰。戚方慌張答道。是我。牛皋道。半夜三更。你向那裏去。戚方道。我奉元帥的命令。叫我投奔後軍都督張老爺。牛將軍若不相信。現有元帥書信在此。牛皋暗想道。方纔見他。只一刻工夫。便出入幾次。這種鬼鬼祟祟的行爲。令人可疑。不多時。又見元帥伏在馬上。張保扶着。必定這廝又幹出甚麼勾當來了。若叫他去了。投了奸臣。越發不妙了。便喝道。縱然奉了元帥之令。也該清天白日而去。怎麼夜裏私逃。此中必有情弊。且同俺去見了元帥。方放你去。戚方道。元帥命我速去。勿待天明。你如何阻我。牛皋道。胡說。就一鎗打來。戚方不會提防。早被牛皋打得。癱腦直流。跌下馬來。牛皋將他身上金銀。并那封書信。一併搜出。割其首級。進帳來見元帥。元帥見了。只說是本帥忘了。不曾記得。今夜是賢弟巡上寨。既被你打死。也是他的命。倒運了牛皋道。元帥爲着何事。叫他去投奸賊門下。岳元帥遂將放箭之事。說了一遍。牛皋道。既是如此。罪該萬死。離像

元帥仁慈。赦了他。不意遇着小將。終不能保了這條生命。也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了。遂辭了元帥。仍去巡夜。次日元帥升帳。衆將參見已畢。站立兩旁。元帥遂將戚方放箭之事。說了一遍。衆將無不大驚。又見軍校報上帳來。羅綱同郝先俱逃走了。元帥道。他見戚方身死。自然立脚不住。毋庸追究。令將戚方首級懸掛軍前。一日。次日取回合尸掩葬。元帥正待退帳。卻好雲憲二位公子。回營上帳。繳令。元帥問道。汝二人因甚耽延日久。兩公子稟說道。督看修哨。故此來遲。望大人恕罪。嗣後諸將散去。兩公子方知戚方放箭之事。大爲痛恨。幸見元帥神色如故。二人方纔放心。

聽言金寇營中事。陣圖排就討交爭。戰期約定將旗祭。宋營元帥調三軍。會剿韓劉張帥府。各帶精雄將與兵。共有大兵六十萬。麾前勇將尙千人。岳爺軍合張元帥。攻打長蛇左陣門。世忠合着劉琦隊。打從右首陣圖臨。岳元帥是令符發示諸軍將。化龍元慶更雲君。文龍李寶張昆仲。張憲成方小俊英。鄭懷更有羅延慶。張奎邦傑錦袍軍。共計將軍一十四。雄師發炮奏金聲。當時進了長蛇陣。奮勇當先銳

氣森。番兵撞着爲泥醬。番將相逢身首分。人翻馬仰遭誅戮。番人無地可潛形。金人臺上升烟炮。番軍陣脚轉將臨。當時繞動長蛇陣。層層圍裹宋營人。卻好岳爺臨陣地。從容入了陣圍門。坐着雪亮龍駒子。運動神鎗妙莫倫。赫赫英名夷虜懼。凜凜神威文武臣。馬前張保雄無敵。鐵棍高擡抵萬軍。熟銅棍舞天花墜。馬後王橫勇出羣。不離左右隨元帥。番人側目上天神。牛泉張顯乘王貴。施全智士吉將軍。領帶三軍精勇卒。齊爲後隊入圍門。右邊殺進韓元帥。大刀舞動冠三軍。左首大郎韓尙德。二郎彥直右隨跟。一班武將皆無敵。長蛇陣內鬪精神。金寨將臺升號炮。八方四面裹將臨。壯雄好個金龍陣。化開頭尾勢猙獰。搖旗擺動迷人目。內中曲曲暗藏兵。此陣圖成非比別。十分奧妙破難能。原來是兩條長蛇陣化出來的。頭尾各有照應。猶如剪刀股形式。一層一層圍裹攏來。殺了一層。又是一層。都是番兵番將。殺不散。打不開。這四位元帥率領着大小將官。俱在陣中。廝殺得真利害。那金門鎮的先行官狄雷。自從遇見了岳元帥之後。每每要想投身麾下。卻無

門可入。那日聞得兀朮又犯中原。與岳元帥在朱仙鎮鏖兵。他就想道。我此時機建立功名。更待何時。遂即攜了軍器動身。到了朱仙鎮上方。知岳元帥在陣內廝殺。已經一日一夜。尚未出來。正待打點入陣。但見正南面一個少年飛騎而來。狄雷定睛一看。那人年不上二十。跨下一匹胭脂馬。手提着耍金鎗。好不威武。狄雷迎將上去問道。小將軍尊姓大名。到此何幹。那人道。小將樊成。乃是岳元帥帳前湯孟兩位統制官的妻舅。今聞金兵在此對陣。特來助戰。請問將軍尊姓大名。因何問及小將。狄雷道。我乃金門鎮先行姓狄名雷。昔日元帥追殺金兵。小將一時誤認。冒犯了元帥。懼罪而逃。今因金兵又犯中原。故此欲來立功贖罪。樊成道。如此甚好。我二人就殺入陣去。狄雷道。雖然說得好。但是番兵重重疊疊。如此之多。不知元帥究在何處。我們從那一方殺入方好。狄樊正在籌前進。見前邊來一小英豪。全身披掛多華麗。飛馬當先舞大刀。儀容秀美神雄壯。童年英俊好丰標。樊成迎上開言道。將軍且慢整韉韉。金兵當路難前進。莫教有失悔無聊。相逢萍水前緣厚。

還須賜示姓名高。那人被問躬身答。關姓名鈴小
 鳳毛。昔逢樞相雲公子。情投八拜定神交。今聞兀
 尤猖狂甚。特來相助顯英豪。二位將軍尊姓氏。尚
 求見示結同僚。聞言狄樊將名報。亦將來歷述彼聞。
 三人不覺情投合。相逢萍水極投分。狄樊仰看金
 龍陣。但見番兵番將湧如潮。二人不覺雄心滅。來
 時奮勇漸然消。齊聲說向關鈴道。究從那路去征剿。
 關鈴聞語哈哈笑。道二位仁兄慢慮焦。有心進陣
 逞豪傑。丈夫立志要凌霄。但從中路相拒去。何懼
 金人陣勢牢。二人大喜稱承教。揚鞭拍馬進胡巢。
 雙鎗狄氏先鋒將。關鈴舞動大鋼刀。樊成鎗若狻
 舞。金龍陣內逞英豪。金邦將卒難抵敵。紛紛四竄
 盡魂消。重重兵卒忙通報。道陣前來了小蠻苗。正
 當兀尤觀圖陣。搖旗擂鼓喊聲高。一聞此報心忙了。
 下臺急急上雕鞍。令旗交與軍師掌。親身出馬把
 陣觀。手中舞動雙金斧。高聲大喝道根苗。竟敢無
 知冲入陣。請看金雀斧難饒。快些對某通名姓。何
 來討死小兒曹。關鈴一聽重重怒。便將名姓報來高。
 賊言番賊何名字。殺你待我記功勞。聽言兀尤將

名報。關鈴不覺喜心苗。大刀遙指番王面。大笑呵
 呵把話交。道賊頭夾路相逢我。只怕烏龜命不牢。
 你休枉想中原地。狗頭且吃我金刀。方識小爺時運
 好。頭功建立姓名標。聞言兀尤非常怒。喝聲大膽
 小蠻苗。狂言擅敢來欺某。雀斧須知勝你刀。言時
 奮力揮雙斧。左揮右砍小英豪。狄樊旁觀雄牲發
 奮身加入不辭勞。番王怎敵三豪俊。一陣輸來欲遁
 逃。勒過馬頭遶陣走。又愁冲陣衆蠻苗。三人見彼
 由前進。齊齊拍馬後邊跑。須臾冲散金龍陣。關鈴
 小將逞英豪。要知敗寇情由事。下卷重提展兔毫。

第五十六回

岳樞相銳氣復三城 陸文龍恩襲佩雙符

却說金兀朮遇了關鈴。樊成狄雷這三個出山猛虎。如何抵當得住。殺得兀朮兩臂酸麻。渾身流汗。只得轉馬敗走。又恐他們沖動陣勢。故遣陣而行。番人見兀朮在前。一無攔阻。那三人在後追趕。反把那金龍陣沖得個七零八落。那四位元帥忽地裏見陣腳亂了。遂即指揮衆將四處追殺。關鈴在正殺得熱鬧。看見了岳公子。便高聲叫道。岳大哥。小弟來了。雲爺見是關鈴。好生歡喜。道。關弟來得好。快些幫我殺盡了這一班番賊。同你去見大人便了。樊成舞動這桿鍔金鎗。一鎗一個。正殺得順手。撞着了孟邦傑。叫聲姊夫在此。我來也。邦傑大喜。道。小舅何時到來。且慢去見元帥。莫觸起元帥的心事。快殺過去立功罷。狄雷剛剛遇着元帥在番營中。斷殺狄雷。不使下馬。便高叫道。元帥罪將狄雷在金門鎮上誤犯虎駕。今日特來投効立功贖罪。元帥道。將軍與國家出力。殺退了金兵。賞功受職。狄雷得令。抖搜精神去

打番兵。元帥勒過馬來。向劉元帥耳邊說了幾句。劉琦就說了一聲大元戎少陪了。竟帶本部人馬匆匆的殺出陣去了。元帥遂令諸將竭力迎敵。這一陣殺得個兀朮大敗。衆營頭立脚不住。一齊出寨亂竄。隨着兀朮望河而逃。

義勇神威定勝軍。旗開奏捷蕩胡塵。這回羞殺完顏賊。陣破軍殘沒理論。銳氣全消金兀朮。抱頭鼠竄惜殘身。無能棄甲拋盔斧。欲覓河間府郡城。須臾到了黃河口。慌張放棹急潛形。只留百隊防河楫。阻擋南軍渡此津。船戶盡皆胡虜蓄。料然不渡岳家軍。殘兵陸續將河渡。逃上天羅地網門。回文聽表英雄帥。大破金龍賊陣情。眼觀兀朮逃生去。拋輜乘馬領殘兵。血流尸積形悽慘。天昏地黑戰場橫。岳爺說向韓元帥。更有元戎張信身。請其就地安營帳。守他回馬賊兵臨。韓張二帥齊稱是。即時按調用心情。張韓所部三軍將。朱仙要口扎連營。樞相統軍諸部屬。追拒完顏四寇君。大隊招麾行得快。黃河岸口馬蹄停。只見番舟排作長蛇勢。遙遙相對大河濱。料因兀朮逃生去。不見劉元帥字軍。岳爺

此際深驚訝。耽延卻是為何因。想時勒馬傳軍令。專點凌波赴水軍。阮良楊虎豪雄士。耿家兄弟一雙人。水軍頭領牛統制。萬丈波濤平地登。五人奉了元戎令。奮身齊躍下河心。岸口三軍高喝道。元帥金言汝等聽。胡兒能順天時者。放舟擺岸渡南軍。執迷不醒與風浪。管教漁腹飽漁吞。嚇殺番舟諸將士。到了神威走勝軍。望風頓覺驚魂散。豈堪觀面遇天神。戰戰兢兢無理會。苦無地洞去藏身。今聞岸上如斯語。順風轉舵最相應。番兒想得多停當。高聲大叫願投誠。五員虎將登舟揖。擺船擺岸逐軍門。公爺大喜中心慰。正欲登舟渡此津。忽見一陣煙塵起。來了劉軍前隊人。大聲高叫來遲了。放脫猴兒兀朮身。正當曉舌慌張處。劉琦元帥快馬臨。高聲怒喝三軍將。尙敢無知亂出聲。耽誤軍情非小可。辜負君侯器重情。來遲番寇將河渡。豈非遺笑岳家軍。言時覲面逢樞相。旌旗密佈岸頭停。劉琦只得催駒上。拱手當時顏汗增。細述埋鍋軍造飯。失其大事弟無能。岳爺慰道君休悔。事皆天定豈謀人。幸而番楫皆降順。弟思放棹拒番軍。黃河要口

煩君守。戰船百隊付與君。劉琦深感君侯惠。雅量週全善庇人。躬身致謝開言道。使弟承之感愧深。元帥從容離寶馬。相辭劉帥渡河津。統領隨征諸將士。下舟解纜掛帆輕。渡過黃河無片刻。當時登岸起行旌。百隊戰船仍令轉。水軍五將付劉營。數年要口金邦占。今日全歸大宋君。劉琦守住黃河口。樞相長勞汗馬辛。矯矯壯氣冲牛斗。嚇軍威破五雲。浩浩旌旗風送快。滔滔軍馬進雄兵。須臾進了河間界。號炮驚天安下營。點調三軍諸將士。向城吶喊討交兵。原來兀朮渡過黃河。剛剛打發回舟至河口防守。帶領那敗將殘兵。進了府城。正在安置。不料聞得黃河失守。宋軍直至城下。嚇得兀朮魂飛膽落。蹬足捶胸。向着哈迷蚩大哭道。罷了罷了。早知如此。何必設這金龍瘟陣。爭氣不得。反出這場羞醜。如今人馬餓糧一齊送與南蠻受用。這口惡氣。尙未平息。他又奪取黃河。統領大兵前來追襲。而今弄得進不能戰。退不能守。豈不是叫某家束手待斃嗎。哈迷蚩道。主公且勿憂苦。依臣愚見。不若越城而遁。只要到了兩狼關。就可防守了。快快走罷。

休要被衆百姓曉得。開城接應敵軍。那就不好了。兀朮無奈。只得同着哈迷蚩領了這班敗將殘兵。扒城而出。當此急迫之時。也不辨高低。一躍而下。向着兩狼關進發。衆百姓見兀朮去了。岳元帥快到。大啓四門。焚香迎接。挨挨擠擠。歡呼載道。

合郡人民動地歡。扶老攜童伏道觀。只見那明盔亮甲隨征將。一隊隊旌旗招展。雲開。紅羅寶蓋高飄。白龍馬坐棟梁才。神威儀表凌霄漢。年少奇功立將臺。狼煙掃盡扶幼主。赫赫威名鎮百蠻。望風能使金邦畏。八百軍前獨戰來。城池久爲金人占。相公一戰竟歸南。黎民久已遭塗炭。幸見朝光雲霧開。君王有福君侯德。乾坤保障壯朝班。呆了河間諸父老。有眼何曾見此官。料因不是凡人物。九重天降將能才。住說聞文歸正傳。當時大隊進城垣。元戎兵駐河間府。又展奇謀出將臺。升堂傳上隨征將。令旗先給小瀛官。雲爺奉下嚴親令。岳爺又點將門才。雙鎗陸氏文龍子。令他同往兩狼關。這般布置行將去。應變隨機看曲端。雲兒率領隨征卒。賢姪聰明不待言。領取河間諸將士。只消如此進狼

關。文龍公子同聲應。拜辭元帥上雕鞍。率領三軍離郡去。趕程速進兩狼關。回言細柳營中事。元戎又遣將能員。小將關樊人一對。一齊承令主軍參。元戎傳上蓮花帳。細細從容述一番。只消埋伏三山口。耽延他路進狼關。休爭勝負逞豪俊。拒他去路行慢慢。使他聽候狼關炮。我軍詐敗轉征鞍。拒他繞嶺潛形去。爾等從容退入關。小心防守邊關地。捷音早報我行轅。關樊奉令如飛去。拍馬揚鞭伏在山。天生儒雅英雄帥。神機妙策巧安排。提言兀朮金邦寇。逃生覓跡兩狼關。殘兵敗將行難上。喘息呼呼真可哀。馬乏人疲形苦惱。驚弓之鳥動疑猜。原來樊成同着關鈴正在此處。拒住兀朮的去路。故此番兵叫喊起來。兀朮慌忙催馬上前。一看大叫一聲苦死我也。卻是甚麼作福的人。將樹木釘槽阻住某家的去路。話聲未絕。只聽得一聲炮響。閃出兩員小將。威風凜凜。殺氣騰騰。拍馬當先。高喝一聲兀朮何往。兀朮聽了這一聲呼喝。逾形倉皇。定了一定神。只得硬着頭皮上前。廝殺一陣。看看天色將晚。那兩員小將漸漸的敗去了。可憐兀朮雖離了虎口。算得個頭上無盔跨下無

馬。點查那些殘兵敗將。不滿一萬之數。哈迷崑向着兀朮道。主公不要落後。臣見那兩個小南蠻是由大道而去的。咱家只好越嶺過去。莫要又被他阻拒纔好。兀朮道。軍師之言有理。但是越嶺過去。要多一日路程。如今奈何。哈迷崑道。這也說不得了。主公快快騎了我白馬走罷。倘或追兵上來。那時節實實無能再與他等交手了。兀朮點頭望着狼關前進。

回言岳陸雙英俊。統領兒郎大小軍。當時出了河間府。直進狼關大道行。金聲發動軍威壯。爭先奮勇將材能。不日程途飛馬快。逼近狼關這座城。擇地安營升號炮。關前高喝討交兵。關中聽表為元帥。陵思二字是他名。當日狼關為左總。同右營孫浩守關城。兩軍不睦參差起。反復無知孫浩身。一場大鬧拋關走。陵思獨守鎮三軍。四王為重狼關任。調出金枝玉葉親。夏姓金吾王駙馬。本領金邦第一稱。萬夫莫敵真雄將。四王重愛額駙身。着他鎮守狼關地。手下能人尚萬名。左右先鋒頗驍勇。章銓葉旺一雙人。軍師李姓名與字。俠客呼為王鎮身。當時得報黃河失。又曉河間陷了城。慌了金吾王駙馬。

升坐牛皮帳一層。魂飛膽落渾無主。傳上狼關小臣。人人閉口成呆面。個個驚聞岳帥名。此時無奈真無奈。七張八嘴議軍情。慌忙點調人和馬。四門護守再迎征。王鎮挺身朝駙馬。奏稱願作建功人。聞知岳某真利害。誰是他的對手軍。不若小臣飛翼去。河間行刺保王臣。泰山一倒無他慮。高枕安然坐太平。金吾大喜連稱妙。英雄急速快前行。王鎮應聲忙接令。急速飛騰至宋營。金吾傳調諸人馬。四門安排將材人。章銓葉旺軍師李。駙馬親身守一門。會征差出烏元帥。流帶兒郎出了城。夾路小番連次報。口呼來將岳家軍。三軍聞報驚慌了。烏帥雄心滅幾分。別人軍馬皆堪敵。虛心愁見岳家軍。來至陣前無可奈。迎前來會宋營人。旗門閃出雲公子。威風凜凜玉精神。銀鎗繡鎧花增艷。儀表堂堂秀出羣。陵思呆看真人物。少年稚子會提兵。可惜今朝相遇哨。只怕殘生活不成。開言便問名和姓。公子從容朗答明。武昌開國公親子。隨征平北岳雲君。陵思不覺心中懼。原來他是將門生。果然不是凡人物。奪目光盡不成。當時呆了番邦帥。通

名之後便交征。戰場各顯平生藝。戰鼓驚天不住停。雲爺鎗法雄無敵。左拋右打姓烏人。番帥鋼刀難取勝。戰來百合有餘零。萬夫莫敵雲公子。反手鎗來照頂門。陵思大叫翻身倒。頭開腦裂命歸陰。一陣打開胡虜卒。城頭嚇殺衆番人。金吾駙馬冲冠怒。背城一戰岳家軍。放下吊橋親出戰。厲聲高喝出旗門。乳臭小兒何大膽。傷我軍前掌帥人。長爺見彼來將近。舞動雙鎗勇莫倫。夏姓金吾揮畫戟。棋逢敵手倍精神。鎗迎戟去皆無敵。勇力雄心兩逞能。兩軍酣戰暫相按。要說文龍陸姓人。陸文龍見天色將晚。兩軍尙在酣戰。他便領着那河間府的士兵。悄悄繞至東門城下。高喝道。城上軍將聽者。四太子被宋軍戰敗。失去了黃河河間兩處要寨。現困三山口上。你們怎麼還不去救援呢。陸殿下現也敗下來了。請你們快快開城。東門原來是李興守着的。他開烏陵思陣亡。駙馬親往接應。他便着了忙。也至南門去加入戰鬪了。因此東門只留得兩員無名小將。兵士也甚寥寥。且陸文龍降宋的事。關中文武未見明文。不會曉得。所以就城門騙開了。又值黃昏時分。認不清楚。

究竟有多少人馬。只見的是河間兵服色。就不疑了。就把城門大啓。宋軍一哄而入。殺得個落花流水。韋銓葉旺正在西北兩門。一聞此信。齊齊的殺將過來。怎禁得文龍這兩桿鎗。左挑右刺。不上一個時辰。早將韋銓葉旺兩員猛將刺於馬下。頭開喉絕而死。這裏李興正待上前迎敵。忽見扯起岳字帥旗。大叫一聲。原來是岳家軍到了。斷然無敵。遂即舍城而遁。文龍見此光景。高喊道。降者免死。逆者斷首。這一聲令下。只見合城的人民。齊叫歸順。當時四城換了岳元帥旗號。文龍上了敵樓。看兩軍鬪戰。夏金吾正與岳公子戰得高興。忽聽城頭上高叫一聲。夏金吾城已屬我。還不下馬降順。金吾大驚。擡頭一看。只見城樓上站一員小將。手執雙鎗。好不耀武揚威。此時嚇殺夏金吾。無心戀戰。但長嘯。好似青天霹靂。舟離古渡。遇風初。當時欲待回駒遁。早被雲爺一把傘。攙過馬來傳網綁。進城大衆動歡呼。元帥神謀安社稷。長爺勇奮已擒渠。軍旅暫屯金吾殿。升堂牽上賊囚奴。雲爺拍案高聲問。金吾可否獻降書。欺凌藐視南朝帝。今日何言敢對吾。可笑金吾

番駙馬。頗狂猶自性驕粗。聽言指定元戎子。狂言
蠻語更囉囉。道咱父王遭你害。而今兵敗更無人。
你兵竟把黃河渡。失陷河間吾帝都。今朝又奪狼關
鎮。詭計多端欺壓吾。被擒憑你如何處。咱家降宋
斷然無。聞言大怒雲公子。厲色嚴聲罵賊徒。爾邦
不識人倫重。屢進中原犯帝都。河間府共狼關鎮。
皆是南朝舊版圖。不說黃河猶是可。提言使我惱心
窩。叛臣背主黃河失。番奴穩想宋山河。豈知吾父
雄帥主。平戎有策奏饒歌。迎回二聖安王室。搗爾
黃龍賊跡無。猶敢胡言來冒犯。囚車打入夏金吾。
將他解去河間府。聽憑元帥處番奴。又將得勝情由
具。文龍伸報兩名書。文書發下差能卒。少時起解
上程途。岳陸二爺關內住。安民撫士慢開書。這回
要寫昌平寇。遁逃無路哭窮途。

原來兀朮被關樊兩將戰敗。越嶺而遁。躲入山僻之處。
探聽軍馬聲靜。同着哈迷蚩進運而行。將近界口。哈迷
蚩快眼望去。見各口哨房。皆換了岳字旗號。嚇得個魂
飛膽落。忙向兀朮道。主公不好了。快看各處號旗。皆換
了岳南蠻的了。必然此地屬他了。兀朮一聽此言。呆了
半響。大叫一聲。氣死某家了。而今又向那裏去匿跡呢。
哈迷蚩道。狼主且勿愁煩。依臣遇見。不若一至潞安州。
暫停喘息。前去告急。狼主速發傾國之兵。爲夏駙馬報
此大仇。兀朮道。這也說不得了。快快走罷。當時帶着這
夥殘兵敗將。竟向潞安州本路前進。關鈴樊成戰敗了
兀朮。繞着後路。竟向兩狼關口而進。將近關口。忽見一
人倉皇而來。劈頭相遇。關鈴手快。早已一把抓下馬來。
叫軍士綑綁定。喝問道。你是何人。快快從直道來。那人
道。二位將軍將小人鬆了。綁待小人告稟一番。樊成向
關鈴道。賢弟且放了他。也不怕他插翅飛去。關鈴點頭
言善。吩咐左右放綁。那人磕了一個頭。道。小人姓李名
與。並將岳公子戰勝。陸文龍混進城去的話。說了一遍。
關樊二人聽了。不覺撫掌大笑。同聲的問那人。你今意
欲何往。李與道。小人別無他志。只求二位將軍開恩。錄
用。小人當效犬馬之勞。二人大喜。當時帶了李與進關。
來見雲爺。繳令。公子吩咐設宴慶賀。一面具稟河間府
報捷。

詞中慢表開文事。聽集河間府內情。元戎帷幄安天
下。東征西剿定太平。當時遣調諸軍去。又點巡城

防守兵。是晚政餘歸寢室。征袍不解略安神。次朝升坐平戎帳。清理民間瑣碎情。按撫有方施德澤。甘霖時雨濟蒼生。一邊申奏朝中去。請調能員鎮此城。代乞帝恩憐叔夜。着他後裔繼先聲。書成奏凱數千字。告慰聖主宵旰情。又發偵騎三路探。探聽狼關勝負情。政完卻值初更候。岳爺微步出巡城。親攜玉潤張公子。更帶張保資護身。悄然離了河間署。緩緩而行半里程。須臾行至城樓下。萬籟無聲軍守更。欲上敵樓憑遠眺。手扶公子共登臨。憑高咫尺遙天近。只見那一輪皓月浸空明。元戎手按腰懸劍。鳳目凝神含睇星。帝星屢被浮雲蔽。昏昏暗暗少光明。妖星瑩微偏光彩。故使夷方盜賊橫。此時不覺心悶損。看定天邊嘆失聲。忽見一星西北至。勢如傾犯將臺星。十分驚異都元帥。看他咫尺近將臨。元帥慧靈天性敏。丹心如鏡早知情。料因兇等軍全勝。已復狼關要口津。金人情迫施危計。運動奇門犯我星。俠客妖人皆所畜。欲施狡計來相侵。我今豈可無防備。且看奇門怎樣行。當時會意張公子。看定來星各用心。少時免喚微茫隱。捲旆風吹刮地聲。隱見一人城窗立。張君手快取雕翎。連枝箭法公爺授。妙技通神獨步稱。只見那人中箭翻身倒。撲咚聲響落城根。哄然一片人聲動。細任深宵行刺人。兇器雙刀搜檢出。守城軍士報功臨。正當來見都元帥。卻好元戎步下城。一馬飛來麾下將。諸葛英高叫問軍門。衆人尙未回答。將帥相逢喜氣生。俠客已擒驚慮定。諸葛英稟說看星情。道小將適纔觀上宿。驚見妖星犯將星。故而蒼皇前來到。護衛未周負罪深。幸而元帥先防備。不教宵小蔽天星。元戎也述觀星事。幸逢張子帶弓臨。諸葛喜溢回言道。主軍洪福憲君能。言時親把鞭鞘遞。帶過征騎獻主軍。元帥跨鞍回府第。三人徐步進儀門。一程已到高廳上。元戎升坐勘妖夷。轉上隨征諸將士。個個趨前候起居。須臾帶上行兇賊。么喝當堂跪在塵。元帥坐中揚風目。觀看其人異虜形。軒昂頗有英雄氣。江湖好漢藝通神。當時喝問何人氏。是誰使你起謀心。幸而本帥通星術。不然遂爾奏功成。從頭歷歷供招出。或可從輕免典刑。聽言王鎮連連叩。道小人該死罪干鈞。觸犯虎威非小可。

自知無地可容身。身本南朝田舍子。名呼王鎮潞安人。金人奪了狼關地。河間府與潞安城。職受小人為副使。隨守狼關已數春。來了兀朮親駙馬。夏姓金吾表字稱。深喜小人知俠術。加封左翼大元勳。今聞元帥軍威甚。指顧恢復幾州城。岳字旗開能退敵。六國三川入盡欽。小人不識賢愚別。一時失志亂胡行。越城竟奔河間府。望求元帥罪從輕。岳爺聽罷其情事。便乃開言說事因。

據爾之供。係情迫所致。本帥素重人道。不忍輕戮一人。乃古云螻蟻猶且貪生。何況人乎。爾既是潞安州人氏。昔年陷城之時。當有家屬。王鎮叩頭道。小人只有妻子一子。鄉居不出。元帥道。今赦爾死罪。充發楚江。王鎮聽了元帥這句話。嚇得個痛哭流涕。連連磕頭。宛若搗蒜。一般道。求元帥天恩。免了小人楚江軍役。其實小人冒險告奮。皆為着妻子謀生之計。若果充楚。金宋遠隔。無異活埋。則不若死於刀下。為愈。元帥微微的笑道。看爾情節可憫。當從輕發落。然爾既是潞安州人。斷無釋爾回籍之理。然本帥與金仇不共載。天爾自度之。王鎮答道。若蒙元帥肯開一線之恩。容小人立功贖罪。使小人

前至潞安。去說合黃龍府總領韓常拱手而降。未知元帥允否。元帥道。韓常與爾倘不同心。為之奈何。王鎮叩頭道。元帥但請寬懷。小人與韓常有八拜之交。故敢請令。元戎聽了這番言語。心中不覺大喜。吩咐左右賜其衣甲。從新上前叩參元帥。並與各統制見禮。元帥命賜酒肉與他吃了。王鎮不等天明來見元帥。稟道。小人就此起程。早日功成。以慰元帥愛國天之心。岳爺道。如此甚好。望爾功成。本帥奏聞聖上封獎。斷不戲言。爾須小心前去。本帥穩聽好音便了。王鎮叩辭了元帥。飛身一縱。早已不見去向。

元帥常抱迎變念。當先百戰力能持。探軍連日傳消息。頗喜三邊捷書馳。馬到功成軍政美。狼關恢復志謀奇。雲爺陸郎連名稟。候安賀捷兩兼之。解來夏姓金吾賊。身娶完顏親女兒。資財糧餉皆存册。一毫未動守軍規。降兵百萬皆招撫。勇將千餘拜令旗。城池無恙仍歸宋。大人威鎮服胡夷。元帥閱書督素志。春風含笑動英姿。俘囚獻上金邦婿。坐中元帥頻展眉。爾被我擒無可釋。理應俯首伏天威。而今兩郡重歸宋。天敗番夷靖邊陲。金吾聽罷元戎

語。怒目睜睜相向反唇。虎落平原任宰割。英雄
 末路每如斯。元帥喝聲快處斬。滔天罪惡分所宜。
 霎時首級當堂獻。解上臨定一馬馳。正待退堂暫休
 息。又傳捷報展紅旗。原來王鎮勤勳績。潞安城獻
 報公知。黃龍總領韓常士。免冠俯伏跪丹墀。張恩
 崔虎兩豪傑。衛慶胡清皆勇奇。拱手願降聽指揮。
 執鞭隨蹕固不辭。岳爺閱罷番人稟。不勝喜慰展山
 眉。星夜捷書呈帝闕。奏請獎賞衆番兒。駒隙韶光
 容易去。九重恩詔下丹墀。溫言獎慰英雄帥。年少
 文龍遇主知。潞安州與狼關鎮。雙符畀彼一人持。
 降兵降將皆升獎。仍住原防不遷移。金人大敗無鬪
 志。緩圖進勦暫停驂。銳氣太森防失利。行軍第一
 要知幾。元戎承詔差軍校。知會文龍謝聖恩。款待
 欽差陳綺席。酒闌別去轉都門。岳爺獨坐蓮花帳。
 思維再四動驚疑。九重只下恩綸詔。主緩進勦滅番
 夷。雙佩郡符懷不測。權臣朦主任所爲。金人氣喪
 易撲滅。指顧功成事又非。迎鑿深慮成虛願。事逢
 棘手費躊躇。思至其間難自遣。如此愛國古人稀。
 要知後事如何處。且看下回再表明。

第五十七回

造偽書雲憲受讒言 示寶劍精忠秉素志

却說岳元帥自克復了河間府兩狼關潞安州三處城池以來軍威愈振民心悅服僉曰中興之功指顧可期元帥看了黃龍府總領韓常的降書不覺大喜願謂三軍諸將往日所期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之願不久可償當時合營歡賀元帥遂將韓常所獻降書一一申奏天子並具一鼓蕩平迎回二聖之計河間府已奉上諭着張立子襲父爵就近接印張用着守黃河加授總兵之職聊慰叔夜忠魂元帥率領二張謝過了聖恩遂命他弟兄擇吉接篆聖旨不提進剿情形特贈陸文龍龍佩雙符重任狼關潞安兩處要地降兵一并隸屬文龍部下元帥一面接得欵差一面知會文龍謝恩即令雲公子回兵當欵使去後元帥見天子頗有和金之意好生納悶不一日公子回來繳令稟說道陸文龍已遣關樊二將追拒兀朮彼有一稟帶呈大人元帥接了過來展開一看原來文龍特來請調王佐前去幫辦軍務元

帥大喜曰文龍深知我心兩郡從此無容我過慮了是夜設宴爲王統制餞別更深而散次日元帥親送王佐登程執其手道迎鑾平北君意弗忘勝愛我十倍王佐道元帥但請寬懷佐心堅志決決無反顧言罷鄭重而別這日元帥因相州軍餉未到就命公子前去催趕次日公子上來拜別父親元帥囑咐道吾兒就道回去望望汝母不妨少留旬日公子應命下來又與張公子并弟兄話別了一番辭了衆叔父登程而去且說兀朮當時被關鈴樊成這兩將在三山口大戰一場打得拋盔棄甲帶着殘兵敗將踉蹌而逃走了半日正要繞進狼關忽聽關上炮聲如雷正當驚疑不定之際只見兩個挑柴夫走過口中說道不想我們也有今日得以重瞻天日哈迷蚩聽着慌忙趕將上去一把扯着那挑柴夫問道有所見聞否那人將他看了一眼道我看你怪模樣好象番奴一般待我拿你去報功岳爺爺重重有賞哈迷蚩着了忙扭轉口音道老丈不要認錯了人我乃岳爺爺下的馬夫哩故作金邦打扮以便探訪軍情大事那老農聽了認真的忙道如此失敬了兩狼關仍歸大宋岳小爺同着一位陸將軍現在駐兵關內安撫

流亡軍爺還不前去呢。那人說罷。竟自挑着柴去了。聽言失守兩狼關。嚇得軍師進退難。料思此事當非假。連扒帶滾返三山。將情細訴番王曉。當時兀朮咬齒關。口呼罷了如何處。好一個通天本領岳南蠻。傷某女婿仇不小。全城被陷太堪哀。雄兵勇將歸處宋江山。天生諸葛無公瑾。高宗何福使之然。某家無面回朝去。不如一死了雄懷。言時欲做吞刀客。慌了軍師雙手擲。大叫狼王休若此。珍重玉軀報國仇。狼王氣喘呼道。只好回兵潞安州。君臣議定踰跟道。道途崎嶇且杳漫。馬乏人疲無銳氣。至此方覺行路難。力策驚馬向前進。看看已近郡城垣。降宋大旗高插起。去路已斷不可還。兀朮仰觀心大怒。高罵韓常狗肺肝。居然背主降於宋。父王重任給高官。欲待上前尋惡氣。忽地裏驚天大炮振山崖。吊橋放下南軍出。關樊二將陣前探。招展旗開皆岳宇。四王頓覺膽生寒。勒轉馬頭尋去路。兩員小將正追來。其時忙了哈迷蚩。帶滾連扒沒處攢。君臣好比喪家狗。只求逃脫眼前災。尋來到處無生

路。只有金牛一嶺崖。可憐越嶺無仙術。安得飛身過此關。

兀朮望着那金牛嶺。山峯巖削。石壁陡聳。單身尚且要攀籐附葛方能上去。況帶着這班殘兵敗將。如何得上。正與哈迷蚩商量覓路遁逃。又聽得後邊喊聲振耳。追兵漸漸而近。弄得個進退兩難。心中一想。某家統領大兵六十餘萬。經營中原。今日兵死將亡。有何面目對國中父老。遂大叫一聲道。罷了罷了。此乃天亡某家也。說着跳下馬來。望着石壁上一頭撞去。無奈命不該絕。忽聽得霹靂一聲。見那石壁倒將下來。兀朮扒起一看。山峯盡平。心中大喜。遂率領那殘兵敗將跨馬前進。忽見馬前站一儒生。向兀朮道。四太子。在你只想調兵復仇。終久無用。鍋中添水。不如灶內加柴。況自古以來。權臣把持於內。大將豈能立功於外。不久岳元帥也自不免。兀朮聽了。恍然大悟。遂作揖謝道。極承教諭。請問尊姓大名。那人道。小生之言。不過應天順人。不欲留姓名於人間。遂爾別去。兀朮一面吩咐安營。一面着哈軍師。師軍入中原。帶了密書去見秦檜。共商圖害岳元帥。按下慢表。且說這關樊二將追趕兀朮。到了金牛嶺邊。不

見動靜。正待前進。關齡一。想道。楚兄不可落後。他兵必然退入賀蘭關口。我們兵微將寡。不可窮追。候元帥大兵到來。再行進剿。直搗黃龍。焚成道。關弟言之有理。當時議定。就在金牛嶺前住紮營盤。一面具稟報知岳元帥。

不言邊塞諸般事。提起臨安奸佞情。高宗自聽讒言後。竟絕天家父子恩。愁聽三邊傳捷報。功臣勳績看來輕。為君不重朝綱政。弄權鼠賊愈橫行。正人君子皆思退。狗黨狐羣咸集臨。偏安聖主為長局。議和忍辱任奸臣。無奈捷書迭次至。恢復黃河要口津。金人大敗回兵遁。數日竟克三要城。表章次序呈天子。賊槍從中隱感深。即時謄錄移功績。魚目渾珠蔽昏君。當時入殿行私奏。降旨文龍鎮兩城。假言彼熟番邦事。故而重任陸將軍。庸儒好個高宗帝。不分皂白任權臣。當時納奏忙傳旨。破碎江山不在心。惡極狠心奏惡賊。如此尚不快奸行。回衙訴述妖嬈婦。痛罵扶王岳大人。恨他銳氣何其盛。黃河收復更三城。果然使彼功成日。二帝生還了不成。那時他立功臣首。我們無地可存身。三番救護

昏君子。敗我機謀駭十分。偏偏天不從人願。仇人得氣更縱橫。四王屢次傳書至。教我如何奈此人。妖嬈不待彼言畢。喊聲住口聽奴論。你為一品當朝相。不該縮頸作龜形。枉讀書詩無智慧。竟無巧計殺仇人。須知道你不殺他他殺你。問問烏龜驚不驚。前番毒酒犒軍賞。已被牛泉破此情。他時得勝班師轉。究此情端了不成。只怕烏龜難活命。凌遲碎割萬刀分。秦家殺戮甘當罪。還要連累奴家三姓門。負了四王金太子。烏龜甘作薄情人。阿奴已領他情厚。半年恩愛勝龜孫。許奴位立朝陽后。約奴除彼眼中釘。時乘不遂奴家願。偏教宋主坐乾坤。烏龜枉把衣冠着。加上皮毛活畜生。藏頭縮尾渾無用。羞顏也懼岳家軍。使他銳氣何其大。滅得金邦油盡燈。烏龜當日言何決。許把江山送大金。今朝一旦龜心變。坐觀成敗是何因。妖嬈想起金邦主。難忍淫邪騷淚零。帶哭聲兼無恥語。烏龜黃八冒難停。恥徒惡賊將妻叫。且慢心焦我計成。妖嬈喝道休胡說。猶敢多言嚼舌根。今日等來明日等。等得仇家滅了金。話說遲來擡手快。縱身一掌打龜孫。鼠

賊抱頭求恕免。賊婆連打不會停。口呼快設牢籠計。方肯今朝罷了情。好個囚奴無恥賊。老娘叫得振天響。快能手了容我稟。我計圖成八九分。豈怨我身不在意。須要曉。老官刻刻在留心。屢將邊報移更改。不使昏君知外情。前聞奏凱情由事。親入宮韓私奏聞。特差殿下雙符佩。暗中幫襯四王君。我想文龍雄更奮。必然降宋不真情。故而使彼持雙印。威權不付岳家軍。幾欲將他來罷職。奈何無過使謀尋。勢如山岳搖難動。鎮住三邊服衆心。六國三川皆悅服。除他又恐動刀兵。只愁四主難登位。反被他邦來做君。我今有一通天計。包教岳某死無名。全功盡棄聲名敗。半壁江山也送金。妖嬈聽了如斯語。霎時轉臉變歡形。連聲快說奴家曉。賊槍低低慢道云。尋機訴說你知悉。莫教洩漏事難成。婆娘點首連呼妙。此方人語可人聽。一番開口奸謀定。日日盼望陷天星。詞中提說哈迷蚩。來做通奸賣藥人。

原來這哈迷蚩扮做汴京人的模樣。悄悄的繞道而來。到了臨安却好探得鼠賊夫妻在西湖上游玩。他便攪

入人叢裏來探看。却見槍賊的坐船。泊在蘇堤邊。窗門大啟。夫妻二人正在對酌唱小曲尋樂。哈迷蚩看得清切。就高叫道。賣臘丸。叫過東去。又叫過西來。三姓賊婆正在船窗內看那些過往男女。一眼望去。却看中了。便向賊槍道。老官快看。那岸上賣藥的不是哈軍師嗎。賊槍聽了。慌忙伸出頭去。一看道。一點也不差。遂叫家丁。快把那賣藥的叫來。等老爺同他賣藥。下人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同着那賣藥的走進船來。賊槍明曉他的來意。便問道。你的藥可醫得人的心痛麼。哈迷蚩道。我這藥。治急心痛。遂摸出一臘丸來。道。且有妙方在內。但要早醫。遲則不救。槍賊接了過來。道。如此極妙的了。我會照方服藥的。便取過十兩頭一封銀。送了他。哈迷蚩會意。謝了一聲。便轉身去了。那槍賊兩口兒。賊頭狗腦。了一會。不等回去。便在船中打開臘丸一看。果是四太子來。促他設計。除了岳某。同分宋室江山的話。三姓婦道。你今怎樣回復他。賊槍悄悄的道。你慢心焦。大事已成。八九。前託王俊偽造密信一封。假言張憲致岳雲的。私議大事。暗藏背主起謀之意。包教他身喪名裂。有口難分。縱他有通天本領。也難逃出的羅網。三姓婦道。老

官不要說得這等爽快。只怕放火不成。反燒自己。楨賊道。你不要將老公太看輕了。你只想那兩個老昏君不是我的本領。如何能使他到金邦呢。難道我能逐君。就沒本事陷了岳某嗎。目今先下一道養兵息馬的旨諭。然後再令他回兵朱仙鎮。昨日王俊手下小卒鵬兒到來。事已成功。後日發一道旨去。着張憲來京。獎陸見。就先將他拘獲。再想別的法子去召岳家父子。豈不是好賊婆道。老官言之有理。當時無話。按下慢表。

住言惡賊誤朝綱。聽表元戎守要疆。收復三城功蓋世。中興在即慰君王。豈期中變來矯詔。旨諭滅寇緩商量。可憐勤王岳元帥。精忠氣鬱志難償。那堪公子回鄉井。帳前寂寞衆兒郎。幸有張子依公側。凡事從中善計商。有時聚集諸軍將。風雅常開軍政堂。此朝元帥公餘後。偶憑曲檻玩秋光。雖菊迎風初定蕊。庭蕉分綠映虛堂。秋景不堪愁裏看。觸公憂國憶上皇。迎鑾咫尺期何杳。浮雲蔽日杞憂長。奏章三達宸楓鑒。國政多磨費主張。繞室徬徨無聊甚。且將文字遣愁腸。堂堂浩氣冲牛斗。赤赤丹心較日光。填出滿江紅一闋。憲爺卻好進迴廊。從容

垂手將言粟。道大人坐久夜深涼。何如請入中堂坐。連朝風雨近重陽。元帥言兒來正好。代余入內寫詞章。言時相共來堂內。岳爺憑案坐胡床。張君玉手持斑管。落筆書成翰墨香。好句詞翻金玉調。錄成低語齒芬芳。

詞曰

怒髮冲冠憑闌處。蕭蕭雨歇。攪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調寄滿江紅

張君寫罷新詞句。將箋雙手奉公看。笑謂書法工麗甚。書生戎馬風雅存。近來詩興如何了。還當助興和余章。聞言公子微一笑。珠玉盈前敢獻將。慈命敢違當獻醜。大人指示爲兒商。岳爺笑謂休謙遜。愛汝才華雲錦妝。張子應聲提彩筆。按譜徵吟細付量。一闋填成方落紙。已傳捷報上公堂。岳爺只得抬身起。手扶玉帶下迴廊。軍政廳前升寶座。排班將士立成行。當堂呈上紅旗報。關樊戰敗四番王。

屯兵駐扎金牛嶺。大軍一到即擒狼。文龍也有呈公稟。軍情曲曲待公商。雖然樞府丹心慰。難展神謀閱轉長。又只好宛轉伸文重陳請。志堅雪恥報君王。一邊整頓人和馬。等候鈞綸設戰場。無奈那九重不降平金詔。忽傳矯旨到邊疆。催促全師回鎮地。屯兵養馬息征場。內外相和全大局。免教殺伐慘生傷。上天尙有憐生意。卿須體恤始稱良。速急回兵爲上策。鎮守朱仙是要疆。夙志難申情默默。孤忠力盡涕沾裳。違詔深愁臣禮缺。事成畫餅縱夷方。迎鑾指顧忽中變。獨木焉能支危堂。詔旨皇皇難違抗。令傳捲旆別殊方。合郡人民知此事。攀轅臥轍不勝情。諸僚文武皆垂涕。長亭設宴載酒臨。張立挽轡悲更甚。荷恩深處更難忘。元帥強自抑悲淚。叮嚀鄭重守邊疆。願君棠棣勤王事。迎鑾他日向能望。至此一言一梗塞。陽關三疊真銷魂。大兵渡過黃河口。劉琦張用倒屣迎。當時覲面相逢際。握手道故憂喜並。

劉琦一見岳爺。不覺悲喜交集。也不及候安。便說道。大元戎以十萬之軍。破金兵百萬之衆。恢復三城。功成指

顧。朝廷不發兵糧以相助。反召大元戎回兵朱仙鎮。豈不是數年之功。廢於一旦嗎。想是秦賊妬賢。驕主從中播弄。未必出自君心。大元戎須要仔細思量。不可輕意班師。誤墮奸人計中。岳爺嘆曰。我豈不知。然自古有言。君命召不俟駕而行。貪功忤旨。致虧臣道。如何使得。劉帥道。大元戎未免太守經了。古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今金人已挫。我軍銳氣正盛。鼓舞用命。恢復中原。在此一舉。依着愚見。不如一而奏陳。不能回師的苦衷。一面出兵直抵黃龍。迎回二聖。然後還朝。以中興之大功。贖違命之小愆。豈不懿歟。岳爺道。劉君有所不知。本帥因鎗挑小梁王。脫遁歸鄉。時值年荒歲亂。盜賊四起。有洞庭之聘。本帥雖屬未應。却因此結識了王佐。故捨身斷臂。亦所不辭。先母恐我一時失足。將本帥背上刺下精忠報國四字。以誌不忘。不肖以身許國。蓋廿年前之宿懷。違命罪大。吾不爲也。恢復之功。候還朝後徐圖之耳。劉琦聽了。爲之語塞。元帥正欲起身。早有牛皋歌氏弟兄。阮良楊虎五將一齊到了。同聲道。小將等繳令。好隨元帥回兵。岳爺道。牛皋可隨我前行。汝四人仍依劉元帥麾下。四人允。定要請命同行。岳爺嘆道。你等當

知良禽擇木而棲。遵我之言必不致悞爾等前程。四人請至再三。岳爺堅不肯允。當時帶了牛皋別了劉帥將所部軍旅分作五隊。到了朱仙鎮依舊紮下十三座營壘。張韓二帥會見了岳爺。具訴一番別後的思念。及朝廷處置不當的話。

毫端慢寫朱仙鎮。回文聽表國夫人。只因元帥勞王事。冷落神仙眷屬情。惟憑鴻雁傳書達。無方縮地憶征人。駒光容易三更歲。日月如梭悵別情。却逢公子回鄉井。承顏色笑略娛親。夫人細問邊關事。公子從容往事陳。說到權奸誤國通和虜。不覺難平忿忿心。又道大人自慟湯懷叔。時勞夢想損精神。故而扶叔靈輿轉。不使嚴親知此情。目下是朝廷有旨屯兵馬。三邊無事息刀兵。嚴命孩兒來慰母。更行催餉相州城。夫人聽罷眉頻縷。沉吟良久答兒云。君王既決和戎意。負却三邊將帥心。你父義重如山岳。斷交當日感離羣。不知費盡多方勸。難為兒親滌煩襟。何況鍾俞知己友。怎能消遣可忘情。況且你親是自慟祖慈仙去後。常帶三分病在身。今遭國事如荆棘。更無好懷百愛臻。吾兒不合離親側。

請糧該遣他人軍。雲爺答道親言是。兒恐違親故順行。幸有意兄能代職。善知親意可寬心。夫人會意公遙念。相思一樣海波深。分憂儂愧無良策。怎慰長空捧日心。默默無言情暗淡。遙遙天末憶征人。在堂人衆承顏笑。欲解夫人萬斛情。閑談不覺天將暮。少時堂上家筵陳。珠簾放下明燈上。滿堂紅燭放光明。珍饈羅列開佳釀。宴分三席請夫人。居中首席夫人坐。廣寒仙子坐倍親。奉觴更有雷公子。妓花玉樹慰歡情。左席長爺賢伉儷。右席英才霖震君。侍兒排立呈金盞。玳瑁壺斟玉露春。乳娘抱出靈公子。筵前見禮長兄身。今春公子交三歲。敏慧天生品不羣。喜讀唐詩三百首。對人親愛解論文。粉妝玉琢神仙質。赤子童心善悅親。因而最得夫人意。膝前色笑解愁心。十分喜悅雲公子。挽手盈盈笑語溫。命鬟移過金交椅。道言倍坐長兄身。聰明好個五公子。問兄怎不在邊廷。大人身伴無人奉。我們熱鬧一家春。長爺正欲回君答。卻好夫人問事因。甫孫何處耽玩去。怎不前行來見親。輩少夫人微笑答。想因午睡未能醒。須臾來了陳家婦。抱上

新添小玉麟。長爺次子申名字。錦衣繡襖小官人。夫人一見心歡喜。命孫相見父親身。陳家抱近行常禮。夫人親自抱孫孫。笑容說向雲公子。此孫天賜吾門庭。記得海棠秋正好。吾兒請餉到湯陰。歌脚未曾三兩日。喜占吉夢是麒麟。未曾寫信邊廷去。報慰椿庭育次孫。言時不覺微微嘆。容易韶光三載春。你親戎馬耽王事。爲國何常肯惜身。三邊不寄平安報。恐牽離緒戀家庭。前秋猶得吾兒至。方知冒險伏降兵。爲民爲國丹心碎。怎得乾坤一蕩平。在堂人衆聞斯語。個個心懷感不勝。大人帷幄安天下。一家仙子坐愁城。席間正在無情際。來了聰明岳甫身。綠袍寶帶金冠巧。行前見禮叫椿庭。拜罷起身垂手立。從容稟問便開聲。道大人今日方回轉。未知祖父幾時臨。長爺聞語低聲道。歸期猶未定何辰。聽言公子心煩惱。默然來近祖慈親。五爺見姪居親側。也到親前爭愛心。乳娘抱去小公子。恐惹鸞爺悲涕零。三人叔姪同爭愛。登時引笑國夫人。諸人不說邊關事。搜尋閑語共悞親。月上花梢方散席。諸人隨母進房門。夫人命坐諸兒輩。略談片

刻即安身。諸人告退方才去。掌燈童僕各來迎。此時要說雲爺事。一雙仙子轉東廳。瑞麟堂上珠簾捲。小婢階前接主人。長爺挽手天仙子。並坐談笑何溫存。侍兒左右將茶獻。互相低語訴離情。隨親南北勤王事。夢魂夜夜返家庭。感卿望遠情何遣。侍奉親闈子職承。幾度陌頭春色好。芳心未免怨征人。佳人低首無言慰。笑展星眸視岳君。被夫說着芳心意。同心一樣感離情。乳娘抱上新公子。佳人接過遞夫君。雲爺懷抱麒麟子。笑對佳人說事因。此兒敏慧非他比。兩月孩兒解笑云。卿爲巾幗奇男子。因而兒輩盡聰明。佳人答道承君贊。只願生兒能肖君。童年保抱英名振。奇才玉貌兩驚人。況且是椿萱蔭下非凡品。祖德淵源後必興。儂却無能難免俗。別無佳處當君稱。長爺笑答卿謙甚。過獎愚夫顏汗增。笑言同品蘭芽汁。玉漏頻催欲二更。乳娘抱去姪公子。一雙仙子入羅衾。芙蓉帳裏春宵短。鴛鴦枕上聚歡情。按下瑞麟堂內話。拈毫且表月中人。自從堂上牽衣別。寸心日夜憶嚴親。承親強慰萱堂意。暗抱烏思無限情。回閨默坐沉香榻。侍兒

排立奉千金。玉杯送上誓徽露。仙娥品茗暗凝神。日間兄長言戎政。藏頭露尾慰親心。議和定出權奸意。大人失意在邊廷。一從二聖蒙塵去。親心日夜少安寧。冲鋒冒險因何事。北代南征志滅金。此番遂了好臣意。枉費嚴親血戰征。更愁後事如何處。思量及此意如焚。玉人默默妝臺倚。侍兒催請展香衾。晚妝卸却金釵鈿。仙人髻插玉簪珍。翩翩風彩天仙子。應勝湘君洛浦神。當時應請歸羅帳。侍兒掩却月宮門。此宵夜景休多表。如梭日月又經旬。雲爺領了湯公子。出郊整頓叔坟塋。擇地佳城好風水。新阡華表建來興。長爺事事承親志。體貼週詳盡此心。三日開喪封墓畢。弟兄湯子共回程。原來湯將軍昔日在樊家莊射鹿招親。小住九日。那樊夫人就有了孕兆。次年生下一子。取名湯英。聰慧異常。不上十年。樊夫人即已辭世。留下幼子。甚為伶仃。岳元帥聞之。即命湯將軍親至樊家莊領櫬回來。即將湯英付國夫人親自撫育長成。與衆公子情好如同手足。元帥夫人也視為己子一般。凡有陣亡將士有子未婚者。為其娶婦。女未字者為其擇婿。幼子撫養成立。大衆一

例。固不獨湯家為然也。當時雲公子同着湯英回府。長爺恐父親軍中急於需餉。遂稟命了母親辭別合家人等。前至相州押了糧車起程。不表。且說岳元帥當時回到朱仙鎮上。日與張韓二帥討論軍政。且常加訓練隊伍。蓋欲以人力挽回天意。再圖恢復之計。不料這日忽然來了一道詔令。着張憲入都陞見。元帥明知就裏。此去必無好處。奈出自聖旨。義不可抗。只得遣張公子入都陞見。果然墮入賊槍奸計。將張憲下獄。百般刑辱。誣以與岳雲圖謀不軌。張憲素懷忠義。雖備受毒刑。也失口不肯誣服。此計既不能售。賊槍無可如何。只得另想別的法子來陷害岳元帥。把朝廷與岳元帥兩方往來公文沒收。弄得消息不通。然後好施展他狡謀。且言元帥轉征鞍。鐵甲三千遶爾還。獨木難支全社稷。憂時常結寸心丹。屯兵養馬朱仙鎮。難展神謀上將臺。循撫勸耕民共卒。淳風雅化賴全安。九重召去張公子。音書隔絕夢徒然。岳爺明識秦奸計。聖旨難違但悲嘆。議和難挽君心決。却使我秦齏尸位愧何堪。非敢偷安延歲月。只為着公私兩礙展籌難。因此上乞章屢上陳情表。無奈何天子難容放逐

安。嘆元帥是善病多應憂國重。孤忠力乏挽狂瀾。
朱仙鎮喜烽煙息。虎帳雄風四海瞻。是日裏元帥政
餘無個事。與世忠張信坐盤桓。岳爺忽地呼張保。
步將行前把主參。樞相願言雙帥主。從容啟口訴情
端。此人張保隨征久。李相當年與荊函。憐他辛苦
沙場地。喜他忠義事千般。君等皆知他勇奮。論功
也合好推恩。今蒙聖上隆情眷。賜余劄子在營臺。
欲填空白加伊職。豪梁缺出使暫權。諸君尊意爲然
否。總兵之識他可堪。張韓同口呼元帥。何出斯言
抱謙懷。這位將軍功不小。東除西蕩侍公鞍。總鎮
尙然可稱職。極應大大給高官。岳爺當下拈班管。
濡筆無言便酒翰。一道劄書填寫好。案前飭下付他
觀。含情說向張隨使。領憑急速向濠關。馬前張保
成呆面。元帥徐徐向彼談。

只要爾盡心報國。有何做不來之理。張保再欲進言。猶
恐元帥着惱。只得叩辭了元帥。揮淚出營。又到各營去
辭別了各位將軍。次日起身。岳元帥目望着張保下帳
去了。便叫一聲王橫何在。王橫應聲道。小人在此。元帥
有何吩咐。一面說就跪在元帥臺前。元帥道。我欲叫爾
去做個總兵。你心下如何。王橫連忙叩頭稟道。阿呀。小
人是個粗人。只曉得跟隨元帥過日子。不曉得做什麼
總兵總將的。若要小人去做官。情願就在帥爺跟前自
盡了罷。元帥道。你既然不願去。也就罷了。王橫謝過了
元帥。起來站在旁邊。韓張二帥向着岳爺道。大元戎部
下多是些忠義之人。無怪無敵不克了。正在閑談之間。
却好長爺運糧到了。進營交割了清冊。上前叩見父親。
並與張韓二帥施禮。彼此閑談。方知張憲入都的事情。
長爺好生納悶。

元帥道。你可回去領了家小。赴濠接家履新。張保道。小
人不願爲官。情願在此跟隨帥爺。元帥道。爾言差矣。人
生在世。須圖個出身。以了生平之志。爾不必多言。勿違
我意。快快去罷。張保見元帥主意決定。只得稟道。小人
去便去。若做不來總兵。是還要來伏侍老爺的。元帥道。

秋光已過幾經旬。細柳營高賊已平。有朝元帥公餘
後。查理親兵頁冊清。選其慣戰能先卒。分爲四隊
助韓營。又點強雄兵一萬。遣他在張帥麾下助戰。征
本營仍領軍長勝。八百可當百萬兵。其餘分半張
韓處。敷布調遣甚稱心。三軍承令皆無奈。二帥收

軍威盛情。忽地臨安矯詔至。旨傳公子入都城。欽差宣讀鈞綸語。無非褒獎虎威軍。幾番加職卿雲子。賢卿固執不承恩。功績難欺終合顯。朕躬聊表累卿心。朱仙重鎮卿躬任。特召雲臣入禁行。旨下兼程方慰朕。殿前供職廣加恩。此詔須知回不得。朕躬親命示卿聞。龍章宣畢岳爺起。撤開香案使臣臨。見禮分賓各就坐。欽差催促長爺行。此時元帥詢來意。甚覺使人疑慮生。憲郎一去投羅網。此行又欲吾兒身。分明折我軍前翼。賊檜從中肆狡謀。但是我矢志不移身許國。春蠶絲盡死甘心。只愁兒輩非余意。視死如歸無怨忱。還須開示綱常義。護將寸績負初心。想時留下朝廷使。暫請稍停一夕辰。欽差應允相辭出。另營下帳慢談論。岳爺傳上雲公子。當時近案見嚴親。樞相坐中抬鳳目。見兒腮頰剩啼痕。秀眉鎖上千條怨。美玉豐姿冷似冰。垂手無言情黯淡。無窮憂緒話難成。岳爺觀此何能遣。一陣酸心強自矜。良久呼兒言此事。來辰隨使速行程。護為兒女臨歧淚。移孝為忠慰我心。憲兄隔絕重相敘。臣心一體要雙清。倘或權奸行不測。切休

懷怨逆君行。須知道父令兒亡生有愧。君諱臣死敢偷生。事皆前定無從挽。扶正鋤奸我未能。為盡臣心功不濟。鞠躬盡瘁死方休。慮兒失足虧臣禮。壞我忠名貽我羞。至此一言兒銘記。傳家忠孝是良箴。言時解下腰懸劍。擲案龍泉嚮一聲。道言倘有違余志。並吞此劍報明君。語至此間瞋雙目。春山愁減凜然生。慌忙跪下雲公子。牽住公袍哭失聲。道大人但請寬慈念。子孝臣忠敢不遵。消盡雄懷甘受戮。此心報答我生身。岳爺此際情無限。感喜盈懷轉嘆云。既然兒可全余志。更無他慮可前行。公子應聲且拜倒。兩旁將士盡酸辛。鍾情主帥雲天義。因公強作不情形。可憐終始勞王事。贏得如斯累及身。次朝公子登歧路。從此是風困危囚豈待云。嘆壞三軍諸將士。感傷喬梓痛分襟。憑他天上楊枝露。難洗千秋怨鬱情。詞人至此心俱碎。拈毫愁寫不平鳴。事到難言須諒我。慢從下回續前文。

第五十八回

召回兵矯詔發金牌 詳惡夢禪師贈偈語

却說岳元帥自從張公子去後。心中快快如有失。這日
矯旨又召去了公子。元帥知檜賊奸謀已定。天意難回。
只憑一死以報君親。深愁公子等懷怨上之心。故示龍
泉為訓。長爺見殿命諄諄。怎敢有違當時牽衣別去。果
然到得臨安。竟不能入覲。一觀天顏。即被賊檜囚禁。天
子那裏知道。又禁止合朝文武談論此事。那裏搗鬼見
他威勢。煞靈天。莫敢誰何。高宗素性庸懦。自被惡賊檜
播弄。竟壞了念頭。將迎鑾之議。置之度外。深慮元帥功
成。二聖還朝。這個皇位他就沒有分了。存了這種私意。
凡事明知不問。有日吳檜私自入宮。奏稱岳某在外議
和。終久不成。現有王俊抱告小卒王雕兒具控岳某刻
扣軍糧。今可如此如此。可絕迎鑾之慮。高宗道。岳某刻
扣軍糧。決無其事。他愛兵如子。異域皆知賊檜一聽此
言。雙眉倒豎。賊眼圓睜。怒看天子道。若不拿此事為憑。
尋他的短處。以後更難設法的了。只好聽憑他去迎回

精忠傳彈詞卷下 第五十八回

二帝。我也不管了。高宗聽了此言。沉吟了半晌道。爾
已意決。只恐搖動人心。大衆不服。如之奈何。吳檜道。從
古有言。膽大方成事。難道主公身登九五。尚無這一點
膽氣麼。天子聽到此語。便將龍袖向應臆上一拂道。任
你惟所欲為去罷。賊檜反身走出。口中咕嚕道。不遂我
欲。倒遂爾心。也想坐這金殿到死麼。我偏要拆了爾的
保障。方顯得我的手段哩。當時回到衙中。思量修造假
詔去召岳元帥入都。

詞中單表英雄帥。將因臥病解朝衣。威可靖邊夷虜
服。仁能化俗佞難除。君王不准歸休本。鬱鬱襟懷
不自持。連宵神倦謝賓客。匝月無情鬪弈棋。是夕
帳中諸將散。公爺一枕夢清虛。恍疑駐節潭州省。
下榻槐廳夢醒時。帳外是月映清光霜皎潔。無聊正
觸故園思。巡簷細領蟾光色。小重山調寄新詞。信
口吟成甫握管。迎風嘯月影依稀。一闋詞章書雅興。
情文流露兩兼之。

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起來獨自遶堦
行人悄悄。簾外月籠明。白首為功名。舊山松竹老。阻
歸程。欲將心事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調寄小重

一百七十五

山

寫罷新詞夜景幽。露涼自覺不勝秋。依稀轉進瑤階砌。黑風一陣不可留。邊爾中庭如曠野。一天雲霧瑣深愁。長空隱蔽冰輪鏡。風吼聲哀撲地搜。元帥愕然神蕩越。棟樑材幹砥中流。一振神威凝雙目。頃刻間淒風苦雨一齊收。但只見一雙黑犬巡簷下。唧唧嘈嘈話不休。畜作人言今古異。公懷不悅想情由。忽然不見了中庭景。只見那水漲黃河白浪浮。滾滾驚濤人駭聽。鑽出個希奇怪物似龍頭。望着岳爺懷內撲。哄然聲響似奔丘。元帥吃驚非小可。一交跌倒在衾。汗濕衣袂危兆醒。靈臺驚悸未曾休。倚枕遙聞更漏永。一燈如豆系人愁。沉思夢景非吉兆。後事難憑切杞憂。事到無何惟咄咄。疑懷難解意悠悠。五更略略安神去。長鶴聲聲夢怎留。早起却逢諸將至。岳爺細述夢中由。少時來了張韓帥。候問元帥話綢繆。

三位元帥正在閑談。忽報聖旨下。當時接進天使開讀。却是命張韓二帥統兵各回本汛供職。等候糧草豐足。聽調伐北等語。二帥謝恩。送出天使。辭別了元帥。各自

回營。打疊起身。次日領各鎮節度并將官人等來至大營作別。原來岳元帥帳下諸將早有多半。遣置在張韓二帥麾下的。尚有遣之不退之余化龍何元慶牛皋等。共有二十餘員。驍騎一歌。無不黯黯銷魂。更有那些將官來到帳前叩辭舊帥。悲慟失聲。不可仰視。岳爺伴怒。方纔遣退了諸人。自己來與二帥送行。張韓二帥那裏捨得離了元帥。情出無奈。只好鄭重而別。元帥見諸同袍風流雲散。情不自持。不知不覺掉下淚來。光陰容易。又值秋盡冬初的時候。一日元帥閑坐帳中。展閱書史。遺悶。忽報聖旨下。元帥即時迎接開讀。却因和議已成。召取岳元帥班師入都。加官進爵。元帥謝恩。

當時送出臨安使。說向營前將士們。聖命入都難違抗。奸臣專政有他情。此去吉凶無憑訊。暗裏陰謀豈不聞。我而今是大軍不動單騎去。送入虎口唯此身。諸弟鎮關當諒我。迎鑾一事勿忘情。果能滅虜全余志。愚兄無憾死如生。兩旁諸將聞斯語。哭粟元戎且緩行。雖然聖旨難違抗。還須顧庇百萬民。蓋天功績從中廢。辜負元帥報國心。當從權處勿拗執。滅金再議班師還。元帥聞言頻歎息。孤忠焉能

勝羣奸。此去吉凶姑勿計。惟有盡臣一片心。言時又有鈞綸降。金字牌催帥起身。一三來三四。一連十道御牌臨。不上一時牌又到。急如星火促行程。公爺默默無言語。回進蓮花寶帳門。傳上施全高義士。印符親付更叮嚀。牛鼻輔助掌軍政。籌畫一切要經營。法度毋忘遵我教。按步就班莫亂行。首禁縱兵干外事。擾害民間是不仁。建儲一事逢奸怒。料難容我奏功成。回天力薄空遺恨。此生久覺死生輕。倘如臨安遭不測。弟們供職勿橫行。始終各盡報國念。霄漢同懷捧日心。更勿恃功懷別意。努力王事莫怨君。至此一言臨別贈。諸君善體故人情。與言及此言難出。慘淡英姿拭淚痕。悲煞帳前諸將士。默默無言送行程。岳爺親點隨征將。更兼馬後勇王橫。當時離了朱仙鎮。單騎而行領四軍。新舊隨征諸統制。滔滔擁送主軍人。齊齊悲慟形悽慘。個個難捐戀主恩。離却大營無二里。跪滿了朱仙鎮上衆黎民。哭聲一片搖山岳。衆口扳留憲駕停。元帥親此情耿耿。洒淚將言撫衆聞。爾等愛余休造次。當念我難違聖召此行程。還期日後重臨鏡。

掃盡妖氛慰吾民。願爾等各營生業循天理。何愁無日享清平。抗旨我虧臣禮道。衆民勿礙我行旌。衆多百姓承帥諭。攀留無計淚沾巾。但是怎割相公恩德大。山川迢遙見無能。如何方可留永念。圖寫英姿供長生。想得停當同聲稟。宛轉言詞懇乞殷。那樞相是只得允言聊慰衆。雕鞍侍坐對諸民。天助誠心諸父老。畫師傾刻覓將臨。馬前開出羊腸路。設案當街爲寫真。約來兩個時辰候。畫出凌煙第一人。山眉鳳目英姿肖。春風秋水態凌雲。只少却容光奪目神威燦。更難描秀色無雙耀眼明。已覺得乾坤玉貌無人並。猶恨他圖中人尙欠真身。一任他畫師從有傳神筆。難畫千秋蓋世英。遺像尙留終古恨。飯依瞻仰到而今。圖成喜殺諸民望。一流傳奉寫真。贏得家家供奉長生位。戶戶焚香展至誠。後話你提言此日。無人不戴相公恩。循撫有方言不盡。天高地厚荷恩深。忍看旌旗離鎮去。這回悲倒萬千人。宛若奔天與拆地。猶如落日痛西沉。可憐更有隨征將。互相悲慟慘難禁。哭得個愁雲四起天昏暗。斷續聲兼嗚咽聲。弄得個鍾情主帥情無限。惜

別依依淚滿襟。強抑悲懷猶勸慰。良言更撫衆黎民。將軍父老忘歸路。送一程來又一程。元帥不容重造次。盡皆揮退好前行。挽韁回首諸軍將。慘動英姿嘆失聲。從此一朝成永別。馬蹄人跡杳無蹤。父老諸將猶悵望。形影不見感胸椎。

且說元帥當時離了鎮地。頗多感慨。又見諸父老攀轅臥轍。圖像以留紀念。種種情狀。心中甚覺不快。只得強自鎮定。催轡進行。將到瓜州地界。早有驛官迎接入城。請至官廳坐定。獻茶已畢。上前稟道。今日揚子江中風狂浪甚大。加以天色將晚。不若請大人在驛館中安歇。一宵。等明日風靜了。小官準備船隻。送大人過江如何。元帥道。既然如此。且在此一宿。但不可過費供應。驛官躬身道。招待不周。還求大人見恕。說完退將下去。安排夜宴。又親至堂上來奉觴。元帥見他一片至誠。只得飲了一樽。因言途中勞困甚覺困倦。不能多飲。遂回至寢室寬袍就枕。王橫同着四位軍爺自在外廂歇宿。元帥臥在床中。不覺心神恍惚。入夢境。所經情景。髣髴與前夢相似。驚悸而醒。正值三更時分。元帥暗語稱奇。回憶昔年韓帥有言。此間金山寺內有個道悅禪師。頗聰慧。

知休咎。待我明辰前去訪訪他。詳解此夢。次日元帥早起換了衣服。吩咐王橫備辦香紙等物。驛官早將船隻準備了。元帥將一封銀子賞辦差人役。別了驛官。下船一徑開過江去。到了金山脚下。停泊。命家將將在船看守。帶着王橫信步入寺。來到大殿上。參拜神祇。轉至方丈門口。只聽得方丈中朗然吟道。

苦海茫茫未有涯。君侯何必戀塵埃。不如早覓回頭岸。免却風波一旦災。

開聲元帥暗驚懷。悟到真空大辨才。怎奈我盈懷國事無從托。怎能毅隱身瀟灑入山來。豈不知急流勇退高人志。深愧余難遂此懷。低首自言徐步進。內中走出小沙彌。稟稱特奉師尊命。恭請公爺入小齋。樞相允言隨彼入。禪師迎駕下蓮臺。互相進見行常禮。邀坐禪床話前緣。元帥當時訴往事。侍師會宿瀝泉厓。徒留殘身無建豎。每懷絳帳愈心灰。只因着南征北伐無暇晷。山河殘破事堪哀。憶當年麒麟村結諸兄弟。萱花無恙樂承歡。程門立雪添詩料。半習文藝半射彈。那元帥是思親更觸師生義。難免英雄淚汎瀾。道悅笑呼名帥主。想公底事戀塵寰。

怎龍得身如善提心似鏡。如此方稱立清班。元帥

聆言求指示。下官偶夢費疑猜。禪師一笑對公道。

元帥但請實言來。樞相述知雙夢兆。兩番如一警余

懷。悅師低首開言道。公不聞功高震主易啓猜。雙

犬對言成獄字。此行入覲恐遭災。元帥笑言何若此

自信無過禍何來。禪師又復呼元帥。豈不聞烏盡

弓藏烹狗哀。公是哲人千古傑。高懷未許俗人猜。

塵寰落落誰知己。人海茫茫莫與偕。到不若潛身林

野求仙術。定許裴仙第一班。莫問榮枯人世事。看

空色相了無難。其言雖是公難任。矢志扶王願豈捐

咳只爲着兩字君親拋不得。我久輕功績畫凌煙。

無言默默心相印。拱手慇懃却丈言。

蒙上人指引覺路。實爲感幸。但下官以身許國。志圖恢

復。生死久已置之度外。或蒙天佑。他日功成身退。願依

禪師洗淨塵寰之俗累。證仙果之清緣。刻下王命在身

不得久留。就此告別了。道悅道。待山僧相送一程。那禪

師口中唸道。

風波亭上浪滔滔。千萬留心把舵牢。

謹避同舟生惡意。將人推落在波濤。

元帥低頭不語。一徑走出山門。道悅師道。相公心堅如

鐵。山僧無緣救度。還有幾句偈言奉贈。公須牢記。勿亂

了主意。元帥道。請教下官必當謹記。禪師道。

歲底不足。隄防天哭。奉下兩點。

將人茶毒。老相簾柳。纏人奈何。

切些把舵。舵意風波。

公爺舉袖答其云。岳某愚蒙解未能。還乞上人明指

示。頓開茅塞醒迷津。師言此乃天之數。怎好公前

細述明。想元帥是月樣靈臺明勝鏡。決無不解此中

情。他時有屈疎虞處。莫悔精忠累此身。只可惜徑

草更無前度色。山花何復迓臺旌。鍾情主帥聞斯語。

心戀名山寇未平。低應一聲稱謹記。指迷不悟徑

無能。須臾離了金山寺。四將舟迎主駕臨。元帥令

傳遲放棹。倚窗酒翰一揮成。七字一篇聊代束。緘

封命送致高僧。要知樞相詩中意。勇退無由悟道心。

詩曰

滄浦蘆山幾度秋。長江萬折向東流。

男兒立志扶王室。聖主專師滅虜酋。

功業要刊燕石上。歸休終伴赤松遊。

丁寧寄語東林老。蓮社從今着力修。
朵雲降後令開舟。解纜揚帆出日頭。莫道大江風景好。
還憑一柱砥中流。驚濤滾滾橫波闊。急浪滔滔怎繫舟。
何物浮雲能蔽日。十年功績一時休。精忠反被遭刑辱。
樑棟材傾宋室休。終古傷心惟此恨。敢將直筆寫冤由。
詞文至此難舒展。再在下回續從頭。

第五十九回

張總兵死義英明主 國夫人夢拆鳳凰儂

卻說岳元帥當時吩咐開舟。衆將水手忙忙的解了纜子。鳴鑼蕩槳。那元帥站立在船頭觀看江景。只覺得水天一色。清風拂袖。忽然間刮起一陣大風。白浪滔天。煙霧騰空。江中擁出一個怪物。似龍無角。似魚無鱗。口大如盆。在水面上張着。噴出一口毒霧。正對着元帥的大船上來。元帥見他來勢凶惡。便叫一聲王橫取鎗過來。王橫等看此光景。正在害怕。忙忙的將銀鎗奉上。元帥接過了那歷泉鎗。向着那怪物。誰知這怪不慌不忙。弄出一陣怪風。就把神鎗啣在口內。元帥覺得沒氣力。神不自持。將手鬆了一鬆。那怪物便鑽入水底去了。霎時間風平浪靜。元帥不覺長嘆一聲道。可惜可惜。不一時渡過了長江。到得京口上岸。當時元帥跨上了馬。吩咐悄悄過境。休得驚動了韓元帥。又要耽擱。遂將馬加上一鞭。趕過了鎮江界口。

少時行過潤州城。望着丹陽取進程。走馬揚鞭無片

刻。迎頭來了御林軍。錦衣侍衛馮忠誠。校衛跟隨二十名。假詔偏教雄抖抖。狐羣狗黨勢猙獰。當時觀面都元帥。馮忠伴問衆隨軍。是否岳都元帥駕。王橫正是口中應。馮忠馬上呼元帥。道小官奉旨示臺旌。岳爺聞說君王旨。下騎從容接上綸。可惡馮忠狼虎黨。搖頭擺尾讀來清。岳某負君當重任。按兵不動出何因。軍糧尅扣軍心變。國事軍情不在心。縱兵搶奪人民產。庇護不弊肆欺君。故着錦衣馮殿尉。扭解來京問罪名。黑地冤天行此詔。辜負了丹心輔國大功臣。好比是玉鏡蒙塵難拭拂。最可恨浮雲蔽日欠光明。使元帥義憤難伸囚彩鳳。含冤爭得達天廷。這封矯詔方讀畢。氣壞了虎威軍下勇王橫。傾刻間怒目圓睜眉直豎。忠肝義膽火全焚。舞動熱銅軍器物。一聲高喝勝雷鳴。俺家馬後王橫將。跟隨元帥慣長征。南征北伐無休息。東蕩西除吃盡辛。半壁偏安非易定。三城恢復報朝廷。屯兵養馬君王旨。尅扣軍糧更妄論。民賴全安諸賊懼。撫循仁化洗兵清。蓋天功績何爲過。罪出無名豈服人。料來不是君王昔。秦賊奸謀使汝臨。橫行若此踏

無日。信口污蔑我軍門。你待行兇來倚勢。拚一拚俺家此棍可能行。岳爺喝道你囉囉。既稱聖旨敢違君。陷我不忠名豈任。推憑一死表臣心。抽出湛盧常佩劍。寒光皎潔泰山傾。幸而四將趨前快。扶持抱定不貧身。奪取霜鋒齊跪下。同呼元帥放悲聲。岳爺此際言難出。惱亂靈臺不自禁。當下王橫重哭道。帥爺主見若何論。莫非任彼拿將去。此事從何說起情。賊黨馮忠觀此景。舉刀意欲殺王橫。鐵漢王橫輕一死。起身提棒欲相迎。樞相喝言休動手。王橫敢礙主軍云。正待迎前重俯地。早被這一羣禽獸亂刀迎。可憐好個忠誠士。仗義捐軀骨化塵。馬後隨征經百戰。恩酬英主死生輕。縱教信史留名美。只苦當場慘不勝。

那四個家將見王橫被亂刀砍死。忙忙的牽着元帥騎的馬。捧了寶劍。拾取了王橫的銅棍。乘圍裏一齊走出界外。元帥看着王橫尸骸。不禁揮淚對馮忠道。王橫隨征有年。曾與朝廷出力不少。今日觸犯了欽差。死於此地。望欽差施一口棺木盛殮。免得暴露尸骸。馮忠應允。就傳地方官備辦。將王橫的尸首就地安葬。他見元帥

不動聲威。料無他變。遂將王俊抱告之事細述了一遍。而今要元帥前去對證虛實。便可昭雪。那元帥聽到這一番言語。不由的憤極而笑。向着馮忠道。皇天后土。可鑒我心。遂升輿同了馮忠一路來至臨安城下。賊棺早又下了一道假詔。將元帥暗暗送入大理寺獄中。一面馮忠又將秦賊的文書暗暗傳遞各汛地方官。撤去各處防守的兵馬。並禁止往來船隻。細細盤詰。不許走漏風聲。一面賊棺下了一道假旨。命刑官勘問。當時驚動了滿朝文武。

其時嚇煞眾朝臣。個個驚慌莫理論。天子連朝稱有疾。朝參免禮眾公卿。分明秦賊欺君上。有心謀陷帝長城。橫行賊勢何其盛。弄得高宗像死人。萬姓武文同不服。商量保本御前呈。惱了何鑄明理宰。憤極無辜害大臣。大怒寺承李若樸。更有那何彥猷大理正公卿。抱本上卿薛仁輔。保章連夜入朝廷。可殺秦奸能蔽日。一齊納下不呈君。來辰一道鈞綸出。貶退持公四正人。聞信褒王忙入覲。殿前保本自親呈。王君養疾深宮裏。縱任權奸主國情。逐去褒王人盡駭。朝臣秉正滅三分。又只得滿紙人名留

一半。具成連保救功臣。秦奸大怒諸朝貴。不許高宗管外情。收服黃門成一黨。保章竟在相衙存。賊秦放出迷天膽。欲思放逐衆公卿。回一想搖動人心難放肆。做一做縮頸烏龜畏懼形。擲下本章行假詔。不容犯上再伸呈。口口聲聲稱上意。要使那衆官錯口莫敢言。人人皆憤公受屈。營救無方歎沉冤。掛冠逃去周三畏。封印何歸作隱君。只爲那元帥秉忠人盡曉。因此上無人忍勘此冤情。憐了那賣國秦奸加毒手。差出那狐羣狗黨人。万倭高與羅汝楫。狠心狗肺恃權門。居然升受刑司職。千方百計陷功臣。搜求要取公招狀。嚴刑加辱棟梁身。嘆元帥是蓋世奇功扶宋室。無辜冤獄豈能成。嘆元帥是日月襟懷天可鑒。臣心如海水還清。只留得鞠躬盡瘁遭奸陷。千磨百折總名馨。眞所謂爲國爲民甘自苦。全忠全義至傷身。曩堪悲龍遊水底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傾。鳳入樊籠難振翅。冤沉海底恨難伸。萬古傷心遭枉屈。千秋愁寫不平鳴。受屈言詞難細述。但觀信史便知聞。聽說馬前張步將。梁梁總鎮數經旬。民心悅服官聲美。名將臺前無弱兵。此朝無

事衙中坐。說與妻房洪氏聽。我別帥爺無幾月。宛然如隔數年春。連朝恍惚神思往。更覺得心驚肉跳夢難成。難忘恩主提攜德。終始相隨方稱心。做甚官來貪甚利。拘拘束束轉難禁。不如掛印歸休好。重隨帳下樂平生。送你前歸元帥府。湯陰奉侍國夫人。我心意決思恩主。你可相依順此行。洪氏聞言稱有理。良言款款答夫君。洪氏聽了。滿心悅服。便答道。老爺所見不差。自古有言。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爲了功名。到拘絆了身子。反不如到帥府中去依侍舊主。到得個心閒自在。張保大喜。便叫忙收拾行李。到了那日。將這顯總兵印信掛在樑上。遂帶了兒子張英。攜着妻房洪氏。悄悄的一路起程。望着湯陰而來。不一日到了帥府。進謁國夫人。訴說不願爲官。情願仍在府中服役的話。述了一遍。夫人道。足見汝之戀主心誠。只是一月前傳聞老爺欲召入都。這一向音信杳然。每一念及。真令憂思已極。一面說着。一面掉下淚來。張保道。夫人且免悲思。小的本欲往朱仙鎮去探望帥爺。既有這等異事。待小人明日起身前往臨安。省問帥爺。再來報知夫人便了。國夫人道。如

此甚好。次日張保上堂叩別了夫人。來對洪氏道：「你在此好生服侍夫人。洪氏應聲曉得，便與丈夫理料了行李。送出帥府，望着大路而去。」

行來已到大江濱。一望無涯天水平。呆了濠梁張總鎮。隻渡全無怎進程。颯颯霜風天欲雨。又無旅店暫留停。其時暗暗稱奇怪。要口江邊無渡橫。俺家元帥勤王事。運籌防策萬千辛。各路屯兵防要地。每逢水口派官軍。故使金人難入界。森嚴法度四方聞。今日辭虞何若此。行來到處折防營。內中必有蹊蹺事。待我悄悄訪個明。想時仰首四處看。只見

那灘頭行過一漁人。左手提壺沽美酒。右挽漁籃并菜存。蘆葦叢中匆匆入。張保趨前急急跟。看他登上漁舟子。傍着沙灘淺水濱。忙了馬前張義士。口中忙把老哥稱。要煩你渡我過江當作報。舟金多送慰勞情。那漁人是向他搖手言難渡。禁江阻住往來人。秦相告條沿路帖。封了通津水路程。若要過江傳暗字。除非金國使人臨。更有一樁奇怪事。不容渡過岳家軍。你今休得來胡鬧。我卻難將此例輕。聽言張保成呆面。事到蹊蹺有別因。料想秦奸無好

意。有心陷害宋乾坤。俺家元帥忠於國。難免奸臣毒計侵。想到其間更驚駭。不禁揮淚向漁人。道我有急情難過渡。只堪一死賦招魂。

那張保口中哭着。正欲躍身投江。漁翁慌忙上前把他拖住。叫一聲軍爺。你為何這等性急。果有要緊事件。也要等待夜深人靜的時分。方可渡過去呢。張保見他轉了話頭。暗想道：「也罷。且待我到了臨安。探看我元帥是生是死。那時再作計較便了。想得妥當。便答道：『漁翁果肯渡我過去。恩德不淺。必當重報。』漁翁道：『我豈哄你。你且下船來耽擱一會。等待半夜裏渡你過去。但是你不要大驚小怪。弄出事來。就連累我不小了。』張保道：『依得依得。決不連累於你。』張保一面說着。便一面鑽進船裏面來。把包袱放下。漁人道：『軍爺你一路來。大約不會吃得夜飯。我方纔在村子裏除得一壺酒來。還有些牛肉在此。你可吃些。略睡一睡。等到三更盡頭。悄悄送你過江。』張保道：『怎好相擾。少停一總奉謝。』當時張保領了他的酒肉。覺得有些醉意。一面與那漁人閒話。便歪着身子靠在包裹上去打盹。那漁人見他睡去了。便獨自一個吃了一會。走到船頭上來看。已是二更天氣。遂將纜

子解了。輕輕的將船搖出江心。復身鑽入船中。便將纜繩將張保的兩手兩足捆住。叫聲牛子醒來。

豪梁鎮總睡沉沉。聽彼高呼夢乍驚。兩手欲舉繩縛定。起身舒脚更難行。道聲苦我亡於此。恩主今生見不成。其奈途窮遭此厄。英雄末路被人輕。漁翁閒語忙相問。你尋恩主是何人。當時張保將言答。我主是樞相三邊岳帥身。那人頃刻成呆面。口中呵呀叫連聲。悔煞一時真猛浪。不該造次亂胡行。一面自言忙解索。下禮深深叫總兵。道小可無睛來冒犯。將軍海量莫存心。若言別的官員等。目中從未識何人。尊主英名驚異域。兒童也曉岳家軍。江山屏障皇家柱。濟世才高庇百城。功成中廢遭奸陷。贏得人人抱不平。張保吃驚忙動問。尊兄貴姓號何稱。定知期內諸般事。快將實語示知聞。那人便乃將言答。歐陽從善姓名和名。只因天子昏無道。不做爭名奪利人。隱跡江湖稱好漢。世情看破付浮雲。今觀元帥遭奸害。愈令人心冷似冰。功績蓋世難保命。勤王力盡反遭刑。此江自渡岳爺過。奉旨彌封渡口津。可恨部賣國秦奸行鬼計。竟將元帥施毒刑。

差將御尉傳矯詔。扭解元戎入禁門。父子三人皆控辱。誣他背主叛臣名。光明磊落落岳爺志。豈被權奸污政聲。嚴刑忍辱名難敗。屈地冤天神鬼驚。你欲前行求見主。好從大理獄中尋。呆了馬前張義士。一段言詞盡聽明。一言不發渾身汗。頓脚捶胸大放聲。我那元帥是汗馬長勞忘寢食。南征北伐萬千辛。當先血戰勤王事。獨力支持大宋情。歷盡塵勞緣底事。不為昏君為甚人。今朝反坐無名罪。這般恩獎謝功臣。可恨秦奸挾帝勢。欺凌吾主太橫行。萬金軀忍遭荼毒。始信精忠是禍根。豈料而今情若此。鳳旗丹詔莫承恩。那張保是追令痛昔聲聲怨。弄得個宿鳥驚蜚慘聲聲。歐陽從善頻揮淚。也為功臣恨不平。勸道軍爺須謹慎。莫教走入是非門。我今送你臨安去。商量救出主軍人。張保點頭言領教。長江渡過岸同登。好個歐陽豪傑士。慨然相伴到京城。正欲前行尋主帥。濠梁鎮鎮暗沉沉。

張保正行之際。忽地裏想道。不妥不妥。這個朋友要同我進去探看。欲作劫獄之舉。搶奪我家元帥出來。然思我主素秉忠懷。非他人可比。包教此事不成。反觸一場

大怒。到算我的不是了。想到其間。便叫一聲歐陽兄。我有一句不知進退的話。望兄恕罪。從善道。軍爺但請說來。小可必當從命。張保道。我相隨元帥有年。難道不知元帥的性情麼。只恐你我二人此去。邀功不得。反坐罪條。從善道。此言怎講。張保道。你那裏知道。我家元帥矢志忠君。未必肯徇我們之意。私自離獄。從善道。軍爺此言差了。你家元帥爲了國家南征北伐。功績蓋世。今日落得背叛名兒。又受了不少的刑辱。難道到這個地步。還不追悔嗎。只要我們渾得進去。那怕你元帥出不得這監門。張保聽了。只是搖頭泣說道。兄且慢走。待我先行探看元帥的口音。可以行得。必當飛報老兄。同去救護。否則我也不想重見天日的了。說着又哭個不住。那歐陽從善見他這般光景。好不感傷。只得道。軍爺既然如此。小可也不敢造次。軍爺好生前往。張保將頭點了一點。當時就在城邊分手。一直望着大路而行。不一會早到大理寺前。因路程地名早已向從善問明。故一路來沒有錯走。

慢言張保禁中臨。聽表公爺被屈情。龍囚鳳困遭奸陷。三字奇冤天地昏。自入臨安難面聖。竟被權奸困禁門。想元帥是萬夫莫敵真豪傑。豈堪身被虎狼擒。只爲着萬古精忠光日月。功高不激伏鈞輪。翰躬盡瘁勞王事。千古純臣第一稱。雖遭狗黨狐羣手。難掩忠君輔國名。刑辱不堪荼毒甚。所謂是真金百鍊愈光明。感壞獄中人役等。同憤功臣受屈情。倪完獄吏猶欽佩。侍奉岳爺秉至誠。深慮忠賢遭殺戮。多方施計護持深。王能李直雙豪士。乃是臨安大姓門。萬姓俱沾恩庇德。乾坤保障活蒼生。今逢惡賊傾梁棟。四野愁雲作怨聲。萬口呼冤難達聖。啼鴻載道亂人心。淳風善被英雄帥。故使人人契慕深。負此奇冤人盡駭。難回天意衆香紳。幸有那李直王能雙義士。百般供應奉功臣。出入禁中無阻礙。故使那張保安然渾進門。終久是一路而來非易事。方能進謁主軍人。獄官正在倍公坐。澹然相對解煩衿。來了馬前張步將。兩人獄卒引將臨。張保一觀恩主在。搶行幾步跪埃塵。張保一見便倒身跪下。叫一聲帥爺爲何如此。元帥道。你不在濠梁做官。到此作甚。張保道。小人本願爲官。棄職回轉湯陰。聞得帥爺入都之信。故此趕來。不想二位

公子也在此中。元帥道：你既不願爲官，就該攜眷歸鄉。又到這里來何幹？張保道：一則探望帥爺消息，二來送呈一餐酒飯。三來請老爺出去。元帥嘆道：張保，你隨我多年，還不知我的情性。若要我出去，須得了朝廷聖旨。你不必多言。既來看我，不要辜負了你的好意。把酒飯來領了你的情。快些出去。不要害了這位倪老爺罷。張保就將酒飯送上。元帥只飲了一杯酒，又叫張保快些出去。他便走下來對雲憲兩公子道：你二位難道也不想出去的了麼？二位小爺道：爲臣盡忠，爲子盡孝。老爺既不肯出去，我二人如何敢出去。張保道：是。小人失言了。小人也奉敬二位公子一杯。雲憲兩公子道：這到當得。遂各飲了一杯。倪完借獄卒等俱各洒淚道：難得難得。元帥又催道：張保出去罷。張保道：小人還有一句話稟上帥爺。說着便上前跪在元帥膝下道：張保向蒙老爺擡舉，不能始終侍帥爺。小人愚何忍見帥爺公子受屈。不如先向陰間去等候老爺罷。遂立起身來，望着那圍牆石脚上將頭一撞。一聲響，頭顱已碎，腦漿迸出而死。

將。千秋史筆待標名。所謂是三分氣在千般用。一且無常萬念輕。萬尋那。一雙公子悲無限。俱各傷懷慟失聲。獄卒人人揮痛淚。倪完掩泣幾會停。岳爺目覩何能道。口呼張保兩三聲。雖然汝却全忠義。恨我無辜累盡人。至此一言而大慟。倪完扯住勸頻頻。傷心輔國忠君主。帳下難全撫庶恩。當時在獄人等無不爲之下淚。元帥向倪完道：望君將他的尸首周全出去方好。倪完道：這個不消帥爺分示。即刻差人去報知王能李直將尸首擡到後邊。直待黃昏時候。王李二人將棺木擡來，把尸首從牆頭上吊出收殮。可憐這張鎮兵跟隨了岳元帥立下不少的功勞。豈料如斯結果。真是令人感嘆。這賣國的賊秦檜決意圖陷害元帥全家。以期一網打盡。當時暗囑張俊仿憲爺的筆跡，造了一封假信。言元帥早已入都，現值病中。故令張憲代書。府中全眷務望速來都。并說雲兒仍在朱仙鎮上代理軍政。就差小卒王鵬兒前去送書。再三囑咐了一番。千萬不可洩漏。事成回來，重重有賞。鵬兒道：小的會的。接過書信，不分晝夜，竟往湯陰而去。住言惡賊暗謀成。要表湯陰帥府門。元帥勤王扶社

可憐義士死生輕。壯氣堂堂破五雲。百戰馬前稱勇

稷。夫人愁勝海波深。淡掃香螺思鳳侶。繡襦蹙淚憶兒雲。圖書滿架無心賞。詞拈紅豆強爲情。寂寞天涯懷別恨。此宵清夢至園林。月映晶簾人寂寂。風來蓮沼氣馨馨。夫人玉腕憑硃檻。口角含香對月吟。天階夜色涼如水。庭花有影月無聲。幾陣御爐香撲鼻。回眸卻見意中人。錦袍玉帶花間立。隔闌招手喚賢卿。夫人此際心花放。元帥何時返故庭。蓮步輕移離玉砌。行行來近岳軍門。夫人尙未言心曲。元帥將言先述聞。道薄暮天寒倚修竹。憐卿翠袖晚涼生。故而邀請賢卿駕。同臨水榭看文禽。夫夫一笑同聯步。轉過花間孔雀屏。湖山石畔行將去。菱荷香沼愛蓮廳。夫人元帥齊肩立。綠波照影喜雙清。早過了紅蓮綽約清香吐。翠蓋凋殘值孟冬。只留得交頸文禽眠葉底。清波蕩漾月朦朧。互相對景成清賞。忽驚鶴淚響空中。當時驚散了雙棲鳥。一聲相喚各西東。少停展翅高飛起。又見那元帥輕輕握掌中。夫人驚喜迎前看。見公駕鶴五雲中。呆了夫人巾幗士。搶步迎前欲相從。但只見那鶴背仙人容慘淡。拱手含情將語通。道遺事託卿卿諒我。

撫循將士勿喧嘩。仗卿獨力全大局。善保尊軀慰泰山。言時手指梅花下。道賢卿願盼是誰來。夫人回首瞻親舍。重觀英姿已渺漫。此回永絕神仙侶。怪他容易隔仙凡。只覺得涼風颯颯羅衣冷。回看處月明猶照舊林園。失聲一慟昏然倒。香夢驚回鴛枕寒。尋思夢境非佳兆。分明元帥列仙班。夫人是傷心抱得情無限。贏得同錦衾紅淚幾曾乾。無言醒臥梅花帳。銀燈黯淡漏聲殘。須臾更盡天將曉。瞳瞳旭日上闌干。值班侍女牀前候。玉樹靈芝繞膝看。夫人是擁衾強慰姣兒女。懶下牙牀理翠環。對鏡圓鑾心戚戚。罷梳雲髻淚汎瀾。細將夢述諸人曉。各懷愁強解寬。忽地臨安傳尺素。雷爺細細究情端。問明來歷將書接。後堂親奉母慈看。夫人正憶三邊信。一紙音書至鄉關。玉手啓封凝秀目。芳心繚亂憶長安。全眷入都非易事。往向翠母商多端。夫人深愛姣兒媳。恐他離緒又牽纏。又難拋家園祭祀荒宗業。特付輩姣守故山。慰了安人憐女意。待雲軍政賦歸來。隨行只帶仙姿女。震霆一對小英才。霖雷公子年華富。伴嫂承先管故園。此去程遙非百

里。年餘方可轉回還。當時安置多停妥。不日登程
路渺漫。此後鄉關天際遠。鷺飄風泊怎團圓。管城
空抱千秋恨。缺願難填意惘然。下卷詞文猶繾綣。
凌宵鶴駕恨難攀。

第六十回

東窗下雙奸盜設計 風波亭三父子歸神

却說高宗雖然聽信了賊檜譏言。不欲二帝歸國。然非出本意。正在疑惑之際。今見賊檜決意要害元帥的身家性命。心中也覺有些不忍。每念元帥豐功偉績。實不可沒。每當賊檜奏對。攻訐岳元帥。輒露遲疑之色。欲言不言。賊檜恐怕是天子變轉面來。事如不成。反遭其害。遂極意的逢迎上意。多方誘惑。這位無道君王。生性本來庸懦。心中又被那班奸佞設計。惹弄。便把孝義兩字忘了。有日賊檜鑽入宮來。約了高宗喬裝客商模樣。私出午門。跑到大市中間。看那些過往人等。遠見那邊設着一個拆字攤子。他二人便一頭攬將進去。細看那個招牌上寫着成都謝潤夫觸機測字。揀張着一個帳篷。帳篷底下擺了一張桌子。正在那裏替人拆字。高宗站在桌邊看了一會。覺得有些道理。遂上前坐下道。先生也與我拆個字。謝石道。請書一字。高宗隨手就寫了一個春字。與謝石道。好個春字。常言道。春為歲首。足下決

非常人。況萬物皆春。包藏四時八節。請問足下所問何事。高宗道。終身。謝石道。好好。大富大貴。乃人上之人。官上之官。但有一件。秦頭太重。歷日無光。若有姓秦的下人。切不可用。否則恐害在他手中。牢記牢記。高中不便答言。伸手在身邊摸出一塊銀子。謝了謝石。

高宗天子暗傍徨。暗暗心中自付量。明曉奸臣傾社稷。奈他媚語動心腸。為君不孝存私念。愁的是上皇少帝轉還鄉。龍心至此模糊了。又把豺狼當寶藏。舉目回看無恥賊。愛卿低喚道衷腸。可令其人拆一字。他時晚景可流芳。鷹隼鼠賊將頭點。也抽一字待評量。謝石先生推袖裏。說聲得罪把言揚。若將此字終身論。只怕要天誅地滅少收場。最忌其人行不測。還要遺臭千年萬載揚。算命直言無隱避。先生拆字更難藏。言完拱手連連道。氣言得罪莫存腸。賊秦面變豬肝色。怒說君王多事忙。暗罵無知謝老賊。竟將宰相妄言謗。少時送你登羅殿。試試鹽梅手段強。當時扯着高宗帝。一行鑽出市心旁。天子回宮無個事。奸秦回府把惡行。差出二人拿卜士。須臾回復上高堂。道是長街短巷搜求遍。不知

那拆字先生在那方。有影無形難捉獲。蹊蹺怪事怎
籌量。聽言大怒應腮賊。暴跳如雷不可當。痛罵奉
差人兩個。奴才粗猛亂行藏。必然私受財和帛。放
脫無知謝石商。直起咽喉傳剖首。無端兩命一時喪。
賊秦咆哮何管息。口口聲聲特逞強。說道有人傳
口信。故而謝石避他鄉。追跟要究諸耆老。大眾人
民怕受殃。搜刮銀錢圖買命。地皮翻起奉豺狼。都
把銀錢呈應去。家家戶戶呷清湯。其時秦賊心生計。
威勢加增找女娘。逼取家家閨內女。思量置妾作
偏房。龜孫色膽難收縮。忘了妖嬈手段強。大鬧一
場皆趕出。官媒發去受淒涼。可憐多少良家女。一
與張俊金屋藏。孽海茫茫波不盡。狐羣狗黨立成行。
運移宋祚扶難起。如此江山誰主張。苦煞臨安諸
父老。塗炭生民無計商。須知道螻蟻貪生人惜命。
又只好憂憂悶悶度時光。

人心離亂。怨聲遍野。那賣國賊猶以為得計。從此賊膽
包天。毫無忌憚。只是催促羅禹樞。萬俟卨兩個喪心的
走狗。終日裏用極刑加辱元帥。定要搆成謀逆之案。須
知道那岳元帥是個忠肝義膽。不屈不撓的人。濫斥毒
刑。他就肯認服嗎。故此拘繫兩月。總難成案。看看已是
年近歲逼的時候。這日那三姓妖嬈陪着賊老公在東
窗下向火酌酒。忽有後堂院子傳進一封書來。賊槍慌
忙拆開一看。原來就是那不怕死的布衣劉允升。前曾
上書為岳元帥雪冤。被秦賊當殿一頓披駁。逐出午門。
他就寫了上百張的訴冤單。挨門逐戶黏貼。約會日子
聯名叩關。替岳帥洗刷。却被檜賊的一個心腹走狗姓
徐名寧抄寫下寄來。這壞蛋不看則可。這一看直嚇得
一個筋斗由椅子上倒跌下來。那賊婆看了不覺拍手
大笑道。虧你無恥的東西。這麼膽小。幹得大事嗎。快快
起來。我教你一個法子。怎樣個安排。絕了這個該死的
口碑。賊槍在地下扒了半晌。纔扒起來。口中叫道。啊。
好一個不怕死的布衣。如此利害。本該早將他斬首示
衆。却被那個昏君阻住。說愛惜他是個才子。故免予深
究。豈料這個東西。竟有膽大包天。又有這種舉動。倘或

昏君聽信了他。只怕我這頂長翅紗帽就保不住了。只好把岳某早點釋出罷。那三姓淫婦聽到這句話。便勃然大怒。高喝一聲住口。即將火筋在爐炭灰上劃了七個字道。縛虎容易縱虎難。賊槍看了。連連點首言善。即將灰上的字跡掩了去。正談說之間。內堂院子遞進一盆黃柑來。稟說道。是万侯老爺呈奉太師解酒的。賊槍道。好極了。此菓最能散火毒的。賊婆道。更有極大的用處。賊槍道。有何用處。淫婦道。可令丫頭將這柑子挖空。老公急速寫下一道催符。藏在其中。轉送万侯老爺。教他今夜將岳某父子三人。就在風波亭上結果了性命。豈不是就了却一樁大事。還怕這些小百姓替他呼什麼冤。槍賊大喜道。原來如此。妙極妙極。當時寫好。將紙條裝入封固。叫徐寧暗暗投遞。不可泄漏。

嫺言語。悶悶難消曠達襟。多方百計將言慰。昭雪有日降鈞綸。凡人豈曉其中意。其時夢證國夫人。決別同心鸞鳳侶。此情猶是為朝廷。盈懷國事遙相託。巾幗才當任政輿。善撫部下諸將士。千秋完善岳家軍。此皆後話休詳述。看官細閱記分明。節序催殘除夕夜。岳爺略可強抽身。倪完備宴為辭歲。供奉元戎出至誠。設席慰勸呼帥主。選小官特備一卮呈。一為帥爺封歲序。斗柄寅回天地春。二來呈敬將微意。為公却病洗煩襟。言時舉酒親呈案。自向臺邊立定身。元帥道言休若此。承君意美合陪樽。令他移坐來相近。不敢倪完口內稱。樞相不容辭造次。兩樽相對始怡情。倪完只得遵臺命。就坐懇勸共舉樽。酒未深杯元帥止。從容停觥喚倪君。尊潭當置屠蘇飲。骨肉家人定候君。因我一入分歲集。礙君圍鼓太無情。還須請便回潭舍。使我安然好盡樽。聞語倪完忙啓口。道大人不必念愚情。小官微賤何家屬。冷透塵心累不生。為念大人居上爵。尚然如此受淒清。倪完更有何餘興。只甘在此奉陪樽。深負大人垂下愛。小官無那負公恩。須知道元

詞中聽表岳元勳。鳳因龍因在禁門。一自痛遭張保死。衷懷難遣惻然生。我死一身何所惜。只愁部下懷不平。倘如一夕與風浪。壞我忠名怎理論。期杳迎鑾增我愧。回天力薄負君親。公懷及此何能遣。鎮日俺俺神不寧。振觸故園鄉思切。公私兩礙怎為情。惱了倪完人一個。看公如病又非沉。支離神彩

帥情真恩似海。慣把他心屬己心。聽罷其言增嘆息。默然良久始言云。承君願我何其厚。使余何以答君情。倪完答道分如此。元帥疑神把案憑。忽聽得牆外有聲風更雨。其時款款問倪君。

不知外邊什麼聲響。倪完起身看了一看道。下雨了。元帥愕然道。果然下雨麼。倪完答道。不獨雨。兼有些雪。此乃國家祥瑞。大人何故吃驚。元帥道。倪君有所不知。我前奉旨入都的時節。曾至金山訪那道悅禪師。詳解夢兆。他言此去臨安必有牢獄之災。再三勸我乘職修行。你想我其時脚有皇命。何可脫身。況國家多故。為臣者何可規避。以享林壑之福。不但無以對君。且無以對吾母於地下。故決計不從。他遂贈我幾句偈言。一向不解。今日下雨。就有些應驗。恐怕聖上要去了。倪完道。不知那幾句偈言是怎麼說法。帥爺試說與小官聽聽看。元帥道。他前四句說得是。

歲底不足。提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荼毒。我想今日乃是臘月二十九日。豈不是歲底不足麼。下雨豈不是天哭麼。奉下兩點。豈不是個秦字麼。將人荼毒。更明顯了。倪完不待元帥言畢。忙問道。後四句呢。元

帥繼續道

老相藤挪。纏人奈何。切記切記。留意風波。倪完聽了不解。又問元帥道。此四句是個什麼意思。元帥道。大約是結果我的意思。遂向倪完道。也罷。倪君借紙筆來一用。倪完答應一聲。即將紙筆呈上。親為元帥研墨。

岳爺就案作書文。落筆春蠶食葉聲。側目倪完心想。如斯人物果驚人。那元帥是書成已半長。嘆嘆。管城遲下意。沉吟。靈臺難遣山眉蹙。遺憾迎鑾志莫平。又只得含悲寄語諸軍悉。十載功拋莫怨君。美語良言平素訓。叮嚀婉囑秉臣心。須臾一紙書封就。已謝人間翰墨林。遞與倪完低囑道。仗君為我付郵程。我死之時君記取。莫教遺失此書文。朱仙鎮紮防營所。代理軍情有義朋。智士施全曾護印。更有那余何諸傑眾豪英。只愁他聞我因音懷憤激。一時失節礙余名。觸犯朝廷臣體缺。却使我冤沉獄底更難伸。倘或諸君殫銳氣。豈非有害國家情。君能顧我傳書速。免使三軍犯律行。全余身後聲名重。不使橫行達帝京。我此心只可憑天鑒。矢志迎鑾死。

負君。天意果非人力挽。一生心事付浮雲。當時采了倪完道。道公如何作此論。須知道天相吉人從古語。總要教一朝冤白拜楓宸。若果相公遭不測。小官也不戀微名。世情看破風中絮。黃梁一枕悟平生。

看相公功績蓋天猶若此。君臣情薄似浮雲。小官

是名卑祿微何須道。得脫身時且脫身。元帥無言惟低首。倪完款款述衷情。正在言談嘆嘆際。走將獄卒面前臨。輕輕附着倪完耳。幾句言詞說與聞。驚了獄官倪義士。耳紅面赤走真魂。岳爺願盼知來意。伴作無知問事因。

元帥向着倪完問道。爲着何事。這等驚慌。倪完料瞞不過。只得跪下稟道。有聖旨下了。元帥道。敢是要去我了。倪完道。果有此旨。只是小官等怎能捨得。元帥道。這是朝廷之命。豈敢有違。但是憲雲兩個孩子。恐怕鬧出別的變端。你可叫他兩個來見我。我自處置。張憲岳雲兩公子原來另拘一獄。使元帥父子不能見面。當時倪完請到二位公子。元帥道。朝廷頃旨。未知吉凶如何。可一同綁了好去接旨。兩位公子道。恐怕朝廷沒有什麼好意。我們不可如繭自縛。元帥道。犯官接旨。照例如

此言畢。元帥親自動手。將雲憲二君上了綁。自己也叫人綁了。便問道。在何處接旨。倪完道。在風波亭上。元帥嘆道。道悅師之言果然應了。我父子三人今日死於此地。雲憲二君向着元帥道。兒等隨着大人血戰十數載。復地數千里。朝廷今日如此苛待功臣。此種亂命。我們可以不受。就此打了出去罷。元帥喝道。胡說。爲臣盡忠。爲子盡孝。大丈夫視死如歸。更何足論。雲憲二君頓然語塞。隨至風波亭。三父子同時被害。傾刻間是

彩雲散盡月西沉。刮地風狂作怒聲。走石飛沙天地黑。無光燈光慘愁人。長城天壞王無主。秦嶽山崩地失靈。鶴駕凌霄愁不返。英雄氣盡化春冰。此後江山應滅色。千秋人去世誰英。莫不是才智十全天所忌。贏得個蓋天功績此收場。可憐了迎變指願遭奸敗。可憐了玉柱長城一夕傾。問壽無多三十九。一生忠義冠羣臣。武昌開國功臣首。半壁江山苦戰成。三救儲君全宋業。一章迎駕感龍心。金兵百萬望風遁。名齊山岳鎮乾坤。蒼生霖雨人民望。帝倚如城警鬼神。輔國有方仁化廣。四方豪傑盡投誠。神機妙策安天下。三城收復靖邊塵。鞠躬盡瘁勞王

事。志在迎鑾意未平。白月同盟扶宋室。千秋完善
輔君心。春風先聖詞林品。奮勇神威大帥名。底事
功成身合死。補天無術恨難平。終古傷心恩帥主。
淒風冷雨返瑤京。矚矚天道何從問。屈死風波獄未
伸。無才難覓回天筆。語到吞聲續淚成。

元帥被害的時節。賊槍差萬俟嵩在刑場上監視。見元
帥氣絕。便連夜邀了羅汝楫前去報功邀賞。倪完正在
當啜泣不已。見這兩個賊黨去了。便放聲大哭起來。衆
獄卒無不爲之淚下。內中有個獄卒姓隗名順。自從元
帥入獄以來。盡心服侍。此人爲最。他見倪獄官哭個不
住。便叫道。倪爺不要忘記了帥爺身後大事。你且聽聽。
此刻將近四鼓。一到天亮。只怕那兩個臭狗又要來看
驗。將帥爺的遺骸安置何地。快快想個主見。以免暴露。
倪完聽到這句話。將脚一蹬道。呵呀。我一時氣昏了。未
會差人去知會王李二君。買備棺木。際此夜深昏黑的
時候。措手不及。如之奈何。隗順道。小人拚着平生的力
量。負着帥爺尸首越牆出去。何如。倪完道。既是如此。務
要小心。二位公子的尸首。我在此安頓。事畢即往朱仙
鎮去。還要這頂烏紗作甚。

倪完說着淚雙垂。重撫公尸大放悲。我只望帥爺冤
白朝金闕。又誰知歲暮公亡兩盡期。適纔問對我從
容言細曲。到而今千呼不應剩遺尸。明曉公流芳百
世名難滅。無奈何目下淒涼使我窺。俯首看如生色
像英姿燦。妄思量仙跡還疑跨鶴歸。恨難平天皇無
主遭奇屈。最傷心三字獄成海底冤。到而今功廢人
亡緣底事。可憐輔國念成灰。輕一擲乾坤保障歸烏
有。萬民失望共深悲。挽不住九京往駕何其速。如
斯結局痛何言。憐人心君臣義薄隨流水。忍使功勳
付劫灰。那倪完哭訴聲聲怨。隗順慌忙把袖搵。嚶
道一聲天欲曉。誤其大事更何爲。言時即把公尸負
直縱危牆出禁圍。天使其然神力助。仙靈在背不
知危。憐人心元帥金軀何等貴。豈料今任其獄卒負
將歸。難細述傷心觸目公身後。且把那漏史遺文訴
一回。

當時隗順負着元帥遺骸踰城至九曲叢祠中成殮。葬
於北山脚。身上有一素佩玉環。順亦以之納入棺以殉。
墓門前植雙橘樹志焉。順自葬元帥之後。終日鬱鬱寡
歡。不久也就死了。臨終時謂其子義曰。異時朝廷若求

元帥遺骸不獲。汝當告知墓前有雙橘樹便是。

此皆後話記無訛。弔古興哀莫奈何。痛元帥是蓋世

奇才籌莫展。落得個雄心未盡受冤多。只留得無窮

缺憾悲今古。終不滅英名猶壯宋山河。迹不盡豐功

偉蹟傳青史。民失望蒼生霖雨活人多。到其時七尺

靈棺歸黃土。一身心事付流波。華表空期愁不返。

只留得精忠純孝字難磨。嘆皇家拆去了擎天柱。好

使那狐兔縱橫帝北回。載道哀鴻誰庇護。可憐二聖

死戎和。運移宋祚愁難復。日月雙丸一擲梭。千古

不平難洗怨。墨痕不及淚痕多。回文題起倪完事。

目擊心傷淚眼模。悲公更痛雙公子。安頓遺尸遣健

奴。王李二君方趕到。東方發白早晴初。一場悲慟

傷無限。痛的是報國含冤從古無。將公子兩靈輕載

出。暫行安放在西湖。倪完棄職朱仙去。王能李直

亦閒居。隱跡江湖深密處。世情看破少良圖。只有

彌天秦惡賊。宵來聞報動歡呼。撈腮抓耳形奇怪。

獎賞雙雙臭狗奴。

便問道你二人看他真個死了。二賊同聲笑答道。死還

有個真的假的麼。若不相信。叫那幾個動手的來究問

便了。賊槍聽了呵呵大笑道。岳某岳某。任你蓋世英雄。

今日也逃不出我秦檜之手。万俟卨道。太師且慢誇口。

若無小官們相助。未必有這等爽快。賊槍道。好好好我

昨日納下向北國的異寶。共計一百餘件。今日先分半

出來酬謝你兩個。日後再行升獎。到是不等天明你二

人再行前去驗看一番。莫遺後患。是要緊的。二賊道。太

師放心。小官親自驗看他父子三人的尸體。確已氣絕。

萬無生理的了。說罷。收了珍寶。一哄而去。

管城松使幾停留。寫到辛酸萬斛愁。弔古傷心同涕

淚。烏啼月落不勝秋。此詞回集湯陰事。國夫人別

故山湫。遙指長安在天末。香車寶馬進程郵。為念

征人馳遠夢。朝行夜宿不停留。時值隆冬將歲暮。

行來却抵帝王州。最傷心樞相行臺無恙在。豈知鶴

駕九京遊。到門呆了神仙侶。冷落虛堂底事由。灰

冷藥鑪人不見。怎言元帥病深秋。寒芳無主何寥落。

大厦朱扉作夢遊。春信羅浮香似海。臺空明鏡斷

腸愛。夫人不識其中實。問訊無從莫展籌。事到關

心難決立。疑團難解鎖深愁。到其時難壞夫人巾幗

士。柔腸百結悶心頭。雖有隨來家將等。也難探信

究情由。偏逢除夕良宵夜。爆竹聲中歲暮秋。與致
 偏多工獻歲。人人無暇更他求。故而更少人來往。
 斗轉星回春興闌。愈難訪問真消息。事逢棘手怎籌
 謀。公子震爺聰更慧。探知口信感深愁。暗中訴說
 連枝悉。不敢陳言慮母愁。少時問家宴排成歡莫集
 一家性淡冷於秋。其時感嘆天仙子。待親歸後轉
 香樓。贏得個柔腸百轉悲椿陷。蘭心飲痛憶從頭
 痛大人報國逢奸妬。無辜負屈困囹圄。辛苦勤王安
 社稷。功傾罪積出何由。早知顯貴非長局。悔不漁
 樵作隱流。大人忠孝天然性。勳績非貪萬戶侯。只
 望功成全素志。豈期今日被奸謀。事到如斯何作計
 恨儂少慧早籌謀。木蘭曾有從軍志。百戰歸來慰
 白頭。兒女英雄真壯氣。愧儂不及侍親遊。親遭奸
 陷兒何曉。猶望承歡趨帝州。豈料而今成畫餅。教
 兒腸斷暮江頭。回思昔日纏縈女。上書教父姓名留
 儂爲大將名門女。不效譽名事合謀。罔極恩深難
 盡報。微軀當爲吾親酬。那仙娥靈臺一轉蓮花放
 要打量叩闕鳴冤代父謀。四顧婢媵沉睡去。輕移蓮
 瓣上樓頭。挑燈坐傍沉香案。支頤默默想情由。且

把那宛轉情文求聖鑒。推誠一死解親憂。金針挑破
 春葱指。點點桃花酒視罇。斑管輕提和淚寫。烏私
 歷歷記從頭。一表書成三百字。一言一派動明幽。
 情文如錦簪花筆。千古娥眉第一流。月樣襟懷花樣
 貌。奇才孝義足千秋。叩闕上書身代父。孝思如此
 世罕儔。但只恐天道無知不可挽。終使他千秋缺願
 恨長留。迎鑾期杳精忠陷。弔古空嗟宋室休。萬里
 長城傾一夕。山河破碎水東流。宋皇爺此後羞顏甘
 伏北。愚帥主一門忠孝永流芳。凜然生氣疑王在
 德比山高與水長。却使我禿筆易衰難再續。又只好
 六十一回敘從頭。

第六十一回

列女殉身投古井 賢王顯聖阻長江

卻說雯小姐思量伏闕上書。以身代父。當夜寫成血書。正在燈下誦讀之際。忽將侍婢穎兒驚醒了。近前一看。不覺失聲叫道。小姐為何如此。雯小姐忙掩其口。低聲道。且慢聲張。待儂去告訴你此中情委。遂將上書之事細述了一遍。穎兒道。小姐立意不差。但是此書遣誰去上呢。蘭史道。儂早已置死生於度外。意欲親身赴闕。只是身居閨閣。不識路徑。為之奈何。須得一引路之人。方好前進。穎兒道。婢子是臨安人氏。京中路徑。尚能認識。待婢子來引路便了。蘭史聽了。連連點頭道。汝待儂六載。遠在湯陰。此時還能記得鄉園的舊路嗎。穎兒道。婢子記得。蘭史道。好便卻好。儂有一言囑汝。不知你能體諒儂的心意麼。穎兒道。小姐但請見示。婢子無有不依從。蘭史道。儂家此去。倘能僥倖救出老爺。與汝重見夫人。如此願不遂。儂惟有一死而已。汝當為儂善侍夫人。始終不二。穎兒聽了這句話。便雙膝跪下。哭道。小姐但

請放心。婢子蒙老爺夫人象養。豈敢忘恩。當闖犬馬之報。豈在這區區服役之勞而已。蘭史道。你是個忠心事主的人。也不待儂多囑了。只是儂與汝二只出去。必須改扮男裝。始覺方便。穎兒道。這到容易。前日起程來得匆忙。誤帶了三爺衣箱在此。此時恰好合用。待婢子去打開。取出一套來。為小姐更換。但是小姐的金蓮太小。只好去取五爺的靴兒來穿。方稱。蘭史道。事不宜遲。快將衣服取來。與汝一同改扮便了。

當時婢子取衣裳。頃刻化成儒士裝。只為朝房非咫尺。六街行去怕人張。改扮已完書籠袖。穎兒小婢飾書僮。手執絳燈為引導。行來僻徑曉露叢。此際是玉人不顧弓鞋小。幸而他攜婢而行可扶將。星斗無光人寂寂。霜風蕭颯倍淒涼。望裏午門天樣遠。聽來浙瀝漏聲長。行行漸近人叢裏。巡邏相繼繞街坊。穎婢低聲呼小姐。道。婢子前行探訊音。蘭史點頭微應是。穎兒行上把言張。諸位緣何相守此。請讓開線路好登臨。巡邏百十餘人衆。一聽其言舉目望。道。你這軍爺何處至。出言若此太荒唐。此是皇城天子道。誰人擅敢意揚揚。今承秦相臺前命。來往

人人要守防。有人要上金鑾殿。先上巍巍宰相堂。你莫言三兼語四。知機快退走他方。言時各各將搵手。攔阻前行御道旁。惱殺香閣賢婢子。揚眉睜目發威光。欲待上前重止步。須知當道有豺狼。自恨女流難與敵。拋頭露面不成腔。權行回府從商計。再隨小姐謁朝堂。思至其間惟一嘆。回身復命論偏長。緹縈有願代贖父。宸楓無路恁呈章。又只好相攜婢子尋歸路。淚珠彈上紫霞裳。回至園林天欲曉。照依舊路進花牆。仙娥難忍無窮淚。哭倒塵埃涕萬行。叩闕無從好勢廣。親冤難雪怎籌量。料權庭龍囚鳳困何能脫。定遭毒手絕生望。想儂何用生人世。不及前賢節女娘。思至其間惟乞死。九京先候吾親傍。玉人欲絕了環念。停悲強起整舊裳。外蓋儒衣都脫下。仍然月殿素娥妝。珊珊仙骨凌霄易。皎皎仙姿泣露芳。穎婢扶持殷勸際。見這般光景轉驚惶。連呼小姐因何故。卸妝還請轉蘭房。雲小姐嘆了一口氣道。你看權臣當道。猛如虎狼。儂家血書無從呈上了。老爺決無生理。儂有何心。視顏人世。你看這一注井水便是儂的葬身之所。只是昔日老爺

賜儂八角鏤銀瓶一座。尙在房中青玉案頭。汝快爲儂家取來與之俱殉。穎兒聽了。放聲大哭道。小姐主意已定。婢子無言可挽。但是婢子既不能相從小姐於泉下。留此身爲小姐報仇雪恨。方不負恩主一番的象養。言畢而去。不一時只見他手捧着那座八角鏤銀瓶。冉冉而來。向着小姐道。銀瓶在此。雲小姐將衣服整了一整。向着上房拜了八拜。叫一聲母親。恕孩兒不孝。未得始終隨侍。就此拜辭了。遂抱着鏤銀瓶。向那八角琉璃井中奮身一縱。便已香消玉碎了。當時穎婢倍酸辛。拜倒塵埃痛涕零。此水一潭仙化去。不使他一杯黃土掩傾城。可惜了仙姿占斷翠芳首。不作榮華隊裏人。可惜了二七芳齡猶未滿。瓊花含蕊未逢春。誰可及蕙質蘭心才絕調。輸他詠絮錦迴文。誰可及簪花奪得江郎筆。蘭閨應合號詞林。果不負身爲大將名門女。穿楊妙技誠如神。果不負忠孝傳家庭訓美。上書叩闕女中英。最難得溫柔如玉儒兼雅。承歡孝悌秉天真。最難得寬洪德性慈祥德。鎮日嫣然不易噴。果不負權臣誤國忠臣陷。國棟摧殘及女君。卻使他孝女殉親輕決死。香消玉碎返柔魂。好教我杜鵑

啼血空留怨。冷雨淒風未憤經。小姐阿你一縷香魂應眷戀。高堂尚有母夫人。莫不是散花天女曇花現。早絕塵寰恩怨情。此後仙凡成陌路。夢魂飛不近千金。井邊哭倒喬裝婢。如癡似夢喚聲聲。來了同羣三婢子。其時斗轉日東昇。因香閣不見羣芳主。失驚覓跡至園林。一觀其情皆退步。見一個軍裝少俊倒埃塵。向著那琉璃井畔哀哀哭。小姐千金叫不停。內有侍兒名惠友。生平有膽事能行。心中疑惑忙行上。認出梅香隊裏人。伴姐穎兒張氏女。為何妝束異常形。聽他哀把千金叫。不驚心處也驚心。慌忙扯定青袍袖。口呼穎姊為何因。停悲快把情由訴。莫教驚動到夫人。穎婢此時悲欲絕。耳聞人喚當無聞。又哭多時方拭淚。慘見同羣侍主人。觸目傷心重大慟。從頭訴說昨宵情。如何小姐儒裝出。如何寫本代陳情。如何被阻難呈聖。如何憤激覓歸程。如何索取銀瓶殉。如何香井葬仙靈。那穎婢是一段言詞方語畢。哭倒了香閣三婢身。齊蹬金蓮稱罷了。豺狼當道怎區分。害了家爺賢父子。無端又害吾千金。有朝一日天開眼。拿住秦奸萬段分。割取狼心并狗

肺。那時祭我主仙靈。三人哭得肝腸斷。悽悽慘慘不停聲。穎婢勸言休若此。還須籌計報夫人。正當繚亂悲哀際。來了諸多家將們。哄動人聲言不好。秦奸賊黨已傾門。衆姐姐且慢悲呼。快快引我們入堂叩見夫人要緊。原來賊檜是夜害死了岳元帥三父子。次早即點御林軍五百將帥府圍圍的圍住。正欲查封房屋。捉獲元帥眷屬。故此衆家將驚慌無措。特來尋穎姐入內叩稟夫人。國夫人因昨宵未眠。直至雞鳴時略略假寐。故而遲起。卻好坐在那琉璃窗下梳洗方畢。正值穎兒入簾。夫人便問道。小姐緣何未至。穎兒料想隱瞞不住。遂將小姐叩闕這封血表呈上道。夫人明鑒便知。又稟道衆將有要事齊集堂下。求見夫人。夫人早已會意。遂不答言。將呈來之書納入袖中。先見衆將便了。蕙蘭心性明於巾幗。奇才女丈夫。不形喜怒對諸奴。御林鏡。事到其間志不舒。一定是豺狼當道施奸計。御林差出勢傾吾。當時跪下諸家將。一個個憤憤心懷裏事粗。齊憤老爺受屈死。更連公子遭冤誣。而今是圍住府門前後進。御林軍校動狂呼。猖狂賊勢太無理。

不動兇時事可虞。將等齊心甘拚死。報仇雪恨捉秦
 奴。扯旗直上金鑾殿。問問通奸賣國徒。當聖開刀
 秦惡賊。碎尸萬段氣方舒。懇乞夫人言許允。將們
 卽刻動兵戈。大怒夫人言住口。道爾們擅敢任狂狙。
 忠臣門第非他比。橫禍相加豈惜軀。既有御林軍
 校守。一門伏罪無他圖。精忠麾下無反卒。勿效亂
 臣賊子徒。仁風德化何忘卻。敢將王法認模糊。儂
 等豈違臣婦道。你們可散莫驚呼。農工商賈隨心欲
 不須囉囉更支吾。遠令仍依軍法斬。老爺仙去令
 如初。一班家將承金諭。慟哭齊將內主呼。道夫人
 言出如金玉。將們安敢妄他圖。但是夫人仗節全爺
 志。壯氣堂堂豈易與。容將們天涯海角隨慈駕。赴
 湯投火供馳驅。稟上斯言齊頓首。夫人難忍淚鮫珠。
 揮退兩旁諸將士。柔腸寸斷慟悲呼。生生拆去鴛
 鴦侶。前番夢兆示乖殊。痛負奇冤遭不白。獄成三
 字恨何如。恁教儘此世傷心生有憾。想君家強持全局
 苦匡扶。只落得啼鳥落月空留怨。期杳迎靈素願違
 最傷心。天道茫茫無可問。九京寂寂獨君歸。幸雲
 兒不愧爲君子。父德非常子繼賢。喜憲子奇才仁更
 義。死生慷慨待君前。斷人腸。玉樹雙摧緣底事。千
 秋悲怨總前緣。傷心更痛平陽女。孝念難伸入井泉。
 哭壞了夫人巾幗士。淚珠濺血染綾襦。在堂人衆
 肝腸斷。哭聲一片女環奴。更有那小姐閨中三侍女
 還有這喬裝類婢共悲呼。又恐國夫人有失。一個
 個扶持相勸淚拋梭。夫人是正在悲呼腸欲斷。忽
 的靈臺一轉掩鮫珠。卻值侍兒頻挽勸。扶歸寢室暫
 安和。夫人倚案持斑管。書寄湯陰羣氏娥。曲曲言
 詞意宛轉。悲悲情緒句輕摩。停毫當下書封就。良
 久之間掩淚呼。囑道此書機更密。遣誰急速付前途。
 穎婢聞聲雙膝跪。接書在手淚如珠。道婢子蒙恩
 無以報。赴湯蹈火願登途。此身再不更闔服。永作
 喬裝任意圖。前去湯陰傳信息。跟隨小主待征誅。
 憑他前後軍兵守。婢子潛身出外郭。稟罷斯言忙拜
 倒。夫人洒淚命登途。房中去了喬裝婢。又來家將
 衆婢奴。齊齊排立巡簷下。夫人扶婢立籬隅。
 原來震爺剛纔聽聞雲姊投井之事急得魂消膽落。跪
 至井邊哭個不休。喝令衆家將打撈小姐尸首。鬧了許
 久竟打撈不起。故此衆家將無法前來稟命夫人欲待

淘井求尸。國夫人早已納了穎婢之粟。道小姐遺囑。毋庸入井求尸。今聞衆將之言。遂令停止。又傳上四公子來開導一番。看官你道賊槍喬旨。點出御林軍來。如狼如虎的團團圍住帥府。要捉拿元帥的眷屬。爲什麼這時候尙不見動手呢。只因是日五軍都督梁紅玉入觀。打從帥府門首走過。一詢細底。勃然大怒。喝退御軍。帶領女將。勒轉馬頭。不入午門。竟至相府而來。到得門首。不容通報。直至大堂下馬。司閹的見了這般光景。不敢作聲。慌忙報入內去。那個三姓賤人尙不知事之深淺。一聞此報。着意的妝束下堂。來見梁紅玉。逢迎走出賤妖精。大怒夫人梁氏身。星眼圓睜生殺氣。蛾眉直豎發嬌噴。冷笑一聲言少禮。轉身就坐椅鑲金。春葱手指秦王氏。便乃開言把話論。道本都到此無他事。爲的王家大事臨。請把岳案言我曉。莫須有三字要分明。這般冤獄從何定。慘殺精忠保國臣。父子全忠甘伏闕。須知難服衆人心。猶然不足權奸意。又移毒手滅全門。本都抱憤沖霄怒。特來見你丈夫身。叫他快快來相見。論個虛真氣好平。好個妖嬈三姓婦。當時變作夜叉形。居然不懼

梁紅玉。冷笑呵怪事稱。阿奴認做滔天事。誰知爲着岳家軍。與你算來無瓜葛。報仇何用姓梁人。紅玉聽言心大怒。三丈無名火直噴。更不答言先動手。把掌一個打妖精。喝聲你敢言無理。長舌前來謗我身。須知道岳侯動績江山重。三歲兒童咸敬欽。賤人安曉人倫道。本都是爲惜皇家柱石臣。從此山河屏障失。賤人夫婦議和成。虧你口吃南朝飯。甘心歸向北邦君。猶敢無知來放肆。居然對我出狂論。須知道澈底陰謀奴盡曉。權奸賣國我知聞。他人懼爾威權重。本都欲將天討申。再若橫行欺聖主。頃刻即發義兵臨。扯旗不上金鑾殿。單單拿獲姓秦人。殺爾一門雞犬盡。問問無辜害大臣。言語纔止重舉手。飄揚彩袖擊妖精。女將喧嘩齊動手。哄堂大笑勝雷鳴。急了鷹腮秦惡賊。烏龜洞裏打翻身。着袍頂帽慌忙出。狗面堆花笑奉承。趨叩鞠躬先下拜。聲聲伏罪叫夫人。紅玉含噴身立定。口呼少禮把言論。你是秦相麼。賊槍應聲正是梁夫人道。你爲何不早來見我。卻使這個不知上下的東西來會本都。出言無狀。

是何道理。賊槍聽到其間。連連的陪罪。梁夫人道。本都亦不值與賊妻爭競。只問你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人心。你將岳侯父子三人屈死。尚不快意。今日還要將他一門屠戮。罪出何名。快快爲我道個明白。賊槍縮頭縮腦。半晌說不出來。深深的打了一拱道。夫人請息怒。此皆出自上意。非人力可回。我亦恐天下人心不服。故此纔由午門而歸。再四懇乞天恩。將其家屬從輕發落。故刻有流放滇南之旨。梁夫人聽了。不覺失聲冷笑。道。如此說來。到全仗你了。遂走下堂來。喝令女將備馬。坐上雕鞍。不辭而別。直詣午門。誰知這個昏君拒而不見。那梁夫人惱怒而回。

住說夫人女俊豪。提言三姓賤妖嬈。半响地中扒立起。披頭散髮哭號嗚。縱身便打奸邪漢。口中不住罵嘮叨。道。梁氏容顏生得好。烏龜看中喜心苗。逢迎百計將他奉。打妻仇撒九雲霄。須知道。你愛他來他懺你。世忠身價比你高。烏龜休得無廉恥。高攀不上枉徒勞。賊秦搖手連聲道。求你休將大禍招。嚼舌之言收拾起。切休觸犯女英豪。他起義兵非小可。我們兩命料難逃。事逢急迫渾無主。插翅難飛。

去到遼。快須入內梳妝好。商量具稟慰金朝。狠主知得其情事。你我功勞天樣高。岳某已亡金有幸。請和割地不徒勞。那時迎進金邦主。包將麟閣姓名標。只消讓過梁紅玉。餘者諸人一筆消。望得四王登了位。陷滅韓梁不費勞。耐忍片時無大事。我們垂釣再擒鯨。三姓淫婆連點首。道。原來你也畏妖嬈。不甘你把仇家赦。留其後患怎開交。一定要。斬草除根春不發。始得個。奴奴與你放心苗。聽言賊槍呵呵笑。道。言聽我訴蹊蹺。阿媽豈曉其中計。我的才能天樣高。

你那裏曉得。我爲何獨將岳氏一門流徙滇南。因他昔年在汴京奪魁。挑死柴王。目今柴王的兒子仍襲其爵。鎮守滇南關上。只消我再加一封催死文書。定將岳氏一門結果。豈不是斬草除根。重春不發嗎。淫婦聽了。點頭道。好到卻好。只是聞得岳某家中尚有一枝子媳。未曾入都。須要早早擒獲。免留後患。賊槍道。我早晨已差馮忠馮孝前至湯陰抄沒其家產。捉拿家口。按下不表。且說那倪獄官當初日。親元帥父子三位慘死。悲感不已。是夜乘印攜眷連夜出城。望着朱仙鎮而來。一連走

了好幾天。看看入了境地。遂將眷屬安置好了。獨自一個奉着那岳元帥的遺書。來到大營門首。對傳宣官道。相煩通報一聲。說岳元帥有書投上。傳宣官即忙進帳。稟知施全道。快傳他進來。傳宣出來道。投書人呢。老爺命見。倪完跟了傳宣入帳。近前跪下。將書呈上。施全接來。拆開觀看。大哭道。牛兄弟不好了。元帥與公子張將軍三人俱被秦賊陷死了。牛皐聽了。大叫起來道。快把這下書人綁去斬首。倪完聽了。渾然不解。早有施全連忙止住道。這是元帥的恩公。你為何這般難為於他。牛皐道。俺卻不知是元帥的恩公。認做奸臣。叫來下書的。多多得罪了。施全又問倪完道。元帥怎麼被害的。倪完遂將往事一五一十道來。直說到十二月二十九日。屈死風波亭上。施全牛皐并同合營將士一齊痛哭。聲震山岳。施全叫左右取過五百兩銀子。奉送倪公倪完再三推辭不受。哭別而去。衆將挽留不住。只得忍淚相送一程。

片搖山岳。衆將軍是怨氣沖霄。被五雲。憤極施全賢智。士。感傷元慶。遇知恩。化龍腸斷神交義。牛皐統制。氣難平。王貴徒悲。空滴淚。號呼張顯。感同牽。餘者。麾前諸統制。與哀都作斷腸聲。隨元帥。南征北伐勤。王事。隨元帥。枕戈待旦。論交爭。隨元帥。風雨無辭常。走馬。隨元帥。牛頭山上。保昏君。隨元帥。百戰偏安。半壁。隨元帥。長驅直入。復三城。隨元帥。淮西收復兼。襄郡。隨元帥。固石巖頭。救小君。隨元帥。歷盡千辛扶。社稷。隨元帥。朱仙退敵。水澄清。隨元帥。元帥入都承。御澤。隨元帥。重鎮朱仙。要口津。隨元帥。旗門共論紅。奸陷。誰又曉。金牌十二。散雄軍。誰又曉。功成中廢遭。風浪。誰又曉。天家如此。獎功勳。誰又曉。無端冤獄與。惡夢。最傷心。泰山傾去。衆無生。最傷心。望斷旌旗成。坤暗。最傷心。玉柱長城。一夕傾。從此後。棟梁材拆乾。飛鳥。虎帳雄風。隔暮雲。從此後。對壘沙場。誰作主。更誰爲國。請長纓。從此後。殘山剩水。空營地。妙策平。我尚警金。從此後。痛飲黃龍。成畫餅。荒涼何處。覓忠魂。我那元帥是。葵向丹心。天可鑒。力扶社稷。海山盟。

送去獄官倪義士。一個個 哭到營前將與兵。一個個 哀號不絕呼英主。一個個 咬牙切齒罵權臣。一個個 痛恨天。王何不曉。一個個 慘傷恩主受冤情。衆將軍是悲聲一。

冤獄難伸遭不白。浮雲蒼狗太昏昏。衆軍們是只因元帥仁風化。生死難忘德澤恩。梁棟材傾驚四野。豈徒虎帳受恩軍。捧遺書勸倒了施余將。怨氣難伸不欲生。大怒牛臯粗勇漢。奪書拋入火中焚。道言各盡人之道。元帥忠君俺惱君。此仇不報無天理。殺上臨安始稱心。大衆將軍呆了面。爐中同搶那遺文。無計挽留仙絕筆。早經焚化影無形。正當嘈雜驚呼際。只聽得轅門一片舉哀聲。悲呼推上蓮花帳。原來是八百爭先的長勝軍。更有朱仙諸父老。哄轅誓做報仇人。牛臯拍案運稱快。回對施余把話論。好一夥長勝軍士。果不負俺家元帥恩養之心。如今個個同懷敵愾。俺弟兄們更有何議。余施諸統制尙未答言。只見那王貴大聲叫道。正該如此。大哥被奸臣陷害。我等豈可置之不聞不問。理應殺上臨安。饒了那昏君的狗命。只消拿住賊槍碎尸萬段。與大哥報了大仇。也盡了俺弟兄們結義心呵。牛臯道。依着俺的性兒。將那個昏君也是一劍結果了性命。方泄俺胸中之氣。張顯道。且慢亂道。快快吩咐三軍連夜趕造白盔白甲白旗等類。這一個號令出去。那八百長勝軍兵即刻便去趕

造衣甲。可憐那些朱仙鎮上遠近人民。聞得岳元帥被害情形。哭聲震野。如同喪了考妣一般。莫不攜酒載肉前來呈送三軍將士。人人切齒。個個咬牙。俱要替岳元帥報仇雪恨。那元帥營中諸將當時議定。專等造就衣甲。也不擇日。遂領大隊人馬起程。浩浩蕩蕩。奔臨安而來。不一日行至大江取齊。僱了船隻渡江。這日卻好風清日朗。兵船方至江心。忽然狂風大作。雲霧迷漫。空中現出兩面繡旗。上有精忠報國四個大字。當時驚異衆三軍。一個個仰望遙天細認明。但只見龍鳳旌旗飄蕩漾。五雲深處見軍門。錦袍玉帶莊嚴服。春風態度宛如生。左首雲爺垂手立。右邊站着小張君。呆了三軍諸將士。如夢如醒辯不真。同聲哭倒船頭上。斷續齊將恩帥稱。自分無從迎虎駕。豈期華表訂歸盟。但相逢無語遙相慰。嘆九京一隔異常形。弟們此去臨安地。必報深仇雪恨心。元帥大哥吓。莫靈助弟成斯志。稍展深哀決死生。惟望神風相送快。掃除逆黨佐朝廷。化龍祝畢重揮淚。望定雲端再細睜。但見那鍾情主帥神如昨。微微搖手向諸軍。分明不允由前進。死生不滅戀君心。衆軍

難會公心意。錯疑軍令着前行。牛鼻喝令舟人起。
 加上輕帆趕進程。重向五雲深處望。英姿快靚已含
 噴。只見公袍袖微搖輕一拂。頃刻間平風吹起浪千
 層。長江滾滾愁無岸。白浪滔滔振耳聽。嚇壞了三
 軍諸統制。稍公舟子盡離魂。浮沉舟楫渾無定。風
 打船頭急浪聲。豈能放棹由前進。倒舵橫舟退幾程。
 難了三軍諸將士。分明難做報仇人。悲倒一人余
 統制。沉冤難洗義盟心。知遇恩濃深似海。那堪生
 死判離羣。英靈不遠堪追侍。天上人間尚許親。剩
 我如遺空有恨。倒不若九京隨駕幸何深。遺余統制是
 憶到其時輕一死。友懷義膽火全焚。銀鎗倒轉將喉
 刺。玉樹臨風向下傾。血濺征袍英氣絕。魂歸天上
 體成冰。武昌定勝麾前將。第一無雙是此君。大義
 慨然隨帥主。馨名千載勝圖麟。其時大慟何元處。
 口呼余弟義如金。同為錦帳雄師將。知遇之恩比海
 深。擒獲兩番承釋放。備舟餽食太多情。愛才罕見
 公推首。雅量情懷更甚人。從此更添知己淚。升天
 入地哭隨君。叫聲余弟從容往。候俺相同一路行。
 言時提起銀鎗子。自擊天靈響一聲。迸出腦漿身倒

地。英雄義重死生輕。武昌第二麾前將。義勇神威
 答主軍。帥主恩深名將義。千秋心跡朗然清。此方
 不負憐才主。生死交情比石金。三至牛鼻豪奮士。
 眼觀二將殉元勳。軍門撫庇恩無二。春風萬物蔭重
 生。向着長江輕一撲。主軍恩重敢忘情。武昌開國
 功臣將。三殉元戎牛統軍。天地帥恩同一體。萬死
 難忘怎獨生。三將輕生皆自盡。衆軍同作杜鵑鳴。
 楚歌聲裏千軍散。散不去那定勝臺前八百軍。不使他
 楚歌聲裏千軍散。散不去那定勝臺前八百軍。不使他
 恩帥愛兵如愛子。敢忘仁德盡銘心。春風雅化蒼生
 望。任使愚蒙盡曉恩。挽不住那天上旌旗迎駕去。江
 山社稷托誰英。狠心賣國秦奸賊。誤盡蒼生害盡人。
 傷懷弔古空留恨。下卷重開續舊文。

第六十二回

避豺狼雷爺尊母示 嘆炎涼鈞子夢仙書

卻說牛臯當時躍入長江。隨着波濤滾去。性命將危。忽然一陣狂風大浪將牛臯刮在一個山脚之下。耳中聽得叫道。牛臯醒來。牛臯悠悠的醒轉吐出幾口清水。張開眼睛看時。卻原是鮑方老祖。背後一個道童。手中拿着一套乾衣。牛臯見是老祖。慌忙跪下磕頭。老祖道。牛臯你的祿壽還未應絕。快把乾衣換了。牛臯大哭道。弟子雖蒙老祖救了性命。只是元帥冤仇不白。弟子更有何顏生於人世。老祖道。你帥主乃是千秋人物。他時定有一番表揚。你日後尚有功績。看那賣國的奸臣天誅地滅。便了牛臯道。只是無地棲身。老祖道。你不必悲傷。可速往太行山去罷。牛臯只得將乾衣換了。叩頭辭別。那老祖早已化陣清風。駕雲而去了。牛臯暗暗稱奇。便尋路而往。施全當時見余何牛三統制捨身殉主。好生悲感。遂將二人尸首安置停妥。並將所部軍隊遣散。只有那八百長勝軍同聲哭道。我等受元帥大恩。何忍偷

生人世。必要等待元帥冤獄大白天下。主從各犯盡皆伏砍之後。我們親叩恩帥墳前祭奠一番。方可散去。施全見長勝軍如此忠義。大為感動。只好暫不遣散。遂對吉青等道。我們究作如何主。張王貴等道。我們領着這夥軍兵。仍往太行山去。任紮探聽夫人公子的消息。再圖報仇。何如。衆將軍皆表贊同。議定之後。旋即帶領這八百長勝軍。竟奔太行山而去。所謂死生天縱忠貞性。不讓田橫五百人。當時羞殺秦長脚。身在南朝心向金。這也不在話下。穎兒當時奉了夫人的手諭。潛身而出。僱了一匹大馬。乘間逃出禁城。在路疾馳。不上幾天。就到了湯陰。進了帥府。往見鞏少夫人。先是鞏少夫人自從送了姑嫜起程。接得自南陽來。諭。催促鞏爺前去與外祖饒歲。正在打疊行裝。相送登舟。又得了夫人途次來書。命勸鞏母及其子世馨夫婦。全眷回里。免得他時牽累等情。少夫人謹遵姑命。勸母歸籍。鞏母子媳再三不允。情願同甘同苦。生死不離。鞏少夫人麗妹見母兄情形若此。亦不便進言。又請雷爺宛言相勸。謂姻伯母若然不允。使家母何以安心。乞善體此意。俟風波定後。再行奉送。鞏母無奈。只得哭泣而別。那少夫人是日送

了母兄起程。獨自一人坐在水晶簾底納悶。忽見穎兒入簾。看他這般裝束。忙問道。穎姐有何急事。快快道來。穎兒未說先哭。便將國夫人書札呈上。又嗚咽了半晌。方道。快請商議大事要緊。少夫人嚇得個香汗透襟。拆書一看。不覺失聲大慟。頃刻間哄動了合府上下。只聞一片哭聲。雷爺適由郊外興園而歸。一知此信。哭倒於地。衆人扶持相勸。悲聲依然不絕。穎兒着了忙。嚷說道。二爺快看了夫人的信。再哭罷。老家將岳安上堂來哭叫道。二爺休得誤了大事。快快打點遠行。雷爺拭淚道。我今心膽俱碎。何能行走。快着穎兒持書往南陽。令三爺星夜遠遁。便了輩少夫人道。不可。如此一行。豈不要嚇煞了外祖麼。三弟且由他在那裏。愚嫂當作密書知會隱跡。便了。岳安道。少夫人說得極是。二爺不要推三阻四。絕了老爺的香煙。那時後悔不及了。言畢。岳安放聲大哭起來。

其時難壞小雷爺。再看親書淚滿衣。上寫道善體周
 伺夫子意。望兒珍重歷癯。父冤不白留遺息。為
 子之心善自為。養志為先人子道。侍親無分慢生悲。
 體儂喘息安全局。兒念親心訓莫違。瑣瑣諛言難
 細述。堂堂巾幗意偏全。雷爺閱罷慈韓信。悲感情
 懷難自寬。幸有麗妹陳苦口。含悲宛轉勸回環。苦
 壞雷爺純孝子。難違母命束征鞍。輩妓代理諸行李。
 戚戚深悲淚怎乾。強抑悲懷為調度。麗妹才智勝
 男兒。催促弟雷遙避劫。商量省姑上長安。那雷爺
 是盈懷悲怨何能道。血淚模糊總未乾。憤極權奸能
 蔽日。痛心慈父負奇冤。呼天搶地聲聲怨。腸斷魂
 消豈待言。悲苦一番難自主。可憐無奈上征鞍。卻
 使他。鴻飛千里哀鳴獨。怎使他。玉樹霜侵涉道難。只
 蕪得。滿腔哀憫心傷淚。紅樹江楓映淚殷。幸有那。喬
 裝小婢隨行役。窮途寂寞走征驂。慘人心。忠臣後裔
 遭荼毒。淺水龍遊失壯觀。回首家園如夢裏。天空
 河海望無期。淒涼難寫當時景。英雄沒路太無依。
 動。從容待旨伏丹墀。詞中題起梁紅玉。當時一怒
 轉征騎。來會夫人巾幗士。淡然相對竟忘歸。訴說
 秦奸何惡極。滔天勢大挽難回。而今免卻雲陽典。訴說
 卻使夫人徒嶺南。仔細思量難下氣。發兵奴欲達金
 鑾。聊酬恩帥垂青德。力救夫人出險關。問問當今

何所意。功臣遭戮服人難。國夫人聽忙攔阻。宛轉將言訴一番。念饑寒。臣節難違甘伏屈。君須爲我善周全。盼望兒媳來京地。伏罪全家聖必寬。履險如夷儂豈懼。忠臣節婦立人寰。念饑寒。惟有一椿心上事。岳君尸骨未全寒。訪求營奠歸於土。妾身方可到雲南。言罷夫人重大慟。又添修竹淚痕斑。梁氏夫人忙勸挽。從容商議把言寬。

梁夫人勸住了國夫人便喚上兩個家將來吩咐道。汝等速傳我的口示出去。令大理寺獄前左右人等知道。有人曉得岳元帥並雲憲兩公子的尸首下落。報信者謝銀百兩收藏者謝銀三百。當時那兩個家將領了夫人的命令前去照辦。梁夫人帶着兩個隨身服侍的女將就住在帥府。與國夫人作伴。專等報信人來。不一日見梁夫人塵下一個女馬夫手中拿着一個條紙走上堂來。向國夫人討賞稟道。小的剛才在城門口看見城門上貼着這條。故而揭來稟呈夫人。梁氏聽了十分喜慰。忙遞與岳夫人看。只見上面寫着道。欲覓忠臣骨。螺螄殼裏藏。那國夫人看了又悲感起來道。先夫功蓋萬世。死負奇冤。身後還有人來嘲笑。梁氏道。夫人且慢與

悲。奴想報條上寫得明白。決非奸賊嘲弄。必有仗義之人。見元帥盡忠報國。將遺骸殮葬。螺螄殼裏怕是小地名。或地形如螺螄。也說不定。夫人可差人前去尋訪尋訪。國夫人道。既然如此。且差家將四路尋訪。便了不多時。家將轉來稟道。小的奉了夫人之命。四路訪尋。直至西湖邊上。果有螺螄殼堆積如山。大約要向其中訪求。夫人尚未復言。那梁夫人便道。既然有螺螄殼堆積在那邊。我偕國夫人前去看看。國夫人道。如此有勞。夫人。梁夫人道。好說。遂即吩咐左右備輿與岳夫人到了西湖邊。果見一處堆積螺螄殼不計其數。即令家將動手扒開了。看去果有一口材子。岳夫人親自迎前低頭去認。那材頭上寫着濠梁總兵張公之柩。夫人拭淚道。既有張保的棺木。元帥的必在其中。遂叫衆家將一齊動手。霎時間將螺螄殼盡行掃開。見有兩口材子。卻是雲憲二位公子的。那理有元帥的靈柩在裏面呢。其時哭壞國夫人。寸斷柔腸刀刺心。撫着雙棺悲欲絕。雙催玉樹是何因。想兒們同兼孝義隨親親。卻緣何雙刺遺棺獨少親。恁教儘此處傷心生有愧。九京無路怎追尋。慰君靈。有子同登良將傳。恨難平。苦

無劍斬惡奸秦。害得儘杜宇魂消啼怨血。想君家神
 仙尸解故無形。又只得遙進一厄將盡意。紙錢心跡
 共爲塵。負土有心期後日。驀驚念迫痛餘生。致身
 許國忘家室。孝義忠貞聚一門。最傷心不白奇冤遭
 枉屈。丹心掩塞遺誰明。淒風冷雨英雄滯。跨鶴偏
 教夢景清。那國夫人是哭斷柔腸紅淚落。幾番疊絕
 返芳魂。難壞夫人梁氏女。再三勸解始停聲。道言
 元帥人中傑。赫赫英名四野驚。但願夫人消感念。
 仙靈有日訪歸君。目前且避豺狼勢。有朝冤白表丹
 心。奇勳難掩凌煙績。霖雨甘棠活衆生。輔國致身
 垂信史。泰山名重死生輕。夫人巾幗賢才俊。喘息
 週詳善體行。完善全名非易事。半因元帥半由君。
 數言說着夫人意。關心飲痛拭啼痕。深感夫人梁氏
 女。閨中豪傑可人心。承他美意何其厚。患難相扶
 慷慨襟。又只得萬種悲哀藏五內。眉頭縹著強爲情。
 商議三棺先入土。莫遺後慮始安心。梁氏夫人言
 道是。即時傳令衆家軍。覓取牛眠山下土。安排營
 葬作秋墳。諸人奉了夫人令。近地徘徊訪問明。不
 日之間來復命。棲霞嶺下可謀瑩。寬平墳地藏風水。

是能棲鸞永吉門。地主之名呼李直。本城首富一
 良民。其人仗義襟懷曠。不用分文送上門。他敬老
 爺忠義士。甘心奉葬此墳塋。此時附葬雙公子。他
 日求尸奉寢陵。現有一張空契紙。特來相送國夫人。
 其人已作他鄉客。託友前來畫押文。梁氏夫人連
 道好。回頭說向國夫人。元帥仁風傳普化。無論恩
 魯盡知恩。慢悲身後愴涼景。人到如斯死勝生。國
 夫人聽重傷感。可憐無路覓仙靈。到不若馬革裹尸
 身後幸。更勝這靈墳溝壑影無形。他人期望留餘地。
 安得求尸奉入塋。痛負奇冤終待雪。儂期同穴強
 偷生。與言及此柔腸斷。悲呼血淚染衣襟。梁氏慌
 忙來扯勸。淚隨言下共酸心。當時安葬雙公子。入
 土爲安培墳塋。梁氏夫人朝夕伴。同居帥府解愁心。
 聽候鈞綸來放逐。遠涉雲南千里程。慢表夫人遭
 陷困。回文要集兩狐羣。馮忠馮孝兼程速。奉其嬌
 詔至湯陰。當時圍住帥爺府。擺尾搖頭賊勢侵。大
 言特奉君王旨。獲拿全眷到京城。慌了岳安忙入內。
 簾前稟述少夫人。此等事輩少夫人早在意中。遂不慌不忙。正待下堂接

旨。張保的兒子張英年雖十二三歲。卻生得身長力大。綽號叫做花斑小豹子。趕上堂來。向着少夫人道。且慢待小人出去問個明白。言畢放開大步來到儀門口。只見那些校尉亂嘈嘈的正要動手打進上房來。張英大喝一聲。住著這一聲。猶如半空中起個霹靂。嚇得衆人俱住了手。馮忠道。你是什麼人。張英道。我乃馬前張保之子張英。便是。若依了我的性兒。莫說你這幾個毛蟲。就有二三千兵馬。也不是我的對手。但可惜我家老爺一門俱是忠孝之人。不肯壞了名節。故來問你一聲。馮忠道。原來如此。但是不知張掌家有何吩咐。張英道。你們此來。我明知是奸臣差遣而來。拿獲全眷。但不知是文拿呢。還是武拿。馮忠道。文拿便怎樣。武拿便怎樣。張英道。文拿只許一人進府。將聖旨宣讀。預備夫馬候全眷起程。武拿就是用囚車刑具。如果是武拿。我卻先把你這幾個狗頭活活打死。然後自上臨安請罪。憑你主意。有不怕死的。快來動手。言畢。就在門旁取過一根大門。怒氣騰騰的立在大門中間。衆人吃了一嚇。俱吐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馮忠看了不對便道。張掌家息怒。我們不過奉公差遣。只要有人進京。便了。你可入內稟請

少夫人接旨。我們去着人到地方官準備車馬伺候。張英道。一聲有理。便入後稟上少夫人。少夫人便將各家婦工食付清。各侍兒的身契盡行燒了。遂分付家將及僕婢等道。爾等聽者。我家老爺仙去。太夫人及我輩未卜如何結局。汝等皆外姓之人。不忍使你們牽連受累。你們各自帶領家小。去尋生路。爲是。少夫人這一聲示下。只聽階下一片聲的朗答。少夫人不必叮嚀。小人等情願伺候進京。憑那奸賊要殺要剮。也不肯替老爺出醜的。少夫人點首道。難得難得。當時安置停妥。接了聖旨。即日起程。這幾個壞蛋。以爲這個帥府。不曉得有多少金銀寶貝。遂大搜特索起來。誰知岳元帥是不愛錢的清官。僅僅有點書籍及不值錢的雜物。個個都叫晦氣晦氣。早知如此。我們就不來了。馮忠馮孝到了臨安。把抄單呈繳。秦檜卻不相信。暗想岳某手握大權。出將入相。豈有毫無貴重之物之理。必是馮忠馮孝暗中乾沒了。遂令推付雲陽梟首。馮忠馮孝雖是死的冤枉。但這兩個無恥的東西。附和賊檜。助桀爲虐。也應該有此結果。這也不在話下。且說國夫人當時奉了矯旨。流逐嶺南。只等湯陰全眷來京。一同起程。是日少夫人率

衆而來。梁夫人見了贊嘆不已。道果然是忠孝傳家。動身的那天早晨。設宴爲國夫人餞別。又相送了一程。遂洒淚分手。一回轉潤州。一涉滇南。

正傳聞文同一體。要表當年諸葛英。長江返棹悲無限。主帥冤沈雪未能。厭棄塵寰無意緒。感傷一病謝凡塵。只留一子名鈞字。二七英年玉樹成。儒雅有才堪繼父。天文地理盡知聞。莊嚴不作兒童戲。守孝家庭度景春。悲深風木常茹素。感念當年幕府恩。此夕瓣香靈几側。憶起英雄帥主身。春風儒雅文兼武。名將千秋第一人。大功未就遭奸陷。慘死風波恨怎平。贏得偏安無恙在。忠臣身後太淒清。一門忠孝甘遭逐。罪出無名豈服人。吾父感傷成痼病。扁盧無術痛亡身。遺我孤雛成獨立。傷心只有影隨形。興言及此無窮恨。痛淚千行不住揮。悲親更痛英奇帥。幽冥永隔見無期。從今愁看關山月。剩水殘山依舊青。永棄蓼莪愁再讀。春暉寸草感銘心。親帥兩恩原一體。啣環結草報難能。恨我不辰遭母難。受恩帥主撫成人。正思略效微軀報。豈堪惡夢駭傳聞。恩帥嚴親相繼去。烏啼月落斷人魂。

料得九京非萬里。追隨無路痛何深。細訴哀衷拋痛淚。慢追往事不求生。聲聲斷續添哀切。寂寂樓頭三鼓頻。人意闌珊雙目瞑。伏於靈桌睡沉沉。未成孝子尋親夢。趨叩仙裔漢相君。昔日茅廬安社稷。三分鼎足助功成。今傳仙術與於宋。爲佐黃龍痛飲盟。太息功敗垂成際。東南缺願補難能。故勞漢相通天藝。遙慰精忠輔國心。百戰奇功重後起。迎鑾滅虜建奇勳。孝心感格非常事。一念通誠諸葛鈞。莫道九重天樣遠。靈臺修到即瑤京。

諸葛鈞一腔忠孝。感格神天。夢見漢忠武侯諸葛丞相。撫其背道。癡兒休得悲苦。凡事有定。追思何及。只要助岳少君繼承父志。掃滅胡虜。那時候功成緣滿。何愁不得見岳恩帥汝父親嗎。傳汝書籍在此。快快起來。諸葛鈞正在猜疑之間。如夢非夢。覺得有人撫其背上。忽聞此語。不覺喜躍起來。納頭便拜。拜了一會。舉目認了一認。卻見那人容顏如玉。飄飄然有神仙風度。又與那恩帥主倒有三分相像。遂扯着他的衣袂。重新跪下來哭道。莫非是恩帥枉駕麼。只見那人含笑答道。我非恩帥。乃汝之開基先祖天樞上相漢孔明是也。因岳王一門

忠孝節義。感動人天。故而着汝前去扶助二少君。勿使奸臣禍及他。現有兵書三卷。上乃占風望雨。中乃行兵佈陣。下乃所祈如願。好生收藏。明日速速起程。由山東大路而進。救護二少君。履險如夷。牢記牢記。言畢。化陣清風而去。鈞正待問答。即已不見了。醒來。卻是一夢。等候天明。忙向供桌下尋去。果然有個黃綾包袱。即便焚香沐手。打開一看。果有兵書二本。好生奇異。暗想道。說是二少君有難。着我前去相救。事不宜遲。休誤了大事。有負先祖之託。帥主之恩。想得停當。連忙打點行裝。就望空拜謝了一番。攜上包袱。關好了門戶。就望山東大道前進。

任言鈞子出南陽。聽表雷爺別故鄉。杜宇聲聲啼怨血。行來處處景荒涼。相隨只有喬裝婢。朝行夜宿極淒惶。此宵過一鄉村地。卻是個柳暗花明。前七寶莊。雷爺是。悲深風木忘殮。消瘦豐姿冠玉龐。馬乏人疲無意思。盈懷愁緒意伴伴。當時投入招商店。小二慌忙備酒漿。事到傷心偏觸目。見神臺一座位中央。雷爺行近擡秋水。看上邊。岳公神位寫來詳。酸心難忍悲親淚。哭倒臺旁淚萬行。走出一人長

臂漢。攔腰抱定小雷郎。口中便喚賈公子。且住悲情聽短長。道在下起龍韓姓者。欽心元帥世無雙。功高反被權奸害。爲國啣冤實可傷。名重泰山驚四野。江山保障萬民望。招魂無計空嗟嘆。故而設位表衷腸。明知公子忠良後。有緊要之詞要一商。慢揮孝子思親淚。起後承先大專長。兒女情懷收拾起。聽訴秦奸毒計藏。聞語雷爺含痛淚。相偕壯漢至樓房。近前施禮從容問。道君有他語乞示詳。韓姓起龍先作嘆。遂將細事述來長。如何虧了梁紅玉。如何小姐達天章。如何殉節琉璃井。如何合府逐他鄉。如何難覓公尸葬。如何圖像捉賢郎。言言真實無虛假。事前行探得詳。只看少君顏冠玉。山川靈秀體端方。故而疑是元戎子。又見鬪形玉貌龐。事到關心常在念。直言相告避他方。起龍一段言詞畢。公子聞之欲斷腸。欲答一言喉已塞。臨風玉樹倒於旁。這回驚倒韓員外。扶持相喚甚徬徨。忙把羹湯親灌下。頻頻撫喚小雷郎。此時漸漸已蘇醒。悲慟聲聲極淒涼。痛感親經營多載全功棄。血戰徒勞佐帝邦。痛感親爲民爲國忘家室。鞠躬盡瘁瘞恤上

皇。只落得冤遭不白英名陷。靈歸尸解在何方。只
落得一身忠孝千秋重。信史難磨姓字香。恨何堪營
奠空留虛寢穴。無由掃墓斷人腸。更傷心慈母滇南
甘伏節。飄零骨肉異殊方。又何須剩此遺生緣底事。
報仇雪恨敢期將。悲深豈視人寰景。早合追隨泉
路行。料得九京非萬里。須臾撒手志堪償。興言至
此昏沉去。韓家員外急扶將。挽將公子安於榻。緩
緩良言解語長。穎婢魂消空剩淚。互相勸慰費衷腸。
多方勸止雷公子。萬語千言道得詳。要望鳴冤與
後起。待看孝子佐朝綱。起龍留住雷公子。旅館消
停避虎狼。待候神清襟懷爽。再圖打點入齊方。七
寶莊前權寄寓。懇勸解慰有韓郎。相逢萍水情何厚。
患難扶持有熱腸。松使管城期再續。卷分卅二細
書詳。

第六十二回

韓世忠忤奸辭帝闕 金兀朮割地領神州

却說雷公子當時聽了韓起龍這番官語。一慟幾絕。幸有起龍在旁相救。旋已蘇醒。扶上臥榻。暫息。勸道。公子不可過於悲傷。還須保重身子。以待異日報仇。雪恨。公子見他這般美意。只得強整精神。謝道。多承勸勉。敢不自振。但我兩人雖是萍水相逢。然契義是早已託於三生。願訂金蘭。以誌永好。未知尊意以爲如何。起龍大喜道。鄙懷亦有此意。但不敢啓齒。今承不棄。幸何如之。遂呼公子爲弟。自居以兄。吩示小二擺上酒餚。公子却道。小弟胸中鬱結。一點也不能入口。望恕失陪之罪。起龍道。豈有此理。人不進食。豈能存活。况跋涉艱途。尤爲不可。務必得陪兄吃一點。公子道。小弟實難應命。望兄自便。言畢。倚枕而臥。起龍看到這般光景。料難相強。只得獨飲一杯。命小二收開。也就睡了。到得次日。公子強起。必欲登程前進。起龍勸道。二弟且勿性急。由此前去。沿路都有緝捕文告。且圖畫尊容。須要留意。候愚兄前去。

邀了舍弟起鳳的幾個結義弟兄。武藝都是好手。叫他們護送二弟前行。方保無虞。公子道。如此甚妙。只是在此叨擾。不安之至。起龍道。既爲弟兄。那就不必客氣了。當時議定。公子帶着穎兒就在韓家暫時歇脚。

詞中聽說那牛皋。太行山上逞英雄。棄妻拋子無餘累。暢飲狂歌志氣高。戚氏夫人知此信。岳侯被陷喪于朝。夫君又做毛團首。攔路行兇壯氣消。哀怨滿懷無處訴。淚珠彈上小紅桃。此朝金節同開話。相對齊誇帥義高。大衆受恩皆一體。無人雪恨把仇消。戚家姊妹同嗟嘆。往事重追痛淚拋。旁邊走上牛公子。喚作牛通性魯豪。力大無窮真壯士。宛然是個猛牛皋。他聞姨母語般談。即便迎前喚得高。道。人非草木何無曉。枉着衣衫長二毛。受恩深處當圖報。不須背地話勞叨。不爲帥爺伸雪恨。虛生人世枉稱豪。戚氏聞言忙喝住。叱言汝語太蹊蹠。這般犯上何無理。姨丈臺前太任豪。卽速上前賠不是。如此輕責恕初遭。牛通不待親言畢。反身便往外邊跑。口中大語呼奇怪。俺家不是小兒曹。言語不明昏若鏡。去尋老父話心苗。不由分說昂然走。牽

一征駒跨上鞍。加上一鞭沖去快。程途不計路如千。不日太行山下到。停鞭牽馬上山巒。守山囉卒同呼喝。欲待生擒上嶺坳。大怒牛通呼瞎眼。你今聽我道根苗。大王是俺生身父。俺爲王子姓名標。再有言詞來犯上。鼻起頭顱當鼓敲。一衆嘖嘖聞此言。人人伸舌把頭搖。齊齊跪下呼王子。鞠躬引道上山腰。牛通直達牛皮帳。看定牛皋細細瞧。一禮不行先啓口。牛皋二字喊來高。

牛皋見了兒子。正要詢問國夫人一家人的下落。早被牛通高喝一聲牛皋。你不想景爲岳恩帥報仇。反在此間做強盜。好不快活。俺今到此。不爲別事。要問你討三百銀兩。前去追趕二公子。保證他早到山東避難。牛皋道。既然如此。何不從容稟稱。爲什麼將爲父的這般吆喝。殊屬無禮。可將過去事故告訴爲父的知道。一面說。一面取出五百兩白銀。共計十封。放在桌上。牛通一見銀子。更不多言。遂一封取來裝在懷中。便嚷道。你曉得甚來。俺却無開空說古談天言畢。一溜煙的去了。牛皋目送兒子去了。嘆一口氣道。真真報應。俺昔年氣死老母。也是這般口氣。罷了罷了。也是俺做的榜樣不好。

纔有這種不好的兒子。韓元帥當時得了岳元帥遇害的凶耗。悲痛異常。又聞岳夫人全家流徙滇南。更圓形訪拿岳二公子。不禁憤極拍案。一連上了三道本章。求赦岳氏一門。無如俱被賊槍扣留。那個昏君不會寓目。世忠知道此中情形。爲之大怒。趕入朝房向秦賊大鬧一場。擲笏棄職。隱跡西湖。終日騎驢攜酒。玩賞景物。以遣無聊歲月。

青山縹渺水澄清。曲院風和蓮蕊馨。風景依稀仍獨往。滄桑落莫感偏深。行來觸目樓雉嶺。福地空留待磊瑩。雲憲尙留遺跡在。傷心功績共爲塵。世忠難忍無窮淚。酒向荒原痛賞音。暗叫一聲岳恩帥。荷君恩德海波深。記得牛頭山保駕。短章爲我乞天恩。讓功助我還原職。屢屢移動數不清。分給兵船開水寨。賢郎甘做救援軍。朱仙鎮破金龍陣。退敵親承麾下兵。助我旗門諸將士。紅旗奏捷報朝廷。洗我無辜甘自戀。爲余伸雪惱奸秦。如公仁德堪千古。理合人寰享百齡。我公才智驚朝野。正堪保障護乾坤。想公葵向丹心赤。豈期反坐罪無名。憐公生不逢英主。蓋天功績不圖麟。南渡君臣輕社稷。

苦公血戰爲誰幸。戎和天子隨奸欲。笑公迎駕又何誠。二帝不回天地老。江山破碎爲公傾。誰可及握
 奇陣法三邊靖。萬姓難忘撫庶恩。文經武緯安天下。料難
 英氣長留天地春。縱使他萬古聲名傳不朽。
 酬此日抱冤情。恨難消爲民爲國遭奸陷。溝壑填尸
 慘怎禁。從此請纓誰殉國。英雄結局慘於君。可憐
 多少黃梁夢。因公喚醒出迷津。傷心執笏隨朝者。
 冷透臣心火不溫。薄幸君臣何若此。功高也合過平
 分。長脚奸秦何有伴。帝眷偏隆許向金。天壤長城
 民失望。請和容易絕中興。嘆公懷九京心跡憑誰表。
 三字沉冤天地昏。狐兔連羣君面北。浮雲蒼狗掃
 難清。太息江山屏幃失。十年功績已埋塵。只落得
 華表空留愁不返。青山不老古今存。過客難禁喬木
 感。非關知己淚沾襟。世忠感奮忘歸路。淚灑西風
 恨未平。仗劍有心鼻賊首。苦無良策挽君心。悲訴
 聲聲腸欲斷。伴伴驢背覓歸程。慢言大好西湖景。
 難解心愁一玩春。紅日含山天欲暮。斷雲微雨半陰
 晴。何如驢背尋梅客。獨得情懷隱逸心。一樣騎驢
 人事別。世忠訴怨浩然吟。當場難怪承恩者。弔古

人皆感恨增。莫道西湖清徹底。無窮缺憾洗難清。
 回文要表雷公子。風木悲懷海樣深。七寶莊前爲逆
 旅。如年一日總消魂。此宵獨坐與悲際。外廂步入
 起龍身。殷勤挽手呼賢弟。因甚無端又愴神。善保
 身軀爲孝子。報仇雪恨始稱英。淹淹沒沒終無濟。
 欲報親恩須顯名。代洗沉冤兼報怨。此方可慰九京
 心。雷爺聽彼言如此。更觸哀思一慟親。想親貴極
 遭奇屈。人子何能償此情。悲親功在羣臣上。如斯
 結局負丹心。有志豈堪重佐聖。無窮哀怨洗冤明。
 此身何望生人世。難割慈親望子心。起龍扯住頻頻
 勸。自悔惹傷孝子心。在房正在爲難處。外邊嘈雜
 有人聲。
 牛通在他母親面前一場鬪口。不別而行。尋到太行山
 上向他父親討了五百兩銀子。一路而來。到了一個鎮
 所。他却跑得肚中餓了。看見一座酒店。便走將進去。
 亂喊道。有可口的菜。快拿兩色來。待你爺吃了。好去趕
 路。小二看他這般光景。好是個滿抄主兒。忙忙陪笑。只
 揀大魚大肉好酒。雙手奉上。牛通本是個粗漢。又因肚
 中餓了。放出量來。吃個精光。又喊快上來。小二又添

又上十來次酒菜。暗想道。咦。我眼裏從不曾見過這樣會吃的人。立在旁邊候他開發。牛通是吃得飽了。立起身來。抹抹嘴唇。背上包裹。提着短棒。往外就走。小二慌忙攔住道。小爺會了抄好去。牛通道。太歲爺忙忙趕路。不會帶着銀兩。權記一記賬。回來總算罷了。小二道。啊呀。呀。這個斷然使不得的。飯店不是我開的。主人家面前。怎麼去報賬。快快算將出來。牛通道。你且說你主人姓甚名誰。小二道。你若問我的主兒。乃此莊首富姓韓名起龍員外。可是欺得的麼。牛通道。既是此莊頭領。太歲爺偏要惹惹。看他如何。言罷。起身。便將磁器盃碗。打得個粉碎。口中喊道。俺不將你這烏店打倒。不算好漢。在店一衆聽了這般口氣。一個個放下面來。摩拳搓掌。一窩風的趕將上來。同聲道。那裏來這野漢。吃了酒飯。不肯找錢。到要打起店來了。且拿你去見見我們員外。治你個有死而已。牛通大怒道。放你媽的狗屁。敢欺太歲爺麼。衆小二大怒。同聲呼喊。走堂的一衆動手。巴掌拳頭亂打牛通。牛通只是不動。大笑道。太歲爺趕路辛苦。正待要人搥背。好舒服。好自在。那一夥見牛通全不知痛。到把各人自己的手打疼了。正爲無法可治。恰如

韓起鳳得了乃兄手來。邀其去會岳二公子。連日裏無暇。是日抽空出門。乘着馬走過店門。見了這般光景。正要查問。衆小二眼快。早見是二員外。忙叫道。員外來得正好。快住一住馬。起鳳問道。你們爲何將這人亂打。小二道。員外那裏知道。他吃了酒飯。不肯抄錢。反在此撒野。把傢伙打壞不少。故要拿他去見大員外。打他不過。請求吩咐。起鳳將身下馬道。有何難者。遂急行一步。手起將牛通按倒在地。令衆人上前用繩索綁定。擡回莊來。見哥哥。故此一片人聲呼喝。韓起龍正在與二公子排悶。聽了這片喊聲。忙忙的起身來。向雷爺說聲。少陪。走將出來。高叫道。什麼人敢到我這裏大呼小叫。起鳳忙上前一步。奉揖起龍道。好耐性呀。等了這幾日。今日纔來。大驚小怪。却是爲何。起鳳道。因等那幾個朋友。故此來遲。望哥哥恕罪。適纔大喊小叫。却是小弟經過酒坊。拿了一個無賴在此。望哥哥發落。遂將前事述了一遍。起龍大怒道。豈有此理。這座酒坊是我別業。他竟敢如此遭蹋。快與我帶上來。重重責打。衆人哄的一聲。將牛通按倒。一陣亂打。那牛通却不知疼痛。反叫道。你們這班狗頭。打得俺牛通老爺不疼不癢。好不耐煩。誰

知道一聲喊。早驚動了二公子。

驚心兩字是牛通。忙出書齋門一重。行近高廳。攬鳳目。見牛通高吊畫梁中。正當趨近將言問。那牛通眼快把言通。來人是否雷公子。俺是牛泉之子叫牛通。雷爺聞語言稱是。道言牛弟隱何蹤。却從何處前行至。有何貴幹到鄉中。三載相逢愁避面。飄流骨肉各西東。今從逆旅相逢處。又犯何條落衆兇。韓氏起龍聞此語。十分惶恐急於胸。轉身歸怨親兄弟。青紅不問太愚憐。起鳳着忙言有罪。上前解綁釋牛通。口中忙叫牛公子。恕愚瞎眼不知雄。得罪得罪真得罪。尚求雅量更寬宏。牛通大笑呵呵道。不知不罪古言通。但是諸人無力真堪笑。煞癢全無半點兇。打得老爺灰不去。笑他大眾要稱雄。衆人不覺哄然笑。雷爺當下挽牛通。細訴遭冤前後事。傷心贏得淚千重。韓氏弟兄重謝罪。互相問答話從容。起龍詢及諸兄弟。起鳳當時訴曲衷。連朝打掃登場去。故而無假與兄逢。牛通插嘴忙忙問。搗臺搭在甚西東。若然近處遊行便。俺們同去逞英雄。起龍也問親兄弟。你知速速道來蹤。起鳳笑言行不

得。阿搗師却是一奸雄。其人張俊親生子。打搗行兇事欠通。義弟諸君皆執性。弟言不納去匆匆。想來歇脚關王廟。一連三月未相逢。今辰風景晴和好。定然開搗逞英雄。牛通大喜忙言道。必要今朝走一通。韓氏弟兄雄性起。被牛通引誘事忘衷。不計豺狼當道路。商量要去逞豪雄。雷爺上道休粗莽。事必三思方可容。三人笑道無妨事。暫行一玩搗臺中。望求公子同行去。認認奸臣怎顯雄。公子答言余少與。失陪恕弟性情慵。三人不便重相強。告別而行出戶東。迺邇而來無片刻。望中早見搗臺籬。行來聖廟轅門首。轉北投東門一重。但只見人山人海重重叙。人聲嘈雜亂哄哄。好一座高臺紮就沖霄漢。明角懸燈面面紅。臺上一人元寶面。雙睛露白賊形兇。張俊招牌懸掛出。面容無二肉橫縱。旁邊兩個兒兒在。好比那惡煞兇神下九重。搖頭擺尾形容怪。洋洋得意號英雄。牛通一見難禁笑。說向韓家風與龍。俺道登臺何人物。誰知形陋俺相同。起龍搖手低低道。比武何須道貌容。且進一層同看玩。逞能必欲上臺逢。言時同進人叢裏。互相立定展雙瞳。

但只見那臺上坐着一人。向下邊叫道。臺下軍民人等聽者。右軍都督的張公子在此識瞻天下英雄。二十餘日。並沒一個對手的好漢。有本領者。急速上臺來。比試。倘能勝得公子者。張老爺即刻保奏受職。叫聲未絕。忽見人叢裏跳出一個人來。生得豹頭環眼。叫一聲俺來也。湧身一跳上臺。張國乾立起身來問道。你是何方人。快通名來。那人答道。俺乃歐陽從善是也。雖不算個天下英雄。却有一身本領。專尋奸臣對敵。張國乾聽了此言。變色大怒。高喊道。放你媽的臭屁。難道我大官人面孔上刻着奸臣二字麼。從善道。你不是那個殃民誤國張俊的狗子麼。國乾無言可答。將牙挫了兩挫。向着二威道。可惱可惱。我大官人前身作孽。投生在這個賊囚膝下。抹了一面孔灰。偏偏遇着了對頭。在大衆之前出醜。二威道。公子息怒。代我來問問這個狂賊。便同聲高喝道。何來野漢。此間是天下英雄逞能買武之地。豈是借舌生風的所在。有本領者。急速開拳。無本領者。速退爲妙。從善圓睜二目。正待發怒。早見一個醜鬼飛奔上臺。高叫道。二賊休得逞能。俺家却認得你這兩個小賊。是否那個黑心惡賊感方的兒子。一叫感繼祖。一叫

戚光祖。快快上來。認認你金毛太歲爺拳法。言畢相偕從善舉手打去。二威也不回言。使開門路迎敵。打了一會。不見勝敗。張國乾着了忙。親自上來助拳。二韓仰首。綽然驚。相繼擦袍上一層。提起一入感繼祖。擲於臺下。動歡聲。又拿光祖拋雲外。宛若排球落水品。無能兩戚方墜地。韓家龍風藝通神。哄動英雄人一衆。絕倒旁觀萬萬人。羞煞國乾張氏子。咬牙噴目恨深深。思量欲退無顏面。意待爭先藝又平。正在爲難無法處。見擡臺跳上一豪英。身材俊秀容顏美。弱冠童年儀表亭。口說余雷逞小藝。國乾托在掌中心。望其臺下拋將去。大衆人民喝彩頻。堪笑國乾真悔氣。跌得個頭昏腦暈死尸形。正思扒起逃生命。却被牛通一脚蹬。一個翻身隨地倒。嗚呼一命已歸陰。可笑無端三賊子。與風作浪合遭瘟。設甚擡臺誇甚勇。喪身出醜自家尋。須臾散去八千萬。人去臺空月正明。散却一班狐狗黨。當時敘集小豪英。牛通呼喚余公子。道你向何方到此臨。余雷注目開言問。尊兄莫是姓牛人。二人當下談心曲。各訴時乖遭難情。又見一人元慶子。互相洒淚

幾會停。韓氏弟兄邀共去。且從旅店會良朋。細言
岳帥親生子。雷字爲名二少君。料得諸君心念切。
且行相會話離情。何奈一聽非常慰。急欲前行問訊
音。當下六人同舉步。望著那七寶莊前取進程。迤
邐而來非咫尺。迢遙也覺路難行。慢言諸子尋歸路。
聽表招商逆旅情。雷爺送去韓棠棣。更有牛通一個
人。遠看三人前取路。無言公子掩柴門。襟懷鬱鬱
何能遣。風木悲深不自禁。正對庭中秋色好。穎兒
呈上好香茗。舉杯正品蘭芽露。忽聽哄然打戶聲。
童子驚惶同舉步。莊門大啓失三魂。如蜂如蟻人無
數。一擁而來捉岳君。此際雷爺渾不解。龍遊淺水
被人擒。

原來公子送他三人出門的時節。恰恰走過一羣公差。
也是去看擂臺的。一眼見莊門首站着一人飄巾素服。
容貌與那圖形相似。便一個招呼一個。暗暗回去稟報。
知州帶着鎖條軍器。一哄打入莊來。將雷爺拿起就走。
又將莊子裏搜刮了一番。望着州城裏去了。諸葛鈞當
時離了家園。在路上遇着王彪。結伴而行。沿途賣卜拆
字。自己亦占一卦。究走何處爲便。自己占了一卦。以憑

取決。主由湖州進程。這日剛至界口探看。只見一夥差
人拿紐一個英俊少年。宛似二公子的模樣。看他光景。
要捉往城裏去的。暗想道。不錯。一定是公子被他們拿
獲了。恰好今日遇着我。莫非天佑公子嗎。忙忙的運動
奇門。傾刻間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對面不能辨人。這一
班差役嚇得失魂落魄。拋了公子。沒命的跑。諸葛鈞忙
叫王彪背起公子。自家隨着後行。走了二三里地。尋得
一個歇腳的地方。便叫聲雷公子可還認得小弟麼。雷
爺定了一定神。答道。老兄莫非是諸葛鈞麼。鈞子答言。
小弟正是。公子道。老兄真正來得就巧。爲小弟解了一
場大厄。各將前後所經過的事。互相細述了一番。二人
抱頭痛哭。鈞子指着王彪向公子道。此人乃恩帥主麾
下的馬後王橫之子。名叫王彪。公子道。如此甚好。小弟
已承相救。脫離虎口。但恐韓氏弟兄及牛通弟三人回
莊。知小弟被公差拿獲。難免不至州中滋鬧。尙望老兄
設法周全方好。
聽言鈞子首頻點。道公子周詳是至言。且至前村來
歇脚。弟身獨自轉莊前。言時急急尋歸路。七寶村
莊落照邊。奈我詞人班管拙。雙毫難寫幾回圓。提

言州內諸衙役。當時奉了火行簽。成功滿望加恩賞。不辨賢愚只要錢。誰識忠良聖賢爵。神靈默助使周全。鈞才果有通天藝。風姨靈佑合稱賢。一時走脫雷公子。大衆公差刺語喧。一個個是口呆目瞪言難出。潛形無計恨茫然。少時風走人何在。怎向衙中繳火簽。又只得亡命遁逃歸舊業。一場無趣自耽延。擄到財帛皆繳出。分文不敢貯身邊。齊齊口內稱奇怪。口口皆呼遇鬼仙。嘲雜言詞休瑣碎。集將看播衆人旋。一心要會雷公子。個個搵衣要走先。七寶鄉莊遙望裏。起龍兄弟疾趨前。只見那莊門大啓人喧嚷。童子家丁共涕漣。爭稟主人言不好。無端擁進賊強奸。家主出門他便到。撻了那遠方貴客去如烟。又有數人狼虎樣。搶去金玉便遠颺。更有穎兒人一個。不知藏匿在何方。二韓不待其言畢。頓足椎胸痛何言。失去奇珍不在意。惟憂公子怎能還。無端惡賊與風浪。加害元戎及後賢。玉貌偏教圖相像。避風無計把家遷。今朝爲好反成拙。救護來遲恨莫言。言罷弟兄垂痛淚。不該拋弟出門前。看甚播臺誇甚勇。不如同把命相捐。余雷何鳳悲兼恨。

咫尺難逢一面緣。惱了歐陽從善性。欲行兇去到州前。牛通嚷道無他論。俺到臨安問賊權。一語未完飛步去。五人此際作呆顏。互相商議州中去。劫獄行兇事可全。掩上莊門方指路。見前邊步近地行仙。飄巾素服偏儒雅。秀骨珊珊入畫妍。靚面迎來先致語。向著那韓家兄弟敘來緣。但見那人拱着手道。前邊衆英雄內可有韓氏弟兄麼。何鳳聽聲音似乎很熟。便趕前一步。舉手道。尊兄莫非是諸葛兄麼。余雷聽了也移近一步認了一認。便道。果是鈞兄。便指著二韓道。此二位是韓家昆弟。吾兄何時來此。鈞子道。一言難盡。遂向衆兄弟見過了禮。起龍道。兄臺何識賤子名姓。鈞子道。不瞞諸君說。未來的休咎小弟略略知道一點。余雷接着道。聽聞伯父前在元帥麾下。事事皆能先知。家學淵源。毋怪老兄也有此等本領。韓氏弟兄聽了此言。十分驚異。忙道。望兄爲俺們決一大事。鈞子伴爲不知。問道。有何大事。衆人忙將二公子被擒之事。述了一遍。鈞子大笑道。如此說來。小弟是諸君的解厄星君了。衆人慌忙動問。有何奇遇。鈞子道。諸兄何必窮問。隨弟去見了二公子。便知底細。起龍道。

顯兒不知究在什麼地方去了。鈞子道：「不要去管他。終有出現的日子。但是事不宜遲。快快同到前邊與公子相晤。今日就要動身向山左前進。余雷等道：「如此甚好。起龍向着兄弟道：「我們在此終有一日落在那賊的網裏。不若棄家同去。起風道：「兄言有理。二韓想得多停當。一切家政交代清。隨了南陽諸葛裔。互相問路向前行。須臾到一村莊處。鈞子相邀步入林。見一座小小柴門。臨曲徑。數聲犬吠。有人臨走出個。彪長大漢形容壯。大步行前說事因。道：「緣何等候多時久。雷爺盼望系憂心。聽言鈞子容含笑。招手諸人共入門。當時晤面諸豪傑。互相悲喜動哀情。余何一見雷公子。細注英姿觸目驚。宛若雲君無二樣。偏偏儀表更丰神。秋水神清如帥主。海鶴風格氣如雲。只因遠隔湯陰地。未嘗親面識少君。今朝一見情如故。世世交深沐帥恩。雷爺甚感韓家義。致謝殷勤更涕零。望着山東前取路。朝行夜宿歷風塵。留書寄與牛通弟。催他早到魯邦隣。按下斯文提異域。說起當年寇敗情。黃河失守三城陷。棄盔拋甲四番君。兵殘將敗無生趣。逃轉黃龍老賊營。差出一人哈迷蚩。中原通信議和成。宋廷摧折擎天柱。割地請和羞莫深。喜煞金邦朝與野。高歌慶賀老狼君。樂煞一人金兀朮。從今無敵可稱能。長城倒去無屏障。獨行獨往懼何人。此朝入殿親呈本。請纓統領衆三君。擇期要進河南省。領取神州作帝京。大喜狼王忙准奏。道：「王兄有志竟能成。此番不是從前樣。不勞傾國發雄兵。只帶三千人共馬。料無迎敵再交征。四王領旨離金闕。吹動胡笳振耳鳴。簇簇弓刀跨壯馬。揚揚金鼓震威聲。計程已到中原界。望中遙見潞安城。軍威嚴肅仍如舊。招展旌旗白似銀。岳字大書威未滅。岳公仙去儼如生。其時呆了金邦主。莫是訛傳落將星。但只是紅旗滅色何其白。不甘人死鎮邊城。忙與軍師商議道。快決虛實好近城。哈迷蚩道無其事。主公但請放宽心。斷無岳某居人世。我等安然入界隣。號旗換白無他故。大約其方感戴情。兀朮聽言頻長嘆。斯人堪畏更堪欽。宋朝名將推爲首。德澤恩施四野欽。握奇神妙原無敵。文全武備兩驚人。滅某金邦功咫尺。堂堂正氣凜森森。當初破某金龍陣。將敗兵

殘盡失魂。提起中原皆縮首。愁聞岳某便驚心。今日重來如隔世。中原氣盡某當興。宋朝從此無人物。某家從此獨稱能。只剩下殘山剩水空營地。獨少平戎輔國臣。猶留得遺愛甘棠碑載道。江山如許弔亡靈。金兀朮是一面言談且走馬。揚鞭已抵潞安城。四王又把軍師叫。事不三思慢亂行。莫待臨城難措手。文龍不是省油燈。哈迷崑道何勞慮。現有這宋王手證令他睜。思量不用穿城過。只消繞過此州城。兀朮點頭言有理。當時督隊起雄軍。繞出州城無片刻。吹動胡笳急急行。莫道城中無整備。文龍也有一條心。自聞恩帥含冤死。哭倒衙齋不願生。後聞天子成和事。他更無心鎮此城。強度寸陰延喘息。惟期雪恨洗冤情。故任兀朮城邊過。只當無聞不理論。一念帥爺灰盡志。二思兀朮舊荷恩。不如不作爭名事。富貴浮雲看得輕。日與城中文共武。焚香燭燭賦招魂。潞安州城已潛度。又近狼關內地城。扯起旗幡升炮過。城中將士當無聞。須臾又近河間府。早有藍旗報入城。霎時間四門安起將軍炮。搖旗擂鼓欲開征。忙了四王金兀朮。說向軍師哈姓

人。

此間領郡是那仁心保郡的張老先生的賢郎麼。看他這樣光景。想是要與某家開仗。哈迷崑道。主公擢他作甚。現有宋王賈路潞文在此。他縱不開城歡迎。焉有抵抗之理。言畢。催動三軍直逼城下。只聽得一聲炮響。放下吊橋。飛出一員大將。甚為驍勇。高喝一聲。兀朮拿下頭來。試試我張立的利害。言畢。舉棍向兀朮的頭上打來。兀朮着了忙。急將賊槍的假詔張開道。且慢動手。張太守既為宋臣。當遵宋朝天子之詔。擅敢阻住某家去路。張立怒道。兀朮休得胡言。你仗着那賣賊秦檜這張假詔。逢山開路。遇水成橋。却瞞不得俺張氏弟兄。今日狹路相逢。豈肯放你過去。速速上前領死。一為聖上除害。二為恩帥主消恨。言畢。大吼一聲。催動健兒迎敵。兀朮見他來勢兇猛。也便奮身對敵。當下兩陣對圓。擂鼓搖旗。好一場大戰。這一個斧頭起處雷震。那一個鐵棍揮來豹虎驚。哈迷崑看了這般光景。料難就此了事。忙忙的發出一枝令箭。去調援兵。自己換了中原服式。趁着廝殺不休的當兒。一溜烟的混過黃河。去尋賊檣講話。

當時大設戰爭場。勝負難分試較量。一陣鳴金收了陣。濛濛微雨隱斜陽。埋鈞造飯金邦主。恨恨難消太守腸。飛馳羽檄告同氣。就着他。黃河齊隊勦金邦。來書整頓重開陣。決個雌雄方下場。一爲帥爺報仇恨。二來爲國掃狼烟。來辰不待金雞唱。抖擻精神着鞭先。全身甲冑如銀白。號旗雪恨寫來詳。一聲號炮驚神鬼。旗門獨立氣昂昂。重重軍馬排成隊。凜凜威聲透五方。正待兩軍交手處。飛傳丹詔至河梁。宋君御筆皇皇示。命啓城門逐四王。割土分疆和有約。神州領座並肩王。若有一臣違旨者。罪當叛逆赴雲陽。若有縉紳違上諭。滿門全滅是收場。這回惱煞勤王士。怨氣沖霄恨莫當。意欲奮身重對敵。又愁逆旨罪難當。畫虎不成反類犬。思量無奈怎收場。令旗一展全軍退。進城只得讓豺狼。忍過目前思引退。何心更戀此昏王。英雄按定胸中憤。掛冠棄職早還鄉。這邊兀朮軍威壯。銳氣堂堂領要疆。莫道秦家無用物。居然手段使來長。扭轉君心甘順虜。不思坐井有上皇。其時喜溢完顏賊。抖擻威風進此方。兵到黃河無阻隔。宋王有旨命迎將。

滔滔入了中原境。相州城郭亦在望。兀朮其時驚更異。拍手難禁笑語狂。岳某當年真壯者。此城鞏固資保障。某家九進中原地。竟難插翅入其方。聞風使某軍兵遁。四海人欽姓字香。今日到來疑夢裏。英雄何在感興亡。岳某當年血戰奇功遭枉屈。江山屏障佐朝堂。可笑宋王何福薄。長城自壞招禍殃。今日某家來坐領。天心暗合助金邦。却使某家增太息。棋無敵手豈能降。虎鬪龍爭空戀主。英雄氣盡感蒼茫。從此南方皆某土。誰敢請纓設戰場。不戰而成真有幸。論功奏檜合封王。一面言揚飛騎過近城。一看忽然驚。不見開城迎駕者。只聽得喊聲一片不投降。料是城中文共武。更有縉紳動憤腸。齊心竭力將城守。那容兀朮肆猖獗。萬口同聲皆罵賊。弩弓白羽射番王。十分驚異金邦主。事逢中變怎籌量。又只得退下三軍胡虜卒。安營遠遠暗相商。窺探宋軍威勢甚。怎能冒險入殊方。又催接應人和馬。急書雪片上番王。書寄軍師哈姓者。背盟書責宋昏皇。事說來遲行事快。又有那九重鈞旨縱胡邦。示曉相州文共武。不容囉唳啓城降。此旨一傳人

盡駭。滿城文武意徬徨。其時怎敢違君命。忍辱爲
 臣侍北王。掃地衣冠何面目。人人思退願還鄉。權
 忍目前王御旨。不甘大宋順番邦。惱了城中諸父老。
 順胡亦覺汗顏龐。既然君命煌煌下。那敢違抗取
 災殃。人人立在校垣上。一片人聲把話揚。此間不
 遠湯陰縣。岳侯祖籍在其方。不許絲毫來侵犯。大
 衆人民方肯降。聞語四王掀髯笑。父老紳耆義何長。
 某家自應遵斯議。岳侯仁德果無雙。毋怪爾民懷
 感念。某家欽敬亦非常。斷然不擾其遺地。還要臨
 風進一觴。令示隨來諸將士。湯陰一縣不容行。岳
 太夫人墳墓地。仍歸宋土是南邦。純孝精忠生氣在。
 使之愚魯也心降。此令一傳民盡服。更無他議再
 推商。其時樂煞完顏賊。座領神州割帝江。天子甘
 心分社稷。萬民奉旨任金邦。奸臣長脚專權位。破
 碎山河此下場。讀史幾人垂痛淚。當年面北笑康王。
 要知下卷如何集。表出冰肌鐵石腸。

第六十四回

鞏夫人冰清玉潔 柴郡娘感義酬恩

却說牛通當時聽得二公子被擒之事。直急得怒髮沖冠。竟自尋路來至臨安。進了武夷門。東撞西走。來到一座大衙門面前。拉着一個過路人問道。這是什麼所在。那人叫道。你這朋友好不討厭。快讓我行路罷。牛通道。好人兒。向我說了這座衙門住着何等官員。一面說。一面向身邊摸了一塊銀子。付那人道。送你買個點心吃。那人接了銀子。好生歡喜。忙忙的稱謝道。承你厚情。多謝多謝。這座衙門裏却住着一個大大的奸臣。去年臘月間。他將個護國的忠臣謀死了。今春又將大宋的江山都與外邦了。你道可惱不可惱。牛通道。聽你說來。這個奸賊就是秦檜麼。那人道。正是。牛通道。却不知那忠臣姓甚名誰。那人道。好漢子。你難道不知那精忠報國的岳元帥麼。勘定大亂。人民愛戴。莫道中原老幼皆知。就是那些番國也無不欽敬的好漢子。你快去尋路。不要落在他油鍋裏。送了性命。言畢。那人回身欲走。又

被牛通扯住問道。什麼叫油鍋。快講我聽聽。那人低聲道。就在他內花廳左首。開得共有五六口大油鍋。這兩三月內。不知燒死了多少老幼人民。你不信。慢慢的訪問便知的確。牛通道一聲可惡。就一個轉身。由人叢內攢入頭門去了。正值上燈時候。他走到大堂上一看。見攔着一乘大轎。暗道。好個藏身的所在。就攢了進去。坐待更深人靜。走將出來。要向上房去看看。各處門戶關好。一眼望去。見院子中一枝大樹。緊靠瓦簷。月光之下。看得清切。就爬將上去。一步挨一步。來到一個最高屋頂上。輕輕坐下。揭起幾張瓦來。往下一看。却是一層天花板。便向身邊摸出一口利刀。將天花板挖起一張。道。太歲爺好點子。呀。恰好尋了對頭寢室。你看梁上懸着夜光燈。四壁黃綾。好似皇宮一般。不是賣國這東西的所在麼。正待跳將下去。只見那帳幔一動。他便住了脚。但看幔子中攢出個頭來。手取便壺。牛通眼快手快。擎起一塊三角火磚。向那帳幔前拋去。不偏不正。却好打中鼠賊的狗眼。只聽得叫聲阿喲。早已滾落床下。牛通暗道。事情不好。急急越瓦而遁。這裏打倒那個人。正是賊檜。看官。你想這個壞蛋何等威福。在這相府中豈無

侍帳姬妾。只因這個潑辣而妒的婆娘。那裏還容得他
置側室呢。故而除了此例。却使這賣國賊吃了一肚皮
自便。

墨痕香處寫忠貞。忍使霜毫作穢文。遺臭流芳千古
事。怪儂長作不平鳴。與盡詞文三十卷。傷心弔古
到而今。蟾圓三度詞難就。卅一書章強續成。為惜

九京迎帥駕。無從補綴寫哀情。書來處處傷心景。
破碎河山惜宋君。一代興亡留信史。追思存跡恨難
平。頻言不具情文剝。要表牛通是夜情。打倒秦奸

思遁跡。奈何無術學飛騰。屋脊梁間來坐定。思量
無路去潛形。聽他下面人聲雜。一片高呼捉賊人。
其時無奈真無奈。膽落魂驚十二分。忽地空中神語

朗。道牛家公子慢憂驚。從容伏我肩兒上。救你今
宵脫難星。言畢現身雄凜凜。月光相映甚分明。却
是濠梁張總鎮。兒時一面記來真。是神是鬼真難辨。

聞得他。大義當年殉主軍。足見一誠天可鑒。魂歸
却在玉虛門。今朝忽地英靈顯。到把牛通戰戰兢兢。

喜不自持心志忘。如夢如醒雨不分。相對無言呆了
面。張神囑令閉雙睛。牛通不敢來違命。緊閉雙瞳

默默聽。耳邊只聽風聲響。此身好似已騰雲。不上
一時行百里。神風相送魯邦臨。空中囑道休驚恐。

許向宗銜會岳君。一振手時身墮落。牛通驚異起雙
睛。果然到了山東界。神靈不見影和形。心香一瓣
低頭拜。十分感激肺腑銘心。不遇馬前張義士。怎得

牛通脫難星。感念一番忙取路。日光正值午牌辰。
慢言問訊宗銜去。要表雷爺小俊英。義弟幾人為伴
侶。計程齊魯遠山青。行行山盡臨江界。一望前邊

大吃驚。但只見一片茫茫江水闊。絕無路徑可進程。
濛濛細雨天光暗。水盡山窮莫問津。走上一人諸
葛裔。沿河四下細觀睜。江水無涯清澈底。綠柳陰

裏有舟橫。此時不覺心歡悅。駕長連連叫幾聲。道
我等弟兄迷失路。寶舟借宿一宵辰。渡過此河齊魯
界。舟金多送獎酬君。船艙走出彪形漢。用目詳觀

逆旅人。一其岸頭人七個。昂藏各有俊丰神。鳳入
鴉羣偏觸目。其人如玉異常形。容光艷艷凌雲表。

宛若雲翁岳長君。儒雅多文椽棟器。神情秋水似元
勳。不看之時猶是可。看來識得小雷君。躡身一縱

身登岸。啓口忙將公子稱。倒把雷爺心志忘。此人

何以識余名。答言誰是雷公子。好漢緣何錯認人。那人便不回言答。納頭下拜具來情。道言小將隨元帥。二字王明賤姓名。朱仙鎮上蒙恩澤。雲君朝夕喜相親。憤慟帥爺遭大故。賊秦狗肺虎狼心。圖形尊貌沿村貼。加害元戎一滿門。小將聞風心膽碎。誠心探望二爺身。遂將往事從頭述。細訴金牌散六軍。鐵甲三千悲倒騎。畫圖留像乘民誠。破浪乘風經險道。漚泉軍器送河濱。金山勝蹟難從隱。元帥忠君寇未平。如何行至平江驛。如何矯詔罪功臣。如何校尉加威勢。如何仗義死王橫。那時元帥遭奸陷。小將同行四個人。乘空脫身尋道路。欲向湯陰報信音。誰知逆旅行難上。沿途訪問個中情。適纔鎮上傳言出。公子遭擒被衆傾。小將着忙藏此地。欲行劫獄到州城。

前兩日聞得湖州府將公子拿獲。行將解往臨安。因此小將約了幾個會技擊的朋友。駕着漁舟在此探聽消息。如已動身。即在途中截劫。俾公子得脫虎口。不期如天之禍。公子已安然脫險。雷爺聽了王明這番言語。不禁失聲而慟。王明勸道。公子且免悲傷。事既如此。不得

不作隱身避難之計。衆英雄同聲言善。王明叫道。事不宜遲。快請公子們登舟。當時衆英雄勸住了公子一同下船。你道漁舟窄小。怎能載得這許多人呢。幸有六七隻漁舟。分開坐着。舟人解了纜子。咿咿吓吓搖不多時。將近岸口。望去有座古廟。王明指着向公子道。小將同着哥哥住在此間。一面說。一面將船攏岸。就請衆英雄公子進廟。忙忙的鋪牀搭帳。準備夜膳。同了哥哥王義出來叩見公子。談論了一會。次早王明兄弟來爲公子送行。將元帥那口寶劍呈與公子道。此是先帥爺故物。特呈公子佩帶。雷爺看了父親遺物。悲傷欲絕。幸有衆弟兄再三勸止。王義牽着匹白馬駒來請公子騎了。遂同聲稟道。小將弟兄因有他事勾留。未得護送公子。實爲抱歉。雷爺拭淚稱謝。當時同着衆兄弟別了王氏弟兄。望着山東進發。

紛紜瑣事集難全。聽表夫人至滇南。杜宇魂消啼帶血。淒風冷雨進南關。一門忠節彪青史。歷盡蠻鄉道路難。逆旅傷心成斷雁。飄零骨肉憶家山。扶危幸賴梁紅玉。知義酬恩分外虔。女將十名差護送。逢州遇縣不遭殘。故而在路無他慮。全眷安然計入

關。梁氏夫人曾有命。南寧送到令其還。早轉潤州行繳令。國夫人最諒人懷。錦箋書謝梁都督。厚送川資女將回。惜別一番分手去。天南地北路漫漫。鳳入牢籠難振翅。龍遊淺水被蝦玩。怪他荆棘偏生道。南關任守一奸頑。其名干始秦奸黨。早受奸秦囑託單。聞得岳門全眷至。奸邪有意味心裁。升堂高坐廳廂上。安排要造點名單。大怒張英人一個。當堂來問賊奴才。道我身隨眷行千里。更無一處檢名單。堂堂天子朝臣眷。不比流徒下等看。名冊單兒經我手。豈容官府自清盤。你何小視吾家主。可曉得這半壁江山誰奠安。此地宋君朝御土。南臣面北你何堪。我張英不是無能輩。要欺主全門卻萬難。干始道言無你分。本官行事獨心裁。既然你要強持論。不按名兒任點來。指名要見鞏家女。武康節度正蘋繁。只因奸賊知消息。鞏氏蛾眉第一班。傾國傾城冠絕。狡枝占斷百花端。今朝干始真該死。色膽包身是禍胎。點册提名連拍案。張英此際轉籌難。欲待行兇人又衆。不如且忍保全安。坐中干始高聲喝。令傳左右快捉來。下廂個個斯言聞。夫

人此際亦為難。少夫人更言言曉。勃然怒氣上眉灣。海棠花貌濃霜罩。蓮瓣輕輕直上關。不作閨房兒女態。嬌嬌英氣爽人看。灑脫隨行諸僕從。弓鞋窄窄步偏安。上堂幾步撥秋水。一見奸徒憤絕看。春葱手指真該死。喝聲奸賊好狂頑。須曉我岳氏一門忠義士。汝休作尋常他犯看。奉旨流徙臣節伏。視生如死有何難。大人伏罪忠於主。子孝臣忠無愧顏。自分甘為英烈婦。豈能玷辱此門楣。寧為烈烈轟轟鬼。廣攝無恥賣國奸。干賊干賊汝附和秦奸真混賬。罵名千載落人間。罷了罷了我何權須與輕一死。森羅殿上捉秦奸。雲君雲君君為孝子儂全節。同心原合素心堅。檀口言遲蓮步快。梅妝正撞石階前。莫愁粉黛香消際。不讓經霜松柏堅。幸有那隨行四個家人婦。着意扶持始護全。惱了張英飛步上。厲聲呼喝賊瘟官。聽說那淫邪甘死居堂上。一時問耀武揚威順口言。口口要提鞏氏女。聲聲聲語竟難堪。搖頭擺尾形容醜。拍案行簽令屢頒。忽見少夫人走上。淫邪睜眼頓時呆。魂消魄蕩渾無主。真是那姪娥被謫下瑤臺。但看他縞素風流描不就。梅花映月倍

明鮮。頓覺一庭香似海。光華奪目秀忘餐。因此上憑他怒罵無言答。身如泥化目偷觀。欲加狂語聲難出。如醉如癡願作難。忽見哄堂驚失色。他卻無言二目看。直待張英呼罵賊。方纔立起強開言。阿喲啲了不得呀。你這個該死的賊囚。這般放肆起來。快與我將他推下去。一頓亂棒打死了罷。左右正待動手。只聽得外面飛報上來道。柴王駕到。急得干始魂不附體。忙忙整冠出門跪迎。看官你道這個柴王是誰。就是那岳元帥奪武魁之時。鎗挑死的柴桂的兒子。叫做柴排福。此時襲了父爵。仍在南寧鎮守。這日得了賊檄。親書着他處死岳氏一門。并可雪汝父之仇。除老夫之患。他日自當厚酬。小排福得了此書。忙忙入內稟呈老母柴郡娘道。明日岳某全眷到關。孩兒要爲父親報仇的話說了一遍。那老郡娘不聽則可。聽了喝聲住口。你不可聽信奸臣。壞卻一身名節。柴王道。母親此言怎講。老郡娘道。你那裏曉得當初你父聽了金刀王善之言。借奪魁爲名。要搶宋室江山。與岳某當堂比武。那岳某良言相諫。汝父不聽好言。反將威勢逼他。故至死於鎗下。汝父死後。王善起兵謀反。全軍覆沒。汝父倘然做出

叛君大逆的事來。你父亦與王善一樣。你我俱爲刀頭鬼。那得今日之榮。襲王位。你附和秦賊。將他一門斷送。豈不落罵名千載。恩怨不分。何可爲人。況且岳某是個保國的忠臣。宋天子這半壁江山仗他數年血戰而得。名留千秋。汝勿助桀爲虐。欺凌寡婦孤兒。排福聽了這番言語。躬身答道。若非母親訓言提醒。孩兒幾陷不義。言畢。正待出外。老郡娘叫道。我兒轉來。我想岳夫人今日該到南寧關了。汝可速至關上。去見岳夫人。說老身渴想良晤。明辰早備車馬奉迓。至舍敘談。敘談。柴王奉命帶領家將來至南寧關。恰巧來了解厄星君。當時干始接柴王。千歲三呼跪道旁。迎入高廳參見畢。龍團獻上禮偏長。柴王啓口來垂問。道樞相全家到此。孤奉娘娘鈞旨至。前來進謁岳忠良。柴王此語方言出。干始登時面落霜。胸中小鹿怦怦撞。口呆目瞪死尸腔。走上張英人一個。將言一一稟。梁王。坐中大怒柴排福。變色登時把話揚。喝聲拿下真甘死。重施掌嘴律條行。兩班衙役同聲應。按倒奸邪惡賊強。干始呼冤求恕免。道小臣無罪受非殃。堂堂秦相親書在。他囑我將岳門全眷付雲陽。算

來干始良心好。救獲全家竊窳娘。還望王爺饒性命。
 小臣未犯那仙娘。柴王拍案言胡說。法犯三章汝
 罪當。輕視朝廷真命婦。理該梟首付雲陽。姑且從
 輕輕國法。全身賜汝是收場。別人懼怕秦奸賊。孤
 家獨不懼奸強。宋君不識賢愚別。孤今爲他拒虎狼。
 喝令一聲推下去。站籠立貯此奸強。今朝干始真
 該死。身入籠中膽魄揚。哭罵秦奸傾國賊。害我今
 遭非命亡。求懇柴王憐不赦。一班護衛勝豺狼。釘
 好站籠重稟命。封皮貼上示民望。當時推出頭門外。
 包他干始見閻王。附和秦奸輕命婦。三分果報示
 奸強。做甚狐羣豺狗黨。須難漏網有蒼蒼。高廳聽
 表柴排福。判示分明散了堂。請見夫人巾幗士。殷
 勤致意道衷腸。自耽救護來遲罪。累及耽驚事一樁。
 國夫人也殷勤謝。感承逆旅救全堂。柴王細述當
 年事。又云母命請迎將。夫人聞語方知道。深羨柴
 王後裔良。賢母果無庸俗子。思仇明辯老娘娘。傷
 心追念先夫子。爲國心誠世少雙。弱冠之年身未任。
 明扶暗助宋君王。鞠躬盡瘁勞軍務。名敗身亡是
 下場。深感柴家賢母子。酬恩消怨不尋常。互相感

謝言談久。柴王回駕轉宮牆。次朝車馬紛紛至。迓
 迎全眷到其廂。要知此後如何斂。下回之中續前章。

第六十五回

鳴不平胡迪遊陰曹 刺元惡施全棄東市

卻說國夫人當時率領兒媳輩來至柴王府中。老娘娘降階相迎。進了銀安殿上。分賓就坐。互道仰慕的意思。茶罷大開筵席。留住岳夫人等歇了一夜。國夫人告辭起身。老娘娘再三不從。勸道：「夫人就在舍下居住。萬不可冒險前進。此去尚有三個關口。開得俱受了秦檜囑托。必要謀害夫人全家性命。況此去一路高山峻嶺。不易行走。不若老身叫小兒去將些金帛買囑回來人役。叫地方官起個回文。叫他們返京繳旨便了。」國夫人道：「雖承老娘娘殿下盛情。感銘肺腑。但是儂家先夫子小兒相繼死。妾身何敢偷息。人間聽憑賊槍。怎麼謀害。是不怕的。倘得早日瞑目。與先夫子相見於九原之下。也是很樂意的事。」柴那娘道：「既是夫人立意不違聖旨。冒險前往。必得老身親送。過了三關。方保無虞。不然徒死於奸臣之手。亦大不值得。」國夫人道：「妾家不幸。遭此橫逆。履險蹈危。理所當然。怎敢累及老娘娘長途跋涉。」

使儂家何以自安。小柴王走上來道：「岳伯母既如此言。母親勿勞。使孩兒代送便了。」老娘娘道：「吾兒言之有理。岳夫人不可再卻。」老娘娘道：「更有一言奉告夫人。令孫申郎尚在懷抱中。未能離母。令孫甫郎童年英俊。不可使臨虎穴。老身意欲留在舍下。未知尊意若何。」國夫人作謝道：「妾身早有此意。但不敢造次奉請。今蒙代為鞠養。感何可言。」老娘娘大喜。到了來晨。國夫人拜別了老娘娘起程。老娘娘惜別殷殷。重進一卮酒。祝夫人全眷一路福星。國夫人領謝。酒淚而別。小柴王帶領家將百名。扯起大旗護送。按站而行。不一日已到三關了。柴王護送進途程。將近三關這座城。柴字號旗人盡曉。豈能囉哩暗加兵。守關總鎮渾無主。無從殺害岳家門。負了堂堂秦相托。深恐殘生生活不成。笑當初衣冠掃地庸徒廣。趨奉秦奸勝奉君。欲待上前爭口角。畏懼柴王銳氣森。只得復書連夜去。請令秦奸再理論。這邊過了三關地。又近平南關要津。關中總鎮名黑虎。倚仗秦奸門下人。霸住此關尸素位。每行不法亂胡行。今聞岳帥全門過。有心加害出雄兵。大戰一場方能去。柴王奮勇退妖氛。不日之間

城郭近。濱南關上勢崢嶸。守關總制同千爵。亦屬
 秦奸賊黨門。扶助一雙偏付將。一呼廣晉昧心人。
 一叫甲川袁字姓。狗黨狐羣少正經。王道不行存霸
 道。無廉喪恥付權臣。當時齊起人和馬。站城督隊
 把兇行。因見岳侯全眷至。黑心三賊勢縱橫。稟過
 柴王求允準。單單要滅岳侯門。眞受當今秦相托。
 必須斬草要除根。城頭斯話方傳出。大怒柴王誠德
 心。高喝一聲言住口。手指高關罵賊臣。厲聲大喝
 同千爵。汝敢無知亂出聲。知法犯法無輕赦。徹底
 陰謀孤盡聞。大不該拆毀鄭莊公廟像。他家後裔不平
 鳴。御前遞狀蒙君允。罰汝倍還百萬金。汝反行兇
 傷彼後。黑心謀叛自欺君。奸情一敗無從隱。加禍
 賢臣坐罪名。汝到安然干係脫。聖主難明袖裏情。
 竟倚秦奸重復職。居然高爵鎮邊城。思量得計欺忠
 裔。而今要害岳侯門。狠心狗肺心何毒。一波未盡
 一波興。孤家照律翻陳案。不治奸邪負帝恩。喝令
 三軍須奮勇。拿住同奸再理論。一爲鄭公消塊壘。
 二來保護岳侯門。城頭氣煞三奸黨。吊橋放下決輸
 贏。兩邊擂鼓來開戰。地動山搖決死生。好個柴王
 眞了得。方天畫戟手中輪。一鎗正中同千爵。四脚
 朝天倒在塵。重戮一鎗生命絕。血流尸濺共爲塵。
 柴王回馬鎗來快。甲川袁性命歸陰。鎗中心窩噴熱
 血。尸爲馬脚下邊塵。三鎗廣晉腰支斷。三命同登
 枉死城。笑他空使千般計。加害忠良禍及身。笑他
 空附秦奸黨。枉遭非命護誰人。一陣羸來柴小主。
 護衛忠良出至誠。安然進了重關嶺。安排僑寓扎行
 營。敍集濱南文共武。再三囑咐話殷勤。樞相全門
 居此地。不容輕慢半毫分。一切事完來入內。稟達
 夫人告起身。國夫人感柴王德。殷勤致謝不非輕。
 柴王回轉南寧去。岳國夫人滯異城。莫怪管城書草
 草。事逢掃興懶成吟。孤鶴梅清甘寂寞。天南地北
 剝哀情。淒涼莫話濱南事。提起南陽三少君。當初
 外祖傳書至。相招千里會歡情。
 三公子霖爺當初奉了外祖李公手書。攜着湯英來至
 南陽居住。與舅父李澤終日裏論文比武。旁人不識是
 寄名父子。到疑是師生。甚是親密。後來三公子接了母
 親自京來信。前後之事。一一知悉。又因母親信中。再四
 叮嚀。不許使外祖知覺。故而飲痛莫申。每日裏勉強侍

寢問安。所謂是日間強作承歡計。每夜哀深淚透衾。因此悲悲切切。竟成一病。幾至不起。李公父子着意調治。終無見效。忽一日。霧爺睡夢中至一所在。瓊樓玉宇。異草奇花。迥非塵寰風景。公子驚訝相疑之際。忽見一女。仙娥冠羽服。招手命坐。賜以胡麻飯。玉露漿。殷勤相勸。霧爺飲畢。覺得體中爽朗。起身作謝。請示尊仙名號。女仙微哂答云。儂非別人。乃汝姊安娘也。記之勿忘。公子驚喜而醒。竟覺病體霍然。李公一門歡天喜地。過了幾日。公子憶着夢兆。遲疑不決。這日閑話中與李公提及。李公遂將安小姐轉世爲安小姐事。細述了一遍。霧爺道。既有此事。緣何孫等不知呢。李公道。你年紀幼小。有所不知。因汝父愛女情深。所感而至。安姊死年。即安姊生年。大衆不提往事。恐汝父追念安姊。霧爺聽了。外祖這一番言語。方知就裏。安妹即安姊也。光陰如駛。不知不覺。又經旬日。三公子一心想念母夫人。這日來至外祖前。假說要至湯陰省親。李公允應。遂囑咐道。吾孫要去。須得留下湯姪孫在此伴我。早去早來。不可失信。公子應命。當時擇了吉日。準備行李。設酒餞別。依依難分。霧公子帶着四名家將。離了南陽。公子坐在馬上。對諸

家將道。汝等但知我至湯陰。其實不是。你等去想。夫人偕全眷遠徙滇南。二爺避難山左。湯陰杳無人跡。前去何爲。今欲追隨母親。稍盡人子之心。四將同聲的答道。滇南山路崎嶇。如何得到。公子下泣道。憑他如何艱險。難行。我只圖一見夫人。死而無悔。諸將見公子言決。不敢有違。只得應命。望着雲南大道進發。省親千里不辭勞。颯颯秋風雁字高。夜宿朝行愁問訊。計程天遠路迢迢。行來一座高崗嶺。羣山環翠聳雲霄。萬木參天疑絕道。忽聽鸞鈴響聲高。冲出一枝人共馬。攔住霧爺八寶轎。喝聲賈路錢何在。獻來方許過山腰。隨行四將渾呆了。注目來人魂胆消。看當頭是個彪形漢。堂堂一貌氣矯矯。右首一人雄糾糾。容青身胖眼雙凹。各各手中軍器亮。雙同着戰花袍。聲雄氣壯神威武。攔路當先喊吶高。來者何人快獻寶。姓名留下冊書標。攏了霧爺催駿馬。叱言毛賊聽根苗。汝等綠林行不法。結果性命在今宵。彪形大漢回言道。俺叫羅鴻姓字高。先父長沙王子職。後爲統制佐當朝。樞相岳公麾下將。威名赫赫震嫖姚。青面少年忙接口。我名成亮選

英豪。父叫吉青官統制。精忠元帥訂神交。聞言公子雙垂淚。追思慈父更同袍。今朝萍水人能斂。望斷雲天空夢勞。細訴當年遭故事。哀深血淚染征袍。成亮羅鴻同下淚。始知往事細根苗。互相跳下能行馬。施禮同將公子邀。羅鴻也述椿庭背。特來問訊念恩高。成亮失恃惟老父。太行山上佐牛皋。為念帥爺恩德重。不辭千里走一遭。誠心探望賢公子。相扶患難訂神交。公子殷勤忙作謝。兩兄難得義情高。當時同把征鞍上。挽韁連轡進程遙。回書提說雷公子。朝行夜宿嘆蓬飄。行來早近山東界。牛通邂逅若相邀。

二公子正與衆弟兄進城。望着宗府而來。忽見前面一人跳跳舞舞。跑至馬前。早有那諸葛鈞打馬上來喚道。二公子快看前來的是牛通弟麼。公子聽了此言。注目一看道。呀。正是通弟。正待相喚。牛通已到馬前。大叫道。來者是岳二公子麼。雷爺應聲正是。你由何處而來。這般巧遇。牛通道。快勒住了馬。聽俺講段新聞與公子及諸兄弟解嘲。衆兄弟遂各各勒住征駒。同聲問道。什麼奇事。快快說來。牛通將打倒賊檣及張總兵相救脫險

的事。從頭至尾。細訴了一番。二公子與同行諸人聽了。張總兵相送而來的話。為之嗟嘆不已。及聞擊倒秦奸。又不禁轉悲為笑。牛通向公子問道。其中還有幾位不曾認識。望公子介紹。公子遂一一為之介紹。牛通連連點頭道。原來多是俺們一夥的人。難怪有些面熟。一面說。一面上前見禮。公子又問道。你一路來可曉得潁兒行蹤麼。牛通道。此卻不知。莫非公子尚未尋着他麼。公子道。自從那日遇變之後。就不知他的下落。鈞子道。公子請勿憂慮。自當有相見之日。談談說說。不覺已到了宗公門首。王彪趕上前道。待我進去通報。

王彪當下入其門。關者引之入大廳。細將來歷情形稟。大喜。宗公留守臣。慌忙請進雷公子。互相見禮。意殷勤。雷爺呈上慈親札。淚隨言下訴哀情。宗方閱罷來書後。抱頭痛哭。慘元勳。牟陀崗上荷恩澤。救我椿庭不憚辛。而今君負奇冤死。我等無能雪恨申。自覺捫心呼負負。身居於世汗顏增。日前差出兒良去。沿途探聽姪兒們。今朝幸見雷賢姪。慰我朝朝渴想情。忙呼左右搬行李。招進同來衆俊英。一一登廳全禮畢。通名各訴往來因。雷爺追憶當初

事。父執相逢痛死生。宗方苦口頻頻勸。還期吾姪節哀情。從今居此休他慮。善惜尊軀是孝親。報仇雪恨憑尊主。叔等同期洗恨平。聞言公子重揮淚。親負奇冤恨怎禁。撫今追昔恨偏重。幸有宗方留守臣。從今公子居此處。安然無事莫多云。正傳從容留後集。詞中又有出場人。家居卻在臨安郡。早年才富掛青衿。胡姓其名呼作迪。號稱夢蝶九秋生。爲人正直端方品。士子班頭第一人。經濟有才非下士。胸懷高潔慕賢臣。目空一世無知己。善解賢愚論古今。目空一切無餘子。惟有崇拜岳元勳。經天緯地才無敵。孝義忠貞第一人。仁德循良賢將首。甘棠四野頌人欽。歷代功臣誰可並。多謀足智佐朝廷。威名遠播驚神鬼。儒雅才高武兼文。如此英奇賢帥主。不將名姓畫麒麟。伏波無怪明珠謗。三字冤沉補莫能。痛恨秦奸加毒手。蓋天功績化爲塵。憤憤難平胡夢蝶。傷心怨恨雪難伸。是年臘底聞公沒。如醉如狂不自禁。痛惜岳公冤不白。驀驚情絕九京程。呼天號泣輕神鬼。涕枯淚盡罵閻君。凡事不提常哭泣。咒他天地皆無靈。從今不信神和鬼。

怨天恨地不平鳴。恨的是賊秦賣國欺君上。反居高爵享遐齡。窮奢極慾遂心得。榮華更勝九重尊。進貢奇珍由彼揀。朝朝受享在衙門。出入御林軍護衛。巍巍勢大實驚人。可笑他狗着人皮居宰輔。辱盡朝綱誤盡民。義胆忠懷胡夢蝶。冲冠一怒死生輕。日探秦奸無死信。依然現世把兇行。惱亂情懷呼異事。聲聲口口氣難平。掃地衣冠輕紫貴。狂歌豪飲笑蒼生。如癡如夢朝朝慣。常把精忠元帥稱。底事功成身合死。宋王情薄負功臣。賣國賊囚何有幸。楓宸有路許和金。堪噴堪笑真堪恨。顛倒乾坤北面君。言言感憤聲聲怨。獨坐書齋聞弄琴。此夕風和新月朗。開窗邀月助清吟。胸中觸起無窮恨。忠臣遭陷佞臣興。拍案一聲言可惱。連浮大白不停罇。鬼神畢竟無知覺。卻使奸邪勢兇橫。胡迪喝了有幾分醉意。一會兒就朦朦朧朧的睡着了。忽見桌子底下走出兩個皂衣鬼使來。道王爺喚你。快隨我去。胡迪道。那個王爺叫我做什麼。二卒道。不必多問。到那裏去就曉得。胡迪隨着二卒便走。那書童送進飯來。見主人倒在椅上。任你叫喚他總不作聲。童兒着

了慌。忙忙去報知主母。胡娘子大驚失色。趕至書房。見丈夫果然死在椅上。摸他心口尚有微氣。便扶到牀上放下。合家啼哭。準備後事。

回文聽說胡君迪。渺渺茫茫自首途。記得狂歌豪飲際。醉歸從未遣人扶。行來處處人煙絕。景宵深秋桐葉無。涼露冷冷風刺骨。天街寂寂月模糊。行行恍若西方界。見一座大廟朱扉在半途。硃紅一匾描金字。上寫着靈耀之府甚冤賊。白石雙獅排左右。朱門大啓若康衢。儀仗森森門外立。門前是馬面牛頭狀獠惡。夢蝶至此心懷悚。思量疾走趨歸途。忽然來一青袍使。口呼胡迪謁閻羅。言時更不由分說。領起胡君歷丹墀。上坐一人王者服。高冠峨峨冕旒垂。左右排班諸皂吏。獬豸怪像世間無。獠牙亦髮驚人目。各各將書手內拿。攏了狂生胡夢蝶。無辜今日至閻羅。欲思退步神無主。意待趨前氣未磨。既是冥王王殿所。我當伸雪把冤呼。其心一轉昂然壯。不畏威屈奈我何。但見那王者衣冠人大怒。叱言胡迪太狂疎。讀書士子何無禮。誹謗神明罪更多。天地有私何所據。狂言妄語如着魔。但是你輕視神祇非一

次。論罪也應從嚴科。

你常言天地有私鬼神不公。何所據而云然。胡迪道。因見岳公為國為民功蓋萬世。一旦被個賣國奸賊誣陷。死於非命。奸賊秦檜反得安享富貴。豈不是天道無知嗎。冥王聽了斯言。不禁大笑道。好一個大膽狂生。對着孤家。猶是這等強項。倘若不引他到地獄的地方一看。幾疑陰府毫無是非。即叫綠衣吏取過一白簡來道。汝等領着這狂生遍觀衆奸報應。毋得違誤。使者領命就領了胡君下殿。

夢蝶辭王下殿廷。相隨使者緩遊行。約來三里程途地。但見那白石圍牆高且深。鐵門緊閉釘環扣。夜叉十數環其門。獬豸異狀驚人目。如狼如虎勢縱橫。一見胡君行欲近。齊齊動手把兇行。攏了閻羅王使者。喝聲住手示來文。此君不是場中貨。孔聖門中一俊英。因他不信陰陽律。王爺令彼一親巡。夜叉各各忙垂手。相繼迎前請罪名。使者令將雙鎖啓。開了諸般地獄門。頃刻間陰風慘慘從中出。冷氣颼颼入骨侵。胡君隨使同行進。看一層來又一層。多半是披枷帶鎖諸囚鬼。蓬頭垢面不成形。普掠獄過風雷

次。論罪也應從嚴科。你常言天地有私鬼神不公。何所據而云然。胡迪道。因見岳公為國為民功蓋萬世。一旦被個賣國奸賊誣陷。死於非命。奸賊秦檜反得安享富貴。豈不是天道無知嗎。冥王聽了斯言。不禁大笑道。好一個大膽狂生。對着孤家。猶是這等強項。倘若不引他到地獄的地方一看。幾疑陰府毫無是非。即叫綠衣吏取過一白簡來道。汝等領着這狂生遍觀衆奸報應。毋得違誤。使者領命就領了胡君下殿。

獄。火車獄更又寒冰。金剛之獄好回獄。剝皮獄後磨盤名。刀山劍獄形奇駭。刮肚抽腸地獄門。使者前行胡迪後。行來到處察人名。處處獄中爲首犯。皆是秦奸賣國人。三十餘人爲押解。拖來拉去受奇刑。鐵釘高挂銅環柱。千刀萬副血零零。火車燒去奸皮骨。磨盤推出磨奸秦。雷震一聲如蠶粉。血流滿地狗猪吞。一陣冷風吹得快。依然現出活奸秦。一桿叉入寒冰獄。凍死欺君賣國臣。渴飲沸油湯一盞。鐵彈納口使之吞。洗剝衣衫猪狗樣。拋上刀山劍獄亭。加害忠良當此罪。抽腸破肚治還輕。胡君遍看心疑惑。賊秦尙在世間存。百般享受傾天勢。不信囚徒卻是秦。正欲開言詢使者。綠衣使者叫先生。道今朝未把秦皮剝。看受奇刑心可平。秦賊罪魁天不赦。千年萬載不超生。奇刑歷遍三年度。變爲牛馬狗猪羣。歷劫之餘重至此。依然要受各奇刑。万俟高共羅禹楫。更有殃民張俊身。三姓淫邪秦惡婦。罪名照例一般承。孽海茫茫何處岸。罪山疊疊豈能清。歷代奸臣皆若此。一般地獄不翻身。胡迪懷疑猶不信。陰間之律豈爲真。使者笑言誰哄你。

秦奸因是生魂勾引此間臨。聽言胡迪稍舒氣。始信天宮報應明。然而陰遣無人曉。必須現報快人心。使他世上人知覺。楚信這賣國奸秦罪不輕。使者點頭言正是。照依舊路轉回程。當時回到靈昭府。殿前復旨見閻君。

冥王一見胡君便問道。狂生所見何如。胡君謝道。可謂天地無私。鬼神明察。冥王笑道。汝今既見心已釋然。可作一判文。以揭秦檜之罪。胡君即聲應諾。遂提筆寫出判曰。

嘗謂軒轅得六相以助理萬機。則神明應期。堯舜有五臣以揆持百事。而內外治平。苟非懷經天緯地之才。曷敢受調鼎持衡之任。今奸臣秦檜斗筭之器。閻閣小人。鑿頭鼠目。忖主意以逢迎。羊質虎皮。阿邪情而諂諛。豈有論道經邦之志。全無扶危拯溺之心。久占都堂。閉塞賢路。傷殘猶剽掠之徒。貪鄙勝穿窬之盜。既忝宰輔。復玷公臺。惟知黃閣之榮華。罔竭赤心於左右。欺君罔上。擅行予奪之權。嫉善妬能。專肆肆竄誅之典。奸佞逾於莽操。兇頑尤勝趙高。梟獍爲心。蛇蝎成性。忠臣義士。盡置羅網之中。賊子亂臣。咸置廟

廊之上。視本朝如破甑。事敵國若宗親。輸誠胡虜。訂立私盟。陷害岳某。誅鋤異己。此天地之所不容。人民之所共嫉者也。雖僥倖免乎陽誅。其業報還教陰受。數其罪狀。罄千張繭紙不能盡其詳。充此愆尤。卽萬劫畜生不足蔽其辜。合行榜示。幽顯同知。

胡君寫就呈上。冥王看了贊許道。果然狂直。胡迪道。奸臣報應。胡迪已經目覩。但岳元帥如此忠義。被人陷害。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冥王道。卻好今日孤家奉了玉旨。已去邀請岳王金主到此三曹對案。你要知道。昔日道君皇帝元旦上表。誤寫將玉字一點。點在大字右邊。把玉皇大帝變作玉皇大帝。玉帝看了大怒。以為是有意侮辱他。故遣赤鬚龍下界。擾亂宋室。因有岳王力扶社稷。使其不得順手。岳王報國情殷。雖死不渝。日前長江大浪。阻其舊部與問罪之師。刻下請來與金兀朮一晤。方知宋主該受其罰。秦檜賣國。天地難容。何況慘害岳王。罪上加罪。其婦王氏淫邪無度。污滅天地。更助其夫輸誠敵國。殘害忠良。所以應受普掠地獄百般刑戮。赤鬚龍不久也要歸位。岳王現居天爵府中。卽日再受陽間封贈。千年香火。萬世流芳。言畢。忽見左右報說道。岳

王金主駕到。但見岳元帥是。

紫霞袍服九龍文。玉帶圍腰金佩鳴。日月朝冠龍鳳舞。紅梅遠映夜珠明。山眉鳳目顏如玉。儒雅多文秋水神。入座春風何靄靄。文經武緯態彬彬。乾坤秀色娛人目。天地無雙第一人。遠遠偷窺難細認。目光已散怎收神。見左邊站一仙神子。丰姿秀美畫難成。料他必是雲公子。三分玉貌肖元勳。右邊宛若風流宰。體態端嚴秀出羣。一樣金冠鑲八寶。錦袍紅綠各披身。飄飄宛若神仙態。皎皎原誇玉樹林。如此輔君三大將。宋王德薄怎消承。後邊來一番人樣。雉尾高飄威勢深。身着黃袍龍帶束。巍巍是個草頭君。此人必是金邦主。昂然武氣不斯文。但見閻王忙下殿。鞠躬迎迓獻殷勤。迎歸殿上分賓坐。左右金盤奉玉津。閻羅天子先開口。拱手殷勤述細情。

冥王向着岳王金主道。只因狂生胡迪不知果報。妄云天地有私。鬼神不公。卽岳王金太子猶未明前後諸事。故特請二公到此。三曹對案。以明天地鬼神至公無私。但報應有重輕遠近之別。遂將前後因果詳細述了一

逼。又向岳王道。貴公子與張公子皆是雷府星官下凡。不日亦卽有玉旨加封歸位。言完。喝令鬼卒往酈都獄提出秦檜來。不一時只見秦檜被枷帶鎖。一步一拐。拖至塔下。冥王怒喝令跪在岳王座前。冥王叫道。牛頭馬面何在。與孤重打二十大銅棍。爲岳王消氣。卽打得賊檜血肉淋漓。磕頭如搗蒜一般。哀求岳爺爺饒命。冥王叱令押入地獄。元帥兀朮正欲回駕。冥王笑向岳王道。胡迪誠心爲公。可許他一瞻顏色麼。岳王允見。冥王卽令左右傳胡迪上殿。

聞傳夢蝶喜開懷。進謁經天緯地才。久慕英名難晤面。識荆何幸在泉臺。近前全禮殷勤獻。悲喜相形契慕懷。生死鍾情恩帥主。春風鶴駕襲人來。憐他底事情癡甚。信義如斯自古難。一盞蘭芽親手受。無言情厚已嫣然。十分僥倖胡君迪。領取瓊玖一口乾。久滯生魂難返本。今吞玉露保全安。又聽那精忠元帥言王曉。早着生魂返故山。冥王諾諾連聲應。岳王番主下塔來。祥雲起駕英雄帥。異域魂歸兀朮還。冥王親送瑤塔外。方歸寶位把言開。孤念爾爲信義士。加齡相送出泉臺。岳王鈞諭孤當奉。着汝

回陽莫慢延。喚過值班諸侍使。急脚駒騎快牽來。借他乘去休遲慢。再遲三刻返魂難。鬼卒慌忙同奉命。扯了胡君上雕鞍。其時更不由分說。加鞭飛馬出泉臺。一氣跑來無片刻。忽然身入最高山。其時夢蝶方開眼。一望無涯魂膽寒。萬丈深深惟一洞。中分一路窄行難。那能坐得鞍轡住。一個翻身跌下崖。冷汗透衣危兆覺。此身已在外堂來。但只見合家掛孝哀聲舉。正當入殮送於棺。胡君坐起哈哈笑。命止悲聲聽事端。我已回陽休要哭。閻羅加壽送歸來。合門男婦觀其景。驚喜交加悅滿懷。不信他死已三日重回世。佛天保佑果非凡。爭先個個來相問。夢蝶欣欣訴一番。遂將所見陰司事。從頭一一話難完。感恩樞相憐忠士。殿前親賜茗一杯。天堂地獄皆遊遍。此心如鏡不染塵。怨恨稍平神爽朗。一家骨肉語團圓。歡天喜地胡娘子。到個破鏡重圓缺願填。夢蝶自從親劫後。廣行陰德信神仙。不圖富貴甘高尚。還有三分惜帥冤。雖見秦奸諸獄禁。然總莫贖害忠愆。更且未見秦奸死。終覺心懷憤憤然。要看奸因現世報。方稱平生信義懷。和氣迎祥仁

德福。鶴齡松壽享來全。不言仗義胡君迪。提起金
邦兀朮完。一夢驚回交半夜。閻羅殿上話偏安。旗
門重觀英雄帥。何幸春風未動威。相對無言如隔世。
冥王真對某明言。說某亦鬚龍下降。理應座領宋
江山。只因岳帥神謀廣。力扶宋主輔朝綱。強奪天
宮遭此陷。使某翻身倒騎還。而今南郡歸於某。還
須直搗取臨安。昨日冥王言正位。料應宋祚某登鑾。
適纔秦檜專差到。約某與兵搗臨安。擇期早早登
龍位。莫教錯過此機關。恐的是秦檜羊癲瘋病作。一
遭謝職掌權難。書中深意某家悉。事事行行儘密談。
他叫某賜帛青宮皇太子。立驅宋主去和番。卻使他金
宋兩朝成一統。無分江北與江南。與言及此無邊喜。
妙極連呼拍手歡。傳上軍師哈迷蚩。金龍殿上議
臨安。欲知此計如何設。且從下卷仔細看。

第六十六回

刺惡賊義士捐軀 退番兵英靈保國

卻說金兀朮這日在睡夢中。錯聽了冥王之言。不久就可登位。一覺醒來。細想夢中之事。原來某家是奉旨下界。應有帝王之分。岳某違反天意。力扶宋室。故遭喪命。他今已死。更懼何人。遂商於軍師道。早間秦檜寄來之書。你見了麼。不若趁此進兵。直搗臨安。哈迷蚩道。主公此議有理。事不宜遲。急速進兵為妙。即日議定。即同軍師哈迷蚩參謀忽爾迷。磋商出兵計劃。並集合各路大軍。以備調遣。

按言兀朮進軍。提起私通外國徒。威勢傾天危社稷。忠臣義士盡遭誣。荼毒生靈成怨道。民不聊生喚奈何。二帝不回樑棟折。江山破碎此戎和。狼羣狗黨通天手。卻使神州割地帝基無。天壤長城庸主棄。縱橫賊勢奈秦何。掃地衣冠何物種。豈堪頭職立金坡。萬人之上呼元宰。辱盡朝綱外寵徒。南北稱臣何道理。青宮天子受他磨。正人君子皆遭逐。

國產軍糧任賊圖。窮奢極欲民膏血。江山分送地皮無。自害英雄元帥後。揚揚得意起高歌。高宗天子渾無主。社稷江山已付波。文武兩班皆逆黨。可憐國政仗誰扶。貶退賢臣難計數。安邊尚有將材多。終朝打量難容忍。必須掃盡好強胡。此日萬花樓上坐。大興冤獄廣搜羅。世忠為首劉琦繼。張浚吳璘打一途。吳玠更同諸勇將。細員那岳侯帳下將材書。一一排名書草本。包他個個斬頭顱。高燒紅燭磨濃墨。重書正楷細如珠。書來一表將完畢。忽然鼠目望模糊。燈前站一神仙將。金冠耀眼蟒紅羅。手執銀鎚巴斗大。照其賊背一鎚磨。此時嚇煞欺君賊。急呼饒命抱頭顱。鑲金椅上翻筋斗。四脚朝天生氣無。來了淫邪三姓婦。後邊隨着衆僕奴。只因聽得樓頭喊。直聲直氣像囚徒。上前一看護飛散。即時傳上衆家奴。七脚八手忙不住。擡臥胡牀甚醜贖。只見賊秦裝怪樣。口灣目瞪不停呼。岳爺饒命聲聲喊。自行掌嘴把腮那。大衆家丁皆暗笑。一哄而散走如梭。大怒正冲三姓婦。高罵奴才欺主徒。見主事危皆退去。饑糧空養賊囚奴。一邊怒罵心驚戰。

看了媼夫骨也酥。只得牀前來跪下。哀聲也把岳爺呼。內中一僕名何立。是個誠心孝友徒。無奈失身為狗僕。沾得膻腥臭氣多。今見主人形若此。叩頭代乞解冤符。磕頭不絕聲聲禱。求元帥大發慈悲救此徒。一念心誠天感格。須臾秦賊狀如初。抖抖衣衫身立起。只呼背痛受鎚搥。做賊心虛無理會。打量懺悔拜彌陀。靈隱寺中來佈捨。求籤問卜鬼心多。一連七日梁王懺。淨廚合宅把香過。賊妻賊子僧奴僕。日日禪堂把佛呼。七日懺期方入六。到弄得一場掃與返歸途。遇一瘋僧傳偈語。好情揭破示奸徒。言言刺骨難逃網。事發東窗指賊婆。大怒秦奸夫共婦。一場恥辱面皮無。次晨即行火籤出。寺中捉取那瘋徒。衙役一班狼虎勢。杳無縱影悵然回。廟堂神聖皆翻倒。那有行者一瘋徒。合寺僧人皆細下。窮追苦究勢巖峨。只剩下禪牀上面檀香匣。錦包玉鎖世間無。衆人搶奪將功報。物留人去奈如何。當堂呈繳秦奸相。打開錦袱認真訛。別無他物存於內。只一個小小單兒字不多。帶草連真新墨跡。兩行大字酒杯粗。秦奸用目從頭看。深藏玄妙字無訛。

詩曰

偶來塵世作瘋顛。說破奸邪返故關。若然問我家何處。卻在東南第一山。可笑欺君賣國徒。反將何立罵囉囉。這般無用居人道。好比那瘟狗瘟猪差不多。小小瘋僧拿不到。還敢前來見主乎。一夥差人鼻首級。押將何立母家婆。一齊下獄窮追逼。拿到瘋僧大事無。今朝何立真無奈。只得東南山去訪彌陀。此事不須重細表。前詞演戲盡堪摩。書中刪去閒文事。要集那長江當日遇風波。殉主應前三大將。倒戈情迫奈愁何。牛泉太行為強首。統制施全大丈夫。豈肯綠林重隱跡。早拚一命付森羅。平生大義堪千古。要雪沉冤主帥仇。喘息強延愁歲月。思量要上帝皇州。川資告盡重籌借。棄子拋妻友義酬。其時到了臨安地。專向棲霞巖表投。觸目傷心腸寸斷。蕭條蔓草滿荒邱。記得元戎承詔志。依依未將挽華騶。惟只望重視英姿期有日。豈堪一別已千秋。驂鸞念迫空遺恨。天上人間道阻脩。只恐得黃土一坏空丙舍。剩下了憲郎雲姪臥中流。盡瘁鞠躬悲帥主。誠心空向宋皇酬。蓋世奇功

遭枉屈。沉冤難洗古今愁。百戰偏安留半壁。只留得尸填溝壑出何由。忍使棟梁加毒手。風波一夕事全休。早知結局今如此。深悔潭州屈駕留。公狗君恩吞一劍。貴纏完善臥松邱。出師未捷尋常事。素車當繼武鄉侯。史筆難刪功第一。威名四海重名留。何勞重整江山手。功大須知卽禍由。悔在當初悲後事。痛心是我害君侯。須臾何忍捐軀報。只爲蒼矢志除秦雪恨仇。拔出青鋒三尺劍。英雄殺氣上眉頭。大慟一聲呼帥主。此身原合向公酬。搔首玉京非萬里。神歸天上我隨遊。斯言一出重拜倒。望空遙奠淚東流。欲行幾度重回首。淚洒荒蕪處處秋。憤極一聲回步去。打量磨劍斬秦頭。

施將軍在棲霞嶺下痛哭了一場。來至城中。尋個旅店歇脚。日日打探槍賊的出路。這日問得一個實信。說賊槍一連幾日在靈隱寺中佈施。遇了一個瘋和尚將賊槍羞辱了一番。今日第七日懺滿之期。不想把合寺的和尙盡行鎖去。弄出一場殺風景的。到也罷了。豈期昨日出了告示。卽刻要窮追這一路的百姓。有藏匿瘋僧的。連同治罪。大約今日秦相將親至寺中大加搜索。施

將軍聽得此信。慌忙的跑到萬安橋口。相度了一番。暗想道。此橋爲往靈隱寺必由之路。我來躲在橋下。包取惡賊頭顱。看看天色將夜。只聽得一片喝道的聲音。遠遠而來。原來是日秦槍差。何立向東南山緝捕瘋僧。自己率領人役到寺搜索。將那個寺院弄得翻天覆地。卻杳無一點蹤跡。只得打導回衙。行至衆安橋口。那坐下的馬。忽然驚跳起來。槍賊慌忙勒住韁繩。向後退去。早被施將軍看得親切。騰身一縱。舉刀向賊槍砍去。不料賊槍躲閃得快。未能命中。旋被護衛軍捉獲。賊槍雖未受傷。但已嚇得魂飛膽落。當時見衆人拿獲了刺客。兩手抱着頭問道。老爺的頭還在頸上麼。衆人大笑答道。頭卻不曾落地。只是帽子倒着戴了。說說笑笑。一同回至相府。張燈坐堂。命左右將施將軍押上。躬自鞠訊。喝道。你姓甚名誰。擅敢行刺。何人指使你來。從實供出。饒你性命。施將軍看着賊槍。不禁勃然大怒。高聲叫道。天使我來。殺你這欺君賣國殘害忠臣的惡賊。天下人誰不欲食汝肉而寢汝皮。豈獨我一人耶。我乃堂堂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岳元帥麾下大將施全。今日特來將你碎尸萬段。以報我家元帥之仇。不道你這個

惡賊命不該絕。少不得有朝惡貫滿盈。看你這惡賊孽
向那裏去。賊槍被施將軍千奸賊萬惡賊罵個不住。倒
弄得這個壞蛋噁口無言。遂叫拿送大理寺獄中。明日
押赴雲陽市斬首。可憐一擊未中。遺恨千古。然此種風
概。足以比美豫讓而無愧矣。

管城松使幾回停。要集情天玉字文。當日五雲迎帥
駕。正逢人世歲華更。愁雲慘淡星辰落。鶴駕神遊
返玉京。此後塵寰如隔世。御爐香襲紫羅新。蓋世
奇勳一幻夢。精忠純孝只留名。日月襟懷天可鑒。

上帝欽加褒獎文。太白金星傳玉旨。九龍金殿會君
臣。鈞天樂奏萃仙敝。寶扇分開日月明。金階拜倒
精忠帥。九重玉帝降給音。喜卿全善今歸本。海枯
石爛永無更。全忠全孝仁兼義。合領情關第一津。

更兼速報司之職。糾察人間善惡明。天門四帥卿推
首。正符印綬總元勳。雷部屬卿麾下管。更董情關
政府情。張憲岳雲皆上宿。亦歸雷部佐卿行。想卿家
在世身爲上柱國。在天仍作朕長城。卿家全美功圍
滿。魚水重傳佳話文。更有餘情卿省否。在唐留姓
漢留名。伏魔副將張翼德。桓侯今作顯王稱。張巡

太守睢陽郡。英濟張王是此君。目今皆在朝班內。
卿可從容相與親。惜卿報國捐軀任。合遣天醫代保
神。免朝三日宜珍重。靜心調理善經營。英雄元帥
承鈞旨。金階展拜謝君恩。送帝變與歸內殿。從容
退下九龍亭。御道香花分曲徑。先至情關政府廳。
早有玉京文共武。齊來上賀獻殷勤。只因元帥初歸
本。不便與談略敘情。太白星君承玉旨。天醫療治
大功臣。玉宇瓊樓好佳景。容易韶光已及旬。元帥
金軀依然健。連朝政府集賢賓。是日桓侯來過訪。
英濟張王相繼臨。互相進謁行常禮。玉宸寶殿話離
情。並肩同坐雲母榻。品字相聯只一人。十分得意
張車騎。美滿平生高傲心。千古一人誰可並。使孤
何幸竟齊名。言時笑願精忠帥。道賢弟緣何不作聲。
難得弟兄重敘義。同懷同氣更同心。絕倒睢陽賢太
守。笑言是你害他身。入凡受盡俗塵累。血戰奇功
化作冰。無端冤獄遭風浪。九死難全此一身。忍使
全家流異域。傷心獨往幸歸真。談何容易全忠孝。
千古不朽姓字馨。是伊要並關夫子。使他歷盡萬千
辛。勸君此後休嘲笑。再謫塵寰卻不遵。顯王拍手

呵呵笑。志大須擎日月星。德並關王原不易。不臨下界怎齊名。聞言英濟王生愧。論起斯言我欠能。重肩卸我何能受。罪名加我害元勳。坐中笑倒張車騎。卻使孤無心人對有心人。元帥其時難免笑。互相戲謔又談心。睢陽太守呼元帥。尙有軍情告急文。連朝君疾屏賓客。政事諸多未報聞。昨朝曾見夷蠻表。金邦兀兀氣當與。指顧之間權宋業。勢如騎虎下難能。青宮朝夕傾秦手。高宗束手被胡擒。此言驚了精忠帥。人間天上總思君。二帝不回生死恨。豈堪大宋屬於金。凝神良久觀車騎。問道斯言可是真。大笑桓侯兼太守。齊把英雄元帥稱。出師表謝塵緣盡。何勞錦帳議興兵。憑他金宋成和敗。不干君事半毫分。承恩天爵皇皇重。玉殿金堦帝共臣。願君洗盡塵凡慮。莫憶康王薄倖君。汗馬功勳遭枉屈。問君回首可寒心。言時笑問精忠帥。可邀清聽入臺旌。聞語元勳微正色。不淪死生報君情。弟非造次與他論。已做他臣秉赤心。君難不扶臣理缺。坐觀成敗是何心。須臾雖判人天別。姓名已註宋皇臣。興言及此擡身起。輕揮蟒袖意前行。二位張王

齊站起。左扶右挽岳元勳。大笑同聲重坐榻。那容元帥去與兵。其時樞相難禁笑。道二君怎不諒人情。弟非佈陣迎征去。無非金闕代陳情。桓侯不可連聲叫。太守惟將多事稱。看君今日勤王事。想見牛頭山上情。忠懷義膽無更改。宋主心懷早棄君。自壞長城和事定。君王薄義似浮雲。在凡任弟扶唐主。在天豈許護昏君。我一言來你一語。阻住英雄元帥行。事迫塵寰將一刻。臨安將破宋皇城。這回煩惱精忠帥。要起身時難起身。左首桓侯牽紫袖。右邊太守按龍襟。言道一聲休若此。微映春山殺氣生。粗中有細張車騎。慌忙陪笑把言更。既然吾弟援君厄。俺等難於力阻君。但是不須君自去。令旗交給姪兒雲。睢陽太守言稱妙。聽君此議合人心。笑問岳君當允否。快傳雲姪起雄兵。元帥笑言無可卻。凡事憑從二位行。一番言笑朝皇去。陳情感格帝天庭。即令武康賢使節。臨安扶轉宋乾坤。只爲蒼元帥忠君心不泯。在天猶作保皇臣。且看頃刻臨塵界。登壇重使一軍驚。瑣碎閑文難細述。安能花發管城春。詞中要說霖公子。省親千里不辭辛。一路兼

程非易易。望裏雲南省界臨。

當時進了界口。行近五華山下。只見前面一隻金錢犬豹奔來。公子看得親切。左手持弓。右手搭箭。一箭射去。正中那豹身上。跌倒在地。公子催馬上前。又是一鎗將豹殺死。四個家將正想趕上取豹。不道前面來了一員苗將。帶着十多個苗兵。趕將上來。大喝道。你們休要動手。這豹是俺家追來的。被你這小毛蟲搗死了。快快賠償我罷。公子道。好無禮。這豹是山中野獸無主之物。撞了我的馬頭。被我殺死。怎麼要賠償你。好不奇怪。苗將大怒。也不答言。拿起大刀向公子頭上砍來。公子閃身一避。報了一鎗。苗王大叫道。你敢來追我麼。公子笑道。我豈怕你麼。正趕之間。只聽得前面大聲叫道。小毛蟲敢欺我麼。公子不覺吃了一驚。擡頭一看。走來一個奇形怪狀的人。勢甚猙獰。慌忙勒過馬頭。落荒而逃。忽被那怪人飛馬追來。將公子勒甲縶一把拉住。擒過馬來。催動苗兵。回至洞內。當即升坐。命將左右推公子上來。那苗王睜圓二目向下一看。大喝道。你這小毛蟲。既被我擒。還不下跪乞命。公子道。我乃堂堂元帥之子。豈能屈膝苗蠻。要殺便殺。何必多言。苗王道。你父是什麼元

帥。敢藐視我嗎。公子道。你可知武昌開國公麼。苗王忙問道。是朱仙鎮上掃金兵的岳元帥麼。公子應道。正是。苗王道。小英雄是元帥的第幾公子。公子道。我是元帥三子。名喚岳霖。因先君長兄同時被奸賊秦檜陷害。母親及全眷流逐滇南。此時特來省覲。苗王大驚道。原來小英雄是元帥的三公子。如此得罪了。忙忙下座。親與公子解綁。從新見禮。分賓主就坐。苗王問起元帥遭屈之事。公子細述了一遍。不覺放聲慟哭。苗王多方勸慰。自己亦不免掉下淚來。遂道。俺非別人。乃化外國苗王李述甫是也。昔日在朱仙鎮得親令尊芝顏。忽忽又是數個年頭。不料尊大人被奸臣陷害。令人痛悼。聞得堂上全眷僑寓關中。公子要去省問。俺家陪着同行。並可一候太夫人。公子大喜。起身叩謝了苗王。是夜留宿府中。次日一同來到國夫人僑寓所。門首下馬入內。苗王坐在大廳等候。公子先行入內。一見母親。便行前跪下。悲慟欲絕。國夫人見了三公子。亦悲感不已。抱頭痛哭了一場。公子遂將外祖手書呈上。並述中途與羅鴻吉成亮兩個弟兄相遇。以及射豹被擒種種情形。承李苗王念舊優禮相待。備極殷勤。送孩兒來此。并云藉候母

親。現在外廳候見。國夫人拭淚。拆看父親手書。筆健如常。十分喜慰。又聽見苗王親來。只得隔簾相見。公子垂手立於塔下。說個請見二字。

當時走上李苗王。獻禮殷勤道短長。更道那間候來遲。求恕罪。豈期寶眷滯蠻鄉。國夫人便言前事。涕染羅巾淚萬行。剩此遺身延喘息。只爲著先夫矢志佐君王。率領一門流至此。強持全局理綱常。幸遇柴王賢母子。保全弱息義何長。何幸大王加德惠。小兒不罪荷恩光。言時遂命三公子。再行叩謝李苗王。述甫躬身忙答禮。道豈敢夫人雅意詳。欽佩元勳扶社稷。英名四海盡傳揚。國家梁棟長城靠。普化全師世少雙。理應護駕全公志。恨隔雲山道路長。事已如斯無可挽。夫人善撫衆賢郎。有朝一日天開眼。報仇雪恨事堪商。言論一番辭別去。改日里再令蠻龍到此廂。因他未曉其情事。連年巡碇在他方。一面陳言身退下。霖爺相送下迎廊。苗王回府無須表。來辰公子謁其堂。相逢有緣偏遇巧。智值那蠻龍公畢轉其方。見過渭陽將令繳。英雄會面訴淒涼。蠻龍知是元勳子。論起前情舊誼長。述甫料應瞞不住。

遂將底細向其揚。如何元帥遭奸陷。如何公子孝思長。如何除夕神歸慘。如何流眷到殊方。只留得父子同登良將傳。沉冤不白最堪傷。數言未絕蠻龍聽。跳起身來怒滿腔。大罵奸秦該萬剮。帥爺父子竟遭殃。此仇不報何生世。不梟賊首不收場。口中怒罵行前快。抱定霖爺哭斷腸。連聲便把雲兄叫。豈堪一別遇豺狼。那霖爺正有哀情消不得。斷腸人對倍淒涼。聲聲悲怨聲聲恨。哭得個天昏地黑不收場。述甫上前親解勸。一場悲苦斷人腸。互相情好非萍水。宛勝同胞無二腔。從此往來成莫逆。英雄肝膽照人腸。有日蠻龍來到霖爺處。閑話見了羅吉二人十分歡喜。向公子問道。三兄弟幾時結識這兩位小英雄。公子道。尊兄怎麼不曉前日小弟被擒。兩個兄弟在後。不一時雙雙趕來。要與弟報仇。不料小弟承令舅優待。這兩個兄弟收錄在此。公子尚未言畢。蠻龍插口道。俺曉得了。就是那兩位仗義英雄。久仰久仰。說畢。上前見禮。當時談得投機。便行結拜了。更比那霖爺親密。內中有個原故。這兩人到是個逍遙場中之客。日日歡天喜地。樂個不住。惟有可憐霖爺抱着無窮怨恨。悶坐寓中。強承色

笑。羅鴻吉成亮與李述甫蠻龍等在苗王洞常與往來甚密。終日裏談天說古。蠻龍治酒。留餐好不熱鬧。每一說起岳恩帥被害之事。輒并為落淚。這日正在暢飲之際。蠻龍道。俺生平第一恨事。就是未曾解得岳老伯橋梓之厄。吉成亮道。黑哥你既不能解當時之厄。當思報今日之仇。羅鴻吉接口道。妙啊。況且黑哥是化外國不曾受過宋朝官職。就是與兵申討。也不妨的。蠻龍聽了他兩個我。一言你一語說得起勁。也不回言。暗地裏叫個心腹苗兵假說。今午有腦洞孫王領兵前來犯界。特來稟明大王。述甫聽報。正在大怒。蠻龍假意上前請令退敵。領了三千人馬。別了舅舅率衆殺出三關。與岳元帥報仇去了。且說那金兀朮帶領五十萬人馬。浩浩蕩蕩到了臨安界上。

直搗臨安真壯哉。勢如破竹敵猶難。文書告急來星夜。嚇壞州城大小官。雪片表章呈帝座。兩班文武面相觀。又只好君臣束手遭擒罷。那得神謀帥字開。到而今是九天難返英雄將。放眼誰堪作將材。嘆惜江山屏障失。胡騎傾刻到臨安。高宗天子驚非小。恨的是反盟兀朮太狂貪。朕將祖業神州讓。一字齊肩

坐景鑾。怎又無端來犯界。朕躬無地把身安。召書相府傳秦檜。要責成和事一端。連召九通秦不至。傳言命帝退宮垣。兀朮猖狂誰可敵。只好權尋避規臺。天子聞言心暗恨。不該重任此奸為。今朝使朕無顏面。事到臨頭卻仗誰。三邊雖有張劄等。那得全帥普護材。又只得昏下兩班文共武。快籌良策保全安。君前正在紛紛議。又來了黃門急報幾回來。胡軍已到錢塘界。一片嗷鴻載道哀。萬馬奔騰軍勢勇。逢州遇縣盡遭殘。滔滔鐵騎如流水。簇簇弓刀照眼寒。銳氣森森金兀朮。威風凜凜衆番官。今朝如入無人境。有幸長城萎草萊。金兀朮是大壯軍威催馬進。不勞苦戰坐偏安。說話遲來軍至快。胡兒隊隊近城垣。大宋君臣無別計。只有箇站城之計敵一番。四門擡出將軍炮。弩弓白羽聽安排。這邊兀朮軍威壯。走馬揚鞭戰鼓擂。架起雲梯爭上躡。欲將那南宋城頭炮打開。大動歡聲將動手。忽地裏胡兒多半墜城來。四門燦爛旗分隊。嚴肅軍威駭衆觀。更見那大纛帥旗書岳字。紅光耀目蔽雲端。聞風原使金人畏。豈堪重觀膽驚寒。番兵番將魂飛散。王子平章退騎難。

頭隊元戎粘得力。吃其一嚇墜鞍來。自相殘踏人和馬。誰敢爭先告奮來。膽破魂消忙倒騎。四王急令退軍還。大振南朝諸將士。四門開炮打一番。忙了四王金兀朮。領着那平章番帥退兵難。可笑那五十萬餘人共馬。棄盔拋甲炮弓殘。弄得個焦頭爛額尋歸路。只恨的身無雙翼遁逃難。倒退旌旗收傘蓋。尋歸舊道恨漫漫。遙窺不見旗書岳。兀朮驚心略覺安。口呼罷了真罷了。岳某英奇真壯哉。在生保宋爲屏幃。豈其人死猶凜然。某家夢內分明見。他都是玉殿仙官第一班。某今不可無分曉。令下三軍轉舊垣。萬萬莫將神武犯。快行歸去保全安。號啕叫苦哈迷塗。左目曾遭炮子彈。正在抱頭呼痛際。一聞轉騎懸私懷。不由平坦當陽道。暗覓羊腸小路還。那兀朮是膽戰心虛猶自警。耳中金鼓聽來喧。神魂離舍渾無主。目中宛見待天才。恍惚神威猶在目。岳字旌旗照膽寒。蒼黃率領人和馬。垂頭喪氣棄臨安。不表胡兒歸去事。聽言大宋衆朝官。當時打退番人馬。午門爭奪獻功來。高宗天子龍心定。升座金鑾寶殿開。敍集兩班文共武。御書獎賞出羣材。其時大衆

塔前候。各把功勞獻一番。有的奏稱臣擊退。有言弓炮力非凡。紛紛不一爭功績。個個求皇聖眷裁。惱了都寬賢御史。出班俯伏九龍臺。直奏君前臣掠陣。正當危難賴全安。胡兒勇躍登城齒。忽地驚惶墜入壕。臣等自知無可敵。恍然岳字帥旗搖。嚴肅軍威仍似昨。凜凜神軍出將壇。金人一觀心驚戰。望風潰遁走邊垠。高宗聞奏甚怪駭。此奏無訛朕信懷。剛纔急報重重至。朕躬恍惚也窺觀。宛見故卿旗岳字。頓時膽壯不心寒。諸臣此奏言相合。始信人天未渺漫。追思故侯皆朕過。捫心有負伴君才。輔國心誠生死一。英靈未有怨君懷。怕憶牛頭山困日。功成血戰定偏安。彬彬儒雅真名將。對朕從無一傲言。是朕無端輕國士。悔把良材作棄材。那高宗是良心一轉難安坐。一聲長嘆退金鑾。旨傳另日酬功績。散了朝中大小官。大衆驚心方得定。退去胡兒社稷安。全賴那樞相忠君心不泯。死生如一保江山。只看那龍樹枝南仍向日。丹心原爲宋皇開。辛苦英靈猶保國。未許胡兒坐紫鑾。信史難欺偏漏典。補遺使我展微才。要知後事如何敍。六十七回且續開。

第六十七回

退番兵死佑金闕 誅佞賊生墮泥犁

卻說小苗王當時帶領人馬殺出三關。李述甫打發外甥去了。放心不下。即差苗兵前去探聽勝負。不多時苗兵回來報道。小的探得確實消息。小王託詞獮洞犯界。竟帶領人馬殺進中原去了。述甫聞報。撫掌嘆曰。果不出我之所料。罷了罷了。他今要為岳元帥復仇。奮不顧身。殊堪嘉許。但道路迢遞。無人相助。倘有疎虞。如何是好。遂令帳前走卒報與三公子知之。霖爺得了此信。忙入內堂。稟告母親。國夫人為之愕然道。此子年幼無知。冒昧與兵。其志雖可感。其如汝父一生忠義之名。何待儂作一親筆手書。就差張英星夜遞呈。勸其速即回兵。公子道。事不宜遲。快請作書。待孩兒去傳張英上來。國夫人不一時書已繕就。恰好張英上來。夫人給了川資。付過書信。又囑咐了一番。張英領命叩辭了國夫人。星夜追趕黑蠻龍去了。國夫人打發張英出門之後。便命三公子至苗王洞。安慰李大王。並述已遣人促小王回

師等情。

詞中提起黑蠻龍。大義堂堂氣似虹。率領三千人共馬。為帥復仇竭寸忠。忙了地方官大小。神魂方定又兵逢。金兵纔退苗軍至。渺眼哀鴻流離中。馬上飛騰文告急。星夜無辭達九重。文書不上金鑾殿。竟達秦奸相府中。卻值奸邪癩病發。背疽臭爛勢危凶。狂呼哭叫聲聲痛。更有時自行掌嘴罵奸雄。一羣狗黨常來候。素餐尸位久成空。這遭正喜迎番主。相衙穩候逐高宗。豈其不遂奸臣意。英靈保國退敵鋒。大怒欺君秦惡賊。咬牙切齒恨重重。高聲大罵諸僚屬。貶退都寬御史公。打量還要呈私本。搜求直諫衆王公。可笑他鷹隼鼠賊心何毒。猶無悔悟肆妄圖。正召狐羣商其事。來了權奸門下徒。橫冲直闖。慌張狀。口呼不好事如何。雲南化外苗兵到。再遲幾日至西湖。領兵大將雄無敵。其人叫做黑蠻龍。直上臨安非為別。報仇雪恨為元戎。扯旗不殺當今帝。口口聲聲要相公。有人細出秦丞相。大事勾消息戰鋒。銳氣森森難抵敵。威風凜凜果豪雄。因而我等渾無主。只得前來直語通。還望相公施妙手。

作何發落退斯雄。聽言嚇到鷹腮賊。渾身發抖眼匡紅。欺主有謀難敵衆。束手遭擒事卻凶。此回不比金兵到。還好推三阻四逢。藏匿相衙爲善地。不愁國破此身榮。今逢黑賊偏尋我。誰奏爭先擊賊功。教老夫是上天無路空搔首。教老夫是苦無地抗把身容。所謂是強中自有強中手。勢大欺天空自雄。聽罷一班狐狗語。灰顏變色起癩風。背瘡破裂流膿血。倒地嘔呼醜又兇。衆好看此情形狀。又只得一哄而散去匆匆。聯羣結黨趨金殿。告急文書上九重。聽說高宗知此事。龍心着急恨偏濃。恨的是不該重任秦奸賊。使朕躬自壞長城帝業空。紫貴滿朝無所用。哄哄亂亂一窩蜂。七張八嘴籌良策。誰敢勤王報九重。坐中大怒高宗帝。御筆提兵遣接鋒。遠水料難救近火。將材一二遠方同。只因往日秦奸道。禁內兵虛斗帳空。無奈何差出殃民張俊去。御林軍校如穩穩。十分惱怒張奸賊。可恨他昏王偏偏點着吾。領兵只得將城出。三軍頽喪盡懦夫。

卻說黑蠻龍統領人馬就在平江驛口住紮。一路上大張告示聲言朝廷能將賊檣獻出。卽刻退兵。否則直搗

臨安。以清君側。大宋天子在那金鑾殿上。敕集滿朝文武。議了一日一夜。一邊傳諭各地方官添兵調將嚴加防範。一邊差出張俊帶領御前總兵王武李必顯吳倫陳琦住防平江界口。苗兵早已得信報知小王蠻龍大怒。提鎗出馬。直至宋營前喊叫道。宋將驍事者。快將那個賣國的好臣秦檜細獻出來。萬事全休。若不奉俺小王之命。殺你個片甲不留。還要直搗臨安。怕你們這班賊黨。不把那賊頭獻出。必要殺個盡絕方罷。王武吳倫慌忙迎敵。同聲的喊道。洞蠻休得胡說。看刀罷。便把雙刀舉起直砍蠻龍。蠻龍把雙鎗一擺。早把雙刀抵開。舉鎗打來。倫武二人看看不是對手。落荒而走。李必顯正欲舉戟來迎。早被蠻龍一鎗打中馬頭。跌落塵埃。踏於馬下。陳琦不提防着臂上吃了一鎗。帶傷遁去。張俊縮在後隊中。張牙舞爪。那黑蠻龍跨馬揚鞭。好不得意。招呼人馬沖將過去。殺得個天昏地黑。可憐這隊御林軍傷殘多半。張俊着了忙。卸下頭盔。改換民服。着上一雙草鞋。沒命的一頭攢出圈子外。一氣跑了十餘里。在民間搶了一匹快馬。跨上就走。不分晝夜。跑至臨安。那黑蠻龍一陣打退了這班奸黨。正欲拔寨追趕上去。卻值

張英賈着國夫人手書到了。蠻龍忙令入帳。張英將書呈上。蠻龍折開一看。上寫道。

大宋罪婦岳李氏致書於蠻龍將軍麾下。先夫子遭罹橫逆。氏待罪雲南。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倘奸邪有敗露之日。則沈寃有昭雪之時。今將軍申罪致討。誼固可感。然與兵犯關。有虧臣道。殊非先夫子在天之所期也。故特差小价張英。賈呈尺素。乞鑒悲懷。望即星夜班師回國。不勝大願。

好個蠻龍仗義人。一封尺素便回兵。慢言武將無謀略。自負胸藏六策文。正可壓邪循上理。返旆仗義總全名。可憐大宋雄師沒。重職誰堪鎮百城。藐視非怪苗虜計。江山錦綉伴胡君。披閱宋史偏增嘆。狐兔猶為輔國臣。露齒張牙偏得計。縮頭畏尾反稱能。蠻龍自退功何在。逃軍名姓上麒麟。齊齊來到金鑾殿。謊奏高宋聖主聞。如何擊退苗蠻子。如何立洗甲兵清。如何賠墊兵糧草。如何達旦苦行軍。陣亡李將真堪慘。傷重陳琦命半存。首領功勳張俊占。其餘王武更吳倫。御軍傷死無其數。望王恤典廣加恩。高宋天子問斯奏。十分不悅惱龍心。軍糧

萬石從豐發。怎使他們賠墊陳。辛苦勤王當獎賞。這般負氣使驕矜。回思岳某行軍日。血戰奇功不憚辛。保國英靈猶戀朕。忠懷義膽顯然明。豈堪屈死真樑棟。使朕無辜失德仁。罷罷罷此後不堪重理政。江山多半屬於金。恨恨恨目下豈堪重用武。朕躬為主豈能欺。帝心到此非常悔。心緒惡劣亂若絲。意懶心灰帝倦政。旨傳另日慰勞動。君王稱疾將朝退。散去隨朝執笏臣。國政蹉跎無理會。只因天子太昏沉。住言朝內諸般事。要集當初除夕情。李直王能雙義士。西湖隱跡到而今。感傷元帥遭奇屈。慘死風波一夕傾。憤恨聲聲難報怨。悲懷切切感猶深。長齋久藥珍饈品。服素常披白絹襟。友好同心無二樣。同聲常罵眾朝臣。附和秦奸傾國柱。更無人作報仇人。存私各保殘生命。掃地衣冠不正經。十分感憤雙豪士。不戀人間俗世情。隱跡西湖清靜地。朝朝暮暮念功臣。想像英姿愁不見。偶來城市探分明。可恨奸秦偏不死。未盈惡貫世間存。追思岳相仇難報。從此無心避隱岑。不轉深淵林壑處。便在那各廟焚香秉至誠。拜神求把沉寃洗。報應昭彰捉賊

秦。一月過時又匝月。一年度去又逢春。光陰如電
偏容易。二載年華付水濱。依然現世欺君賊。善惡
無分鬼共神。惱了一雙高義客。無心再把好香焚。
每瞻廟宇生嗔怒。不打的時罵即臨。道是人間怕勢
尊秦檜。難道說聰明神佛怕奸秦。有刀不殺秦奸賊。
加上皮毛是畜生。衆口難封非我輩。哀鴻載道氣難
平。可笑神靈尸素位。不將天理判分明。滿腔幽憤
無可洩。到處遊行罵鬼神。此日正逢秋八月。時當
十八長潮辰。二君早起無他事。晴窗坐對共言情。
王能對李直道。如此混濁世界。奸臣作福。忠臣受殃。叩
天無門。求神不應。你我豈不氣死人也。何不同到江邊
觀潮。散散心。如何。李直道。甚妙甚妙。當時王李二人。出
了候潮門。來至江邊。誰知這日潮不起。乃是暗長。甚
覺沒趣。只得沿江走走。走到一座神廟前。擡頭看去。上
面橫着一額。大書潮神廟三字。李直道。我和你各廟神
道多已求過。何不進去拜拜。這潮神看有靈驗麼。王能
道。原說是逢廟即拜。遇神便求。難道潮神不算神麼。說
着。一同進了廟門。上殿細細的看那牌位。卻是伍子胥
老爺。王能道。別的神道未受奸臣之害。你卻被伯嚭讒

害而死。後來伯嚭過江。你卻立馬顯聖。自己也要報仇。
難道岳元帥爲國爲民。反被奸賊慘害。你既爲神。就不
該一無靈顯。誅劔奸佞麼。李直道。惱將起來。大叫道。這
樣神道。留他何用。不如打碎了罷。二人拿起磚頭石塊。
將伍王神像并那兩邊從人盡行打壞。二人道。打得痛
快。藉此也可以少洩吾二人胸中之氣。兩個出了廟門。
一路行來。不覺腹中飢餓。只見隔河一座酒樓。造得十
分精緻。二人走至店中。上樓坐下。小二問道。二位相公
還有請什麼客來沒有。王能道。我們是看潮回來。不請
甚客。有好酒好餚快取上來。一總算錢。小二應了一聲。
忙忙的安排酒菜。送上樓來。兩個吃了一回。哭了一回。
狂歌了一回。直吃到天晚。小二道。可不悔氣。撞着這兩
個癡子。這時候還在哭哭笑笑的不回家去。便上樓來
問道。二位相公是住在城外還是住在城裏呢。這時不
早。如要進城。則須快點。不然就叫城不開了。二人因他
提醒了這一句。纔想着是要進城去。忙忙的下樓。取出
一錠銀子。丟在櫃上道。留在此。一總算罷。出了店門。趕
至候潮門。城門已經關了。王能對李直道。城門已閉。不
能回住處了。如之奈何。李直道。不如由謹松嶺到棲霞

嶺下岳元帥墳上過一夜罷。王能道甚好。兩人乘着酒與一氣跑到元帥墳地上來。就在草間睡着了。

詞中聽表那潮神。南海龍宮宴玉樽。酒帶微醺歸府第。詳觀四下倖然驚。破衣皂隸頭巾落。寶案金爐

倒在塵。自認金身何處是。一堆木屑繡袍存。喝問兩廊諸吏役。是誰大膽毀神明。衆神承問同聲稟。

李直王能打廟情。只因上界精忠帥。無辜冤獄枉傾生。二人抱恨冲霄漢。各廟焚香乞鬼神。誠敬多時

無應驗。滿懷憤悶打神明。今日看潮來此地。老爺金像被他傾。伍王聞語難禁笑。原來遇這兩癡人。

摧毀神廟不知數。今日前來打我身。豈曉岳王居爵府。世人尚作不平鳴。思量難怪愚人等。冤獄猶存

雪未伸。混雜乾坤埋冠玉。明珠魚目苦難分。不若我身朝上帝。要把那昭彰善惡早施行。伍王想得多停

當。駕動祥雲上玉京。未至金鑾參上帝。天門卻遇一神靈。神靈地底温元帥。覲面相逢一笑迎。伍王

便述其情事。要上金鑾去面君。温帥笑容忙扯住。道不勞台駕去陳情。今辰玉旨重重下。命弟前行誅

佞臣。賣國欺君天大罪。豈堪姑息到而今。岳王功

績終難掩。留取丹心照汗青。君可前行傳此旨。棲霞嶺下示癡人。伍王點首稱言善。一拱相辭温帥行。

重起五雲回駕去。來到那棲霞嶺表暫停雲。玉旨取來懸樹杪。喚聲李直更王能。凡人豈識天機巧。速

速行前認個明。言罷神風吹一陣。仙音縹緲已騰雲。二人入夢重尋夢。追思元帥影無形。半空忽聽神

明示。相繼抽身認一巡。但只見爛燦金光殊耀目。大張玉旨在森林。喜煞王能與李直。還疑岳帥降遺文。

互相翹首從頭看。維誦回環頻嗟嘆。忽然驚醒南柯夢。微微已透曙光明。咄咄怪事宵來兆。至誠一

片感天神。抽身齊向瑤天拜。但願神明糾察明。果能誅去秦奸賊。伍王神像塑金身。能使帥爺冤獄白。

伍王廟貌建重新。議論一番同舉步。依依別了帥爺墳。行行離卻棲霞嶺。轉歸僑寓探朝情。住說癡

情人兩個。書中提起九重尊。自從樞相英靈顯。聖意難忘柱石臣。追悼前情難過意。牛頭山因建奇勳

血戰偏安留半壁。力扶社稷幾升沉。枕戈蓬日勞王事。功成不做畫麒麟。數卿功績書難盡。喜卿儒

雅冠羣臣。恂恂更勝蓬瀛客。諷諫從容更絕倫。讓

功普渡諸倭虜。從無德色持才能。握奇陣法驚胡虜。
 妙算神機佐國民。盡義全忠甘受罪。爲民爲國總
 推卿。思量是朕將卿負。冤獄無辜三字沉。保國英
 靈卿未死。忠肝義膽凜然生。念卿不泯忠貞志。魚
 目明珠合辯明。帝心此時明若鏡。金鑾升座念功臣。
 御書立下宸楓殿。要表精忠輔國心。大集羣臣文
 共武。開國功臣册上呈。愛花山退金兀朮。歷歷功
 勳數不清。直看到恢復三城功第一。迎鑾咫尺整乾坤。
 只落得奇功難掩留青史。痛恨風波獄未伸。聖意慘
 然追往事。班中驚喜衆朝臣。一班賢士齊稱快。難
 得皇天開眼睛。一夥狐羣心志忘。暗噴天子變了心。
 詞文暫按金鑾事。提出欺君萬惡人。不共羣臣參
 帝駕。獨行獨斷目無君。是辰高坐盤龍閣。正把油
 蘇肉皎吞。杏酪清茶金爵盞。案頭菓品滿盤陳。正
 當享受來吞嚼。忽見家丁飛報臨。口呼不好慌張極。
 將那万俟私信卽申呈。行前兩步低聲道。老爺快
 看莫遲停。這回忙了秦奸賊。丟了油蘇跳起身。將
 手一把來取過。圓睜二目看分明。勃然冲起無明火。
 大罵昏君變了心。不是老夫施妙計。昏君早已退

龍亭。迎將徽欽二帝至。更誰睬你上皇尊。安得龍
 亭由你坐。巍巍享受到如今。今朝反要追前事。又
 把仇家當好人。罵時便把來書扯。扯碎之時擲在塵。
 高聲呼喝諸隨使。快牽寶馬老爺乘。忙中不坐高
 軒出。跨馬揚鞭出大門。加上一鞭馬行快。要抵金
 鑾壓制君。須負道惡貫已盈難放肆。天宮糾察降災臨。
 頓刻間狂風大作雷霆吼。地動山搖不住停。賊秦空
 有欺君膽。今日魂兒出頂門。渾身抖戰聲難出。抱
 定駒兒要轉身。誰知道寶馬咆哮先跳起。賣國奸臣倒
 在塵。頃刻間黃沙滾滾從空降。天網恢恢善惡分。裂
 地一聲開了穴。當時地載賊奸臣。問他可有通天手。
 今有何能出地坑。無端枉屈精忠帥。天道難欺善
 惡明。享盡榮華該受戮。弄權勢大合遭殛。慢言今
 日天開眼。大罪難容誤國臣。怪他難正奸邪罪。未
 取奏頭快衆心。大宋江山傾賊手。上皇少帝老胡塵。
 擎天玉柱遭奸陷。千古奇冤恨莫平。蓋世功勳三
 字獄。可憐溝壑葬仙靈。丹心久掩憑誰表。忍使那樑
 棟材爲蕪下塵。留得偏安無恙在。功臣結局慘何如。
 懦儒雖係君有過。大罪難逃惡賊秦。豈可留尸全

首領。故教地滅快人心。詞人憤極難消怨。借筆誅
秦氣略申。倘遇同心懷古客。定傳訛語證爲憑。補
遺不盡興衰句。下卷重開續舊文。

第六十八回

表精忠御祭鄂王墳 定奸罪正法棲霞嶺

却說皇天開眼。地滅奸秦。霎時間風捲黃沙。地開一穴。剛剛將個欺君誤國的東西夾了半個在下邊去了。少時間風定雲開。半空中現出了一輪紅日。時值午牌時分。早驚動了合郡人民。如潮湧而來。互相爭看。只見賊棺挺立着。只剩下半段身子在地面上。兩手高舉。似乎要往上竄。張開大口。叫喊不絕。觀看的人。無不歡喜。都說是這真是活報秦棺手下的護衛人等。早已逃散去了。早有奏事的官兒。入朝申奏道。啓上天子。今秦相入朝。將近午門。墜於馬下。竟遭地滅。此際尙在嘯呼不絕。高宗正欲召集朝臣商議追贈忠良。一聞此報。大爲驚異。命排御駕親臨一看。果見秦棺身分兩段。上段猶在地上。下段陷入地底了。仰着頭。張着口。不住的噉泣呼痛。天子看了。不覺害怕。叫一聲秦愛卿何至若此。秦棺哭道。主上快救救我罷。高宗道。此是天意。寡人無可爲力。急急傳旨。叫妻子速來看視。當時御駕回宮。囑人動手。

掀起地皮。救提秦棺出坑。誰知天公有意處罰他。非人力可解救。雖已將地挖開。但他身子重若萬鈞。竟至動搖不起。一扯一拉。即痛入骨髓。叫喊驚天。鬧了半日。終屬無法拔起他。只得將實在情形報告天子。又停了一日。剛值衆臣朝賀之辰。高宗垂問道。衆卿知秦棺日來怎樣子。衆官奏稱。秦棺仍在喊叫。晝夜不絕。天子暗想道。秦棺今遭地滅。雖係他自作自受。然朕躬亦難辭養癰貽患之過。待朕再去看他一番。當時旨下排道。來至十字街口。只聽秦棺喊叫之聲。宛若豬羊臨刃。聲音極爲悽慘。上意惻然。而近前一看。只見秦棺已口不能開。見了天子。將兩個眼睛腫出。把個舌頭伸了兩伸。似乎要想說話。却說不出的樣子。霎時間。把個舌頭吐出。咬得粉碎。血流如注。便就死了。天子大驚。正要向前一驗。却一股臭氣吹將過來。幾乎令人作嘔。衆大臣忙忙勸駕回宮。催趕秦氏親人家屬聞此消息。旋即遣人收尸。但任你用盡氣力。屍首依然擡不起。只好就掩埋那個地方。大慙已死。人人稱快。

御駕回宮。龍肝鳳髓。懶沾唇。次朝更不升龍座。忙了朝前文武臣。太醫院少回天力。難挽龍髯。

御駕崩。正人君子重持政。輔助新君治萬民。孝宗天子登御極。大宋山河幸肅清。英明仁德真聖主。撫政才高服萬民。放逐舊臣皆起用。鈞綸恩詔下頻頻。只惜九天難返英雄將。未免乾坤失障屏。此日裏紅白書頒天下曉。羣臣朝賀調金門。聖代即今多雨露。萬民載道動歡聲。旨諭三日羣臣斂。重翻舊案表忠貞。招安太行諸豪傑。拿下孤羣狗黨人。詔書星夜雲南去。赦轉忠良一滿門。召取鳳雛質後裔。獎功襲爵佐朝廷。新君義重酬知己。更念三番救駕情。追求忠骸四處覓。煩惱英明聖主人。懸掛榜文傳四野。給官懸賞衆紳民。忙了在朝文共武。烘動臨安耆老們。個個留神勤察訪。終屬無影又無形。那岳元帥是萬金軀已終黃土。難怪無人訪得真。須知道正事關頭難簡寫。詞中要說一椿情。當日裏雷爺被難逢諸葛。脫離虎口至齊城。遺失穎兒人一個。喬裝侍主數經旬。其時正遇狂風作。縹緲身軀已駕雲。得遇鮑方仙術廣。將他打救出迷津。收錄洞府爲童子。教習奇門法術深。在菡流光容易過。練成俠術能飛騰。侍師此日談因果。忽念家爺帥主恩。道小

徒已得飛騰法。要向臨安走一巡。手握青鋒三尺劍。立梟秦首主冤伸。鮑仙點首稱言善。許爾前行報主恩。穎兒拜領仙師德。悟到空靈生死輕。駕起雲頭如鳥疾。霎時已到西湖濱。秦奸惡首如何取。後事紛紜慢敘陳。管城松使愁無暇。聽表夫人異域情。斷雁孤鴻悲獨往。凄風冷雨滯蘭城。自從抱得離鸞恨。冷透塵心悟道心。難決須臾輕一死。尚有南陽白髮親。全局強持非易易。斑斑修竹剩啼痕。無辜冤獄悲元帥。仙侶全家放逐臣。更惜那冰清玉潔花中主。武康節度正夫人。只落得綠髮紅顏獨憔悴。春花秋月斷腸吟。悲深風木諸公子。傷心同作失怙人。飄零異域難爲旅。度日如年三載春。賴有柴王賢母子。解愁慰寂意殷勤。諸般承奉無虧理。凡事相關似至親。萍水交情何親切。他鄉宛見故鄉人。更兼述甫賢甥舅。敬禮情高更絕倫。一自登龍回鏡所。駒光轉瞬又經春。時逢柴郡娘娘至。專慰夫人寂寞情。一住三旬猶不返。臭味如蘭未忍分。此朝天氣晴和好。齊集中堂上面存。柴王邀請諸兄弟。郊外興圍乍轉程。

柴王同着諸公子打圍回來。衆家將扛擡着些獐狸鹿兔。一個個欣欣得意走上堂來。那柴娘娘是見衆鼓集。好不歡喜。問長問短。言談不盡。只有那岳夫人蹙眉良久。垂下淚來。柴娘娘一眼看去。忙問道。衆姪輩正在歡娛。夫人何故又觸哀情。夫人道。正因諸子歡娛。觸起胸中之感。念家君春秋已高。方期半子可倚。豈期中道而棄。前年霖兒離南陽時。以老人不堪聞此凶耗。故未將愚夫婦所遭稟知。衆口難封。難免傳入老人之耳。家君暮年聞此。不知如何悲感。雲山千里。問訊無從。欲着霖兒前去南陽省問。又非咫尺之程。每一念及。心爲之碎。柴娘娘尚未答言。早有三公子走到夫人膝前跪下道。母親請釋放愁懷。孩兒久有此心。欲往南陽探看外祖。夫人正色道。汝年紀太幼。如何去得。柴娘娘插口道。夫人且允公子之請。以遂孝思。老身明日着人護送公子前往。一路可保管無虞。夫人大喜。命公子拜謝了柴娘娘。厚情大德。到了次日。柴王給發護照并道羅吉兩個家傑。隨衆四員家將。沿途照料。柴娘娘饋送路費。助公子爲路費。一切整備停當。公子上堂拜辭了母親與柴娘娘。國夫人也叮嚀了幾句。方纔別去。柴王同着李蠻龍

送了一程。方始分手。

詞人湘管之飛騰。落紙難成八面文。齊魯山青青未了。聽言孝子小雷君。當初隱跡居宗府。寒暄不計歲頻更。親仇未報延殘喘。臥薪嘗膽歷艱辛。幾番欲探雲南訊。宗爺阻住未成行。連年滴盡思親淚。消瘦無復玉樹林。望斷南雲雲縹渺。追思泉路路無程。風木悲深無限恨。案頭早廢蓼莪吟。是朝頻到臨安詔。新君踐祚舊君崩。這回遂了雷爺志。要上金鑾雪本呈。大喜宗良留守者。擇期即日起行旌。隨行更有諸豪傑。竭力齊心叩玉京。異姓雁行如手足。人人抱本爲冤洗。風霜不計程途遠。遙指臨安取進程。有倖江山明主福。鋤邪扶正肅澄清。太行山上諸豪士。奉到招安恩旨臨。大衆鼓歡稱帝德。綠林燬去復光明。其時獨有牛鼻怒。厲色嚴聲罵不停。喝道衆君休上當。凡爲皇帝少仁心。你們可憶昏皇事。昔日牛頭山上情。枕戈達旦籌軍政。救得昏君返故京。一朝安享江山業。反把功臣坐罪名。俺等豈堪投網裏。前車已覆後車臨。斷然不睬新皇帝。從古君王慣薄情。你們要去憑從去。高官顯職

去榮身。俺家既醒黃梁夢。老死山崗了此生。大衆弟兄聞此語。噤若寒蟬怕開聲。當時不奉招安詔。仍坐山林樂太平。此朝大衆開無事。山崗張網散心。遠見一人騎壯馬。手執旗兒令字形。牛皋不解書何字。忙呼趙弟認分明。趙芸一看呼呼笑。口稱恭喜兩三聲。此來不是凡人馬。來者公爺三少君。聽說牛皋來跳起。拍手呵呵叫快聲。喝令驥兵齊站起。準備迎接小霖君。立相等候多時節。果見霖爺寶騎臨。但見他窄袖素袍秋月白。風流原不借妝成。牛皋大喜忙行上。覷面高呼叫姓名。

大喊道。岳霖俺的三公子啊。這幾年向那裏去了。今日纔來見俺。三公子正行之際。忽聽得叫他的名字。想是遇着熟人。忙把馬韁一勒。定睛一看。却見一夥人馬。宛若綠林好漢。內有一漢。生得黑面虎鬚。身短而肥。就是這個人叫他。一時却認不得是誰。便應道。我乃忠臣之子。豈許爾綠林中人呼名喚姓快休囉。讓開道路。否則試試我的鎗。看言罷。把手中滾龍鎗舉了一舉。牛皋大喊道。好孩子。連牛叔父也不認得了麼。公子道。你是牛皋。叔麼。牛皋笑答道。俺不是你牛叔父。難道是馬叔

父麼。俺且問你。你在雲南。怎得到此。公子聽是牛叔父。只得下馬上前見禮。隨將自南陽私自離了外祖。途遇羅吉二兄。同至雲南探望母夫人之事。直說到承柴王蠻王兩家的厚待。方得由異地而歸。正欲講下去。被牛皋一把拉住他道。好好好。這裏不是說話的所在。快到俺山崗上去歇脚便了。公子道。牛叔父說那裏話來。小姪雖係不才。猶是忠臣之裔。豈肯投宿綠林以污名節。就此拜別了罷。吉成亮見此光景。着了忙。說道。三兄弟不住此間。只得暫離了吉青道。好好好。吾孩兒在此罷。牛皋向着公子道。好姪兒。莫認差了叔父。叔父乃替天行道。非那一夥打家劫舍的可比。公子道。此言差矣。既作綠林。還說甚替天行道。牛皋聽了勃然大怒。遂答道。你不要輕視俺爲叔的。昨日已奉新君招安詔旨。叫俺們還朝做官。俺們不去。豈不是比身官吏而心盜賊的人。高尙得多嗎。公子忙問道。文書在那裏。周青不待言畢。早把文送與公子去看。霖爺看了。不勝歡喜。原來新君即位。赦了岳氏一門。招安太行豪傑。遂對牛皋道。叔父有此光明大道。還不早走。牛皋道。你不曉得。俺爲了你的老子被害以來。報仇無策。投河不死。到把個爭名

奪利的心腸。灰去了一半。還認得什麼皇帝老兒。故此不受他娘的招安詔。既然姪兒要到南陽去。少不得要爲叔的親送一程。也去看看令外祖俺的老師。纔是正理。只是今日天色晚了。你又不肯上山安歇。就在山脚下設帳過此一宵便了。公子忙謝道。如此承情了。牛皋大喜。當夜設筵爲三公子洗塵。並邀了衆弟兄作陪。到了次日。牛皋早起。正在打點行裝。送公子至南陽。忽有嘍兵報上山來道。京中又到了一位欽差大人。叫做李文升。傳言要見大王。牛皋只得率衆下山接旨。欽使宣讀詔曰。

朕躬初登大寶。重整朝綱。鋤邪任實。冀復大業。聞太行山總領牛皋。竊直忠勇。堪握軍符。前在故樞密相岳某部下。屢立奇功。不幸故相遭陷。勇士四散。前會下詔招安。牛皋等違命不行。姑且不問。目下朕追悼故相。冤獄未申。何以服人民而儆奸邪。已有旨拿問一千人犯。著刑部周三畏從嚴訊辦。牛皋粗中有細。堪爲會審人員。着即火速來京。毋違。欽此。

文升宣罷帝王詔。牛皋只好謝新恩。君王不諱交爭事。爲的是要究元勳抱屈情。故而受了招安詔。整肅

規模對使臣。道濁酒一杯聊盡意。分金亭上去談心。文升笑謝難從命。尙有君王御旨文。來晨卽往雲南去。召取忠良放逐臣。契重鳳雛良將後。表功錫爵繼元戎。牛皋大笑擡身起。道言欽使少留停。遂把霖爺歸省事。一一從頭告使君。喜殺文升人一個。口呼有幸兩三聲。牛皋去不多時候。來了翻翻美俊英。施禮從容相會晤。玉樹臨風韻倍清。塵寰那有人中鳳。千里而來幸識荆。當時取出皇王詔。宣讀鈞綸示少君。公子趨前言且慢。望公善察下愚心。王恩浩蕩期圖報。父冤不白敢承恩。言時取出青羅襖。玉手高擡遞使星。全禮殷勤垂痛涕。道望公呈聖代陳情。文升接過心驚訝。原來是小小云箋一表文。字跡顯然和血寫。桃花紅映綠波文。只窺翰墨心神亂。更不詳觀袖裏情。諾諾應聲呈聖鑒。精忠原合洗名清。難違孝子悲親意。代做陳情抱本人。當時允應無他說。起身作別要回程。牛皋燒了烏山寨。正大光明隨使臣。率領領山人共馬。大旗換去改降軍。其時分路登程去。遙指南陽三少君。只爲椿庭遭枉屈。紫衣不戀懶承恩。難違母命行千里。

為念年高外祖身。琴鶴一肩童子事。飄然無累一身輕。慢言公子南陽道。聽說牛皋隨使星。夜宿朝行非一日。滔滔人馬抵京城。午門待漏朝天子。嚶嚶鷄鳴報早晨。聚集兩班文武。鈞天樂奏御香溫。紫金門啓晨鐘響。君王升坐九龍亭。百官朝賀方完畢。閃出班中李使君。執笏當胸呼萬歲。金階拜倒奏明君。招安之事先呈聖。後具陳情孝子心。坐中呆了新天子。何幸忠良孝行誠。富貴不圖甘自棄。父尸未獲愧承恩。朝廷自應加昭雪。不須陳情已自明。良久嗟吁重傳旨。免求遺骸慰英靈。召見牛皋人一衆。御前參拜見明君。旨下左班張相閣。着他擬職授諸英。牛皋顯職加侯爵。念昔長江殉主情。餘者加銜皆如例。同行諸人盡蒙恩。當時下了恩鈞詔。當殿三呼拜紫宸。天子御書牛勇士。著他會審考奸情。這回遂了牛皋意。侯爺服式倍鮮明。謝過聖恩來下殿。仔細思量悅滿心。今朝始識新皇帝。果然勝過那昏君。當初元帥將他救。不枉三番用苦心。牛皋心事無多敘。君王回駕散羣臣。提言拿獲諸奸屬。點名漏網姓秦人。內中故事言難盡。且聽

新詞一敘明。當時地滅秦奸賊。衆目昭彰皆曉聞。秦烹假情成孝服。朝朝私出宿娼門。賊妻外做居夷樣。心中思量嫁番君。其時正值新君旨。嚴搜奸臣各姓門。三姓惡婆能有膽。居然漏網夜逃生。金珠異寶隨身帶。不攜孩兒秦烹行。望着神京來取路。私奔慣會找男人。故此來拿秦賊眷。不見婆娘三姓存。首犯脫逃非小可。抄查尋遍影無形。花街妓巷擒秦烹。臭狗奸奴一網擒。奇珍異寶不勝數。金山銅穴點難清。呆了察查官大小。相衙富貴勝宮廷。當時抄了秦奸宅。先到金鑾面聖君。孝宗天子仁而敏。旨下從容首犯擒。天理難容秦賊婦。豈許東窗雌雉鳴。賊物累累先入庫。事清一一濟貧民。可憐盡是民膏血。天道難欺合付民。并變軍糧充國用。水木源頭不亂行。此時先勘秦奸黨。張羅万俵罪非輕。各家男婦皆拿獲。下在監牢候審情。此日牛皋承聖旨。會同三畏到刑庭。擊梆聲響升堂坐。刑具般般列下層。吆喝兩班人役衆。聲聲羅網執刑人。刑房吏役呈單冊。首犯牌提秦烹臨。帶到一聲開了鎖。堂上牛爺怒目睜。

牛泉往下一看。見秦熹蓬頭垢面。形容難看。便大喝道。先將這個雜種重打四十個嘴把。俺老爺賞他一個大的見面禮罷。左右答應一聲。鷹拿雀啄的一般。將秦熹拖將下來。重重打了四十個嘴把。打得那秦熹大哭大叫。霎時間那隻面孔腫得有個屁股大了。衆衙役又將秦熹一把提上堂來。跪在牛泉案前。牛泉道。請周大人去勘究罷。一班差役又將秦熹拖了過去。三畏將驚堂一擲。喝問道。秦熹。你知罪麼。秦熹道。小小小子。無知三畏。又喝道。你的父身爲一品。你又僭入翰林。受了朝廷厚祿。不思報國。反去通敵。斷送了上皇少帝。又矯詔殺害岳元帥。種種不法。擢髮難數。若論其罪惡。應處凌遲。爾父地滅而死。爾母漏網而逃。今罪使爾當之。秦熹大哭道。小小人實不甘心。前在王家做兒子。做得好好的。無端到此絕尾巴的家裏來。做什麼宰相的兒子。享什麼榮華。今日這兩個猪狗。到各得其所。害得我來受這種苦刑。秦熹跪在案下。搖頭擺尾。哭訴訴個不住。到把個周官三畏坐在案前。大笑起來。便喝道。膽大的賊子。還敢在本司前撒賴麼。放下去。重責大板四十。再行定罪。左右拉下去。打上。又傳提張俊到案。

下邊稟一聲稟發監牌。不多時將張俊帶到。跪在階下。三畏將驚堂一拍。喝問道。張俊。爾的罪名太多。也問不得這許多。且問爾身爲大將。理應奮勇爭先。累次臨陣脫逃。自不知過。反起妬賢之心。附和秦賊。捏造詔書。加害岳帥父子。殃民誤國。罪不容誅。張俊磕頭道。大人在上。若說小人殃民誤國。這四個字實在不敢當。加害岳帥。皆是秦檜專主。與小人何干。莫須有。三字大衆皆知。三畏大怒。喝道。好膽大的賊囚。刀加頸上。尤敢口血噴人。麼。喝一聲。打一班差役。即將張俊拖下。重打皮把掌一百。堂上又問道。張俊。知罪了麼。張俊應聲道。小人知罪了。三畏向着牛泉道。大將軍有所不知。昔日岳公被害。司官承旨。勘問。誣元帥以按兵不發。內懷不軌。剋扣軍餉。致亂軍心等罪名。其時相公有口難辯。解衣示我。背上刺有精忠報國四字。我深知枉屈。無力救全。憤極掛冠夜遁。牛泉聽了三畏這一番言語。悲怒交加。大叫道。可惱。可惱。快將羅方二賊一同帶上殿。當時發下監牌。吊出羅汝楫。方侯。萬兩犯上堂。牛泉不聽帶到兩字。大喝一聲。連張俊三個一同拖放階下。發出頭號。大板。傳命各打一百。再行定罪。這裏正在打得熱鬧。外邊

報進來道。聖旨下。傳牛將軍上殿。牛皋領旨。擡身起。向着周君三畏云。且把衆囚收禁去。待俺公餘共審情。三畏點頭言道可。當時堂散去朝君。此時聽表新天子。昨朝重出旨諭文。儒人竟得忠骸者。高官厚祿獎功勳。庶民藏護忠骸者。萬金懸賞酬非輕。御旨屢傳皆若此。官民人等盡心驚。這朝驚覺隗家子。義字爲名誠厚人。父爲獄卒名隗順。善識賢愚性寬仁。當年樞相遭冤日。曾秉誠心服役勤。元帥遺骸他奉葬。苦心一片爲忠臣。感悼帥爺遂得病。臨終遺囑示兒聞。細陳元帥升天事。私葬忠骸在北陵。棘寺勒符棺槨記。墓門雙楹認分明。有朝天子求尸事。爾可前行投報文。那隗義是受父遺言常在念。北山常去看忠墳。此子性靈才智足。雖處鄉間文字深。早聞御旨求尸事。半信虛無半信真。深恐其中有別故。不敢冒昧去投文。此朝來一相知友。訴述霖爺一節情。恩詔不承辭寵命。父尸不得不承恩。從來孝子心相印。愚孝天真其一心。感動高人隗順子。午門親叩揭其文。一時哄動諸文武。黃門飛報九重尊。九天閭闔開宮殿。君

王升座會羣臣。隗義雖非儒士輩。卻無鄉老魯愚形。從容走上金鑾殿。叩闕三呼謁聖君。細陳父順當年事。私葬天家柱石臣。是年歲底安元帥。次年父順便亡身。臨終遺囑諄諄在。細述元戎身後情。漫惜微塵濼片玉。有朝冤白帝恩行。小臣敢不承先志。冒昧前來揭榜文。隗義奏罷連頓首。口呼萬歲鑒愚人。其時呆了英明主。驚喜交加感不勝。所奏言詞皆入聽。惱煞當初帝薄情。忍棄良材何失計。蓋天功績豈埋塵。烏盡弓藏從古恨。怎怪韓候起憤心。斯人絕代遭枉屈。反使獄卒惜賢臣。若無其父將尸葬。溝壑掩埋慘怎禁。追悼功臣意殊惡。聖顏慘淡淚沾襟。憶昔襄陽親一面。容光秀色奪人睛。風流儒雅偏持正。似對中秋月一輪。領略賢臣言一夕。朕躬勝讀十年文。不堪回首當年事。辜負忠亮愛君心。那天子是初聞隗義諸般語。驚喜不覺現於形。茲後聖顏增慘淡。爲的是功臣結局太淒清。天子無言情嘿嘿。金階惶恐姓隗人。班中呆了諸文武。接耳交頭暗語論。有言此奏虛無甚。有稱其事可爲憑。左右兩班言不一。難決虛真奏聖君。其時間出張

元帥。執笏當胸拜紫宸。奏言隗義情堪憫。受父遺言事可憑。望王准奏先傳旨。北山前去認虛真。事果無訛當獎賞。其功隗義不非輕。張帥奏言天子納殿前降旨令平身。只因難決其中事。旨召牛泉議此情。當下牛泉來面聖。天子從頭訴述聞。特召卿家因此事。且隨隗義北山行。牛泉領旨離金闕。隗義從容指去程。信史無訛傳此事。詞人秃筆敢詳陳。但知是玉色如生堪沐浴。數年尙未壞金身。奇忠純孝英雄帥。緯地經天迥異人。千古不平三字獄。表忠禮葬總酸辛。

當時隗義引着牛泉至北山察訪。啓視無訛。回朝復旨。天子大喜。隗義獎給有加。旨下岳樞相追復原官。厚禮改葬。旨曰。

仁皇在位。親明利用之勤。神祖御邦。首祭狄青之墓。蓋念奮者不忘於技。而勸功者當急於褒崇。朕祇稟睿謨。眷懷宿將。茲仰承於素志。肆盡洗於丹青。具官岳某國士無雙。文武全兼。驟當方面。智略不專於古法。沈雄殆得於天資。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摧孔熾之狂胡。內翦方張

之劇盜。名之難掩。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葬尸。而當路立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內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褒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惇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魏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昇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不徒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嗟夫聞牧之爲人。殆將撫髀。闕西平而未錄。敢緩旌賢如其有知。可以無憾。

正當下旨。恰值宗良等入朝。陛見。有黃門啓奏。道岳夫人全眷昨日已到禁城。請旨定奪。天子大喜。卽下手諭。宣召岳夫人率衆陛見。夫人奉召來至金殿。三呼萬歲。俯伏謝恩。天子降諭。先帝不明。誤聽奸邪。致使故相遭此冤屈。夫人全眷被逐嶺南。今日朕登大寶。扶正鋤邪。追封故相。改葬褒封。聊酬三番救駕之辛。夫人能全大義。賢淑可嘉。特封爲一品夫人。四子俱封侯爵。牛泉等一一加升。岳夫人率衆謝恩。天子又傳下旨來。故相英靈如在。明日親臨致祭。夫人等重謝皇恩。方纔退出午門。

次朝聽表樓霞嶺。君王親祭鄂王墳。鑾輿擁出千門柳。臘炬香花夾道迎。樂部領班鳴細樂。百官隨駕至松林。君臣義重敦禮節。御宴排成奠一樽。孝宗天子擡龍目。細忍低空有斷雲。百尺豐碑一坏土。旌旗蕭颯尚威靈。墓門檜柏枝南向。表出精忠日月盟。遺恨千秋三字獄。馨名萬古總推卿。追思故相扶先主。百戰偏安社稷存。贏得江山無恙在。九京難返棟樑臣。三番救朕功非小。萬里長城孤掌擎。御酒一樽聊盡意。難酬一片報君心。今日裏綸鈞恩旨重重降。難補那樞相當年負屈情。天上有靈應念朕。鋤邪斬惡慰忠貞。惟祝英靈仍佑朕。迎鑾早日靖胡塵。有幸青山成寢地。無邊碧水培澄清。此日裏是草紅染遍人民淚。贏得箇山水光分日月明。文武兩班齊俯伏。文升學士奉鈞綸。褒封鄂國酬樞相。陪祀千秋太祖君。長子岳雲加顯職。繼忠侯爵獎功勳。孝烈仙君封郡主。芳名千載屬銀瓶。憲君純義將軍號。又贈文成侯爵新。當日風波全大節。名垂信史有餘馨。湯懷烈烈英名在。忠義兼全邁羣英。再與忠勇將軍職。施全義勇更無倫。并葬土地安橋任。勝跡傳留萬古名。元慶化龍能殉主。更加顯爵慰亡靈。陣亡餘者諸雄將。一一加封職不輕。張保王橫龍虎尉。義誠義智勅封神。聖君此日行褒獎。應有榮光照九京。封祭事完重降旨。各奸戮首獻亡靈。罪分輕重先存案。解發樓霞嶺表臨。旨下一聲千應諾。鄂國夫人謝聖恩。御駕回宮文武侍。又排家祭獻霞樽。夫人率衆親營奠。一段哀情更痛心。莫道恩榮生死共。九京天遠已無程。補天缺陷墳難滿。杜宇紅消怨未平。終古傷心惟此恨。含毫難罄個中情。當時祭罷夕陽下。不回私第伴楸墳。錦棚高搭滿天帳。寢室華堂彩扎成。次朝重奉皇王旨。衆奸正法祭筵陳。夫人冠佩親臨政。監斬官兒解犯臨。羅馮節與万侯高。張俊相隨秦熹臨。一個個五花大綁招旗插。一個個蓬頭垢面死尸形。執刀劊子形凶惡。武士狴犴殺氣生。欽斬御牌開道路。行行已到鄂王墳。聖君明鑒天開眼。今日忠奸天地分。使盡黑心天必戮。忠貞久屈豈天心。明珠魚目終難辨。賣國奸臣枉用能。千古精忠恩帥主。奇冤頓白水澄清。卻說孝宗天子御祭鄂王。欽賜鄂國夫人生鐵四百斤。

着製秦檜三姓氏張俊萬俊高四人賊相。跪在鄂王墳上。上慰忠魂。下快民心。次日聖旨。又下着周三畏將衆犯提出判處死刑。卽行解往棲霞嶺正法。首級供獻忠靈。三畏領旨。提出各犯當堂細鞫。判了斬字。插上招旗。劊子引路在前。軍校在後。一路上看的衆百姓人山人海。那一個不拍手稱快。看看到了岳王墳上。那牛皋是穿了大紅吉服。排列公案。升堂坐下。傳令軍校先往秦檜墓地。將棺啓開。割取其頭來獻。不一時卽已解到案前。牛皋一看。咬牙喝道。俺帥爺亦怕開這股臭氣。可不必供獻桌上。將籠子裝了懸掛前面樹上罷。再令將秦薰羅禹節。萬俊高張俊四犯推出斬首。左右刀斧手正將四犯推出。只聽得轅門外一片聲嚷。牛皋大驚。將案一拍道。敢是有人來劫法場麼。快將我的兵器來。正要起身披掛。家將進來稟道。衆百姓因張俊在臨安姦人婦女。占人田產。今日許多受冤的人。多來看他行刑。要想各報私仇。故此喧嚷。牛皋道。既然如此。俺有道理。便立起身來。向簾內稟明夫人。原來國夫人於內監聽了外面這一番言語。正要傳示。聞牛皋稟稱。便答道。既有此事。百姓怨恨甚深。這一刀怎能償得大衆的仇恨也。

罷。如今可傳我之命。將張俊賞與大衆。聽憑彼等怎麼一個處置。牛皋應諾。卽命家將傳出。當時傳出夫人諭。喜煞臨安大衆民。人人雀躍來稱快。個個歡呼沐大恩。當時退出轅門首。七手八脚便施行。殃民害國張奸賊。今日何能奈萬民。渾身上。上了麻繩。拉去拖來像畜生。一陣解到湖塘上。熟商怎樣戮奸臣。人人受害仇非小。個個含冤怨氣深。握拳勒臂人千萬。踢打齊行不住停。正在一窩蜂擁處。走出年高一老人。喝聲且慢容商議。此賊奸情數不清。若使一時來打死。萬姓冤仇報不清。不若將他細綁高標上。且等那受害之家盡到臨。一人一口將他咬。數說如何害衆生。此方白白明明見奸情。頓使衆知聞。老人言語人人服。當時動手卽施行。岸柳一株高且直。網上殃民誤國人。萬民擁擠同稱快。走上中年一賈人。怒目睜睜呼惡賊。佔我妻兒強逼成。只知你有通天勢。誰曉令歸我口吞。言時咬定張奸眼。尖刀刺去血零零。一人雪恨方纔畢。又來一個少年人。尖刀先破奸邪面。高聲嚷罵張賊囚。道估我良田三十畝。逼死俺家佃戶們。

忠貞。

話說遲來張口快。咬下張奸臭肉零。又到一人方少艾。哭罵仇人張俊聽。你居官職無天理。要錢逼我父亡身。說聲未了尖刀舉。直刺殃民虎毒心。咬去咬來人不絕。千刀萬剮肉零星。當年樞相爭魁首。張俊懷私誓願陳。所謂是善惡到頭終有報。舉頭剎察有神靈。萬人口咬張奸賊。笑倒牛鼻監斬臣。喝令兩旁刀斧手。將張俊頭顱取下臨。万侯高與羅萬節。狗兒秦烹小奴根。鋼刀起處人頭落。四賊頭顱祭案呈。賊尸拖出荒郊外。猪吞狗嚼任縱橫。秦棺賊尸遭地滅。取出頭顱臭殺人。故而不令頭呈案。戮之拋入臭屎坑。汚草一堆為臭冢。萬年遺臭古今存。單單走脫淫邪婦。好待天開霹靂分。此方天理明似鏡。蔽日浮雲一掃清。聖明以德治天下。除妄褒忠服衆心。監斬事完方退衆。牛鼻復旨去朝君。國夫人率諸公子。望闕三呼謝聖恩。孝宗天子忙傳旨。玉音下降賜平身。故卿輔國功勳重。免參旨賜鄂夫人。當時召上雷公子。御口褒獎叫愛卿。加封掃北都元帥。欽賜上方劍一根。助卿家斬除奸佞重興宋。聊表卿親素願陳。恩給玉旨頻頒下。更行賜第慰

旨曰岳雷才兼文武。當襲父職。晉擢掃北大元帥。故相昔日部下諸將。一概起用。官還原職。盡付卿家錄用。首惡秦檜。追削其職。相府拆毀。重新起造。改為復忠侯府第。欽此。國夫人率衆謝恩。將欲退班。忽有黃門官上殿奏稱。故相三子霖單騎破賊。兀兀開風。竄回黃龍。神州恢復。萬姓歸降。特此捷報。天子大喜。降旨岳霖忠孝兩全。才當八面。加封繼忠侯。屬駐節神州。以資鎮懾。不必來京陛見。四子岳震。五子岳霆。俱加顯職。國夫人率領諸子俯伏金階。竭力固請。兄弟同居重位。有礙國政。天子不從。笑曰。夫人何得過遜。國家論功行賞。毫無私心。於其間。所請辭職。應無庸議。夫人只得率衆謝恩。退歸府第。

聽言平北三少帥。贏得君恩海樣深。除臭更馨明聖旨。復忠侯府煥然新。此日雷爺辭聖主。校場演武點雄兵。如山號令傳家訓。嚴肅軍威迥出羣。號敵三聲分隊伍。各官參拜掌軍人。上方寶劍君王賜。招展旌旗鬪五雲。軍政事完諸將退。夕陽西去上冰輪。歸來私第更朝服。飄巾素服一儒生。承銘堂上

<p>參慈母。稟說行軍將北征。國夫人便言見曉。我欲南陽去省親。外祖暮年愁久別。歸心時共白雲深。此懷已較寒江月。怕見皇都富貴春。未了世情因外祖。更無他念繫於心。南陽蹊跡憶余志。愛日常依儘此身。家計儘交鞏嫂任。女中巾幗仗其能。甫孫新沐君恩重。舉人欽賜在朝門。紅杏枝頭春色好。瀛洲遠望彼登名。北堂迎養鞏親母。好令鞏兄共北征。言時便向鞏嫂道。奉母餘閒善課孫。但願此後諸孫休用武。硯田廣置筆爲耕。順平不作沙場計。文武同懷捧日心。鞏少夫人稱傾命。大人鈞訓是良箴。夫人又喚雷公子。道汝嫂賢良慰我心。吾兄當省君恩重。少艾之年重任承。移孝作忠遵祖訓。平金仗你報君親。初六吉期黃道日。我往南陽兒北征。震霆兩弟隨征去。互相努力繼家聲。國運重興家運順。海宴河清望太平。言時命婢傳言出。即排家宴薦行樽。圖麒元帥情無限。母訓難違志報君。萬斛深愁拋不得。人間天上共思親。唯唯只得依慈命。強作歡容慰別情。少時侍宴人齊備。銀燭高烧照畫屏。小帥恭身親把盞。奉親美酒釀延齡。怒孩兒</p>	<p>不孝違親側。失侍左右奉承昏。望親珍重臨岐路。全兒報國蕩胡塵。言時拭淚將杯獻。拜倒親前不自禁。此際夫人同惜別。含悲撫慰兩三聲。吾兒珍重平胡虜。勝似承歡奉夕晨。聖主親恩皆一體。無違忠孝始稱英。休拋兒女臨岐淚。有礙天家重任恩。言時拭淚扶兒起。雷爺含涕強抽身。斂容不敢傷親意。無那離愁海樣深。又敬瓊卮鞏氏嫂。一杯將意獻殷勤。國夫人命侍筵婢。代奉三杯賜薦行。向着雷爺頻訓勉。願兒馬到奏功成。青年小帥承親命。立飲三杯跪謝親。鞏少夫人移玉步。夜光杯進弟雷君。震霆棠棣同行上。共向筵前獻壽樽。夫人亦賜皇封酒。勉之努力報君親。弟兄受命同行謝。一宵夜宴已完成。來辰不待金鷄唱。車馬紛紛早到門。鄂國夫人梳洗畢。臨岐就道發行旌。青年小帥承君詔。難作牽衣別母人。畫角聲高鳴細樂。祭旗升礮起雄兵。滔滔人馬如流水。隊隊弓刀殺氣生。旗分五色遮紅日。傘蓋千重護國軍。白駿馬坐青年帥。錦袍玉帶妙齡人。先鋒挂印韓昆仲。起龍起鳳一雙人。諸餘將士皆英武。多半精忠帥舊軍。八百爭先</p>
---	---

長勝卒。重依虎帳佐雷君。總領軍師小諸葛。參謀之職李深承。牛皋新受君恩重。官拜成侯職不輕。今日同征為掠陣。軍前合隊統三軍。威風凜凜軍雄壯。銳氣森森貫五雲。掃北平胡承龍濕。佇看功績畫麒麟。無辭風雨兼程速。早到朱仙要口津。扶老攜童諸父老。香花載道動歡聲。一從樞相仙升後。冷落平戎細柳營。剩水殘山無限恨。望穿霖雨萬黎民。豈期今日天開眼。雖鳳聲清繼鳳鳴。重視青天光日月。這回喜煞衆蒼紳。挨挨擠擠齊行上。逼近龍駒用目睜。惱了一雙韓氏子。叱言擅敢犯軍行。平北小帥正惆悵。疑神無語百無聞。錦袍輕拭思親淚。觸目偏傷孝子心。苦憶椿庭扶故主。艱難百戰負奇勳。敢言定勝軍重起。強整舊部慰帝心。正在徘徊難自遣。忽聞前隊動威聲。情知韓氏賢昆仲。勒馬當先把話論。先師往昔日有恩諸父老。而今覩面合情親。你們且退休囉哩。休把軍威嚇衆民。良言安撫諸耆老。態度慈祥意甚殷。喜溢紳耆人一衆。始知忠裔迥羣英。歡聲動地迎旌旆。無犯秋毫法度森。蔭美甘棠春又發。萬民何福視旗門。當時小帥

傳軍令。號礮三聲安下營。嚴肅軍威誰可並。千秋名獨岳家軍。憑他胡虜通秦計。大軍一與定滅金。且說當年鐵面董先在九宮山落草遇見了張公子。隨即歸正。投順岳元帥部下。其時不便攜帶家小。將妻子錢氏安頓在九宮山下一個村莊內居住。所生一子。取名耀宗。年紀尚幼。後來董先死於陣上。岳元帥常常差人贈送金銀。撫養成人。不道其長成起來。宛若其父。面黑如墨。力大無窮。慣使一柄九股托天叉。重有百十餘斤。那一村人俱怕他。稱為捲地虎。那日和同伴頑耍。講起岳元帥被害之事。心中憤憤不平。當時回到家中。拜別了老母。取些川資。竟向臨安去了。要替岳元帥父子報仇。雪恨。行了幾日。川資告罄。就在九龍山下歇腳。這日天氣晴明。獨自一人來到半山裏收尋野貨沖飢。只聽得一片鑼聲。松林內走出幾十個嘍囉。一字排開。大叫道。快拿買路錢來。方可下山。耀宗大怒。上前一步高喝道。董老爺正沒有盤費。你們有錢。快快送些與我。嘍囉道。可不悔氣麼。兩天不發利市。今日遇着個窮鬼也罷。既無別的進獻。將你手中這件軍器呈上。也當殺殺手氣。一面說着。便七手八脚走上來了。耀宗也不答話。

將九股。托天叉略略一動。就又翻了五六個。衆嘍囉見來勢洶洶。一哄奔上山去。耀宗暗想道。必有頭目在山。且等片時。正欲回步。忽見山上飛下一騎馬來。馬上坐着一個年少英雄。生得臉白唇紅。濃眉高鼻。身著白繡袍。頭戴爛銀盔。騎着白花馬。手提雙鐵戟。近前來大喝一聲。那里來的野種。攔敢傷俺驍兵。爺爺來取你的狗命。耀宗大怒。也不答話。舉又劈面刺去。那將使動雙戟。如雪花飄舞一般。耀宗快步如飛。要起手中叉。殺了多時。不見勝敗。耀宗將又一擺。大叫道。我要上臨安去。爲岳元帥報仇。那有閒工夫和你作甚死冤家。大家罷手罷。那將聽到岳元帥三字。忙問道。你是何等樣人。想爲我家元帥報仇。快把來歷講明。饒你性命。耀宗道。咦。你也曉得俺家元帥。俺姓董名耀宗。俺的父親名叫董先。你可知道麼。那將聽了哈哈大笑。連忙下馬拱手道。既是董兄。多多得罪。俺非別人。乃楊再興之子楊繼周是也。當日家父歸順了元帥。小弟幼時就同家母住在寨後。因家父死節小商河。我母悲感成疾。遂致不起。小弟欲到朱仙鎮。投奔元帥。去殺兀朮。爲父報仇。不想元帥奉詔入都。故而中止。後聞被害凶耗。一心懷憤懣。回

寨後。招集人馬。操演武藝。冀爲元帥復讐。因兵餉不足。難圖大事。直至昨日始悉舊君駕崩。新主嗣位。劔奸任賢。勵精圖治。元帥冤獄亦已昭雪。所有關於此案人犯。盡已正法。並追封元帥爲鄂王。諸公子亦各有蔭襲。二公子掛帥平北。前鋒已抵朱仙鎮。俺正打算順往朱仙鎮投效。董兄同懷此義。可隨俺去麼。耀宗聽了這番言語。喜得手舞足蹈。道如此妙極。快快動身。莫被他人占去頭功。繼周說聲有理。燒却山寨運糧。星夜望朱仙鎮。飛奔而去。

慢言歸順軍行速。聽表平戎細柳營。青年小帥英雄子。錦繡胸藏百萬兵。法度宛然先帥主。威名原讓岳家軍。祭旗升纛移營帳。逼近天長關。裝營。安下大營三十座。旌旗爛燦圍朝雲。威風凜凜軍雄壯。說氣森森志滅金。當時按調都停當。金鼓三通四野聞。忙了倒旗金兀朮。忽聞此報陡然驚。挺身坐上牛皮帳。召集胡兒大小臣。方離虎口回兵轉。豈料重逢平北征。岳某將材真可畏。一班孺子盡能兵。雄兵勇將仍如昨。敗某神州星夜奔。纔得脫身延喘息。那堪又到岳家軍。回思可惱哈迷唾。無用何須

通賊寨。謀事不成空設帳。龍爭虎鬪笑遣人。帳中兀兀言斯語。帳下軍師怒氣升。冷笑一聲來走上。口稱何故滅威名。黃龍尚有人和馬。戰可迎前退可屯。當日岳雲何等勇。尚然父子未功成。笑他宋主無分曉。差出書生蠻子軍。吾主不須萌退意。決其一戰定輸贏。聽言兀兀將頭點。且待聞風把令行。暗令番兒分四路。探知虛實好交征。回言平北小帥處。升帳來辰把令行。將士排班分左右。庭參禮畢寂無聲。坐中元帥開言道。那位將軍首隊征。令下一聲羣擁上。歐陽從善願提軍。閃身參見岳小帥。手接紅旗令一根。帶領三千人共馬。出營討戰逞精神。大聲喊道番兒聽。對手胡兒快上征。喊不多時番將出。德龍二字道來明。大金國內平章士。勇冠三川六國兵。力大聲洪長丈二。奇形怪狀貌驚人。烏油鐵棍為軍器。跳舞加飛敵宋軍。歐陽從善呼呼笑。手揮雙斧上前迎。斧來棍去叮嚙嚙。各把平生武藝呈。戰鼓頻催聲振耳。三軍吶喊助威聲。戰來一個時辰候。敗了番邦首領軍。從善追駒來得快。德龍番將打翻身。頭迎鐵斧花開腦。死於馬下枉這

能。宋軍得勝精神壯。親鼻賊首報功勳。得勝回營參主帥。功勞簿上掛頭名。這邊兀兀知其報。德龍敗陣首身分。軍威大失非輕可。怎敵南營奮勇軍。惱了德彪兼德豹。更兼德虎勇番人。弟兄本是連枝出。告勇爭先決戰征。請令同聲辭兀兀。大仇必報決輸贏。五千人馬隨身帶。直抵南營發喊聲。平北小帥知此報。即時升帳遣能軍。余雷統制韓昆仲。更點爭先長勝軍。發下令旗傳將士。小心前往敵番人。三人奉令辭元帥。跨馬揚鞭出大營。掠陣吉青年老將。威風總讓上邦人。番營掠陣哈迷噠。抖抖精神殺氣生。兩陣對圓升號礮。旗幟繚亂大開征。翻江倒海人和馬。戰鼓驚天日月昏。百合之中無勝負。辰初戰到西牌深。兩軍漸漸將罷乏。帥主鳴金收了軍。兀兀荒忙傳退陣。幸無勝敗失威聲。次朝出陣重交戰。番邦德豹戰亡身。德虎德彪心大怒。奮力爭先殺宋軍。老将吉青催戰馬。狼牙棒舉勇無論。勢頭打去番邦將。德虎翻身跌下塵。捧着天靈歸冥路。德彪奮力滅三分。余雷小將雙鎗起。打破彪頭命已傾。報甚仇來逞甚武。登場難免首身分。

十分敗與哈迷噠。長歎短嘆收了軍。羞煞完顏金兀朮。悲憤交加恨恨聲。手指軍師哈迷噠。高聲大罵賊奴根。通秦許某圖皇位。坐領神州享太平。兵傾糧盡威名敗。大事難圖空用心。戰死我邦人不少。更喪王兄王弟們。王子平章遭敵國。雄心獨讓某爲能。神州坐領非容易。費盡千心與萬心。將敗兵亡爭銳氣。某家扛鼎昔年盟。何常仗爾軍師力。大軍謀成又改更。詎料某邦偏失利。倒旗又遇岳家軍。蠻子岳霖真英武。單鎗獨騎復神京。果然岳某無雙士。將門稚子盡能人。敗得某家連夜遁。回駐黃龍舊府門。重失潞安州要地。兩狼關又屬南軍。而今進退無門路。問爾何顏對某身。理合即時來取斬。某家念爾老皇臣。今觀成敗如何處。急速籌謀把計呈。呆了階前哈姓賊。磕頭該死口中稱。將功折罪容臣計。再調三川六國兵。刻下按兵權息戰。兵強糧足再交征。回文聽表岳小帥。得勝軍回銳氣森。志在迎變酬父願。探知虛實緩行兵。次朝升坐平戎轅。細展龍韜六策文。忽見傳宣官進報。營門來了兩降軍。隊兵宛若嘍囉樣。糧草輕車在外停。說是

九龍山下到。望乞元戎允其情。雷爺聞報便問道。降軍由九龍山來。首領是否姓楊。傳宣官回稟道。那二人一個是先帥主帳下楊將軍之子。名叫繼周。歸順麾下報效立功。一個是鐵面董先之子。名叫董耀宗。特率領人馬前來投效。俱在營外候令。望元帥定奪。雷爺聽罷。不覺大喜。傳令進見。當時帶領二人進營。參見小帥。禮畢。稟道。小將楊繼周。偕董耀宗。特來投效。望元帥收錄。雷爺端立帳中。拱手而道。楊叔父。戰陣有功。死於王事。欽佩實深。今日何幸。得圖良晤。世兄與董兄。均是忠良後裔。理合歸順朝廷。立功顯名。庶不負先父愛士之心。與兩叔父當日期望之殷。屈留帳下。助我一臂。俟建立奇功。當申奏朝廷。受職記勳。二人聽了一齊拜謝。辭出。換了衣甲。向衆將軍敘舊談心。小帥賜宴款待。

岳家小帥悲且喜。父執嗣人惠然臨。助我旗門添壯色。迎變有待掃胡塵。黃龍痛飲酬親願。早還初服歸隱倫。根觸舊情神黯淡。親恩敢棄戀君恩。繡袍濺淚人難識。退帳徘徊心似焚。更有同懷雙玉樹。互相會意淚沾巾。正當棠棣相悲際。走入漚郎李舅

身。因見雷爺神慘淡。知其退帳念椿庭。匆匆竟入蓮花帳。甥舅情深異常人。頻頻相勸須珍重。還仗吾甥掃胡氛。詞中住表行軍事。有辱籍毫作穢文。當日脫逃三姓婦。朝行夜宿覓神京。淫邪興起彈無主。不計程遙日夕奔。露面拋頭無恥憤。妖嬈專喜覓男人。其時到得神州境。却值番王退出城。英俊霖爺真國士。單鎗獨騎復神京。倒旗兀朮魂膽落。棄甲拋戈退幾程。逃轉黃龍已多日。淫邪賊婦到來臨。探知此信驚非小。七魄三魂出頂門。這場掃興從何說。朝陽無分伴胡君。頓脚號呼聲不絕。上前無路退無門。覓一小店潛形跡。戰戰兢兢避宋軍。此際城中皆宋將。萬民重見太平春。霖爺志在平金寇。為報親仇不惜身。故此單騎臨虎穴。神威之下退番軍。喜煞城中文武。馬前羅拜動歡聲。霖爺忙下龍駒子。拜見諸公父執人。阻其奏捷紅旗報。聊表為臣佐帝心。功績焜耀承寵渥。平湖掛帥小霖君。請假三旬參外祖。君恩深處敢辭辛。此皆前話從容集。斑管難分俟續陳。提起穎兒辭鮑祖。雲遊貪看世間情。有心要斬秦奸賊。駕動祥雲往帝京。

孰意秦奸遭地滅。深仇消去二三分。罪魁禍首妖嬈婦。脫網居然滯半程。劍仙預曉其中事。覓跡持刀找賤人。切齒仇深銘肺腑。茹孽飲恨到而今。走來不覺南陽境。忽念當年主母恩。化作清風臨寢室。梅花窗下見夫人。夢中相敘情如昔。所述人天帥主情。現居爵府隨天帝。玉宇瓊樓不老春。傳慰夫人休眷戀。功成即日逐仙旌。正當主婢綢繆處。忽訝神京邪氣騰。速速拜辭來出夢。雲頭駕起片時辰。到來已是神州界。荒涼一片野鄉村。旅館幾家墜落漠。茶坊兩岸雜人聲。看來一夥男和女。內夾妖嬈淫賤人。正賣風情行樂際。一聲霹靂鬼人驚。鋼叉叉出淫邪婦。大雨淋漓不住停。為的是事發東窗天不赦。晝灰獻策傾長城。只知斬草除根易。三字冤沈天地昏。須知道善惡到頭終有報。來遲來早總分明。何況這淫邪惡婦迷天罪。慘害精忠蓋世英。天道恢恢何若此。漏其糾察到而今。縱使那千刀萬副淫邪婦。亦難使千秋衆口平。終古無雙恩帥主。萬金身彼等閒傾。今日裏水清石出天開眼。長百分屍示衆睜。頃刻雷鳴聲振耳。電光似鏡照乾坤。雷擊淫邪成兩

段。劍披逆畜肚平分。頭南脚北形奇怪。半送番王平付秦。此際風平雷亦住。村人咸集共觀明。

是日惡婦正在茶店賣弄風情。招集村中男子。詎料賊婆惡貫滿盈。神差鬼使到來。當時人衆聚集之際。賊婆托個茶盤。正在調笑。忽見勢頭不好。走來一個鬼卒。手拿一根很粗的鐵練。向他頭上一套。那賊婆叫苦一聲。好苦呀。就地滾倒。張牙吐舌。亂嚼亂咬。將那些吃茶的客人嚇得個手忙脚亂。面面相視。忽地風吼雷鳴。從雲而降。霹靂一聲。把三姓賊婆擊爲兩段。驚得衆人一哄而逃。劍仙冉冉從雲而降。將腹破開。分解其尸。驟然雷住。風平雨收。日出。驚動了各村各鎮的人民。挨挨擠擠前來觀看。咸切切私語道。這個婦人必是罪大惡極。不然怎麼會遭這種慘死呢。兩兩三三正在議論。只見人叢裏走出一個道裝少俊。

縹緲劍仙從雲墜。報仇須令衆人明。倏忽已至鄉村地。化作雲遊世外人。雜在人叢觀異畜。將言指示衆知聞。述言賤婦淫邪種。賣國秦奸正室人。無錫縣中該晦氣。出此無廉喪恥精。賤人本是刁家女。頭夫嫁一姓丁人。二夫王姓田家子。三夫賣國賊奸

秦。在金設下風花案。回國居然相府尊。擾亂乾坤傾社稷。擎天玉柱慘冤沈。雷誅難贖迷天罪。破腹分尸快人心。一段言詞來逃畢。同聲稱快衆鄉民。

原來此婦秦王氏。私奔番王到此臨。早知賊婦來此處。我等齊心要動刑。萬剛千刀方泄恨。開腸破肚始甘心。害國害民言不盡。精忠恩帥被奸傾。錦繡乾坤傾賊手。上皇少帝喪胡塵。人民塗炭遭荼毒。提起奸邪恨殺人。私恨公仇皆一體。將惡賊凌遲碎割罪尤輕。衆人切齒聲聲怨。拜謝仙師示我們。不然觀此奇形狀。是人是畜不分明。豈知是個妖嬈婦。淫臭形骸在此存。弄得個清白村中真晦氣。穢天汚地爛尸淋。言時各各同行上。欲挽仙師此暫停。顯仙笑道難從命。就此相辭竟去程。但是此事須稟官長曉。何勞大衆動私刑。父老兒童齊應是。留仙不住枉勞人。顯仙使個花花手。駕起雲頭杳無形。此際諸人齊恍惚。不知覲面遇仙真。城中知得奇情事。驗看淫尸申奏君。天網難逃淫賤婦。分尸雷擊破奸情。狗肺狼心施毒計。到頭漏網總無能。地滅秦奸雷擊婦。結卻此案冤毫清。濃麝香墨開新管。聽

表岳家小帥情。妙策平戎能繼美。才全文武將門生。
此朝升坐蓮花帳。令調當先請餉軍。余雷何鳳雙
豪傑。小將牛通與耿全。四將臺前同領令。元戎當
下把言宣。三吳離此程非遠。只爲著山路崎嶇不易旋。
見機而行休疏忽。糧車按站莫爭先。帶隨二百能
征卒。星夜兼程莫遲延。四將躬身將令接。出營上
馬各加鞭。朝行夜宿無多日。早近三吳地界連。正
爾策騎相繼上。馬前望去起塵煙。要知來者何人物。
尙志之兒叫伍連。異姓雁行同骨肉。相逢逆旅亦
前緣。要知後事如何斂。下卷詞中續舊篇。

第六十九回

拆孫祠英雄逞武 拈紅豆淑女題箋

卻說平北小帥差出四員統制向三吳請餉。正行之際。忽見前面起了一陣塵煙。各各住馬。不片刻。見一人跑馬而上。口中高叫道。來者是朱仙鎮奉令請餉的人麼。余雷答道。正是何鳳道。你這小兒何得知之。耿全道。多事。奴才敢來攔阻老爺們的去路。牛通插口罵道。俺看你這狗頭狗腦。好是要去投軍的模樣。那人忙忙的下馬。叫聲將爺們暫歇。小可正是要往朱仙鎮投軍的。余雷諸人聽了此言。忙接口問道。你莫非與元帥有什麼親眷。不然何以去投他呢。那人道。將爺且聽下情。小可要去投效。因路徑不明。川資用盡。正思回歸舊路。昨夜夢見先母指示。今有請餉軍從此經過。快去相見。當有機會。余雷等跳下馬來道。如此說來。尊兄亦是吾輩中人。請教尊姓大名。那人道。小可姓伍名志。藉隸潭州。何鳳忙問道。潭州一位伍尚志。可與足下同族麼。伍連答道。就是先父。俺的先母是樞相表妹。余何牛耿一齊的

拱手道。失敬了。牛通道。如此說來。是小元帥的至戚了。快把前後的事。說與俺們知道。小元帥常說元帥舊部多已重集。惟少伍姑父不知下落。極以為念。伍連道。說起話長。我父前在潭州受了外舅之命。縮握軍符。民心悅服。故而不得卸篆。後聞外舅承詔入都。放心不下。幾次命俺探聽消息。詎料水陸不通。問訊無從。提起前事。真堪恨。進退無門。沒理論。驟爾臨安。傳惡耗。大兄外舅彼奸傾。俺家感悼尤還可。哭壞高堂兩大人。先父終朝忘寢食。先慈終日淚吞聲。未曾匝月雙親故。遺下孤單俺一人。悲悲鬱鬱神無主。度日如年不計春。今朝盼得天開眼。孝宗天子坐龍亭。巍巍聖德人民樂。扶正勳邪有道君。鈞綸旨下褒忠裔。外舅賢郎襲爵承。平北二兄承寵命。君恩深處父冤伸。圖麟咫尺紅旗報。直搗黃龍即破金。俺思投效平戎帳。更圖良會衆兄身。今朝逆旅相逢巧。半出天恩半母恩。伍連述罷諸般語。喜煞催糧四統軍。悲喜交加言切切。纏纏並馬意殷殷。行行不覺天將暮。寂寂山林少路人。錯過宿頭無客棧。兩三燈火暗還明。忙着小軍前引路。快尋村戶暫棲

身。不多一刻軍兵轉。遙指前邊有廟門。言時齊把燈籠舉。速請將軍四位行。何風耿全忙不住。牛通更有伍連身。余雷催令人和馬。急急加鞭進一程。少時到了吳行壩。攔路當風一廟庭。不白不青牆一帶。兩扉斜歪半掩門。內中嘈雜人聲衆。巧兒棲息起相爭。並無管廟僧和道。是個荒涼野廟楹。他人也不觀詳細。伍連愛勝察餘情。走上殿庭來舉目。紗燈四照是誰神。雖然外面多頽敗。內殿新修彩畫精。金爐寶案都齊整。雕鳳盤龍像殿廷。上坐一神形古怪。紫鬚碧眼若貓形。淨身服式多華麗。看罷難禁笑失聲。何物醜臙居大位。是禽是獸不分明。當時便把諸兄叫。快來殿上看奇神。統制四人忙不住。前廊安插衆親軍。埋鍋造飯鋪行李。那有餘閒管別情。聞聲一方行上。同聲笑問爲何因。伍連忙扯余雷袖。舉燈近案叫觀睜。兄看此是何人物。出是何朝何代人。余雷笑視多時候。大約西遊記怪精。糊塗之人不省事。將他當作此山神。我們行路神疲倦。須早用飯去安身。管他甚麼妖和怪。莫管閒情觸犯神。何鳳舉燈來一照。叫聲啊約便回身。

一跑便到山門外。照其匾額是何名。上書吳大帝三字。笑倒英雄何鳳身。道言俺正生疑惑。紫鬚碧眼草頭君。廟堂之上無神塑。鼠輩居然塑像存。一面口中來說笑。走回大殿內中臨。高聲喊叫余兄弟。你道居中甚麼神。逆豎孫權何有德。那堪人民祠爲神。聽言牛耿齊聲笑。怪道其形像獸禽。此輩居然來塑像。俺們功業將何論。余雷答道休胡鬧。果是孫權賊相形。狹路今朝逢我輩。豈許孫祠香火陳。久聞彼有孫祠設。卻在三吳僻地村。今日看來真不鏡。陋形相像匾書明。伍連聽罷諸般語。挺身走上案前臨。大喊一聲歎其惡。禽獸衣冠算甚人。霸領江東分帝業。蜂屯蟻聚枉稱能。稱孤道寡無廉賊。叩魏稱臣賤賊根。美人計設連枝妹。恥聽吳侯大孝稱。強奪荊州爲己業。忘廉喪恥竟興兵。白衣搖櫓衣冠獸。走狗狐奴鬼計行。喪盡天良偏得利。張牙舞爪逞才能。驚天畏地平天帝。報國捐軀彼賊傾。漢業未衰原一統。殺豈附魏孫權三國分。狗黨狐羣該受辱。助奸爲虐亂君臣。巍巍漢室劉皇叔。將敗兵亡白帝城。龍馭難回英氣憤。千秋義重死生輕。

漢祚運移緣底事。使他草寇亂縱橫。一代英明昭烈帝。臣良君聖治乾坤。正該一統安天下。舜日堯天頌太平。何物孫曹能蔽日。擾亂江山社稷分。孫權首惡曹瞞次。合付陰曹重典刑。刀山劍獄令歷逼。徽戒孫曹犯上人。伍連手指厲聲罵。笑倒余何牛耿身。喚聲伍弟何其癡。木偶無靈不須瞋。拆毀淫祠端風化。須臾片瓦不留存。仁傑以遺推此舉。人人拍手動歡聲。

卻說那五位英雄。當時奮起拳頭。一齊走上。將龕中孫權的塑像排倒在地。打得粉碎。又令軍校將祠拆毀。好一個廟宇。霎時間就變成一片瓦礫。只留下傍屋兩楹。余雷道。好了好了。將這兩楹給與這一羣乞丐居住罷了。伍連道。余兄說得有理。只是外面吳大帝廟四字匾額。汚人眼目。必須取下。劈碎纔是。余雷道。此到不消。吾弟費心。劈碎他作甚。待俺來另書四字換上去便了。一面說。就向行篋中取出一支大筆。又取了一張黃紙。鋪在桌上。命軍校摩墨。不一時揮毫落紙。這四位英雄齊齊的近案。看他提筆。寫了「丐兒公所」四個大字。何鳳等同聲稱妙。忙叫軍士架梯貼上。烘動了這夥乞丐。喜

得個手舞足蹈。跪滿了一地。磕頭謝恩。余雷走上。吩示道。爺們雖爲爾等方便。但有失路人役。遠方乞丐。均可就此棲宿。爾輩安分住在此間。

一座巍峨吳帝廟。頃刻變成乞丐廳。是夕諸軍均不寐。一宵嘈雜聽鷄鳴。東方發白齊行李。驛馬揚鞭趕路程。夜宿朝行勞政事。請餉回營慢表明。詞中補敘長洲事。獨占鰲頭張九成。錦繡文才難久屈。一朝發達上蓬瀛。鳳皇池上標名姓。五百名中第一人。有才偏被奸臣忌。天子信讒謫邊庭。一紙書傳張府曉。一家眷屬罵奸秦。九思訪友方回宅。知得其情大吃驚。忙向高堂來慰母。更呼嫂嫂住悲聲。大兄書內分明述。出使回家尙有人。擊天玉柱精忠帥。平戎有策掃胡塵。迨返漢關終有日。慈母寬懷且勿論。張老夫人微點首。悲傷無益枉勞人。夫人愁懷終不減。眉鎖春山掩淚痕。回至畫眉窗下坐。不禁腸斷憶夫君。早知貴顯招奸害。何必求名上帝京。同挽鹿車歸隱處。奉親菽水度朝昏。何須衣紫腰金貴。高尙風清樂事真。可恨賊秦懷不測。卻將儒士入府營。金闈空有無窮恨。夢魂飛不到邊庭。

只因秦賊作威福。害得家家不太平。九思友於情甚篤。書齋獨坐暗傷神。雖然慈母如斯議。義重連枝淚不禁。欲向三邊親問訊。難拋堂上暮年人。朝朝

探聽紅旗報。夜夜無眠到五更。至此方知邊關事。元帥回師散六軍。矯詔秦奸傾國柱。憤憤臣工若罔聞。兄歸絕望魂飛散。不敢堂前告老親。度日如年愁裏過。悲悲切切氣難申。春去秋來更歲序。寅回

斗柄幾年春。傳言地滅秦奸賊。惡貫盈時報應明。此際二郎稱快事。始信皇天有眼晴。又悉高宗已晏駕。新君即位百度新。正人君子從容起。聖鑒英明退佞臣。褒忠蔭子英雄師。神威繼起將門人。平北

二郎王世子。重鎮朱仙要口津。赫赫威名傳四野。煌煌恩詔異方聞。九思探得真消息。驚喜交加不可云。數年愁緒何從訴。今日開顏不自禁。連宵欣見銀燈蕊。喜鵲簷前報好音。二郎想到開心處。喜羅

堂前報老親。如此長來如此短。從頭一一稟分明。張太夫人知往事。一悲一喜夢初醒。原來樞相遭秦害。靖邊新起二郎君。吾兒速把行囊整。投效軍中見玉麟。直搗黃龍平賊跡。救爾兄回見老身。喜煞

夫人文氏女。謝天謝地謝神明。數年夢斷遼西境。今聽佳音疑夢尋。關山咫尺書何達。尚須二弟自親行。

原來張九思自幼不喜讀書。每日閒領着三三個有力氣的小兒童在外花園中打彈射箭。太夫人因此失愛。於後來九成人都求名。獨占鰲頭。被秦賊陷害。出使金邦。張太夫人十分抱恨。因此不叫二郎習文。令其就武。拜了幾個教師。技藝也還練得不錯。並收了四五十個

有本領的家將。出入帶着聽聞岳小帥領兵平北。多來報知二爺。都想到朱仙鎮上投効。二爺言善。分付明日辰刻至城外操練。準備行裝。過了三日。遂率同家將們起程向朱仙鎮進發。

住言張子從軍事。敝集閨房綺旒文。張府夫人文氏女。相夫淑慎有才能。青燈伴讀書千卷。獨占鰲頭姓氏馨。一舉名成居鳳閣。五花紫語贈夫人。未探

上林好春色。時垂軍塞遇好秦。從來好事多磨折。幾載孤鸞懷失羣。月缺重圓傳好信。這場驚喜也非輕。送得二郎戎馬去。一家望眼繫邊庭。當年聞信

為星使。日夕神馳夢不寧。各廟焚香皆許願。重逢

有日謝神明。探知平北岳小師。紅旗捷報入關城。
現正召集諸將士。長驅直入掃胡塵。威重泰山人盡仰。
福星照耀萬民生。此信傳至常州地。喜煞張家一滿門。
張太夫人堂上坐。命饗東院請夫人。昔年業蔭人爭羨。
樞相生祠有願陳。爾夫上苑探花貴。萬姓名香獻廟廷。
茲聞秦賊行奸計。加害吾兒作使星。老身悶悶忘懷了。
未酬香願岳元勳。今知恩帥仙昇久。理合趨階叩一巡。
無奈近來成懶病。老年怕作出門人。擬令媳婦來辰去。
代我拈香恭謹行。文氏夫人稱頌命。將言款款告姑聽。
女孫久欲趨王廟。欽心恩帥勝神明。太君點首言難得。
小小閨娃有敬心。正當姑媳言談處。來了如花似玉人。二七芳年蘭蕙質。
雲芝兩字是閨名。才誇道韞詩清豔。簪花更勝衛夫人。
生成閉月羞花貌。那更文才如許清。天生絕世無雙女。
未許乘龍射雀屏。堂上夫人甚鍾愛。殿元夫婦惜如珍。
二人公子同胞出。兆琪長子掛青衿。
三子兆璘方七歲。星使和番七載春。兆琪公子端方士。
下帷苦學善論文。年纔十九登金榜。娶妻趙氏貴千金。
鏡臺喜咏雙飛鳳。鴻案相莊

恩愛深。只因趙相憐孫女。甥館相依直到今。公子回鄉秋試畢。文章有價桂枝登。
辭親又作臨安客。寂寞庭幃日斜曛。幸有三郎隨祖母。含飴終日樂天真。
多嬌小姐依慈母。繡餘清興錦箋吟。碧羅窗下拈紅豆。婢子前來稟事因。
夫人明日行香去。聞得堂中議此情。雲芝小姐知其事。
欲向重韓乞伴行。蓮步輕移離繡閣。德輝堂上見尊親。
卻說張小姐來見祖母。請求來辰隨侍母親往謁岳廟。張太夫人點頭應允。
當夜無話。到了次日早晨。文夫人梳妝已畢。換了衣服。命丫環去請小姐同至德輝堂去。
請太夫人早安。然後前去拈香。太夫人晨起。正在課孫讀書。一見女孫。一手挽住了小姐的手。哭迷迷的說道。
且慢去。待我看看今日怎生打扮。
這回喜溢太夫人。細看姣娃果出羣。麗色豔姿光奪目。
新妝更勝畫中人。青絲挽就神仙髻。數朵名花壓鬢雲。
稱體羅衣秋月白。凌波淡淡紫霞裙。金鑲寶劍垂黃袖。元色雲肩巧繡精。
姣娃不喜濃妝豔。天然風韻秀無倫。溶溶粉面中秋月。
淡淡修眉柳汁春。秋波占得江山秀。檀口含香一點唇。不短不長

偏賦媚。宜噴宜喜態娉婷。笑容說向賢良媳。勿使狂蜂亂蝶侵。文氏夫人低首笑。一同上轎出前廳。侍兒僕婦跟隨去。得力家丁帶兩人。小姐蘭閨雙婢子。管城松使喚為名。手中不脫文房寶。小小書箱捧着行。共乘小轎行來快。梅萼林中取進程。紫氣東來王寶殿。巍巍廟貌面前存。但只見松柏參天留靖節。旌旗飄舞尙威靈。修竹森森開路徑。夫人小姐步香塵。須臾行至中庭上。玉砌瑤階拾級升。同登大殿爐香繞。金碧輝煌氣象新。寶案盤龍飛彩鳳。金爐紅燭一齊明。岳王祠額雙龍捧。御筆題就錦作屏。黃綾幔捲沉香閣。樞相仙容宛若生。金軀端坐盤龍椅。龍鳳之姿日月形。蜀錦繡袍橫玉帶。烏靴粉底不沾塵。朝冠八寶金光耀。奪目儀容破五雲。彬彬儒雅神威帥。皎皎千秋浩氣存。張府夫人姣小姐。拈香參拜秉誠心。整容不敢輕流盼。略仰英姿換目新。同感帥恩天地共。當時霖雨濟蒼生。建祠多半蒙恩者。到處旗開庇萬民。帝倚如城兵不用。民呼生佛吏呼神。文全武備驚胡虜。半壁偏安唾手成。英靈保國傳朝野。萬古精忠神鬼驚。文氏夫人

追聖蹟。雲芝小姐感忠貞。徘徊不忍離王殿。一任斜陽過檻楹。忠臣詩筆勒貞珉。駐兵新淦題伏魔寺。膽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頑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古侯。池州翠微亭。經年塵土滿征衣。特特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看不足。馬蹄催趁月明歸。文氏夫人姣小姐。吟哦奇句齒流馨。久開樞相文兼武。名不虛傳果是真。但是南征北伐勤王事。東蕩西除歷盡辛。何來逸興擅佳句。大都是信筆而成寫性靈。酒翰素知神筆妙。元勳儒雅世無倫。雲芝欲效碑下臥。檀口含香款款吟。喚過隨身雙婢子。取將素牋攝詩文。呈上萱帷同把玩。手不忍釋感英靈。重臨寶殿深深拜。弱質無才冒昧陳。吟就小詩祈佑父。敢言步韻達天鈞。頻頻稽首方纔起。紫金爐內錦箋焚。瞻依良久回連步。愛王詩刻似寶珍。斜陽過檻涼風起。伺候家奴催起身。小姐夫人同上轎。須臾已出萬松林。爐香籠袖歸程速。到門尙未起初

更。殿元門第多嚴肅。燈燭輝煌接主人。文氏夫人
 姣小姐。互相下轎進圍屏。德輝堂內奉張母。小姐
 殷勤見祖親。夜宴安排方就坐。敘談語兩揚詩情。
 舉杯同飲蘭花露。呈上烏金笑貌溫。張太夫人驚更
 喜。奇句妙字嘆凌雲。一默心香憑案爇。欽心久慕
 岳元勳。千秋難滅靈光在。留得遺詩示後人。
 張太夫人手捧詩刻欽心拜到。忙向金爐中添上些檀
 香。就案沐過了手。笑迷迷的帶上眼鏡。向雲芝道。你今
 走着了一面說又恭恭敬敬的朗吟一遍。又向他道。此
 詩確是真蹟。上石詩筆雄繼。書法俊逸。而一種忠義之
 氣。不覺流露於字裏行間。自公遇害。所有真蹟。盡被秦
 檜搜求。付之一炬。流傳於世者。殆如星鳳。得此墨拓。亦
 足寶諸。吾女孫其什襲藏之。公集爲其子孫搜訪。哀輯
 而成。然有爲世傳誦。而集中遺漏未載。我曾記得一聯。
 云。潭水寒生月。松風夜帶秋。亦鄂王佚詩也。太夫人念
 罷。雲芝用筆錄出。便說道。誦王此句。想見當日襟度之
 瀟灑。言罷。吟哦不已。

也。葵傾。來日老身言爾曉。快回香閣去安身。雲芝
 小姐情無奈。大母年高要養神。只得在房來侍殿。
 然後隨母轉圍門。次辰早起梳妝畢。來見重幃張太
 君。公子兆璘呼姊姊。又來纏繞祖慈身。聽言小姐
 難禁笑。小弟緣何起怨心。太老夫人來命坐。同觀
 公子上書文。廚人早點來呈上。三人同用藉談心。
 小姐殷勤呼祖母。昨宵曾許講孫聽。大老夫人長嘆
 息。細將王事述孫聞。若言我國神機帥。江山社稷
 倚長城。霖雨蒼生屬時望。萬民感德俎豆陳。雅歌
 投壺軍政美。桃溪訪友有詩盟。滿江紅寫千秋恨。
 贈劍書旗壯北征。小重山記清虛夢。滄浦蘆山證道
 心。素願未酬遭賊手。傷心更上出師文。所作詩文
 隨手散。又被秦奸淹沒深。須知道明鏡難埋塵土。
 光茫噴薄九霄雲。千秋滅不盡凌雲句。尚有遺箋不
 朽存。若言樞相平生事。今古無雙獨步稱。吾孫要
 悉王家事。汝父回朝述爾聽。祖孫正在高談論。夫
 人文氏進房門。承顏膝下將姑叫。笑說癡兒起早晨。
 祖母邁年宜靜養。彼他纏繞不該應。璘郎見母同
 言笑。午膳中堂三代親。行樂家庭多逸興。餘情之

外望邊庭。二郎計到朱仙鎮。早晚紅旗報捷臨。詞
文按下常州事。聽表龍吟虎嘯情。按兵不動岳小帥。
鎮守天長關口津。軍政威儀胡虜畏。出師一戰鬼神
驚。兵強將勇雄無敵。妙算神謀立大勳。倒旗遣
笑金邦主。傷殘雄將更能兵。連朝悶坐牛皮帳。一
籌莫展怎區分。思量可畏南朝帥。雛鳳居然繼鳳鳴。
失某威名傷某將。德家五虎一無存。某邦不少人
和馬。算來多半喪南營。不如退守黃龍府。自覺無
顏十二分。正當進退無門路。來了遼邦接戰人。不
知來者何名姓。後段詞中再表明。

第七十回

李漢智取黑風珠 牛鼻氣死金兀朮

卻說那兀朮正在躊躇。見小番報入帳來。大元師粘得力帶領大兵在帳外求見。兀朮大喜。忙令進見。奏稱聞吾主失利。臣極為憤恨。故特前來相助。兀朮大喜道。汝肯自告奮勇。不難轉敗為勝。連夜遣人去下戰書。向宋營討戰。小元帥正同諸葛鈞李漢商議迎敵之計。報說三吳請餉軍回。少時余雷率衆進見。雷爺見了伍運。悲喜交加。當夜設宴為伍運洗塵。忽見小卒報入帳來道。番營有討戰書。呈請元帥察核。雷爺答應了他。如期交綏。不表。到得次日天明。衆將聚集帳下候令。元帥升帳坐定。即點韓氏弟兄迎敵。吩咐道。雖說兀朮累敗之師。不足為畏。然他邦尚有六國三川之衆。上陣須要小心。起龍起鳳。答聲唯唯。披掛出營去了。吉青牛鼻在傍伺候多時。並無何等使命。極為懊惱。便商議道。不若俺二人自告奮勇。殺入金營。主意打定了。走上帳來。同聲請令。雷爺因念俱屬父執。而又年邁。一旦有失。於心轉覺

難安。今見其願往。微哂道。既是二位叔父願往助陣。請任二隊接應。便了。發下令旗。加派精兵三千。歸老將軍調遣。以壯聲威。牛鼻吉青便同聲的說道。俺們倘不捉得粘得力回營。聽憑小帥處斬。雷爺道。軍前無戲言。休得亂道。那牛鼻哼了一聲。便同吉青出營上馬去了。起龍起鳳同迎陣。會見番邦討戰人。奇形怪狀容顏陋。全身披掛貌猙獰。頭帶冠巾飄雉尾。身披金甲簇新新。跨下駱駝似戰馬。手舞雙鎗是紫金。兩眼圓睜真怪像。搖頭擺尾對南營。三通軍鼓聲威振。兩陣排齊接戰征。起龍馬上開言問。番將迎征是甚名。楷了金邦粘得力。張開大口喝高聲。魔家挂帥官非小。大名得力姓粘人。南蠻上陣來迎敵。也合軍前報下名。答道爺爺都統制。韓家二虎起龍名。隨征平北岳小帥。赫赫威名誰不聞。番將無端尋死路。不須饒舌快交兵。得力奮身而縱馬。舞鎗來戰起龍身。武藝高強蠻力大。交綏一日無輸贏。起鳳當時催馬上。來助親兄戰賊兵。刀去鎗來無勝負。紫金鎗敵兩般軍。約來百十餘回合。宋營又到助征人。吉青拍馬高聲喝。認認爺爺吉統軍。舞動狼牙

來得快。劈頭要打外邦人。其時得力忙回馬。雙鎚高舉決輸贏。左遮右架全無懼。戰鼓頻催人鬼驚。閃出大營牛老將。威風凜凜貌如神。騎着慣騎烏駿馬。雙鎚高擎告奮臨。大喝一聲如霹靂。牛臯雨字道來明。番邦粘將無分曉。見彼威儀凜凜生。棋逢敵手真英武。拋了三人戰一人。雙鎚雙鎚無高下。虎嘯龍吟決死生。戰來一個時辰候。牛臯漸漸力難勝。手中雙鎚看看重。震開虎口痛難禁。叫聲啊呀忙轉馬。不便回營把令呈。帳前立誓擒番將。俺家失利笑遣人。驍勇番邦粘得力。登開戰馬趕南軍。好似皂雕追紫燕。宛然明月趕流星。勝敗行兵常有此。不該立誓逞才能。牛臯正在為難際。天邊飛到救星人。小將關鈴真驍勇。雲爺曾結金蘭盟。當年虎帳隨元帥。屢戰當先勇莫論。頭功大破金龍陣。赫赫威名四海聞。恢復三城留姓氏。元勳帳下有功人。我與雲爺如手足。金蘭義重死生輕。一從樞相仙升去。悲憤情由不待云。長江兵敗仇難報。悲深豈作再生人。痛念雲兄真孝子。奇功不激順親行。鍾期一去知音少。慚愧無能決死生。欲報大仇無進

路。水陸無程怎進京。忿忿不平為一死。回家一別母妻身。外祖陳葵辭世久。母親陳氏掌家門。教子成人名姓美。與隆更換舊門庭。兒曹立志從戎去。加官進祿在邊廷。媳婦賢良家道順。平安為福度光陰。豈知失意朱仙鎮。主帥回兵散六軍。路遠山長難問訊。這朝盼到遠歸人。入門突倒關鈴子。嚇煞高堂老母身。詢知恩帥昇仙事。報仇無路欲輕生。妻母聞言悲且勸。死生須得看分明。關鈴只得依親勸。吞聲忍氣度青春。這朝探得臨安信。岳家小帥出伐金。稟母辭妻來遠道。投軍來見小元勳。也是牛臯時運好。得他來做解圍人。關鈴坐馬由前進。將近朱仙鎮界臨。正值牛臯兵敗日。遁逃退下此山林。關鈴眼快觀明白。認得牛臯叔父身。催馬迎前高叫道。快須請轉老將軍。却說牛臯敗陣而逃。心慌意亂。拍馬正走之際。耳邊忽聽有人叫他。卻也不看是什麼人。便隨口答道。休管閑事。番將真利害。關鈴又叫牛老將軍休得驚慌。小姪關鈴在此。牛臯勒馬定睛一看。方定了神道。關姪來得甚好。快助俺家一陣。番將十分利害。殺他不過。已追將

來了。言未了。只見那粘得力跨着駱駝趕到。大聲叫道。牛皐。你走那里去。快下馬受縛。牛皐不敢回頭。把馬加上一鞭。就走。關鈴讓過牛皐。把青龍刀橫在馬後。迎來。大喝一聲。你是什麼人。這等逞能。看刀罷。便將馬背上刀提起。粘得力大驚。忙把鎗架住。道。你這小蠻子。擅敢阻魔家去路。放祖庇敗將。關鈴道。番賊認得岳元帥。帳下破金龍陣的小將軍。關鈴粘得力大怒道。魔家卻不認得你這小毛蟲。關鈴道。今日遇着了。我只怕番賊要活。也不能够了。得力大怒。也不答話。舉鎗便打。關鈴並不驚慌。把青龍刀劈面相還。一來一往。戰到三十餘個回合。不分勝負。且戰且走。已到戰場地面。這裏吉青韓氏弟兄一同迎上。殺得個天昏地黑。尙無勝負。宋營又差出那小將樊成前來接應。當時來到陣前。手起鎗落。將那番將坐下的駱駝刺倒了。粘得力翻身跌落在地。早被關鈴跳下馬來。提起青龍刀。梟取粘得力首級。番兵一哄而散。牛皐急忙忙的回馬來到陣前。同了五人回轉大營。繳令。小帥見了關鈴。想起兄長。幾爲下淚。對於關鈴初來。便立大功。小帥極爲優遇。鈴見雷翁容貌宛若雲兄。惟寡言少笑。風度各有分別。是夜小帥

設宴爲關鈴洗塵。令靈震二爺同陪。班荆道。故備極款洽。忽有探子來報。河間守備解送糧草三千石。將近鎮地。被番兵截住來路。求元帥發兵往援。小帥正欲遣將。牛皐已上帳。自請願往。雷翁發下令道。此差緊要。叔父須要小心。牛皐應聲曉得上馬提鎗。一路迎將上去。詞中聽表河間府。張立當年鎮此方。一自金兵來入界。張君大設戰爭場。報仇未盡平生願。告病文書答宋皇。幸有寧王來蔭庇。仍作太守鎮殊方。數年追念精忠帥。今日知情喜欲狂。平北二郎承寵詔。掃金指日慰蒼蒼。印符手握難離任。進見聊申送稻糧。差出申蘭官總鎮。糧車運送助征場。行來已過盤松嶺。卻遇番軍孫呂驤。截住糧車思搶奪。牛皐兵到兩分張。大戰一場番賊退。拖刀縱馬下山崗。牛皐更不由分說。拍馬追隨急急行。申蘭圍解心花放。運動糧車上嶺崗。繳令送糧暫慢表。要言戮賊事勿忙。牛皐奮起雄無敵。揮鋼催騎迅疾行。行來不覺三餘里。不見番奴着了忙。正欲回兵尋去路。忽聞長嘯出山崗。牛皐抬首忙睜目。見一神仙長者道家裝。原來師父從天降。細視之時着了忙。慌張

跳下烏駿馬。稽首連連伏道旁。叫聲師父從何至。往日雲遊在那方。鮑方老祖微微笑。便向牛鼻話短長。山人來去原無定。目今有事細商量。金人多詐爾知曉。慢誇銳氣太堂堂。他有妖人非小可。牛通一命被其傷。山人幸有靈丹在。救爾孩兒命不妨。更有一丹來付爾。備救何鳳小兒郎。同心輔助岳小帥。直搗黃龍姓氏揚。牛鼻拜謝仙師賜。抬頭已覺影微芒。鮑方老祖從何去。只見祥雲罩欄崗。回身跨上烏駿馬。揚鞭回至戰場。入營繳令岳小帥。頭功標上解軍糧。回說敗兵金兀朮。探知得力陣前亡。須臾敗卒逃回寨。狼狽情形實可傷。恨殺宋軍偏得利。矯矯壯氣實難當。思量自恨無良策。戰退無從自主張。氣苦多時書密詔。國師一到再商量。火速兼程行得快。普風師到見番王。妖僧陸遜投生轉。生長番邦僻地方。自命不凡會弄巧。漢家天子受其殃。再生落在番邦界。狗肺狼心照舊腔。不助正人偏助逆。邪門法作保身方。一顆混元珠斗大。能粗能細帶身旁。豹皮袋內收藏好。出陣迎征妖法張。有此護身珠寶在。居然告奮上征場。當時參見

金邦主。細呈來歷助番王。兀朮慌忙倒屣接。十分恭敬禮來行。

當時兀朮聞得狼主國師已到。不覺大喜。親自出外迎接。邀入帳中分賓坐定。兀朮將宋軍的利害細說了一遍。故此特請國師前來助一臂之力。普風起身道。太子放心。待僧家明日出陣去拿幾個南蠻。爲太子解悶。兀朮道。全仗國師以雪戰敗之辱。當夜設宴款待。普風吃得大醉。方纔安歇。到了次日。普風早起。也不帶多人。獨自一個騎了一匹犀牛。手提着禪杖。直至宋營前討戰。小校報進大營。小元帥正與諸將士集議。諸葛鈞道。番人累敗。必去本國求援。數日不見動靜。定有異人臨陣。正在談論之間。忽報營門外有個番僧討戰。諸葛鈞道。果不出我所料。小帥便問道。那位將軍前去迎敵。早有牛通何鳳上帳請令。小帥道。二位將軍須要小心。大凡僧道婦女上陣。須防他妖法暗算。不可疏忽。牛何二人應聲曉得。帶領人馬來到陣前。小帥見他二人去了。遂命湯英。吉成亮。余雷爲接應軍。發下令旗。吩咐道。爾三人出陣。相機行事。不可戀戰。三人得令。正待出營。旁邊閃出諸葛鈞請令押陣。小元帥大喜。若得軍師掠陣。可

無憂矣。諸葛鈞同湯吉余三人一同得令出營。那番僧正在耀武揚威。見宋軍出陣。頓生了一分畏懼。望着牛何二人呆看。牛通大喝。道：太歲爺久戰沙場。從不與妖怪對敵。既來對陣。快快通名。待太歲爺取了禿頭。好去報名。普風大怒。高喝道：小南蠻好生無禮。佛爺乃大金國國師。普風爺爺是也。不要走。照佛爺的禪杖。罷。舉杖便打。牛通叫聲來得好。量起潑風刀。拒開鐵杖。復一刀劈去。二人大戰。各逞威風。鬪了三五十個回合。普風假作敗狀。勒轉馬頭。就走。牛通拍馬追。上道。妖僧便走上天去。也要留下這個禿頭。一面說。一面趕。那妖僧早向豹皮袋內取出那顆珠來。拿在手中。叫聲小南蠻。慢走。送你一件寶貝。便將珠打將上來。呼的一聲響。望着牛通的頂門上打來。牛通叫聲不好。將身一閃。打中左肩。翻身落馬。普風正待舉杖來打牛通。恰好何鳳趕上。手舞金鞭。喝聲休要動手。忙來接應。普風也不答話。又把混元珠打將過來。打。在何鳳背上。翻身落馬。死於地上。普風正待取二人首級。早被宋將吉余。成三人各舉兵器。冲將上來。搶了牛何二人尸首。急速回營。諸葛鈞一馬冲來。放一箭去。正中普風右眼。普風正待舉起混元

珠打來。忽爾又一箭飛來。叫聲阿。一個筋斗跌下馬來。四脚朝天。諸葛鈞正欲擗取妖僧首級。被番營接應軍。搶了普風不死的尸首。回去。當時兩方鳴金收軍。聽唱宋營岳小帥。吩咐鳴金收了軍。頭功諸葛軍師。神箭飛揚。退賊僧。一喜一悲。平北帥。喜的是妖僧。失目可從容。幸有軍師通異術。神機妙算本家傳。悲的是牛通何鳳均傷重。二命淹淹怎保安。雷爺納悶蓮花帳。走上牛鼻笑口開。叫聲元帥休煩悶。俺有神仙活命丹。言時便向懷中取。親調丹藥二人殮。各取半丸敷瘡口。各吞半顆已痊安。當時大喜小帥主。二將安然可放懷。袍袖高抬稱叔父。殷勤作謝賜仙丹。牛鼻得意洋洋道。姪兒謝俺理應該。昔年爾父垂危甚。威方放箭駭人懷。如此長來如此短。靈丹兩顆救生還。牛鼻猛性無知覺。傷觸雷哥孝子懷。泥溼羅袍神黯淡。連枝霆震共凄然。李灑不悅呼休講。諸葛軍師善解開。移孝作忠遵祖訓。龍韜同展計安排。回書妖法僧傷目。抬轉番營像死骸。碧眼珠傷神武箭。六神無主痛哀哉。坐中氣倒金邦

主。拍案狂叫且悲歎。恨殺軍師哈迷噉。了無良法策全安。難得國師來告奮。偏偏又被箭傷殘。箭頭拔出流鮮血。碧眼無珠實可哀。金瘡有藥安能敷。聽其叫苦臥營盤。笑他空用邪門法。不及天家神箭來。普風陸遜投胎轉。理應瞎眼示人觀。兀兀今朝無理會。只堪坐守老營盤。忽來了邦家王叔完顏壽。武藝會通十八般。戰場隨帶親生女。聞名喚做瑞仙稱。生成閉月羞花貌。一身武藝更通神。粧台結下知心友。西雲小妹是芳名。雙雙應詔來中國。拜見完顏兀兀身。聞得宋師軍氣壯。特來接戰建功勳。坐中大喜金邦主。口稱王叔費龍心。即日祭旗來接戰。一雙女將出旗門。番營排宴添豪興。叔姪持杯聽捷音。宋營元帥知其報。手執紅旗示將兵。畏者黑風珠利害。爭先迎敵少能人。平北公爺知衆意。差出連枝弟震霆。小將樊成爲接應。英雄原合少年稱。靈爺應令辭兄出。帶領台前長勝軍。樊成同共離營帳。全身披掛出旗門。金邦郡主抬頭看。驚見南蠻美俊英。立馬陣前好風度。凌雲秀氣畫難成。金冠束髮紅梅豔。玉貌無雙秋水神。綠錦繡袍控寶

帶。銀鎗手執劍腰橫。騎着雪亮銀鬃馬。粉底烏靴不染塵。秀色英姿光奪目。神仙未必勝此君。後有一人年少艾。冰清玉潔貌如神。戰袍稱體桃花色。金冠鳳翅放光明。呆了陣前雙女將。四睛射定二人身。旗門惱了英雄子。喝言番賊太欺人。上陣豈少男兒漢。卻使閨娃抵敵臨。此係番主無分曉。笑倒南營八百軍。既到戰場無退理。通名而後決輸贏。兩軍各把金聲助。郡主提刀強敵征。鶯聲燕語通名姓。來戰南朝美俊英。靈爺運動神鎗妙。不戮無名娘子軍。樊成對敵西雲妹。刀去鎗來各用心。女流怎抵英雄將。逞盡平生武藝精。輸卻戰場棋一局。宋軍將勇更兵能。戰來一個時辰候。西雲小妹已成擒。小將樊成施虎臂。抱過嬌娃西姓人。橫在鞍轡回戰馬。蓮花帳上報功勳。靈爺鎗逼完顏女。郡主拖刀敗轉程。英雄無敵神仙子。豈無軍法戮紅裙。見他懼敵逃回去。更不追踪殺美人。一陣贏來雙小將。岳家小帥笑容生。當時繳令將功報。擒將番女獻營門。平北小帥抬秀目。靈台慈憫計生心。和顏垂問西雲妹。女子無過不典刑。耐與隨營諸將士

好生看守另安營。西雲小妹遭擒至。滿望無生做鬼魂。豈曉元戎恩莫大。捨生而後又加恩。此心感戴言難盡。漸定驚魂用目睜。偷看元勳人似玉。端然貴格體如金。不知上陣神仙客。卻在何方見莫能。不敢詳觀忙退下。後營樓住暗思尋。隨身軍卒南朝士。個個和顏對彼身。探得這纜擒我將。樊成卻是有妻人。莫非元帥親兄弟。有恩對我故殷勤。胡思亂想心花放。安心住在宋營門。回言發落西雲妹。會意軍師諸葛鈞。元帥神謀能繼美。參將更有李灑身。安排巧使連環計。大宋全軍總勝金。瑞仙郡主回兵轉。兀兀台前請罪名。滿懷愧恨金叔姪。失其女將怎區分。探知守禁南營內。不行梟首是何因。今朝無奈真無奈。將敗軍殘沒理論。郡主辭王回後帳。一心念着宋將軍。好個英雄年少子。神仙玉貌更多情。銀鎗不把奴家戮。特放歸騎定有因。胡思亂想休多表。觸動淫邪不好聽。普風瞎眼看奸賊。賊皮賊骨善終營。連日在營無箇事。探知王叔領兵臨。帶領一雙孀女將。出兵不利一遭擒。詢知卻是西雲妹。嚇殺妖僧獨目精。淫邪曾結西雲妹。兩下

通情已數春。卻卻今朝擒獲去。烏龜淫性怎調停。慌忙來見金邦主。救兵快發決輸贏。原來普風生性淫邪。在金擾亂宮闈。近來又與西雲小妹相通。知其被獲。極爲憤恨。自出師伐宋。當時兀兀聽了他奏。連連的搖頭道。屢次出兵失利。某家無心再戰了。普風道。太子說那里話來。刻下勢成騎虎。那有退軍之理。明日待僧家出征便了。到得次日。普風來到宋營討戰。早有小校報上元帥帳前道。番邦獨目僧又來討戰了。雷爺便向李灑道。舅父連日設計議。有何把握。諸葛鈞笑道。已有眉目了。原來諸葛鈞同着李灑二人帶着伍連。余雷。樊成。關鈴。四員小將。常到西雲小妹營中吃茶。來來去去。探得番營消息。今聞獨目僧討戰。早有伍連上帳來請令迎敵。李灑便向元帥道。尚有接應人來了。話尚未完。早見西雲小妹俯伏台下道。奴家原効犬馬之勞。以報元帥不斬之恩。小帥正愁妖僧復用混元珠。見伍連請令。頓覺躊躇。今女將自請助陣。不覺大喜。命軍政司取還女將衣甲。宛言道。女將軍果能退敵。本帥當大大的酬庸。西雲小妹喜得眉飛色舞。應聲遵命。即同伍將軍出營迎敵。正遇普風馬頭。西雲小妹紅

了臉。高喝道。無恥僧還不下馬受縛麼。普風一聽。怒氣冲天。圓睜獨目。喝道。敢是賤人。看佛爺瞎了一目。不知那一伙小南蠻標。殺罷。伍連縱馬上前。大喝一聲。休得軍前放屁。舉起那方天畫戟。刺去。普風忙用禪杖招架。西雲小妹也揮刀來戰。三人戰了四五十個回合。不分勝敗。諸葛鈞稟明元帥。鳴金收軍。那西雲小妹。得勝回營。來見元帥。嬌姿嫵媚。拜倒台前。口稱元勳洪福。全軍無恙。回營繳令。雷爺獎賞命軍政司。記了女將及伍連的功勞。令明日再行出陣。擒得妖僧。再行加獎。西雲小妹口稱領令。李濛出班稟稱。元帥命伍將軍如此如此。包取那件寶物。請伍連前往。討論接戰情形。

伍連當下更儒服。來至西雲小妹營。面帶笑容。且拱手。殷勤致謝。姓西人。不虧娘子軍相救。安得回營見主軍。頭功爾我標名姓。旗門威武總輪卿。西雲小妹心花放。難得將軍下顧臨。今日戰場同用武。不親色笑也親心。慌忙遜坐茶親奉。細語低言舒衷情。底事今宵私至此。同行不約衆將軍。伍連笑道。懷私意。獨占名花讓我身。今日元戎傳暗令。功成許你結朱陳。但思小將無良法。怎取妖僧異寶珍。

此功賴你施良計。穩取元珠好建功。這段奇功非小可。麒麟閣畫女元勳。小將三生修得到。美人伴我共綢衾。西雲小妹聞斯語。眼角眉梢盡放春。並肩同坐言心曲。設計來辰取寶臨。話到投機言不盡。巡營更鼓已三巡。忽聞嘻笑人聲雜。來了余焚一伙人。當時冲散調情客。始識元勳用意深。營規整肅傳家訓。那有軍前胡亂行。一夜無辭休細表。來朝交戰又行軍。普風帶領人和馬。叫罵南營案賤人。西雲小妹搖刀接。國師兩字口中稱。昨日戰場無勝負。今日須當決死生。兩人對敵多時久。西雲小妹暗通神。拖刀伴敗荒郊去。普風追馬喝高聲。賤人無恥甘降宋。怎不招呼接應軍。今朝休向逃回宋。佛爺不是受欺人。西雲小妹回頭看。假作慌張畏宋軍。看看兩下無人跡。滾鞍下馬作啼聲。普風此際渾呆了。喝問何緣快說明。西雲哭道。奴奴命。被擒去。到宋營門。受盡百般苦惱。守禁他方做罪人。幸得伍連知順逆。台前保奏小奴身。昨日回營承獎賞。將奴許賜伍將軍。奴思一計抽身出。接戰為名遁轉程。國師昔日恩情重。豈作楊花水性人。普風

聽罷西雲語。並不生疑認作真。如此南蠻真可惡。同回營去再與兵。二人並馬談心曲。回進番營喜十分。並不去見金邦主。雙雙夜宴舉金樽。西雲小妹開懷抱。杯杯酒進國師吞。調情嘻笑忘廉恥。色胆包天獨自僧。言語之間開口問。國師異寶賜奴昏。牛皮帳做偷人穴。男女雙雙沒正經。禿驢淫慾心偏重。豈料西雲不稱心。怪像奇形加獨目。安能及得伍將軍。有心醉死番師丈。且作風花雪月人。枕邊調笑稱師丈。吾師異寶未觀睜。雙雙與爾恩情重。理合酬情賜寶臨。此際普風渾莫解。呼呼大笑喚敘裙。異寶佛爺隨帶久。備作防身更建勳。女流要彼終無用。難作爭天奪地人。要看不妨來示爾。豹皮袋內探其珍。言時便向身邊取。喜壞西雲小妹身。雙手接來忙舉目。燈光之下細觀明。寶珠一粒如盆大。如何小袋可藏身。普風答道希奇物。定國安邦仗此珍。小妹笑容連道好。待奴佩帶若何能。妖僧不允將其卻。正待收回這寶珍。此際西雲來混帳。寶珠到手暗藏身。

當時西雲小妹。誑得妖僧寶珠到手。即便解衣寬帶。擁

入錦衾。狂蕩一會。況這獨自淫僧早已酒醉。竟至沈沈睡去。西雲小妹暗思此際不走。更待何時。

西雲盜得黑風珠。暗地抽身覓坦途。恰好守軍俱已睡。巡邏調哨一人無。忙忙碌碌前行去。逃出番營畏絆拘。走過壕溝三兩道。宋營鼓打五更初。只因欲遂婚姻願。王事勤勞急步趨。恰好雷爺升寶帳。西雲趕上繳兵符。稟說寶珠偷取到。獻與元戎意甚愉。說你此功真不小。且回後帳待傳呼。住說宋營歡得計。回言番寨動征誅。

番僧普風睡到天明始醒。不見西雲小妹踪跡。忙在豹皮囊內查看黑風珠。業已失去。當時大驚。立即親往兀朮營中告知一切。恰好皇叔亦在營中道。此事并不蹊蹺。必是西雲這個騷貨業已降宋。令其前來誑取寶珠。事已至此。必須拏他回營方好發落。

普風聽得微微笑。皇叔之言用意深。今日咱家往討戰。拏將小妹自分明。忙命營前放號砲。三聲砲震半天雲。身跨駱駝千里足。手持禪杖貌猙獍。來至宋營開口罵。盜珠賤婢快來臨。探軍忙入中軍帳。飛報公爺主帥聽。現有番僧睜獨目。聲聲要見盜珠

人。雷帥當時傳令箭。何人前去會番僧。當時西雲忙請令。聲言自願去交征。元帥屬言須謹慎。恐防邪教要傷人。又命伍連前壓陣。牛通何鳳帶援兵。西雲跨馬提刀出。旗門開處鬪輸贏。番僧大罵無知婢。如何盜我寶和珍。若不即時來返璧。教你一命見閻君。西雲對陣呵呵笑。寶刀舞動上前迎。刀揮杖打了當嚮。戰鼓頻催不住聲。到底番僧兇惡極。打將小妹下鞍心。可憐紅粉多嬌女。化作沙場怨鬼魂。

當時宋營小軍搶得尸身回來。兩陣鳴金收兵。各自退回本寨。雷爺因憐女將盜珠有功。死於陣前。即令從厚安葬。這也不在話下。番僧回營洋洋得意。當與四狼主并皇叔完顏壽商議。不若趁此得勝。今夜前往劫營。或可得回寶珠。兀朮但言須要小心。住言番賊同施計。回文要講宋營盤。帥旗無故風吹折。諸葛軍師把話言。道他夜必來偷寨。設下空營要這般。火炮地雷埋伏就。懸羊打鼓莫空閒。待其番賊來深入。一聲號炮上雕鞍。元帥傳言須勇戰。要令他入營容易出營難。一一俱皆排定當。看看夕

日落西山。番營果有兵行動。始信我軍師畫策識機關。番兵恰到牢籠內。地雷火炮響喧天。打死番人不勝數。妖僧燒死臭成團。撒里思同撒里虎。拚生拚死保完顏。恰好牛皁驅後隊。一齊趕到陣門前。兀朮正思回馬走。牛皁跑馬急遮攔。到此眼迷烟火暗。鋼來斧去力皆孱。牛皁奪斧將他扯。二人同跌下雕鞍。翻身騎住金邦主。氣死番王血渾丹。牛皁不住哈哈笑。快活連聲一命拚。虎騎龍背俱同死。從此千秋作美談。

是夜金兵前來襲營。不料宋營早已戒備。觸發地雷。死傷甚衆。遂不能成軍。天色微明。諸將上帳報功。惟有牛通啼啼哭哭。訴說其父擎獲四狼主金兀朮。兩人抱住。皆已氣絕。元帥聽了此言。好不傷心。即命軍政司將其照侯爵例從優殮殮。并屬牛通先行送柩回臨安。聽候恩恤。當時元帥祭奠。痛哭了一番。牛通領命。擇日起程。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一回

湯御帶巧施火箭破番營
岳世子直搗黃龍酬先志

卻說番邦那夜襲營。被宋軍大創。瑞仙郡主領了些殘兵。奪路逃回。始知四狼主被擒氣死。其父王亦死於亂軍之中。幸已奪回尸首。普風禪師帶兵衝鋒。誤觸地雷炸死。自金兵入寇。以此受創為巨。不在話下。張九思前來投効。意在顯親揚名。并打聽其兄九成消息。這日正好趕至宋營。謁見元帥昆玉。及各將領。留在營中居住。大有賓至如歸之樂。

九思從此住營盤。元帥連朝設綺筵。說起使番當日事。大家不覺淚痕添。殿元仍在黃龍府。未知何日唱刀環。有母倚闔終日盼。閨中少婦淚流漣。竟夕談心言不盡。忘年交誼樂陶然。更與震爺情最洽。執柯伐木賦新篇。鳳不孤兮龍作友。潘楊世好愛翩翩。談及阿兄家有女。賦琴詠絮句皆妍。老母含飴真個樂。將求佳婿選英年。如果震兄能願我。一雙

玉人訂良緣。雷爺聞說心歡喜。笑言這為羅附松不可攀。而况南容非快婿。卻知西子即詩仙。倘荷導言成斯美。免教手足嘆為繚。此是營中閒議論。後來杭儂永團圓。

九思自到營中與元帥弟兄十分投契。因說起家兄有一小女。性情溫柔。德容粗備。家母愛若掌上明珠。現年將及笄。待字深閨。欲為震爺作伐。雷爺聞之極為歡喜。因答道。彼此既屬世交。若蒙不棄。更訂朱陳之好。家母定是願意的一俟掃平胡虜。得見令兄。再為下聘。聞令姪女會和先王詩二首。不知能否記憶。私心嚮往。實欲先觀為快。九思答道。兒女所作。不過遣一時之興。巴詞俚句。何足言詩。若元帥此時。尚能好整以暇。真令人心悅誠服也。

數日停兵無事表。今朝定計又攻城。瑞仙親帶人和馬。旌旗遍插白如銀。雷帥親身來督隊。伍連施鳳兩邊分。金邦郡主城頭看。宋營真個出能人。立馬陣前人幾個。繡袍錦鏡氣凌雲。暗想我邦真倒運。大兵一敗亂紛紛。倘若此城難保守。咱們玉石一同焚。回頭即喚哈假鼻。今朝之事若何論。快去我邦

求救應。多派人馬紮城圍。軍師領命忙奔走。趕到黃龍跪謁君。叩頭哭告老狼主。四王皇叔盡喪身。普風師已身亡故。折去吾邦梁棟臣。現在郡主嬰城守。懇求吾主快加兵。老王聽見渾呆了。此事今番了不成。當差哈文同哈武。烏利李郎作先行。更調雄兵三十萬。快些往救牧羊城。黎明七兒同達賴。後隊解糧要小心。祭旗放炮忙開隊。歷華江在前面。浮橋搭起番兒過。胡笳吹動似哀聲。沿江多紮營和寨。犄角之勢半荆榛。伏路小軍山上看。連忙飛報宋營門。

卻說岳小帥在營正與諸葛鈞李灃湯英等談論兵法。湯英因其父湯懷送張九成前至金國回來。在途殉節。那時元帥傷感。曾以御賜寶帶贈與湯英。故人人戲稱其為湯御帶云。這日湯英正言人稱先帥為握奇。不知是何道理。諸葛鈞答道。兵書有名握奇經。四正四奇。傳於風后。話猶未了。忽見傳宣官帶了一個探卒到來。啓稟元帥。金國現在不知添了多少人馬。沿城紮得鐵桶一般。元帥聽了。當即分示賞了探子銀牌。命其再探再報。

探子叩謝出營門。元戎即問諸葛鈞。軍師聽了將言答。何不去城外江邊走一巡。窺其營寨如何紮。再定奇謀掃寇氛。元帥當時言甚善。我們同去看情形。即傳快備三匹馬。各上雕鞍便起身。小帥揚鞭迤邐進。後隨諸葛與湯英。剛剛出了營門外。番營便在眼前存。只見旌旗遮日月。深溝高壘密如雲。小帥見之心頗急。回頭馬上便私云。說道番兒多銳氣。出奇制勝仗先生。諸葛尚未將言答。湯英說有計謀深。回營自可從容議。不把奇勛讓別人。歸來夜膳方完席。小帥營中已掌燈。湯英手指當須此。赤壁慶兵事已經。因言其柵多堅木。而且壕溝格外深。若不如斯何以勝。噴筒火罐總難能。只有安排長火箭。強弓硬弩射其營。雷爺聽了言稱是。吩咐連宵趕造成。一朝造箭多齊備。專候元戎把令行。適逢大衆營中集。又聽探軍報事情。元帥與軍師并衆位英雄正在聚議對敵之策。恰有傳宣官前來稟報。河間府太守張立潞安州總統陸文龍。係奉聖旨各領大兵五千前來助戰。均在營外請令定奪。當時元帥聞報大喜。即命啟轅親往接迎。各各見禮。

分賓主坐下。敘起當年之事。一悲一喜。立傳排宴侍候。與二位大人接風。衆位小弟兄作陪。十分高興。惟有小帥想起王爺。心中又是憂鬱。面帶愁容。大衆勸了一番。方纔止淚。

慢說宋營排酒宴。回言番將救援來。紮下營盤如鐵桶。朝朝議論把兵開。烏利李郎心膽壯。特求郡主展雄才。瑞仙拭淚低低說。各位平章細聽懷。四王我父升遐後。恨天難補倩神媧。風聲鶴唳皆堪懼。因此高挑免戰牌。多少英雄都戰死。而況咱是女裙釵。宋營小將真難敵。故使某家心胆灰。只須防守加嚴慎。師老糧無氣應衰。那時重整兵和將。斷其歸路刦糧台。咱們地面多埋伏。殺他片甲不容回。住言胡虜私商議。宋營軍事早安排。

一日軍師諸葛鈞來到元帥帳中。言及金邦援兵已到。利在速戰。他卻許久并未前來挑戰。莫非意欲困我師老餉絕。再作計較。若是如此。我軍曠日持久。未能制勝。亦屬可慮。元帥聽了軍師一番言語。只得齊集衆將商議對敵之策。當時衆將俱已到齊。分列兩旁。元帥言道。金邦大兵雲集。幾次挑戰。未見出營應敵。不知衆位弟

兄有何高見。話言未了。湯英上來稟道。前次命遣火箭均已遣齊。不若今夜元帥分派幾位弟兄先去攻城。牽動寨中之兵。必來救應。那時我們退出。截其歸路。再先派幾位弟兄帶領弓弩手埋伏左近。待衆兵一出。立即前去施放火箭。使他首尾不能相顧。豈不可以制勝。元帥聞言稱甚善。登臺便點衆英雄。開頭先點攻城將。起龍起鳳與羅鴻。更點關鈴同路去。必須如此慢爭鋒。又喚王英并從善。耿全施鳳董耀宗。五人各帶兵八百。多攜火箭與強弓。先在四方埋伏定。一聲號炮好交攻。自帶長勝軍八百。先鋒即用陸文龍。張立狄雷排左右。大家踴躍氣如虹。衆將臨行稱得令。磨拳擦掌上花驄。只候營中燒號炮。各人前去奪頭功。

這夜營中照常提更調哨。初更已過。一聲炮響。韓起龍等帶了本部人馬。殺出營來。直抵城下計戰。只見燈籠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城上偃旗息鼓。并無一人答話。少時衆軍架起雲梯木驢。衝將前去。忽見城頭打下滾木亂石。滔滔不斷。關鈴吩咐軍士暫且紮住壕邊。正在布置。恰有一軍打着金國旗號。由寨中飛奔而至。當頭一

員番將。面如鍋底。眼如銅鈴。使着一柄金背刀。大喝道。宋將且慢攻城。待俺來取你狗命。關鈴接着喝道。來將快通名來。也好吃你爺爺一刀。只見那將答道。我乃大金國邊關元帥烏利李郎的便是。你這南蠻也快些報上名來。關鈴道。爺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乃大宋掃北元帥岳麾下大將關鈴是也。舉起青龍刀照頭便砍。烏利李郎舉刀相迎。戰了十數個回合。殺得番將手忙脚亂。招架不住。拖刀而走。這邊韓起龍趕上耍的一鎗。刺下馬來。鼻了首級。遙見番寨一片火光。喊聲如雷。知是着了道兒。這裏攻城軍士分外踴躍。喊殺連天。城上漸漸支持不住。那邊攻寨各軍埋伏左右。忽見寨口衝出一軍。想是往救城池的。當即施放號炮。伏兵齊起。將火箭紛紛射入寨中。一霎時烟火瀾漫。火趁風威。風助火勢。燒得那番兵番將尸積如山。往外亂竄。敗至歷華江邊。又被伏軍截住。死傷不計其數。瑞仙郡主見城將攻陷。只得豎起降旗。開城納款。岳小帥率隊進城。出示安民。陸文龍擒了哈迷蚩。關鈴擒了哈文哈武。韓起龍梟了烏利李郎首級。紛紛來獻。小帥慰勞有加。即命將哈迷蚩斬首。哈文哈武割去一耳。釋放回國。瑞仙郡主交

伍連營中看管。聽候發落。此回喜敘小元帥。湯英奇謀遠勝人。盤查府庫多財帛。從豐犒賞衆三軍。又呼那張英王彪同聽命。速尋番船渡河津。寬搭浮橋三兩座。秋毫無可累於民。俾我大兵行過去。迎鑾指日靖胡塵。黃龍痛飲先王志。未竟功勛望早成。畫角聲高真慘切。滔滔人馬密如雲。望去隔江烽火息。軍民逃竄亂紛紛。哈文哈武餘生在。鮮血淋漓竄入城。跑進番邦王府內。登開鼓鑼請王臨。嚇煞金朝文共武。面面相窺不作聲。老王忙向諸臣問。何無阻擋便來臨。蕭毅相爺前俯伏。啟奏我主得知聞。只因四主遭擒後。皇叔壽爺駕又薨。宋軍鋒銳不可禦。聞風瓦解若山崩。現在歷華江已失。前營寨棚盡燒焚。不如寫下降王表。迎他小帥進皇城。幸有皇叔完顏錦。自願求和到宋營。二聖梓宮先料理。鄭邢二后樞同陳。還有天朝前使在。張家殿撰九成名。且須多備金和寶。求和盟誓寫分明。以後年年長進貢。不待討伐更勞辛。

自從元帥燒了番營。一路上浩浩蕩蕩殺過歷華江。至

黃龍府城外。三聲大炮。響下營盤。嚇得那金國君臣魂不附體。只得請出張九成。婉言相商。寫下降表。情願卽將徽欽二聖并鄭那二后四位梓宮送出。并願年年進貢。歲歲來朝。張九成同了金邦皇叔完顏錦開了城門。來至宋營。岳小帥當時迎下帳來。挽着張殿元說道。老伯爲國忘家。可欽可敬。九成答道。元帥昆仲英武。得成未竟之功。既可上慰先君在天之靈。又可報當今天子之恩。不勝佩服。彼此相讓。分賓主坐下。獻茶已畢。九成手指帳下跪着的道。這是該國皇叔完顏錦。特令前來求和的。元帥亦命賜以矮坐。比時九成退至後帳。與九思相見。訴說往事。不勝歎歎。元帥坐在堂上。卽對完顏錦道。此後兩國務要實心和好。倘有違背和約。卽起大兵前來征勦。決不輕恕。完顏錦唯唯諾諾。不敢仰視。次日元帥率同衆將祭奠梓宮。回營設宴。款待來使。卽請九成帶着完顏錦并降將瑞仙郡主等領兵三千護送梓宮先回臨安去了。小帥休息三日。再行奏凱回朝。陸文龍張立二位均令仍回鎮地。聽候奏請獎賞。要知後事如何。再聽下回分解。

第七十二回

孝弟里千秋俎豆 金陀園百世承恩

黃龍痛飲承先志。小帥班師日夜行。一路軍民都曉諭。家家戶戶把香焚。真是秋毫無所犯。嚴明紀律羨圖麟。行行已到臨安郡。黃門官奏聖人聽。此際孝宗無限悅。口傳玉旨出朝門。忙宣那小帥來朝見。命隨征將士到宮廷。雷爺親率諸豪傑。萬歲三呼叩聖人。孝宗天子龍顏喜。御勅平身喚愛卿。當即殿前頒異數。加封三代倍恩榮。并諭兩班文共武。專祠速建祀元勳。四座梓宮詠吉祥。金邦來使飭回程。更有投降番郡主。伍連相得賜成婚。隨征將士多封爵。玉旨重頒待降臨。

郊迎直送至帥府方始退出。元帥抬身晤衆官。繡袍輕攬上雕鞍。迤邐而行來得快。舉頭已到府門前。三聲大炮開門接。將士紛紛站兩班。鼓樓細樂頻頻奏。翻身下馬自提鞭。走進三堂爭叩喜。鞏家嫂嫂在廳邊。搶步上前來見禮。弟兄輝袖咸問安。嬰鏃親母銜前立。見禮完時把話言。家中諸事蒙關照。米鹽瑣碎費清心。又問母親何日返。音書曾否寄紅箋。鞏嫂答言纔有信。不多幾日定回來。話罷寒暄開晚膳。甫申二姪獻盃盤。小小兒郎真識禮。大家規矩本尊嚴。先是岳太君兒子們同居臨安。嗣後雷震霆諸公子同時奉命北征。頻行之前太夫人曾訓戒一番道。務要掃清胡虜。迎回二聖梓宮。以繼爾父當年未竟之志。賞罰亦須分明。纔能鼓勵將士。雷爺唯唯應命。太夫人因想起丈夫忠孝出於天性。自結髮從戎。歷數百戰。內平劇寇。外抗強胡。其用兵也。尤能以寡勝衆。如許功勳。終為奸賊所陷。今雖昭雪。抑已遲矣。不免暗陪悲泣。雷震等行後。太夫人亦賦歸寧。太君歸省返南陽。一路含悲暗自傷。回憶飄零當日

事。山遙水遠隔家鄉。陣陣烏啼聲不斷。前林晚景又斜陽。兒童長大從軍去。立馬牽衣幾斷腸。但願旗門能得勝。卽掃清胡虜報君王。不覺行程來得快。遠山遙望見西唐。綠水南流波浩蕩。草廬猶在臥龍崗。好水好山皆故里。靈椿退隱讀書堂。記得家門村外路。綠楊低護小池塘。嘆景物依稀非昔比。芳塍松菊盡荒涼。坐上巾車行不遠。見人便問李家莊。恰好李公方送客。相逢父女在途旁。太君入門先見禮。此番邂逅實心傷。

太夫人離家多年。而其間所經過。故父女相見之變遷。又非人所料者。不覺抱頭痛哭。李公卽命顏氏媳婦帶了三歲小孫兒出來見禮。并命隨行人衆將行李搬入後堂。鋪設齊整。然後設筵洗塵。父女二人談及當初元帥被害。太君便從嬌詔班師。罷官繫獄。至父子冤死。一門幾無噍類。女兒亦流至雲南。不久始返。當今天子聖明。冤已昭雪。又命兒輩率師北征。各種情狀。詳稟一遍。談及往事。不覺觸起悲感。李公連忙勸解。并說道。功高震主。易啓猜忌。怪女婿苟能及早引退。或不致遭此橫逆。否則不受亂命。克而請罪。有利於國。何恤其他。我之

所以歸隱者。實鑒於時勢之不可爲。置理亂黜陟於不聞不問。到也落得個清靜自在。

太君定省正情殷。姑嫂尋常把話論。說道北征人去後。不知你弟若何能。番邦胡虜多騷擾。但願今番一掃平。迎請梓宮回北闕。弟兄甥舅建功勳。到處瘡痍真可慘。黎民何以樂躬耕。并稅無常多賦課。國家府庫虧豐盈。軍未行時先解餉。捐芻輸粟亂紛紛。此時當過朱仙鎮。前鋒或已到邊城。姑嫂嗚咽言未已。李公忽然入中庭。自云昨夜觀天象。我國中與事定成。可惜老夫年已邁。焉能得親太平春。但願旄頭星早落。甘同猿鶴老山林。太君閑居將半載。一朝捷報喜來臨。李漂竹報隨驛遞。上寫着馬到功成戰血腥。說到兀朮牛鼻拚命死。黃龍府已樹降旗。二聖梓宮都獻出。就命那九成張老送回京。李公聽得如斯語。喜在眉頭樂在心。太君含笑將言稟。女兒亟欲轉回程。一爲班師人已返。二因祠宇建將成。且有幾家親早定。敏中金紫應成婚。致令一心懸兩地。李公稱善說該應。但恐此後難得見。分離愁緒比江深。

太夫人自那日得了邊塞的捷報。真是喜而不寐。想起了有許多事要回去拊搗。當與老父細商量。李公道：我老了。你又不肯常來省視。此番分手。不知我父女尚有再見之日否。惹得太夫人淚下不止。李公當又哈哈大笑。言人非鹿豕豈能聚而不散。現聞捷報。應該歡喜。何必作此兒女無益之悲。說得太夫人也就笑起來了。太夫人次日即動身回湯陰去了。沿途的官府。聞得這個消息。忙辦供張。預備迎接。不在話下。勅建的祠堂。快要竣工了。小帥假歸。走去看。這祠堂在侯府東邊。另是一個院落。彫梁畫棟。建築極為壯麗。大門口懸一直匾。寫着勅建鄂王祠五個金字。又有御筆對聯一副。寫着

浩氣貫雲天。俎豆馨香垂萬古。
忠心昭日月。文章勳業重千秋。

大殿神龕供着鄂王牌位。左邊是昭忠祠。奉祀隨征陣亡將士。右邊是真孝祠。奉祀妻小姐。正在瞻仰之際。忽聽得有人來報。太夫人船將到岸。即請前往迎接。小帥聞言。約齊震霆二弟。整冠束帶。騎馬前去迎接。

弟兄騎馬到江邊。太郡夫人正泊船。急進艙中忙叩

見。夫人舉袖淚漣漣。說道兒曹能繼志。功成名已震幽燕。可憐爾父遭冤屈。昭雪全憑屢籲天。聖恩如此真高厚。總覺天家雨露遍。霖子平湖功已戴。不知何日得言旋。母子閒談時過午。岸頭鼓樂奏喧闐。啟請蓮輿來上岸。雷爺兄弟馬先行。一行來到侯府第。和風載道拂旌旗。放炮鳴鈺多熱鬧。肩輿直入畫堂前。鞏氏母女同出接。太君出轎笑容添。甫申兩孫身漸長。爭先來請祖慈安。堂上洗塵排酒宴。兒孫繞膝慶團圓。光陰如駛匆匆過。又接霖爺報喜函。奉旨杭嘉爲節度。金陀坊裏有名園。來請弟兄同奉母。板輿迎養望週全。太君此際開言說。趙王李府兩因緣。郡主今年俱及笄。亦應婚娶免流連。

太郡夫人當時對雷爺說道。你霖弟我在雲南時與他定下李蠻王的郡主。與你前定的潞花王郡主二人。年均及笄。我欲趁此大功告成之際。畢此兩樁婚事。亦是了却我一件心願。你霖弟曾有與張九成之女訂婚的意見。聞張女端麗明智且善吟詠。堪作震兒婦也。然須早日定妥。免我牽挂。你便前去安排船隻。待我擇期赴

臨安爲汝輩料理姻事雷。爺領命辦理。太郡夫人又囑託鞏家親母暨長媳鞏夫人仍在家中照管一切。布帆去了。

雷爺領命備行舟。一帆風順。浮泛瀟瀟。躬執信圭。同奉母。青山北向水東流。虎澗虎林通一水。相州南指是杭州。一路行程殊迅疾。沂潮已見望湖樓。那雷爺親至王墳來祭掃。弟兄們焚黃奠酒淚不收。官在婚先無可奈。奉母命奏凱歸來結鸞儷。兄弟墳前同稟告。孝心竟已達松楸。男唯女俞遵慈訓。鴛鴦湖畔始來游。再說那霖爺一日聞娘到。他便紅旗黃繖躍驕驕。側帽捧輿來遠接。真是個輕裘緩帶小公侯。太郡夫人真有福。起居八座異香浮。金爪鉞斧朝天鏡。節度前行擁八騶。吆喝入城真鬧熱。金陀坊挂彩紅毬。纔進轅門三大炮。差官對對戴兜盔。內堂下轎多人接。公爺親揭翠雲幃。稟請太君堂上坐。階前參拜奏笙篴。茶罷之時思散步。滿城文武賀動猷。看那上房鋪設如花錦。輝煌金碧嵌琳球。盤龍寶鏡牆邊挂。珠燈五色襯紅綢。甘旨承歡排酒宴。命隨來僕婢捧尊卣。飯後太君閑問訊。李家趙府信來不。霖

爺稟說專丁去。預報佳期問好述。待有回音當稟復。惡慈懷暫且放心頭。燕居侍寢諸棠棣。母睡輕輕下玉鉤。弟兄各人歸臥室。一宵無語又天明。

次日太郡夫人起來梳洗。兄弟均前來請早安。垂手侍立一旁。太郡夫人因說起此番我來與你弟兄們完姻。一切應用之物。均宜早日備辦。免致臨事周章。兩間洞房就在正房左右。宜酒掃榻糊潔淨纔好。我就移在西邊這間屋內。喜其窗外現有幾竿修竹。几淨窗明。我好在此焚香供佛。霖爺唯唯答應。不多幾時。潞花王處已有差官到來。准於七月下旬送郡主前來完姻。那時雷爺即將來信送與太郡夫人觀看。打發差官先行回去。太郡夫人說道。雲南路途遙遠。回信不知何日可到。待他回信來時。方好定期親迎。

天潢衍派許成婚。一紙婚書遣使臨。筵日肆筵忙不了。公侯合卷伏恩榮。成親當借飛龍廡。百輛金車越境迎。屈指吉期將已到。一般官吏足難停。報說趙家賢郡主。承恩下嫁到侯門。寶馬香車明日至。王姬詩句誦葩經。蕭史鳳台存舊例。平陽歌舞有新聲。青鳥傳音寶篋雁。畫眉窗下見佳人。天錢撒帳

成嘉偶。同到青廬拜母親。華燭高烧譜卜鳳。牽紅喜詠洞房春。金陀園裏排佳宴。滿座高朋數不消。將士約齊陪遠客。起龍起鳳與湯英。更有李雲輩內戚。歌全施鳳語葛鈞。八人輪轉知賓客。鼓樂三班管送迎。這夜洞房情美滿。來朝廟見出前廳。閉月沉魚容貌美。嬌羞面上暈紅雲。節度衙中成好事。卿雲瑞日樂昇平。新結絲蘿纔滿月。雲蠻郡主又尋盟。

却說雷爺成婚彌月。又有差官前來報稱雲南蠻王李述甫特差黑蠻龍送親前來。今午即可到岸。特來稟知。霖爺當將此事稟知太夫人。即命在皇華館鋪設洞房。邀請黑蠻龍兄在彼暫居。以便擇吉親迎。霖爺是自家衙門。更比雷爺熱鬧。

親迎屈指又佳期。一樣繁文不用提。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見禮儀。太郡夫人初見面。稱言夫婦好齊眉。霖爺得意回言稟。福蔭兒郎仗母慈。又過三朝十二日。黑蠻龍親身進署把行辭。要與太君來告別。霖爺前引到慈闈。一進門來忙叩見。稟言小妹性嬌癡。尚祈伯母常訓誨。免教婦道禮多違。太君

即便稱言重。過謙之話那須提。只是此行誠簡裝。不多時節又分離。回見渭陽當致意。歸寧路遠待他時。次日長亭同祖餞。英雄有淚洒臨歧。從此金陀留一脈。子孫世世卜昌期。要知後事如何集。請向七十三回稽。

第七十二回

祀聖廟墓頂加封 進霞觴情關集樂

太夫人在金陀園與雷霖二小帥完了姻事。光陰易過。雷爺假期不覺已經滿了。朝庭就有文書催其回京供職。雷爺來到上房稟知太夫人。太夫人因言相州家祠雖已落成。尚未舉行祀典。何不趁此時奏明聖上。續假一月。前去祭祀。我便帶了你的新婦同震霆二弟一并回去。也免你大嫂母子岑寂。不知你意如何。雷爺答道。此間原是霖弟衙門。我們終久是要回去的。母親慮得極是。自當遵照辦理。霖爺意欲挽留。因關係先人祭典。不敢違拗。只得準備船隻。設席餞行。霖爺此際感臨歧。職守攸關。怕攬離。上日備筵來餞別。山珍海味百般齊。夫婦雙雙來進酒。葡萄紅泛碧琉璃。宴罷太君含笑語。他們妯娌甚投機。一夜唱唱言不盡。今朝相見尚依依。雷爺即便將言稟。行裝俱已到江湄。敬請太君先上轎。許多轎馬緊相隨。行到船頭來叩送。佳人黯淡各無詞。三聲炮響

開船去。霖爺立馬意如癡。夫婦同回衙內說。未知何日見慈親。

却說太夫人此次帶同雷爺兄弟。趙家郡主。并隨行將士。十數號大船。一路曉行晚泊。玩賞富春江邊的風景。水秀山明。不覺心曠神怡。因向郡主說道。前去不遠。就是子陵釣台。他們隱逸一流。何等清高。像那前朝許遠褚遂良等。雖是以身許國。究竟苦了自家。正言之間。天色漸漸已晚。即命雷爺前去分示船戶。灣泊一個口岸。明日再行過了十幾天。業已抵到常州地界。一路行旌無阻滯。前頭望見小江村。白沙翠竹時將暮。幾縷炊烟裊白雲。雷爺兄弟閒無事。擬向村邊散步行。都到船中齊稟命。太君含笑語連聲。偶思蠟屐尋幽去。不覺良朋觀面迎。邂逅九思張子退。從頭一一說緣因。道言茅舍無多遠。蒼雲乞昆仲今朝一惠臨。功名既向牙牌記。柯斧應聯舊日盟。青鳥傳書難得到。貴人那得結同心。言笑之間同舉步。柴門不覺已斜曛。邀入堂中忙見禮。丫鬟旋將香茗陳。茶罷三巡。雷爺當即說道。既已登堂。定要拜見太烟母

與姻母。九思進去說了不多時。只見張老夫人顫巍巍的扶個小鬟走將出來。雷爺弟兄趕忙上前見禮。九思跪在旁邊回叩。張老夫人開口便說道。難得親母路過此間。即懇各位回船代為稟明。務於明日請尊堂來舍一敘。因有要事相商。幸勿推却。談了一會。他們弟兄見天色已晚。即便告辭回船。將途中無意遇着那張姻叔邀至其家。叩見太親母之事。說了一遍。并說明日要請母親前去有話相商。太君允諾。次晨太君起身梳洗方完。即有張府僕婦持帖抬轎來請。太君登輿而去。喜動多情岳太君。蓮輿早已入中庭。張家婆媳同迎接。檢衽從容把禮行。太君笑說來唐突。坐下抬頭用目睜。四壁圖書千萬卷。階前松柏綠森森。闌干九折玲瓏曲。上下迴廊挂采燈。丫鬟恭敬將茶送。張太夫人即便云。難得親母從此過。一言相告是完姻。男婚女嫁雖常事。奈我心中急十分。只因年邁兼多病。思看孫輩早完姻。親母途中休費事。館甥我自擇良辰。太君即便回言答。但恐有慢令千金言罷之時開酒宴。欲留一日始回程。太夫人回船。當喚雷爺商議。張太夫人因年老多病。即

欲為孫女完姻。就在他家招贅。當時我已面諾。只好在此擔擱十天半月。俟你震弟完姻之後。我再開船。你且前去先籌備一切。以便行茶過禮。總要不豐不儉。得乎其中而已。完姻之後。他母女一定難捨難分。且令你震弟暫住此間。稍遲再來迎接他們回去。住表船中商議事。且言張府要完姻。一切嫁奩俱早備。婚期彈指眼前臨。岳府船中行六禮。納采納幣倍豐盈。異寶奇珍排拾盒。鳳冠霞帔錦朝裙。采綴繽紛言不盡。請起龍施風做冰人。滿堂挂燈兼結采。洞房設在小花廳。雕鏤牙床鋪錦褥。流蘇帳幔是銷金。寶鏡台前新月滿。紅綾鴛枕繡祥文。衣櫃皮箱俱擺滿。房中桌上盡奇珍。到日張家先發轎。中堂執事兩邊分。寶馬香車來絡繹。上船恭接俏郎君。拜罷母兄同二嫂。英雄體態玉精神。儂相迎門言吉利。貴人三請入中庭。參天祀祖方交拜。後堂更請太夫人。夫人叔孀都行禮。牽紅同進洞房門。撒帳坐床諸事畢。新郎挑繡見娉婷。眉似遠山描翠黛。目如秋水玉為神。從今喜得閨房友。美滿情懷十二分。一夜話文且慢表。來朝廟見謁慈親。

次晨兩位新貴人梳洗已畢。震爺卽來書房冠帶。那時張府早已差人前往船上迎請。太夫人趙家郡主及雷爺靈爺會親。太夫人轎入中堂。憤相啓請新貴人前來參拜。太夫人見了張太夫人十分稱謝。又見新婦端莊秀麗。極爲欣慰。三朝後。太郡夫人面與張太夫人言道。船上人多不便久候。只得拜別。四兒在此叨擾。心中着實不安。務求格外訓教。容當差人來接新婦。張太夫人答道。至親骨肉斷不容氣。親母儘可放心。於是太郡夫人當卽下船。張太夫人命大夫人帶了雲芝小姐一同上船送別。震爺早在船中祇候。母子依依不捨。太夫人再三屬托。方散。回到湯陰。早有人來迎接。并那些同回的將士船隻均已抵岸。太郡夫人帶同趙郡主等乘車回至府第。鞏夫人率領甫申兩位小公子接到門前一番鬧熱。自不必說。過了數日。殺猪宰羊。備辦祭品。又有各親戚將士送來祭祀禮物。擺滿祠堂。太夫人雷爺夫婦鞏夫人約同霖霖甫申人等均按品級着了禮服。衣裳楚楚。劍佩鏘鏘。鼓樂喧闐。禮成三獻。焚黃讀祝。人尙未散。恰有天使東閣大學士張九成到來。當卽忙排香案。天使手捧繪音。來至祠堂正中。元帥岳雷率領靈弟

甫申二姪并現在將士人等跪下。靜聽宣讀。

詔曰
朕惟忠臣義士乃國家之棟樑。崇勛獎功。是朝廷之法度。咨爾故少保樞密副使武昌公岳飛。公忠報國。孝義傳家。正當唾手燕雲。忽地隕身狴獄。幽魂久滯。忠節應旌。厥子岳雷等。克成先志。迎返梓宮。偉績豐功。宜盟鐵券。今特追贈岳飛爲太師忠武鄂王。配享太廟。妻李氏封鄂國夫人。王祖考岳成爲太師魏國公。妻楊氏追封魏國夫人。王考岳和爲太師周國公。妻姚氏追封周國夫人。王長子岳雲追贈左武大夫。安邊將軍。忠烈侯。妻鞏氏封忠烈夫人。王次子岳雷加封兵馬大元帥。平北公。妻趙郡主爲慎德夫人。王三子岳霖補授抗杭嘉武勝軍節度使。妻李氏封一品夫人。王四子岳震。五子岳霆。俱爲列侯。王長孫岳甫欽賜舉人。准其一體會試。王故女岳銀瓶入祠。貞烈已故張統制。蓋加封成義侯。湯統制。復爲忠勇侯。楊統制。再興爲忠烈侯。張保加封爲龍驤將軍。王續加封虎賁將軍。施統制。全加封爲衆安橋。與福明王土地正神。牛統制。奉加封威烈侯。隨征將士均照原官加升三級有差。嗚呼。酬功報德。率由舊章。光

天所覆。咸沾雨露之恩。秦嶽雖高。聊作塵埃之益。凡爾諸臣。其益勵忠良。用安社稷。欽此。當時雷翁率領兄弟子姪衆將士等三呼萬歲。謝恩已畢。即排宴款待。欽使繕就謝表。托欽使齎呈。

此詞已謝塵寰事。整頓霜毫表上情。昔年樞相仙昇日。靖魔大帝鎮天門。四帥班中推領袖。玉殿仙班奉至尊。驅邪中斗天君位。速報司兼雷部神。他職紛紜難細述。遙天德政豈凡形。仙人却喜除塵俗。座領情關第一城。十洲三島歸麾下。蓬萊仙府近爲鄰。一自英靈援故主。臣心如水水非清。榮枯已付東流水。瀟灑靈台日月明。只有那純孝天倫忘不去。有紫雲仙府兩尊人。團圍集慶情關樂。玉帝台前懇聖恩。玉皇以孝治天下。人間天上共斯情。

且說岳元帥歸天之後。復又差遣岳雲張憲并帶了天神天將。救了臨安百萬生靈。一日忽有金童玉女拿着勅書。口稱現奉玉帝勅旨。有請星官元帥。即帶着張憲岳雲來至天府。進入紫雲之都。閩風之苑。過了三千珠闕。十二瓊樓。來到靈霄寶殿。稽首已畢。玉帝言曰。善哉善哉。至道之精。窈窕冥冥。下界忠貞。苦惱多情。前爾遣

兵下凡。救了故主。至性可嘉。茲特賜爾性命。主旨一編。令爾靜心修養。切莫忘了本來面目。所有一切雷部賞善罰惡。速爲報應。以挽澆風。樞相領旨。即便奏道。臣之父母。現住紫雲洞天。請旨前往省視。玉帝當即准奏。

繪音准了陳情表。雙仙無事在天廷。元帥進謁行常禮。不啻人間定省情。從此岳王居鎮府。玉宸寶殿作行宮。關中仙景言難盡。如在蓬萊第一層。周圍信海來環繞。奇花瑤草四時春。瓊樓玉宇爲宮殿。畫棟雕梁豈待云。靈和府具神仙器。玉琢金鑲付俗塵。上清仙景無邊好。鳳舞龍翔不計春。有時玉闕朝天帝。有時雅集衆仙朋。凌雲氣度清虛府。雅淡情懷日月心。

元帥神游天闕。日至紫雲洞天。侍奉兩位老神仙。飯食青精。屋居紫府。至於仙朋所贈火棗交梨。松脂萍實。都是些日月精華。天地津液。暇日又將那六甲符咒。五嶽真圖。反覆觀玩。却也十分靜逸。住下慢表。却說太夫人自從元帥昇天之後。心中時常悵悵。歸省回來。又與幾位小爺完了姻事。投來報往。跋涉劬勞。雖說兒媳們十分孝順。然每思及元帥如摧肺肝。因此致疾。羸大夫人

偕同妯娌。侍奉湯藥。衣不解帶。一夜忽聞半空中仙樂嘹亮。異香滿室。太夫人竟已升天。鞏夫人亦因日夜侍奉辛苦。且又剖股療親。過於傷痛。竟隨鶴駕共返瑤天。太君頃刻歸天界。仙樂飄飄處處聞。鞏氏夫人同跨鶴。孤鸞對鏡免傷神。太君是雅素宮妝新挽髻。夫人是玲瓏花樣縞衣裙。更有錦繡光生雲采集。見那流蘇色盞月華新。仙女金童前引導。靈香馥郁到天庭。忽見情關高百丈。騎龍來逐一仙尊。太君舉目觀詳細。玉佩瑤冠是岳君。隔別凡塵十幾載。今朝相見倍關情。碧落侍郎隨左右。絳都太史捧天文。青簡紫泥宣玉旨。封太君靖厲元后管仙靈。鞏氏封爲貞錄主。三千玉女任呼名。閒使阿香查善惡。只因上界重忠貞。至今浩劫猶難了。開國成家望後昆。直到天心真厭亂。纔免教忠臣烈婦死紛紛。

數何必追思。惱人胸臆。又說道家中震兒所娶張子韶殿撰之女生來聰慧。前在常州生祠進香。見你壁上舊題之詩。恭恭敬敬和了兩首。清新可誦。那知後來竟嫁到我家。此亦三生石上。一段良緣也。天上人間情萬種。簡賢依德豈無門。談笑慢言規外劫。最憐名媛愛蘭薰。蓬萊深處神仙府。別有仙姑號玉真。要知他是何人物。却是那上書伏闕女中英。一念孝思身代父。難酬素志盡餘生。關心飲恨哀思切。琉璃古井葬仙靈。抱得銀瓶心共潔。忠貞孝義千載名。當日求尸神化去。香魂玉魄駐瑤京。上天玉帝加恩獎。勅封仙子領蓬瀛。瑤池貝闕滌塵俗。仙島霞房不計春。十丈紅塵回首處。不知人世是何程。飄飄素有清虛願。淡淡襟懷本出羣。此日供奉仙府職。關心如鏡却微塵。五雲深處停鸞坐。來了香闈舊侍人。口呼小姐從容粟。凡情歷歷報知聞。喜見夫人歸上界。滿天花雨落繽紛。聞言喜殺天仙子。咫尺情關未晤親。只因天上非凡境。未承玉旨敢先行。各司其職天條重。森嚴迴殊世外情。故難暇逸雲游去。抱得烏私海樣深。今聽其言欣更慰。

父王母后宴長春。蓬萊仙島神仙輩。均向情關赴席臨。這回喜慰天仙子。率領羣芳共一行。百花釀就還齡酒。親向椿萱進壽尊。

却說太夫人仙逝之日。即樞相降生之辰。劍仙穎兒得信。盡至蓬萊仙島。報與貞烈仙姑。愛小姐知道。當時約了圍嶠方壺的同伴。採得靈芝仙菓。并百花釀就的美酒。前來慶祝。到了紫雲洞天。恰好元帥同太君。正為二位老仙設起龍華大會。氣象萬千。旁邊侍立仙童。望見一羣仙女。駕雲到來。急忙通報。各人進洞。稽了首。那時太夫人笑對愛小姐說道。我兒。天上不比人間。這些繁文。概不用了。今日你既來了。就請在後洞替我款待同來各位。

洞天風景非凡俗。壺裏乾坤日月長。正是蟠桃初結果。筵開壽宇祝無疆。寶扇迎來行緩緩。五銖衣薄不勝涼。上元夫人風作馬。許飛瓊是錦為裳。麻姑毛女形容俏。淡妝惟讓杜蘭香。羅浮君獻梅花盞。董雙成進紫霞觴。衆位女仙方集樂。又開前洞降神光。一朵祥雲開五采。來了聖帝關雲長。南極老翁前面走。後隨元帥馬同張。石上三生談不盡。東平

又見姓張王。騎鳳騎龍騎虎豹。紛紛來到白雲鄉。元帥起身忙迎接。各將仙品贈高堂。共說八紘塵掃淨。十洲澄鏡海汪洋。下視塵寰如芥大。乾坤歷歷嘆滄桑。漢壽亭侯開口笑。先說我弟翼德重綱常。一自荊州江上別。輔唐功大是睢陽。東平顯鄂皆封號。三世封王兩姓張。萬劫千磨難滅性。至今血食遍遐荒。說罷前因回首看。岳王却也笑洋洋。席散紫雲神盡去。祥氛鑿鑿罩天闈。子職殷勤誠足喜。只留那仙姑愛女小平陽。

這日紫雲洞天羣仙慶祝。極一時之歡。席散。愛小姐送客歸來。即侍立於他父母身邊。元帥云。汝乃上界散花仙女。謫降人間。今已返璞歸真。尤宜虔修善果。因將上帝前賜性命圭旨一書。令其暇時披閱。便知其中奧妙。愛小姐捧在手中。見內有修煉要訣。言堅固服餌。食道圓滿。為地行仙。堅固草木藥道。圓滿為飛行仙。堅固津液。潤德圓滿。為天行仙。堅固變化。覺悟圓滿。為絕行仙。此皆堅固煉心。別得生理之道。閱之十分喜悅。當時別了二位老仙。與父母騎着玉角梅花鹿。竟自回轉蓬萊仙島。虔心修煉。真所謂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

卷經。到後來修道精進。奉勅晉封真元仙姑。
不勝紫鳳駕班龍。弱水西流過九重。百五韶光成頃
刻。大千世界出鴻濛。碧天蓬海無邊景。金母瓊姬
幾度逢。縹緲樓臺金翠聳。玉扇輕扣五雲中。何須
肘後傳丹篆。忠孝仙家本不同。拋却紅塵多少事。
椿萱何幸又相從。他日道高應普度。淮王拔宅奪天
工。不學姮娥奔月府。隨觀羽化住天宮。玉板有時
窺秘訣。琳腴却比露華濃。碧柰花開春不老。石漿
煮出斗鎗紅。仙子逍遙無限意。五行道術盡陶鎔。
閒拋南極留棋局。笑指東溟作酒盃。天上仙丹成九
轉。人間雅曲奏三終。彈詞筆擱猶思續。爭奈人天
萬事空。

迨後岳王府內自李氏太君與鞏夫人先歸玉闕後。郡
主等均各富貴考終。由雲仙姑引歸仙界。天上則一家
團聚。人間則百代簪纓。是以明代重修岳王祠。沈鍊所
撰碑文。有忠臣孝子卽是神仙之語。信不誣也。秦檜夫
婦作惡。世世變猪變牛。至今猶有天雷擊死之牛。背上
寫着秦檜二十七世後身。古云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
何苦爲小人。三復斯言。不禁爲之浩歎。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繡像封神演義	清緒人校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元
繡像東周列國志	清蔡壽詩點	四號活字本	十二册	九角
秦漢演義	永泰黃士恆撰	五號活字本	八册	六角五分
前漢演義	永泰黃士恆撰	四號活字本	四册	八角
繡像三國志演義	明羅 本撰	四號活字本	十六册	二元二角
南史演義	清杜 綱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五角
北史演義	清杜 綱撰	四號活字本	八册	六角
繡像隋唐演義	清緒人校撰	四號活字本	六册	一元二角
增圖七俠五義	清石玉真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
增圖忠烈小俠五義傳	清石玉真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
增圖續小五義傳	清石振之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九角
繡像水滸全傳	元施耐庵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二角
繡像蕩寇志	清龔萬春撰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四角
繪圖說岳全傳	清龔萬春撰	五號活字本	八册	三角五分
繡像二寶太監下西洋通俗演義	活字本	五號活字本	一册	一元一角
評點清代演義	四號活字本	五號活字本	八册	二元六角
左公平回記	吳興慶庵撰	五號活字本	二册	五角
聊齋誌異演義	武進傅鐵樵撰	四號活字本	二册	三角

尙 多 有 種 不 克 備 載 詳 見 本 館 閱 報 承 辦 即 贈

精忠傳彈詞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者 嚴周穎芳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上海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